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〇冊目次

懷星堂全集三十卷　（明）祝允明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陳以聞刻本　〇〇一
整庵先生存稿二十卷　（明）羅欽順撰　明嘉靖刻本　三七六

懷星堂全集三十卷

（明）祝允明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陳以聞刻本

懷星堂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允明與同郡唐寅並以任誕爲世指目。寅以畫名，允明以書名，文章均其餘事。寅詩頹唐淺率，老益潦倒。袁袠所輯六如居士集，王世貞藝苑卮言以乞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璘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自昔文蔚吳中寺臻江左言偃業于孔氏獨得精華厥后嚴朱並緯漢典顧陸競掞音庭方朝寓爲書師伯喈隱芸談藝彬彬盛矣其爲俗也民有輕心士多師古伎尚奇巧物必精良攷覽左生之賦而驗山川之巨麗誦平原之詩而測土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覩氣狀之英淑至乃翕輕清以爲性結

箭粲菁春範且至德造自秦伯峻節亮於延陵故士之生也洼污玩睨壽脤跌宕琴史雖稽糠未遇而撰緝不輟申孤憤於一豹流芳聲於千載此王孫之詡我子者也余家食時蓋聞祝枝山云迨遊京師每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寸翰爭相傳睇感加影賚惜乎未覩其全也戊申之秋昭奉

簡命秉校茲邦軍旅之暇躬歷山川周爰土風延眺氣狀其嘉棄英淑固每爽於乘諜所載也壽巧精民物產工師猶昔也握珠抱璧文教之彬彬具在也間詢所謂枝山公者則已物化將百載矣而公之孫子文學廉倖守石筠之一笑訪其庵蓬逕菊然也索其籍珍發匱中也輒墨僅存其一又蠹所殘缺亟力莫能梓家業而方伯克守其祖參知公清白之遺力莫能梓

翰墨為時所重書竟人皆持去家無
餘也世傳其笑茶山詩九明字睎
指性靈風授操敏默成五歲而手作
程寸之書九歲而目兼數行之覽稍
長益萬於學夏無冬惟冬有穿牖
遂綜貫百氏銓析九流之旁鏡玄緇單
研綃素誰輸使未譯爾雅剛載靡

不究而習其說焉其為文也芳腴融於
心極雕繢暘於筆舒鏗鏘取無竭源叩有
餘響分吏占牒則十紙互通對客揮
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楊儀曹之
博趣都太深之沖澹徐迪功之俊婉
唐愛士之綺詭祖沖之將盡之自謂取高
第及登掌再乃僅舉於鄉晚歲試

宰興寧遊倅京兆著有異績皆非所
好也因自免歸而四方之士不遠千里
而至者仕罔通顯業
並矜宴謂脞伯季之風都淡之於彩
諦閱之集述道德則簡而弗瞬紀象
緯則覈而有徵論政治則可推而行陳
事情則委曲而款洽名理則標舉慧
宗志靈怪則不誣幽秘至文賦綺靡而
有則詩藻瞻而寄深銘贊諧律以赴節神接
新體裁具備意無不逮者矣鴻匠如
曰不獲振鷺羽於彤階奏風音於清
廟亦命也方王文恪論村之初徐長卿
揚舉之日豈直以鉛槧雲聲某思
欲銘彝鼎而不揣者也遐夫再閱

大遊一篇則又謫蒙叟之卮言隱之
孫之繩雜逸牌雕龍指深喻馬探其
標抱將技擅字內堂匾、搶榆所可
控而吷哉昔南披寒以臨麾蠡乞
視學於我幕予妃非其人悼法指之
不作而懼斯集之久湮也遠其孫當急
登梓而苦剞劂無資不肖念先達

久湮時吳令蘇誠陳君飾吏右文
樂任其事厥廣其傳云集之分類凡
十有二曰聆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
曰近體曰古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
曰傳志曰紀敘曰分教勒為三十卷總曰
懷星堂集皆子手自編定而矣哉其
四夷著作都未開於蘇賦唐則蕃事

辨寥楊淩荷帙校教失傳者徐集再
又別有祝子通祝子罷紀林小纂浮
物藝宗太中遺之野記與寧录志
祝子徵祝子籛活樣悤懇鋒音江海殲
渠記多未遑及沒有好事者因予興
起庶搜粹庋玉不交耦耨名山也是
為序

萬曆己酉五月十有一日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史通家侍生同孔教謹撰

第一卷
騷賦
騷賦
大游賦
第二卷
訪隱
思兒子歌
弘往賦
罪賦
傷賦
秋聽賦
蕭齋求忘賦
知秋賦
修夕詞
蓮花洲詞
江洲葬詞
龍歸澤
一日羅賦
懷遇賦
望韓
蘇蓼春望賦
飯岑賦
棲清賦
余侍御游麗賦
石林賦
南園賦
一江賦
哀孝賦
擬齊梁內人送別詩賦
顧司封傷龍賦
第三卷
樂府
從軍行
前緩聲歌
雀鳴娥
虛娼曲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龍頭梳
驄馬驅

關山月
雉子班
天馬來
隴頭水
吳趨
柳枝六首
林烏二首
古調
泰風
詩五首
詩五十首
雜詩
述言行情詩五首
金蘭操二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秋懷
己巳閏九月十三夜夢中為游山詩
春日醉中戲效太白
別唐寅
夢作月山獨步歌
擬傷亂

代江南水災謠
九慜九首
水詩
沈愼
知山堂雅集
雪後楊陵郡送吳明府之山陰
召父歌送吳明府曹月之中延平
第四卷
古調
夙駕謁皇邑
怨詩
京館登樓眺遠
舟行次上蕲暮君月作
自京師向赴蕲表仲冬在道中
五十服官政效白公
漫游
鎮奈得御游泰山記詠其間三四處
方烈婦詩
龍川山中早行
莆田鄭殿中綠野亭

贈倫解元三首
贈王翰林思
題黃山人詩卷
吉湖山房泉
鷄黍詞
讀嘉靖政元
首
過湖
溧水官舍
出高淳縣望寶積寺塔
喜雨篇送推官李公
送威斯徵中丞巡撫江西
送徵明計偕御試
鶴章
夏日林間
泛舟登郁山作
雜咏
賦得春陽回戴來天文
秋日作
偶述情事
爲張孝廉題倪迂和卿圖
夢唐寅徐禎卿
賦得君馬黃送黃介夫
又絶句
詩四首
答黃勉之
懷知時上人
挽歌詩
寶劒篇
黃金篇
八詠
太行歌
金臺
漂母祠
題隱士山居
唐人宮詞
家藏燕山春山行樂大幅
戴文進松崖
劉西堂畫松
題畫二首

秋山琴月圖
詠新安許氏石潭
次韻行之看梅
草閣坑水圖
神游僧見逸之
尚書門郎任文簡公挽詞
第五卷
歌行
長安秋
呂梁行
濟陽送太白酒樓卻寄施湖州肇之
歌風臺
清溪倚仙吟
經廬山觀作星字詩
答孫山人二九寄以卷歌
送徐先生中行
招鳳辭并彈琴將令陝
王右永山水障歌
任月山九馬圖歌
俞漢溪雲山圖
曹民部藏何太守山水障歌
戴進風雨歸舟圖
唐寅畫山水歌
蔡嶺歸樵圖
董烈婦行
懷施侍御兼遊贈三首
送方行人鳳新擢南道侍御
北歷行
獨樂寺處行
鼠
月泉篇
玉泉詠
將歸行
短長行
月烏篇
贈臧許林
風雨篇
王提舉古松歌
樂陽歌
孟亞懶畫瓜

題徵明寫照潘崇禮灌水泉大幅
卧病懷勉之
文
閶門欸送客人
首夏山中幻公
夢與長男[illegible]人到長蘆陳鑒子魚散步河
曲鑒邀飲[illegible]覺而賦之寫似二子
第六卷
近體
悲秋 三首
秋宵不能寐
丹陽曉發
旅情
江行 二首
長途
君月懷內
答錢二
代東園梅見嘲
燕京陌上游妓
京師閒寫
宮詞
詠都城傳[illegible]馬
自末春入初夏歸角[illegible]
沿潞河[illegible]
苦熱
盧溝橋
法駕
卧病
宮詞
兒子續入對 大廷感激因賦
兒子召試館選
兒子召試後[illegible]
[illegible]
舟中[illegible]
過和度門友墓神酒偶然作
閒居秋日
婁江舟中張參續事狀
壬申閏五廿六曉紀懷
絶句
次二首

壬申夏夜不寐
醉
苦憶
對酒
山
詠牀頭劍
早春江行
乙亥五月五日王參宣文明邀宴虞陵蓼川
驛樓觀競渡
縣齋早起
縣齋
歸與
衡州春雨
戲作口號
廣州戲題
丙子重九戲題
題廣州客邸壁間
戲爲口號
廣州別表弟趙二
己卯春日偶作韓致光體
庚辰二月廿七日曉宿密印中口寺
危機
夜歸
看山
冒冷行役
次韻丘嚴尤寄道友詩
旬曲道中
傷
次韻將煙翁敏見贈口在
口號 二首
臥病
無題
病中口事口次天忽忽口占
寄夢
裘病
病間
漢宅
滄浪池
宿金山寺
夏日偶題寺

舟過故表伯父王氏宅前有感
秋晚由震澤松陵入嘉禾道中作二首
泊嘉善東橋
途中即景
即景復爲七言兩韻
錢唐女冠道元夜賦
山窓書睡
晚上吳山風雨驟至
赴報國院海會菩侯二菊大同集
追賦內相吳公邀往昔石山中雜題
朝客舍山腳下井
幽州歲殘
暮春山行
萬安道中
贛州
上下灘
廋嶺寄謝江西白大參宗憲副

山人獻白鵝
思食豆腐
失白鵝
夏日城南郊行
游和山小記
北行九
過林鄉和伯禹敬山人
和王太學上頭
登越王臺
惠州西湖
懷鄭河源白脩
三月初峽山道中
贈李士寧
市汲門
宿茅岩
登千佛院塔
臨淳道中
經舊浒
詠公館花木
未及衙

與仙曲令徐陳主等夜飲
贈江秀才
宿攝山棲霞寺三首
與吳大山飲酒
出湖見山
富沙廳事深水中有小山石林
舟行守風虹縣驛亭題詩留別
謝楊大送梨花栽成
謝呂禹平惠玉簪粉團花
中秋日燕客晚雨
十六夜召集

爲唐子畏索劒
簡趙西臺董二首
過鄭六不遇
送徽司封守開封
戲爲朱民部索墨
留別鄭十公

近體

簡伊令憲
西堂伊公杜和留飲酒至午再三次呈客
與吳大山飲酒
贈孫山人一元
贈俞隱君
寄謝雍
贈朱孝廉
方吳二子償金之什
友人郊墅

艇子
題龍潭洞
寄汝德周學二秀才
上元日寄山東諸博士及諸秀才
神光山
贈王希賢秀才
謁張文獻公祠
峽山寺
潮州韓文公廟
次韻和湯公 湖鑒志喜之作

傳聞郊祀後　大駕復出疑信未得用前韻紀事一首
和顧處士副楷光福舊宅憲祠堂
夢故知
謝湯文守惠地黃煎
夢故人
和元和
東園訪梅已謝
愍時
寄吉安太守徐士元同年
悵良醖行句因寄
足夢中句
哭周記判
哭將亡
哭陳大參
哭王處
答趙運副
訪韓山樵
廣川城
途中
題湯三城南莊子
道院樓子
贈太倉汪使君
登太倉州中山子懷故襄陽李使君
游武將軍洞庭
贈邢參
題衲子詩稿
太傅王公款月臺
南洲詞
武帝傳
卞將軍廟
鍾山
金陵眺古
太湖
虎丘二首
包山
昆福寺
白蓮寺
崑山清真觀

澄洲姚家涸碧閣
贈鄭駕部
三月三日旌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即席名
東都赴洛道經三洛
金華北山亭
與胡二游海珠
雨宿有懷連韋二博士
戲簡連博士
題杭州將自容江湖游卷三首
番禺留別衛明府公式
隱者
次韶郡守胡公太朝
又次韶郡守胡公門風公嘉猷堂
次韶郡守胡公在諸山
哭子畏二首
再挽子畏
送姜夢賓二首
贈羅抱拙
贈張守之工部
戲為毛百朋索炭
題沈山人藏王會人竹枝
慶暇菜甚美
贈承公
戲作紀夢
送楊禮部
觀湖死轉思及友人
贈諸與陳使君
東松江馬別駕
東嘉定令
賠分司劍閣于戶部
送武守曾公擢河南參憲
重過元抑
贈羊五
領秀才陽山草堂
江山高臨三
贈隣院深上人
送王先輩納言歸柳州
題人園居
東莊
容中以微扇貶人

都門送施升直歸吳興
贈同年趙繼部天常
贈鮑元卿
都門贈吳淵父
贈崔沔曉
送藏戶部仲方之滁陽
長樂贈陳參軍
次韻奉和左轄方公榮薇東閣之詠
答鄭河源見贈
春夜懷鄭河源
贈鏁生殷邦寧

海珠寺送勇提刑
次韻答河源見招
借韻柳惲
又借韻自嘲
答張子教兼次韻
送張宰教致仕歸江陵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送鄧言邑博
送連邑博
送張大參
廣州鄧館鴻臚口占贈徐閩令
廣州冬仲月與客飲
為王提舉賦
讀河源鄭明府公牘有作
寶應衙君分式授宰番禺在邸許君為璇臺春餞之什君至粵出示允明倩光補賦
贈鏁生殷邦寧

贈安愚柳大中
次韻郭公虎丘千頃堂
遺安堂
喜友人過訪
贈杜三表弟
和孫二九日
贈親
贈楞伽老僧
贈通士二首
送萬聲愚住持精舍

送僧還山
送洽住天王寺李弟請賜
送謝幼和分教興化
送蘇璉
和吳文定諸公聽琴聯句
靜女眠春曉
閨懷
無題
感題秉拭燕月之什一首
秋夜曲
浩月
秋宵苦雨
錢園桃花源
菊圃
月潭
謝道士竹鶴齋
梅隱居
贈鐵杜官閔道士
南浦驛送周訓
題葑門外馬生東谿
贈江陰方達之
簡楊三
金陵送徐子昭
故相吳陵文定公孫仁冠弁寫喜鵲詩亦以
晁月
贈張卿
賀湯弟還居
山行過搜石大衆因疾歸舍馳懷得句奉呈
壽徐搜石大衆七十
題徐子芳秋庭
詠梅雪
挽都良玉
挽沈材廣
挽陝婦人
壽陳叟
壽王貞齋七十
謝道士挽詩
月槎
公壽

海棲
題人扇
鵜
竹
水仙
茨菰
含笑
辛夷花
芙蓉兎
鵜鷹鵜
和日本僧省佐冰貞中原氏園門櫻花
牽牛花
鴛鴦
鷸鵜
宣宗皇帝書馬圖
家藏觀松年小方
家藏李端女毛女
小米山水
家藏商尚書松陰落澗圖
錢選水仙

子昂小景五首
吳鎮小筆
趙文進小筆
沈啟居遇小牧
逸女出月
為朱民部省之畫水仙
題徵明畫
徵明畫菊
徵明畫菊
晁民小筆
金山圖
小景
題何大參菊花卷子
戲題吳鎮竹
胡馬圖
牧牛圖
子昂畫馬
羅漢十女
仕女十女
題畫二百

第九卷
古體
駕初
三詰 二首
達旨
夏后氏之圭
歸篋
公孫暉伯爲銘
採顧
耻偽
晉侯弗政
衛侯好內
感游
測玄
七悲文 序 四首
冬宵夫月文
鸜鵒訟大鵬文
道志學時命 二首
文章 共八首

箴銘
三箴 共三首
觀大銘
趙公顯中銘
溧陽侯廟銘
梁太府卿鄭公湖山墅銘
羅翰林景池銘
紹興賜張魏公硯銘
休陽係氏考友堂箴
重恩堂銘
宜稼堂銘
植本堂銘 有序
壽鮑堂銘
陽類堂銘
忠愛堂銘
求玉堂銘
安靜堂銘
演閒堂銘
文益堂銘
新民祭器銘 二銘

哀誄 共一首

約齋銘
固交
明徵
別鄭仲誨
安晚堂銘
硯銘
止飲箴
酒銘
小酒巵銘
茗盌銘
楊浦銘
書郎牛書房壁
吳郡沈氏良惠堂銘
第十卷
論議
性論
爲邦論
治亂論
古今論
心風雷交養論
心風雷交後論
境界論
學於宋論
管叔岳小論
蘇昭王小論
稽叔夜七不堪論
第十一卷
論議
前宋建平安石論
載論
天性論
趙武靈論
楊維禎論
孔子硯堂續跋
貞壑秘藏
奴書目
序仙

第十二卷
晁
擬上天公書
上四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上晉尚少傅門下明先生書
答人勸試甲科書
論過
小過
答人試參書
與人求薦書
答人求薦狀
與陳侍郎論補試官狀
復某官勸令自修
復徐生

第十三卷
書牘
白郡侯林公為校功郡志帖子
上令都憲論備災事宜狀
與與霍師生論災飲帖
與分巡黃僉憲
呈分守劉參
與徐判
呈分巡僉憲帖
呈分巡黃僉憲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自修
與施明之僉憲
上巡按陳公辭公薦志狀
與鬼寅
答梁文伯
東何文而
東錢二
答史隨州
與都穆論郡飯書
與施別駕書

與地博士潘勿食牛飲水告
東萊呂悔
復建書院
答韋門人
請建牧使生
答戚檢院
復忠州鄧判官
九日請客
答毛尚書家計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請合志友人小簡
與休承
第十四卷
碑版
蜀前將軍國公廟碑
鎮洋山碑
都帥郭公墓誌銘
蘇州府城隍新井碑銘
淮之墓誌銘
第十五卷
仙志
先妣陳氏大人遺事
東南人傳
九境畸傳
系論
昭武將軍上都副都護都制錦衣衛指揮使徐公
碑
顯妣武功伯夫人蔡氏祖妣王氏合葬墓誌銘
王母宜人墓誌銘
明故南京太僕少卿曾府君墓誌銘
誌銘
徐府君妻孺人高氏祔葬誌銘
外祖迪功郎江西安福縣知縣東公誌銘
登仕佐郎浦城縣丞湯府君墓誌銘
王烈婦江氏墓誌銘

孺人王氏墓誌銘
湯永之妻徐氏祔葬誌
史在野墓誌
賀先生小傳
仙華生生小傳
第十六卷
傳志
元故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山舒先生墓誌銘
表
葛先生墓補誌
明故文正書院士奉范公墓誌銘
薛先生墓誌
故處士預公墓銘
錢處士傳
故昭勇將軍鈐轄院使公性常畫像贊
記吾鄉二老者
金孟愚先生家傳
柳氏士歸金祔誌
徐處士碣
韓公傳
朱丈人小傳
第十七卷
傳志
封刑部主事伊公傳
陳公季昭墓誌銘
潘公墓誌
文林郎南京刑部主事李公夫婦合祔誌
銘
唐子畏墓誌并銘
秋月生小傳
燕山三十小志
熊先生小傳
徐君墓銘
周山人墓誌銘
處士金君墓誌
顧烈婦傳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光州判官趙公墓誌銘
湯君墓誌銘
守齋處士湯君文守生贊誌
第十八卷

傳志
中憲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墓誌銘
伊府教授吳公妻宜人鄒氏墓誌銘
蘇州府學生員李公壙志銘
散官李公并室太宜人周氏合葬誌銘
方承事墓表
王衛使哀辭
王氏招魂
朱守中家傳
施處士哀辭
周録 三
侃齋徐公墓誌銘
衣介隱誄
吳羅公壽藏之銘
劉介翁墓誌銘
處士丁君墓碑銘
第十九卷
傳志
程文林誄
劉時制墓誌銘
忘菴丁節婦墓并銘
癡雲子葬銘
張翁墓誌
王宗虞墓誌銘
孫幼楷墓表
陶處士墓表
承事郎[illegible]
承事郎盧君墓表
趙君墓表
盛平圃墓誌銘
崔孝婦傳
目録
陳子中孝氏墓誌銘
賢婦呂氏墓銘
孺人謝君妻盧氏合祔誌銘
第二十卷
傳志
賀節婦家傳
李碩人墓誌銘
姜氏誌銘
故袁天禄妻王氏令人墓誌銘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目録 三天

陸德芳室謝氏孺人墓誌銘
張文聲妻左氏墓誌銘
告殤穴從叔弟姪遷葬文
南海回祭先墓文
祭王文恪公文
兒婦祭其母文
祭王延瑞文
趙姑夫啓殯祭文
祭錢處士文
吳氏新阡叙銘
王昌傳
義虎傳

第二十一卷

紀叙

丁未年生日序
自送會試序
偶然書
慶述
丁卯年生日記

宜宾記
動靜記
建康觀梁記
冬夕起坐小記
讀物效驚記
登北固城門湖砌
興寧水記
游羅浮記
越溪諸游記
懷星堂記

第二十二卷

紀叙

游福昌寺入伴友後記
再游福昌後冊記
游紅照寺錄記
杭州夏日以文會晤君從聯句序
言醫贈鄧君次歌
知山堂雅集詩序
太倉州儒學記
重游湖州道記

第二十三卷
紀叙
周氏遺守　遺死序
潘君子大水遊湧園記
梁推郡善政記
盱眙
江右平寇　凱事狀
河源尸鄭侯旌奨政績序
重刻滄州小集後序
新刻
重刊
伯時父史記
宋徽宗畫貓記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九歌圖記
畫魚記
新刻震澤紀善録序
淪浚編序
馬稚後自序
遥溪小序
重刻中原音韻序
刻沈石田詩序
潜庵遊戲引
第二十五卷
紀叙

柱憨直易序
西洋朝貢典錄序
書淵廣秘史後
約齋閒住序
逢源堂族譜序
新州甘氏宗譜序
蔚陽林氏世德圖序
江陰吳氏新輯族譜序
吳鍾元常膺焦季直表貞蹟
跋定武蘭亭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
跋藏真千文
跋王右丞畫真蹟
跋褚米石事蹟
跋東坡書史
跋米元章海岳名言九帖
跋米九帖後又書
跋東坡手作後赤壁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題顧山村畫卷二首
跋文潞公三帖
跋李伯時畫宋代諸賢
跋蘇文忠真蹟
跋米芾小楷
跋宋人冬宵
跋山谷書
題米老書色桃花障子
跋宋楊林郎王大本諸賢
跋重刻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第二十六卷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
跋米南宮小字帖武穆手劄石刻
跋宋高宗賜王忠文告
跋趙子昂文跋
跋趙吳興真蹟
跋趙書輞川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申屠手帖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題顧山村畫卷二首

跋石勒問法圖
跋元人寫崔鶯鶯真
跋元末諸人帖
跋太常王先生藏帨巡政事罷言後
二研志
跋元末國初人帖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跋俞陳二先生遺稿
記鏡長史答鄭處士書事
目錄 三
朱氏家藏手劄序
跋雪夜聯句
跋諸田藏賀氏帖
題馬刑曹畫石後
跋元友劉嘉猷手帖
跋文選昌穴大帆邱墓卷後
題沈周畫卷
書與正希賢秀才寫卷後
送楊松泉序
送進士秦君詩序
題楊允恒浅水清虛圖後
題草書後
書與正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送梁道夫序
送進士秦君詩序
目錄 四
第二十七卷
紀叙
奉餞大方伯方公調 觀序
衆興記 觀序
送御史劉公按察八閩序
送王侍之會試南序
贈錢乃醫效序
將赴京師與朱政言
杭州金上人還舊貫
目錄 五

三望一首贈杜子
隠士於
宋母大篁
將外上
甘泉
陸
慎齋
從一堂記
夢墨亭記
保和堂記
寶善堂記
燕翼堂記
懷抱堂記
賓山堂記
寄
第二十八卷
紀叙
存義堂記
嘉樹堂記
保堂記
雪堂記
葛秀才小樓記
納齋記
齋記
斐齋記
恬隠齋記
坦軒記
招隠亭記
於物亭記
清芳亭記
吹緑亭記
楊氏祭田記
南山隠居記
石田記
東山竹屋記
眼空亭記
菊花菴記
芝亭記
第二十九卷
記叙

桐園記
南村記
南江記
西郊記
可齋記
陳氏典守堂勝概記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笠澤金氏重建宏農堂記
南岡小許詩
裴君將秀才賞文序
裴君鼓懷海生序
銀湖小
毛夢松字敘
楊氏二男字敘
徐氏一外孫名字訓
史有野字敘
羅晓字敘
素柏字敘
袁氏四子字敘
簡義上人
記夢中作伽陀
餉居士頌
書須溪紀夜後
北禪山花雲修道跡
福濟觀道藏跡
跋拙老書與李道人後
悔星堂全集目錄終

騷賦

大游賦

允明以宇宙之道於我而止矣渾鴻包之萬象條三五肇極于其先宣尼總承于其後君建爲極臣成爲業士治爲學民遵爲世隨其時也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允明時不自立身名隨人拘維將老而神明中亮問學外廣有無之際三五宣尼之所營益營宴訪其間焉斯用亨之利也暇日叙之爲大游賦可以乘時

夫何恢廓之大人兮綿觀於域中柯梧檟以爲車軫兮匪妙制於輪工建六等以道遠兮職二材以行空既軔之以華轙兮又積中以堅軨招鈴且使附輿兮衾鹿鞴而右從帀九圍而窮轅兮旃章亥之有終跨四渤以脩征兮險單封以臨戎左寶賜於二桑兮右饗晦於三春前炎洲以玩鳥兮朔幽紘之夢夢耳鼜象其文朱兮切旗旌於蠭甘慢皇盤之下繼兮中六日而自宮命旋幢而內歸兮擁褰戚之所有蔵肅穆之不九谷陰梯與山杓兮斤文梓棬窮窋之顛隕兮慴惴游之樓對贊而食人蒲九夫以征

田事而不男兮競逐未於錢刀隻千蕓以爲利兮鋼無鉏於戚曹擾泉布而操獲兮斯濟物於一毛鄙逸縮於筴窟兮首驕戾於王侯工不度而作遥兮聊須庸於斤陶皇天生此元元兮惠司牧以大若建萬邦以諸侯兮賦官士而臣鄰寧一夫以非農兮而蕓蕓厲於乾坤怵茲辰其何時兮農餘八一而僅存一農養八民食新釣合氛於化育兮衰篁岡稽田兮畯曾弗得以食新釣合氛於化育兮衰細人之特勤兮既未歡於流形兮呼嗟鍼而被此鞶紳氣紆蔚而不解兮意周章以交跼而即市兮求化理於官司闕訟堂之佻佻兮創千而榜

若大夫聚騁而蕉萃兮不得知其所爲與胥五百押千猱兮引羔豚而飲之檄離礫而梯運兮格辰道而申齊士呻癉于饘輓兮伍病室於陴陲四方以暴督兮甫爲得而驩燃操觴舡舡兮衡橫江而西滌扣曾城之九重兮闢泉應而墜石印天京之鼎立兮頫縴闕以崇鶩欽萬域之依則兮扶北極之暉斟爰三殿以中嚴兮　赤文綠字蘋文綠地闕樓之夾輔　武陵闕樓闕之沈肅兮峻丹陛之設列八屯以周廬兮離千曙而張署啓巖閣以弘文兮宅大訓而稽古坐端誠以衷虎兮諧密勿以贊務藏法筵以尊師兮訪道揆

而周旋惟悱弛張之殊科兮深惟感而眩悅殆愚固之莫悛兮綽有幾於攸先山臣銓草樹而牧牒鵝兮焉能覘其葦弦匪余位之所謀兮啻奚煩於蒭言思沈潛而內求兮憶將歸乎故先繫佚足於管限兮揮鴻芬於杞簡睹萬夫之交鳴兮佩六編之神典探經邪之遠猶兮察庶務之奇變上古而周歷兮該千岐而綜練勵勵跡於滔天兮曲綢繆於細行精誠於至思兮肩无象而諧奏惟以化而玄感兮發妙解以授逾鍊遍上升於至陽兮曬皇人之垂見發妙解以授余兮殺炙鈞之玄象吟微辭以啓惟兮欽楫枯之精

儁忽不悟其所如兮屏儻佩而從容兮幸新聞而成見散神明於空靈兮泳皇冲而放衍蕪萬化於芒忽兮統三極於一貫識天人之變成兮假幽明之互替寤道器之相成兮歸有正於已知嶄歷聖之繼天兮討千文而同軌采帝虞於永代兮齊受法於皇更承皇命者犧兮始肝受此玄文九宮以龍圖括五十而有五兮大衍不衆道兮勃地貨以龍圖括五十而有五兮大道之源根五相得而有合兮成變化以利鬼神探文而祇埋兮載取物與諸身爰立卦以生爻兮四御家兮弘治平於那國作人倫兮樂律稽尊典而作樂兮聆一奏之不朱佑神以既得兮動假第以宜成萬

耿綿亏綜唐文而姬曆晒嘉謨與大猷亏心偕事而
錄實閱刪述以詔來亏立型模爲永式體二篇以樞
本亏用四典以示則二篇者易四典禮樂詩書張人綱以持世亏
參成位而撰畢世惟遵而勿渝亏醜天心與聖職冥
弗由以顛隤亏教乃發而代沿聖何道而援若亏憑
不位以敷德掇侯史以衛經亏溯尸奪而作格尹天
明與王憲亏準實刑於術管二代絶而世變究亏六
册具乃聖功訖理與事而能者亏勒交懋爲縣植从
爲治以位天地亏遵斯亂而乾坤世下既羽齊乎千

體方攀綱要而緻集愾漢武之中興亏業蹈孔而均
以合化亏亮聲詩之爲特蕙忽亡以永昧亏聆天聰
於璜塞畋律天而襲地亏聖章而祖述祖下還闕五字
維天地之爲大亏代天言而不息豪違克以贊亏
伏毒走而靡數遠作息而顯微亏咸由戶而出入考
辯聖之攸作亏罔非天而自鴈綍顯微之啟庸亏爰
相實而揩式普告生於再閏亏雖違天而已立咸微
賦之有閒亏聰白梵其經行拓脩辰而整寄亏矣哉

築圩流一洪而云返沈余慮以精術圩撫餘規於漢彭籍民品以有定圩指肥壤而制限定永業於口授圩分授新以購羨縣百級以酌授圩人無食而不佃兵勞而費穫圩後頻興而畏事廢圩與舍广稽十秋而合貞圩廿有一而卻藥之瞋眩茲諱固詣理叶務圩又焉睹夫物狀之繁變盤盂之有稱圩道中無下於外者泯渤已滯睫圩欲夷官民足帑一理也多益少撤渠而斬荻圩換亦非源病之專驗乃平賦之有漸都一郡之耗額圩總重輕之原版駕新繇而升殿第離紐以少均圩總無減於舊貫既不循故以周知圩核脫塊之實算各斟句以損益圩為縮夫邦計圩庶重負之微嘽自理郡乃通籌圩究窮內而普徧明后之牧宇圩更審地而制典稱必當於壤力圩居中正而永莫庸圩廢亦斯其福建瘼征輸與免漕圩擬重陳而歎倦征輸雖弊伯禹時即無不可踰世即不可易官斂民以襲賦圩傷哉冒姦賦不當田又偏重緣以南令賦特蘇郡極重民之如一鄉之賦四重而六輕并為十分乃農其四而商其六何獨不編徵役以定賦益之增又以是資於他郡又以是資於舊額十載不編徵役以定賦益之增又以是資於他郡又以是資於舊額冗食者衆以逋天下無少平圖弗償地之輸重者輕者以定額始高中正以上法具地冗食者衆以逋天下無少平圖弗償地之輸重者輕者以定額始高中正以上法具地乃其租累盛憲東南之儁重圩最水利之難首儁

微餐兮餼饔夫之已膳鴞郊牷之肥腯兮群飡之
蒼鷹爰精純於冷上泥兮虹邦庶於一擧盤俓之蝮
虺兮吾何舌以指稱（稱去聲）皇威無崇而必殲兮宸斷之剛劭溥歷以霶敉
兮烈鉄鉞之馮陵慄神人之赫迅兮鷙鼓電而韓鞚
簪寇賊而姦宄兮追洞軌來而法祖兮
厝辟豕於一鋒瞻雀荇之
訓止於不欲兮賢獄市以并容卜貝從而悉遵兮有
殊物而同終矜狗鼠之偏餒兮怒猰貐之鞠凶先釋
苛於紘徭兮遂嚴致於擾穹苟過以刑故兮兹刑

罰之爲中垣大沛於潛縞兮劉姦殺之惡雄勿參差
乃絶判兮皎氷凜而曦顯省潢池之披猖兮舉兩初
以爲萌黎原情以審勢兮慎決而即戎戢及側於
招綏兮府凶渠於大蒙報怙虐以洪威兮與悄苗而
芘鑫湎慎察而痛劍兮裨皇穹之仁公王古者之保
邦兮作師旅於地水茹容民而畜衆兮田偕武而興
制垂列國以交更兮泰鞅而大庆后欣時以遹遠
兮辟擬裂而爲二釐頹波以下注兮寧能返乎消藻
嬰譴訐之諸諸兮僉傷養於大費亮宏作之匪復兮
慕後述以多貳恒熙寧之保甲兮祓拓跋而猶虐徼

因損益以張覩兮亦垂謀之亞誠采材官於漢矩兮
擊脩兵於唐載羅長源之嘉猷尚兮擷稚圭之羨議唐宋
二公（李勉、裴度）重時藻而精教兮乃要切之至最獲虞夫謫戍
之永終兮葬甲令而文致法常陞於滋久兮即三五
而須異異者（改）蠢匹夫之麗辟兮將不宥於十世（遂至無窮）
豐廩養之長糜兮且堅深而城細況懷土而迫窶兮
繇竄迸以川潰遂盬之用核逋亡頗倘擁而鄙遮紛
張官役徒以授授兮日馳騖於（一作往）道塗而損
厚兮宜亦矢謨而詰救萬幾數求（一作行）兮曾不
有大之爲學非犯忌而亂成

虞子門課兮數公仁而從事於鄉思而甲蟻兮懲抽
力而誅賄宅家室以固志兮周衆鼎以弼時審上
以休容兮辟路冤之緻直接私徑之長瘥兮裹侵掊
之積穢故雖小而必刑兮兵無伍而不次挽千漏於
逸罕兮馴百門之宿滯力訓閱於往圖兮帶射蒐於
備吏揆張皇之弘要兮知亡蹤乎簡帥祖仁義以爲
質兮厥損之以勇智律經籍之典訓兮研歷史之成
攻爲罹罹之應節兮乾矯矯以下注兮寧能返乎消藻
嬰譴訐之諸諸兮僉傷養於大費亮宏作之匪復兮
慕後述以多貳恒熙寧之保甲兮祓拓跋而猶虐徼

兮勿參之以弟子乖容何爲往監厥兮嗟乎李趙之
階厲將搆亹而僨克兮夫豈有於此係駿跼研於績
敗兮睠賞罰之昭垌彼屠降與殉良兮燕粥級之作
僞（一作多數）教戎昭而不池兮肥腯養於葆刈毋狗免
於援讓兮必姦絕而良勦納枉毀於貝錦兮破溷謗
於珠玖熊虎殺其六師兮魚鼈困其心雘務艱識而
奇別兮路開練而衰義悛強起（一作寇）代兮亡命於
竄戮（一作誅）臨事募不諧兮（一作募不諧事）（一作事募不諧）（一作募不諧事）（一作事募不諧）（一作募不諧事）（一作事募不諧）

於末杪驟降牝而如雲兮大矣奚失得於樞阜嗟吾
黨之徒兮要賢聖以爲期放四科而八行兮舉六藝
而百家究學問以思辨兮勑仁行而寬居行成物以
衆芳爲國惜才何人斯兮謀蟊賊甲乙於
博濟兮卷善道而遜肥通天地人以稱儒兮贊化育
於玄微國縣斯以求媚兮士執應而登之學由循以
成士兮教率章以爲師時與道有進行兮旨詎隨以
推移咿嚬頞以自細兮胡不輪治而馳奚物助育乃
后舉兮儳科條於隋唐務拔舉於大公兮峻立其
周防索理性於經術兮故令暑於文章方政事之需
而乎角兮成效不其已彰綠庶位之崇卑兮環中外
而周設尸脩政以立事兮並陳力而就列今視昔以
飢不足兮孰隆汙之存亡謟汙諂
弭其鋪觀
異宜兮沿與易而殊節　祖建與以官士兮倫時宜
而章別多舉舊以監成兮掖無期之皇業助弗即兮喻龍蛇之越行淘
止位兮臣何知而嘖嘆想摸職以綱紲兮績
成凝虞虞和于朝兮賡元首而股肱昔奏人之愔亢
兮僚百辟於宦仵後奏賡以沿洄兮日臨禮而揩情
貌隆坐接兮呼莊君卿淦黃遷命
征誡榮廕必詞兮揚抑告行　皇王建設兮簡要以
殷
諫守宦而圖道兮愚深眛于慈詳王用道以命
官兮官將道而爲命蒙大昧體而守文兮在質道以
猶名遵追勢以滋頤兮倘踰埏而振撟交隔敎以無
獨

通宇宙不相謀以相能原殊條而一政宇肢連體而析形咸左趾以將東宇引在希而西股各稱官而同道宇烏不騈殘以殞生迷宇幣生上而一命宇粗因朴而下上既憑政以稽績宇納宇才奚由於耆壯本不谷集而郊禪宇材將鳴冤於族匠非　祖宗之盛心宇誠後時之胥狀假三瓦揉斯方以舉錯宇當亦清八洞之直德　何足怪而專視彼十倍仕以爲已宇用以學而爲人　人已相與而爲臣戴余同寀夫欲誠以甲胄宇亦論卩不宇而之流陰宇偉漢踪之左諫王吉諫降縫故襲之未革

宇久何弗泯於滂流兄斯亦不局之貴宇非清波之都喪自流無隆復侯夫無擇而無止宇益是深之決漢閭方人之不暇宇識野求之無讓降循位以求理宇匪稱人爲標榜縣名襲而任別宇姑試徵二三之改尚公孤寵貴以年登宇水或倚縣於卩斜溺於中相宇獨洞衆而掾而元當天下之干庾宇無遺而樂分級降舊於安平庶而樂分級降舊於安平庶而樂分級降舊於安平庶

皇靈於無泯奭明王之天造芍莊日中之盛運塞王
猷以登咸芍不重亮而襲紳學無匪於不穀芍尚席
珍而玉韜若木不示乎世標芍神風無諧於塵韻天
錦莫覓其機杼芍睠勝三籟而徵引先素王之昭誨芍
蓋二方以庸世謂初道而繼聲芍有政刑而德禮上
焉耻且格芍亞且免而無恥明良協務以至芍垂拱
次以仳仳并珍婚以諄指芍和一而時否政刑洵
異夫今古芍緒言無庸以究歯和矣而時芍禮
司存其議擬儀鴻之已渙芍佶作聖以名部大人
後人而左時芍惇五典以為紀揩三百以為約芍征

[illegible]功於贊化芍全備體於唫涌措萬
品之足芍秩其統而官以聚商沈而弼教芍參
嗇礎而柴虎賁一決以模型芍俟而天而洸潰非因
情以植則芍流焉一而焉濟唏失德而佶導芍忍謝
暁於周史荒哉鬼訂邊爭捍技之不深芍將非體而
奚以禮陰作與生俱芍樂陽來而催啓聲容色而生
神芍蠶音漸而死鬼卑職姑述姒芍極於陽之文
理裁衣裳以吹匏竹芍無殊律而均音柯出瑟以為
旅芍手傳皮而成美於治於雲沈芍盡物性於宮
徵策感皐之麻世芍商大枵於遞位雜夜帝與昏夫

為燕亡褒長褒而滋視聽人服之不衰亡遂擊於
井毳玩窮伙之盈觀亡惡衰妖之怪忌殺室杳以什
血亡等衆數於一敵余既未聘乎上國亡望王懸而
不耳過閭陌而或聆亡閑緇黃而倡伎亂一雅以蕩
鄭亡桑四戎而錯厠日作息以震驚亡駭律呂之焉
寄嗌六合以恒瘖亡聊九陔而悉聯八門張而何風
亡四時行而何氣雅烏噪於堂日亡狐偕而不晛
頷穹與之定位亡礪風雷之鼓吹鬼神以為條亡
雍蛙蟲之吟唉僑仲伯以導王亡使士民而有義
亡何望於　今堯亡不料　王乘能以中

亡治六府於鎬稱根人紐而植物亡落有家以傲
哉郊禖以降乙亡儀妾婦而弗子擇周宗之妊傳亡
拜后變而教棄察緯熙于光明亡斮刁牙之侵壞軒
千邪而勿接亡賦鴟幾而歷試太祖隆親親林九族
亡枒竟條而登殺鏡前聖而過拔亡若田恒之慚顏
敷實產以肄國亡歲坐觀其鋌艾保克唯於不柬亡
供虞接於無慮弭文祭而上限亡司存靈命以出縣
維天王廟世以七亡宪周之弘制肯仁之廬究

亏旦五徵於弼士詰睿 明日三 祖宗故事更叔孫之葩貌亏整
鉤陳之法衛幄明王之采章亏東囡蹕於群代被黃
虞之法服亏稽日火於繢會貝與旂而遵篆亏盡生
用之百器蒐古今以分宜亏區雅俗之殊裁車活巧
之嘘靡亏絶胡戎之陋悖厉模臣以建民亏官刑廷
而御海王有三以宴過亏梁風草之相連常經總乎
嘉吉亏與賓軍而喪祭周上下以用治亏作日見之
爲帛爛揖讓於交際亏武黃而牢籠以條
支亏陳更僕其馬既蛆殊巨之更改亏臨亦新其輈
輕孚件啟之故秩亏窮三典之略任

卷一

而已蔽亏道有一而知二迪在者以推施亏僅含氣
而亡愧徵列君之有作亏研節度於施
張明習根技以交察亏
卿亏亦司馬而元晦頻
安之器以疏繆亏大
文於 仲仲亏大集成

綱以折裁亏要睨時以爲揆劃塔狂之僭澄亏備眇
忽之不畢巨以居正之名亏章以昭明之軌來九苞
以均儀亏故相鼠之蟲死蘧玉度于截防亏允蒲盧
之可企觀天文以察時亏貫順叙而貞明昃宵牽而
西股亏儀娥錯以來行訂俱在之臆談亏淵鑒破乎
迂寅大根語改朱熹曰檢加陳亏經舍
貞孚左行之器
宵弘班固陳桌星之
天大地小不爲先亏作亏求宄
其諦精夏曷不中近天心亏三
輟以環較亏二十有八而咸趨中間犯邊奇
亏分周止於觀雲雖果能得
河川之留卿伏逆亏枚客淪也名綜天宜於靈
亏同休欵之分徵陳智信其有
氣多符而譬庶亏眞僞之
智亏定監作故而性善亏大統於
折衷亏政刊行於事敬亏紐
時訂民之一可振亏代四十

悠臣亏環治歷以管政頒都門而下之亏孔推制於

史湘杜荀之神解兮代已希而非亡
湘述者之悟兮將寄議廟以詔揆
之租從實成俗吐歸呪難
王林和規實微伯
招桑元寔等化
筆無可言至親
津
史湘杜荀之神解兮代已希而非亡
湘述者之悟兮將寄議廟以詔揆
之租從實成俗吐歸呪難
王林和規實微伯
招桑元寔等化
筆無可言至親

緣而下以世分祭
四十年已差一度
下製律以治物兮鍾一正而萬應既禮達而政脩兮
馴刑清而世康愷人蒸而物條兮受至和以充盈王
中正以居位兮氣變調於蒼黃玉燭炘熹乎泰宇兮
員嘉來而八風平提仁洽而功振兮烏沒世而不忘
騰風詩以交宣兮紬竹樂以脩享本吹筒以造律兮
權五要以為綱程德而紀光天之下兮至
易此緒審秦以定管兮均七始以為八十四而成章
兮於相生以旋宮協
聞者潤喬嬰曠之無作兮術布策而勿明
理於坤軫河岳位而澈靜兮四類效其靈命萬祇嚴
帝德之夏殷兮殷移而紹
錄昌詞以脩祀紛北閭之小
鴻碩以倡撰兮漸幼工於更張即二齊
海隅之蒼生弔幽明以效答
希之弗見兮抑玄文之或爽
元之俗譜兮
以衛殤兮魁魁伏而不昌民於變以時雍兮同虞方
而風動薄王區之棫樸兮天命生於熙朝皇契道以
盡受兮非行違之異標器必雜於後補兮志須亢於
沖奢惡幸賦此玄玄兮愕夫人之宅操潛茲木之或
閎兮令達又胡以宜驕已為哉俗以勢而成世兮勢
以時而自然漏時勢以太順兮存茲道以為楗森三
端而翁張兮正宇宙以指運仰忠衍生於險雷兮肯
卷受於榮閨飛元靈於春虛兮
一以貫之兮復何無而不通而反令

而皆海兮億嘗歃而均天徼無拂於風烏兮碎或擲於筐篠嶌太乙於九宮兮丙漸章於太玄機條條於木獸兮數斤於銅兆灼灼降之非異兮易數兵之戈戈
（此二字疑倒）
欵寒兮疾細滯而淳漫悉蠢沙而願遂兮當猰貐而不懼性無欺與兵無慈兮所不貢於高旻坦詔鬼而交神兮直衣尾而踐川靈凡大之委頓兮北二子以瞬分謂殊儔而時異兮當猰貐下用表而存中兮師尤
（此字疑衍）
於闔闔千門萬
（此字疑衍）
此皇祚兮炬百幽而一炱城城門之湫厲兮放群蠢之所廬解故蹤於墜垢兮翔洪崖於蒼墟樓脩雲以為輈兮結浩氣以為輿並三辰以循紀兮極八遐而同區睎睇髣髴兮若神儀兮夕留輈乎融都蓂收前以道轅兮詔玄冥使迎余召飛廉以與颺兮電屏翳而滌塗氛祓伏而淑朗兮遂余襟之所如既群生之起滅兮微雨儀之渙儲朋山河以結解兮宣曜宿而留虎
（此字疑衍）
路容容之默默兮僧佺女而同遨統父抶於元氾兮
（此字疑衍）
或大神而一徹問日月其何紀兮咍死生而為殊真
（此字疑衍）
性以長寂兮去凡而不居大哉余游爰逝而莽

來兮登為祚而不歸與

騷賦

訪隱

君不來兮何居　蹇幽求兮山嵎　空林兮出復入　恍即
鹿兮無虞　白雲兮朝飛　紛木葉兮皆下　卒夕以歸
兮旦復吾微　君何居兮我行于野

思兒子歌

思兒子兮若孤　時合而成兮吾誠懇　吾誠懇兮有別
離有別離兮何遽　兒之人各有道兮道乘時道乘時
兮胡邮其私路　嬰嬰兮兒吾兒　吾兒兮慰吾思

弁往賦

承五秀之猪奏兮結昭質於堪輿　遵先靈之下愛兮
童多識於明謨　性空同而善受兮風擇術而作圖　蹇
皇命之涼蹇兮猝罹弱極之辜　誅繫忍性之慮厲兮
出沫谷而蹈跋　徵皇不誘余以嘉道兮俾荒沃而縱
如高余譚之業業兮放趣指於靈虛　曰玄化之奄奄
兮探三古之根株　揭生人之元一兮徵泰始於百殊
謂芳蘭之已抽兮橫四海之荒塗　嗤鴟鵂與鸚鵡一
兮吾孰為此眷眷　嗟耿介之獨懷兮仟吾趾
之所趨　迺東西行兮動恪恭而遵規　遵規
兮用吾心　寬博兮

兮競附麗為比周　吾既託此孤標兮矢履坦而甘幽
絕憧憧之往來兮抱姬公之玄猷　乃反以速咎兮將
弗任其猶尤　嗟夫人之莫場知兮余乃有能乎是也
維蕭蘭之無香兮曾莫力於扶薄也　亦疾亂之惊微
兮又潛化為蠆也　大何物之難選兮而彼乃以吾辜
也　皇播氣以生民兮無渾元之通會　民正命以虧偏
兮肆陽紓而陰悖　紛可以縮舍兮悴憲刻削而善
制　余受之德陽兮乃懷惻之敖易　撫岐路而褒回
兮意瀛留而容泄　非北海之勿游兮曾安知之無幾
徇吾目之遥矚兮用吾心寬博　之細用徙徙以茲縣

节裹以交千而緜面寫飲以保淳节流漏首之楫護
賤貨以廣道节病泉刀之重累朝馳市以免布縷节
夕爭關而索米役潔質於塵泥节對牛醫而校賢僧
識王生之米役潔質於塵泥节對牛醫而校賢僧
走节獨高眠而養息帝稻吁腹之卑充节如憎撚而
不食伯孫燕之長勒节余胡慙於斯職紛衆非之吾
出节吾誠意阨而顏憚匪心廉其不可卷节日悠悠
而就惰頗余烏之玄貴节極余所之歟軻吾既無藥
乎細行节而復崇此大過恒猶烏之孰牝节逃豺獺
之墓我傷鵲鴿之終鮮节蓍雖旭之永和撫群蠢之
有道节吾貧死於頻保皇寧生以遠獨节俾幡幡而
悔禍孔不咎阮往节嗟補過之有弘道心焦教以惓
慘节氣遑遑而蔚蟠仰益玄之旻旻节禮飛光願少
遄亂曰匪內訟黯节黯其還节皇母以金柅之復牽

大化無文者禮之犯也法在恫直或將鳴而強瘖之
亦過矣瘖而吐者人弗尤之矣因以其童曰罪賦
閔生平之屏迹节弱而百憊尤生初以無為节
爰即路而近之降鉏以翳荷节視而代而咸失抱
慘節而哽依节以不極彼百夫之完慶宁余
何九以永感稽稽徂莫圃节推崩以顯領庇咸
菅以脩號节門九死其爽淡舜草木以覆被节惟霜
霰之余憸願薪驅以及雉节鼎牛醫而校賢僧
以有振乃守陽庾門茂門君先拯以下祿节從揚名
之孝謝又道命之將廢节余胡慙於斯職紛衆非
白華节親鮮退亦烏烏私情节余牝於邑而
增尤惜逝日之勿再节亂思作之帰脩揆異方之紛
敝节牽百志以殊岐亮迷復之跼蹐节慮交手以失
斯衆縕綸以干進节競周容以務入錯竪禾以薦稂
节將安析其良愿帝錫余以嘉昭节薄污涸而堅白
詹先民之好德节揚神師之隹則維璞實之不斬节
悵藏庾之周隔路旻眇以綿邈节矢乾乾以終日緊
無若而多慕节流周章乎東園瞰芳婷以晨耀节湛
露斯以為思倏凄風以夕振节游繁榮以易存惟何
物以特立节印帶帶以泊寵聰大哲之脩名节躬已
住而不泯知時日以莫與节惋降污之同勤印韜惡
斯勤节無他好以怵也淳大中以前行节完皇錫以
周車也亂曰氣為龕虧迫不可移行者順迷盍追于
來帝援余宮余非政聚彼夫人节溝瘠掘余以與余
同歸节

玄雲暮兮白日晦　鳥潛棲兮木葉交　隙塗行人兮問
然異世國別伏思　兮留不得以出　氛日曉曉兮淨泠
涔傷哉厄兮厲重　心唯爲聖人兮無問傷哉傷哉兮
誰侶此困

秋聽賦

詹昊天之淡澹兮旋秦望之金駟　登白生以入棧兮
慘悽慄而牢愁　映山嶋以嗟嘆兮吹萬籟以成號　橋
柯戍削兮磨巖　投溫泉注縮兮灾漸咽流沙礫礫
磔兮城郭不周　松檜若聳兮森嚴　吹鶴兮

猿欽嘯金石爭鬬　兮鏘戈矛顯向吐響兮悲音啁啾
群嚎奪思兮噭噭　以伏翁音兮嘐嘐　感物以
元亨兮秋時實以　谷丁也音成實以音親兮成斯損
而考終命也嘆煙涼其常代兮往不返以長晏也眠
陽遲游兮地天翳　屑然以黑兮絕氛以亡音嵩求
兮投耳於玄清與　黃雀白鳥鳴以哇　丁兮角商
迭繁霜寒聰兮散　崩山兵剸崗切凱兮五兵震崩
欽嗣嚴肅兮慨如　慈音與殺煩毒兮不知和平元間
兮鈴破陳兵鬬兮　陽兮流素秋日月居諸兮與化同流今我不樂兮乃
將日未欽已爰合樂童陳治商極變　入予聆聲句鐃

不耳兮秋不深靚之智兮薦收後先酷烈日宣暉吾
年兮號哀冤

嘉禾志賦

斐然白尚者亦雷區之耶歐陂陀丘兮絕世猶先井
兮攸附帶遶郭兮成構抱城坰兮爲趣尋桑列兮縣
邊芳洲緣兮榮石蘭馨止兮屢招幽風暢兮洞戶碧
巒交兮施宇紫荷開兮滿路虛泉鳴兮漱除淨壁晃
兮搖牌曾竹錄兮盡月曉松沈兮蒼霧露旅蕃兮璇
綴陵標建兮錦傳閱兮磐兮孫謀翫玩趯樂兮麾兎肆
珍圖兮高張陵品名兮特置爾乃登丘陟墳沈章漂
句寶祭于兮祕笈修房君兮嘯庫流璋琬兮華璩綢
星河兮森聚苞圃欽兮貢獻泉良源兮孤赴洞潛機
兮太中懸日德兮湯泰抗五太兮齊襟拊百氏兮獨
步攬萬化兮掇英藻　才兮自叹於是謝將迎遺倡
和任簡傲安晏脩九域懷蠻或同心兮晨
集兆佳人兮宵遊寒海留兮安悄攬
蒙瀨兮齊歷待周孔兮末座平伯尚兮後澤補皇媧
兮鈴破陳兵鬬兮　陽兮流素秋日月居諸兮與化同流今我不樂兮乃
將日未欽已爰合樂童陳治商極變

聲兮靡曼陶淫思兮太庾余乃掩抑聚律孤引圜吭
凌青雯以飛嘯兮拚衆音而不揚上皐雅以獨鼓兮
寫神襟於混茫忽白日兮西頹攀扶桑兮下息
躍兮出潛雷翼接兮不周冷九洲兮神駭舞干仞兮
文鳳將江河兮擊春盪大壑兮昭回風微
陽高萬物先呼吸陰陽象遨嬉參女以神明兮乘君規
蕭齋兮晏然

知秋賦

庚午六月丁未立秋其夕頗涼不俟一葉感淮南之
論稍爲蹶之

逖陰陽之運伏適儆予於茲歲伊蕤后之堅方獨秉
貞而不虧受帝命以握矩布金行於區內日耿耿以
謝炎風蕭蕭而助氣行律運而卻菊聞蛩戒於級級
聊閑關以偃息觀燒炬之可憩蓬悅玄蟬之餘嘒雖序令其靡爽
致刑將適仁兮肅義劉百辟以一殷易紫輦而彫瘁
罷皇穹兮好殘繄舒慘其相仍如爲疾以作霜睹堅
氷之必至感茲秋之既知覺日車心之傷逝

修夕詞

歲冬窮兮夕氣脩月壄輪兮進不得周雞俟曙兮謂

跋不疾情愛愛兮其不可極握忠誠兮與元和氣意
多兮彌山河夕兮夕夕兮如何

蓮花洲詞

漾脩陂兮遵中洲若人兮在旦昭質兮又好脩
美窈窕兮含盼思川泉兮的速芬芳兮藻風微
褰兮碧裕水珊鳴兮玄珮湄泥兮蓀耿灼灼兮容
之華乘清風兮翔泉飾帝命兮戒鬼兮戮我帝命兮沃心
呈予願兮琢琳彼調飢兮南洲不悅兮荒之淫嫋
妹兮鼓歌姿娜兮乘波伯僊兮和君不樂兮雖何

掛長江兮安流向昌樓兮南洲楊蘭堂兮綺房締桴
軒兮杜樓石梁兮衡渠竹蹄兮交踈湖清晞兮夕朝
汎靈華兮圜昌芳何爲兮杜蘅踟何爲兮文魚淵淵
兮春瀾濺濺兮秋瀨芳耳徙於斯者罷疲辰兮余慨
駮龍起兮水增波挾浩漾兮伴游沈湍焦槁兮蘇八

遐君不行兮如古何

龍飾洲

蓊鬱淵兮旋鯩悄洞房兮潛綠霧冰天池兮關曦輅
修戈脩兮以翕乘蒼龍兮駢珽珍以嬉翔九縣兮多

靈娥穴泓泓兮閟沈虎靈爲帶兮露爲酲邦之富兮稷黍盛駭肥兮秔粳招仙兮嘯侶姮娥結伏兮倚青蛾不可以留仲暉兮忽來滌氛妖兮景光開紫霄兮幽幽君以樂兮無夏猶

一日遊

淮南子曰羿以多日故一日得禽今爲一日羅與安得士余弔其遊之離彼萬其曰一則不遑執爲逸羽虞則有辭若夥者之又成遂爲賦

方宅述閱唐虞日百歲逸乃九裒商以倍周用千數執爲庸稱歎一秦萬執有尚鳳翔烏莫算鳳巨鼎闕雅碎君入始雅之獲寧鳳其失野不干鉴伯益之術羅兮君一虞兮是歸鳳哉鳳哉入易逸

懷遇賦

允明知命後始興寧長衰虞不堪大方伯吳公拔異幽側若乎有可與者君子之知上無貴報知於君子必克報乃明懷有俊場之力焉則成事過厲日有時寤遇輒以永懷四紙之生屬芳曾三類而不遘援斥砂以俯年兮去波援彼小草栢取道於老馬兮越蠭式其武閒之余收於吟在兮又場川之蹊而妄已妄公之人兮罰知日昧墊蚊龍使予主沒以推鄰之無告兮小江漫以推鄰予有老頭塊以仁物兮承臣君子以紓之疢惡兮固易忽以味大人自我以此驗顏伯樂嘶于駕兮不遇有滯穗懷哉五遇兮仰秬招韓

戊寅之歲四月十九日在湖州獨往謁文

公廟步自梁白小橋修沿以東鶩鴈岸陌以遵海兮望江水洶怒兮鳥飛翔其上可濟浪俊橋尾風色神焉兮其下不知波義義其若干不知處兮安定公祭之所也廟貌嚴兮像設具兮長號以頫怒兮涕如雨兮悲風橫兮不能去兮徘徊以俯仰嚴以有儀兮肅以有容兮乃瞻乃睨兮其中有人兮魁然而雄兮其容有思兮鞠躬以伏兮其言有敬兮其志有恭兮其德有純兮其學有源兮其文有章兮其道有傳兮其政有績兮其人有風兮其事有功兮其名有終兮其壽有終兮其福有終兮其子有孝兮其孫有賢兮其族有大子思孔之遺澤兮亦現八百路以爲生道神淦兮又何異夫小

子道故至難求若乎胡以謂星而為易已焉哉童餘
白而日師乍依門墻而莫引君臣日久合弗易乍子
寧不與其潔以進觀旋轅於環堵乍吾見夫於無隱

蘇臺春耕賦

蒼龍集于重光協洽鄰閭氣協土會考古于春曹吳
興范子先三載已秦名春曰未投策于　天子庭
旋往道蘇臺樂多賢友居久之而行蘇之同人餞以
言曰春望之什允明年當首還乃賦以叙屬錢子凡別
則思思則申申之也子先分揚于徒望
之也子先世居于東施于未施子亦應望端至
而莫子徒又望范子
首還十月也申申而從游子復也望之言如是

卷　二

登高能賦臨別贈言兒言陽乍獻歲將敷華于紫閣
六合齊風八表一軌吳州東西參從同人若夫英雄
絢柯衝牙襲紳雷霜桐津帝臨杜凝熏服鷹乎丘回尚
友乎雍畽分馨乎遹同擷芳乎樊圃灌灌施乎超越
軼倫儔等末游乃際光塵於前賢攀附乎雁湖之顧
恒新忽蘭襟乍中判曠渡海乍失倫月崇仁乍與餞
晞喬林乍樂始土花繁乍封級采北銀乍循址沫脩
波乍微綾揚芳颺乍先完警騎闉乍從王命縣金乍
良擬與子期乍高明聊一詠乍吳門乃歌曰契契
寄同心人思莫思乍遠離群引領望乍其復集樂莫

樂乍　帝京春歌已下臺廢嘯課籍南風在競遊往
觀國

飯苓賦

僕少自三河歸蘇臺調首陽直日來峙峰崇巖經行
喬林憩息旅狎因遂幽尋忽有異境起光氣
離奇封以英英之雲覆以茂茂之枝恍忽乍不知
其中之物為誰也有仙人自中來斷地而去迫而問
焉仙人告曰其為物也出自松柏本乎膏液天和離
鬯地魄鬱為斗疑脂之所滲漉流肪之所滴瀝始焉聚
沫終以成質摘實結晶蠹砂貫赤柔匪若酥堅不及

卷　三

石非附木而稱神未然屑而名白此茯苓也言已而
逝僕恒識之昨日友人彭城子來謁賦飯苓僕曰
子之飯奚如也曰始汗腦洞乃析脩齡按玄經於炎
皇稽隱訣於初平弭客遷固擷芳乎懸泉灌灌施乎超越
和雲臧筐帶月入鐺則屑乾朱泉露其浮浮芳蒼
蒼之瀚興樵樵乎船寢之清味或異製而單飧或它
劑以佐并於是垢膚刮焉府藏殷肪鶴中氣盈榛完
元澤周通神明將翔九蓂而翮三精焉徵冷之動亦
欲哉保日然此亦子之讓辭也未究玄績吾聞李生
招識於魏人陶子受餉於蕭辟雖梁國之籠有嘉丞

牛溪之夏斯極也彭城子賜仔文綉府錄日內降
閒芷溫珀環玦淵容授德商鯈箴故其喘咿以道
而服食以時匪損其疲乃觀欣胸會範乎周禮而
尒順于漢芝乎藥園者既來其芳歟彡仔亦受其幾
推繁於寂寥參乎保明抵於希虎敞志意而彊氣母
亏康節降於七竅之重來元精而上征宕鼎洪化之無
私挽喬跋而游左介乎與義交而一期即仙人之所
告也岳陽樓記 范仲淹
落施公愔民意君子曲為居以樓署曰樓

清乃為賦六
何人間之深梁乃宅城市之湫煩將寒
裙而尚暖值史役之不暇乃憺安
之長春燕之故壘巢新主之華屋
喧嚻抱玄環揚幽谷而集百勝以
為居宜一畝而安偪以為沼泉山石犖确
草木扶疎顧予愉佚今委之在梧級蜜為梁
紫氣乃自無海外異枝雷表鶴降下皐魚在在藻
次泰岱咸有品記乃出泰鈴山峯奇勝以
麗奇君嘗余能賦之悼井日狎得無樸鄙當不稱舸而
信不可因稽猥文內次第用比一二為賦靈巖
余侍御湛巖賦
侍御桐城余君正德左年徵
師道兵津過之君道昨大月在二游之勝先靈巖院
次泰岱咸有品記乃出泰鈴山峯奇勝以
麗奇君嘗余能賦之悼井日狎得無樸鄙當不稱舸而
信不可因稽猥文內次第用比一二為賦靈巖
秦家谷以東拔邊無浸而指落安對延宇六屏應鹿鹿
游乃能起擇可從乎岳處緻勝策乎巖步險毘邑之
名緒題選賢之選備乃選賢乎訪盧生之靈洞臨景睇靳

右書前衛後艦鉦磬在懸左堵有銘於史亦廣胖凝
虎鼈襪垢澤游神明假仰玄清泰宴爛造化之
樞灼萬物之情玩四聖之幽旨研六編之奧經尋曼
倩十洲之說覽伯禹山海之形重紆一破商歌數賡
煙霞為之飛動日月助其光華既對聖賢亦多賓客
王塵時拂庶幾日出共日歌或射與奕客曰美哉
掌人之楔乎瀰穢逸盃戚掌人之清乎中外一詞薦
署曰楔清庶斯名之賓實客有太原祝生嘉其旨因
稱曰卬非正則乎若瀹而下君卬非浪無乎棄馬而
遵邦泳黃生之乎陂湘陽子之涂浪晞薦立之伯夷
符得一之哭蒼稱既題之屋墻以揚先生之耿光也

公之殘句亭有碑宋劉八公受昭八華術得仙
蒸澌驟訖微颸薄崩折旋曲阿拾級遥頓芳飄非襲
岫接笨逴走白足以遊子投金管而含晦捌伏龜之
隕石味甘露之淵泉稱以白鶴以紫蚓
鳴絃鷄鳴歌舞師象連蜷
鷸矯羽而戾天木葉落以蟄蟲皆蟄而羊綿異種
之果比實莫名之卉交妍若大檀柏殺仝仇鷺流翠
華樂借宮兆密移地則有石花澄明千佛般若靈藏
飛輪功德不凡
戴成以鎮六宮柱
卷三 一五

百碣鮮稼
碑其名以來
九十末家其曷能舍持椽炬以破宴石輪般之幽冥
隊編入魯班
浴皇治答流雲而長嘯等群有於一吃口大神可以
境怡俗乃用理化神區必名場平政則多暇匪王度
之晏熙豈探尋之斯殷懷悵簡竽潛孌嗣子車而遊
下

石林賦

寔異戴包山峯遥岳紆潛川瓜洗氓沃瑞花北果瓌
偏靈域玄貞府仙室誰得而易宅也乃劉毛公洎焦

君子浮游沈覽中谷有士衡皐匪迪與澤徒倚其色
有皦其氣不淫鼎仙弗比爰踞爰止二真頡而疑擬
而謀叶曰昇哉易乎其執特而偕謚者歟山枝儒臞
經行焉貞即以稽山枝仙臞丁人子之鍾地子之逢
湖詎馳驥柯與樓鴻此其為物含光而不宮者矣是
故胃條含天管六攸大行合萬格
而猶林卧庳而成居彼此諧資質名協祥個乃苗
引砰磷抵砰砰砰

不逢年以千進依靈丘以肥遯達王侯而尚事聊消
搖乎無閟則有澗阿之闇廬广之前關彼蓁壤綠之
長垣令流水以成池象洞天而為山交蹊迂迴以千
尋寬石陂陁而底安嘉卉芳名蔚柳植脩筠軒楹
豐霤綿密四敘有接絶之觀比歲有地新之實栝柏
杉松栟櫚梧桐文梓美漆高槻茂楷榆分光於星田
桂得種於月宮桃李芳成滿牡丹芳事靡海棠芳泥
殷階樂芳翻紅灼清漣之春芳爛曲塘之金蓉帶以
蘆行鋪以水蓮莫不隆陳三秋厭水立靡窮千葩萬萌
石可得而極諸其形容也在於桃杏梅李棠柿栗栗

蕪蘭菱芡攙槮板橋含桃枇杷龍眼崖蜜茨鴨脚
睡頭湖目蒪筍蓴鯉魴鱒鱸鯔鯊鱨鯖鰒鰂鯽鯉鯷鯨鯢鯸鯖
吟秋黃語離籠之音了為鳴哀之采置或雛谷雉
或走鬼或扇隱孔翠或涉水鳧鷖鸂鶒鶴和鳴或
麂麂行麚大抵大狀大傷狀偏圖事在周官多名苑而茲
其特優歟大略謂東都洛邑民遠和會谷私麗離塢揭
清董廢闕以儒振陶日涉而趣成展也獨樂允矣莫
京堂人於此將攀轍而抗衡者邪況方之白南大離
攸與類陽而明象文以顯雖因勢以就雅亦可以物
而取諸遠矣於是凌圖秩者筆硯張琴筑展壺箭流

吟嘯肆觴燕伎凡樂縣玄見如易貢于而有喜如詩
縈彼而不傷者是予其陽明哉上安上為君子儒其
文顯邪吾為閑作逸民傳

一江賦

伊斯江之為物也滭滭淵淵淪淪漾漾以莊
瀲滅瀲瀲以沖涼涵汪湖淪演漾以汪洋滃滃滃滃以蒼蒼
汪汪洋洋滌芳青蒼潛芳逝莽鄧芳泥月漸玄濱萬谷自坤輿之開闢化機之翕張備帝滌
源繫混池以利涉昊天設險界壄明而為防是以蕩
五嶺漂三湘帶吳楚襟荊揚拍蓮掌滋扶桑會地脈

芳連天潢淡兩儀芳洽八荒爾三才而共濟東一統
之華邦信矣天軼雄哉谷壬所謂相百川而父五湖
弟四海而兄三江者歟觀其千古有常五彩之時
彰金焦相衍于軸艫燈霞于帆檣或扇以蠶鼈
則雷霆忽助其怒或媚以晴旭則金碧緩搖其景
光或微生瀾而水花生業波鷹品而神爽或淨如練
而天經也綽聞禹世之文章容成神于以廣曆豎玄
研足於窮象滅壬衡雖辰死之後欲測和鈞關石
計夏商之器難量洒泳四靈神出而鬼沒沉浸萬象
龜龍騏玄妃往來採明珠而拾翠羽法鴛上下

乘清風而御陰陽至奏乎微妙理於絲絃託於
濫觴若夫蛟龍宅深搆瑤房九重具闢雙轓
水精之柱駢立火齊之瓦鱗覆琢作燭梁飛萬
之月團絡寶為簾走千之星宿其下則有瑪瑙
硨磲琉璃珊瑚決銀水以成池築輿璠而為區五金
夜發競光華以呈艷乾后萬珍日產如沙礫之走坤輿
其上則有彌天作帷極地為戟遥岑輕沫卿雲微帶
月娥臨鏡以脩眉天女沐髮而勻鬢齊州回繞班班
九點之紫煙仙府平瞰朵朵三峯之翠蓋其中則有
鯨鯉鯤鱗玉柱銀珧河伯導旗海客寄綃風從吹浪
之江豚雷應鏗鐘之油牢發和鑾金沸洪鑪之衆衆
馬步剪尾騰銀海以泝洄魚吹火漁船風疑軟沙而鷺立雨浥厚
插天叢笑鳥逆燈火漁船風疑軟沙而鷺立雨浥厚
莎而鷗眠偏地洞天巢鶴以遐峙萍花荇葉映瀲
鵜而海連至於龍宮蜃闕月窟才之石砥定
毘盧之閣嶸嶸郭賦鳴鳥大之喙陸象激千人之舌
物謂之而拔凡品人鍾之而為世傑非家倚之而治
忽古今由之以興滅傳諸圖經登在國牒瀕瀕潯潯
未遑暇以殫說也若稽使君於斯奚取哉契其大才
學志度是故語其才也如江之波東成瀲瀲西起峨

峨歷乎花宇啓碧蝶雪山之巖巖飛濤濺空之濱千
堆之沫繽滿墀地芳旋無底之遍械紫皇之寶宮倒
織女之銀河無遠不至跬步數州之域有車必載鴻
毛萬斛之舟咄咄嘻乎霹靂怒而迅驚電援援乎舞風
盤而飛龜蠶蛹四虎之歸王象見文犀清拂航而霧
溺入九壖之貢賦錦衣王會紛帆盾以冥肇濟天下
亏往來又豈伐於盈科小學也如江之瀾書名淮
東之院堂有富文之顏細察細縣梓潼銅刊六籍即
真百家周宅富鈴牛腰之軸勒助熊膽之丸口誦手
校左圖石井萬口於千載據尺几而一觀若乃擬

其志高淮江有潮突乎其豪瀉乎其遠萬流秋毫千
潔牛筍莫不障而東之以合同而來朝块圠初分即
稱其技萃汝決於決罷得而淵清懷子胥之孤忠與
伯若而為像固漢晉則大谷盛壤其并包方
其度決排江容宅混融衡截海內平
分域中際天圓於大同引重致遠通
其變於不息宜乎風漢太沖高以下基當
其無有之用潤而不流天下莫與汝爭功大抵陳
事之方有通有變故之收必密條其細者生乎
大如其大而不約忘華談之已泰故觀江之說則疑

其過奉審一之理乃識其非汰交助互益非人奚待
嘗試問於石磯察川勲之攸在是故符堅玩之而狼
戾江總攸之而頓沛壯從擊機之祖生奇貨燒舸之
黃蓋三國鼎峙代不乏賢晚代水無變於安危人無異其
利害其故何也 皇朝而始得其真宰也觀其
數千百年必乍興乍廢以人謀地利又無往係繫延延
發祥於始蒙六飛之首啟創業於成淡九重之斯屆
煌煌漢闕日照而月臨湯湯井關乾覆而坤載然後
華夷一統長通道於安流河漢九宵恒效靈於上界
而有如使君者又復沐浴恩波漸漬大順握提巡之

專節守信撫之若帶志業淡內聲名溢外尚亦防之
有法而備之無懶俾外者無窺而內者不怠息揚波
而清水怡溫人騁乎安流國淳並汗滅江晏然世永賴斯
進爵加祿發家流國淳並汗滅江晏然世永賴斯
名稱情乃無愧賦而飏之哉永永
哀孝賦

允明與太學生無錫華雲從龍友善雲母張夫人沒尤
明以逮不能往相其喪或能有以發章用夫人賢爲
少以紓雲之至痛亦友道可爲而雲之志曾雲示弭
林二尚書先生所爲誌銘及張都運與雲自述事狀
夫人賢節不勝舉其間備其孝事尤弘偉因撮叙大
概稍韻其詞以歸雲嘉歲其大者可模後來婦無徒
潛雲爾始雲外大父倫州太守時敏以子幼用夫人
館雲父太學君時年甫四歲夫人告時禎
請迎養勇姑乃白姑姑姑姑以子即時禎亦難之夫
人曰我得之也解飾而之行子竟於行子竟致之徙
而觀餉隆於婦德來而理賦修於家政於是舅姑夫
子宜於適而父厚安於逸又左右其孤弟弟已立既
歸其政趣徙其舅姑舅姑卒後先沒相時禎送
死佑常力及是倫州君已下葬家打服比在室曰身

始不有宇倫與其常也寧舅姑之沒哭不絕聲或絕
粒蓋一日而病見雲與如初之沒哭不絕聲或絕
嗚乎女婦恒多闇鈍又出無側教之究明理道通
達古事之功故自臨宦大家外及女子嫁者輒忘其
親時以歸寧飾後文而已貧則視舅姑若大賓不足以病知
得有如雲夫人之知識即知之處也或曰
知而免處者固有之或病於財不行以爲悅曰病於
財已耳存安得厚亡以絕無名大財不足以病知
與處而不知與處也者抑多矣不賢雲夫人得乎夫
人之事當獨二族倫宦教染以然固繇其性資凡其

事蓋本之以仁義之以知成之以勇是君子之三道
者其殆庶幾乎近之者歟邵先生曰若人者從從皆
義信矣夫然而總其德質孝也故題以哀孝
皇猶氣以降性亏無昭昧而必仁執二道異夫成形
亏可非孝而無親矣人既抱此淑禀亏又申之以高
慧靈荃桑其中秀亏而瑜之注鵬鏡宴倫之紛賾
以相奪亏曷不蓍修以無汩相生民之鴻訓亏女從
人而無專建剛柔之弘義亏坤必求往而歸乾惟寡
世之改度亏招靈脩使來賓既天命之不諒以晉蹇
亏晉敢悌天衷以人廢從移天於尊晉亏胡爾矢而

弗戮誠靈脩其往請亏來晉宇而承鎮尊啟誰我其
難之亏將繚繞而棗庭豈直行亏其通會揆穷拿於周行亏非典禮之必行髮余首以
撤飾亏資備宇而尊迎卓誠物而成誠亏愛居處以
胥寧止幹父蠱亏往帥婦經觀蓋于遯亏尊逸於旋
備連枝以不植亏印也歸政翻寒裘以從尊亏脩日
事之有定尊先後以懌恤亏以襄事無或不信以不
誠進頤父之繼恤亏服服與在室而同情云於禮者
之禮亏因心從宜以有興恤復終我槃喜亏我惆悔
幾滅亏思敦禮以忍生終靡支

記勝永號不粒性

於恒癖亏極瀘死以遐征何女婦之必孝亏何行孝
必禮也禮有弗周於天常亏夫何善以義起也已焉
哉彼賦之愚亏用爽天明或察而固亏行靡有方相
古淑媛亏交馳並船衰天性爲昧而必仁執二道異夫成形
姬亏皆事之儀匪女之程亏性之帆寧孝之至亏
引申長類匪定厥心亏幼曲其孤總友信亏百行
攸致一母之貞亏旅之鴻訓亏女從
赫禪皇極亏完命于　帝飾
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
初裁白紈白如霜君遊團扇月合光紈拭不滅何歸
龍胡交錯長縈綢繆輕揮昧散舒動閨浮不忍挂匡
床詎忍奏玉笛暗取笑無將歸大莱莫幔底揮鶯鶯

汗扇摇空思遠好涼何如贈中意勞羅轉薰勝君乃
滿不久秦月娶不住是翻
顏回回像贊賦
塵於是緬邈情羊綿邑脫
奄之歷則有細紋孔翠繡領
篁疑燕草之碧絲臉越漿之紅房環惑亏鞅亏使
魂迷補帳亏半張借喻麗於群芳茲萃芳而何益悲
落莫之不嚴猶瓊華而無息苦莫苦亏斷知心悼莫

悼亡賦同色撫幽棲兮淚盈巾傷四海兮無佳人便
為巫女終成夢便作姮娥有底親銀蠟九枝光綠沉
百和香香香香不歌光光光不減瑤瑟鼓殘兮湘水
咽紫簫吹斷兮黃泉裂雖今湜返少君丹腹使貌成
虎兒筆爭如歌出李延年傳道佳人難再得

二卷終

樂府

從軍行

腹刀帀首報君恩初事將軍出塞門回首家鄉無限
意秋風吹上五陵原

前緩聲歌

瑞川遵穆晏汾水從軒游玄上啓靈會道官亦交酬
蒼舍吹金支瓊笥奉絳帷靈宵度韻石子登引空誰
聖日麗萬舞祥吹振清球川后迎皓鋭波臣趨翠虬
湘姬偶瑤席巫女行巨卮天老陳文平年無時秋

董嬌嬈

京洛何迢迢紫衢通麗譙來參氏子不解意飄搖
強腕折高枝甲指攝宋條知佳殘日不愛彼環朝
何當華堂上麗唱歌此曲同君情不移芳與彫
吾將持贈子問是董嬌嬈

虛姬曲

虛姬貌似月復有伎如雲青絲覆綠額歌舞漢宮春
參差列畫上宛轉受恩頻君不見太祖曾殺擊清人
復留妙妓西陵東虛姬幸不為冤鬼為名嫁人花老
矣人生行迹自有時莫以遲速歎虛姬

邯鄲才人嫁爲婦
高下理有定分分須守
昔爲錦繡叢今爲作茅宇
遥夢植王宮盈盈出秋月

隴頭柳

隴頭多嘉樹君持作梁柱
哀哉北部麗日暮人聲哭
無因道千里城邑少行旅

隴山月

明月度隴山中天照胡漢十萬良家子嫖姚甲待旦
胡兒秋牧馬天子四朝臣亦有王明君猶抱怨寒雁歎

隴馬驅

驄馬紫游韁光抻照洛陽朝朝郎上林晚晚入關羌坊
無因道千里城邑少行旅

驄馬紫游韁光抻照洛陽朝朝郎上林晚晚入關羌坊
流水出隴頭白石亂高樹四海遠深淵原泉日夜注
不見人物景獨向東流去

隴頭

閒閒細雨紛征橋流水迴行人皆有淚施立非鄉關

柳枝

夾汴垂來千萬枝絲絲葉葉不相離意曹把青茅細細吹
紫泉宮外曉蟬和萬綠絲絲裁幾剪新入房簾春漸好爭禁人世別離多

樹猶如此我何堪髮髮殷勤為報郎氣不男若見女兒腰十五一小嫁跡只江津
陌家富貴人門前系駿馬春漸老美人思倚柳思人
白家貧流劍腰不把紅粧問舉眉行矣人憐又
妾一路都不管夜夜
當門只聞刷馬聲幽軍似連雲陣立觀武藝
里百年人說老平江
烏一首
烏烏爾來大園宿大園有菁粟飽食德天馬天馬在郊野
飢不思啄驚臨別自依依思君如林烏同宿不同飛

與君如林鳥聚還大離得夜乃共宿入明不同飛

古調

泰風

泰風傷時世歲往恐遲多感物起坐多念歌以永言

瀕商回秋氛風淫於商聲蜩咽鳥棲蟋蟀吟豈無憂次以歌遲傑　官形容氣亦有衰衣無作我蓋朝日將暉　昔之憂樂鮮騶薄游今之撫辰力弗及脩　五十無聞先師無畏無曰其遲其日如駛　皇皇遍代漫漫百年天之將卫無然爰爰

雜詩

巍巍大山高滄滄長河流人生百歲間有樂亦有憂

蔥蔥隴上柏朝華夕已休似人不少壯努力老大日似人不少壯努力老大日似息似息安此生須有成努力不在少老死終無名

滔滔川上水晨晨隨波東行行遂方客應歷山下道迫遂行場渡向日坐已馳無安白日暮秋思獨霜垂

日暮行復朝歲晚以彫中谷有蒲蕨好被以松柏葉喫以靈藥草

鳳凰執神符自道乃來儀抱仙姿俗士每慕之

枕系井指幼潔操為常性石喻雖雖深舍教書名何以喻懷思昔宵夢萬里乃通岐

翩翩飛鳥鳴雙雙遊廣澤安得不相從

沛沛江水流悠悠洛陽道

沈休文昌詩

其一

昔受皇帝命結此軒前安一從群列羽負笈參差

英元漫騰越皓素發為鄉縮紛辰起遥想清宵倘還施

但恐時日促華琚竟無聞乃知萬物貴於場當及時

其三

大鈞鼓鑄有黃祇劾成物流形隨風飄結性亦殊律
吾生託興貴恬虛化變交紛寬余方茹和克疏偏
所期非平康孰謂山之阻

其七

結髮屬偶何鮮少歡宴羊叔哀追滕王
明明內外祖公出鎮安知三紀後栖栖守檢
安知三紀後栖栖守檢

其四

蒼蛾楚湘視化降遠土豐稼后稷疏條邑周遍
九江桐崇議司徒奮庸作樂唐仁楨剡材器圖建崩毀風
洞洞爾淵在永言來有江源器絕類群宏圖奕葉承

卷二 一六

五子棄國家以閑在宗

其五

曾祖祀平王大侃以和此無健泯婚沒見聞
辟時庶朱黃領奔走恩聰德養晦衡門
洪源浚且溶大川乃雍生

其六

縣赫惟王父自天撫英休宗德頌建大旗邕墳丘
敷百祠清閒獻納襄王猷宏謀沿公居

年成務公鎮
潭興不憑 旬宣向閩州黃方猶虞岳懋綏騰許侯
懸車耳順歲高烈方弼彪

其七

公有高明居安老亦命小侯忠經河陵卬思至道
繁奕崇修不高弗休系光燿燿
憶踐那公昌乎與江宜淑導討

其八

先人倫百行爲仁乃其忠孝敷弘規
慈愛無等倫日月洞明睟容性天止性在三道兼師
母氏既聖善孝敬極寔嬰坤儀絕振古宜當仕姒期

卷三 一七

熙乳幃載聞春秋望翔馳

其九

七世矣仁里入棄通德門左敦篤本始自行郁華文
仁氏可見仁氏自出舉足宜徵存
摩跡府與白玉津從洌原何爲不文石車垢辱華先

其十

高陽受祥黍春日百步貫明堂辟雍大路
高會設華器芳泉細魚捌洛良時名士畢處門汎妍溆
紳杖日臨星曜時夕聚群公罷廢倦盡能賦
圖書總臨核琴瑟鏗在御崇議每徵今幽求競稽古

屈言蕭關馥雄辯激水慈觴詠富辛什絃吹陽情流
西園繼清夜何愁白日暮

其十一

泰否在幹運小大互來往童齡何倏忽使墮荏枉
焉知俯陝慶遊成陟岨即萬生皆有終逝化固不喪

其十二

大愛總弱喪意氣盡荒漠向木遂下俯中路履錯
零霰散翔榮朱光就淒薄辰運革滋運消易容落

其十三

人理有太合及茲辰來梵當星戶之川虹梁就
良人永始承遵綿昌圖啓後珍璩嘅山河指與予並
千春

其十四

執業樂公訓士節謹千祿力修貴潛德進達戒征逐
踰冤聞有司察業就甄錄校考既充賦膠序且飭育

其十五

人生有窮慘大化當極否倚感適三月凶割降重累
鉅痛深故創沈窕等墮海人生覆無天云胡不遄死

其十六

六極薦弱貧百罹萃凶孤素薄綜物懷坐爲鄙人圖
倉箱既涼度米鹽務錙銖自持樹桐姿埋沈向泥塗

其十七

讀禮況祥禪感哀沒往歌丘墳野哦狩志行窮琢磨
天人貫羅微昔今紛組維大道彌宇宙眇漠將如何

其十八

先人有尚拔遺我端居室幸無喪忘物宏協簡編集
皇王稽不訓子氏張萬術閉關斷來軼庶以究昕夕

其十九

學聚勤殖滅息將解紛結冤原或流衍溦泉共甘洌
榮條采碩果循晞屏衰顏欽欽榮明場夕月扳時附絕駕冗謝鹿轍

其二十

服膺從聖軌簡志尊前聞敦厄窮途高明抗浮雲
玄元極三古蹤通窮八垠孰能爲栖栖撿抑斥鷃群

其二十一

老聃貫知希莊周識齊物山淵故應平精象藏恍惚
因知在矢溺居然返實極安知臨牢家終爲祝宗繫

其二十二

昔在狀膝下樹頂種佳兒珠風已驗文基虎亦彰奇

所企自有立名位豈足期自從勝答弁頗隣逢百罹
握志壯窓餘鷹名僅鄉同逸足遠市肆永媿英賢規
其二十三
浮名雖或流風尚乃彌昭潔雕有風期恒厲終邈然
英游旣安不仲長統辰更不仲蚊蝱盤英泉
因知隨時義聖賢同軌
其二十四
我愛抱微操自擬猶游逵企蹕先哲民終羞絶躍於
追隨不越群胡足爲不同何爲湯湯世亦復此不容
羅罔兒君子先師嘗發矇平平王道闇鳥厲頡交攻

苟無反躬術何以禦諸兇皇仁卒全物莫高匪玄穹
其二十五
斯人各有尚沉潛與高明伊予獨坦蕩未解懷成嚢
旣不事狂狷安得逐中行所嗜不在此如鳶有通一平
泰嘗輸如飛時晦已千齡不知要其終得喪將焉徵
其二十六
同人貴郊野飄度木惡狹出入州閭間洁濁且參夾
無衰桑梓敬幸共枌榆洽鳥獸不可群非人其誰狎
其二十七
大儀靡停運百生苦淹息麗天星漢度附地蠢鳥疾
把策詣有司五往五見黜被褐懷寶無尚廬託將多役
錢刀壞心氣罷損百日力勿復言流塵豪白壁
其二十八
陳根託九泉存沒各異軌朱在弧頭微弗僅不殘
芃芃萬物中各得其所安時序更代謝柯條竟疏單
其二十九
疏單勿復追在抱思尚眞悠悠弘照大中亦雄任
如何務載洪行流復池沉孤和聖即長道經綿荆莽侵

焉能不踟躕日月牛以深
其三十
結軫惟在力鞍馬事所勤紛紜閒儉忽發鑪虛
望世紹前脩在彼濮上波濵史充九區
猶是鴻鵠羣一山留魚大若陸春囿榮一時敷
研愛古人言不成秖覺本所儲
其三十一
岐路紛百品二十尚捨衛沙象踐迹室寸尺
先師有遺架四十頭不盛永存無物貌短織弐
交衢紛總總大路遵有一皇皇孔氏柱聖愚乃同則
其三十二
萬理還東魯群空乃西來餘子勤仁塗憧憧何取材

學聚散穹壤白紛無遺哀熟然對今古至樂不自覺

其三十三

百代流宇宙升降成興衰興衰極變化忽已遴茲期

方策布群賢史册多名談各陶所任吾有師

其三十四

有師蒙賜當君子貴為已每求同若人力勇由知恥

周身飭百行建節慶細德未足論大節敢推虧丈夫生所期恒存在後死

其三十五

明王方御寓世才乃微庸禮樂建皇極風猷歸大中

亭育茂登殊繁名教光顯平高百有位道術何終窮

其三十六

仲生能樂志處性善養恣任總勿關道林胡偃仰

名都面南山池中出蓮房含瓊蕤日弘敞

水陸窮羅珍飲饌兼時陳鄉里仕女迨二康游童列彌衢

畢牲牷色中廟宗祖功貴

其三十七

素履經世懷學仕未先副終然拙納隆株木腎久困

東海本君宅太湖標為前龍宮多寶藥洞穴鑿禹編

築舍且崇嶼高甍緣秀林茅茨絕無飾蓬蒿翳綢晨暉丹崖龍夕陰

入坐交飛英當窓語幽禽山人適云覩寫性將治琴

郊居賦既就日涉亦可尋衡門無俗客時乾桑麻長方深

未必談名理秋蟲已寒禁

其三十九

歷檢樊石扉堙中門周前庭廣場後宇環澄流

微淪帶山趾半覆花竹因守貧且游浴高陰終日休

豈必商丘開點爾聊同游

其四十

清晨風候收引策出郊郭言旋值貴交遠疇循溝泉沃若

白雲被堂柴飛鴻滄洲幽谷泯曉思紫析寒會神逾廓

命俦豈已蒙孤穹寂無儔

其四十一

雅尚窮閑寂曲躬守靜密能賦道觀多歷年

終南半高步日夕望九重無地太行非有天

岱宗日夕浴百泉漫漫流夕拂匡廬煙

洪河泰裂壞橫江秋勁弦因過洞庭水白櫂瀟湘船

東海本君宅太湖標為前龍宮多寶藥洞穴鑿禹編

靈期似當值旦暮相付傳

其四十二

驅車出衡門薄游覽九州東征碣瀛海西陟升崑丘
冠巾佽華蓮襟帶江河源臨高頤章玄趾裁貢禹王畴
汎觀山海圖遊尋神宮府穴幽八紘何所極撮土此可求

其四十三

璇穹積重霄迴運不停寒暑神燭望舒循九行
三垣列君臣萬緯流物形河洪宅時四時各財成
靈憲炳乾文至精有吾徵

其四十四

萬齡同一域千哲共此契遥遥開師友文室內
行止無討論音閣時虧世百歲其益故宜大

其四十五

遥賢詠懷盛德重應飲四海三改居垂春後先深
年位非所限有沒成殊名淵玄泗味餐綠瑞華音
懷哉以月邁悵世路甲禁

其四十六

仲尼欲無言六籍終亦墜抽春敷有喙隨風嘯
齊客坐清晏文昌時有成左生泪朝服莊周鷹風翔
二漢隆髦骨六代繁丹青不載統其全周後惟唐盛
山鷄且自愛蠅辯方營營

其四十七

安得仗用行時舍乃含章上業豈空言斯世存維綱
脩政用熙載柱禮爲周防作養蕃卯胎爰處謝蕭稂
文思翊無爲樂帷廟布濩化不停寒暑神燭望舒循九行
褐襟裘短簡可布亦可藏三垣列君臣萬緯流物形河洪宅時四時各財成
靈憲炳乾文至精有吾徵

其四十八

至道極心性域外有真覺眸生在閒脩瞽辯豈喧較
萬變終不繆吾自了斌樂

其四十九

鳳鳥不世見四海以德稱虎豹伏深山雄驚乃馳名
日月迴經天夕伏亦沈冥以茲日趾待成功誰不仰其明

所以孔仲尼君子疾無聲曉予聚滋留閉戶乃浮名
高卑共彰徹迴遠均一鳴惟憂邦必聞求之無其情

六籍統宇宙七緯鍵大人百子錯田畴萬家騰煙雲
眇眇予日接泳治如淵鱗宴寢日思道桑發時搞文
紛綸向一貫光彩摩三辰向來記性言寂寞難重陳
至樂終百年與爾同埃塵

金蘭操二首

根津魏公爵家舊藏
第壹零參號
公爵家藏書之印
保定政題二零零號

哲友閣藏書類聚
本學術研究用
胡文澍

金蘭之猗猗兮寫我心以貽兮聊與子同歸兮
兩公閒閒兮貽我金蘭兮金蘭也且閒閒也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僕本拙於生理緣于時名兩年之間三謁京國游趣既勘
風埃黔劬中有二疎和樂之情陶詩夜燈獨酌讀其飲酒
二十篇不勝悵慨猶復倣而和之

昔者病斯世庸人當揆之以物安大化若似垂裳時
衰衰元化中吾生託於斯亭逝三十年今辰聊寡疑
願言戒迷塗靈處亦有持
明時耻韞玉抱策下丘山所獻幾何許腐義數千言

有司繩跼録一出踰十年身性無一補何物期自傳
士生三代後千名本其情所歎少可知科版猶空名
二者齊古之何以爲此生幸長存得失何復驚
陶公但飲酒千載名自成
大鯤本淵潛化形亦天飛假尚緣龜鼈二物均爲悲
日月逸安度鳥窠各有依天地會有終脩短同一歸
園田苟可治不懷安居
長愧先師言憂貧不憂道不仕胡爲安
自從强年來頗不惠衰惱前途倘能保濃然無得喪
吾是如轉蓬遇風無停時節候非人三歲凡五出
別離復在茲行止豈有準誰爲我稽疑

不若巢中禽乃免霜霰欺天運實爲爾遇寒任所之
嘗喜陳圖南託世在夢境亦有阮步兵六旬且一醒
神解與辟世此意在各領汨汨槽醨間少復此寘頵
衰哉羊皮人方彼媚虎炳
四十不擬老老狀日已在飲量復減昔三飲已復醉
詩來亦信口甲乙煩排次遮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
所恨每自喪長失木然味
所乏百畝田亦須五畝宅僅足食少給躬何復世上跡
一身自窮主一日足抵百知我不暫舍舉眼天日白
默然便歸化亦復何足惜

安世至此日世紛亦已經淮周不畏煩爲人校虧成
五岳屹常居四序乃遑更做了爲之奴箕子出門庭
誰能外闔闢妄動機鳴窓白西郊蕩蕩間文情
然燭能爲月抵妄謂爲風予有造化能身在造化中
順時以逝用天人乃相通如何負折鼎而欲求張弓
心在道不謀末豈物物至不可得文成負肝漢武知復哉
青天恒尚高欲上不容容
狂念如推瀾洒天不容容生此弊其端亦復幾喪國
吾有升天方難言其妙
仙人滿瑤京處處相迎將揚手中
下商有遺言學而優則仕學既非爲人仕復寧爲己
人生若無蒙終世無鴻荒

別意寅

駿駿饑二毛行行入四紀馬逸知可亟風回楫須止
爾無操御中頗覆何所恃
二儀不容發鴻生保貞物信難抗高峰慘慨慨爲過秦
揚子本清靜其君或庸愚予已絕一時衰歲過其勤
因知紜紜心與天地開何物如我貴行大道無迷津
提壺掛舟傍還數流沫中何必築室計巢許今古皆斯人

秋懷

時運無長泰清商多悲音一何苦壯士有遠心
蕭蕭風寓亂忽忽高木陰古記之千霜林

浔陽有餘波湖岸偏能尋

已巳閏九月十三夜夢中爲浔陽有餘波湖岸偏能尋
春觀入西山西名重百劫流結幽賞蟲鳥弄餘悅
花氣韻蒼滄桐扉落霏雪犬和鷄聲雜在耶自雲絕
心在道不謀末豈物物至不可得文成負肝漢武知復哉
青天恒尚高欲上不容容
春日路田叔文仁
春風入芳宇吹出枕簟香累旬無酬顏然倚東牀
仙人滿瑤京處處相迎將揚手中說大鴻高振翮虞虞唐

長河堅氷至北風吹衣涼戶庭不可出送守上河梁
握手三數語禮不及盧觴前軫有征夫同行意吳鄉
人生豈有定日月亦代明毛裘忽中卷先風欲飛翔
南北各轉首登途勿徊徨

夢作川山獨行

不念白日暮宿宵有餘山溪仟徐入不必有昔儔
石深長寫韻風林時吹條羅躡鮮鱗潭月
山空夜深靜魑鬼時出遊手刃斬妖魁能長城關

擬傷亂

楚氣望方惡會戰謨未諸時紛紛多閑泰纔良可哀

卷三 二十

三精寒侵霧暘雨更為災巴蜀風塵暝關河士馬來
洪流成阡陌津梁幾顛覆昔無眠戈擐慷慨繫戚才
夏屋既漂摧郊壘多崩隤積穀可相連松栢亦已摧
天王下詔卹仁虎九域間庶幾赴赴客猶上黃金臺

代江南水災謠

天皇不出宮地后不下堂九州人命在大河水淋漓九州人
死無萬數新絕靈冷無梁炎炎那得救與泰遽如許
推龍虎挽龍舟汝不應吾吾請九公來解前汝

九愍 九首

水詩

庚午敗吳越閭民瘼作九愍
溪毛間芹鮮芳殊吳儂恒食餓嘉蔌今年大饑百穀
無百年儲奈何膠鬲敖昏暮道路一尺強安得不托與餓
大麥青青川大水滔滔流水不收良田萬頃盡洪
餓無餓館甲自如不知外如門何
悽梳宅摧頹舊崩流盪盡不得蓄庶衛第席通流
平通流平慕鴟鴞鴟鴞伯勞鳥懷有泉
饑亡溺亡五成降之疫亡數雜生厲階今帝

卷三 二十一

怒今帝怒平為兒厲階人安富貴
有田人賣兒賣兒還有答與巾服妻子牽出
窓中出門呼兒啼滿道兒死
胥已無欲分何汝不善分越奪
郊逃舍郊多化作空閭多狐兎
舊田不耕猶征逋新田不除農來為兵強執
受強執受絕錢貨國無聖貞何用
官閑嘶空抽民米富人剝貧人死安哉上牧尒勞
只亦勞只荒政難乎吾民咨嗟

雨漫天兮天不得兒水漫地兮地不得陵眾人不粒
兮桑田變神仙老死佛入滅伯禹乘龍仲尼乘箕出
入極兮昵澤涉而不即公無渡河兮公既渡婦逐狂
夫與子偕溺青山招招兮足蛟蛇蚣蟉萬物錯亂厥
初天一兮生水洪化兮天地兮爲終始

沈懽

燭龍奔天衢不照兮下人陽貧盜玉弓仲尼糧絶陳
筆絶春秋成乘桴泛洪淵莫食洞羅魚腸中有靈均
青天上無路黃泉下無門漫漫長夜中蒿古齊一塵

小山不妨宦中隱從征周無論車馬色奉共禽魚悅
風泉夕韻夏霜月冬溫潔醒醉齊一慄心賞方茲結
寫後物理部送安用謝官成韻分得濁字

季冬雪始降竹帛通歲功君子良燕會時樂總延擢
揮遒藥賓禮容奏邕雅蘭薰充室松顏齊卓犖
避覽萬物昭無復見愆濁微言共一貫所尚在綿邈

召父歌送朱版曹升之守延平

西北有高山東南有大海生我延平民居中百千載
遠在天南頭去聖人萬里欲得無留客穢賴賢守
賓聖人念遠人賜我慈父母輟其股肱佐來爲赤

子乳我望朱夫子如望漢召父不召父善治田從橫正縱亂如絲鉏艾耦耕并牛犁杭稌等田功多方理要領在
水利廣開溝門閘處處廣灌溉均水作約束刺石防
決汜勑衆走阡陌止各即野次召父善教人須訓從
幼艾孝弟正家族勤謹不逸豫迹公事和孫於
社火有禀特秀異使結拾業帶佩入學共絃誦學者壯
而仕召父善卑財民產加豐大召父善聽訟無情不
諠喙饑渴召父食寒裸召父被召父善使人隨時各
分代召父善事神水旱不爲隔人口歲增倍訟盜悉

袁止召父去已久衙良風猶在惟有宋夫子共與召
父似凡此召父善宋夫子其與召父卓犖
候伺凡此召父事于今並有賴一一述施行惠我起
我德上戴 天子忠夫子孝母道百姓曰
召父妃 天子忠夫子孝母道入拜願爲公孫貴名與

古調

鳳駕遵皇邑

鳳駕遵皇邑送胡侯也侯宰吳而循將述京師民願其陽明而懼其不來乃述古送之凡二篇

鳳駕遵皇邑　職朝于　天子開命臣宰吳民淳幸成　於是交懷乃述古送之凡二篇

鳳駕遵皇邑奏計　天子開命臣宰吳民淳幸成治君子閣禮教細人勸耘耔溝洫徙境亦幸免頻隣歲月可少假當輔將為肥臣政報不敢　大君金鑒我

鳳駕遵皇邑公去我心悲京吏明月程父母何時歸所慮　大君留是儀將暐依賢人在高位庶績用咸熙子產往作相嗣之來者誰　大君一內外留遣皆賢才

悠詩

繁中間衰秋萬物無一軟后稷苦望歲仲尼唱猗蘭吏有慈能西崖有鳷鵲文王偕明操極古無人彈

京館登樓眺遠

登樓眺遠際通衢城東阿都市無曠壞萬室交鱗羅花鳥不見妍鳴輪日衝過衢喧萬方百嘈雜絲吹和

貧皇皇幸運仲宣憂獨多吳邦那可見不樂將如何

舟行汶上薄暮看月作

璇蓋空青飛鴻沒蒼波川原迥夷曠眺睞木婆娑廣路斷浮秋旅飢潛幽心跡近作志行萬里雁坊墜苟無忠惠持郤能勞不厭

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

秉策志深月範絲及班艾拜寵北闕下寄命南蠻外霜被將踰水虛舟循寒瀨越鄉慚古節事業懍先城別公存社稷雅尚幸終會余幸如志承與劉梁言志符合一丘沈結廬三麻擬投簪晚陰荅蒼寵亦鑑慎無

昧

五十服官政

五十服官政效白公六十方熟仕七十乃致政古今固一致吾年五十五始受一縣寄七里劇彈丸亦有社稷置風懷同劉君後漢劉梁今此幸詎志所憂卹本知時彫虞易躋秩應盡素衷玄鬢不可惜一語石湖水漁舟早相伺

夢游

航蓴綠曲谿峽深谿轉幽澄靚水氣甘蔬蒼木蔭稠空舸孤持檝愈入世彌遲步屧窮堅荄秩此適余冊

蟲鳥元共性非契我何求

子行物已隔極境念欲至獨有仙巢子被髮跣雲內
栖巖玩頹陽流谷繞清明須臾始云觀何我九千歲
海中多眞人徒不值琅霄有飈輪甲夜以爲會

讀余侍御讀書山記詠其間二三處

明崇

林鑠姬后締玆合宮神明修修王風降及後王
以奉土木彼嘗干朔形修實驗今我遊瞻徧拜文武
念茲草木且附聖土有赫我　后三登五咸臣願師
周唯　后用勗

絶頂五

乾君冠峻嶽承級通明宮星娥級琪棟雲霧彌璇墉
攝齊入金門升階閱大容俯躬覽八表神力識聖封
西北拱　王室丹虬駕

日觀

我昔聞日觀想像當雄戚君今登日觀步從日邊來
君言日觀高踞山之東左有天門右有絶岸從中突
起一片石不知千丈萬丈上優游空閒扶桑傍東
面坐但見東方無際畔盡在莽蒼洛莊間上不辨穹
蒼下不分人寰八極總一景誰知別華巒忽聞天鷄

鳴一聲恍惚紅光射破青冥蟠宮煅火齊球爲太
陽丸沂波溢溢坡陀鼓舞三山衛霞從風
紛爛煇五彩飾亂多朱旄龍車不須輟駿鳥不須輸
蒼迅升天闕游大循分循天環周闕六合天覆地毋
萬物出作成又安見之此乃知此亘古不息正天
紀蒼生仰照宣重光龍蛇之日此始

方烈婦詞

芙蕖託藕根抱折芙蕖萎維劍出土中雌劍飛相隨
桐城有女嫗嫁事方家鄰貞心兩松柏信誓雙鴛鴦
方郎中路阻女姚治其喪明朝郎入土何事亡不亡

龍山中早行

晉有十大絲王質伐薪化一夜寒霧冷朝梧惠亦謝
煌煌雙白璧合抱山岡宛宛丁香爲人挈三綱
旌旗下萬乘雲雨從九原多雜鬼試問方家婦

嵩陽山中早行

磻磵左山影猿啾石山腰路浮雲若中道前方行逢
朝雲山腰生我在雲中行只恐雲散我飛上白玉京
世塵遠已隔天鷄猶未鳴須臾微風發東極金烏升
高亭

嵩陽山中綠野亭六誰搆此者柱下有遺風

告與韓忠獻同升事仁宗抗節匡王度寒歲榮霜松
卢然返薛蘿考船泊泉亭此中孫子聯翼翔邦人亦欽崇
出處踰於宅春日均帝衷

贈倫解元 二首

佳人出有國陰在於婺子有兒名文忠以白持
茂年事義獻解脫婦師君子聘好逑任姒共風期
關關雎鳩化門海內知

珠玉 出世兒者愛輝光雲漢館路回衆夫仰文章
煌煌錦綉段願為衣與裳醴泉消渴心嘉禾望充腸
亭亭梧桐樹可以棲鳳凰
明王觀大宇百福日富來車書上皇邑八表無遲回
與子遵原野携手乃徘徊君行蹈大路日以寫予懷

贈于韜林 四

先公昔卷懷文禮門雄篇累貢還存亡被光燄
吾兒紹通籍重得聯英聲頑鄙當其中俯仰慚祖孫
夫子篤風義眷然批好敦昨旅同北都今來共南濱
爾允有寒談化理同一玄矯人與真井無為帝力全

英哲產自艱分氣動化元縕矩用必莊天球質本
温藏蓄在王府珍重不可捫誰令寘海隅混揉珠貝
孫蘭風滌塵腥桐嶺澄蠻喧遷來親海居高寄城西
吃哉胡得喪可惡爾畜羽毛有幸禍天所怒得喪天所

雞黍詞

陸中有群雞主人賦之黍鶏鳴偶於此有遺秬
遥夢無沽沽欣晤雅抱抱雞主人何欤笑謂蠢何足語

主人唯至公但使閨闥出市即郊隰浸凉木石寨衙從吟
讀施靖政元　詔書并閭邸報臣敬作詩一
首
宮車昔晏駕　親賢　元后上聖媲神龍
潛廬汎來乾承　天治　皇猷建冲年阿辞迎代來
疑命君清玄　皇猷一日周九埏不盈寔
解赫曦清晏蠻除兇乃拜虎狻猊狂童建擊寔走鬼
魁好問廣詢延忠治熙願湘從善坂流聞聲咨朝至
昊　萬幾無停　宜泰否一召復乾坤隨軫旋昔昌堯
舜來神化無此前縣休哉百王　九廟光輝嫣　天
卷四　七
禄永無疆　祀治終始今臣時屬先驅三靈赫臨盛
過洞
紆迴谷岩開平軽石亥倒鑿兒烈縣遂雾光景高下滋
周覽總一天纖埃為交犯
溧水官舍
皇州未衰麗倅府亦多暇高木倚重蓋門石砥根下
鴈犬寂不聞明窓晃低涅偏奏不絃琴山横無筆架
流雲過簷牖斜照滋書巖君岡同此寓未若
出高淳縣望寧塔
卷四　八

悶寤夢鄧大誰向和日益寧空空可時來坐鄧
仰見翔鳳意賦李陵詩願為王裁頌
鵠音公木
歸命禮吳乾動笑宴三清貞功侯宸官得紙金門卿
碧牋回赤心法步凌雲京八峯古洞洞蔵別曾城
獨馳丹元史直晶太虛紫皇已傳命仙鴛垂雲征
翻翻三綸衣上下相承迎朋衙咫迪分矜羽欲上升
安得如凡飛海留恍惚
卷四
始知精賢師可以徹上誠
夏日林間
空林坐逐暑松蓋散炎日重陰集宗氣淨吹颺亦及
幽翁時度語遥相沉清忍厠人列僊紫稚子來共食
援琴弄山海顛復似加邊牛羊下前山白入後簷息
余亦杖策迴今辰茲已夕
汎用孫郡西諸山作
西蔵有谷汎川舉絢長雷結岡出閶門日華浮羽蓋
雲中漾雨響方音九州會青幹迅如洲流運北城遶
流水波鴨連飛夾隈起叫鶯吟芳樹底鳥舞落沙
際叶柳坂少依依花淑始綠綠透度重額宛
蒙脅欣謂勝域今思證俗累解歸
玄瀨鳴鈎渡水開春陽日遲思川遊翔詎可樂來往
日月代
細公四首
青陽肇物概被見日昌林苔不寒雪未至
高原有松柏亦茂冬嚴下文參事
惟望多麥禾麥禾可全歲
春日欣載陽嬰風霏暉蒙玄雲何前非澤夜猶衡穹
扶陽秉光叔元化潛開通
卷四
尚樓臨迥院舒日喬林端天竹含清忍厠人列僊紫稚子來共食
山中有禽書竹簡領石田我欲往求之試尋古道觀
惟愁雲復合鬱鬱令人還
風皇梁德文和劉孝綽謝朓集出閶門日華浮羽蓋
雲中漾有宇沿流波遶城遶
錢塘蘇小小妾本錢塘居嫁得阿侯君作
頗山左右侍閭風上下飄東隅不如宋侯一相邀

危陽既驕臭衰森復傷秋夏驕衆夫病秋傷田峻憂
少壯日頹暫人乘百秋愁萬物蒙化成聖賢並有謀
栖栖非爲佞駕言我馬求

偶述情事

投弁歸柴荆時晦企遠役以客游層亦遂植賞
素履恭已定空法獨結想白首安七心無論三衰
和亦氣謂爲足問直杜遠修柰束髮倫鈎校既非尚物
理不奚銖答應翔絕當

爲張孝廉題留牧圖送吳邑楊明府

東京崩廉燿風流追當修時子牧淮甸解簪振清模
介石似滅頂千載不數夫安知後代士裂眥韜明珠
邑邑場大子抱琴來吳盛水留食潔戶兒言卽孤
處延泰箭韶鳳鳳鳴宸都盛德井清風揮前驅
復願寫縣壁昔彼新共圖

夢唐寅徐禎卿

唐生白虹實制砥風摩砂一河紀不徒魯野遂戢麟
徐子十載一周遂計務精結迹方魏漢北學中雖
群伊余寺初質温故以知新誰出不由戶乳別情還
均濁世二三子厭棄猶爲人相逢靡幽明隔境豈不
嘗茲塗無爾我相泯等一真昔亦念張猶能逐冥

塵

賦得君馬黃送崔林才伯

君馬黃臣馬騅驊以驟馬來何遲曬馬暮折軸驥馬
不失馳天閑衛龍馭終不到瑤池

又絕句二首

閶門車馬出楊柳綠依依龍樓清夢起開閣待君歸
江山司馬筆民物杜陵吟他年黃閣老便是此時心

詩四首

平見古今士遯世不顧一辭志高鴈之矰或有知罔
所荅徒貧胸旌鳴呼淵岳臣之際哉

盈盈高樓女粲粲紅粉粧窗海明月容華象朱欄
裳丹脣激清謳新聲繞飛梁一衣
者驚若神觀首仰睇光
名都多秀髦 不
行行萬夫望 仰
居擁 好迭高堂宴
珠玉含澤州妖女 容
門誇紛紛客悅已日暮 多宿 冶市
顧顧阿山高湛湛山下水昂昂千丈松磨磨白鞏委
有成就伏丁有兒雛倘

蒼黃顧曾
首與君子別別雲正霏惠音阻良覿歎息雖炎成
徊悶懷展昔風雨淒淒磊磊井上松秋菊晚相依
修德時候之是而迅若飛
懷知詩
卧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爲一詩少
長隱顯之近在沒皆止所計秖以心腑之
真凡十有八人共詩二十九首
同老十八
顧明府榮夫　錢太常元抑
第四　一三
王文學履吉二首　葛隱君汝敬
湯徵君文學　謝處士元和
長句兼簡允師　允白御聘之
朱提刑升之　張參大天賦
往哲八人
吳定公　王文恪公
韓尚書貫道　沈同先生
本郡使君南海林公
陸冢宰　朱考廉性甫

顧明府榮夫
錦山燕市每依依此日離抛入洛衣家近鄴林公
隱門知彭澤令初聞官舍種秔稻笑無車武
我稀之客漫浪池水好綠荷生一方磯
倪太常元抑
入室芝蘭始見君知欵門今留烟雪本白宴黃
鶴城市安能駐門巷少喧報道湖秋水碧
沄沄相思只借中天月今把清樽向地分
王文學履吉二首
七十看花眼不明何期重睹漢衣冠照裝顛河清可道遭逢
易鴈徐行會合難重結陵臺三畝宅龍珠抱媚
江山欲留光彩動心看修竹不曾彫
我居壓陌千塗裏鄰舍臨江數仞樓名海得珠還合浦買生違漢
室知王粲重到應同登高賦空懷未
盡投壺興未闌滿不堪多客已歡
韓尚書貫道
獨承華緒報芳原想見先公氣象新開口只傳前輩
事存心不共此時人城中紫陌塵無數門外青山是
主賓相視一逢埃士誰識誰言取廣陵資
湯徵君文守

舞勺歌詩把袂傷白頭倘換黃鳥頭深憐武庫空
寶劒湊名宗獨綴旒擊壤舍君誰作伴看山無我不
成遊酣歌對白襄陽咄嗟掌上隋珠國已收

謝處士元仁

薰茗清淺午夜客等等排山又飛來應隣大日來多
日即見千迴似一則擬院定酬千祐志蘭庭休起卜
商衰紅芳落盡青青在始信松筠是德材

表弟蔣煒允晦

風雨非空坐燭闌分襟兩見歲華殘蘭條臨路江湖
闊雁宇寒宵夢裡寬君去謝風流吾子在武功中外老
不向滄浪共釣竿

卷四　一三

夫羅慷君句君應笑不知施作御鴨之吳曹

行藏蹤迹只空羊一種神襟倘我形清角猶悲鳴晉
郭黃鍾力挽回虞卿山澤夫尼在數紫府龍歸雪
水靈明日喜來淚盈把南溟心語到東溟

朱提刑升之 楚州

渚清漂泊合江關帝遂來流更不移是獨於篁能晚
節共拋簪級向明時頻叨棨戟鳥同群益汹終亦雁
滋勇有矢弗命卒隊茲恐　公歸在蒙復佳函丈三
性離懷悵逢人說桑梓只如黃卷對光儀

張秀才天賦 惠州

文征屢北遊空南雲錦才堆織女愁宗廟豈能明璉
舍蛟龍來許士泥余襟則天合騰膠投漆光彩神驚玉
枉函不見書來請書序相望渾欲淚縱橫

吳文定公

穆穆文定淵源自在瓜瓞門墻聚髦俊伊余小子
欽承在風猶雲路拜泥塗俯仰　詞林愜閱息茅
廬扣戶請益拱肅趨階教卜勤庵甘耽寂勤尊歌爾實
稽顙辭歸餘　還曹能仁俾書　皇綸山房接夕惠
檄同津永言風好儻念前聞虛席祇受充然萬珍
公著後先三四及門一聘自當別口終身望之如日
就之如雲大雅既登悼賓徒紛

卷四　一四

鼎甫文格有成孤卓勁空鄉博約兼資片語必法
十復皆知中心合溢溟自流
威公薦以升黃閣有職援呼曰三章掾設百堵予來
肯鼎治員德　邦作封史來相子總詞臣家君車迎
館奉力襄懷報宰公疾衆公孔逐成修詞莫頌公聞
斯愠命我專統謂守載爲同群益汹終亦雁宅公愷
滋勇有矢弗命卒隊茲恐　公歸在蒙復佳函丈三
憂泰如揚休彌暢湖山與高風遠下上嗟予懦與弗

從以往中星載回遠矣几杖梁木既壞吾將安放
韓尚書挽詞
司徒震殷門沙異照執不敘任柱僊龍頑蒙逖以卑
霄鵬正溟訊之招之令之曰前旭日垂熙温誨孔殷
昔我公改下管陽知公千齡扳立序岸範之德
行訓之典著古道世用將独游物表詩書蓋亦靡不
詳曰商周器必成用先公曰於乎前德不忘　乃共
之食乃勗之昌嚴恪靡寧宛在方策
必實一名弗虛有斯以詒
沈周先生　卷四　十七
有華東陽煒于吳門古有道者處市玄不孰爲先生
秀降二辰智集萬宦手掬五穀九淵注眼千鼎療芬
鶴跱雪迸抗白鳳摩　維予二十式見江如親公自
髮偏于夕昕尚恂父子視猶孝尸深陽員援推勸
勤謂予良史左丘馬班如迹謂終當于泥以辛歲午　今陟暮矣公猶
歸然于何不祝自遐不四一社不復追悼空音益念
半生我思古人
木郡使君南海林公
昌哉我牧百夫之特洞蕭琴平丕四渤經庵儲學
智囊新城錦刀一振白俄以乾吳材總升胡特我邻
載笑載言載詠以繹有作斯屬慚孤善述宴留靈逝
奚贖身百九京有知有覺
陸參
陸繕平生交也日公初實兄弟翔泳殊能
達聚別仁名後公於千前德不忘　乃共
勗哉進修驟然名　公績平
寇尚光銘紀前聚沈史風約　公常武爰均四
海連用地隔穗山嫌展宵淵交門恍若越世　恩遠
公被不才余棄聚散忽再歲　卷四　十八
何暐丹誠寸積悠悠兩在天吳書掠鬢波夕沸苦苦
大恕竟今何寄
朱存理性甫
秀矣孝廉名駒在谷門生清水白石少游諸老
孤鴻春木千家日亂愁絲風度度朱絃漢曲
群公吊悠悠庶幾後生更仰前修顏然順化
行閭流陰修年實是亦可世矣莫彼績
來英日高風流絕目前修矣子勤哉
堆翁隱服緊我與君冕旒相送今我視泉如君我曬
餘霜猶幾二缺不足

賀尔多斧斫矣明朱崑江連璧嶧陽雙梧子山故後
遺風來如寒泉冬潔蒹竹秋雕積首娟學魏儁君幼
寄閨房鈎作箴以須少之令恰抱裘噴系
投玉指環以青貧法約名曰清淡安對日坐仙區
愛我纴篤衆我亦徐悵其逝矣永叶

挽歌詩

清虛出閶門丹旗何飄揚人新鬼即幽壙
潮堶旗中趨知音風所敦坳朝亦閒噬相笑言
日月容流轉幽明已異門

一七

儻徒送自返婦子亦一喧君獨長廿眠不知悲與欣
由兹千無垠萬秋如一昏生宿殺宵草純山海微魂
游魂不復貴所愆行鈴存

寶劍篇

我有三尺劍自許倚天雄不敢輕開封
無人管鄧行決山頂神鳥碧水蒼芙蓉
家雞未識割烹蛟豈識武揄揚郭代公
高歌撫匣卧欲哭千阿翁

黃金篇

紫霧煙虛談青梁帶圍變在鎔未云下躍冶鉅其宜
能固大鈞體伏型韜神奇何當鍊妖血荒夷
鴻祕已出柙煦用吾未知疲市俾礎斧交易方紛披

八詠

禁省

彤華耀芝宮利加含綸出紫闥五雲蔚五色瑞表雙鵷峯
千門洞陰陰天光自明決奏奐廻旋肅肅羽旗列
仙部忽然奏鳥獸感恩兒集士下陛升書出金闕

宅戍

西北羽書急羽夜渡滹水上將受鉞出壯士把弓起

一三

天下如指掌四海悉地理段氣入匈奴萬里地色紫
烟戈日月明鼓角動山鬼中作百戰身當擬一日死

田家

溪流浸籬落日夕雞來交午隄禽時相呼
稚子候門立婦姑採菜歸竹深煙火暗雨足桑麻肥
老妻梳少女相與語田蠶懷蘇日日出盡力南山陲

漁釣

幸非城市住不含煙波宅白鳥肥金沙蒼蒻綠黃石
涼陰木澗青平遠水天碧梁寒魚盡落稻晚蟹猶瘦
脩綸倘等閑收笠蓋襏襫沾酒自易醉楓根忽終夕

禪林

泥洹金爲地祇園寶作坊蓮犯兩足尊天龍德萬上
燈存千歲碳鑛騰百種香粉合坐茲勞屈曲蜂聯房
又如拘陀菜處處酌涼漿暫拔蹤已空弘慈不可量

宮觀

青霞抱琳館蘿陰絡深還繞煙沿煖鶴立天壇淨
微香拂幽洞欲覓風不定雲房近縣簷晝日鎖虎靜
琪殿臨高臺朔閒落瑤磨徘除步周匝偏扣無人應

俠少

三游本豪氏七貴元驕惰腰間血匕燦頭上金丸過
艷妓掌列僊鬟章臺承嚲馬高樓沸歌鍾王侯日盈座
殺人不須仇明眸皓齒破郭氏族盡滅銅山死猶餓

宮闈

十五事君王三十色未衰醜條空近午鴉噪不集蝶
昔慚鴛鴦沉今免呼韓挾天天東鄰子看星誦桃葉
望黃圖橫雲流紫渦渭橋金微幾千里一夜去來夢

太行歌

上客毕論客聽侯歌太行太行摩天歲從先公騎馬出晉陽
遥衝摩上足忽上天中央但聞風雷聲不見日月光
猰㺄兎鏡鳥蹲虎豹嗥榛榛欲塡川石初景濛林霏扶藤循石坂楊柳共依依

重心多豁慄壯氣已飛揚自來江南郡佳麗稱吾鄉
邊哉雄家觀繡牖不可忘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

金臺

東南指滹河西北望燕臺召公上輔周文侯方用賢
子丹養千客不惜如黃金昭王禮郭生崇臺懸黃金
齊方入駒和梁邦來鼎峙從來燕好士猶國尚功勳

漂母祠

于胥逢擊絮遂爲韓處人淮陰過漂母終亦去亡秦
豪傑興蝉蜕萬年共一塵清湘映古廟月明空沄沄
安能閉市上復問衰王孫

題隱士山居

志士果藏隱勝境合中間寒雲討幽牖息鳥訪構深山
青蘿蔽門宅徑險鳥迹稀度几時衡素絲彈出郭使無累何如
天山一代雪北風吹白狼玕
慈胡抽黃花不知名何多
馬知北海旭尚有入北海旭
家藏馬遂春山有綠大幅

淑候婚川石初景濛林霏扶藤循石坂楊柳共依依

朱絃卧行樵隨徃抱希微撫論遐尚實緣在道無
戴文進松崖
陰崖西山脉横目千峰松中有落澗逕怒瀉數白龍
長年不聞塵俗音欲尋徃路迷久矣蒼叮嚀照紅
此域萬物皆幻了無安公
劉伯堅山水
何年楮先生結此太古骨飛龍蜕成囫餘甲裹枸槃
神根發生理元氣日勃勃彭城已廿載此骨長不沒
題畫二首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窗鶴林薄中一區宅無鄰
楊子坐清靜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
共二
季冬雪重積十日奇寒沍烟啾閒不聞愁霜失其故
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寸有蒼蒼松為誰去來路
秋山空川圌
王照洞秋米厓鼎夜靈積之成絲音茲舍太陰幽煌
希聲無假迎之以虚承之以微
詠新安吳氏石泉
沈沈山下潭粲粲潭中石結字亦賢嘉作石潭客
將同仁生棲可有奇
次韻得之看梅
江梅不畏寒時至開如霰環寒在野卧病不得見
國士抱清節端居答時彦秋氣日已高城市滿衆囂荒甸
遐尋徘徊對如此化不滅幽賞在林泉
無不以此故一分正氣全
俗儒論傷風物了無安公
子有經世懷待賈不亡缺神威感能能奇祕卷帳鈐
蚤時節會應求風虎期非晏嬰慕齊戚續志沛葦亦
建
草閣北水圌
濛上有川數洲多清深但我江湖姿浩蕩中洲廻
尋秘石洞庭飛衿左迷來路川揚波滿古源蕩滌來祀矣
仁智在戶限富貴於悠哉高示
黄汾窈如渡安問得歲寸
神游箱鼎黄乳之
帝遣河上公下來赤驛游乘矣
禹書畊一策詎幾窮流幽商香悦亦悠安能久綢繆
田首視泰元紫烟覆神州曠落結五丸杼帥冥交鉤
內發千神鈴皇皇求沉浮猿鹿總千歲林姿無年休

雨露點在下日月環輪流憶昨鶴上客招邀散滄
子既夙遘之飄然遽發輒長歌我勑駕神偕足孤留
金烏鳴日觀玉女下洗頭三壺風帆迅弱水不容舟
隨風垂珠下空有金光草窅暝無所投
升攀星辰宮忽忽失道行
一餐換塵骨萬品皆蜉蝣埃了無往來迹逍遥齊所求
尚哲內相毛文簡公挽辭
休辰盛文化緼袞當朝職四方尊論來毛公
翼翼實天挽相公山岳總王禮啓沃諮　王
衰　三朝補缺袞自作原清風職思誰詔相不綵亦
不遠公薨　　卷五　　十五
懷星堂全集卷五
歌行
長安秋
長安昔日在關中洛陽浙江亦相同四江東自古帝王
宅周秦已見氣葱葱悠悠長歌我勑駕神偕足孤留
蟠龍千年王氣浮天表一　　卷五　　十六
天闕起五門三殿當中峙五鳳樓前柳似烟秦天門
外天如水金陵金闕勝金城玉陛迎大接玉京星散
羽林霜風凋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繚百
萬貔貅森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日飛郊境神樂穿雲寶
　　卷五　　十七
御史當街白駒照將軍納陛羅宏鋒五侯甲第遥迷
霧七貴前驅響關風鳳闕鳳臺上鳳凰遊玄武湖中水
似油萬戶鳴啼花裏曉千官結搗月中秋令司館外
白雉多包茅楛矢交經過重譯來賓醉舟服輕烟澹
粉列青蛾六樓六館關倡妍日日新聲滿管絃狹市
斜街迷錯落曲房洞戶暗紛連晃下聲生好遠遊抱
書來省帝王州那知高卧西風邸落眉萬里風長安秋
　　卷五　　十八
吳梁行
吳梁縣水三千仞於今海湧乃安流禹平水土通九
州當此徐兗間水破山始行舟仲尼逢狂人其言

載莊周夢來二千年商者乃庚衡者孳魚鰕龜鼈不可過飛鳥臨之回翔不能留嗟爾東西南北之人胡為此中游到京忘家歸家忘京不知此險死生隔其中為心喉痛人皆化為土吁嗟乎孔莊之歎空悠悠

濟陽發太白酒樓留別

昔聞董構江皆為太白酒樓留別李白大津橋西酒樓人間二子不可見唯有傑句止余心肺爛爛珊瑚鉤長安風沙住不得南馬北鳥秋泊舟濟陽城買酒銷客愁登樓再先生流黃流知章不識先生笑飛花亂撲過樓頭金陵使吏無風波遊京陽遠子黃鶴留鄉關浮雲蔽落日題詩卻寄黃鶴樓州乃是賀老倫西塞山村古洲與白期釣磬去千年江海同悠悠

歌風臺

掉臂長安市江漢從日邊來回溜下步上歌風臺沛公喜任使猛士下其陵帝業成韓彭英盧相繼誅大風飛雲亦壯哉猛禁抱開關不榮南方三鳥閃燦回腸不能正炎紀寶沈玄楞星紀不敢寒莊使北極寧二十八舍咸錯洞不周所主皆附阿戛擊以和灘傾郎位九州分封諸侯越位下民刑蛾賊害降夢大梁不能司矩奠西南秋不斷橫木大成材不能跳規摩東北吞不榮南方三鳥閃燦回腸不能正炎紀寶沈玄楞星紀不敢寒莊使北極寧二十八舍咸錯洞不周所主皆附阿戛擊以和灘傾郎位十五漫衍不行客亦徘徊

清溪宮夢仙吟

都邑暮色區此行逢瓜黃埃不入門十月清溪宮閣閣掩竹滿舒見鳥高下林引人焚香鳴橋桐微火榮屑沈綠塵如空玉女顏不解世間聊與神仙期

微吟已復來客調猶未終

織塵全體作星字詩

大明御天一百四十歲周星八周風和七曜盈紫微四小沫不守內屏欲凌昊穹紀上天帝勾陳宮狂字日越日迫在帝內側挾帝德刑以揮霍列宿

予羽林軍胜縣不就兵狐南老子性老荒孤將日月
諫人以千歲稱農祥不見八牧十二星已不登一穀
八星都休殺那有一穀登德化故乐不出東壁時文
不明三心拔離隔大婦主不見公卿福星不號
鮮于侁客是不名已子安定吳下不仔已注御女
屏不得列妒婦衣帛人已被新作千旌
赤雀啾啾作朋徹安色龜安貌虎旗不顧叛逆
作醉不可活與臣子告侍安恵三能作北於墨墨天
中央一星亂天綱天綱蓋天當興隆不為瑞變氣色
貌青為憂赤為兵兵旗餘礼器不得作霧塞京師

竟日玄以黃門事三天降災流於湖江品齊又前
摧棟宇四宇俱大如下瓦謂可安千夜雷號寒月喀喀
狂謀轉轉大頭痛轉次日月節亦將不自持四字卑
昧嫩近留伏逆臣成逆期乃與其類氣象沙圍結為
妖祲被沙游塵羅聚宮內外高樓四望天狗
北哮呼旄頭長枝指大頭數星九要以一壬
辰之夜反黃道乃當應回衛六合翻覆洗滄
休星天寇怒救六丁清宮入其窮名勇元凶四字肆
名條道寶頭碎成暑劍血肉與穢積堆梁如山丘當

時從逆徒簡別分等偉流芳盡掃除祥景重羅恢行
如臨淵王起兵半夜斬草應人珍物散落如雪勿復
留再將元氣太和窮搏作靈辰秀耀排為天星施森
森布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之日乾文燦爛文剛
柔鳴呼日有食月有食君人何以不息奈
何凶殘餘敢行格格六合光華再炤赫當
孚乃不孚至矣仰帝力

答孫山人一元寄吟卷歌

秋風落葉露為霜美人去我天一方只知朔鴈翔南
去寧解魚書可寄將分開足未忘生手渥渥芙蓉倚

楊柳含丹炎炎伏暑蟬寶劍時揮河斗仰韶本是
清都樂欲奏人間舞廣歌上行送別吳王臺展齒做
復長綠苔相思每夢秦川月客舍能不知昔中流何如君
能高昔不知昔中流何如君能高昔不知昔中流何如君
輪蹄李白上大鉤魚受此麥行何及君留得霞為衣今
月為浮金先事分換君骨二子維庶不可尋九霄星
露夜沉沉但看一片千年月曉向青天照我心

送徐先輩 中和

吳王城中三月春吳王城外送行人飛花亂楼長江
上修風東來布帆舉將留欲合心趣多難行難止李

君何

招鳳辭送彈琴楊三遊金陵

玄桐非朱絲碧軫黃金徒抱焦尾時一
揮清商不如清角悲風來歸鳳來儀坐石上時一
揮秋聲微落分風來不來

王右丞山水圖歌

生烟漠漠中有樹杜外日家依依重重複塢隨不
斷茅舍時時若聞犬吠兩人並向魚梁涉一鳥遥從翠
微度行雲流水共悠悠未改似不許陽微狗傍籬白沙
明青林淪漪下明年期君處更起當夏盛秋初處

石墻新緑閉水淺深迴平一帖敬暦屋板扉犬
卧無人開書堂柏子時堪掃客至應須為煮茶
騎鹿看田出行馬聽鶯坐柴門日向夕餘招高適與爽迪共
賦輞川作事甲副戎與裴迪

任月山人

古人須馬白鈴鐺經近代畫馬稱曹
韓後來獨數介部眠世但神丁自有馬眼底誰能分
遥化鄉陽不我輔自從幽絶經過老思定觀始識
任郎水馬後金聲出吳李房是九點光殿殿天文地
類相觀嫡龍如無種世亦産何必謹牝窓代間于今

不乏十二開如此文陛文書寒前年禦殘急翁騎何
不引此踏賀蘭嗚呼九馬安得歸龍坡一匹可以當
三千吾言亦能道寒山何曲伏櫪吾何哉

俞漢遠山圖

洞庭之南瀟湘西雲之山不飛九疑縱橫不可
辨二女夕鬱重華歸山河漂流都一睽的宮陸入層
霄迴水浮渾迷行路聽雲猿忽露古楓與披圖亦覺
亂心曲唉爾良工意何如人間睛雨相何伏秖在君
手一翻覆

曹民部藏何太守山水障歌

蒼烟横絶江江柯不可折遠山號屬眉近山纖不缺
瀟湘在氣夜半猶凌亂少陵好事人應見王摩詰清晨
航廬限可人不相見千村萬落路不通恐有閉門忘
世翁孔明漸老安石卧東海蒼生起卧龍浪史雲樹
開蒼梧始識九疑分瀟湘良工出白何水部妙思已
落陳思王陳思王今昔湖中儔儔有造化蕭齋晏
坐對門時登雲霧入下

嚴進風雨詩別劉

西去荆門下湘湖兩風色客東作雨鴈鳴吾到無
事史幸不違長沙太傅音

塵非纂蛾班曾在何處萬古重華呼不歸

唐寅畫山水歌

杜陵一丈好來翁上有松風鄰虎寅今如曹不
興有客乞畫山水圖長松古木後如怒踈林如風密
如霧點苔痕綠欲滴一道飛泉掛青壁悠悠落落吹寒不能下
梧井霞標出城非力九州通尺牘兩屋遠立
猶聞一逕空江浸寒碧綾木白沙水鳴誰把淵
瀧辨清渭茅齋修竹江絕俄小茨剛尚堪長日好今年
吳地幾魚鹽有此心熱惱黃金壺中一斗汁我
欲濡豪聊一潑山靈終自妨兒有十尺麻
復入君門抱君璞上哭燃君君神冇木聞不聞肉摧

血裂裙紛紛母大兒解防兒哮終自妨兒有十尺麻
為君繫一綱粗粗如絲移在肘上貧高縣几蓬右手
持左憑乾坤青天增高地增厚是時婦年纔十八
哭風烈烈聲宇宙嗚呼十九同一哭

李治郡忠臣不但世安慶為綱君大何獨幸惶愉君
子決嘉興二年一日風教行為後有烈婦王氏名杜芳十七嫁與管家郎新郎卧疾一年
相繹光矣谷口徒舉家發喪徒信鄉俗歌謠長吏澤
愛戴國家初免有盡封恤柯勅旌復鳴呼天下多
死烈婦幅血手斂藏當時信誓對日月誰能上掩日
月光死生契闊志不違老姑無依老母疫母與烈婦
夫人百其身僧可贖

悵施待御備遂贈三首

崇堞倚紫宵丹槿無空自城中栖稀無鳥落斯皇
公入朝列相思一夜夢欲絶古人不可見今人交多
面古人千載只一心可慕今人可慕難可遇若遊王室
吳王宅下來說長安可極叶曉
一日一日一日復一日君不來安成此人可極叶曉
嶺南古杉山客心蜀山深料蟠天
囲如君卓犖之奇尚作深谷之徵行貴
兼金天下榮名作進士選翠虬多俯御史巡行憲
徽安遠人凍陰別妊厲風紀餘力千詩百賦成四散
江山被綺繡大夫行道志大申勲名標位係此始

閶闔門外江河深公事君子願刺頭紅顏雖薄志貞
囲晴澤多亦自修警館豪氏綺琴蕙筵閒室奉
徽音合要上庠為君甚無將蕾心願為南山
松不為柏不為冬青人倫盡
然同古今

送方行人 高拱南道侍御

芥門高車送商山東海西康此中走六月七月雜暑
州街九逵乾行沮洳迄君都門東望雲儀記君且雁
平蒲綠分騎花驄丈夫意氣凌紫虹飛性酒指青冥
度石尖微雲繞烟霧明月始始淮水揚晴波海西鍾

山園女武湖邊上多紅蓼之城皇居想安寐何以慰
得書況行一日三秋君君君君君君君以
錦袍之重珠市駿豹水門大道日暮車音

北行

君不知北方有佳人性和
未知田、、、

祝融峯高插南極火海江流不息恒聿御絳波
池天下江山時復見道士地文爭奇無
此處從是不
仙人列仙不
仰天下名山
置之江
與陳子昂別大子騎天下山之奇亦小
哉君有大道縣裨愧我欲從之問消息振江東去何
時廻東瀛弱水倘可渡與君捉手登蓬萊

訟風

臣將衆心管天公一日不改東風民疲思歸人痛雨
曈曚百物分生象炊烟竹雞中出向梁浦面嘯
何從蒼穹得帳布絕地無飢鼠漠竭石
海氣共成愚大車亦不載六月北日加裂冬風伯風
伯風伯公自倒伏腕何強雄祇恐天不容

日泉篇

道人汲月泉漏石月泉篇道院常有月暮道院本無泉
石增空歌罷斜倚長松眠空龕泥鼓與烟紛綿瞑
上有黃玉頂下有碧雞脚踏紫岩犯朝元之
恍然欠伸雙瞳閉手捫碧雞脚踏紫岩犯朝元之

字步虛之客人間少玄境況此百里萬火中安有廣
寒與蓬萊開太湖之傍洞天之幽千山繞繚相羅
周其門飛珠噴玉奔流夜夜長鏡飛上
千山頭來門鶴來人不如黃初百亂載文
避眼波空照大九川受百之以注汝與二光而俱留
道人已自夢中受行人流水之洞文公黃川而飲
上池舞貝闕而激蓬萊世間月泉悠軒轅之孫
爾何倚胸有日月袖有海龍鴉流將道人作此歸向來院
字多垢濁勿將塵詮語步步

玉泉詠

滴滴歷歷瑯玕[illegible]鄉[illegible]俱河清惟公妙句我斟
酌醍醐甜重陽酌八功德水發源處分來南部深
公許六指道人[illegible]休頭共聽無垂語

將歸[illegible]七夜渡頭舟中
[illegible]兒在燕

老龍渡頭秋欲歸裘別客門葉不飛江東遊客未授
衣擁裘支枕歌式微白谷之來[illegible]三北燕吳萬里稀
消息自燕越忠六千里京新九千里高堂夢博眼宴宴山圖蚕船天
潑墨南溟有龍不可屠北山有虎不可誅鴛鴦相望
懷慈烏況又嶺南多鸕鷀

短長行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長昨日雖短霽而暄今日雖
永陰復涼胡不雨雪爲歲祥卻不利農開初陽徙爲
蔽天氛曀日黯黮人物慘慄悲清光物情望有常造
化誠叵窮氛伏誠矣少君子道幸長短不可
問古來萬事都淨淚獨悽悽窮海客十者皋絕江南烟

水舩

月烏篇

吾鄉沈郎字仲寬爲我遶索月烏篇月烏喻孝與客
旅二者未知心所安孝爲百行大孔初烏中曾參人
不如烏問沈郎孝且仁即此乃是曾之徒寒光滿林

一百

莫逐啁啞啞口腸欲斷我今南飛依樛枝爲子仰
天強哦詩爲啼月落烏山啼一夜思遷是死西

贈盛翰休

卞和能識下刖山行哭寧知不負人優川自殘橋
孟嘗行內珍行客各神珠自來還成公抱天禄手把時人視放之瀛壺傍
朝披金紫夕臥貝多經貝多經貝葉也可以書梵字金紫貴仕也
凡大丈夫知實未得先生儻可示以求之方

鳳凰編贈盛七大夫

翩翩雙鳳凰飛集南海傍毅鳥件從之不棄老香鑑

鳳凰自飛來只在海傍宿人爲大下祥我爲天下哭
鳳鳴四海清老鶴亦鳴野群啾啾聲老鶴無鳳姿籠中拘
摩不得爭鳳凰鳳老鶴谷鳳鳳鳳鳳相思勿自傷老鶴谷鳳鳳
芳知老鶴老鶴只在海傍鳳鳳聯翩上青冥老鶴只在海傍

王提西

人言松有節不見節與松松固非老衰終年衰何似妖
花三日紅人言松節操不知松似我我和暢生意華
茂春葱葱和流則不競窮冬大雪和氣滿
胸中中道自練之古劍拔鞘史與吾喻爲君寫古松子

一百

赤鷁井歌左松左次歌君亦何
樂府古題
渚宮下有鳥其鳴鳳凰終然不離群
孟嘗行內珍行客各神珠自來還成公抱天禄手把時人視放之瀛壺傍
馳馳有大中只大一人立有德勤
道繁華歌鍾日夕滿如雲白日蒼蒼照金谷中有
誰人堂上題樂篇中有士爲家家先人應能積爲
高天物一般行樂非無瑕伯兮友仲兮悔棠華華華

風光媚衆有互服衣揖石共覆被入室話闌各出
偕遠志仗劒作長遊千里萬里亦同次泰嶋城下我
逢之三人相携共一醉醉中的能為俯歌此歌多
感亦多少中仁風清日高谷如君家伯
祖我初官名凡百須幾何君家伯
濟美君爾宜子孫長白領如山河

孟五禍書承

漂陽夜泛來仲虎狄仲示我工部瓜門如綿生意
好手筆婷前模索卿為娛爾日有氣韓紓我心之
喜君知無窮雖幾抱憂時日倘有青門夫馬知

大佐方包杞含宮賜物感章自此始

題微明寫贈潘崇禮淮木寒呆大幅

具區之水被三州洞庭一柯千萬數沉森浩瀚天下
奇滯木與流此何為山水人日策杖獨行
海舍浪之濱陽元影日悅鳥翅忽逕陰壑如有
神物假老龍化身蟄絕峯雲怒日出洞穴木號水呼竹
石裂衆蛇從之百盤結酣宕戈劍森鱗甲龍鬚留風葉
枸株屬急流抨撞石鏗躍珠跳來元關灑滴微茫上
析河漢注奔赴統伯若方丈脚山鬼伏窺木客泣欲

東園衆花白鳥深大隄楊柳渡平人欲作裘之烟霧
吟美人舉近來空林洪崖堪能江如昔素女鼓瑟容
成吟我獨步之回雖一時賓福千萬足

閶門歌送鄭

鯉魚雄黑子閶門荊溪船頭徒抱屋底翁媪呼

呼將兒孫把國
大夫飽次飢大
大夫各次大汝
空谷佳人遺能
卓　大王御寫
平康正直　大
五大夫忠良伍
從公如何風憐
首夏山中行吟
梅子青梅子黃
村女當爐賣酒
愛與表哥王制
曲檻邊欽其室
三人連袂閉臨
詩奠以蘋蘩行
日多也之意解
金石

懷星堂全集卷六

近體

思大

年年以美相思友公
擲地有聲君長
一行老了白髮
雀前　大王
華素女衣音半破絲欲賦心懷無那意
能悲長風起山時過為著為深不可知
野老人年不過百從今日是已現行過日月知多

暇坐愛見河不可聚俯仰間有物多當感事到
身難各登兩般江南陽高日西風
世路雪飛　不覺空秋光月色共
秋官不能錄

官街徹夜鼓笳悲萬古滄桑無
走七百餘向愛四時紅顏交代
京邑初來暑暗行女人安有同人
燈影依依在衣香是誰家
旅情

旅食愁江部分携念益光成時臨俎豆風露警衣覚
滿月當春酒明宵見晩菊情懐宜自遣看是買臣卿

江行二首

渡口人爭發出江舟子後進岸小見彩衣差稀
朔雁連中度寒烏傍水飛伏長聞
丹陽連北固千里共東去水辺見来客旅
漁舟長宿火客枕愁聞浪風雨是何無妙句題

長途

長途只是水連天好景惟應月帯烟獨有流鶯與飛
絮見来渾似緑愁前

詠都城貧騎猶足

看他大品作婦初
寵裙頭自不仏会

谷底二

二

南畝少日歌薤酒衣食不在花君問情懐看此
紙新詩字字學周家

代東園梅

祝家園裏一株梅為君是三郎手自栽今歳寒花開欲
盡三郎何處不歸來

燕泉陌七

落日照行舟長隄上下乗月援不知處洪水尚襄陵
客子自東西宦情試一逐馬波滿終南險來往自相仍

四海修梁抵有二虛滿橋冠帝城之下臨官道
地上接洛河北是大紫陌東西通街南北成市
蒼烟午市百物皆生
法都
府監天上參廣堂九色
走不容凡世一夫來
卧病
同人相見總相猜一級名階只未登此事古難多著
力批大甘道實無能俯拾有甘大客掛上分明坐

安得一片商顏半江水
宮訓
黃庭總觀舉九人門宗
遠安頁幻頗十年
兒子總入門六
先公蒞落作牆處父
策甘箱何藏重帥
兒子召試館職
黃紙書名已與恩玉堂觀藝復何論持將寶室當前
何有丹衷世世存

兒子召試後示寫牧録遂家　欽政庶吉士
留滯翰林
文帝次渡　別王惲泉初
備給
如
。
舟中
功名傾已海鏡風帆愛長
閉門吹笛過沙別
追和次西夏宗澤偶然作
綠漫衡皐蔚成林林空遠對接疎梢江湖竹影鋪豐

歸雨泥梅熟溪塘水生
府陰人門客人河此來篇
城山
雲訓
逃暑門中風利開未須紈扇
懶出書齋惡熱風唯一
村居雪堂下重迎草野中淡
恩容許定精誠一刻通直
壬申閏五廿六曉紀懷

杜空聞有鳳姿仲謀聊可道住兒病身日對干戈
卧別淚時看尺素乖半夜鷄聲猶慷慨平生驥足竟
駑駘無因便把漁竿去斜向斜陽去賛絲

絶句

白眼青天萬里心門前車馬幾浮沈日斜聊起無聊
甚獨倚閑干看白雲

淚

昔聞江東詠淚詩看來別有一段事依稀枕斑斑
庶子爲君親牢落鬼神知有意仲宣依舊客他時
魯國潸然可奈何洛陽少更紀多感中怕似姦和
婦換作臨風兩頰歌

七甲夏夜不寐

冷暖光陰不盡來流年五十覺徘徊半窓明月三更
後起步中庭自在

醉

醉裏一年心狂發人衆何爲更古今
醉來中夜東那後有悟個悔悔已懸知福禍親
山河秋九月露氣入寒林悄然移幢

苦憶

系心不盡故木成拔衣衛痩聽鷄鳴向來嘯傲知多
好豈識凝緒別有襟

途平拙謀果是因徵祿好傍吳田晏起耕

縣齋

縣齋孤坐蛩滴悵未覺飛光四矢維夜中漏聲
久夕陽門院鼠心迴牛因收史倫遠役且復邦稱
不才半起忽動詩興入西南山色陽孤來

歸鴈

炎洲閒戶賦歸與縣尹何妨委棄容保浪跡拌有
代予內子久暮入廊之可以批衣無行秋不
後晚侍給休來文拔在事而予身在廊也旅行誰
信出無車空愁河上深藏賈却笑關門強著書莫道
文章誤公事文章今誤復何如

衛州春雨

物候逢春好春來悶轉深山城十日雨家國百年心
海吹饒生冷巒雲易結陰衙州本滿地何待此愁吟

戲作口號

道惠何曾惠貧官又不貧一春眠東過日水中行
坡老筋猶澀閻公酒不成可怜渾不解杜費鳥下疎

方吟連耶子規遠鳥啼

廣州戲題

生世投閒四十年癘江班頂試鳴絃入朝也是為官
日白日青天閒戶眠

庚辰二月廿日晚宿宜興中興館

世俗閒步即名仙 行行來到中興館
卧聽人神自合歡 中興館中長門
客裏何年入不見 不見人間欲死羅帷一

傷

三年兩度哭亡兒 兒不長生使爲
死可堪成喜亦成 且莫向家道長酣
歿期等是人間慈孝事 歿

次韻長勇將帥之門生翁紋見贈兼寄歸田

二

中條不改舊王官 官和喜看在山道友事有感
誤阮公白眼向君偏愛人間
作福事事來皆是福 福
得閒欣往淵明門 先谷山白蠟平生
催裁酒助過重陽 重陽
大年如笑人間世 世何愚賢
法門頓悟最親聞 聞
帖成澤畫兼書傷水近開三益運停雲於詠詩
秋高新菜最甜干作客樓上看山獨坐時

高眠不拍奚當關一月華容游未還意在可能
處身居材與不材間頃數五藻六七子金花初見
二鬟悔不令陵無李白換錢即是虎丘山
題畫
枝山老子發於浪萬事浮來剩得狂從此日和光友
對十年淡墨山
不裝不飾不施朱明眸皓齒遍迎廬獨步遊步到中庭仰天
卧便如魚子蟬蛻州
蓬頭赤脚勘書忙頃不簪巾跟不裹日日飲醇聊弄
婦兒躰步入人機事

秋掌思將通尹情偶緣凡火使相照鑒知智鄰同為
虞山真閒忙經不行服舸幸令當物性靜思因得檢
平川皆紛十世

病間

病間中懶趣偏長書案縱橫掃滿牀醫素採尋勝上
案閒殘書或人神學素總說今何及白晝長閒夢
始悟此境可留紙片急記東覓引年方

漢宮
漢宮秋陽如金的一曲出天馬大宛來
路五花門中此人不識不知歌落日山川來郭城西
望胡笳一聲
病間北牖仰見雁行度天忽然口占
海國秋深漢使稀一聲漂入太行中回看五嶽三山
道未必綵鴻能寄世可憐黃鵠不
過金山寺
宿金山寺

窓中一抹海門焦珠見魚龍共此帝挽得春叶參後
石洗來天漢轉時潮神遊會解靈妃佩王静能傳少
女簫況是桃王宮闕裏蓮花紫上坐清遥

翌日遊慈雲寺

命駕乘暇日散步入慈雲小亭氣能高接秋光自獨存
小山侵竹尾細水漫松根共來招死客同此弔忘言
廢興徵老衲文字哭孤孫感逝情無盡徘徊日欲昏

題好禪牀許北軒

舟過故表伯父王氏宅前有感

輕舟獨汎午時風車馬喧闐半日空綠水青門聯紅
樹一時都入感傷中

秋晚由震澤松陵入嘉禾道中作二首

晚發浙西郭秋深旧氣備人家低似岸湖水大於天
日曉長如閣風寒不用船還入越鏡裏半流年
胡尾橫波急船頭帰客悲家危傍水一木老存身

黄菊看如客青山半送人空舟隨處泊不用擇行隣

泊嘉興東橋

石梁磚水浸秋寒一夜風光解題
地迴景逾勝數程舊市人隔雨花晚映臨水樹清池
村犬隨船吠沙禽見客飛新月上夕漸想更深

和侯為七言律詩

臨水倒加川合忘關路阿誰知
客親杯沙鷗忘世人

錢塘女仙

枕席錢塘館更聞未老春復門杜大還驚
雨氣横秋海潮聲入夜山道人在欲半忘笑輕斑
身在雲房夢亦閒松明影裏一聲隔谷鳴華

雄信手推牕湖山
東[illegible]
黑如春[illegible]

[illegible]

隔水[illegible]
歡喜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雨中句容道中喜看山色

洗秋衣向曉神京邑風光帥地新馬上會淹京兆
客天涯忽見芳華人輕雲淡蕩紛華薄初日暄曦寶
鏡奩便欲涉江晚未得共蓉猶自隔山嶺

寓黃輔山家一句日憶此身江山不容南征
容屋小應知人倚匣只依住酒杯全亞藥
爐親朱頭屢日閒拍肩一歲經湖半已陳

潁州

潁尾潮生怒復幽四程猶未是炎州行人不解居人
語章水相逢自水流憂葉檝榔須學啖蓴鹽豉向
誰求英賢沈淪參潤亦重昌吾見風遊

上下灘

上灘若綠蟻下灘若駛梭移棹須臾間便是人間事

廣信雨泊江西白大參宗憲副朝用二

同年

太原白居易南陽宗少文千年總並出一日可離群
契分秋風桂情親日暮雲江波二千里相逐清芬

山人磯白鷗

平吹波棲鷺海濱野人携得竹相分九莖丹顆浮
頂一點青霞斷白雲五服也知章有德百鈴應是
同群縣齋相對悠然想烟水城西日易曛

思食豆粥
蹲鴟小種野人豚粟到還中救乳長轡金不聞流素
求堆槃無復俄頃到門知學士誰爲焚今許淮王不
遺方只恐南山歸去後前朝未得快新嘗

失白鷴

何處青冥會一沖霄近井雲中長時見銀塘
靜夫後休啄藻帳愛白笄鱗魚羅久館誰言有鵠不
如龍歸心一夜秋來月吳水吳山幾鵠里

夏日城內郡行

古縣周遭宋物衰政刪多暇倦登陴偶因送客乘時
出郭得淨作日回過水邊仍有竹忽當林斷遂
逢山似劍峯偏如此高未海無妨緩緩還

送和上游天台

山和人亦和來眠天台到處皆事轉多
交枝橘處馬步地旋螺成屋門惟碧石作門惟碧雞
暗天聞鳴道入地見泉從有畔過
鑫蟲馮几住雲露入衣唇佛座泥紋僧悲石四阿
西臨野廣漠東眺經陂陁遂吹潛生玉騎陽暫息哥
禪所情依讓樂業舞婆娑物穢用亦你地危心不頗
民溫都似此吾爲頌陳歌

北郊訪友

風物幽妍上郭寬訪門因得一回看家家黃上墻三
尺處處清渠竹數竿欲訪幽棲無徑入微乾苦吟應得山人句未答歸來已夜闌

過林昭府修竹數里不甚愛戲題

五寸衙牙大八分裝成十幅綠林頭莫欺樣子與寧
縣一半人家千戶侯

和王太學見贈四首

水鑑求才事自公徒令寂寂笑英雄山齋一枕淵明
夢開眼猶慚七里封

道拙才空志不成錯將言語占時名無端地却山林
樂換得軒裳爪事榮

幸寬得卻能才許我英雄亦異哉剛道同心金可
斷江南使足沒句詩

二紙相看別興春鴻秋燕不同時我尋松菊去方
急君食人間道

登北山

環城三面碧波回人古樓臺滿翠微不見越王椎見

西寺東城兩幅同上如
遍酬眼時將作石湖五
　　前田鄰自修
　　縣城君以
　　風雨大作小
一詩則後當
河源西郭多陽過不見美人將柰何雷隱隱頃逢底
坐一時風雨亂風波
　三月初峽山流
春陰春雨復春風雨
畫不堪人在旅舍中
　庚辰二月路
　申上
　出為關
梅花關下春山深客送主人無限心夙生衙海莫言
遠明日一飛歸上林
　市汶阻風
十日踰千里二宵滯一隅旅情忙復疲歸棹去還來
橫颿指高木飛濤激迅雷坐看村市沒行路不須哀
　宿茅峰

下馬門前一振衣裾微商過過清微雪滿山人
去月下山中夜史時丹伏砂牀今夜雨松木常
雲肥神方能不不出過一夜爽氣峯頭飛
　登王傳
八面
袂揮搖怪
門偏宜題漫過過
　商浮道中
紫門野樹樹臨泥春日遊遊衙客舟一种江南千里
景人間鷄犬不聞聞
　　
　經行道
當路一叢千朵紅客枕花
道不知不日是歸家
　　
　　
句中
却恨風光同商里眼看商里不
　又
憂國夫高恒有憂忘家懷近不

與白山李令徐博士等夜飲

洞天福地神仙縣宜化承天父母官自笑樊籠猶閉
鶴却憐山樹亦棲客紅蠟搖簡酒快乾未必啼歌妨
好句江分才

三日芳蘭入市欲將心事名論文仙掌玉餐無
訣宜市新酤飲使醉已矣眉難久伏勞回淵易
辭群茅峰蔣阜無多地未機相思來翠雲

宿掃山樓作佛家奴齊梁奴實名猶是儒釋紛紜念
已無最是宜心能敗道看來帶問衣珠

景洞迷徽草次梯倚嚴手佛掌高低攀標山色周迴
嶼陽樹江聲隱隱齊宋刻梁文江令筆龍蟠龜戴上
元題樓閣只是枯禪它倚前頭向事挨

又

枕上紅塵向暮深眼開欲得息勞心燈花暗入僧牀
冷山閣温江萬木林

出湖見山

長湖方出口一帶橫青山行處必如此何云出世間
當塗歷陽采界中數遷往遂忘李翰林

青山屋屋枕蒼溪水長大浪夕湯千載更無仙謫
下只應秘賀知章

舟行守風阻險挪聊成詠

行役安危宜問舟、、、

待人閒紅粉會相催

爲唐子畏索紈

綾箑作

畫仍之

道間有鷄鳴雲滿山

吳文定公挽歌詞二

手解青萍昔贈君仗來多少戲女氣知君道就

後把與東人封白雲

簡趙西

庵

滿月登寒鏡清霜滌素琴獨携車後雨去潤隴章林

死恨錢唐水悠悠只向東雁飛雖不北連日有南風

欲作春風上國游奉君東海話離憂烟波自剪西湖

過鄭六具區

夢

二首

獨絳管醉眠何處棲丘夜不逢黃憲面百壺那解及

卿愁平生國士青君眼老矣猶能一笑酬

送顧司封守閩封

賜緋隱居

皇輿百郡首開封良牧分符闔治功參庭屬吏表冠

滿繞郭編人耒耜勻河山外郡千秋固宇宙乾坤萬

物同懸知政化平如水共看漢室美吳公

戲爲朱氏部索壽

蘇公屢欲傳米癖此味能參自信晉爲語股曹朱學

士客厨爭奈俗錐無

留別趙上舍元璧

歸騎聊乘一日閒夕陽移座未能還西風明日丹陽

道回首鷄鳴雲滿山

吳文定公挽歌詞二

鼎軸參黃閣階符降紫宸自從簪入幕過生存

一德天猶格三朝國共憂

庵

名臣同閣運忠愛滿人

間逮李山河繫幽情水竹閒音容惟淑艾抱籍哭顏

山

吾祖縣車日知公裸裎初遂深魚水分亦有兔蘿圖

笑語兒曾際衣冠愛寮餘漫天下德恩謂及門徒

贈翁隱居

吳郡翁高士森森君子容風標非俗禮樂在江湖

松露滿溪靜泉鳴酒盞如雲集城市隔欲別重踟躕

答日本使臣

日邊來處幾行鴻詩就山中紙幾重由來九譯仰化度帝座卻經南

何驻行塵詩名幌動雅林客雜稚欣參鷺領師田首

山川滿渤邊只看明月裏相思

六卷終

近體

簡伊僉憲

七朝熙洽世臣家庇底華忠孝到君傳不
匱韜治如王總無瑕閉東山下雅掩關門小
曲斜老去高情滄海外是生涯

西湖伊公往和

東野猶居郭外家閉門高枕歎年華人不敢窺
光斜駕駟過午金許慚棋酬知未有涯

拳

與吳大用飲酒

世事浮雲幾變更鄰居長聽鳥嚶嚶細編俯仰閒今
古青眼摩挲老弟兄樹下迭閒高倘飲水邊聽秋細
吟行曾中三十年來氛終不銷流貢友生

贈孫山人一元自號

思邈先生不可尋紫麟騎下閱風岑雷眠草似星文
枕曉度關河月滿襟鶺夢殘飄客淚鴻聲斷抱
霜林杰堂故有吹簫侶一片宮商萬古心

贈俞隱君

水南雄市萬塵趨水北逸客閒人未在三尺素桐彈峭
節百篇章瓦缶相和如心契見哲欽務姓名高士傳

不歸洞外蛟鼉當起陸可能消伏趣神機

季冬朔日次德周學二參才過訪病禁飲不

能留別去恨無兒曙下得句明日寄之

梅花人間不足半仙客長揖遠公猿鶴

峽山寺

靈區若不到何亦苦吟瑶絶開見怪神如等閒

地勝海作帶天借山之門公日卜堦恨綠林梭近閒

潮州韓文公廟

一世北斗手秋高海濱文章傳絶聖政事澤時人

姓名兒童知心肝動物頭伴宗能有禍終不下臣身

次韻本和九日遊南臺寺懷忠嘉之什

重憐欲共温泉被獨行

神光山

山郭西南九里強登休沐得蕭條雲烟

薄寂寂閒坡常獨往歷歷過雁遠利名日日陽鼓鎖

斜陽山當私門客人間無事不關心

贈十二郎秀才

編衣取取此心長貴賤人間亦不須吟罷

一杯君且聽功名本是命不久貧

贈閻伯理 大名

周前輩紀夢

寓海歌傳八咏篇仍聞江上依依處應必勞重

夢想間科名客 望雲惟有北山靈

奉和御製副相到州謝恩賜詩章

牧地洪村物産豪倫天雄器業聚沙誠歸魏闕心驚

石血飲劍奴膽破瓜半夜崑崙樞密宴三言玆意伏
波事當時利口今何在老樹閑利日又斜

費故伽

氣湧珍巫悟良會不論
海半窓梅影月照人

謝湯文守池道真

會將雲綾換霜華一七玄瓊入紫霞他日天台莫輕
住要覓徐甲到流沙

夢故人

今古悠悠客心洲知何必拔蘭傑亭憐寂寞虛生

枕還恐東涼子敬果吳中非舊社越江南去是

林紙窓元章那成眠風月自堪使點洗

元和愛結遇洛陽夜投長句思予和
女乃就一章意句亦優睡復爾爾

枝山磊落行東山高於其筆文字虛名今且
愧疎慵物議在朱懇半出身外金蘭夢
寐間萬卷書千石酒人相對自與閒

東園訪梅已謝

故甲洲房憶美人開軒延佇御風輪兼旬病起殷勤
採玉鈿飄零福委塵

懸時

巡遊方罷亂離中黃門阿儀歲二更桂玉斷來錢貨
廢糟粕空後析骸爭時知士史言天道盡望仁人輔
聖明三戶可降殊有自欲與閭巷餘生

寄吉安太守王元日

梅關歸路拜中州憑君來寄客能懷閉户薛蕙人酬知自有篇章名世爭看事
業新玉版金根無用運澗水方刻不妨妍

中表楞陳簽子魚久抱微疾懷之得句因寄

俊鶻祥鸞陳子魚閉門愛閉事親易想因別墅聊行
藥却得雲窗浸校書俗駕向來虛下榻德星何日見
余車步為公子心為士使是公侯已復初

是夢中句

達公遠自杜陶令柳為門止酒川卿法僧晉不言
白中或出黃菊故應有二老皆寂寞千秋誰共論

又

聖境不可到覩蓮記渺綿花藏竹林院道號貝多編
龍島如人稱山河總法遠抵應身本幻此却是真緣

北河院判原已　記典　二十日是
公遷玄宅子以疾不能
如何情當此悲斯人不易產中壽豈難期

鵬兆將無驗雞年竟莫支心留周晚末目不瞑嚴慈
地有荊泉代天無伯道知貞公茲一餞西望淚凄垂
哭表弟崔
白玉樓中人共美黃爐社日平生
念君到諸孫尚能
哭陸大參
四海銓書失老成　兩朝圖籍尚堪評如子貞能
從政憂秋希文最善其幾度老貂新命下分駐方
綠中人超擢公力疏言多有大校
魂今白下公初成命兩宵幽鬼故冤平人謀死神語婦
通財論公得倫文編淚濕重湖雨付與機雲續令聲

卷二　七

哭王麟
賓館初逢愛尚賡計音俄至欲成癡昔知十日輕談
笑使作十年永別離鄉絮才陳汝納風倚倚
宿松高源令坦使事
登大觀樓
楚客增悲各淚行一流千古恨茫茫光含雪色春風近入
猶無盡意陳公與波刀劍已成狂
秋夜
獨無書伺虎門絞歌黑入潮色春風近入客江湖夜
白髮沈十君須問飢寒祇合說微如
贈光祿皮德
時光祿皮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侯者和炭書沒如手
四口望岸埃塵青明
樓前獨除躍印事
柔按經北海閉光
劉天震雷空知福
北秋見我為谷不
休政化楢衡思
州地通山無
咻牧度水何
榜笥凡事

漏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計修城觀
宜裴直通黃
正修意

題湯二城南雅子

嘉樹夾平堂成南十畝莊竹窓迂列仙花溆密圍墻
兎捷宜施路魚肥筍在梁每來無世事秋望道心長

過阿樓子

[illegible]妙梁容居最上頭風掃六窓塵盡

長閑來二洞客來遊高原梧古長依殿畫棟雲飛下
礎樓怪底記猪浮流溪綠蒲陽造化間日華臨風展天語出鴛
贈太谷行使君
樓前獨除躍印事教得鼈脇正磨誰可勝金鍊牌雅
柔按經北海閉光帝錄牌郎廉使制海雅志欲安
劉天震雷空知福為水熱國思 [illegible] 果何
茂且有夫子戚言游乃名此去行鼈印文形朱漢家封卓
屢接是野人慢惠切一廉公不拙結冷川
谷大谷川中山子懷 [illegible] 後襄陽李使君
州山昔始鄉宇幸作游賢豐 [illegible] 備標紀幽賞恍心神
茲來再登陟亦遇賢主人 贈州江使君遊襄陽不可見覘
首淚盤巾

題武將軍園亭

武君好人品園林亦不群幽迴妙水石妍府盛芳茶
登眺一時書道俗忽然分安得仕工部來賦何將軍
贈邢奎

憐懷灑灑氣風颯颯名部成川通花鳥燕雀春走
鳥月明淮浦夜吹簡華頭相對有笑口一開鹿
忘情更喜兒郎皆孝友入門古足漁樵以魚村雄

題衲子詩稿

得來應是唯心月磨破枯蒲幾箇團佛有語言誰說

性僧為文字不求官色離紈素頭身淨味帶落月一
點酸我欲強賒三五百却憐無骏墨雕鐫

太傅王公故宅

青天洞澈清水門
度影入湖波颯出
徘徊木蘇韓公井
南洲洞口

磐門向南起城郭
朝向南洲行暮向
西風忽然起木落

春煙楊柳暗秋露芙蕖慎莫生

武帝傳

柞宮馮几盖成上次落銅仙月似霜空坍不來方朔
死茂陵松栢自斜陽

下將軍廟

瘦馬城西步多風仙堂寂寞鎖蒼穹
禮行人說是下將軍

鍾山

五岳尊中鎮紫微萬方臣妾仰光輝幻陳上位　天
帝子岡峯頂日華迎鳳下洞中雲

滿待龍歸終天玉笈都曾此花木常新鳥獸肥

金陵城古

綠謝平蕪野燒乾西風吹雨上長干塵飛古戰人
銷盡虎來時巨樹空結細腰蜂

太湖

城池五市在下注成谷陵谷同光共落日
氣都國周遭護洛宮巖穴參差肉仙跡幻魚龍不動靜
岡卿擬把玄圭獻　天子再將文命告神功

虎丘

循塗都來幾筏跡異觀靈景正重重入門始見山和
水汲澗愁驚虎與眠四面更無林竹伴當頭又着塔
為峯塵裾早衲紛紛滿二紋魚一不逢

又

一點紫泥封岱頂武丘雄拔閶闔城階前花雨天宮
落繞外雲霏脚底生鞭轆十尋山上液於菟千百逝
金精無窮勝足王郎事吳越當年戰爭

包山

穿浸三州泥太虛迢遞五雲低鞭霆洞答龍苞弄烟
將閒歲婚風雷常與怒

時俱漁郎个个不識字慚愧高吟莫解君

北福寺

壞園尚留蒼寒庵幽絕寂寥木落危墩出斷碑腰門鈴凝塵滅香暖火氣消悟空佛觀亦日有榮彫

白鷺亭

臺殿切層霄片雲孤鶩亦逍遥遶城連郭迴環水貫橋平來擬分秋鹿處未全消真視

昆山清真

疑分疑幻游中洲只恐人間無此儔鷗影四圍浮碧汭鐘聲十里出青川棲仙人示象事仍在（王中閣編呂純陽筆道

卷七　一十二

士無緣空步至兒今看為旅客寺來何事不徵留寒塘帶水門前路似郊圻樹影倒浮大光平漾青石梁方似短阪橫小女路傍時對笑魚鳥漾漾同性靈

鄧尉山

十帆竹出利門山徐泛溪深公有興閑城中

曾還似雞窓夢裏飛雷聲劍氣固泉響伯牙琴休論鑒物知音事識取悠悠大古心

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即舊名

東郭草堂遺址三首

時俱漁郎个个不識字慚愧高吟莫解君

北福寺

壞園尚留蒼寒庵幽絕寂寥木落危墩出斷碑腰

門鈴凝塵滅香暖火氣消悟空佛觀亦日有榮彫

白鷺亭

臺殿切層霄片雲孤鶩亦逍遥

遶城連郭迴環水貫橋平來擬分秋鹿處未全消

句深愧故人邀

昆山清真

疑分疑幻游中洲只恐人間無此儔鷗影四圍浮碧

汭鐘聲十里出青川棲仙人示象事仍在（王中閣編呂純陽筆道

卷七　一十二

士無緣空步至兒今看為旅客寺來何事不徵留

寒塘帶水門前路似郊圻樹影倒浮大光平漾青

石梁方似短阪橫小女路傍時對笑魚鳥漾漾同性靈

鄧尉山

十帆竹出利門山徐泛溪深公有興閑城中

曾還似雞窓夢裏飛雷聲劍氣固泉響伯

牙琴休論鑒物知音事識取悠悠大古心

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即舊名

東郭草堂遺址三首

北傳修祓事相命出郊原花鳥何須限戒途不自由

魏驛橫轉水森旆劍戟交回合旁旁者繫知　平生

恩

日影迂龍轡春光淦鳳旗姑蘇今盛集郡邸石湖詩

駘蕩二春好吹陀五里遥稱章傳保傅（諸

亭地主職嫖姚堂下縣玉珮珍空中度玉簫南塘無杜

句深愧故人邀

金華兒山亭

郡解當空立林亭面面開窓中列岫遠江上送青來

京兆眉長嫵陶公菊自栽安能乞幻漏把笏此徘徊

與朗二遊海水

人誇本奇境我恨近城閑四面湛汪濊一拳藏寶珍

欸龍游檻砌舟楫換凡鄰野馬不能到却多車蓋塵

雨窓有懷連章二詩七

滹宦將三載高情有二君大泓含海闊叠嶂倚天雲

四海習鑿齒千年揚子雲東隣自歎離群

戚開山厚上

門植松大子來酒肩迎日開天炎地陋佳賓

北眠底能無題秀才

題花卿所居江湖邊舍二首

越多名妓又多書諸老爲置販次栽但看江湖詩一
卷定知得次不能住

次韻郡守胡公八首

錢裏名成自得亦難學
公事如山不可久
風流一日同千
載猶記當時杖履
兩人勢下五羊城浙水東西只弟兄但使有詩仍有
酒不妨長聽鷓鴣聲

番禺開別衡州府公式

風塵薄宦來南海昔許衰年走北畿霄漢自憐知己
遠江山旅夢幾人稀少天涯猶覺故人稀

卷十 十五

鷓鴣爲問微官是何物但依無久又相違

詩者

白石潭邊水繞村山寒水瘦古氏新晴是波丘藏
鹿苑回氣象分亦應王杜中藏猶道一回即衰黃
名山大川那比數內溪波韻月方舟中魚龍窟室藏諸
有天水鴻濛初判容焉功思像三江入唐風浩蕩九
州通茲辰更爲方興重　帝遣諸侯問上公

題中鉤磯溪感舊池在下其西連封號何計安越
限光景長源舜禹天自高舜皇揖定日巍巍洞庭
眼界求奴萬不安能住不走不公即上仙

次韻郡守胡公八首

六門車馬客小事依稀空自嘆大理卿夏
鶚他年仍此地共向白雲間

又次韻望岩亭紅蕖山

乾坤雙眼一空亭山色能令五馬停鹿苑尚衙吳子
艷虎丘重對白公青烟消碧落千峯出月浸巖城萬
戶傷不但公高能賦事四郊因省得何妞丁

卷十 十六

天道難公也不知淫淫聚散底須悲
華月鑑中來最易不洪人間卿與化生何處產
靈空知古今人物皆塵土高高文星辰
萬安能成　負犬如今山已無才周山既不容神
鳳鄂中何事失死鼠當時天子雲玄在豈
稱貧高才滕賈紹慶如身後猶留品第人

再挽子畏

少日同懷天下奇中來出世一也無
論黃土生埋玉樹枝生老淚餘吾尚在去來冷落子

先知當中欲印棲機事訂入遠思

送友遊賓二首

萬里昆黔地予今得使君吳民物宜須識　聖恩
勤旭日開幽部清朝除真人　朝事否使是昔
朱雲

矯矯溫州牧清聲浹吏民大老今日有夫君
德用王爲縣智略倫作文忘行朝野慶我獨欷雖群
休言雅志與公違何似扁舟信杖山終有
衛君何時爲取無生話共了跃浦一夜長

贈紹把拍

寧衣誰信關門名利窟此中巢許自依依

贈張守之工部

世交先生同先生門首今成老弟兄知
我得師終不改知君直道行路無拘棘安能寒
川沐泥沙只自清館月清風客不飲酒杯茶碗共餘
情

戲爲毛白州索炭

眉山羊肉會稽鵝頗欲時臨池手未和便可把石烏玉
換紙窓那得十眉呵

題沈山人畫五舍人皆枝

舍人清真同右軍今逸退直謝組辭千金不肯賣一
葉今日風毛惜鼻君

步敬業山

王體依前仁和宰朝事否使是昔
稱淨洗塵腸行

贈張公

墻外西林是寶坊長廊古木老今日有夫郎定回斜日雲穿
衲吟斷樂更月滿林妙花遠通潮隱隱清陰分與桓
蒼蒼何時爲取無生話共了跃浦一夜長

戲作絕句

何曾高居人歌遊淡妝濃西太湖東瑤姬錦瑟愁絕摩
挲枕上花人空抱閒

送湯部守

我有駿馬高且肥君裝非伯樂既上天爾與何人看
重泥寒時思及友人
湖上秋風生渦口來相
與且賞白石

興泉興軍使官

白德田來必有日大手回紫

梁蕃乾坤直氣長留在萬樽下廻道自存

東松江馬別鶴

蟾蜍風來久望雲開今幕得長鳳凰猶記梧桐宿江海遥分聖主憂春遲日玉壺秋地當大國方千里才號明時第一流歌枕潮聲奇句得暗庭花影早衙休書棲日古通鄰閣褒德先封漢室侯

贈分司劉少尹

初從分部謁中丞便畧形骸露肺肝東有珣琪南有箭榮高鶴唳深山人守宮下對蒼生大方公心事浩漫漫

送武守智公擢河南僉官

琴鶴偏舟曉解纜春風江郭暗棠梨千家雨雨邦人在一道水雲思使君已知行矣止戀恩無奈喜還啼平生志抱期師回本國已知行矣止戀恩無奈喜還啼平生志抱期

重過元柳

再過環岡欠口開客襟長戀校書臺舊從王鄭求新義試把瓊枝共品裁君恨下一時無限星辰幣太史

宋公正懋赴任還自深道行過小草高卧託喬林不必江湖去出處自是人間渠終歲裏得有閒葵心

東菲

場上雅豚爭稻穗渡頭魚鴨避蓑荷至處東莊
有只少君家擊壤歌

客中以微有思人

客裏嫁衣誰先以長夜何只憐風月好不堪愁思多
瘦骨支黃竹憔悴染青蘿平生思歸哭興

都門送施邦直歸吳興

一時青眼中容我十里黃牛外送君山舉白憐猶宋
五噫吟聞共說劉眞袖頭三尺秋潮水口底千章夏
嶺不成南望計應遠北山相訪幸相分

贈同年補缺部天官

劍出紅爐錦就裁霜鋒照人開雲間素有兼人
才分寄千里何日遂北思催玻九江漸祝生
天上不推獨步才爭中風外無因共好兄
金臺近狂客能為吳門留少向南州歲遒不獨深經
術剩妥偏能為閑縣當客去談風入座詩人實詠月
當樓應知燕寢多清夢舟楫滿伊梁寒頭

送盧侍御

飛舉鄉江東鳴琴向楚中烟鱗遊細柳風鳥集梧桐
氣以風雲動溪餘九穗空高松一千丈深意附唐蒙

贈崔鴻深

才分宜千里何日遂北思催玻九江漸祝生
龍飛道上客雪宇平人當歸如昨日才子半風外無因共好兄
後也不各成文章

送盧侍御

董溝分明是勝遊兵曹少向南州歲遒不獨深經
術剩妥偏能為閑縣當客去談風入座詩人實詠月
當樓應知燕寢多清夢舟楫滿伊梁寒頭

長樂留陳管記

浙水回岐非縣上大江當北望夷陵又同官吳江葉葉皆成
夢庾嶺物花自異方山河秋欲暮醉聞鐘皷夜
漫漫人生部合在重逢明日清尊酒

欠題在方公案後東閣之詠

仙樓十二大家何日移來重栽花種與綠蘭同文章
將中知定有東井相切友州里晚一日京華

客中河源見贈

鴻不終依虎豹豈相從道是雲萍因思宿雨來今

雨却喜文星是使星搜作圖風猶牡花含暈劇
宜宣教光彩長分照萬里何妨客槎濱

春夜陳郡河源

傳聲詩簡由慶至河東從此如何甘客子近如何甘客子永遠音
野芳杜春深雲緑波長乃子近如何甘客子永遠音
絃歌唯應知已悟多似九州何處泰

海珠寺送黃提

風行五嶺過三山又得邊庭未是還天下望公知已
久朝廷求治亦非艱渡海番船鯨鼈靜登侍驛壇草
木間瞻慈詔也恒此夕月中休下海珠灣

送張管教及王論江

青眼逢津解快分那堪客思別離紛浮官職當如鄭汲水應沙比使君
終始使人知風情好似閩彭澤終能不為五斗折腰
千古高風一日還歸去山中名利疏元亮為彭
澤終能不為五斗折腰

留別雷開府先生

留有春門人開府先生
色門時利先生山中香散村
長安不可望開府先生
大雷留別

送張遊子倒山卿秋陽鳥遷遠

清經泛海出故山開破旗旆未沒推窓視海山
雨餘不知是臨田野不辨他山老石頑

答袁掌教再次韻

洋宮洋水半當心風雨傳經幾古今
五仕猶事學惠施食客曾無食客門久
綠沈金甲清風月夜吹來此共枕稀

送張管教及王論江

青眼逢津解快分那堪客思別離紛
浮官職當如鄭汲水應沙比使君
歸去應尋何氏宅靜海深處是吾廬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長洲祝允明著

夫子道中庸誰言世不容十年海客高蹤
竹素期千載梅花又一冬永懷公子無日久相從

送何邑博

萬里我來逢客友二年君宦失巖泥
恨客裏那堪更送人夜雨湘江千里月秋風蓬嶺桂
香新浮空聚散何須問閣鳳堂前好致身

送迪邑博

一紙除書下越中遂行吾道適西東人言師傅如君
少我喜 朝廷選士公卓犖於行儕晚翠芳芬桃李
滿春風送山寺夏陰深坐切莫使相思夢不通

送張大參 九歌

五月炎州拂袖行秋風客淚滿雙纓
許歸宿霧江舊水清

廣州留龍鴻臚 天子詔二使日有

水龍天子令交城門 使日有
千郎銀舟無寧暇有懷海宇意其若
作邑濱海海物思下北宸三更非典土千里亦同寅
說到襟懷傳來日新無因便投轄欲往活疲民

寄李刑部子庸

廣州依舍行懷提堰鄰
陽炎山中二月平度臘上林秋高雁宜下潛如
水令氣序中和若定商雷虫無人語十年除度許
平分一明聚首一散悲予洞天淵久相從

荊溪磨崖重似俄頃外不管弱於管受用偽刑宜惡
札正望分來用一年

贈源郡府公屈作
蕭蕭鬢雪話舊事感
客強飯君竹太守

寄應府君公長安
一餐之作君子勞之
曾郡日歲暮天下事見白髮而為歌
溫顏語通想通溪懷泛扶杖
雅紀我頌 君王門萬甲萬重山等

河陽夫子有仙孫四載花開作藥文余江浦下別乎
去望眼悠悠逐暮雲

贈安思聰大中

章甫玄端行祝史竹林居士如安適不
遠愚似龍城石欲沒見月當軒劉烈密 疑素夜
燈虛人間有出世情願因慶余車

次韻郭令虎丘夜作

峯頂雲攀塔門前路接城利山先見年近市不聞聲
爭名身逸幻思高酒易醒此詩中更奇處風度縣

樓史

登山向洛陽路色久不見綠低
元人池畔 閑劍松蔭雷色民事慶方切陶公
莫謂非

遣客

何物世情付子孫寢陽
淳興行千年為君傾倒未容高枕在
朱門公侯復始人間事

喜友人過訪

解言塵外信喜見案頭書忠孝公
風聞横海彌勁踏秋
龍頭骨骼聚邪玄牝谷中金非宅至陽門上王
迷

贈杜三表弟 愿

中表大郎心似水通家老弟氣如雲
用五色光華作眷君

和孫二秀才九日

霜力稜稜冷力生閑遊終日不知
操黃菊顏知聞令心

古今晚步從君聊戲為亂舉

贈觀

不知身到蜀頭年性子觀來已洞然錢足飛和月
搖蒲林腳路小帆清明入計休衣石定果開遊寶

後大要風來明日一枝
當伽陵老僧

庭前

仕將伊山色到波

遣興

龍子遣將海底方換卻卿大一間物三花拄頂千秋
星七寶當中鶴杵聲長在林泉松門蒼檜鎖合獨有
大道於人自不疑未須終歲學三車空聞筆鶴延真
聚指魂風骨骼聚邪玄牝谷中金非宅至陽門上王

五田仝界夜如年大地人間事幾千萬籟寂寥微不
辨露繁霜重月盈天
秋宵苦雨
井上指桐閣上鍾林間烏鵲頻啼君憐是凄涼
伴猶作愁人最是儂
錢門徳花源
落英千點暗通津小有仙巢問主人任客莫容塵與
阮流年不管指桑麻活計從教穴蟻勞緑陰
世慮只有白雲遮不斷下君還許我入隣
菊圃
高情別自有風期愛是霜餘後凌節以來知者
寡天邊雨下含君意欲盈千品寄與何妨只
一枝閒處君能為細賞也堪尾閭量詩
月潭
南浜分取一泓閒便作婦娥下偏宜鋪漢虛金滿萬
有光宜凝碧浸三台蛟龍自遁明珠出鼉鼓能將桂
子來千客賞興雲霧卯憐君子意
閒適于竹鶴齋

五一九浮頭為洪丹場多
船閒我欲移家住大野收
梅雪谷
平生不識人間路為問漁翁君盡是凄涼
去住客始自笑山
[illegible]
簡為寄狗尾不識春秋
谷堪坐嘯默是玄機
南浦暗送閒潮
放舟南浦草萋萋予又東流我又西怪此深宵城上
月清光千里共分携
迎晉門外馬牛走
[illegible]
吳成三百長為州郡重[illegible]
勝景未收人墨池
[illegible]
贊嶠經年不待遇為
樹南海何曾見木難
簡傷三
不平其平黙心會六十年來氣欲龍竹窗寒月曰千里共對塩花又

一冬吳水吳山休羽約酒論詩卷日相從
金陵送行子昭
閶門雖不遠門下忽相逢代舍同衣石氏
抱琴來淨室拂席問仙蹤可惜還相值題名慚在後
寄徐處士大容七
四海吳夫子吾人尚未知雀弁情滿足龍門
紫鴛非家端方閒不下有湖連就觸日有師存
我后又何處重光如君明連當二夕見喜似百年生
常俄恒在御袞輪日代行莫教巫女姬流涕復縱橫
贈張卿子
諸侯震故愾天子按凱功進秩三階重提兵九郡
衛門飛霜氛白鴈繳血帶紅還應一戸侯在皂囊
中
賀湯帥選將
與爾為中表嘗多別離稍得鷹揚意不指鶯期
杖策時常過停雲不用思加餐莫門在行復入京師
山行近白雲泉行遶呼猿下有應若大黍
也宜炎風歸急不得祇舍步屧少閒處
懷得句寄宇
小車步徑出金山醉見仙人水石閒後客應推先容
主行安不及定宅川中遠日出長松下清風若可期
聊還相有題名慚在後寄語世間人向東
寄徐處士大容七
鄱鄂枕裏千名山清川帶夜石煙霞盡
藏小山雞犬亦長生安閒彩鳳嘯金閨花底自鸞度
玉笙我是橘中同爽者定騎黃能尼共遙京
題徐子芳秋庭
孺子閒居與世忘蕭蕭落葉滿空堂
清商知君不見過炎客長歌一送秋
詠梅雪
長霜飽余丸橘子香白板扛頭泣瀨漿素絲橫膝答
闔門佳麗錦為城中有仙人一名行花花解
語姑山若雪能行秋如君溫柔剩
得清小室細摩喚天女髻絲相憐老明妃
挽都良玉
曾為瓜圃平生傳今讀東陽哭死言形潮不禁前輩
炊風儀長繫後人思林猿驚上新華表區鳥來啣舊
銘系斯冕知非公素願鳳毛方占上林枝

挽沈村廣

年校藝每同居長表昂昂鶴在群半點功名散千
選一時聲價戰場文空齎老翁啼秋露高塚新松起
暮雲人世漫哀窅世慰滿枝穹桂散華芬

挽陝婦人

豈謂中途夭少年忠節紛紛梨花定食夫君

夢知逐泰忽

壽陳史

渾然風氣在江陽抱山面水仗門行頌三寸
澤悠悠萬蘇百年根旗不用來人仗軒冕辭出

子孫還記三杭熊七秋壽鄉無口不開尊

壽王貞齋七

十霜別又相迎只是當時一樣清天上選仙惟在
善物中多壽必由貞鄉宜近受邦侯禮家瑞重看子
姓成知直到陂波不竭年年釀入紫霞觥

謝直上院

雲房寂浦地僻自幽鎖虛寒耿耿鶴一宵窗竹數竿
友人留藥餌弟子寫經欲續周師傳傳師與棗君

月樓

光大沈門頌棠事只欠篇月度海乃留仙月樓滇

北投來靈訣卻傳君

松壽葉翁武功縣令翁已死為作二章

陶逕留蒙元亮撫君家今屋武功題護持長使松無

恙桑梓清陰自覆雲

手種長松已合抱其如歸鳥海大飛月明露下亂枝
冷不見

游仙

老桂飄香渤澥濱偶從乘上問仙津衣霑織女前裙
水石訪成都宮下人九漢珠成光食氣二無宮闕氣
如銀知君半是神仙骨勝我明年一問津

一十二

題人扇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算得題詩真抽
日中持得引絲弱幼患來誰顧問四十頗能知學
易眼前自足不勞君

洪園一枝春雨是渭川千畝秋風高先生青眼對君

小米山水

襄陽松滃米留乾十里瀟湘五尺寬樵徑不禁苔露滑漁簑長帶水雲灾落帽眼遠天碧濃濃蛾眉隔霧看恐為酣釣客日高猶在半山堂上雨中觀

宋 米芾 小景 一首

倚家高仁 [illegible] 龍門峽蒼龍舞山氣虛無水水氣浮沈沈淡淡若有深意隱隱奏筆平生負得巨廬約卓月向吾踢不孤

錢選水仙

八斗才中醉洛神衆羅輕轉處鞍尖塵汝子真能事更比陳王寫得親

卷八

子昂小景 五首

谷山有所沐掩關結綠一架金笑蓁蓁迎朝旭漁舟何況宅自由光中公洞泝春漲更喜天無風江宇小於鋪松了落瀾項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illegible] 沒波演水色世態如何異人境而有樵者歌

[illegible] 自成水仙劇即其婦翁

櫻桃白頭翁

的歷月飴妃女唇含來名重不勝花相梁堂上劉郎老回首他鄉合人

兆日音塵走馬過

為我事逢門成水仙劇即其婦翁

[illegible] 不小 [illegible] 水邨雅意在分香

[illegible] 欲化 [illegible] 海秋秋瀟韻明璫

洛 [illegible] 夫婦 [illegible] 將歸海已如湔直恐化人移幻

[illegible] 然

戴文進小幅

峭壁遥撑落照危蜿蜒曲隴繞脩陂前頭徑轉峯回境說與時人定不知

沈徵信題小景 一首

藤花垂露媚芳叢山色溪光氣融紫褐玉琴空指點白雲猶自倚東風

淨壁虛堂 [illegible] 白拾十月中秋夜一卷黃庭訣不見人前人自寶

逸文祖翁

來禽忌眉

卷六

巫峽朝雲隔翠波仙禽無奈隔銀河不勝花相梁堂上劉郎老回首他鄉合人

兆日音塵走馬過

櫻桃白頭翁

的歷月飴妃女唇含來名重不勝花相梁堂上劉郎即其婦翁

老回首他鄉合人

為我事逢門成水仙劇即其婦翁

[illegible] 不小 [illegible] 水邨雅意在分香

[illegible] 欲化 [illegible] 海秋秋瀟韻明璫

洛 [illegible] 夫婦 [illegible] 將歸海已如湔直恐化人移幻

[illegible] 然

微明韋

光風轉汎緑遥遥氣暖煙和未盡清想得美人簾底
坐月華斜泼翠裙腰

微明韋

凍硯研冰字不成呵開青鏡畫眉清陸大温知君統指氷霜
走更把氷弦作雪兒

元氏

隱者高居不在城門前車馬客來從何
去對水東頭帚古行

金山圖

昔年曾遊海門潮獨向蓬萊觀海濤
要老蛟一夜獻環瑯

小景

濃陰深鎖雨初晴落盡障林風更多只有漁翁能了
事一枝閑管作蓑

題畫

依有山居種花徑終不出門去一般秋色成千
品半入幽香伴客吟

題畫

情緒細細雨後獨憐霜雪性
孤高本來綽約人

武元之

又

季冬正重積上日齊寒沍曛昧聞不聞憑蒂失其故
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年有蓑矜松為辨去來路
道士降

曾從老君宮經過彩雲常前後隱隱來必在軍令有
筆與將客易換黃芽

絕句

忽見銀河水[illegible]毛髮不勝清悟來只在空山
頂即於風少由岸

卷八

寒光空照眼蒼然半夜人間別有天想得非仙亦非
九

鬼四山風雨擁孤眠

雜題畫景

秋浸貝區天地寒老崖垂脚怒龍蟠仙人夜半騎龍
去木客潛窺古鼎丹

又

斷雲橫牧俠雨風景滿林糸日黃十歲采薪多作
伯不知翁子有仙腸

又

江明縣中日自閑多陽鳥根斷津門裏流連江長如
玉酒滿巵使不空

又

閩中山曲曲溪流雲鳥依依度石磴低昔生住把門蹤
合鶴深容教村杜撥

又

鄉思悠悠山雨茂欲去徐須御風宿首東皇拱雙
手金鳥門作一輪紅

又

惆悵蘆洲一千里白玉笙寒吹鮫背馱龍女

泣百斛寶珠拋海東

又

霞捲夕陽天外天抗風眠柳幾枝偏拋將濕網坡頭

曬且旁山愛東悻峨

又

暗岸蘆花水鳥飛半夜裏音和空

谷秋翻不容漁父知

又

玄文皇罷北川遊川與公同清晨出地可忘新漢

事莫將容易與人知

又

溪橋回轉鳥聲微杖履逍遙野秋風落日採薇歸

又

老在雲林了此生一江秋水對人清偏舟若爲求魚

出名句自下行

又

柳眼未知花色淺水濱林銀總道江南風景好都說當泥人

又

空地澗偶相逢散漫寒流柯問松不用方舟經萬

畧到頭岐路總難同

又

花滿白花潭北莊無人同出碧苔斑坊園風竹葉淨

翠落地松花上履香

又

寂寥深室裏不與俗人期去小答松窗太古書

又

獲有高林戚有苔有公不容可於陪山居生業畧完

其只是無人肯入來

又

破屋依依寢寞濱千山頭白拥存身洛陽縣令曾知

香中有隱峯猛卧人

又

閑門寂寞中天和白浮石横拖杖子前山

共知是人間不史人

又

秋水浮雲尺澤北無情舉到誰吟十年湯槃無人

問忠有飛鴻識我心

又

又
淡林元不擇人清自少人來向此行若使行人多
處謝安何必有高情
又
巖谷空明淡水人自
省短堤夾風小波
又
桃花柳花搜尽洲畔
嶂虛橋小浦回環流
又
吟詩寫畫似參禪不向他人被裏眠生公堂前點頭
石天平山上白雲泉
又
曾到仲宣市上來江山滿壁照人開都輸此幅丹陽
景回首煙花暗鳳臺
又
柳妒楊格重經眼玉屑瓊瑤滿扇頭彷彿和寧街上
見桃花楊柳障春眉
又
見玉面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箇秋香

宇知足成都詩校書
又
一溪流水半山雲山在綿綿日夕芬芳言江墅藏名
姓高七他年自傳君
又
落日征鴻遠離雨初收客舍來人采少不問人須門
又
溪畔野蓬不成山人自安貧白出亦出也不出
入卷終

古體

篤初

歲時月日維初君子法之維弘治元祀正月一日成脩厥初乃念之匪物不初維篤乃完在茲明爲初晦乃舉月初復厥理終貞敦物理人道厥攸同維吉啓日維初篤誠維行孰昧維初篤茲善寡悔基祉聽初詩曰物生有本孔明情乃貞志乃成父子初立向維克篤聽乃興視乃明情乃貞志乃成父子初立

夫婦初授凡萬初變君臣朋友初使初事若初交亦維克篤乃親乃久乃和罔令厥初若木倒木厥條曲若衣倒領尾若端之色可以知匹若臣之節可以知君若木倒木厥條曲若衣倒領裔乃通訓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初其猶不終弦不有初終將若何於戲正貝始白事理差以毫釐繆千里念哉維篤厥初篤厥初其家其永寔其無敗慶于成

三話三首

知性命則形物外矣存清虛則坂衆濁矣貪沖恬則勃慾忘矣克去天下不能以去克之勃於

從乎理情匪強徇徇乎正世匪強畏畏乎公若是已矣其
已噫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夏后氏之玉

晉人躬稼而玄纁黃衣狐裘大三寸八分有四麗
閒諸人不知貴賤而玄獨貴於時也亦各故亦或免哭
玉蓋伯弼先生天民之先知而後覺出覺而後出覺
廢人敢私其寶而命家下有司曰是良石
然而玄不敢決為下抑案之又不可忘宜藏細良石
晉人憤將敦沈之海盜咸口子閒大口曰良石
少用猶公物也亦有以文章山礫伸雅沈焉不盡

婦人曰人曰

鍾

八垂帘士人陳之遂之而北華冤以廢民監富方設
富哨卜稍則富設之徵也與時二物名恒相遇為昔
今之談類惑乎是又玉於不自已達者敬鄰者力不
肖者賊其究至底于謹民寡良世多厲華繁戈甲
興咸職乎是晉亦不知所沈焉

富術矣以內內非養而富術矣以內內非養而富
藏史也固亦無深謀矣內之無也亦各故亦或免哭
乎屠坏傷之

云耳矣其富者自卑其事故有司曰是良石
出良而貴曰萬乘之富等諸侯卿大夫而下之每然
也斯不亦富者而貴者乎無不得以彼廢戚以校諸
上為者能聞一也曉于卬于也則得以不富貴貴
以彼藏史者而惡之

公孫聃伯為銘

燕陵之役公孫聃父北為叟四月庚辰歸自燕陵遂
慈于昔為銘于玄鎮之義

初公孫大父將于刑其二世昭沈陰而頼利公視之
尤曰必綴事孤為厚志為武下石射聯用關絶陳
馳之遺卬之鄰五役同將命而行伍為頃北云嗚呼
弗主曰主卬為庶于同過庚過之哉過之哉無志
經布

祝子一卬家庶于年不復了彼
尚明沈彼不終多味小端莫

之夫運茲浸巢而敏曰允矣先師不惑歷伊聖程忝
人大歸矣然而行愈顛躓徑百慮往多迕則還之性
不可氣不可理與天道不可也而依依已甚流連忘寢
求裡然自見而介
研時也則周易
天人相平者具
探之夫易消長而
十有一日也蒙
損姤困旅渙小過未濟其為爻也不可偏其所以
為消者非六位乘剛膠焉者也有幾乎其中矣然而

有消之消者有長之消者消之消
也利者長之消也
春也之長者消之
人理之大行也吉凶者天行也吉凶者
之所自生也方
各一陰
之方盤而其力位重乃始可解消者消之也長者助
之也方與力無偏之屈方與力無極期不可
遏也或其久而吉生已焉則亦終焉而已矣了淵是
出入其度外內使憧憧消長與其方也大哉得而憩

平大物忘有消長消長有久近庶幾之初載消之久
也其九化之末消其實又有倚伏初載之前不知滌
也前而之通大地源可不仰也終九而識之非圖機
者時能之人消長有久近人達有參伍其久則消
之伍其近則亦消之伍其近則其出之也易伍其久
則出之難今有伍其久消而不遽消則為天之
難詰而怠焉非圖機而已矣名之通消也伯其久矣
夫夫烏得無出期乎未央也初蹈世也而論伍之比
其出而之長也殆將老矣故其終頭而迂也此也故
其為保保宜慎也消乎不止
然蕩蕩而已矣其
其一居也一幅也乃為任之助吉消凶也其方力
不可狀已昔者一而又有一而又有一而又有一
之所自生也方力非保保也昔不探之通也陳圖
南下世曰
滿盈之中消之天運也消在相挾也
山不可夷其中也以為即出而守故力與力無極期不可
壯之力與力無偏之屈也故一滿也或其久而吉生已焉則亦終焉而已矣了淵是
出入其度外內使憧憧消長與其方也大哉得而憩乎

祝子存京師將歸謂王貢治理為總冠賈小三四輒下後則不絕瑜考視子出之稍收何貢理文澤追琢工宜是歎然曰虹如也君誠故輒也胡弗夙以示誡其貢喻在也況子語從者誠矣也宜若貢然吾固疑輝不虹若矣祝子審之容曰公取其能注公耳抑吾固弗執其為瑜若砆也而

將益公者祝子什其辭又因以為利并市將示察玉者悉砆也於是弗能辨具冠弁冠廢晦終日自駐昡於利偽者而失其

晉侯弗政

晉侯弗政文子嘆見晉侯酬弗答收見曰何范文子曰三郤有逢并焉敢以鳴晉侯問方在廷人報乎曰不君曰不也范文子曰會也以無廷人報也而鳴若逢人報也則鳴用會晉侯曰將禍帥飭乎問左右曰君亡令焉君曰未令此范文子曰會也以未令也而鳴者令也則鳴用會晉侯弗悟范文子老明年癸人鄢人衛人帥師伐衛侯奔齊

易魯幼易長公國人出於以和偏諸子魚子魚微女非納禽若外荒者晨參之將以歲子殺以女名子魚召文女祛服以往子魚曰之微也君誠故輒也胡弗夙以示誡者若也子殺曰嘆此比於君背之臣衷君之腹吾也子又惡乎知之子魚曰潘遲遲接者而以殺之堂上諸公公曰子勒矣蚳然斬女也視故且幼爾其婢將弗趨焉子魚曰國之蠹悉是矣抑君之比臣瑕共

焉君寔好瑕而又好婢瑕將不好君之好俾君獲好以締其好乎公曰諾入之已而知其婢也遂擯之并魚瑕君子曰衛姬懼以妬易其身宜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君子於是乎鞫凶物治也

歲丁卯正月閏一之日祀子來北將旄六日跡極東海擬縱大觀於時森而如戲隊屏而逶倚而施不可以陳夜艦陛下無一人回談者噫其於吾師之淳也幾何哉昔者大道之行六經八達弗越今四勿矣

余此宛南東旦將北走燕焉高諸君之所餞而又也
如斯而已矣仲尼遑遑乎几中不能自里五十里舉
趙焉苟程不五十里而將信宿之宿止舍誠得有司
以舉諸君則以百無能令而過之行之易於予人也如是余胡為
乎不行之以予乎獨不得泯泯沫洄洑於城中之
弗濟胡余之客哉乎務道者及出而旋焉於今去
大瀛不能里而伏三大刻木蓬底仰汐而歸是力之
辜也故噫幸毋棄務道者云

測玄

客啟而寤於鑒史鑒而欷且嘆曰終矣哉憩川焉知
天道察昕與昏止撫躬占氣恒可以聞乎而識天下
最貞以著明物侵交一代中暄涼昏温殃饑
蓋單歲無十而第一登之一一然然不經矣嗚呼物病癸亥甚矣
後且暘淖凍明以然不將經矣嗚呼物病癸亥甚矣

悲志

客有洞客境忠福裂自言為其一躬子夫的其
百行日日恒恒的淑淑的人交一交消化物與春
河相沿浦已將秩序無所庇依期期也其
黃金之可洪鑪直鉢不信哉玉理泥而
無難去哉往矣子平毘之

悲常

[illegible]

乎而有必死之志而遇其絕指之而能續斯用
吁許之過與

悲時命

旦呼行游日有食之日已徙矣無信
信矣行日中走半人後九日而歸有
明日昌丑在亦猶之而已乎

悲朱先

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揚由求學本之科外稱以裁成
輔相躅伊周房杜之蹤勉充社稷拯溺救危以家
室重疲蕭松弼惠文人倫刑範留有孝者云集于

斯悲夫宵邪步宵邪振邪

悲黨

自古在昔同生九區匪今斯今吾淮與徒登途聞然
開口笑相待矣遠遊半渭洛倡演頭垢范延而歌歌
升孔堂論語衛步三仁古友于出賢路與逸鑠分華
衆聞同音拔萃笑乖見肺肝又何必怦憧往來連
牀枕衽後聞之所從者哉

悲文昌

傷哉窮也斯文將矣未落山澤腹殘絲定輪高謝
公輦燕市長眠曹劉絕交攜左馬班之徒設雖於心

非味幾何余何望乎餘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冬寧夾江文

栗然而絕流決而不反已徙矣無信
星為之貶實為之虛日月有明而不

機矣主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維也因各為之戒

心

倏然而人往與大地均生斯有忽然而
物亦然而與萬物俱生斯有忽然而
戒之哉禍福由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行偏而詐揚延寧非斯有忽然而
毀暴慢鄙倍而稱道寧非斯有忽然而
亦用斯殺戮以御其身人不察而我可戒戒之哉
戒之哉禍福由舌

倏然而象罔玄文
倏然而象罔玄文
倏然而象罔玄文

鴻稱有錫行當四達專祠歷易維此湖塘世守以嫡
振振其麗生我
聲詩發秘余在昭
千曆

宋太府卿鄭公湖山堂銘

莆之鄭自昭始山
其閒與弟莊淑共學焉是所謂湖山堂而路之季
弟當時所謂南湖三先生者也自在梁陳間露官太
府卿君中郎將以別爲邦采風忘成徙爲其地之華

重令河源令敬
堂者示允明經
莆邑之
華公學者孫
音有我契我
顏曾
琳宮在庫紋編列
月際以
永來家

羅翰林聖池銘

天作高山下有流泉昔公臨之
清澤涓涓天地有文惟予山川觀而化成昔藻以宮
茲流北注公將亦見臣彼先生
軌後軌前何必餘仁
者邪

紹興縣張公硯銘

炎輝中明方召批鄉入文出武光曲申與帝錫良石

備詞跋告合四方層公斯出圖譬太玄鼎趾周縣
乾元爰乃八柱擎天臣浚承宣臣銓繼保大猷日陳
誅茲有舉孫移世易國威門在有支光孫尚古斯獲
山齋袞鉞文曰
休陽孫氏孝友
休陽孫氏世以厚倫者曰孝友廣文
登天監有面王學士銘以揆
山公垣爲之紀
子曰忠仁
子曰無缺孝而友弟不衰三子有子共七人三

之共好而不厚之傷類也志謙子永正交予既請
爲前堂之記更請以孝友分著其義并而縣諸堂
之東西楹閑得以佩服朱之後人

孝弘

於皇祖德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黎人凝之
殊勳以修厥 [illegible] 孝行以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則
煌煌大哉 [illegible] 子名 [illegible] 代宗仰止德稱
作于先公尚留 [illegible] 仰弘 [illegible] 以引于孫曾玄
三牲用養五敎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終始生死無遺

妻子勿衰無曰不知神明通之武夜謐塋空桑孕靈
亦有怀夫狂言寄瓶聖弗可恒狂弗可迷非聖非狂
吾將誰依人孰無身身孰無名名曷以引孫曾玄
鴻波海延福無窮

文徵

茶茶有士孟慕其先民有言四海兄弟張我群彤
弘一而公子無私人兄如吾弟明以我祖政縣君陳
楣望之其德侯孔懷既孝以燕其舊不一
日忘不一言衰孔慶侯孔昭既孝以燕其舊不一
人不一言衰孔慶侯孔昭既孝以燕其舊不一

重恩堂銘

簡簡伊氏皇茲與邦 [illegible] 平 [illegible] 黎人凝之
勤勤少卿 [illegible] 孝行以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則
宗緤官司 [illegible] 行治馬門 [illegible] 英存 [illegible] 代宗仰止德稱
丹符推榮馳恩皇皇大夫秋陽斯隆 [illegible] 從孫復司
邦刑 皇茶斯加錫封所生命服皇皇隆階謚登所

生惟何曰溥紹方念茲澤沛委垂重重其篤其
堂荷得繄茲攝宅 皇澤昭揭昭揭惟公惟咸之彰
咸之其酬惟爾先之忠其忠其致詔爾世世重重澤
沛 皇不爾棄小臣作銘足揚足爲匪伊之勤凡百
有位

宦祿堂銘

宦況帝實爾未大夫揚也大夫宇存仁自鄉舉
進士釋褐授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擢 [illegible] 陽三年有賢
擢按西 [illegible] 貝相間 天子遂以江陵憑幾以憂去
北除因宦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申 [illegible] 其大 [illegible] 庶以進士爲南

京戶部主事員外郎華實孺然次子應辰應廌學官蘇是有斯堂之稱歲戊辰冬十一月七日君尒辭六十司封顧華玉甫仙徐逸民繪圖揭寧以壽慶長洲祝允明從而述銘級曰貝錦大雅賦我更仕學成卓卓然且晏寬悟夷甫廣朗然

淮海渾鴻顯有家之主淵源王太君實甥華滋穎經炳蟹參解京閣部綬清江令三尺扶雅啟水開門卿兒宦長史長民福州侯官人也徙乃築聯桂之里江北紹興府推官君初治嘉興嘉名啸傲詩酒兒亦能慰母心閒邪牧屠越安楼有業

高閣言以述四葉奥惟處士乃徙乃築聯桂之里新堂有作昭先啓後植本是種淵淵祖德翼翼嘉名維名之嘉貫稱厥實蓋徵于詩木瓜公有甲煒煒甲第

煌煌金紫有典侯類有教胄子的慕節幹咋盆是職溫麥泉兪亦有令邑咸蒙學政咸梓程文士炙而淑如蒸宝熏雖此家州世美之尤敷政優優譽通宸旒式楅于家式楨于邦乃杜乃梁閎閎無疆乾不佇本曾不思植孰不植本有限制力斧斤日尋牛羊不停咸楼牝蕞咸宝鑒臨有儒有釋之于百千年奕葉蕃之紹此一公言容何木仁抑孔培稽扶智沃昔賢之平經術出乃論經以忠元元洪根不拔皇澤方滂世世家奉祠事奈村里人行之年大門紹年之有德者銘以勸後事

慈谿姚氏植本堂銘有序 宋處士徐所謂北白岩七四

壽節堂銘

壽節堂者洪武中吳人都文信攜以奉其母壽節婦事見四明張中丞所爲傳其曾孫昂復請爲銘其辭曰

皎皎夫人省元之孫自祖世德斯甄斯錞于都齊姜飭魚孫子八人終亡一夫我思楊柳折枝以稀誰謂荼苦被彼甘飴如海若帥不匿杯食安味曷衣解帶清氷自持門下踏穿不周氷釁盈乃鞠厥嬰乃底厥成乃心厥貞見孫守節孔堅七十厥年曷虧厥先中堂燕寢子孫聿觀老于母

母曰汝孝寻見厥考母子泯淪有堂維存誰其守之有美曾孫彼二厥天曾不以耻有曒斯堂而不赤泚彼不赤泚人則嗤之大人百年士百播之天薄人厚亦厚其來載輩茲堂宅天不泚

錫類堂銘

粵宋顗氏來于玾憂痌幾狂送死勿有悔爰宅存于茲著忠錫類敬之哉哉以中維馨雖居嘻于隆責備紹賢備則從爾孫從爾子祚胤大降勿謂大當當敬之敬之切忭于而宮

忠愛堂銘

狩世卿公爰宰通道密琴詔嚮鏗錦盧懼厥本維厥忠門有孝洛誦乃揣式茗斯效

聚玉堂銘

繄伯陽父吾之師友宅茲左玉維偶高品方歌滕書紹杭載即于位作子之詞

安仁堂銘

恭人淵淵宇成孔安甘節若德之在梵之門豹隱梓里松閭永言錦居風穆恭

導聞堂銘

綿兮丘林尚爲日尋多聞直諒左規右箴子其拜嘉服行有欽蹕于高明曾氏之心

受益堂銘

朋來貴思良藥交口何以承之惟謙乃受麗澤象潤覆簣基厚以深以崇欽哉三友

新氏祭器祭服二銘

器銘

正德甲戌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內相戒菴先生翰公伯利學于京江里第成堂其父孝公名之維其器之孝後世能尚少師李公之孝人情而爲之式命

以今制者常薦而古制者後世以時裁之如其力豐則兼設如此日或否則姑置之復俾允明作銘以章示久遠謝不獲謹爲製之以復于有司者

簠簋爰尊古制攸存岳先之生用則弗親鎧盤壺酸後世之撰維先之用式安且館二器並列饌亦兼設法象載嚴泰稷有鉉令者用享是爲常儀古者視力儉或罍之匪重器物存之徇事一如存古亦有劇雖禮從宜誠愛仆基以授不陋百代如茲

服銘

內相靳公既爲祭器遂定祭服之度自玆以往迨于

爲子孫凡仕者用今制祭服而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以下去佩綬淳洪武 詔肯也學而未仕者用儒巾襴衫不仕者用平定巾盤領袍以體存亡之心酌古今之宜而率無違於禮者爰謂允明器既有銘服不可缺謹復薦以辭曰

齊明盛服乃祖之敬維肖與賢其服斯成奕奕新廟京江有作爰及于野服旣興有恪公卿大夫祭服是膺降殺倪秩具如國經儒冠襜裾士所固有平巾盤領紳旒之等端弁旒纊公之達道冠履交於君子也黎其

約齋銘

滄洲陸子曰偉良父署約齋陸子詞說履跆服御未曾累紵俊視予曰是反狹縮來大盈於笥廉未可探本量其蓋視匪逾則乏習堂孔宜而恕獨予臨彼蒸竹辯不勝日挾不盈瓜瓠不待暗而徇予刻約銘尺之阻尺之門崇仞以數

固交

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四者不道所以合而友特言交思者亦

有留乎僕留朋友有以地勢合者矣吳之儇衛之賜則同升孔堂臨薛之玄齡京兆之如晦則夾輔唐室其初豈交也哉至如農耦耕工並肆商集市肩徒之共在官府因而成類者也然明友而已耳非所謂交也文也者志同學同氣化同道也或同防而並流或背向各下當凡木皆縱衡相貫分而合合而分可以爲交木之樹材而爭倚或翼偏仄陰凡木皆交成貝珠校而共本或別抵而神理可以爲交交故必仕期官父之六達道者矣僕也幾交於君子也黎其

爲交非寡而不盡也雪川旌君不以下體夫之數
里肝膽一日而合直欲挽拙劣於符券爲千載友道
中興其力不可以鈞斤萬千數計僕也何地承之雖
趨也道也忠也不敢以企及幾細水之貫長河柔蔦
之附喬松乎欽用之以期平伸之久

理欲

事有可理可欲中節理所當然者也抑治人者先治
猶執曰理則昧之矣君子理也禮
理也人皆不齊各極其節則執從大理所以故雖玄聖
亦特以不及亂爲節所云千觚百楹周旋禮行

乎交際以敬物爲主則於用酒也寧不以獻勸酬酢
爲具哉具而極也則不覺入於流湎盛亂狂凶之圍
以悖性殘道死其躬是用禮用敬以推人內諸惡不
省夫端也就爲欹哉尚孰曰用禮焉於乎舉曰敬曰
禮曰是不可以不察而已矣今公以理強人以酒者至推而內諸惡不
旨亦宜爾不若即良臣之務也因命此意
而寫之簡端
昔公之安勞在安先功行效稱名乃列今公已矣
安乃孫子功子效惟祖之似知安之自無忘其始
而堂此名此少曰老晚況之一人以世而評乃類祖
孫子之爲功得之先人尚監爾後毘貽子之子子之

眼知爲酒故又見其飲較舊大減亦輒醉知寔已衰
矣乃不苛勸之而安徙間苛勸者尚如故是未得此
說爾余愛之深因書此貺之俾寢置懷袖有如昔苛
者出示之或能同此愛人以德者也抑治人者先治
己余最愛斯者故發之庶有助之元和以
爲然否若不然於
別鄭仲高

存心莫若寬仁果行莫若家資俾勤教子
莫若經史昵族莫若容忍居鄉莫若廉恩仕莫若天降
百祥敢以獻於鄭子

孫曾玄振振功益厚效益深此堂此名與世永存矣

先人之心

硯銘

宣理吉忠懋德寨事惟若之動載百行之乃在四
君其勤不可以已然以往罪罟終期
於盡欲垂四海物以
置于閒吾山齋之
止飲箴

中以和神過則蠱氣厚載覆杯毋作醜器

酒銘

噫嘻胡其德噫嘻胡其食噫嘻其志其力

小酒卮銘

器宜大茲器宜小仕哉茲器其宜賓

若鑑銘

紫暉翠濤的皪玄醪我有嘉賓禮樂茲先

樓鑰銘

靜以觀物以觀動以觀智乾用猶豎乎已

書鄭州書坊壁

學者之心貴在無適則閒閒則內外交進動靜不偏他日有為當
然矣

吳郡沈氏良惠堂敘銘

初沈世用醫宇王官醫于宋都梁之日國步既頻臣
黎從南沈事于越京而家于吳邦職作業存如岐雷
道格于所以潤十族若臣用
書以貴煌煌多于斯人以月
言甄惠以
劾惠乃降休命
邑留井水家奉遺式儀式引領無少老咸遵備恩番其
在于元日醫學提領瑛曰中江路醫學錄彥才曰江
浙行省醫學提舉德輝其在于 皇明曰太醫院御
醫克一道以煽于野惟演演供持先休夙夜慎恭懼
玆久或滯以際陽吳外史氏明乞銘乃為之其銘曰
佳我沈塾孔碩思文康道用嗣宋一人岐相軒格
儆俊于天百子大哲欽于承以貽于我子子孫孫永保于億年用休
史明曰凡夫四受而躐作之恥有攸受而忽遺者勉

性論

今昔之說性者紛然角起而未有以物證之而明也人與物也高下懸殊其必有不同之性謂之性斯必有恒乃同也今大物之性不殺乎毒受於是則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食牛恒生蒲草石至爲粉麋鴟之翮一染于醴察之不可睹而尋伊之夫一肉諸咽以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違焉然則性不恒乎哉犧炎軒嚳伊姚嫘姬迫之死使惡必弗

從孩迨之生今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爲弗活人也此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奈何談者之弗校于是彼有狼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爲可以其異也而廢乎有恒者邪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犧姬是也惡者亦甚少桀辛是也并者一而具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者亦有惡

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今獨陽而云陰則云生矣云陰
即云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云惡乎由其甚少
者有恒其繁者亦有常故風寒燠而雞雀彌彌
今古一變也彼之所以不能久也曰惡者氣稟夫理非
氣不之合必不生而性始見性非
見而有形之後也脇而鳴其卵也必寘
世于俗而必日性
氣也斯可矣生生之謂易必有四字盡吾非有窮
仇乎輒告卿雄愈翔順寡諸子之問衛吾見而章之
亦俟萬年下有定之者然亦非脫由孔子曰性
近而已自孔子至於今比皆推為至聖語必師疑必質
而獨不是其言性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為
至聖矣嗚呼吾獨知從孔子也

為邦論

所謂聖人者謂其能盡天之理察天命焉耳命吾以
君臣吾之命吾以臣則臣之不命則師之非不曰後
有聖而君無聖乎作聖之當作者吾斯了之吾敢無
使乎人主主聖人之理為君也因天下之心持天下
之理為主也惟其君之聖其民亦鮮小人
也故道之而曰知不必有所決擇改移
武得乎哉嗟乎邦有常為之無常無常者所以拯敝
也拯而還之其常而已矣故曰為者啦四具常由時
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由幹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
由景與樂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也曰子淵之問
獨乎前而指歧與不知而歌度與曰惰焉而已矣
曰今稱守之為一惰乎矣乎曰請更求顏焉為以問

為治論

有治者有治治者有亂治者有亂者有捍
亂者有治亂者無絕亂者治不可絕也亂

亦不可絶也凡人有治亂焉凡天有治亂焉人之有
治亂人皆識之天治亂奈何天人之始咸無治無亂
生焉治死焉亂安焉治擾焉亂腕完焉治悴傷焉亂
氣化自爲之爲之而非謀爲之猶無爲國無爲而然
也故物有造作成而無愛憎後久且人者擅而弗
天乃爲之用謀非自然終弗遷是以
無爲歸於天人何以作爲已孔子云舜無爲亦衰
世之意邪夫人之始人爲之作有成與適而無愛憎
久且甚愛憎焉焉有愛憎而無願與尤更久而滋其
願尤物而作遂至於戕賊殺害之事

不能持之矣茲焉謂獨下民之喜歟夫人之治者爲
教誡相甘絲菜相烋牝牡相契慈孝相親禮樂相順
夫焉不愛願亂首反之焉不憎尤至於國天下皆然
然而始治也人爲之續而亂人爲之在治而維之先
亂擇之在亂治之既治還之皆人爲之治者聖哲才
賢亂者不肖姦宄盜賊梟然已至乎天則未知其有
治亂也知之而未知治之職乎人也以天之大尊愛
願焉而不敢憎尤亦以其公仁故堪受福大德曰生
而俾人惷然而人物安焉不知治其亂之職乎人
人之力乍而救還之萬分一猶在自然矣力而無救

遲若堯之於水湯之於旱亦末如之何矣茲所謂亂
不可絶治亦不可絶者也然而弗可任而無力者焉
今夫鏡之以日月或暗霧焉潤之以雨露或亢烈焉
暢之以風氣或壓焉培而溉及之無不有治亂者
治者若常亂乃至於甲甲仕以至庶庶萬形
令若田道赴唐若樂裂死狀不可以忍語嗚呼割矣
哉可不謂大之任也

是有官薪炭屏障之焉人人治亂於自
然而不能治其亂人能治亂又能治其亂又能治天
之亂矣夫夫由天之治謂之大德以不能治亂爲無

厚皆不與於天唯公若仁其本性無庸以私蔽於乎
人不治亂交責之天不治奈何亦詎之也耶爲孔氏
之學猶當不怨天而務其義修仍歲四方饑星在壬
午以前一洛未以風是爲大亂申之在臭亦屢風激

古今論

讀者類指古今爲岐途吾恒非之校君子多是古
而非今紀人多貴今而病古吾以爲悉緣也君子之
是吾非誠是其實也是其降升降盤還樂而成池承雷驟霆

衣而袧袨逢掖紳佩器而豆籩鉶俎几席旣陳
納屨曾不羨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
之爲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爲視聽步趨衛用者
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宜
也蓋吾心之情與是近者相之而賢者由焉隨稍
從其間變而化之人中無是也其爲賢者亦
非文[illegible]及之遂爲古是而今非漫然
欲以瞭的[illegible]
夫細人之狃今非誠狃且溺也狃其實也其於諸
具亦日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於中也

是以知爲古今之辯者亦雜其實而校之耳聖之
成者莫踰孔子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
身者也孔子亦狃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背也其
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昔昔年宙積今
無今昔以爲古也前世也彼曰何古以成今予亦曰
予生也有涯前世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藉
古也則固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
聖人之不貴也謂曰鼎能鼎爲之
爲陽燧以禪則自以大地之道公[illegible]前世其祚命恒
在宇宙非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四三百
載他則不然益三氏者鼎能純得乎是而猶鼎爲之
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臣佩玉几車旌布席
哉我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鼎遽古者然乎哉方
孔子時則以結繩爲上古黃帝爲後世矣又以視今
日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見其進也久矣老列非周
之狃然也及至淨氏以[illegible]
千古儀刑風俗大率[illegible]
三代[illegible]
一時也[illegible]
閻寫帶章猶三五也而是猶其常而已矣若
齊也故予病乎其爲當於古今非無指也從難其聲

非其實也而嘗竟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
蓋存乎其中矣抱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群黎之
情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國紀論
語爲國者知在師三五根道德敬謹綜而審政刑矣
又知得是者永命矣是者興于殷殷之紂德非劣乎周而其世無趣
焉周之不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
爲陽燧以禪則自以大地之道公[illegible]前世其祚命恒
在宇宙非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四三百
載他則不然益三氏者鼎能純得乎是而猶鼎爲之

此其效也然其去文命之迹亦隔矣何其年且歷幾
乎如是哉按稽之弗能無惑者存乎求其故觀其國不
可識觀於人乃得之矣今夫人之年以百二十爲大
紀而克躋者萬一二見視常度上者九十而已耳八
十而已耳常者十六十而已其今由賢以迨愚凡
窮萬萬殊矣究而約之有何也一而已矣一何也無必盡
國之脩促亦何暇計哉無必盡梁鬃苟有衰于躬無必盡
苟有發乎此無必極康乂

亦他勉乎終厥國矣唯去殺稷而焉爲蓁仁禮而戈
鋌乃以賢滅亦無爽焉然則爲國者無以年收道無
以道疑年不啻物而人況加於備養不極理而國況
進於純疵外道之效至矣哉戒哉純疵者奈何曰師
二五根道德張行仁義而審政刑是也

戒論

天地日月星明有物有則有不容自昧也七伯之曆井不可
但民可大衆矣有衆教乘刑戒無亟弗格以爲
君臣可以大治矣戒大治可以懲懼博
史臣不察爲用有之不知所以戒懼終不自有諸朱至非人知所察

擡手步以禮樂爲戲肉刑五等備教止牌遂爲棘
剡斬以刑罰爲戲播種十一粒民養后乃遂稅權椎
剝稼穡以爲戲理財禁非命令役使乃遂漁賄殘慘
以官政爲戲學古有獲簡諫授政乃分經事傳偽道
覽臣以術爲戲政事頗揭華乃緣辯奉辭
妄[illegible]有乃奔流根用夫
婦[illegible]勤進以君臣爲[illegible]
善棄交好德[illegible]
之郊私之邪參[illegible]
順[illegible]叔五運頭[illegible]

本柢心性臨冒天地以有我嗚呼至大以心性天地
而戲聖人有作能如之何矣哉甚哉人之徒以謂不然故有浮
此大夫士稱爲賢才莫不以周孔我師天地我法性
理我學子我收攀白眼視天地大生衆民變
兒子用新文生殺之爲撫然爲大婦之別令天窮
媚嫉棄餓死君臣以義令長治民征輸役徭雜踞以
死爲哀制愛兒養大衆生物通以相爲
君父我自以戲君父戲了子戲父大戲婦婦戲夫
之聖性用道養心安而氣體從之雖愚有欣戚而
賢耳長聰然而肌面所嘗必在佚美有骸之所同特
物況不然耳貝有道獨爲肌面無言之如道可佚

之也心氣體亦有畧養心氣體猶未曰靡之乎食色聲味衾裯几席堂廡車之類也精之乎卷籍詞翰圖畫玩好器用之類也精之乎養之完矣若是者其體豈不然尚慱厚矣夫祝融氏之子曰重曰該能修其官天地以平成我客驚曰怪哉為有其賦而又惠諸祝予曰政不善播玉石俱焚然而顓氏慱七之司不與也幸蒙賴漢家君臣厥復燃爨復然今上改正朔心愛於民氣體長免於煩勞小人徒子君子者若克浸廣以仁厚奚其少獨敗吾淑者林林爾吾力綿薄能祛惡得吾氏之子之乎而假之曰將燒者何祝予指數十篋曰

體以損心無寧息氣體心亦未嘗不可舒也余性極任時昨有養三者頗皆得一二比來為人移假泊攘竊去物甚多始多惋惡將復求完之暇坐漫想得此因寫出之期以自從焉

心氣體交養論

得而忘後使又得則三者皆養勝完矣若得心失氣體則心亦不足以為心氣體且泛心亦只以為體則氣體外以至中宮微機慮物膠故天游二者固交養爾

所証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壞業之書者所謂山
經地志之荒誕瑰瑋遊宦歷之夸張者所謂相形禄命
課卜諸伎之荒亂一編以獵一時浮譽者所謂纂言之
剽竊潤飾而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譽者所謂纂言之
凡瑣者所謂頭巾氣所謂僧語道術之詭昧
者所謂扵人無所用才之閒影扵之其是　王章也非
拂人性者閒亦以科第之故資疏然何不及之曰
書也科舉之作士舉以應求今士之弃斤也抑亦非

文矣不足去又問所將去若是將不有拘於茲者乎
胡弗之觀曰下此者吾弗有之矣井竈之方盜鄰也
房中之狠者淫海也　巫蠱之文吾耳目無接也吾安得有之而安得去
之哉書出而人曰秘乃將足竈政而欲用之抑
猶惡其聲徒口以伸我將不復思復吾手以為政秉
炉也乎

學壞於宋論

從予曰凡學術壞變于宋楚慘壞之經業自漢儒訖
于唐咸師弟子授受咸門各門戶矜制數布

王之命於是傍求嘉數凡襟背王衆誰不奮迅爲之雲龍之風時乃七域爪裂歎名富爵之士選君而趨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欣帳西厥弊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于此志於彼乃將命倫倫之國以從役之中乃當安宜之處而仕即仕之亦奚必其之晉之幷州之馬必君號而起哦乎華渭隆寺而七日覩耶何如哉郭生之馬將安使曰門閭馬要魄非國無足以寒燕之招故余姑置魄曰昭王君賢

稽叔夜七不堪論

超哉稽子之斯論也歸夫悶其近才器其散誰得其心乎七端悉情體所常欲凡有形無不然矣高之云乎聖賢訓人尚勤而戒逸記曰君子弗使其躬傻焉如不終日七端皆傻焉爲爲貴邪君臣之義何可以此易彼夫矣實立朝風夜匪懈亦有所立焉不

王安石與神宗用虐政殺天下人鋒艾四海騰制慘
命二數十年令子孫相繼以終姓
人盡知自六朝秦檜罪狀道而誅之安石意獨欲名為
皇孃段曲儒說神宗獨欲務為堯舜高宗而已矣遑卹
乎殺人亂國也與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
安石諸葛魏徵能改過遷善為二君二臣斯嘉
已安石一自陛神宗一陛乎安石終底乎惡歸神宗
為過安石為不肖天可勝誅乎哉

元臣論
卷二

君臣之分亦審之而定定而後可以乎奪之域中之

后域中之臣事之也以道者大奏功者良辦務者具
千紀者與曲賤者賤創能者巧善通何必春秋纔能褒貶
哉惟大梁海之脅毛羽之隊拇行如人耳非我類
也彼其自相倾圄公論而奮去為而猶梁吾何計
之哉今也脫使梁六定昔明堂毓藏吾法象擲弃吾
儀成成御復戚鎮越宅極自號曰君師之若哉益與
之中大君主之君而后有臣民而后有
物物而后有狄緜君而物一彼狄者氣之氛非類矣甲氏之奴逸
而昔之官司理之且當及之甲彼非類者孰疏翔翼

佛止堂寢邦克珍之又從而禮之非頑人也哉吾亡
法而奪之彼且奚辭或曰古之君子或以工人仕列
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鄰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
不然則裘悉夷矣曰今可知也蒸如嫂寡后妃齊車
服果不夷也哉哨貝狡皆低為之冤庫庾刑狗鼠斯
為爭有華力也夫子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
有君子衛澄之學集頻之文秉忠天挺樞默盤燧之
從之勳守敬之術曰名後世可矣曰名臣吾不敢云

趙孟頫論

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於箪妓也夫胥餘抱聖道非
聖誰其畀之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絶也孟頫非茲道
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 箕子居宥席守先桃
彼此之公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孰多焉吾僚師
不可為君臣之義耳

楊維禎論

禎於吾 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為客婦詩不恭也匪
曰不恭亦太愚矣赫赫晨警於宵者雖健必作良
師發藥痾於昔者雖殆且嘗吾向火兄垂死得踐

地人之庭亦大幸矣嗣遂厥仇以為孝子之歸亦幸
乎凡行自附於故國鄰老為貞婦者云爾 大節不
有虧涓陪蓋亦誰能決容 高皇帝亦何貴配
自永詒於代矣

孔子廟堂續議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遠固矣 本朝崇
隆尤至其中或有過而以趨大中宋仁廟王淳王忠文
公備成有說今日依帝出入宋王謨未及者間有
衆木蒙朴窃自疑為因私妄修者云襲者 憲宗皇
帝相重追之志加祀 先禮樂同於天子此其越度古

昔哲王遠矣憑窃以為凡為祀事所以報功有隆
卑而其身之品級不可易報者底於其身之極尊焉
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
雖並天地未聞人君事以天地禮也且孔子之功正人倫
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而不可為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孔子又奚功哉今使
孔子儼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乎愚窃慮其不安假
令安焉則必不歆季孫之僭人倫三子之歌雍也先朝
褒贈窮於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
臣之奚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哉受越此則非人類

所政間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　天子明聖竟
格其說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遷用其
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自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
等第稍僭猶無逃於　國家憲令況孔子曾不如今
百官之知禮乎故嘗竊有過慮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計應朝
服旁立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顏子曾子
子思並坐堂上無錄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於
裔夷邪昔者之論儒者謂孔廟之祀由于　朝廷乃王
者崇祖因道統而起通爲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
倫指矯之者謂道統不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

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顏曾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
佳然究之爲未明順違竊以爲直應引三子以歸厥
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傳固得其真要其私淑
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僅之再閱數子間乎又非戎之
辨有類上奴如前代是奴據主位也今許衡以宋遺
才異滋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
事僚據之語豈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擬出二子
其疑又安在哉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之節文
甚已簡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學子
顓刻意樂間設無缺考校之頃兼用升降務俾禮備

樂和無可間然如愚未諳師承潛舉作或令諸生
遂寄太常肄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經者歸授其
黨行道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正也又近時
郡縣或有士援　朝廷祀典貶爲樂舞生此又
不然學者學夫禮樂也豈昌所由孔子之文何文學
道何道顏報祀之頃委之人乎借曰未易則易爲
不習乃忍北面而立以觀異端之興乎夫指邪黃冠者今
之所謂異端雖未知孔子視爲何如要爲昌言
排之者矣楊胡曰有我狄則進之倚門墻則麾之寧
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今使孔

子以明道點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爲報具
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
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忱顧翻有病焉則未免更爲
罪乎故愚恐又而有進門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
將幸以來爲紳先生之教焉

貢舉私議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儀制典程作于　祖宗率由是
貴故小宜損益不敢易談然愚以爲三重之柄在上
勢莫之敵在下今商幾酌革群臣莫言蓋不敢議者固謂無成而不能不言言有效忠之常範

也寫足貢舉一事有應稍加更定以合時措而分在下未敢昌言輒復私列二端異時或有以備芻蕘之陳焉

議曰貢舉昉乎周漢考試與於隋唐雖代有損益法應貢舉之目姓名不載其執何性行未察其淑慝徒俾於一朝筆墨之下以爲終身陞卑之第斯已術之淺矣然其間猶可稱者蓋貢舉以質考試以文質者必極大德行之核文者必盡大詞華之美苟充其實乃稱其名故漢唐之士有行足以範世文足以師來者焉縣選之各極其科程也當時之文以詩賦論策成有貢焉自宋代有貢道統性理之學而世主居宿其說於士爰有疑義之制　本朝因之初試以口義又理問完日辰有涯資賦非齊無邪一語足蔽全經若干數舉徒衍餘剩何必務圖盈數秖費紙筆哉今或過乍篇數未登終場如制減作輒至不勝或不給燭俾研覈之功委之無用強記之能多遂登升故愚以爲如制減場不關去取爲便孔氏所述寬惟六籍樂經既亡三禮同在後世傳業儀周二禮同戴記爲一科　本朝獨取戴記而廢二禮蓋以戴記文多而繫重故求之最多以驗其力政事一塗故求之亞之理性辭令異施故略之唯求其一才最易見故特取

故愚以為禮宜復為便五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孔門與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　本朝因之非敢妄議然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　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為宜以學庸歸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列以為一經孟子孤散諸論場為便諸經箋解傳釋今古浩穰然自昔註疏一定似有受命守亦未嘗禁使勿觀占註疏諸家也今習之既久至或有不知人間有所謂註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傳

經家之旨益至泯滅故以為宜令學者兼習註疏而宋儒之後為說附和者不必專主為便減場之法以五篇為則愚謂既欲其精不須務廣或以五篇為全場而其餘隨力所及但不得省於三篇必理精詞達雖寡亦取為便論場之事求之博至如性理道學乃其中一事物而既得其說於此勢宜簡畧或摘一語或搜一人使旁招曲喻譬譬無已似無弘益於學故愚以為論題宜簡於性理道學而多論政術人才等事為便詔語表判或止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有官之切用不可忽易故愚以謂詔告表內宜增科二道判語須求用事精博詞文典雅為便既繁不必廣駁但愚謂人之性情惟言可測而圖言識情詩賦尤易故古人之用詩賦以求性情也今或猶用一二以驗其性情正邪心術寬猛亦可也至如設策問答正為從事之需政事之實今或分問不急之務碎細之談與記古人陳腐之片詞衆知之一行以暗中摸索為貴則苟若商確今日安　上治下施為之切務故愚以為策場所試專以政術為便大抵貢舉之設欲得才而用之也致

用之道向已養之學校令求之矣今日之求乃以用為急而欲知其體故先以理性道德經籍之說察之耳於是而一得其實則凡後場諸作悉是為政之事貢舉之本意也故宜執守此意則長久之道自不失其權宜矣今人往往謂科目為進身之階梯意以致用之術自有所在此特借以入其地云爾爲謂　祖宗定立國之典臣細詳利用人者為政之本貢舉者用人之具當為貢舉備之具而已其必有不易之故及靜觀今日之從政者類多建偉偉之業而其設施措置類不踰著于學校文具之間場屋敷陳之

肉功名之出文章不與焉其進身也在此其安身也在彼此所以有似於借用之器也然則何以是爲哉此愚深求其故所以置主求其用而先察其體乃貢舉之制之本意至於久而奔行者稍失其宜如前所云則今日科目爲階梯之由也或者稍以其用爲急求之重輕微形應者趨向立變斯則通明俊傑之才益可前卜於深潛興起之際矣荒曾妄見似庶大通將就正於有道焉亦自昔與吾獨不解此鞏家一

艇笕士有奴書之論亦自昔與吾獨不解此鞏家道庸詎繆執至是人間事理至處有二乎哉爲圓不從規擬方不按矩得乎白猶歸既據妙地少白翔異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圓將不故之并已而第新也與故嘗謂自卯金當塗底于興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汨晉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見永興勻圓率更勁瘦郎郗雄沉誠縣疆毅與俞猶分鑣而不祭其爲祖宗本貌自槩如也帖宕圓後皆然未嘗遑計趙宋四子前田恒守惟肖裘陽不違典刑眉豫二豪揖鸞踔靡顧盼自得觀者昧其所宗子瞻骨格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軀魯直自云得長沙三昧

禪師無常而其在安得留哉門舍郎而後人泥昔耳聆未嘗神訪無怪執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舉爲秘諉走也狂簡良不合契且即膚近爲君謀之繪日月者必規圓而煩龍方而黔之可乎嗷必穀舍穀而草曰穀者奴餐可乎學爲賢人必法淵賜啼聖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轅曲而曰爲孔顏者奴賢奴聖者也可乎

仆仙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有無宜爲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爲也楊子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爲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爲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爲善由義炎至于孔顏爲聖賢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黃帝冲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家且在非謂決必無即信仙帝道已盡身爲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爲人賢不肖不在世史言安得知之由孔子後爲者悉不問其素高識士或言仙若稽阮郭璞董知不免世禍託云爾後多放之不誠爲其化君臣士庶人誠爲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工且爲之是知中

之意昭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小人仰為何有於天與民理盖於身家國天下何一心為君子之心何一事為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之事二燒金者大盜也罪溢于蟯仙者賊也謂盜賊者無獨人世盖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就者雖千萬歲猶莽操懿溫劭劉裕雖帝王而盜賊也即所謂鍾呂等在坐笑九土亦黍土而已矣盖土且盖世其敗者即卓沈祿山字缺巢等思中復思不肖更不肖窮惡窮禍乞為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之有

說吏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其於民之相爭也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后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策問二首

問刑書之制勾攝公事專於里甲本邑雖微而訟牒繁滋民習頑固承捕者接踵被逮者堅匿雖較督嚴密而沉滯自如茲欲別委他役則法制有礙而井閭之騷擾更甚專責里甲則頑梗得計而無辜之答捷不休況里甲之設有限而文牒之出無窮非力何而可邪諸君子幸明教之

問盜賊之端論者多矣聖人以為上有欲餘子恣謂始於貧窮故曰輕徭薄賦乃為弭之之本信哉矣然今積久之盜其初果皆以窘迫歟招安之命屢下許其自新則其出也可以陳情請命寬恤休養而為良哉矣何以招之則視一時之勢而苟免少縱則不悛而重犯歟然則其端亦不繫於貧富而不欲不窮亦不可以緊論歟將必絕之竟如何而當也

論高憲副義田事

高公作義田縉紳先生言其美甚至允明觀公自述所以堅持其心而調酌事宜必欲達其志而後止信其義之大矣抑重有感者夫會氣之屬必抱仁義而後曰人然而遂之者亦必四德之互成焉今有冥鄙悍戾之徒不識為善之可樂頑然不仁者此則烝民中萬分一人體而禽性宜父之所謂下愚若是者無必論其有平居之言知義之美然往往事至而識岐勢及而應昧撫機坐失不知悔悟者視彼若愈而要歸無成此乏智之故也亦無必論若乃知其為義矣而不勝吝嗇之奪惜錢刀之弊上拘理義之珠寶知

以廣狹嫌一日奮捨而心獲為志行為道立為澤流
為則高公之茲績是也嘻是寧特義云哉五常具毋
才德交慫完然為當世法君子之道集厥大成也已

或謂允明曰周公之稱約卷也自其家食時今位中
丞矣業望益極崇廣而稱不遷其以詰于薦紳先生
之言者得之卷策蘊如也子數年未之復乃將何以
加之允明曰隱顯一致素履往也久而不遷恒德固
也愚言固莫之尚不知公之意何指姑以鄙意推
言之夫為約者將獨欲束其所敝為令勿放侈焉而
已乎約道蓋大矣大器約其小者為約單以貨約以
簡約躁妄以誠默約其行者約法而詩約淫而沉約
肆而敬約泛而密大器約欲以遷理約氣以從志約
人而歸諸天此士之約也守之為君子進之為賢聖
通隱顯而從至于約輔業之道以為臣約子惠之道
以為吏則公卿大夫之約也約者鮮弗貴豈惟人哉
物約亦然水約則不魚其人火約則不焚玉虎狼約
則不日將于市天地亦然風雨約而物育雷霆約而
發有時日月約而不踰曆紀暑寒約而不過極以殖
人其在于昔孔顏以枕肱簞食約于藏公儀晏子司

馬公以拔麥布被等約于位至于上階非飲亮禹以
之約于王而況於士乎然而約虞位也用之存乎擇
有弗善約者約其外若謹而中且侈約其言若吶而
遲且訐約其澤不泝衆而躬享其腴是則約之不可
為也故曰存乎擇鄙夫之論蓋若是亦可為中丞
答乎或者曰善余曰凡中丞今所謀者公卿聖賢之
約也必將恒守之操孔顏之學肩司馬之德相我
堯禹之后納于約道行而 國家賴功名收斯稱慈
矣會太史徐君將還中秘因述其語以就正而并頌
致之中丞公焉

邦大夫士有爲詩歌父辭友游澄天錫氏吉大錫氏
母篤孝天錫多子而孤弟妹三未家室毋命子孫小
室必以序毋沒長子儒既二十七始爲之娶又假貴
冠法令脩蔦以告母靈久而是時而靈又有鵲降焉
以爲皆孝徵也復有邀于爲言之余返回久焉夫三
十而娶禮也過不及皆不合制然而無必泥也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舜不告而娶孔氏之訓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當是時長者適可嫁娶爾假弟妹更幼復
越旬紀纔可畢事則儒也殆知命循緜設遂以不

後此之不孝視彼瞽瞍甚至輕邪或云亦適以其可嫁娶
耳儻時誠更過之則潛不爲之矣審然其孝又非篤
誠也已孝豈視時勢爲行止之物歟黃冠之事異教
非典法鶴下或偶會或有以術致凡數端殆皆莫可
訓曰然則宜無以譽而毀歟曰亦以義權之爲凡天
錫之爲昏爲乎爲孝而已苟一以遵毋令爲孝則託
曲以徇之求必不置此一命於空荒之地幸有子五
則無慮於緩娶而不後異教雖未可憑亦篤以慕衷
若必生然至暘鶴之來任之而已如是固無戕於義
而歸于孝令之反是以徇己遺親者紛如不予潛得

詩牘

擬上天公書

臣聞天職生覆帝冀幹旋之神帝冀樂遵仁以損職汲汲之仁極則籲帝冀幹旋之神帝冀樂遵仁以損職汲汲之仁極則籲玄遠故下民苦則嘑天倣帷育神以敷道哉今茲歲行在亥春夏以來搖漾作青殆半天下三辰失明四時瀆泊亂淹山沒谷沈蕩城郡殺麥燔禾人死萬萬咸陽之期雷電晦冥陰浸流溢有類秋冬愆燠寒之宜敗氣度之常其可長忌臣聞六物播其遊氣四令宣其序理雷電之動各有攸司帝

惟統運元本消息自然而已然則今之水厲其帝意與抑群工之失神理與臣愚謂世有降降道無遽革咎徵之下豈應虛荷若某山某土方帝之造帝則潴之某民某物逆帝之命帝則溺之何以溥錫凶戚洪然云擇邪臣又竊見如此一地平坦利往而忽蒙蓋害或彼一土嶢岨陷泉而更自安寧墊者必窶厄之家窘者定後富之宅然則帝意果安在乎雖蕩蕩惟大靡校錙銖而吉凶影響夫亦胡嗟且下民之拯救者至難且久上天之仁佑者極易而速以至易之變化易至難之仙道易至久之人力以

上閻老座士太原相公書

正德三年正月十日門生祝允明謹齋潔具書焚沐百拜獻于端揆恩門尊先生大人鈞麾下　聖明踐

阼昆命爰立天地交泰雲龍開運蒼生魚鳥望化咸予然言而亡采不若弗言閣當條布豪末愚悅期欲附達左右又恐密勿之地機務填委私牘浪語秖煩口目適以益讒是故文之無所呈徹昨日郡侯召見賜示鈞劄云云始知先生之不遐遺始知小子之慢始知先生之猶畧其罪而與其進也因是復取所條者稍爲裁叙因風嘶誠終上諸門吏允明竊謂宇宙之內理之與事咸有其至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成得而其功成其績也不然者及之爲爲理之至也

聖[illegible]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德也天人之[illegible]
君爲首之至也丞弼之位也燮理之任也振恤之權
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成得者也上而
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
其功成其績與千古一時也理得之事不得之則功
無與成績無與興上而孔子次而孟軻王通之徒是
也事得之理不得之則亦功無與成績無與興甚者
更以僨古之其際難師大是也是故理未始無其居居
之有與事成得耳成得者自是天地間至難
之期所謂千古之一時如前所稱可知也而今其時

矣先生其人矣自衆人觀於是者曰賢升而世泰位
尊而道行大率若斯焉爾此固爾也自智者燭之則
天有非易易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俾先生一
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所倚託焉將
以旋乾轉坤爲我 皇明翊無疆丕基俾伊周無
專美者與天道淵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
格于是矣則門人小子亦從衆非前而已引頸延佇
日誦 聖政之維新先生相業之巍赫鴻邦蒙頼而
門墻竊光咸戴欣幸自倍恒品何能既言乃若位祿
之峻極體履之康和是皆上天景命中具者不敢願

六卿勿聽司也輕忽當清撫任慷慨亦附陳其故伏自少孤行後衆以郡公考紹期迫
相趣入刻雖日隨刻隨校專有人而要之人情散
解又坐圖籍單寡日力拘局不免漫浪作事時以允
明之不肯雖欲勖勉加力豪末以無負先生若郡公
之採樂然而人格素卑不能自拔益不得不避專擅
之嫌遲延引郤遂使卷帙外周而文字中漏罅罅聯
綴而精神咸殊此則允明之罪而其間固亦有不敢
盡言者也仰允明不委條件公專修者淞軍守令科
第諸表官署官跡兵防倉場驛遞家乘諸志以爲書

凡十有八卷所參脩者城池風俗世家平亂又四卷
於時允明所受咫策稍已勘甲其旨矣獨以先生
丁令赫臨入相期促而書中諸脩未有所屬者猶繁
區區之愚誠以先生之弘綱已舉而諸君之衆目未
集下而宜勞者及逸上而宜佚者更勞仰窺尊抱未
免焦煩且我 聖上以天下之大作漢命屈馳而先
生猶不忘一市之中聚欲日漏其大勢已成而後行
是以繫繫若此小子私懷惡能自安乃思欲奮起自
効少分先生之憂而周覽其間惟人物志之在范蠡
傳郡者最爲忠懷而卫無嫌可避於是獨取而治之

至於宿館舍繼燈燭至漸下四鼓日出而作如是者
不及一旬而蹤聞追元之人物遂甲又九卷雖才識
闇短因人成事意惟不敢忝先生耳及後分脩　本
朝人物就所分者得二十人皆文學之科衆華郭翼
輩人不過數十言只據原分本稍定一二字爾惟仮
藝諸科每項不過數人而各隔越勢須逐項先後畢取而次第修之迄下
停匀乃據原分本郡本來注甫本諸原始得編章照應卷次
草之舊而次第修之迄下　本朝以成卷次其孝友
烈女原議作表諸表都付闕如此其分內物也後因
更議此二項作表有礙不可著筆乃改作傳固非允
明之侵分也然因易為媒詼而允明徑為之此則衆
於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無之一也又科第表所
載凡諸無傳者悉在而以登仕郎有限之秋欲備登合
郡百餘年縉紳之姓字履歷抑又初無文字據依秖
籍平日詢訪欲其一無舛脫寧可得乎此乃事勢使
然而寔憎訶所萃而允明又不單而為之又其果於
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之二也然其失正由爲
駭而已固無足他虞也夫豈知事與出於意外竟坐
二者而遂賈求全之咎不亦可嘆訑

時非不欲白暴其衷於郡公之前以無先生為之
依歸紙言之無所證斷而折衷也故遂包羞忍垢
笑不辨以迄于今亦以事無久而不白爾茲皆原下
教命特賜顓委於是信知大人君子果有獨微闡幽
之神開誠布公之烈而不一物材具不敢盡言者也煩
陳大略附復如此雖然固猶有所不敢盡言者也煩
惱熾昌知荷萬罪矣於寒賤倾歸亦復綴此喧聒自
明緣領鄂刻忝登龍門袖之於座覺之中而擢之於

堆積之下起之於垂廢之際而引之於更屬之初凡
及門弟息均在二而先生之於允明則信萬焉蓋實
洪經物而濟變之澤特豐宵月揚輝而迷塗之夫加
賴允明之物斯庶沛也置特磨服肝鏤而已哉茲則
智獨轉深顛頓漏吸引覽前路邈未可知然而思極
性開年加力定憑難不敢敢負所天忽及么麼不任
戰竭允明伏惟霽宇收暑幸甚幸甚允明惶懼惶懼
死罪死罪允明不宣

上堂尊少宰西明先生書

年月日門生長洲祝允明謹齋拂頓首再拜上

眷恩師天官尊先生大人閣下九明竊惟天之賦物也各以類就而不能無純駁貴賤矜其間必有稍英傑特之氣凝之乎沈實之地發之乎顯赫之所使之尊拔雄立表儀當時於是駿貴卑者得以援舉投附由末以赴本然後純且貴者以全其類而貴寨此天意也故聖如周公孔子不能已於採哺啓發之勤非知夫士之果不若我而姑爲爾也知天之吾責者其意如此爾惟懼夫勤勤之來至以違天也夫爲稱旌承之離未至周孔其意可知已其在於今則先生自已繇二聖人以來天不乏賦若責膺是者亦徐徐

其人矣當宦數十年來海內之辨文獻冠領者必曰四明楊氏矣由先文懿公而下專明經之門擅儒林之稱聯絡甲乙之科動筆著朝列貴顯被矜佩煌煌遍天下之士耳震莫目日月雲漆而川嶽也今先生適真中腴學澤外旁敷歷清貫簡切皇眷乃以矣官寧衛之任兼司成成賢之典官人通士總存而交委之所謂著者監者被者益被士苟不自察而見其荒落鈍退蹈蹈如循罔視昔日已自其遠求及夫人蓋大難矣而況小子之辱則逾其望也倍矣小子東南之下材也風受先訓縗班士列弱冠不自量之以甥養而成者厚矣尤明自惟樸遬之質幸出附於

進參而質陋力譾忘勞氣局竟不能勉闚高明之域而日湖菽汚方媿憾自艾之餘分不能從薦紳先生之後蜀者歸學省執業堂館伏幸先生進而教之諄勤不已蓋於是而所謂踰與之倍者不一二數焉始隱伏茅茸時仰先生之風如企古人以爲此生得一識侍爲不負願也乃今一旦而遂之則其幸也何如遂之幸矣而又獲亦函丈隅末號爲弟子以不失素心之依歸其幸也復何如依歸幸矣而又獲感節懋愛之臨被不以況衆視之而特賜垂收曲挽之不已惘惘焉傳道受業解惑至于再至于三則其爲幸豈

不愈越恒品而莫之與京敷夫莫京於其幸而思其報塞者闊焉導焉恍不知其烏在此所以易幸以懼而不能已於陳說焉先生曰子之資也已良允明自察而見其蒙昏窶連後於時方當人一己百之間耳而胡以當先生之期乎此以懼易幸一也先生曰吾之知子也其蚤時猶在少弱吾已歎爲鮮及矣允明自察而見其荒落鈍退蹈蹈如循罔視昔日已自其遠求及夫人蓋大難矣而況小子之辱則逾其望也倍矣小子東南之下材也風受先訓縗班士列弱冠不自量之以甥養而成者厚矣尤明自惟樸遬之質幸出附於

內外文獻之宗而其淪下不振遇不肖如此也慨天
忤人死不之塞而復何以此哉此以懼易幸之三也先
生曰始吾在史館見所敘上武功遺事者實之前而
知爲子筆謂武功之有孫也繼望子來以顯而屢失
之後喜子舉于鄉慶君王先生之得人尸復寂然每
春試輒從榜錄冤于名而不得知其滯矣允明於是
而知先生之愛之篤至若是而將焉酬之此以懼易
幸之四也先生日比成之門則或留予崇飲夫過必
勿憚改行必求副文名必欲協實年爛長則見彌定
子必力勉之允明於是則有惶報戰業而不敢文也

昔也少妄欲達志進業而不可得則孤氣凡慍之質
不能自固或有託酣宴以陶神情者茲爲循轍檢迹
其敢述先師之丕訓違先生之仁教明也敢不自厲
此以慥易幸者五也先生曰天之美氣物莫能特者
不徧賦間鍾於是而吾得之則其珍貴希鮮亦重矣
必也思所以保惜自重如天之重之也斯爲不棄天
命於乎先生之何不肖若是此則不肖以懼易
幸之六而流戀顧厲不能自已之衷者矣盤題紳書
敢隊夙夜嗟矣天之賦物有純駁貴賤而必以類也
又矣純貴者玉玉琢而文石從佩用成瓦礫者遠矣

純貴者楩柟樟梓立而微材集巨室完於枝者遠矣
先生儀璣衡杜明堂佛仔 皇極小子固駑賤甚竊
願別瓦礫辭榛棘遂厥狂簡其望至矣琇瑩梳楔脫
可斤鑿幸先生與進而終之允明惕息惕息死罪
死罪

答人勸試甲科書

誠義垂省詞厚意懵賤佩良益凡國之章數彌高者
蒂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
勦也且張弧之初期於破鵠豈待斷筈方擬發留惡
南見閩蘇塌乃議進退斯不伺智者而后定也緣夫

弟求借使以伴得之尤患行之不易足下教云卿且未必遑及於行臨事而思循次而作固不為晚曷其滯乎嘻人豈不自知古語云人各有能不能若是者非余所能正斯謂也又曰昔既累于今曷中沮苟布野逸胡不夙隱乎夫行已以義制義以時故一鴻而磐陸異一雉而舉集殊春苗夏穀隨候而孰又何拘乎又曰然則君不遂行邈夫不仕無義度力而趨乘田委吏莫非王臣如曰狥放逸之曲懷獵尚之浮譽豈吾心哉近世有既舉於鄉而不會試者語人曰徒禮之秋學術文華之敷達聞見之助不復為閉者高之僕竊謂求賢而特若防竊故不復為閉者高之僕竊謂

嵩夫場屋之規何必親歷始知如必親之一場已歲耳盜鐘將居其竇癡其聲以它規也是以一世眩而名利歸之既而以殊與起天官率成憲授以舉人之當不復入奚徇終試乎今既得而託辭焉是所謂掩秩而退此寔銓衡之得朝廷之大公也僕何以效尤乎又曰臣之尊君勞而不怨中外之勞亦畧等耳舍此就彼將何居乎夫朝署之貢隆忠効諫行則綏弘而知不任不任者蹟親民之政狹簿書錢穀則澤小而職易勉易勉者克識非大昧寧不辭蹟而趨克乎僕也上不敢如粥熊次不能為稻康下又不得如秦商者乎哉嗟乎去就自有合宜之節難乎論尤乎執能識而執存乎智者僕不敢以智君而求免於愚何不可乎庶幾醒一流於滑滑嘵嘵群譽幸循其分焉爾宇矯激邪誠愚愛戀友道之隆然而斯言亦僕之誠也幸誠察而信之僕又豈敢以山巨源傷公之義也哉

嘲遇

提督山西學校事按察使湖南曾公晉以御史按南輔允明窮家教焉然其豪之也若徒禮之秋學術文華之敷達聞見之助不復為閉者高之僕竊謂

晉日月而願光明觀山水而賦仁智風雨霜露發于天而物自生成無必固命而已益矣一旦斧節下臨遽舉允明惕然出廟本以入公接之以殊禮與之以溫顏傚以高賢大君子者為待遇於時邦人從觀以為公之異政而祝允明也榮允明不啻以榮也有不勝其幅者焉夫自聖賢抑已下人式閭吐握常事耳後來人品鮮尚通解風薄據長人之地者傲玩以自賢挫物以為能因謂此也異有如公焉脫畧名位周攬遐末鋪啜演而縣宥坐采剪非而擷筠充以是行之而自慊夫豈勉強以

爲之者與是故有不爲武王無武王不式指有不爲
周公無周公不延上不爲公而已矣行公之道何有
於斯乎舉所足而行之其道之一端焉耳矣其然
而九明則非此人也其矣以勝之不勝而榮乃將挫
而爲辱故懼焉非不榮與過事懼以榮不敢居也
或曰然則何以弭懼以寒遇也曰是不敢云報默廣
而已矣青陽華辰為東以條關春惟鈞使允明可禮
則公得矣不可禮則允明失矣得恒在公故曰非異
非榮而獨懼焉然則感陳誦則無容已方春之條
其有喙翼者讙鳴而躍翔焉故言不可已也蓋曰公

之道武周之道也無所不至而獨一端乎允明之不
肖且蒙之而況其他乎世且泰公當大行若周公之
相武王也則寧言可昌矣或者識而退已而公自畿
郡守遷今位後益莫可量仲氏先生承守吾郡允明
復辱為子孫無幾援於河南憲司政比行允明因敢
錄昔語獻之冀為開于公蓋又曰公之道昔此之狹
乃今之廣衆人之異乃公之常而允明之懼乃天下
之榮若幸也

示纘

自吾以下二世與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同曾

祖之族即隣之兒有二人隣死不肖二孤漂泊外
亦終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義稱鄉郡道
二百年仁顯相繼天之祐陰過厚吾等僅後跨分多
矣獨惟枝葉蹙薄殊為門戚吾既已老所望於汝倍
於他情乃復弼其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息人不與力
然予年至此際門前車馬輪下易勝惻惻之懷也
作如官建勳名固見門戶大任事要是次義只是不
斷文字科了至要不重荷此為不降則名行自立勢
必然也大率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
可名於人使是不泰其初是為孝人善士要必實成

無愧於志乃始是了蓋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
過甚開口聖賢也無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於吾身
邽顧委穡息肩獨爾矻矻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強
貧若斥弛漫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
耳晚暮粗立門墻支扑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
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缺一作善之心有獻於皇
穹后壤寒空神明昔能之也弼威年幸獵葉無偉業
茲聲實可基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本子
史方行異聞也北予秦裏因念嗣息遂及此嗣

事若晚無不用情者不如擇祈弓瀚以降思欲無

不為之人下尚未遑嚮研觀古人論議凡求引後必
陰德為冠務方以此鐫切膀腸亦未得下手處不
焦慮與爾天性之切源髓若自得鉢分不敢以謂人也
且聊寫致之

答張天賦秀才書

女德秀才足下寅緣遠使來接手書即座上拆視辭
義俯徵僧恒嘆人時俗寢遠風閒寞大夫士相臨
以位當且許分爺如鐵硬極一分揚坂便能若山河寧
復罣礙一勞手筆寫心以相浣也忽乃遭此慰悅何
量然而足下之為此不以率規式尚為實親像約客

其日大端有九要以備足下攻存之
所以待我與所以自我足以論足下者足矣
離莫要之辭又何用以煩復故塊為列條足下而
而史以平生所得一經之以仁不狎心契大
足下之旨以像為有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者
為當道顯位職像何所有而政當是辭矣然則多
日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大得參有觀古人患之來業
成以忠節孝睦若政術敦車馳良圃建博厚不狗文
為高然由像論之最非其者道學也道學實不美乎
深嘉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為足下言者如此

足下以僕爲猶或當仕此中此特足下愛[illegible]
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況於僕而自創之乎
僕誠不善仕其故大帥不能已已不能已人不能作
僞不能忍心視時之什者神人烝安能合又況末所謂指日垂寄之云
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況末所謂指日垂寄之云
乎夫以是三者爲我我皆未之承矣唯君所謀與
文者可爲足下深言之四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
之所有所切者僧融而陳焉足下之質穎矣才邁矣
功勤矣學厚矣文裒矣頴乃求求勿苟於細邁乃往
往勿歧於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

粗美乃善善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
也才者學之稷也功者學之未也文者學之館也凡
人之質千科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
支骸口目膚髮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
孚要其歸每從世而下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淆
盈惰慢日時誤其一也志念不卓徇世遂俗誤其二
也碎尺璧以作充耳簡匹錦而爲履綦貴勝惜乎性
才亦然古今之稟既同或同高而効不同等者其病
猶質之白誤也繁駃騠驂於濰車緻風檣於磯杙如之
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才如駃騠風檣
是斯亟也勿於不勿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
之士也知而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輒非僧
佛此一學力邁若之矣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
古之勤者乎雖然蓄有之吾未之見也古之爲學者
何也至於今益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
成已而然時以古政安人建之爲志行之爲施之
爲功業宣之爲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
較以爲人士以爲人期其卑世以爲人期夫士繇是
徵辟舉聘之制作千上徵辟舉聘之身起於下其道
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病之矣退乎缺三

以沒子茲寧獨爲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
魁馳顛沿緣迷日不可支而壞焉一壞於巢劉又壞
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專學矣且科舉者謂所謂
學耶如姑即以論其業從階梯以至乎杪宋則極靡
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爲猥瑣亦且猶
涉繁廣腐綺僞珍紕綴鈕鎪暖淸眼以視近時亦
不侔矣其不侔者益空疎至於蕉萃萎槁如不衣
之男不飾之女其去骨毛豈壯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光乎
聖賢才慧爲已之學之云哉今爲士尚則詭談性理

妄標道學以爲援類卑則絶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
本等就使自成語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
竟亦何用嗚呼以是謂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
然而非有知已有所爲爲如是下之問焉則何必語
乎是亦招尤之術也今爲足下則盡之意以是下於
此業已精而其於時取不取非業之敎勿徒止乎是
以爲學萬分一慮足下以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
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淫
譏評之力者纔之野錄稗書私史小說之徒又纔之
其方凡治經者先論其文且未思其義言不遺矣
斯可已今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治爲舉業
乃取漢賢註傳而治之次取漢後及唐野疏義而窮
便事剿捷畢工於短簡狹策若所謂少做鑑史畢之

類而歷世根本國書閉閉知簡還一寂苦無
可尋若閉應尔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九
正史者治之漸以及他若干所刻節本摘編一閱而
去精評緣斷收拾剖析決擇自得要珍有用大畧與
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猶然也勒求決擇自
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毋曰吾惟知漢唐陸王唐韓
可尋也餘不知也又毋曰吾惟知周程
張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鈞世之論
也僕所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為
足下竝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

於問思辨若學也至夫篤行之則為已者得矣凡
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文爾集固
獨文其問用有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此與為
文之說一道按途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
者則必定又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誠而更
正應變救以因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
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變救以歸舊貫要知若
是人為衣服綺紈布縕精粗殊寬縮益損度制殊及
其成衣一也柰何論文者拘今并及乎古要自宋後
者未之有也至乎元興　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必
若倪其香者清與絕迹非今相承千載而下數口翻覆
遷幻乃欲為定論耶今人幻小輒依閉閉童兒師教
以書市所賣類為古文者一路舉業門即遜習度外
矣又欲自進亦細敘於宋後陸談閒文曰祖韓又曰
韓柳歐蘇耳閒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閣矣哉
然而知韓杜者貴矣知韓杜者未足捉衿而止吾
者我人為知韓杜等本是指衆而止吾者又貴矣知
而自信以自遂又幾人焉所謂其小小然嘗使平
列今昔文家百為第若之一決者陳第無感凝塞如
將聰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遲晚先後以遠後來便
將狂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

不勤極恐勤之不當最切誤事凡其上諸語
吾以爲吾汝德意置之不可汝德語抵是年載願汝德省之爲可用力
之不可汝德意置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其上諸語
三五誤處刻出改本付殷生修刻亦未知停當否乙
亥字誤亦已告之今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
校觀如未改盡須就以此書示論改令即改定序文
之仆尤承厚雅請即速爲之以周遜縣但書無前後
序之說在後者只當書作跋尾收只爲序不用後字
亦庶也倦文以終家事未行不幸歲添一丁數日而
天老懷方此作遽以足下至愛漫及之此月廿八日

前後次行矣高文奈寄一觀然後詩還自入皆但刻
工之費未嫌倘可成刻千萬印寄一本某頓首正月
某日書發

與張天賦秀才書

僕出縣時猝猝不能敘別鄙懷尸大不堪敬承遠訊
郊宇一閒邇不舍此自足下高義然獨見此愚不
不揆且感其敦重也方擬大領徐圖已矣成否而已
遂後不遂果何爲然邪皆理之不宜行者稱以謂
陋世界誠然然此歎何時而已也酒道人便漫致此
訊豈能盡言外縣志一冊附去板在殷庭欲用可往
餘以忙不遑多及

答鄭河源敬酒書

聞南征棄亦寄矣其間多不足觀只可與民望同之
得信候時僧二人其間合時數十何爰慕德如自平
生欲使許時僧二接頻尚爰慕固亦當如是
如異執事者雖一日二接不能盡合也如是者區區
棄素無儀頻矛矣比承江簡快自休改復欲申敷焉而
亮之已而肺腸翻復棄自非自休改復欲申敷焉而
勢須以書大凡世人莫不有志正邪慝良殊而皆
自願逐之其爲邪慝者無論即爲正而良其負性布

行每恒難乎中庸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也
謂之狂或顓挈欽至刻峭孤絶其究聖人謂之狷此
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道爲
以至於遂有若僕者狂乎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戚
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忠未始不在開達當是
時自信其爲脫落防檢誠能等夷有於一快乃遂敏
厲於已的而應乎人要之不逆甚直斑反吾志其間
小小移挂礙訶亦無必按期而必猶爲成章云耳
或不吾亮吾異忍乎八九焉而彼且遂事爲終將
并其志而遷之爲於是則家禎之姿必至於大枚其

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於同不可捐則以死期之不
敢誕也由前之必爲近乎狂後之捐與期近乎猶鄙
夫之執蓋若是寔膚福禍誠不能計然用是以賈禍
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況也行乎族且難況
仕乎州閭且難況數千里外華屋蠻頭之域乎哉然
而以近莫之景當百萃之役用爲往爲之爲有俟焉
無故焉者抑顓得倩不驚爲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
必爲之者何也以爲人生窮通升沉禍與福雖出乎
人無不操縱於天於命也已若是者固宜失之細
人而得之君子獨求不逆我道不及我志不羞我心

不負我天故曰爲往爲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即今使大庾罷禍如前云云即死無
憾客大何憚之有哉然自項踣危塗既蒙當世公卿
貴賢大人照溫而接上之睿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
之依遂謂主知殊遭矣至於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
恨夫不肖之不足能以順泰之也奈何哉奈何哉獠
獷之俗咸陽之錮發其部矜存者之角摧其頑猶未革
也戚可導而率之乎今日不肖固無事凡所以固吾
前鋼吾志淹溺塗炭者非上也非下也非天也非人
也已也非已之它也不即去而已矣然其爲不即去

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遘遑反忘故爾有如昨歲事
有累道若志者既告去數數矣其后事既散落無統
乃徑遝已此非謾謀爲閒人也此寫修辭嗟乎鄭君今
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已誣人哉第古之待
士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今之待士也律萬
品而一之操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
家知哥爲待而欲成之爲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
且夫人之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
故有爲者不可律於一不可望於人從吾所獲而自
成之若是者古之人皆固矣又豈況於今乎其之於

仕得不得未可知也於文章間不收言神與屬力少
少勉就則亦可知也今衆賢者久緣已衰收者亦以
其所為已落可見者采之亦然最物乃日常調餐實
友請食今雖謂有數十百卷非其全也愚者之少
分頗得自全者未之見者也今為先哲之故大採
理德之真是道器之秘極人世之務上引聖神中導
時處下愜烝人以可立與為者有子通五十五篇括
而韻之者有大清賦一首紫膩蓋異同相陵取貨
指掌向人窈邃纖忽必有物焉者有了徵徑一篇衡
鋪黃令直訂是非頗遠意而語隨手而述大人過聽廣

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了雜說一卷其定論理
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家其餘雖取
領不無失與近代暗證偏者大殊疑是祖宋之陳
論甚簡都其作者手參取舍見於大同其二畏
守太過多事察制通數自在之猥穰而首尾盡一死
然公移其成於某宋之秋時固有知之而不敬畫
符孔氏之道者此則元切介介於過衷大不自量而
輒欲裁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作遂皆力筆長
還丘林耶志史衆漸文物就亦不留千年無知已也
此外英山秀水幽坰秘壑簡絳竹帛其衆也伏惟
執事商朗像古人為徒才志德業非泰蹻者所
望昨日同役于潮雖非共事大師器同此獨坐時然
耳健之兵石同炎蕭關並霜塵世常態何足甚然
執事簡雲之篤理甚有可棍者超然遐襲為知者吐
氣毋為餘飲純者不能力為所為以新人所望而更荃
荃乎人不望者而勞力困瘁頃以自苦焉以為時群

奧朱愚副書

筆夫馮杖忠人籍醫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讀陋
風賴鐫輔自頃睽判閱然舉秦秋明公勉翮舉切摩
煙霄賤迹淹伏謹稽志閱行禁陽非木石能不動搖
明發不寐何復自已惟慕仕勢道義遠而忉怛忉怛
夫仕之達志者立教學於古政得上多於得民飽飫
經訓推澤才髦蠶發英藻紬蒙山川登實甫田利富
百廛倖矣西土荷此祐福名録赫來鼎鉉恭侯鄙且
為今日上下慶倚鄙戾契於時此日漸投袁晚以公
昔相期屬者視今方不驗矣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謂
了方擬受一命於國銓二三秋後遂置名服放蹤礎
冏為不材變年之本焉耳成行計在秋日以高明惇
器容道卿及之也惟是鎔鑄之業不忘乎恨爾日完

得大將此 旨祝予通敬尽此二者稍具平生之
世界各國數種紀事數編與寫成應時之作為集六
十卷此洪不足為公以所謂者必欲得公一離
叙論實之書端規附以遠適在松江得喻侯指示有
鯉雅之便船下焼獅猩猩致此諸草盡在家舍未能
隨往甚恨恨也圖之後便當或可致泰深惟良自愛
荷天百休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右尤明在涼時南方賊勢正狂屢聞截奪行旅焼劫
居民既而病中聞官軍累累奏捷又見解到賊首從

者不一適病間治行又見陳兵備捷報至雖倉路中
仰藏 國家之福尤未嘗不復奏執事勝制之略論
感且賀也自入天津而南上下道陳公之績無間言
行人亦果無虞至平原聞 朝廷有褒賞之命遣東
昌始見上水船說賊餘黨所謂八大王者在谷亭八
里灣以至徐沛之間繼是大王之報日夕聞于途嗾
嗾不休及濟益甚僕舟次臨清遍巡而行數日始定
每扣之土人乃頗得賊情一大概雖初無智謀
所欲只是錢米婦女二者每到一地遍人稍數奚者
輒收挾之或號于市好漢從我問得二者所在乃放

行旅最是一件亡賴窮漢為之鄉道甚甲餘銀其之
積粟其內有美少女焼切奚數後在是路聞即引去
至其家亡賴為之迫促有如駙倫賊乃舟中飼馬悠
鮑酣肆汚虐方其時群狗鼠竭有餘黨散
在坊巷動輒圍睡久始起立方日搬運則物焚蕩墜
舍而行其時若有智勇者乘其散亂從而掩之直從
醉夢中擒縛之如執羊豕但民家仍免又無官司風
為圍結隊備不敢決行及官軍臨之彼反已鋤矣
舍此而去亡賴恥之如前行過一二處往往公與
金帛令還或後再經前地復召川事今有聞而富

者鄉里敢怒不敢言也以此前日賊有經行地方徑
過不留者以無上人鄉道其心疑慮故也則此軍其
可不究懲乎又最難成功者 事日官軍賞罰欠嚴
其初官司只以賊盜論賞然彼雖非千紀犯分之比
而此之禦敵動以傷死為期其至 也今使有功者
陣實効死者無卹則誰其前哉聞有所謂劉千戶
者出謀效力極勤遂至以身狥之僅賊慘害百姓皆
謂 朝廷立有褒卹之恩自欲奮而効之已而寂寂
至於其妻走闕下陳列一再行往返而竟不白縣是二
者而言則事勢大較亦可見矣今欲之計莫若榜諭

之賊可延及地方人民凡遇賊至但須隨機乘
有相防備守護不得恃猶乘勢為賊鄉道指示去
以誘作免仍行有司訪召先被賊害之家審諭如有
實知前日鄉道之人即令供出賊巢窩藏所在速報領兵官
部緊究論以強盜得財不分首從之法抵刑梟首本
地以警後來仍復多設偵邏訪賊所在速報領兵官
將所部官軍易裝散行潛至其地投聚當處巡守官
將部著伺賊如飲昏憊衆未嘯集之時徃與被害之
家通知上前擒勦厥易為力其官軍果能生擒斬首
功績明白者不為常例重其陞賞前有實功未白者
追加陞賞邱錄有虛僞冒功者量為懲治大抵捕盜
之舉官少軍多軍人此功固未容有授官之烈況其
素志得財勝於得官必須定立等格加倍賞與錢物
則其氣自倍矣或被害之家有願跟隨官軍復仇救
賊者聽又已經被賊奪去婦女者或恐陰與賊連安
已戕衆亦當體訪處置凡此數端皆近於事勢而不
戾於師律者也自昨天津青城二大捷後渠魁俘獻
官軍氣振只今賊黨被逐望風解散大非前比誠恐
逋誅冥頑自新路絶尚用故計隨聚有在又況有
大小而其為情頗同如川滇湖南江右諸盜所以處

細和不多異域可因此以治彼也今　聖政剛明閣
下抱文武才德助翊　廟宇如長在中如仲淹在外
小醜不足平已然翦滅之詢政此日事不宜頻黜有
司補牢的退力當隱伏故里以俟太平然欽公之望
而厚公之過頗與他殊故輒因耳目所覩列狀以上
幸不以出位為譴而并廢其言則他能言者當繼出
矣謹狀在狀上少司馬大人先生執事七月二日
復某逵官勸會試事

與從下賁不獲奉侍魄罪魄罪賤子北上之計
深領長者委曲愛厚之意何以為酬一味銘鏤而已
蓋此事在賤子固不宜不足為鄭重然亦係人之出
處似亦是一大事幸容其人少行已志可也若稍以
恬退為辭便係迂誕不情所以不敢公以德愛人豈恕之草畧陳復統在度內
復徐生

逵屢專使導諭勸渠領戚北上之期固自未決
亦自有說話其行其止未能語生嗟乎生人生相知
貴相知心非可數百里傳遞者是故竟未能細細
答述如來教所云也其他所示尤是難說嗟乎生秦

何哉余何哉陛寒自愛

卷十三

書牘

白鄢侯林公為校勘鄢志帖子　長洲文明著

某辱有鄢志科第表生已再勘一過標記訛處往與杜先生面詳過付與章浩記今稟欲乞再將志書二部付生於內但除　本朝各項人物今不看不動外其餘自首至終生當校勘一過亦不動其文字但看得中間有寫刻字脫者擬用硃筆標記一本呈送案下一本生留下備照不然誠恐重刻表後餘誤未盡正印出仍前來為停當者孤委托仍乞將各

屬州縣新舊志書見數交付與生以備參考校完一併呈納恐反覆不敢不敢為此謹具申請伏乞釣旨賜示進止

上俞都憲論備賊事宜狀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

竊聞事有本末善議者先其本耳豈遂置其末哉兵以詐為本然無驕敵之衆可乎謀在智者出之至於施行直須將士今賊雖僅近形迹未接謀之先者宜在選將練卒積粟堅壁四者至於此肩握仗周堞而立此閤城時最後事也吳人輕脆誰不知之語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今為是將以備賊至而卻之乎

與寧師生論鄉飲帖

與分巡黃公憲

拜辭後抵縣賤體困弊猶未管事反覆省委二事皆未妥貼不敢率易尚從今日竹石相向沿溪四次堆堵以備急用舊洞之人亦當募備各鋪當疏黃焰硝悉爲稱收在官用過給價不許存留在鋪大抵江南之兵水戰爲多水兵之勝火攻爲多今城郭內外人心搖動上夫必懷長畧而未見曾議之岡細民仰恃官府而未知定算所在愚生前昧不知兵事謹以千慮之一冒上左右不敢廣爲牧援稍援耳目或布褐之士抱策伏謀忍自有之尤冀惰延切問以廣忠益謹狀

與寧師生論鄉飲帖

鄉飲之禮上於尊尚德非他宴饗者類故其人學少而不可濫昨擬數人今稍斟酌之大率不越執事之見但似絕少然不可狥俗也屬吏言衆皆執事秀才亦與席愚竊以爲不安夫坐而享者爲孝且榮之也贊禮奏歌皆爲享出如賛奏之頃當出席而有事其隙入席以與飲則是奏禮樂與名實不足爲尊而適爲勞不足爲榮而適爲褻不能當於禮而安於心以食而不以禮非所以待君子也愚故欲改整質請質諸高明以爲何如

與分巡黃公憲

拜辭後抵縣賤體困弊猶未管事反覆省委二事皆未妥貼不敢率易尚從今日竹石相向沿溪四次堆堵以備急用舊洞之人亦當募備各鋪當疏黃焰硝悉爲稱收在官用過給價不許存留在鋪大抵江南之兵水戰爲多水兵之勝火攻爲多今城郭內外人心搖動上夫必懷長畧而未見曾議之岡細民仰恃官府而未知定算所在愚生前昧不知兵事謹以千慮之一冒上左右不敢廣爲牧援稍援耳目或布褐之士抱策伏謀忍自有之尤冀惰延切問以廣忠益謹狀

為馬此處立戰功縣司累有保舉欲令襲授撫猺巡
檢職事此寔合縣公論上司亦已洞察但因循久未
克就今此具申伏惟審訪裁納加賜俞允民猺幸甚
除公移呈外謹具陳聞伏惟台鑒施行

批徐判

稟生斧台嚴不以屑屑見待輒有愚見不敢不盡昨
蒙論民壯事生之分惟當遵本而行但其間人情事
體稍宜處者當以此申稟曾擒賊是於官為效力而
與賊為仇者也今若退之則衆皆解體而人不肯賊
亦將玩官而復德矣又近日擒盜其中多與有功今

各上司皆令賞勞總府又令分巡道查名照軍門賞
格給賞候文移至日遵行則又不可退而復進以生
愚見莫若俱姑留之容其自效以觀其後按臨較試
去留其新願報效者或令附名隨操以伺後舉亦不
負收拾材幹之盛心而新舊之上皆知感恩奮厲誠
為便益生於此初無所係亦以近日侵侮之捷實出
此輩賞罰榮辱事同一體且特至愛忘其僭犯上陳
伏惟鈞宥萬罪萬罪

呈分巡顧僉憲帖

小子鄙猥無似伏厚大若子頻蒙納愛又獲收陰桑

梓之末榮幸何勝寓京時受教厚矣方恨不能仰報
今又得與節鉞之屬所謂二天獨有者古人以私而
小子以公其雖踊激切誠不虛也在省復承召款彌
隆感戀令以制卷吏去輒敢具帖申稟小子不敢離
所守以躬詣庭下吏往即與生同載餘龍百凡公
務中切嚴包荒霖戚賜幡懷一二小子不特有光
而已外調上兵綠府中文移十一日方到蕪以民壯
糧戶四散不能速辦餒糧之費雖上司有止給行糧
之論此軍單赤若使客海安能俗慮且屬用命以此少緩
啓行統惟鈞鑒海容不任幸甚永懷之上不敢以儀

可謂人察其志適所趨乃自得之若使固者觀此必以所謂身事者如功名富貴之類以爲士君子之所不論者又可計於了不了耶如斯論固高其於人情不盡也苟敗義者士君子必不爲已義有委曲隨時制之何固何必何必以身事爲錢刀田舍類耶偶因陳謝輒贅鄙吐我公大人帡幪外有拙藁紀事四冊呈覽又洪氏夷堅二冊并上後更續墨亦稍爲公退食解顏之需耳此不足以酬教切仰階屏不敢屢瀆堂寢輒敢選人採獻伏惟台察幸甚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白修

賤迹考滿今始成行然亦當大樂然竟樂少而慨多唯公知之必欲候謁行色稍急又此中情事忽忽一相對亦安能了公亦不必在兩心懸照耳縣志二冊附上未能悉言者悉俟後訊即解維矣允明萬罪萬罪

與施聘之僉憲

不肖獲事四方君子亦多矣過荷既收亦不少矣然而私心投注竊爲見知之深留無前于執事者故昔者有固交之陳執事固亦不以爲過爲鄭然而比歲形迹則亦闊矣不審焦爛殘薪猶不絕於中郎大雅之傍乎自甲戌都門一別又更一甲且一紀矣中間

濁跡升沉幸不幸皆不足向高明道之獨寒居時時勤訊之眾執事固能諒之矣嗟乎人生有幾一紀耶當之際每一念君子即如天山在座彌久彌至也非諛辭虛謁執事固能諒之矣嗟乎人生有幾一紀耶當時勤訊之眾執事固能諒之矣何心也此當雕肝琢腸唯恨當時拙劣執志不終竟兩失之徒負君子淵崇之德恒恐恒恐耳執事向來凜秋霜之操今日霈春陽之澤　明良既翕高鴈方騰伏枕當代風雅豈青史後世固以知公之友有一招允明其亦幸甚也已由茲以後公之寵貺仁績當得之邸牘口碑高篇大製當得之郵筒崖刻唯面教不驟不容易而

得良用耿耿抑人生萍梗浮蹤亦何用意必其爲知音爲益但得心不如金可鎔石可泐耳會漢齡之姪時適公恤漢齡死後之事之詳具一族生者死者負戴仁恩非僕言可盡今時萬甲涉巨浸圖返旅觀非公終厥賜復將何賴時行輒後具此託致奈石礱如良醫已投神劑千瘥者寧人比更爲歷者家洪力七奉永火以須良醫必不悔也外上怕聊引遠念與寧志附上恐亦已有之間後政頗有增益或得命即一二本寄下尤卓僕在都有懷興執事鄙詩三篇紫堦倚紫宸云又謝邀遊東郭尊亭三篇共傳修禊事云

子者執案具在又有奉贈七言律一首失錄全忘其詞倘惡札或在行篋暇時檢尋錄寄誼佳荷仰陽登太白樓詩公一首不記留岩巴否漫錄并上周時得值齋中承乏乃增陛子餘手書所供一簡圖欲達之然非執事爲之先容則徒持萬里之書至而不能達也統唱西我不肖居憂帝不敢用月儀頌祝常禮伏惟台亮允明荒迷不次

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

惠州府與寧縣知縣祝允明狀右允明伏聞古者上下之交傳忞列事則以書啓今世編吏之於上官乃

有不敢又聞卑賤之於尊貴有所陳請法當面稟勢不得面則以公牒今允明繞辭斧鉞所陳不過面委之事亦不應隨復託諸筆墨頻瀆突冒誠以今所欲言出於乖離之後其間心志事體有非公牒布露可盡以此反覆事勢敢以狀聞凡公所以期待允明超越與常大過冲挹可謂歷千萬人嘖數十百載僅一有者誠古賢之威飾昌代之美聞爲允明之圖獨宜感奮有命則從以求報稱而已其他皆不宜計何況褻瀆頻冒以至於此但緣伏自揆量事難勉副是以不敢輕從上之閣閣期待重於丘山下之不肖跋鼈艱

如跛鼈鳥不得已乃敢俗數煩塵黷昌嚴大公之待允明者以爲僻海小邑撮上子民金穀恐牘撫足煩爲不若去而爲文辭務述作既高且逸功或可見然謂能爲文可當述作則所不足爲則又大不敢者竊自竟弱歸誠古賢游夏且宗歷朝丁匠黃卷日對師友周旋鄉社名懵猶勉事時學其寔醉心古典期卑顛倒而推顛塌屋時文日踈好古翁爲仍然燭淵汲汲心紀事或論政糾俗妄有所述頗就篇帙故有祝子通五十五篇祝子微二卷祝子雜錄卷大游賦一篇雜著五篇

浮物一卷野記四卷成化間蘇村小築四卷太中遺事一卷武功佚事一卷太僕寺行記一卷先公門人記一卷語怪四編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後集十卷集板二十卷其他與人共輯生朝賀錄輿地志記醫及小辭詞說又不與焉以是知者安稱能文然自顧愚陋不敢當也今使以南才間識蒸滯之筆申徵統屬之身而網羅十郡之見聞揚搉千載之人物欲得文苦而衆信當不難哉此其求諸已而有不敢也幼承內外尊長則以仕學之規兼教之又竊自慕古人志於牧守之職者如漢劉寵之流以及唐宋才哲辭

中職而請外補者甚衆此於愚心其合朝安以君仙
日寢忘一命苟得親民誠爲大幸五恩鄉薦我忝一
名七試禮部竟不見録曾未嘗有毫髮忽尤念慰之
氣衆人盡知非敢妄緣追戊辰年會試下第　朝廷
纂修　孝宗皇帝實録伏蒙當時元相欲薦尤明入
中書執事筆札尤明自審力辭不就惟默感恩而已
逮於甲戌赴選天曹乃得今命當時尤明非不知其
至卑而勞地且微陋然而分之所得志之所安不敢
辭避今在治所斟酌誠荒鈍無狀然使以爲卑且勞而
惡之則實無此心何以明之使有此心則當時之薦

已辭不受豈有初願而來今乃不安其分此其心事
甚爲彰明今荷殊私愛惜期待欲其舍仕而學寔公
倍万恒品之庇恩而非不肖匹夫之志亦惟黙感而
已不敢自明不揣妄即冒從倘必謂其不可當官而
俾之終身執筆是實腐塅無用之材則亦將焉
用之又聞重過於待欲以非常之格內選之職辟之
容不知若但睹日署案不行約束則其間後有失錯
此尤小人萬萬不敢當者何以明之使不自知欲慕
華近則戊辰之舉可就今殆十年豈有昔既辭之今
乃反萌覬覦此其心事亦甚彰明就使恩府必果設
得俞命允明亦斷不敢受天地鬼神所共鑒知非敢

示嘗行優免至於總鎮巾舶關門亦恩不敢推避只
若支應夫馬等事亦乞明賜嚴委佐貳分管稍得窺
隙工夫以從文事如此庶幾可以盡瘁黽勉趨應嚴
命若但守筆硯不親民事卑職蝸蛾塵沙之膽萬萬
不敢當受方命之罪
一所攝南海計未久新官即至其時文事不終不敢
還縣寔畏罪身無地若既不治本縣又不攝他縣使
之退處閒居惟務篡修合無事管則是已為閑人渾
無職事不惟上誤仰愛而亦空負 國恩不惟外蒙
私譏而亦有涉官刑惴惴然懼不敢對人伏乞鈞裁
俯賜明示

卷三

一修輯地志誠為一邦之大務一時之盛典公天下
後世之心也然人心不同公明者寡回恩府者未必
皆然一涉手傷愛惡紛起此理勢之必至小人才薄
位卑誠所知畏凡以此事罹謗毀者至多小人親歷
者二員他所聞不可枚舉其甚至有罹禍敗身者古
今皆然人所共曉即如閻潛黃憲副先生輩事之時
亦嘗為人投以匿名之牒者二況該通省之事薦口
所集其間好惡之私權勢之託卑牧之手何以當之
只今亦已有旁議者不足滯閒倘果欲為必乞鎮以

卷三

一日

人以為受直愈事縱費無功加以稽算責併某等無
主無援易免怨戾於是不徒抵恩府之公心某等雖
投遞而無補伏惟鈞照裁處降示

卷三

十五

與唐寅

足下之沒我厚矣風昔見足下打峻忘避力量又捷
意色澈者後必為所遺衍創論與概不盡所向意足

下之越吾也至其後足下之峻者益峻遐益遐捷益
捷僕之所深畏而終不遷者計特足下一人耳然幸
到於今不遺吾嘗謂今之學者與昔大異要衆時所
就亦當大異夫謂千里馬皆必其朝吳暮楚果見其
跡耳非謂最露骨相令識者苟以千里目而終未嘗
一長驅駛觀於千里之人今慕服與譽不容為異詞
也吾昔窺是業長者養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
瞠視者甚久不敢始一跳躑以待蹊跲故且循涯
而涉至於今雖畧獲其蹟武然故乏路鐵之蹄料其
實具而竟不酬如公者誠孝誠過人想憐割冤毒如
俞如何數千里懸隔不能解甲左右所以慰而祝者

亦唯在順機節哀留不嘗之軀全忠孝之託幸甚幸
甚又荷衡綵之惠殷踰凡伙使旋率然奉答不謹總
在諒恕詞有便鴈無吝教音悉快二道去外素綾二
幅附徃救渴兌明悚息

與何文西

客厨乏良臨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摩消地是君或
二方者乎能分一包過一河歸酈也青蚨繼往乃故
園價倘欲鄙句爲博猶能搖屏鼓舌誦伯倫之頌唱
子美之歌也

與錢二

答梁文伯

訊至承尊公奉泰館舍僕雖未獲親侍芝宇不覺放

今日不審公蹤跡如何可出山否若不出少頃元
來就公小談消暑得否山中諸公有韓文頻借外集
看一處

答史隨州

引之太守親家先生閣下違別忽又縣思不釋雖不
及數致音訊如瘖人之望語瘦人之望炮其口無言
其足不前而心日深也賢嗣歸得手教翼然為之大
呼疾躍僕疾瘳矣几閣下所以勞錯僕者咸出眷愛
之情惟飲佩懷感而已不能塞過望也若閣下者以
古人胸腹才度而當今人之地位故不免自覺庆渠

爾爾然嘗試論之古與今之世竟誰為勝邪今人不
能令何古人之能古也少紓賢勞之味調重眠食為
隨人意哺為古石杜申氣大歸要無負我 天子與
所學如宜公語魏階權柄公適亦自在 朝廷可昌
言祝之也喜過便風稍答一二外邵句一篇忙邊無
鍛鍊功且鈔上亦聊以寫心又未先公集要越青幸
置之賢嗣字文勉就再寄使宅爽家舉幼悉無恙不
足多述凝睇西南馳思靳然

與都穆論邻飯書

元敬足下鄉婁見君民言足下不肯加飯從平旦一

半或稍不喜則遂不飯僕聞之始復大懇且疑足下
藏府稟於天果與人異邪是非可變也然則世真
有不飯而生者邪充民曰元敬雖不飯然要進維飢
但不急於飯耳僕於是疑釋而懇則不能已也因竊
為下勸之竟思所療大飯不可卻也今天下有至愚
不辨叔麥者然未嘗卻飯也有心急不計死生者然
未嘗卻飯也由至愚而下之於嬰稚於戎狄未嘗卻
飯也由至愚而上之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賢亞聖而
聖人未嘗卻飯也即有卻者出乎疾非出乎心然不
思所療者未之有也今足下之卻飯者何居乎心恙

固非矣由至愚而下亦弗論矣由善人以至聖人固
足下所能也所學也所願望也而皆未嘗卻飯則足
下之卻飯何居乎由聖人以至戎狄未嘗卻飯卻飯
者獨有神仙家者流或言之大神仙者外聖與愚而
別為一道然其法亦自有效從之者必盡其方而后
可收其效不得其方而且為之則不獨效不可收且
更有害而其方則不可戶得而人習之故其言卒歸
之寂滅空虛緲悠荒忽而卒微就使有微亦非吾人之所
貴則其真能從而謂足下從之乎既不此從則足下之所從亦
聖人耳大從聖人不從神仙家而乃卻飯是真以疾

耳然疾而不思療則又非真能從聖人者也今姑因
之足下從聖人乎從神仙家乎則必應曰從聖人夫
從聖人則必不卻飯卻飯則必思療卻飯而不思療
是非從聖人也非從聖人則盍亦姑從神仙家力盡
其方而覘收其效可也而足下又不能矣如此是上
為不勤之罪人足下之卻飯果不知其何居也夫上不從聖可懼
也下不從愚可懼也中不能外聖與愚而若外之而
又不能真收其效又可懼也彼既懼此亦懼是懼而
又懼也舉大可懼三而足下不懼焉此僕之所以來

而為之竭慟而復為喜勸之也若夫飯之所以不可
卻與所以療之之方則非此便所願望也而皆未嘗卻飯則足
而卻使僕之終慟焉則終此當更議之無任切切允
明頓首

與施別駕書

僕聞之歷險危之後者知愛人之憂在出人之地者
可施成人之力故脫波濤而立平陂乃詔來者以尋
舟則出之者真開之者也窮幸生於賢
邦仁里而出于詩禮之原當是時也悟然不知米布
之價況飲食乎日惟從先人求紙筆于閭室獨坐每

自奈然而喜以為生得內外掌長之誨迪者是不二
三十當粗成人也忽弃而投室修而抱子曾未轉旬而
復遭大訝群羨頓革宿然如電擊是過凡果其所恃
以來然者猶不知所在矣自是志趣荒落履踐鉤棘
以至于今竟為愚不肖之歸宜摒黜擯具狀甚衆其
中萬分一猶可以庇君子之末者則皆昔者之遺也
嘗自思之其所由來固多大歸抓立無援之故矣雖
然僕則已矣不幸於又不幸而凡細寧有抱附奇質
之人亦為世法所捉械柯鞭絕深有似於僕者儻雖
賤夫不可以引途又安能忍心吞氣不為一求救於

高行遠步之人哉此所以有瀆於閣下而不能已也
所謂抱奇而受捉者誰也閣下之姻子邪參麗文也
麗文作行簡潔操持安定學富而愛文質而秀在家
在邦未無怨咎宜而僕言之無悔也至於所以援救而
免其危之匪也如此未及信宿又聞閣下德學心爭追古人
州里後生向者獲立一席之地以承緒餘其門蒙賴
以成就之術則無何於僕矣閣下必肯俯聽僕言而
救之多矣和於一顧文而不念反之邪故僕不
免其危之匪也如此未及信宿又聞閣下德學心爭追古人
州里後生向者獲立一席之地以承緒餘其門蒙賴
以成就之術則無何於僕矣閣下必肯俯聽僕言而
救之多矣和於一顧文而不念反之邪故僕不
免其危之匪也如此未及信宿又聞閣下必急用
者非與然而進未升入印紐以行其可用之學退無
分寸以安其卑濕之所猶可也惟士之當至於人
門有身之累座旁士役所以沸止水而昏明燭者又
可以淡言哉四年之前僕見其有衙府簿牒之語問
之知其家故有軍事之訟於時僕固已竊嘆欲為之

常用保生亦其隨食也允明來南六千里投荒子亦多矣於執事尤親可矣又若長江之北以接閩非華夷之境土壤坦衍剛燥人生堅實多學大道固來門至月時人間疾病而無之卒閭如病參半金衛惡如仇風水大不喜不信制人之醫劑吸醴以清潔怯流為暢者也故水在北胜無必殆矣況嶺南海北地氣益惡水可易入腸胜耶鹵且腥者胃俗苟忽或是若北大夫君子全親受葆天命愛身過珠玉者可從之耶又況居

高履坐明几窗卷是針窗明斯倡爽然混然而無室者耶以是吸水是決上游之洪以助易潰之卑閱亦可畏矣牛肉之性本和補而質則韌結最難釋化烹鮮食之猶可至縮為脯腊尤益須實其力每倍為故用者多於遠征於師行於幻術皆取其欲之細而散之大故以千里稱之牌腦素從者幼之較他食消解在水泥滯又況於胃氣素弱又多酒下者能免之乎故斗與水二賊也今北以牛師以水是自引二賊以入室也斗者善伏強鷹之賊也水者善潰堤之賊也水不可徒飲也有如牡

也何謂強勉如一二人欵默入室不覺漸漸打而
既處室中則奮猛肆犖一當千百無能禦焉何謂誘
于貝方入也爽吻便意不覺其有縱放靡麗之患既
入則無問臧賄所安物良苦并載之祓清腐爛
務盪蕩而去之用索束元氣無能固焉牛腩安祿山
也水李林父也均能敗國而并相遭於花萼不勝哉
昔人傳杜少陵以喫牛淨白酒致禍或謂杜賢者寧
以口腹害生足不然或無此事則已假令有之杜當
倘然可見乾牛之屬矣白釀亦水類故也若無端漫
飲水者古亦有之近時吾鄉有史監者其人頗好學
然學不及王安石而剛愎自用似之嘗自謂知醫且
妄謂水能癒百疾其言曰天一生水物得水則生雖
人病多狀第獨飲白水元氣自全諸疾自去他人未
嘗信之監用其說於家一兒婦產後病瀉以水旋沒
比自患病亦不做還白灌焉其軀索腑既甚胜脹如
鼓吼有如鳴雷竟即預此亦明驗者也朱彥修金匱
鉤玄吳孫郎中病所用保和丸與下引藥李明之神
應丹合則方桂參甘露飲等皆以飲水致瀉此不易
之論今悉去與玉機微義二篇并往暇中玩體之

客之怒亦無奈何矣來文尚不曾出與衆知知之則
適來之禮亦不可得矣今抄其中批語一節奉覩亦
以此送答二使可也日昨二使言乞生一視同仁是
真且不仁也今就事又責其不公不溥無惓衛而有
幹事是何僕之多罪耶然亦任之而已設使勉強徇
之或致所出之人有詞不審二使及先生能代僕處
之免之否愚慮奈復不能已悶悶

答崔侍生

公方有人故且少之當戚行何以能為此厚鋸乎然
欲引前更是少敬秖領良圖荷也且晚容面謝不既

又

允明思公處岑寂況後竟當加殊為快午後拂茶餅詣齋舍少聚晤先此奉白

晴泥濘

和山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往一登覓已戒騶從矣用此申請

請速教與諸生

和山之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往一登眺已與諸尚染為期矣不知今早行幾人升堂者曾道及否若知其止約者有幾亦就示知果日早膳後訂過縣

俗行

答臧檢院希道

日候文駕至當遂造致領教之願忽聞客邊便欲翔躍左右乃坐俗絆而弗能也事十九不如意固自足歎幻世如此亦又可一笑耳弥翰秘集蕪下次陋夜窓疾濕歇枕不輟將曙方甲斥此千仝之規服所服膚恐行色快便早晏上答區區之忱浩然莫盡亦有郢作挺鉛一二副正亦未遑暇前潮陽歸舟又成一緘留為文不盡當上今附去添一哭外粗敘一事薄効餞意冀渠京中家書夜間寫明早送上求附勞累并

長卿答

復惠州郡司訓

二品使至辱手注深仍不棄仰承感慨正不容旦夕多後段於時雅為歸計猶有所縈不能快快其有清思殊不如所望可重嘱也即通脚於河源入急水纔亦何足為高明語乎明領畧至愛而已因便當答又以戎務當紛劇時能間講只此小北日彼又別得此固足慰思望恨熱道衰加尸為斯人重所仲亦可知不繆也西

登高落帽皆為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酒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下對淋漓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答王尚書家計

伏承先尚書周老府君修揖館舍侑厚下計驚哀無已我珍元老士夫望海內同恒戴惟大孝節哀順變用終大事容集北帚總下允明不宣

晴會試友人小簡

諸侄子用董子之經術賢兄之時務劉大華之忠純但願于龍凡道路遥隔皋武漢以事天子郎去

理文

蜀前將軍關公廟碑

天下之達德三曰智仁勇三德相濟則治立而名正矣若夫成功其天乎漢北既服群然而逐鹿雄據者斯其時也關公以爲曹叡孫偏木足爲輔幸而中山帝枝令徒於涿於是奔附徐徇備同是第則其智亦睿矣久客張遼之間以受劉厚恩誓死不背立效而去終不可留既而克行本心斯得則其仁亦篤矣若夫胡壯威猛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當其沒七軍降于

禁忻魄德下群盜操議徙避威震華夏與大利人於萬衆之中割髯於笑談之頃則其絕勇天授不假言矣故知敵愾者以武勇爲甲餘而忠義爲斷裁斯不易之勢也然而事或本終蓋大厤攸在非人所及亦世事有不幸之期玄運屬鼎湛之際焉或者病其獵中殺禽之圖爲跌國而失智白馬顏良之殲爲傷爭而失仁殊不知苟無所報則其身安得而遂引許之大恩以通故知數出化元功存焉天人協相乃彰厥德慈隱顯相因而受茲玄惠況天地有自然之

後得于天下代有崇廣至宋大觀中追封爲武安王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乃復奉之爲神將崇之曰真君其文或一道也蓋郡有廟在子城中今存淳熙三年公暨行刻記市戶會拱等者也其前後顛末紀載其詳而可考焉大傷相與言曰廟在子城不可得而毀宜德開十廟道下衆謂善于太守洪公暨無出公之上河亦盈長洲吳二縣共出金嫁如其言而作公之下所以崇奉與所以修飾之道士乃賡木石殿三間塑像設陳彩氏宇奠各鄉人相與助而完焉既成道士名諸先大父

給事府君爲文紀事而以嘆隔未果今住持張復真以謀允明因述廟宇發公之項則其絕勇天授不假言者多稱公爲王及漢壽亭侯在通俟就侯亦操所表封賜換漢今并公風懷公所委質誠在先主終於前將軍者蜀臣也今亦本其心而稱焉

蘇州府城隍廟新井碑

大火祭稽疑則混若之昭答如響賓暘秋作則生成之大德以通故知數出化元功存焉天人協相乃彰厥德慈隱顯相因而受茲玄惠況天地有自然之

遂之宜其矣蘇州府城隍之祠故無井汲而公
廟堦多設香泉今作持道士戈源廣念凡膴之地
孚佑維固而潤澤之功茲爲獨曠宜昭明之不仁抑
靈承之未至也爰啓勝想庸揣水功救旦于差良工
遴集相土于崇牖之下得義于右陛之側廼鑿廼穴
其導其浚源脉既通飛流懋洊於是礲其底以樂石
覓其閟以細覍崇其餘以上立博其衣以四周潔泥
淨甃寒泉乃冽上涵乾象下闡坤珍儻金鑑之朗徹
過玉醴之甘潤其徑四尺厥深五仞縣罍以不竭
運轄攸而收綆始乎癸丑之秋訖於甲寅之春初

尤復搆亭以蔭游廡樹豐碑而紀成績邦之蒸庶
仰汲攸歸懽悰允協頌美良口泉志既合琢石宜文
適士爰徇僉恱來命小子惟昔聖人之慮世也設險
守國則列壞之城池以立利用養民則六府之水穀
惟修井之爲事也軒皇創而良動肇伯益治而善渫
庶廬衢閭前先仁者旁穴出而廣聖葦漢爰拜而貢
思原匠繫而成鎮以至玄門有溫清隨人之孚跡釋
以潛龍應呪之神驗仙翁以之而活人姬婦以之
而保子其爲靈異非可枚稽故有家之祀五而井居
具皆作而相維沿州之東濱濱環輪搖汨滔漾萬古

以民物爲心彼如長濠環陴勢便阻以防姑紀川偏
布緊分行而利涉大氏宣泄壅塞之風氣流通之
之理絡以水爲脈岡共職也今右而斯非既城仰功爺
弘不變爲體德淵淵而恒在清通作用澤浩浩而日
新惠而不損予之者無窮益而各足取之者必得可
以佐饗飧流藝楠爲明祀和樂物輔年壽起痰疫延
威濟於有生衣平均而作則者也玄祉洋洋露遐被
邇偏民飲惠政忘我兹於是敷叙事實復勒爲銘其
詞曰

天一生水濟雲蓁深瀦高壁乃威儆神之福神其

聽惟井有作瀦乃通閘甲之餘淮河清甘津芬蕊流
淳泓磬和高物各乞精與昌不敗政均安寧邦民滋沃
咸樂生冲而用之恒不盈神功聖德千齡人士仰
沫刊鴻休

鎮洋山碑

弘治十年蘇州府新建太倉州成遣　詔命也琅輿
地有潛龍應呪之神驗仙翁以之而活人姬婦以之
之太守曹公風主維之同知萬祥等中盡之而陳規
考工凝績垂遠咸出於州守李君也初治廨既立百
具皆作而相維沿州之東濱濱環輪搖汨滔漾萬古

不休顯新邦呀然傲睨踞堪而萬井衛衷無棲棣之形於是即廨宇後築爲崇靜肖像三山中隆突亞堅壞豐積樂石奇疊植材木刱章鳥獸馴習岌乎摩蒼霄巍乎跨黃祇風蟠氣回情悰勢到足以聯絡地軸支控滄渤州人歌徠行商騈嗚夷傚咿服舶安流伯若與宿魚龍帖伯乃稽歟名山謂之鎭今川州事冀君詔致命於侯物紀其事大雨紙台物而川岳與位王公設險則成陽峙而漢闕依形相之方執可違洛食而周鼎定成陽峙而漢闕依形相之方執可違廢然而不籍賢守畸士聖圖故龍門砥石禹成殊功

南交銅柱援標漢策厥今沙海漸被揚波不聞所謂龜筮協從神鬼授職因民而利職競由人然非深不足以經遠非明勿庸以輔幽有如茲州俶擾斯山閟與化機物情未云周審今則地理順益水土平康物性克而形勢殫險阻和而陵犯解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者永言之義以致之民者也則鎭洋之創我 后知始厥公作成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順之碑

乘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郭公之鎭南畿也崇文下能有古名將風部轄之下苟具寸藝片策罔弗簡升時有蘇兵陳順以丹青名公因引致戲下時賜延見俾解執爻之役肆興會豪之業山溪人物信發面成章樹烟霞故而妙盖順初法京師杜古任謹中亦俠範沈氏而其中情放浪外狀散逸又稍賢於外夫內系之華是故晉曹亦知取之而都帥公明賢雅德遂能以貴下能合短揚長焉及公移鎭淮閫時亦倣顧從事紫塞沈寫出吳命作繪事因計期錫以良醴

十翼殺果十廊無下蔣渠如度戚其徒俾收其日是之空輒沃以一兕曰不可使順受枯渴以逆性情庚戌之夏順復斥公于淮公留之數月賞予周賑穢經有加然且使人掌而時歸之曰順太踈縱宜留縮以答其家望也已而順歸則已有矣淹留又數月竟死家貧不克葬明年辛亥都帥公復以公俾按吳聞順之死尤復閔之即出俸囊白金若干兩付衛指揮孫君使召其家人用其半以葬順仍赴日反命以娶其成存其半買楛以待順母之死曰此順未死志也我為全之於是其家敬奉

殮人介以其年十一月其日窆于橫山修竹塢既得主事楊君銘順之墓且以為倳享仁公之恩莫須小人之口意有何予猶未脫舌予旁聞感事亦奮欣裹爰陳大歸用告未識嗟夫自忠篤風靡上下不通卑列者困役而靡憩高地者傚分而鄙授若者顓閼伎能肆啖予兒獨何心哉長此涼德有如都帥公者挽援幽滯彰銀枝業圯潰仗勢周予物情固公用人不廢無衣之職熱武嗜文同符雍歌之雅器人者明志已者大至矜送死明之與大罔是究之則既仁矣至於簡矣文必如之文之後人惟講此而已矣

無錫華氏濬二泖碑銘

忠愛利物之謂仁公誠慤已之謂義仁功有悔狹義

四而一曰惠不朽者三而一曰功自井田法沢灌溉
亡制然而土非水罔作乂水之所在官私錯淆兼并
侵獨富貧偏乏而爭紛起田用失利農亦生惰長民
者非良不為之加意況齊民乎然而不以人廢天行
吾我以迓吾仁不計功千載而君子之道興功不朽
焉唯賢者能之江南田多患水其燥壤不得水患亦
與過水一苟非已產視犒荒恬然安知天下仁義
有華氏焉華雄無錫久矣乃嘉靖癸未甲申四方凶
江浙最甚無錫四郊一望赤裂焦滿燥塗不暇獻畝
監司郡縣下令勸分華之產從龍時以貲監生居內

憂其心自親親而不能遍於仁民然而在觀志之辰
罔外共用時其嚴父太學君時偵用今興發以應最
諸巨室先始千金焉品博士江君董其事言於大夫
陳君君曰令吾邑君子皆大學也吾邑小人其獨不
知早瘼乎太學尋謁選去從龍治毗大人家負土往
來見二洞川焉鄰家者曰楊名鄉之九里澄相去三里其廣三丈延共三百
餘丈從龍曰溶以灌可以補天缺還地功人獨分彼
我歸天地於有憾吾能為之而弗可專也即飛書啓
太學鄉有水可利兒力能興之請大人命太學咨可

仁龍頗舉事備者受其直督者劾其工閱月而竣
白金百有二十兩始於仲冬辛酉畢季冬之辛卯於
是水發田治僅救數千頃鄉老交頌請從龍記于石
從龍曰非吾志衆乃來致于余夫仁或者天地以之
而育物聖賢用之以養民細人以利害或戚之唯賢
者存焉天地聖人或有不及賢者得推其所存以補
之浚川之事其類也從龍非賢者與昔我鄉先正范
文正公寬有此仁義而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其
在郡憂衆中水利以割上時宰令從龍亦方宅親恤
而念民荒不得以言達達者而以身作功是庸詎以

所及小大計其心即文正之心也循其地究其力而
仁義充其分矣假令其分力可四海是從龍之仁義
及四海從龍方來地分未可濵涘如范公後來勳業
有不可同乎亂余既記其事括其大旨為銘曰
天利仁義地利水泉農溶溶地士濟濟天天達地義
而士乃賢二溟清消四海沛然懸于川銘于川從龍
賢哉

淮晉氏先德坤錦

維正德七年南京太學生淮陰晉將以冬十一月
葬其考散官府君於郡東七里鬼起家原之先墓既

有銘表又惟其三世幽德行紹而嘉稱有齟合備叙述之并著厥德行閥歷大槩以砭於墜前用語來者爲紀之曰周武王子叔虞封唐吏號爲晉其後子孫遂以晉氏晉蘇之昆山有族焉曰福一　高皇帝時入赤籍于大河是爲淮族之始福一妃徐氏生處士傑字世傑宣德中從　王事于役西海死之子孫以木主招魂而葬即今泉之　始穴也其行歷未悉大畧素位而行夷險不苟綽有雷自號素菴亦可以占處士文字廷善性孝痛父卒三不吊而非其舉纔十

齡哭不輟聲聞人道西洋二語便慟絶家人絶口蔣稍長每西向長號曰海乎大乎易仇吾父聞者盡酸鼻事母張極甘適若非孤貧者執行恭愼信而有恒妃徐氏惕德婉行以勤腆其家歿祔葬宬次生三子曰壎琰璽琰字宗器其行先孝敬修已與人有理道之攸篤母卒即書父也其爲人亦惟孝死亦附旁穴琰字宗玉即書父也其爲人亦惟孝在舍奔返哭死復蘇至三四喪祭誠慤宜于兄弟飭于有倫設幾減性宜其不見法刑門人靡間若將隆者淵生產作業常劬勞於海外歸故官惟大行式重於鄉始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也生正統丁卯卒今嘉靖年六十六妃李繼海有二子長即書次曰語璞字宗秀大河衛千戶卒葬他地夫人所願乎其身者以配合泉之始穴也其行歷未悉大畧素位而行夷險不苟綽有雷自號素菴亦可以占處士文字廷善性孝痛父卒三不吊而非其舉纔十志也其配張氏恬於勢利柔操不武既沒祔君之宮生之世沒寧存光尚貞達可水名久用爲勒銘俾登祭封掃之餘歌以永思垂作恒勒其無不可者爲曰

自崑而淮福一存宇基肇于來素菴是述民義斯力晉出唐叔惟武之稽遐哉孫子以國氏放有條東南王事靡監君子于役悠悠蒼天西溟乃宅胡慙三德而懷六極死善克紹克紹克孝惟恫降割晏晏不吊創鉅痛深沒有乙阼孰爲精衛仲渤恒澨塔恭執敬忠信慥慥明衡參倚有矯恒略乃及宗器襲休濟友惟敏肤忌以義制事伐檀坎坎南闉江海散官淵淵厚子有倫設幾減性宜其不見法刑門人靡間言綺弟被體陽莫沼磨師及作儉法及爲勤三葉四夫華宮一丘文孫太學誠孝油油戕命于朝馳驅孰倫刻時牲石水祀斯閟廢興錫頌式共芳猷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諱愛之邳
成天下之務者才才達而敏悧得天下之心者德德
決而愛留銘伐太常不能免春閨掐骨之夢敛益家
裕適以膚聖門鳴鼓之攻語曰有耻且格哲以德也
詩曰召伯所茇重去思也故室無緇淵則鞠滔威於
鉄鉞政無苛虎則郊虎弭於河渡甚哉天下之勢才
不當事必偵而克之者猶矢釋箸櫛解髮決防而翼
屋也愛不自中則炮而獲乂者猶鼓之答杼風之抑
莫而楊水燕子之悵而荆母之喻也盡二道者令兹
俞君遺愛之謂乎君浙人也其字汝成英鍾河岳慶

始公侯身燕美於四科品當第乎千俊乃以正德辛
未進士來筮宰我長洲百辟之難者郡邑而今其尤
也百郡之雄者吾蘇而長洲其首縣也然且惟多事
之辰因不秋之歲上惟特身而之用則官事數矣或
饑吏幹而寡守則烝人痛矣忱君以清德膺已而英
畧理人軒鏡胸懸翠之則萬形齊燭禹鼎韜隱莫之
則千妖兔逃應金返於四知劇務敏於一吠剛正以
肅上下蓬衆而必從麻溫恭以接士儒鶴鳴而和在
予初民之最患者賦役不平及羨餘之賄也君歲籍
均徭貲力足給其外無橫當里長供正之外日持

財以慰無名不時之需謂之買當費至不貲君力名
之有禮義所不可已者稍令寬之視背減裁亦不營
焉私居服御百用單薄食不兼味泊然寒素賓客留
款三年未嘗割鷄於時上官與君異操科需下君
一切倚閣不顧上者悍吏而本如之何也條屬處聚
莊以治之莫不嚴憚至於脩弛不容一跡閩于
燕居及乎倫叙子弟序牛羣上接教以禮文化愚與
縣之田賦浩淵作越滸郡徵欲稱貸君慨然為之不
哥而風辦訟牒穰脩頒繫繫每事當前一訊立
決片言折獄恢有餘地圄狂虐殆幾刑措於是士

庶交懷朝野騰輿既而忽以憂去群黎婦稚歎慨部
室相與聚金以獻賄亡旌慈君頷而卻之衆不敢強
持頃弭將予金焉嗟夫天下之安危在民民之安危
在后后之安危在守令得失上未始不仰重乎下
下者每自失之其故何哉蓋亦忘其本矣且士之建
業有臨事而辦者乎吾未見也其必苞之素矣民之
思得有儆俾而獲之者乎吾未見也其必由諸中矣
樂布得而社作狄公去而利興陽山以韓姓字子魏
人為稚珪肖像是可假也孰不可假噫嘻凡人之情
豈寮不足乃及詠歌齒牙有窮爰謀金石繇斯以後

賢者繼之民則思曰昔我俞侯蓋同道矣其或不然
民則思曰失我俞君今安得矣是民無觚而弗思思
無時而有渝也豐碑穹掲載瞻載瞩載摹匪啻稱名孰能
享此爲斯願者四民攸同今之所舉者太學生若干
人曰華慶良慶玄何予忠某某

吳縣令鄭君遺愛碑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有限江河潤物人
皆仰沫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寔存良牧至於
安之深而三績必陟陟治之久而百里難淹於是恩以
陟而始周澤由去而逾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今

夫地望莫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今長故曰鞭浦有
龍投巫者酷惟而宜究之在在來濕也況吳之爲聚也
魏巖巨浸財賦區藪上豪商雄門日紛午異時爲之
者惟跋扈之患弘治癸丑 天子策士於廷得任丘
鄭君璠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 天子曰鄭某可
君來曰是惟 國家扶馮又特雄緊非堅其操立而
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爲之者矣蓋君天授英絶才
力豪拔明有以洞闡興知有以幹樞鈐勞有以辟強
禦果有以樹事功簪焉而無弗擬焉而無弗中與
焉而無弗成簪簪修潔其持躬也應酬食息寢興趨

力也勤家多蓄察其科賦也平均蒲時使其力役也
準左吐右握其禮才也篤于明奪公其聽訟也神飭
禮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富多缺觀乃引關正門牆招
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是治圃載新門舍祠表
尤詳於圄圄之間嚴慎周完因免非命遠近杜梁鼈
歲六千三百有奇凡制使來協有司集衆思以事事
者往往君之神效爲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益
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吳越春秋吳中金石諸

編流布甚多咸研指於事節改深切辭華淵雅矩鄒
侍牧保載鴻猷於是乘稼於紹歌響騰人民有而
魚鱉蒼敖盜息而風雀孤八年丁亥六事交入今歲
壬戌朝于京師 天子曰邑固壯不足以羈吾良惟
徵之試佐守女其往哉君乃拜命以行君既往邑之
僚屬士庶懷遮不已列狀喻當事請留當事信吏部
信吏部信吳孝廉請留乞仍徐英流進陳當事不
二百人思仰遺愛狀上風聲金議既諧奏事於僕凡
君先後建置具在事實如此公正公以及其他
紀勳懋緜默諸不刊矣惟吾政孔子曰後生上

先妣陳氏夫人墓誌

嘉靖二年歲甲申春先母陳夫人病革冬十一月十一日甲辰酉時沒不肖孤允明以其年冬十一月三十日庚寅葬于橫山丹霞塢先塋之右謹用後世墓誌法例次第夫人生平日行節槩刻石納冢中不肖孤微不及乎格以傲君命于延爲夫人乞銘余古謂母夫人故從之夫人陳氏吳縣人高祖考諱紳字用章自太學生爲安福丞母王氏時夫人已踰笄猶在室訪而得已亥嬪于祝庚子生一女癸卯先君下世蓋夫人嬪時年已三十與先君同室纔四年從不肖勉事凡四十有一年而終先君不在不及中壽不肖不能盡仕高位以豐祿久養於夫人夫人鮒春秋七十有六石陳伏之日淺獨持貞德慈惠以下見先人臨政當不須殷先考諱某字某別號仁齋不肖允明仕惠州府興寧縣知縣終應天府通判女爺嫁吏臣而寡孫男一人曰紹公爲臨江

有同知孫女一嫁監生王穀禎曾孫女三夫人視此純懿操履詳順撫兒女早幼咸極仁愛即小小臧獲未始輕詈一言處閨闥終歲無所出入夷然安也自餘善行纖細不可勝計亦以委伏荒剖不敢繁為文辭少間謀誦名筆表揚先人之徳咸克孝聯書之不官忍死以有俟也不肖孤尤明泣血

東南人傳

東南有一人其世出甚異此人近五十而時不能定之益軼絕當時若不能言之言其至不似驚衆人衆

人固絕不識知之宜也知其皮毛而不知中藏知中藏固皮毛已大率推絕群而來在初無知中藏知其絕可驚然不與端也識中為作亦從世格舉不加力務亦弗矯而去之裘然卓宏無尤止而光焉即此時令長三公丞一人宏然建平天下勳業百代無頓折顏色聲氣固凝然無毛木易也以為王公皂隸者一神聖至賤道乃萬萬耳自周孔乾軒光至百流後無讓不克為者又始無顏工隨女間數隨出之皆詣實報也自亦不識何方得之時與古人對論翁然放至無一簿食與于其中及臨財亦砭砭交于彼

亦不作礙礙苦怪節為練人視之猶然貨也人皇掩取去又無北未惱以彼得彼得亦雖廣漠無垠偶不消詳勻量為兩曲全之也實主恣面揶揄紅一點異色大衆覩貨財若營漠之者與其一一北誠天下者由更以賤貨病不可強從俗情視俗情猶眉寒而去之然所役有異於此若絕繼之而無染故醫之而莫解刀斧之而何畏死生不問何有於伸哉又若化流無窮貿日月洞鬼神與元極一而文章如帝妙運化流或問東南之道東南曰大曰吾豈蜘又問曰賈曰不賈曰豈敏又問曰道曰不道曰豈土木偶敷東南之言若此然則其人固不易知其自語三道者其所以為人乎

九境畸傳

九境畸者合三才萬物為其身總花木會染為其色通風水八音為其聲亦有無正經為其事具大蓋若是夫人大曰昌會大曰鳳水大曰海大則畸故萬物數聖千秋一風六合四海故曰

九境畸

系論

成問余于爲東南九境一傳胡不著氏字曰其志也蓋其道無須乎是曰是則已矣又烏乎傳曰如是而不知世過也余爲世救過曰如是則誦於市令知乎曰三千年後有雄

碑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錦衣衛指揮使徐公

公姓徐氏初諱鐘更諱世良字嗣勳著姓吳縣已久高祖文禎曾祖子復祖孟聲俱前贈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顯考天全府君諱曰有貞起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封爵如上當 景皇帝疾大漸府君密與文武臣數人定策合力迎 英宗皇帝復辟 上以府君功第一褒先延世賞典穜越府君掌土既胙幷授公錦衣衛指揮使以爲世官俄俸死昭錫券誓時天順元年三月公年始十有二遂能紆袍綰符立位涌泉 上復時賜宴命引入殿閣拊賚有加召藏光赫未半年而府君同弟閬武不能包承方懷狂狡貝錦斐然雨致詞獄頗 天工聖明但罢南交而公亦落職奉顯姚祭夫人生卅薛夫人歸守家他越三年

朝美爵別出于婦都顧張三氏孫男二人同符同策孫女三人皆幼以辛歲十一月甲申合祔邑西貞山祖塋之原允明爲公外甥寔宜述事標慕描摹詒久嗟夫宇宙渺渺人綱人紀君欲臣良臣願主聖父志子孝子毖父慈國有爵賞以勸家有身教以傳彼此講值則國康家肥極匪福錫厥爲世典大矣然而氣數消息理無恒泰倚伏往復不膠于常惟夫明良孝慈天命凝發曠世弗墜何屈伸存亡之隔何日月陵谷之易敬用剔要列石託諸不刊爲我徐氏子孫其永法守以無忘 王澤先烈又廣爲人綱之弘勸爲

惟有明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冬十二月庚寅不
孝子世良謹奉先妣夫人之櫬葬于吳縣貞山之塋
祔于顯考武功府君之兆禮也夫人姓蔡氏諱妙真
宋端明殿學士諡忠惠襄之幾世孫令爲宛平人夫
人之父曰以道母曰朱氏夫人既笄歸于府君府君
姓徐氏諱有貞字元王爵至武功伯故夫人如其封
夫人以永樂丁亥十二月六日生成化丙午九月朔
終享年八十有千男一卬世良婺陝西按察司副使
劉瀚女繼娶太常寺卿莫泉女女五長嫁視其次樂

亭縣知縣蔣廷貴次宋琇次壬璟次深州知州溥齡
皆顯宦家孫男三美承美朝美爵世良伏惟夫人蔡
孝貞順全婦人之德貴壽令終備夫人之福作配府
君內外合懿雖傳記所稱何有加焉世良不自揣罰
以至大故頓越荒亂未能昭發先德以章示久遠謹
叙其族胤始終梗概誌於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
痛哉

巡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
碩人視氏諱妙清長洲王公諱成宇彥剛之室贈朝
請大夫禁治少卿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

府君字煥文之長女而允明之祖妣也以洪武三十
二年八月六日未時生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冬十二月庚寅不
二日庚時卒春秋八十有六子男一諱傑子婦江氏
孫男欽孫婦沈氏孫女五秀端秀英秀貴秀芳圓秀
壻沈侑呂洪呂韶陳蒙陸鉉曾孫男三復勝復吉復
慶女一甥貞皆幼初傑謀以卒之明年葬碩人於楞
伽山之丹霞塢未竟事以其年十一月十八日病卒
欽乃以又明年丁未十月十九日乙酉奉二柩葬焉
嗚呼可悲也已允明往仙之弔哭之餘相與追惟我
祖姑之遺德以允明嘗事文字之業圖所以永其傳

者允明謹案狀述其槩曰視故甲族由始祖元平江
路總管碧山府君以來世以大農相承至朝請府君
及王恭人寔生我祖姑惟我祖姑鍾秀聚慶生有異
質以孝事親以友處弟以貞相夫以慈教子以儉勤
理家以和抑接族姻以寬臨下於婦人之德蓋無不
備者舉所睹聞畧從禮則一章不苟簡如也資志
敏高朗多才藝涉獵傳記甚富通書數書等書記
誦聆經典當晉深通蓋心一於善而已若組紃蓬
豆酒漿之工又精之姻黨女婦咸師效焉中年不幸
以疾失明而弊能自慰也允明從我祖考參政府

君之休致也祖姑寡居久夫府君與祖姑錢淑人日
迎歸於我蒼顏皓首友恭周旋若然類唐李英公家
允明敬侍左右教言懇懇及時爲諸姊道古孝女貞
婦慈母故事或述先德甚言秩祉有女懷風範及
府君之棄背祖姑猶在哀慟幾不寧允
明數往問候則欣然引致牀側執手語言不衰允明
因問碧山府君遺事爲之再三鄭重道述無幾而不
起矣嗚呼可哀也已惜哉允明愚劣無以克顯弘懿
將謀之執紀述之筆者以爲不若允明之真悉也遂
不敢已銘曰

女則孝兒婦維貞閫儀亦慈矣生德閨恣死範久存
賢哉碩人有厚乐宮完學永對無或壞崩衮衮孫子
追遠如始于千百祀

明故南京太僕少卿李府君室恭人王氏墓
誌銘

侍松陽之王出唐觀察使朗自閩來徙至宋以從龍
功得官者十三人至高州助教利政生大理評事祖
光二傳爲元國子祭酒宗儒又三傳即景彰府君
國朝以文學起家受知　高皇帝初以舉人授教諭
詔徵天下博學士浙藩以聞語曰有輸林陞知開州

御書名于策終翰林學士授經郎給事中
宋王爲　大明文死宗家翰林生五子季曰終深陽
教諭是生恭人諱某天挺懿淑家凝徽慶抱操靜一
秉禮堅定平生言無詖孤服非淫麗動閨專事門不
數出晚益沉默寬然靖非以治代千四月望日初深
宣德己酉七月六日殁於郡李氏游居南都世望有
陽類仕畿地而生恭人吳郡李氏游居南都世望有
序故恭人歸于太僕府君實出伯父歷階命封同歸于
蘇始老繼化恭人出一男曰系爲府學生卒二女嫁
長洲祝允明武進張廷臚皆舉人嗣子一人曰紹出

於側室年甘及童門聘袁氏其未誕時府君以猶子
秘綜其家至是輔紹卜祔恭人于郡西橫山府君同
穴以辛酉八月庚午定鳴呼傷哉允明之喪府君也
未達不能殫職分而慰遺志以爲且妄有待今喪恭
人猶然是用前後悲愧無已雖然幸有紹矣銘曰
煒煒王宗淵淵李世神作嘉耦人乘允懿四海之顧
太僕不顯恭人佐清塵其則不遠勒銘即幽以綴家
史有弘卓厥載在閫子

徐府君妻猶人高氏祔葬誌銘

嗚呼猶人吾先妣之季母也吾自幼提比長時往拜

甚依戀然且畏之蓋其仁有禮如此今亡矣允昭之
悲勇氏命記遺淑將瑑石以棺同塋敢不是在諍書
曰徐為吳望姓自孟離府君　國初以當塗尹徙畿赤
有子三丈夫叔者武功府君吾外祖也季曰元瑾府
君少長在京師孟離令之曰吾欲內彌婦須故鄉人
吾故人高德進有淑女孺子固為府君承令內之即
孺人也讀妙安時年十七受母周教甚至既借來
而姑已沒事姨極篤又沒乃與府君歸先里府君
悉以廬舍與伯兄別就荒地縛茆蓧稍隘風露孺人
手井臼者數年府君出商湘漓閩蜀輒經歲乃歸安

其事若無家焉以孺人也既富矣孺人曰家自約入
饒也則保之有道矣無若懈安先祠辭治塋兆立穡
事為子孫恒爭須臾教之耳府君曰是會吾意至
當悉從焉天順初武功公謫金商祭夫人脛舅姨留
京師府君往迎還悉之孺人調撫之力尤深踰五年
夫人舅姨等交口請歸都下悉稱離別行者留者皆
荒去旅窄窄各南北兩莫能計母息慨慨焉叔之迎
護姨之矜恤何恩也武功曰吾悌弟淑婦素也至不
以難遷則非今日竟沒吾失耳矣皆庶衰若王
人焉者與武功夫人既恩義相洽而夫人柔貞之德
又感當世而彷彿古之聖媛晚暮婢奴相聚皓髮輝
聒窓帘府君幸孺人亦中風逾月屬纊時弘治癸丑
五月某日春秋八十二矣生乃永樂壬辰二月某日
子男二曰世英世傑世傑蚤死女一歸楊繼孫男五
曰美中美德美輝美恩美質孫男五女八舉以乙卯十月某日
葬府學生女四曾孫
珍珠坳祖兆內與府君祔舅命美德叙事以來允明
既詳纂其銘詞且詩曰
坤陰含弘資成女工蠶桑雜鼠虎孺人擇夫抱敦

賦篤性好修行有序曰婦而婦也而母亦爲孝而爲
均予飾禮克義漁其聚遍疾疏姻遠鄰伍助吉安內
濟涼襄澤出貝門內斯舍我春秋倏遠泉德建慶
集無遺估騎記之山珍海珠鳥巖震左龍伏右虎仕
泉流飛膩白彩絨圭琥群修欽爾似封
學有樹爾有土時孫時子時孫時孫其
入選授承一安福安福縣永陳公誌銘

外祖迪功郎江西安福縣丞陳公諱紳字用章吳縣人考志甫妣朱氏生公有
良質冠弱從學逝上舍第五試不利年業太學
吏政斷斷不易公舉其職岸然無回也餽輸尤難事
公任之有餘力令去權綰邑東逮西引人人以第望自負
斤通官顯人家滿鄉邑東逮西引人人以第望自負

老民知思之君子以爲得其心非得他民心類也平
生和氣藹藹而不流孝友忠信鬱吟自娛春秋六十
有六終于正寢明年冬月告歸玄宅允明公之外孫
也哭奠之餘謹依公友人周君所書公事撰類爲銘
以刻之泉石公配王氏子男三人瑛環球女二人長
卽允明母先人曰祝氏瓚次歸吳汝錡孫男四人女
三人公生以宣德元年正月十六日沒以弘治四年

正月九日葬以五年十一月三日日庚申葬和藹
福山銘曰
士也果成宜也志行老也居寧高則令終予孫繩繩
安哉九京

登仕佐郎江西南康府君張公墓銘

湯貫史縣於今以大族稱最屈中不幸以宰而歿蓋
他大族鮮以九族敦睦者聚合族而木得其
轉徙之悉今第知以力農而已大抵吳又
江陰分條也始來者曰潤曰周曰生彥
祥彥祥第二子曰宗本是生府君諱宣字文瑞

好周氏維徐維王府君小學之年則已知孝弟
問衆所以艱視者弗得或曰浮圖氏有如素資福之
說遂三年不鮮食弱冠大母有疾日股漱之弗效傷
慟作疾終事三年先後一致終復德衆減而養事宗本
盡五致之孝尤稱能敬如在嘉靖戊寅大志自以爲
吾長也吾父好當驅吾入仕用路矣既爲祇囿風鼻
潛弱宗不因借以爲不仕弦誦勞也少逸之將俾壯
而理男事府君殊不自逸察衛市與用辦營塋冬
今白鳥弗休竟養轉蘆慟以大疚而學緒中斷焉年
二十六如養允明始氏陽化鄉第逾百年庚午奇姑

氏甥之亦以病故至是始得先大父維清所君參
山西海政府乃數千里來迎姑氏同歸于
蘇宋本乃總家政御衆分職梁穆甲貝細細加殆
猶公前時君承令與群從更翻千貨宗師轉以饒益
鄉之仁於　昔者紹令
舊者投之　當道療
贍寺房孤幼發仕作館
雅志終紹失其階涂令
使牲吾復何以塞吾居恩事竣遂不復起居久之病
淋不愈政驹卸外佑中
或時迷昧失神猶曰支
矣弘治戊午四月甲午
年五十八遺男子二人
氏令湖廣按察副使
一人孫男女二人成幼
奉柩于鄱西鹿巖鄉
不安吾子所稽以約
鄉里不見志遂事未見
大執府君不在茲乎惟
與府君猶夫兄弟也而

鍾放心洪正倫哀弔之餘捡
外推期更悠水文中之以詩
人各有所用命我敬弗欽
繫此公爵命我敬弗欽
君重任命我敬弗欽
不門內治事無違
曾點所為對時詠而
箇中使命我敬弗欽
可淫往私不食嗟婦知
西河移注淳有古酒不服
江漢悠悠可濯永言陟
無道小蚊而物之動
德人比之神采實脩
國此不求是堪以接
王烈母汪氏碑文
允明知姑為同邑公公
子宗室上舒城有
徵性豪俠有雄才闊量
迎餞問遺無失德人多
倚辦於閭閻日日聚
集270 207

諸国家猶原泉不知其所自來後又惟宗人之[illegible]
上行歷于官此據晉伯譜授歷歲支晉益不勝計於
時著上聞者為江猶人江猶人性氣豪如處士而材
幹九敏利故官切時几事[illegible]放為如若時久於王而
知江猶無不交口賢也先[illegible]父泰政府君亦如曹曰
婦任宜師江[illegible]而處士死一兒伏繞牀下室三女未
行家猶未大江猶人撫者[illegible]嫁者[illegible]與[illegible]無我者姑又
亡欽又亡於是祖與發子[illegible]守門四壁和孫以居歷
暑雨涉流饘粥門戶數年不少卻於人烈矣哉猶人
之力與猶人裏貌聰明過[illegible]機礼紛人情寓伏一聞

之立有裁擇判決億之屢中又意氣剛果既事無遁
情而行以敏捷故周[illegible]濟又言論順直容度高潔黨
分間不肯以一豪為人設欺若推抑之即或有是正
辭折之無小不忍之態雖私親內屬偏有忒俄亦正
之不能隱忍也又動彼敬重容姻之家不苟還往曰
彼無以其富也而我易近之乎又多與能猶人之賢
衆大其最大者[illegible]嫡姊如[illegible]三十年又事生夫姑二十
年皆備極子道無一髮缺一日怠其色且久如是何
其賢哉子頤教子頤教奉不敢忽今年將如　京師猶
人命志其[illegible]成章曰即子遠去吾當刻諸石他日

寘置既入使後子孫知我於是
事如此者[illegible]地[illegible]亦[illegible]有[illegible]家何其陽興為善婦之
為孝子良臣也為賢士大夫門[illegible]子二道倍世與日本[illegible]大[illegible]者
予在人地之間如貝令人喜[illegible]夫以前以[illegible]緊[illegible]楊之[illegible]也而又[illegible]
[illegible]弱託孤寄命而不奪者同升則偉哉乎功德豈降
而忠貞節義敢敢借進以[illegible]烈姓名某父曰景昭
不[illegible]也以詔于來以[illegible]奉其志[illegible]
子男人[illegible]欽婦[illegible]氏復姓[illegible]沈氏女五人孫男四

人曙珠瑜珮烈妹以宣德五年四月十日生今弘
治甲子歲七十五矣氣貌潛健不少卻於人烈矣哉猶人
先處士撝伽山之丹霞鳥[illegible]溫也級之以詩曰
氣剛厲今才明通既果敢今又[illegible]雅將大施今沛無
[illegible]始[illegible]定今[illegible]棟隆中[illegible]授今[illegible]鼠穿墉終投限今裹
[illegible]徒[illegible]實歲今知彫松高[illegible]厲今[illegible]無[illegible]德[illegible]聰今
功特榮亮[illegible]孝今兼明忠人[illegible]三今率一躬不哉烈
今[illegible]宗樹沃動今食高豐聯桑梓今延西森尚福
祿今來攸同爾繩繩今養泰克世[illegible]德今思元功美
哉壞今有[illegible]後百歲今雙劍[illegible]受介福今王母降

孺人晉氏姓王氏生之族曰[illegible]所[illegible]
族已剿滅從出太原王出太原晉氏也[illegible]
于先王父大中府君以刑[illegible]
隆事從父兼公同朔府君[illegible]
之從子汝大館[illegible]
少日當國輔之若曾[illegible]
馬張英知之治府君曰[illegible]
今住太原左衛千戶廠安[illegible]

嬪于晉氏爲王元妃父在[illegible]
圖府君曰舊從之紙[illegible]
曰可遂就[illegible]
化初府君夜夢[illegible]
多後歸入京師圖仕進[illegible]
譯表文于[illegible]
庚申汝大幸孺人與[illegible]
月甲午也以[illegible]
汝大之[illegible]
[illegible]

能默深入性[illegible]
時盛稱山[illegible]
進力[illegible]
又[illegible]
二人治[illegible]
太原彭城[illegible]
之輒無往[illegible]
終福安[illegible]
徐氏于中表少兄也[illegible]

之徐有女曰德[illegible]
門二氏輒相與[illegible]
參辰不協久之[illegible]
之門者[illegible]
而未[illegible]
無[illegible]
庚戌十[illegible]
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才識[illegible]工巧越倫又能[illegible]
族姻間[illegible]終[illegible]寧康[illegible]
[illegible]大以輸貲[illegible]帶孺人[illegible]
[illegible]二人咨[illegible]出也孫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六月 日馬淵南中麓山之原合祔永安府君
宇始汲水之兄子以銅至是勇以訓來稽顙曰
新婦志行良無使舅恨九十而無如君知也子潛
然書一銘詞曰
身本出忠已幾世冷然以往也婉佩怡心從舅修而
駕瓦飢清雷內自治生何斬中饋九諸子
舅所理之靠在野何容而催 下此尚其餘淑之可
稱抑宜相之可假俾後弗隊以下殆庶乎恢亡靈而
知存老忠大在野

賀先生誄

維弘治三年太歲庚戌十二月十一日戊午吳儒賀
先生甫年十四門外之里第明年葬于黃山嗚呼哀
哉乃作誄曰
邈矣慶宗始顯惟高是佐帝乙効庸啓祐晉鄭齊克
陳寅虎軍戎捍雲組豆漢庭衍繁東都純吏以貿
分柢枝條代茂蔭庇溯洄指歸遠數恫恫大子
有聖爾祖爾考 高皇統在大理爰及顯考燮茲儒
田敏爰之實訊厥配大子承緒出死復安儀容江
陵棲迹在燮顯宦屬掌不私身幹蠱克家忘其先
艱稼穡桑紵爭事簡編登于南雪桑麻東阡春酸勉
實終日乾乾以壯以強奈乃眾修文起世充若計

紙屋溪師恢再訪故廬高明迎余於數間小山幽
亭飲化泉泉澄冽甘寒實亞醴陵後
絕仰天飛瀑送齒爵健泉子奏邑侯招陪上服儒
官居湘江良不再覩斯景也余乃四載戍都卿策有庶幾焉
偉長山時吐雲雨戍都卿策有庶幾焉
溢夫子之志以臭不適吻咬大子不思不相同勿戕
中和非狗人所能測也余嘗陶潛菊詩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嘗
貧少壯況老九非領本旨後余讀孟嘉落帽事益
能得其真趣也余嘗謂陶公有其才擁而不試有
得失生人利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開政域則大幾官無
善圖公策四出翦滅為患諸命抗論
其謨而與其文公門嗚呼哀哉小子王母逮姻外支復有大
及復常用二布以郎之為子司樂而亦忘之湖湘
病田矣黑子公管二復之坊與水庸彼則何知始悉
幸服公管其方而任其愚師箱之高臨民入伍公則
往劇君後悠然以人為史放武成乾作導俾
矣多為醫師以為傷恒太原祝允明奉作誄曰
有宋周叔彌倜儻博學侯
宦居湘江良不再覩斯景也余乃四載戍都卿策有庶幾焉
偉長山時吐雲雨戍都卿策有庶幾焉
近武叔祖叔祖紳何日夜
碩儒公有其才擁而不試有
得失生人利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開政域則大幾官無
善圖公策四出翦滅為患諸命抗論
其謨而與其文公門嗚呼哀哉小子王母逮姻外支復有大
及復常用二布以郎之為子司樂而亦忘之湖湘
病田矣黑子公管二復之坊與水庸彼則何知始悉
幸服公管其方而任其愚師箱之高臨民入伍公則
往劇君後悠然以人為史放武成乾作導俾
高為湘潭公門生

元故成公鄉江浙官縣提舉王翁先生墓

表

仕地臧領將似行修業於吉聖人經術固將以自效
仁而予中道世之多故乘隙施小吾止應之亦有以發
有知者見而試之繼世賢子孫心恻乃
志思以安不孤大夫為安身後則猶非君子之心哉
是宗君子之道也宋儒若奇傑之士散落草莽者
何限吾鄉有樂其稽出於勝國雖百倉一二固
稱於時以垂於後不可誣也若提舉先生其最也
先生業行與其高祖公晉卿志裏之文其
存於此治績著以文在此不得外基雖人多意
傳故不四明舊在閩刻其上
門最先生大父知之依
王大父江人大父曰孤我模刷
從學生始之四明於是宋亡
仕閩之建有家路尤

工先生既無遺子弟從學治父所遺醫法
黃帝扁鵲素問編捜訣研校備餘力自得甚深以爲當
世所謂善者概皆守近代意見論病乃如捨本一經
不識原委鼠鬼不久拿手家三年正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
之人何以定鼠鬼古法乃推運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
是疾病之作死生之期無能逃焉從而治之猶執方決爲之
湯液砭灼自不能出入經絡氣血之流注於
時浙西杜刑按察司官中列令其治醫名醫治其
父疾亦致先生爲之診決之先生爲父子醫相
顧謂南方乃亦有斯人乎因盡發藏書河間潔古諸
說相共討尋先生之語無非脗合大益以其道行
南方之醫始能言劉張決者先生啓之也先生嘗謂
守真若子和當女真強盛時人氣勁悍故宜多用宣
泄建其兵鋒衆殘之餘民弱氣卑於是潔古與李明
之乃加以補益此其下工也宋既拔木醫多襲用
見發表攻裏不能爲攻代是謂養病非治病此由不知
醫當稽諸感化不知通變者也故所著書曰醫學
會同凡二十卷大旨類如凡於用藥處處提病家乞治無
即日醫爲賓門大夫主內交益衆皆敬禮推異大德
十年從爲江路醫學教授先生亦不辭爲之
法由是悉遵規矩隆侈之漸自是漸變
修行品節人之慶餘深引善
宜養德實有之事自大德辰接分
[illegible]

筆用舍哉之其君子不斬文獻能徵千載之間為
充觀若夫唐虞斯薄周民或遺時則道明廊廟進淮
南由之一邦十澤江以雷一歌雨來不色九引無極
大抵本高烈公元多逸人終明任乘之長　頭人出
庶之上貝茲野樵見介助宗公百林總藏鈞于西
江人物戊先生從父益之面來淇式初紀設版長
洲而校應城市先生皆何其宇天民也嘗六泉飲食
一經本窮義文枝狹于鄉創長於陽之温出柔
之贖在於融陶性情北拥帝向至最宇宙一変遂緯
經緯之音隨時代忠央然日校日本之成人村

授雲南大理府同知力以南蠻温然東歸河上伐檀
韜隱藏玉閒詩乃興志從劉王之招學易無過神符
阮君之遷帝帽尚長帳亦縣牛徒執業送邇悉集
永樂戊戌淀然若終固受春秋七十有八配宣領氏
皆千澤賀公田表感以孫連法之更合議環屬諸
二子華倫始益之遠居本縣三十四都保公鄉之
天鑑之子元理元理備有悼潔通經典有大度乃
知遺及先生遷葬於遠為幽宅而又
指揮亮裁節它復于澤清義因別戶籍立提管
一人專領之十載一易以申貨役之獎作砧磐簿四
明清郡都守印記之分界十本提管掌於天平
壇寺各傳守以備參察失遺又修正家規圖乘損益
給功臣史列刻木榜縣示遠久更新忠烈廟若義

諱從規字圓吉諡性重厚學使甲庸力思紹述親事
充掖先烈如初及成寒雲氏塗書院勿毀石表凡祠主
既葬正周備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
久缺時祀子官求自利者遂給過所以去至萬安
山尹樊甲省奠日拜如儀自魏公相位說家遺訓故
有獨忠宣之兆越五甲午則無所見問知爲屯戍所
乎久矣因官祭忠烈號創者見彼砂礫處不得乃禱
于空惡泣連數日夜雨止深土去深
三尺餘礫斫數大題曰宋承相范忠宣公之墓公

大夫嘉歎曰士守利祿之不暇而能不忘其親如
加封樹作堵屏障焉賢矣僧居中又謹吳中支族
記事乞爲外舍爲賓客僧居中又謹吳中支族
人往往相館以居然後庇而之賦始與利事並盡
既復以今袂食指百倍於昔而莊課不登乃合衆協
謀販海北平易田百餘畝以贍其族祿始贈其
女一孫男女各一汝奭方以明年戊午月日奉公
與碩人合葬於祥符宜山之新穴倩其族兄見縣學生
昌辰狀潁濱行狀著之不朽以光明典有如分知仰
切悉來以爲委曲爲撰昔復綴作銘其詞云

君子之澤如水行地達之斯達壅則以滯荷達而滔

天泉字濟民父琇字季栗是爲哭父死哭之達孝者
也母李氏妻咸氏夏氏子男四人泰復升大有女一
人孫男六人閔伸出繼相宓女二人處士之生永慶
丙申五月二十七日卒弘治庚戌十月七日葬于七十
五里癸丑十二月壬申改葬于本縣古寧鄉古寧坊銘
曰

顏以孝聞振于昔今歿而永處曰之孽
弗淑世嗇孩提而父卽逝伶仃孤苦而呻
哀哀失怙學樂之年充充狗利以口腹爲之事
我力斯勤左資右市指數十里

建本立儀既信而倫敏敏泰秋通于亡存我惕我考
烈考亡群我煢我考我力靡人人就諒只三年亡童
上下以勤州司升聞孝理天下將徵勤思就爲格之
國與斯濡我身我心就道以信口及我兄弟涔涔
暗暗之夕既息我形有赫我父下教其施爾志我顯
胡究我心爾和遺休益燁于大勿以貴傲而泥于貧
有餒爾相爾個丁晨詣旦古之就就徵有容有客
不速而臨有餒若器待要之名延上太史貞閒份份
一氣之靈緊孝是根既立道不亦多旁仁政伯之法
我庸孔神或乞醫焉既施既平有病下安變女生

至嘉中就改成易兼致斷絕
絕厚嫁三息女第女第適
女內外中表姻諸爲作後此能嫁最先
祠累世在祭爲參酌古禮十條頒
獻王裁宋開鎮鈞唐券先王謚長孫公仲謀代名
鉅族鄰姊嫺石磨刻銘護流散二帝永存名賢確
論升歸刊布飯快充衍既開紹述亦志兼善君子攸
依小人須報開泳下淮開泉予性滅額所稅不息而
貸平糴分發衆一再乃至千二億不少息有司承
制想賞以秩始用郎級繼之石職公成口辭豈貿受

直宜不可回以歸撫翼比及其終堅卻猶書官曰得
之亦有故實重門祇旌風聲遠箸有秋鄉飲幸公臨
席流謙自牧華聞滂溢元公上卿交賀請藏褒篇焚
章璀璨繹繹公度既逵公心孔安崇樓高齋瀞址芳
園觴歌悅生翔植怡顏七十而卦脩大還嗚呼哀
哉執不有生生斯貞之說隨浮休息識同州公則大
完始終弗虧今其止矣紹者伊誰嗚呼哀哉執不有
世世彼我此鄉原亂德物朱爲已公旃濫分爲畦若
車而往回曲淹滯血不承在自旱涸以癡蟄堂大笑遇鄰
誦振擧人夾陛佇看不顧或稱送客錢唐則以哥禮律之讀書鈔積甚富受袁家
蛇公歸九原明邇胡遲止水不淨神焉用魂夜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言必信行必果立不易方一介不取不予淹貫經史旁及諸家百氏策試篇文筆一字不作居市間窓鄰不識其面閒出登橋竟日令曰纔識沈先生也

金孟愚先生家傳

金孟愚先生者吳郡長洲人也其初自汴隨蹕南徙籍于此世有佳士而不爲什伯父伯廣學行尤茂爲里中子弟師時當門亦多儒士夏建中者尤名高爲儒學訓導以女妻伯廣生孟愚既出詩禮家資賦又

明頴文綜一誦讀不輟由是少弱已洽群經史繼爲里師律身謹而造士勤誘自重與伯廣一般性寡欲無俗好以余自命舉措每不苟同時衆其甚也人亦以迂以矯而不與交持白無幾人亦切友不如已云也如陳鈍窓宋鍔朱先生用嘉那憲君用理頤隆君寅仲其合志者也致者祖先元化而病庚辰及老釋之教至野師陰陽宦忌最不信成化本郡守嘗與鄉飲酒然其視官政失得民俗美惡恒不能忘言尚書三原王公來巡撫孟愚謂其賢疏民務九端上之逮後御史巡按至

亦以明弊往陳亦其志不自已也比老取素所讀書中集其關人倫事理可法者爲編曰群書會萃所爲詩文有草藏于家初別號近思後曰竹雪迁夫以自表其高潔絕世之意

贊曰逝之時義以遺世自喜爲是者必與斯人寐群一於狷者那人與故沈誠希明有名隱事與世事者趣同僧與哲傾蓋亦然況合志乃爾之亦各從其志也今杜趣之後迹涉塵塗稱光許無聞

金之王成性寡慕文不合時好家處委地逼近先塋其

勤又乞余特傳之亦孝矣哉

柳義士歸合葬

故御史柳公華爲憂嘗起復還與領交持白金五十兩來謝公不受以貸則又乃受去公把翫閣中死鄧茂七之亂貸金事時獨公屋藏穀數千斛他無一人知北課從倒沒放還陸之死久諱亦爲交持子本佑體食往歸陸之子哭曰使我固不知知獨父持金與行容耳諫陳狀固爭之往返三數陸始強受賢矣哉二義夫古固斯艱於今走九土覓若一

不不得也激爲於門
二老去矣二子克承孝誼事亡信歸平生二老僊僊
偕游地下亦讓亦悅舍笑相棚捫舍見義猶不見舍
舍亦爻爻義權不任維古斯易今乃信然嗚呼孔
反手於茲哀如崇侯虎作泰華終古智矣富人大邑郁陶
徐處士碑
吳光福多才賢士新故接燈而徐侯最後之最如良
夫樂餘兒昭而來亦接燈而明引以炭七血祚爲
魯靈光處士沒門人王復列道夫爲何謂子鼎又自
誌以畢未備至于今十有七年仲子明乃以碑章
來云
請於子曰其有待也自先君之意固然矣於予不
足以盡之按成傳卓來前聞類者於不刊處士諱璘字
孟祥其爲人也體具陽秋而道深實少歲孤薄雅
弟三人纏毋成之還就弟食處士如不可生亟往省
侍帝迎致事孝友終身推而放放外而信父喪縣時
情卓樹古義嘗尖疑在戚堅家人曰宪之處士曰無
無問也當自貨貿從販夫家人曰縮之處士曰無校
也鄰媼疫無家倚壞俟死處士舍而理之遂存川梁
之杠缺病沙恐行處士葺復創之乃濟在於儒謝小
人學務爲己弟細飭乎膚腸組繡爛於指掌實之而
梁布實精之而糠粃去晉自齊師之名貴下授多高第時哲遠宦承風欽躅然而山
獄訟庶事動溫驟吟緩嚼百錢載酣猶夷然無變
度爲成化壬寅厠疾不祿甲辰秋日安曆於此鄉尉
山之南蔬其年七十又一前後采屬悉述先作嗟乎
稱士衆矣雖乎核實有如孝義相其本文華淺其枝
行治浮其聲者非士之真而宜傳易家以邦一邦以
天下一日以百千世私以公者卿彼不尚德乃弗知
傳此欲傳者必先求之求之無於他隔處求是也
韓公傳
秦王
韓公名襄字克猶長洲人也韓自武王庶子昉封及
王室東遷失國而子孫遂氏之後更受采地于晉至
景侯虔復受天王命列爲諸侯治秦而滅漢興王信
復封傳四世國絕帝孫說以功封龍侯子增嗣增
子寶無子國除寶弟譽遷南陽自譽十世爲河東太
守純其七世孫播徙昌黎乃祖純而爲昌黎之族播
生後魏揚州別駕紹紹生北齊膠州刺史賢賢生唐滁州刺
周高州刺史護護生隋邵州刺史宗宗生滁相德宗當
安史之亂遁自鹽山挑奉神宗皇五季徙安

陽入宋相潁川安陽二族爲大安陽西門爲魏忠嘉王琪當時稱爲相韓以別潁川族琦生頴爲相康時太師泰端節公嘉彥嘉彥宣和慶路節度使諡端生保信軍節度使仲甫仲甫生浙西路兵馬都監慶始居平江慶生浙西路兵馬步軍副總管性卿性卿生龍生崇甫始業醫崇甫皇朝永樂中爽與從兄爽並事太宗皇帝以醫太宗皇帝官爽爲太醫院院使爽爲院判龍賚優渥多越常典而爽尤以儒行表於山林間當時視其族如宋世之視朱張顧陸矣分爲院判

長孫蓋仲子布出也幼而孤後布之兄存其行首諸房屏茗成立獨精先業明允確廉不苟不同侃侃如也介介如也老益恬澹飯無千畝而平生以其術濟人者則非勝紀王氏婦體傾年老升樓蹴而什諸醫都不終脉搖首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曰病是跌撲家投藥融導氣血氣血平當瘉已而果然從兄之子之夫嚴恒病胸膈閉滯汤亦精滑作寒熱骨疾間成核如胡桃比一枚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既三年公視之曰病自虛火之動爲滋陰降火藥九引以龍腦服一月熱止更爲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

君咸其言姑從衆議攻裘無幾先決破開口便泄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比之公言留無爲特留一冬淳祐丙午春應來蘇晉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壬賀詩賀頊倏忽不停使沈劇公脉之報無宿飲以湯藥託君就枕廊公與客宿隱君獨于今隱君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爭嗤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即劫必匿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脉證俱在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宅陳碩人病咽喉結九小腑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疾歟也公謂隱君且痊驗一清應死隱

君咸其言姑從衆議攻裘無幾先決破開口便泄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比之公言留無爲特留一冬淳祐丙午春應來蘇晉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壬賀詩賀頊倏忽不停使沈劇公脉之報無宿飲以湯藥託君就枕廊公與客宿隱君獨于今隱君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爭嗤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即劫必匿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脉證俱在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宅陳碩人病咽喉結九小腑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疾歟也公謂隱君且痊驗一清應死隱

之心切於生財而不定也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比之公言留無爲特留一冬淳祐丙午春應來蘇晉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壬賀詩賀頊倏忽不停使沈劇公脉之報無宿飲以湯藥託君就枕廊公與客宿隱君獨于今隱君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爭嗤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即劫必匿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脉證俱在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宅陳碩人病咽喉結九小腑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疾歟也公謂隱君且痊驗一清應死隱

君咸其言姑從衆議攻裘無幾先決破開口便泄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比之公言留無爲特留一冬淳祐丙午春應來蘇晉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壬賀詩賀頊倏忽不停使沈劇公脉之報無宿飲以湯藥託君就枕廊公與客宿隱君獨于今隱君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爭嗤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即劫必匿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脉證俱在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宅陳碩人病咽喉結九小腑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疾歟也公謂隱君且痊驗一清應死隱

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衰脈有根命已固生內
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束手矣公憂之任以亡
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經之形證脈虛進本情
爾也上元人潘病瘵死未死無試以死告死獨公
公後告人大骨枯大肉脫是爲形脈俱壞難會事中
風公診之其脈如守紋曰入鬼門逆三日程罪運三
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姊翁張御醫像于京師閣老
南陽公延張治婦寘南海貢士梁淑一晨間張入直
李以詣公公告李梁病犯厥陰六脈絕不可爲已言
訖趨而出李與數進官共訝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
相城僧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不能寐一息公爲沈
公邀視視既語云急矣病得之酒遽投辛熱味爲救
俄而死或以爲慶公曰胡慶爲病本猶木斷慶在他
日年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不能禁好厚味不
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脈伏涩不應也又姻家
趙郎年未壯好酒日不離朝夕以酒爲食忽病肌
膚浮腫自謂困伏故出遊道致黑愈不舒亟返歸中
以視由病益劇公覩之趙神方清言無變異也須臾

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祀何由開喘少
水應之劾符祝喘雖重實甚其虛也令悉屏去
留其對病者徐徐寬解之陳以正說祝之使飲重命
之吹開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犯邪脈無怪無絕
色無寇也成女似氏室而抱病公口疾無傷穢憂天
乎衆謂故公曰娘娘小兒謂形脈不應事而
病果已已無何婦張生娘生何往娘產于太伯鄉
飾婦入十餘裘不欲出俟委頓欲絕公診之語其孫
烱厚而無根然有病無病謂也醫樂利
恒施以白金如干授公卻之與之不納越日遂瘥王

侍郎仲兒四十患瘧喘甚夜不得休伯氏年晴公
與盛用美氏就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
療而酬亦當盛君儻則不能評事所以然曰脈往
來啄爲浦爲俠俠逆也評事心痛惡之已乃符其說
王家復謂公曰不利絕不復發公之不震貴富
又然也公治已而允明秋試中貢會公
貞伯齋于岐迎納賄入夜飲酒數盈就寢自謂
和神也孔懷熱淡何新慣慣不舒八月三日凡大
灼微曙自謂困伏故出遊道致黑愈不舒亟返歸中
路遇旅風吃吃忍之還齋不久解衣偃几一大嘔即

伏枕頭岑如擊砧夜漏欲終不解明日成疾又易醫易疾劑
添重易以疾劑亦不解又明日成疾又易醫易疾劑
乃稍穴扶歸蘇疾尚未已乞救於公延久德甚公變
換救之歷五十日後疾示加明生晚居姻家幼行欽
感既久因祐四得治疾一二筆述如右所覩傳之爲
報而猶惜不能以身濟公盡公
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哉清貧良馬紀實華爲公
善善之矣昔韓伯休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既先
伯休行業又然君子哉
宋文人小傳 卷六 一三

宋朱今辰辭翁中安善源洪流德風長競故明仲處
士崇賓收雅培根修秀高行埃塵超拔郡邦處士既
往更大義於今公爲公高貞弦碩操施汗漫意量浩
闊所舒略疑內置九族外及八遐吉彼之不能吉凶
彼之不能以也發簏無匱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
以及人幼也運掌矣雖是以尊之於臺閣屏鄣卑之
於畎黎與鬼神之於鄉夫邑子遐之於越秦昆往
往欽仰英聲挹清塵而懷慕霑飲受厚惠襄繼續而
欽配刑信按俗之人偉夫超時之豪材也雖魏賴之草
多結而鄭莊之紀未剛小子酒淚大該傳示遐永公

名卿崇遠
論曰人之謂公如田文即彼之猶鄭當時其揮斥貨
實濟軸空急通貴賤依歸均振信然柳文爲大國
公子依將以爭強當時當時亦依太子舍人交內間
不在位更倚以綴屬來往猶群客尹令其爲景豈文
當時意哉嘉子夏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寔其作
之而長安少俠之倡大子志也公固願學者歟
賛曰百嶠望風千禾澤海九族思乎百夫力建庇厦

傳志

封刑部主事伊公傳

伊氏出阿衡而伊水在洛陽之南今汝安府之永寧縣則有大小伊山伊水經焉而大姓伊氏居之蓋山以有水故名伊氏自其世居宜陽者大而久山由以名未可知也至宋部南陽始遷于吳五世孫元裕生嗣賢在國初又遷建康生彤封尚寶少卿少卿生恒恒作仁宗皇帝即位特　勑授尚寶少卿悌性通廣有才辯多交名輩是生公名溥字紹方敏而好學篤人倫勇篇義胸度惇厚而中抱氣節不苟從時低昂事親睦族御家有禮先丘在吳西山姦人計嗾之宰木刈而赭勉諸宮復之加以封樹猶子少孤作若所生田之在吳者值三十畝族人強取其女懼且失身也棄租贖歸嫁之吳畝以貧將鬻妻女各資於之賴以完甫君聞室疫如友創立義塾將資女各資於之賴以完甫君聞室疫如友創立義塾延獨數人視之無異一上大子口乘德學懋省而愛物之尤切乘準上官口乘刑部主事既家于京四世矣群從數十人列居京師不

溢然不設鬼神不信佛老其執發然今八十五矣手卷不釋燭下讀書作字徒步數十里陟山顛不少勒舜有興奇發之篇章溫厚與雅有唐人之度以京第近天閶山自號天閶山樵號詩伐何吟稾凡數百篇祝允明曰君之孫士文端公直銘之學士又傳之思問敘之曰君之孫士文端公直銘之學士又傳之其他不勝紀存之殺劍人炙口銘之周先生鼎傳之其他不勝紀好是懿德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君子之德方灼灼也余哉悔多有述之絲綸之言者而天於公年殆幼以倍而公過之過無別去未始不追想

弼曰恒欲紀錄此言慨可爲依倚提刑行詩而成
此愧弗類也大抵德人往往善動遠人伯夷抑戾趣
有以起百世之下者公德多端抑其和而介者則群
慧之幹夫則其起夫人也宜不猶屢公之徒與於乎
惠聖人也尤明曰聖人予不得而見之矣行見君子
者斯可矣

陳公泰昭慈惠銘

吾郡有陳公泰昭氏族六十年遠近知與不
知有姑蘇陳泰昭既沒其家請惠之文於予予感
重焉蓋自昊義之木火倉史之日月立象垂文以窮

理御事而昌基起可謂曰君徒形曰君語其仁則形
聲皆贅也以不可偏廢者則其究至于絲髮不可略
矣其若一筆一點隨體黃易化壯曰任神不任質者
成一理也而非其全矣公之言不然人必耳目室必
梁棟非古人無師非定見無發者限而不警若質而
有味比於工匠不爲飛題浮協而自陽和至可梁而
致也亦與之成者與公則不然不以不知世事寡出
從人而自信自知不知人爲綱族鄉黨至懷德府君
澤仁承先德光事益大之要予生三子止伯曰孟
誠南則公第二第者也其謹慎而敏重幼便不群
弱冠從父事公事先而同公事有子也

既而與仲季治產作業益務
孝友恒睦閭仁喜施樂甬溪其可見者居處模與
人誠營田稱曰好古人與其為果然也懷德君既以
壽大耋受國養之典錫被冠帶孟誠亦已杖國猶其
老萊氏之職不衰後十年始病痺腦以卒則弘治乙
卯二月巳亥也享春秋八十一代矣鄉人欽其年而
悲其為比配魏氏諱德貞亦塘灣名家父宗德母
張氏生魏其姊德貴勤惠柔宜家式敖其卒先孟誠
一年甲寅十一月庚寅也年八十三嗟以丁巳十一
月甲寅合祔先兆實降山大陵嶺右狀云爾嗚呼是
所謂以德久而禮義振者非與其稱大鄉邑不繆宜
文以顯惜余未之盡耳然而不可辭孟誠有二子曰
綱為義官後父一年而卒女嫁呂氏一曾孫紹幼其從子敬等相銘其治
娶范女許嫁呂氏一曾孫紹幼其從子敬等相銘其治
大事敬是以徵徐君來銘曰
銘曰
文林郎南京光祿寺署丞李公夫婦合祔誌
李公諱浩字景洪吳人父伯盛母張氏公資賦峻曜

十四入郡學無外習已而中鄉試會試落副榜入北
選入太學久之授太常寺典簿清慤與寮同樂其考滿
無他遷法應致仕公為規授得復任其緒悵曰金龜
謝力酌之成化乙酉詔纂　先帝實錄堂委公脩本
寺書實成上之內寅尚書列卿及工人各奏保為本
寺參若不報委授　勅命進階賜父官封母及妻徐
皆孺人又久之丁內憂起復赴鈴跡四年戊戌光祿
寺珍羞署正明年冬官復職而南京適有是官缺
又調公補之奏令添附役月楊公時為大冢宰亦以
何以病在告淹留經歲遂歸吳屏跡息交不涉公府
閭里亦罕見顏面甲寅之歲重得疾乃以七月辛亥
卒於家公負氣不肯委附逐時故在仕地阨窶戾契
不得申雖常格所得猶淹回不即行而終不以奪氣
性頴頴記覽大官之選伺時既久居京邸無政務不
能自免因取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為本又上徵尚
書史志下迄宋元史本朝會通綱目統會之以君
紀帝傳外部內其事果從朱氏例節書而以先輩論
贊系其下時附著己見為書名曰通鑑斷議凡二
百四十二卷治內七朝　優詔答之畀賜楮幣
李常陽總裁事竣隆為卷題曰大常總覽又集

本朝輿地圖乘及禮樂官制度以上刪除諸家
之略爲大明制略二十卷又有典制記二十卷并
他倂采銓訓成編者尚多其勛可知也公以洪熙
乙巳六月朔享年七十子男二曰宣曰明女一孫男
二曰大有同人女四適崔以寧後四川巡撫僉都
月十七日葬於縣郭橫山之麓以徐孺人祔孺人
諱素芳亦具婦行其勒與公齊年壽逾曰十二月
十七日卒先一年乃爲之壙及且十八年八月八日玩本大學生翁
君狀來求銘銘曰

稱德者驥亦既驟駒胡然跲蹶曾莫之馭以慎修業維
勤亦允其懿而又烜逝宜嘆嘆息尚千百載祀式奠

玄位以階厥儷

唐子畏墓誌并銘

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銘
子畏余肺腑友從子重且銘之子畏恢奇絕頴利度越
千士世所謂頴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宇章舉中計第
一日四海稱之子畏不然幼嗜書不識門外街面
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成矣一人余所見亦甫
不答一以二章授余傑然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
物其似加弘舒言萬物宗子畏始若可久乃
大矣然一意學古落傑殊不屑屑其父德廣里
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
得遵父青德愚嘗語人此兒必成名始難成家平父
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
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梳櫛帙燒科策令徒籍名洋
廬日不接其冊子則取舍柰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太
比吾試指一年力爲之若弗集 卿之耳即墜戶絕

交往亦不乏明常熟昆陵前所治已氏詩與所謂四
書者綜計擬議秩水合出其戊午試應天府鈐爲第

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徨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
子畏戚暱俱甚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
言與主司有私并逮子畏 詔獄遣主司出同
不得閱卷誣捕富子及子畏仆
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罔照拟于浙藩
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畏曰非失一命子畏大笑竟
不行放浪形迹翩翩走游福州鼓山閩王廣天台
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將復跡四方得
實久少衰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究律歷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學及

風鳥千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為一家學未及成
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間後世知不
在是見我一斑已矣高趣時發或寄于書下筆輒遒
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猥不休遂亦不及精諦
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微索文辭詩畫
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遲遲不以一
時毀譽重輕為趣舍于畏臨事果多仝大節即少
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實之若貝玉文恪公
最慎與可知之最深重不欲其才望而
媚疾者先後有之子畏善上則貨或飲其惠諱且嬌

梁其當更下之石亦其得稍之由也性伐矣剖當儻
戕生應土物態亦何傷于是余傷子畏不以是徵
化英靈大聚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立已
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欲而更毀有
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損以亂其窕宜如何已子畏創
文成靡或濫或精或迂無常態不肯為鍛鍊功具思
常多而不盡用其計初皆穢麗既入放臼氏移達情
性而語終琅琅佳者多與古合畢乞夢仙游九鼎神
潛惠之暨一擔蓋終以文著傳唐氏世吳人嘉靖
趨里子畏毋丘氏以成化十二月初四日生子畏

券以安逋客人疑近名君無遷心焉晚年舒令蕭安山傍飲歌其中其歌曰息我之疑然後息我之冷然何歎年化去其子遵餘志執墳墓先事與余友二未君論良育來馬銘記二君道君大致如右因從而文之君諱瑒字仲熙永樂庚子六月九日生弘治庚戌八月某日卒始葬新豐袁氏葬厥子孫男三人進登順登縣學生女二人孫男女四人銘曰

維弘治之壬子有二月吉日庚申我徐君遺志在嗣人樂哉君鄉平昔山下宴

周山人墓誌銘

山人周君諱璣字公瓚長洲相城人也先自宋來祖考達學偉文並晦處弗耀至君風操尤勁惡圓尚直不挽簡顯生未當爲舉人語也君期歲而孤事母朱氏不撓子甲君當過市見金於地知主之遺也呼出告之乃去君學通楚騷經得三閭之幽吉平日所尸祝席如西京沈隱君貞薛漢劉金吾玉秩伯上處士綺堵故家賢主相爲剛切盛學問於沈學盡於沈第小隱君恒而君之女則又二君之姊之大焉隱君嘉之女也弘治戊申十二月某日君方挈郷而哦成七言絕句一首而卒其涼猥之興有寄云

享年六十有九明年月日三子鑄鍾葬君本縣益地鄉新穴先事王處士爲治石以告來曰公聖賢從我讀子文而喜之曰子生寡知知忻公告死得公序吾行得視君銘之君諱瑒字仲熙永樂庚子六月九日生弘治庚戌微聞君今得下告悲其告而從之銘曰

悲乎君君亡友也子君忠孝人亡此侃侃風

處士金君墓銘

長洲金氏自宋元以來世以儒術承傳有口繹與其子劍劍子維則皆號名行維則爲四明陳先生子樫之外孫沈處士良琛之婿也樫師毘陵倪元鎮爲詩陳五經翬初銘墓稱其講學閭邑晉穆有容其詩直而不俚微而不晦暢而不流爲貞予人維則生允端忠信孝友家學不衰所著有工利八咏鄙畝軒集娶樓宜獻公大防六世孫女是生兄弟行也同事學律相倡和裒爲中先公從女是生處士處士諱仁字文表幼當鼎革遁工及長登同里李氏無何婦翁死家向微遂不克卑其業去治貨殖而不廢學閉門爲人畜良工夜勞勤強務如課至課決又有賓客行之不厭故動無儀事家以孜餘此其爲

貨殖者也孝則一息不忘其親就以奉祠爲懽則讓先業于厥兄宅微夫婦則不奮矣是能勤勢雖居度容舍而尤慎交不黨親聲遠俗某吉而簡勢雖居度容舍而尤慎交不黨親聲遠俗矜持自愛戚引觴獨酌默然忘世有勸出金救爲簪紱圖者笑謝去此其爲人者也誦讀歌吟家風婉婉然

遣子游學善教克成此其爲學者也正德己巳五月日以疾卒生天順戊寅月日年五十二一男子曰岳郡學生要沈氏孫男二人女二人曰元愛嫁以明年庚午月日葬于某地手狀請篆遺美于碑爲述而銘之曰

銘

體博逢掖儕中度律兹學之華尚在踐實百行敦脩斯儒究職有煒金宗儒煒不息紹容恭父功豐紹述文既在兹宦亦光殖尚有國光觀在燕翼文獻永徵君其瞑息

顧烈婦傳贊

顧烈婦事在弘治九年良有司兩表于　朝乞旌邮之以非常格所具識禮之吉未下於時閣老禮部尚書吳公特書來而大夫士作詩美之累什余綴爲贊激俗傳善即縣之不列

人參二錢氣運五靈大

盧府倫太祖深義而軌敦而美即日無門胡不即牀之日夫婦則不脫以刃則割某吉而簡勢雖居度容舍而尤慎交不黨親聲遠俗矜持自愛戚引觴獨酌默然忘世有勸出金救爲簪紱圖者笑謝去此其爲人者也誦讀歌吟家風婉婉然捉一寸鐵定萬古心嘿高睡思亟伍縣忠惟房公妃千載濟風家風四開

王道無涯表樹斯來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光州判官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貞字履正其先河南從宋南遷至今爲

吳人父倫刑部主事妣安人吳氏刑部居官公侍左右少傳謹執斬斬若老宿父行見輒器異之前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嘉興俞公綱以子妻焉景泰中以善書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天順初改光州判官吏畏亦嫉息縣缺令長官檄往攝政暇曰三年息人安之後有薦作部中公亦能殲渠魁釋脅從不違儒言已而致仕歸刑部既先之矣父子復聚故里家庭斑白相與組褕照公徒執穉養色膝湯藥朝夕子與不衰踰二十年而刑部沒公喪如禮又二十年以年月日卒年若干繼娶許氏子男四人淵淳深溥女幾人淳

要祀八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維清女即允明女也
孫男女五人曾孫男女幾人公之汝温已死淳乃以
年月日葬於其地倩為銘公性嚴而潔治家有法操
榮罷不肖與明移世石光明名於公之德之
劉果起進士授御史論按王振公已病歸者以
重賄來乞公公拒不與竟不得公卒後振敗乃復
如其銘曰

羌哲德而粹皆乎儒貝操亦中志而究名實順其性
蓋君子無病無財無病無仕無位而無稱公沒世使孔子銘公考
吾必其士益聞諸子貢之問子曰行已有恥

終有以慎而遠有以追君於此具無可悲

守齋處士湯君文守生壙誌

明續為銘遂銘曰

湯自宋世占吳籍為大族在元尤盛至君父彥祥克
惇德行慶娶楊氏生君及弟數人成樸茂仍乾元
厥宗君諱濬字宗澗壯時以白圭之方充展家業水
陸南北歲無閒程中年而弟澗出仕尹赤聯贊宗
尹君與諸弟更番出入君稍以休居當是時充明見
君昆季交聚堂設周旋友于怡怡如也子姓數十伯
人給侍左右儀範其安整君出則温顏忠語閨門雍
里閭人莫不靚而敬之風致可挹也君性寡淫無婬
貌麗而清多笑容所存甚厚與與然恐一人不入其

望壙季孫之樹櫝辭一機也於是以治事門人記
築住創爲規撫正德乙亥成其宅於城西郛之邨數
山之原時有今判德慶州進士彭君寅仲太學鄉舉
進士王君天文前後爲記山谿之勝棹隧之美槩然
著矣余昨返初君以書來徵并子爲之猶弗爲爲之吾不
也深他時將乞銘壙以藏者門令傳史事故有自爲之吾假
目猶無爲者日吾一年著述其畢研居第門相
手於子子合諸余少君一年著述其畢研居第門相
對又姑氏爲君從嫂夫亦同業率親故交密無過君
不爲是其何辭君之先自江陰徙大父彥祥用君叔
父仕贈大興縣知縣考之弟八人日貞參宗澗爲宗
子嬪來氏無出參承事君宗大嬪徐出君爲叔子乃
以爲宗澗後宗澗卒無子故君爲湯大宗之嫡長其
年數百指在邨幼始僅千君資最秀雅始讀易治
詩三後仍家政勢必不可兩遂置去稍循家素往北
者還往往徐來間外爲買澤中攬收山河都凡十七
風物婉多接士類者老用以觴見門揖游迎充然也
士一變安林澗間時放爲族爲有疏紛扣
詩最於油然與人和而不泛又善教子子晉陞
用薦于成又多能儒術民庶之外人間在事部無

傳志

長洲祝允明撰

中憲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行狀

公姓蔡氏諱蒙字明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曰北洪仕宋爲秘書郎值煩黨禍中共先自次南徙汴曰北洪仕後遂爲吳人數伸簡　國朝以人材被主京來按官以疾告歸生林[illegible]公年十[illegible]相女是生公年十一在鄉學公長眾于鄉乞升邑學太守況公撫其資甚此子異時宜當在其位即補爲縣學生試于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馬公昂

泰以曹務機要上下蹈牘所係不輕不宜事委督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悉綜達暗務者俾掌司籍錄出錄其功以高其入給當差　詔從之公在所簡廉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者於浙江溫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溫守勤養民忠成化戊子銀參處邑奉順山中閩杉流寇猖張來劫據山磜提兵殺傷遍野邑罹騷動落梁以聞　朝命中使來督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燬橋梁石實要路候吏馳報公即夜倍下二鼓公舉兵何山道遮伺非建五百餘人往報首通道伐木壅梁守兵且至

乃決曾大雨度不可進來死其衆議棄民卒不[illegible]持賊巢穴公言一彼幣平民負合親僕作之利非有國心苟往兵制其死命其勢必衝突圍門磨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道一路以福[illegible]戰矣中使怒曰吾與若俱從詞曰公與若俱從詞曰公與若俱從詞曰公

府條以聞屬邑官吏公牘條其賢著者若歌某不省其
某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是註公績爲通省十三府
最將薦諸朝適公私適湏以天官而郡左缺守民日
擁途可言蔡侯當遷擢他土民等庶幾慈父願爲淺
天子借蔡侯守我溫人於是意臣僚皆上
疏道百姓意未報而奉政之計自家至公奔喪歸戍
戍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知府之任道間太宜人之
訃又不遑暇遂辛丑起復政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
老問土俗疾苦通利民甚便安又以郡鷹奉東維操
易養類教引加意於是三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縣民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二

兢渡諜死被誣入故殺律連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
決公得其情即釋之田州府土官岑浦瑙恃不法與
其族爭襲弄兵相攻殘傷人甚僚佐奏畏之唯承
閒公獨往以直詞聒論感服釋仇其事多類
此久之疏乞骸得命致仕明年 今上即位 詔
改仕四品以上 階公得中議大夫庚七年癸丑
八月七日以疾終於武岡之 [illegible]
十八配沈氏生女一適陶某次室秦氏生男一日
女二長婿秦某次適徐昌公之沒實始九酘諸壻相
之以某年月日葬於本縣 [illegible] 山陽先壠以公

[illegible] 行品子爲狀謹狀

伊府教授吳公表宜人鄭氏墓誌銘

宜人姓鄭氏譜其先自汴有諱某生
宜人閨幼之日性氣淑靜儀則弟妹有爭者至父母
輒曰是不足以當吾女時舅先生福建右布政使吳
府君好德有季子方游郡庠即令國教公公美也府
君既下世公姐張夫人閨鄉女貞令婿來以詣鄉二
親曰此其所伺者也許之宜人既婦佑公事張夫
人循職勤力無怠出稚爲箴紐大族姊公釋裙箑仕
爲常普縣學訓導維祀上府以君多
將助功已而公以養親行告歸大夫人遷吳
宜人其年九侍湯藥大夫沒協治喪咸中
禮侯心公服除改祫爲伊府教宜人亦偕行公性
堅毅每在官署事即在前爲之宜人佐從閫之以婉
潤公於是得之爲多平居御下有制節而以恕行之
仝撫孤子乃特切然未嘗假
良貴中如此外治茂字七川果以疾終於武岡之
解宇始生正統庚申十二月某日某時生男一日友
二人日用日岡女四人宜人沒四人宜人級未
況公遷縣事乙酉[illegible]晶乃卜以公

城西北四十里爲龍山先域之下用以郡學生沈君
漢羽所述事狀請爲銘銘曰
坤陰之賦剛柔鮮克剛傷驕戾柔惟姑息允蠱宜人
温栗至中執之堅貞施以中融勳茂夫子思膺朝國
象服命階宅祉善沒奠醜故能宗祥長發尚百斯年
千邪載合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公墓誌銘

盛在蘇著且久自宋相文肅公度史部尚書時則
以文學政事顯其後居蘇代有華彦而恒不顯至逮
在國初辟賢良有高節逮生起東有勁氣傑才且能

文初爲郡醫學正科以其術徹 太宗之知一旦召
見敷對稱旨留近侍授御醫承寵顧渥然自見醫效
亦奇絕 太宗呼醫中狀元時則以材選不爲御醫有
十子及老復得公行十一生四月而御醫沒遺命第
六子汝德撫教諸弟公藉以長立嘗偏字汝弼識
超特幹力雄敏少弱稚用以立事元宗家政有不足
治廣而鄉黨義疑發無出必遵人意長事效沛如成
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
固信重公又公兄汝愚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
撫達歙爲鈐鈐而鎮醫官數有蠲擾而課

衆治以爽結郡守劉君延公往公視訊病也從而畀
暢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裘衾閉壁室中不勝冷
或治爲傷寒後遨公望而切之所謂洗極似陰是
爲中暑啓室視衣被塗以搗葱進香薷湯一啜而蘇
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愚風蹴公飲之藥汁盡三
石起似與家宰馬公異文定王文恪二公群鷰入太
醫辭以止公頑體疏解談謔辨亮一時名卿結納編
四方略如鄭當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
晚既踰六十衆其猶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雨
以見志業豐享西泉又數年子曾長早致仕還畢以

代焉凡所述公才行述業如右皆其甥朱臣所爲狀
云然而狀所舉猶多狀不盡於鄉人者亦更有之
公既沒其子曾魯奉狀請予銘墓予少公二十年幸
交忘年憶公嘗語予吾盛在宋姑未論元及國初皆
業醫而根儒時術人視世墓謂後來宦顯雖不絕儒
醫之巾殆充棟今吾幸不落吾所望者不願子孫以
時宦易世儒也予恒念其語爲可傳今亡矣夫公生
正統辛酉四月十七日卒嘉靖癸未九月五日享年
八十三娶毋顏氏生毋沈氏配吳氏繼陳氏子男三
曾出鍾氏娶劉氏魯出一氏娶李氏貴娶陸氏女

七長適常熟章沫次適即朱臣次適曹鉞徐樂都鎧
次許鐵坦其一以疾廢不行先卒孫男七女四曾等
以歲甲申基月基日葬公於吳縣某鄉奇禾嶺新地
銘曰

成務者才運才以智好謀則獲聽作斯貴趙刼其才
析紛合戾華先腴後康身行世英英之智依仁比義
握機中綮鈞深抉祕通躅鄭莊辯諸木賜發強我任
曾不詘氣從政之譽展也孔氏既達而果或益之藝
廢幾三賢殆其近是世獻之徵永言銘記

散官李公幷室太恭人高氏合葬誌

弘治初朝廷有脩鯁之臣曰監察御史李端以直道
事 上後竟坐左遷既十三年 上察其賢即所任
簡授廣南知府命出于廷而君之二親前散官府君
泊太恭人四月之內荐繼棄逝家人前後以計至部
符亦降於是君蕭戴新旨面闕謝恩訖遂奔喪變歸瀕
發以二親遺行授太倉州學正甘仁夫輯狀投允明
爲誌將刻石以掩幽按李氏裔陽棗陽人府君諱和
字介夫其考曰某妣曰千氏生府君七年而孤賴母
抱節撫鞠酸情苦力相與爲命篤教府君以保身敦
生元家之方詞旨悽惋府君性質夭弱冠遂能參

訓勤碻共述其家於荊蠻之餘時同邑陳公前
有女五姐德容周淑府君求而得之是為恭人生
君於脩齊典法閨訓而恭人尤能宥敬事建下多
惠非祭不跨中閫雖老不廢內紅已而諸子婦孫集
數百指府君恭人撫御均洽臨游許廬遣太守游邑
庳其餘四村授事太守果登進士宰宣城府君恭人
心期高遠嚴詢不弛宣城政興時論乃有風憲之拔
入南京江西道奉詔求賢宣撫四經歷府君恭人猶
且賞其往而厲其來云已而遷知石泉又改富順丁
巳　國家立太倉州拔知州事三年載有專城之拔
而忽嘗恤矣時年既耆傷毀怵迫猶在搖弱拜狀府
君生以其年月日卒以辛酉二月某日年若干恭人
生以永樂甲辰五月二十五日卒以弘治庚申十月
庚寅年七十七子男十一人太守長也次靖妮竑蝡
翊城隸蔣記蔣女二人歸升咸巳嫁孫男十七人
汝工汝式汝經汝器汝賢汝貴汝寶汝寶汝
汝梅汝今汝辰汝佐其工經補縣學生女十四人
曾孫男三人紆孫言孫諫孫女四人卜以某年月日
合祔葬在縣東北祖塋之次銘曰

山輝實燭銘詩斯在

方承事桌碣銘

餘杭方氏宗唐玄英先生下始和叔恭宋慶間從
嚴州來通判臨安其子榮遷吉簿和叔生郎勝為
元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承事其玄孫也父曰讓承事
行十二諱祥字彥　家故饒讓德申以幸挽事沒
于京承事方幼倚叔舟來存恤弁如己出殖乃

方丈若則何可負師乃歸金營貿山於古城
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
議於山舍承事弗校即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晉荷
負若出門即死於虎若果吾若死於虎朱出門上馬
已覺體戰栗棣顧虎突來攫其騎咥其臀承事奮呼
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編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
語諸人其他動與吉會非一端一日黎明凌霜過浦
阪橋橋布木狹而傾下瞰湍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
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即返候明桴而渡
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

孰人而旁有周服王祠疑神助俟過必入拜焉又初
生之夕家人見產室外火如斗旋轉不休比產乃没
又初由李山徙石關買居葺築之見所題落成歲時
即其生之期也每宅心惠濟或乘馬經行畦滑加馭
銜勒不使齧一穗并回戒從騎謂穀以人若牛力而
成是委以供馬或誤觸覆有載者物須下馬慰謝問
三雛翹翹殊有風毛或炯公華將翔將翔

王衛使家酺

衛使王氏字廷瑞其人恢閎義惠業卓而持以謹勢
順而發以和行名理事力可到者輒力爲之以是數
名集其門故遂爲偉夫吉人如其以財助國錫爵則

歸于忠孝親有禮法述則歸于孝友命文輔仁則
歸于信斯三者又其立身元家之本也歲十月余游
淮楚寓其家君已疾扶予傾倒數日余歸不期月而
訃至哀其人稍於中洲之以酹其大行見諸狀誌稍
撮布焉
元化幹流兮結靈調人世善積遘兮誕胎令醇鬱予
之室兮富有宿媒予伏秋兮厥承以穀勺象適舞
兮喪其妣筑無違兮里覩禮變考祖兮益用情志事
述兮不改其政加以廣兮茂成肖聖揖兮像于廟
成室家兮仁無告藥腐病兮針砰砰而寐兮牧焚
暴鑿邑井兮築梁道已通兮釋負既利小人兮

易贊君子文武之籍兮優攸文祥寅從庶兮酒有古
爭奕射兮游圃史禮樂交兮音磬有養兮樂有
子胡不適兮忽其逝氛披披兮信大機糾錯出入兮
何必絜齊沮湯湯兮亡涕期為君哀兮亦為熙幹其
棄兮閒斯品

王氏招魂代唐貞

魂歸來兮與四方些東流弱波西流栩桑些西薄虎
貴虞陽些祝融司方沸湯些玄水泉源些黑螭蛟些
魂歸來兮毋上天些層關啓九入亡鏞些豺狼從
目些懸人以娛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些然後
得瞑些魂歸來兮毋下地些土伯九約些敦脄血
拇些敶鋒逐人些鬼妻九侯些淑女時些以娛
憐些魂歸來兮毋入泉些蝮蛇蓁蓁些封狐千里
些雄虺九首些往來修蛇些吞人以益些魂歸來
兮毋南方些赤火千里些流金鑠石些山林險隘
些虎豹蹯些蜮傅毒些雕題黑齒些得人肉以祀
些魂歸來兮毋西方些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些
靡散而不可止些魂一散而不可反些往古來今
莫知其所窮些魂歸來兮毋北方些增冰峨峨些
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些不可以久些魂歸來兮
反故居些

宋守中家傳

多流風而長厚為金玉寡文學則源雅為麟鸞鄉里
不得終仁士友弗獲全益乃亡朱守中守中既亡余
從京師宦南海歸即遷修誄郡不治往哭之無何返
初守中嗣太學孔年來脩繼好孔年亦時名士余也
爭慶交懽撫以荅亡友既用不自已立墓亡友遺美
余來郡處上參所纂錄記為朱守中傳校孔年并入
家牒遠久知守中名譽其行者可從其家以斯文得
之守中名直字小中朱氏世居吳郡葑門之郭富而
義之室也平中時高出放亡為高仁而秀孝於親
令於故信義於朋友蓋悼於五品其
而良醫藥其餘也始守中小未弱川火父叶娶陳婦

守之世父嬸翁之九隘從里師金孟照採訪採
中亦扛敏且勤成童時都少卿玄敬未仕守中宗人
堯民致主家註守中往從之雖指授與衆同守中每
見推於是時使入庠序指家政一力料衆衆共大成
沛然當大振捐華飾婦與老姑謂久之家亂治獨
但守中罔然一綫綴世緒愛其軀不遑愛其志俾得
遂也然而守中居常慷慨恐落其操尚讀書爲文辭
皆不少勘廢討律證察宇書秀潤知者珍愛之守中
性最倜儻尚信義周恤人急發倏如拾芥意結納
還往名卿滿座過金滿堂也而余其最契協燭照肝

膽者弘治中余當往京師不忍別爲言留貽之曰余
觀物之稟良于天也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官
于人嗚呼天也今夫玉地理色澤不相遜爲璣衡與
天爲徒等而下之極至爲含於死愚人以爲固同歸
又若同作器飾或賢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
又若金雜惡石抑揚倒錯施置其情亂何如也今夫
以上入衆庶而商農且猶而仕獨且柰何哉余守中
幾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校之良猶之
銀充充滿嗚呼余觀今人交朋顯而尊盡由礫也以
視余守中獨且柰何哉況當與守中情誼云爾

嗚呼守中以緣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期既而
守中終矣契於晴然襟素澹然樂也治亭圃
泉沼種樹畜魚鳥謂之僻圃日坐逍遊玩物
養性吟者日富所爲書有詩酒奚僻圃吟稱其實氏
醫也守中以餘力攻其已遂在堅詰作註治人取奇
效郡縣因以名醫應　詔徵之守中耐可
未行正德辛未爲督上道與張柳使延德德
道病瀕死守中一投藥即更他醫謝不應如拾芥意結納
既至以母節未受旂典辭其事以歸于由陽寒繞
三日自切脉云吾何死之承乏治兵倡果卒俚四十三

歲爾守中長洲人父曰琳祖昱有孝行代父戍南京
受知王靖遠以省不及用歸
嗚呼世流夫務頃前者多涼德有高爵安不能學也或學而仕亦其末
者亦自詭守中窮孤承先豐室而以學大之又能
使孔年襄休其不謂若子頃人者與而孔年亦難能
矣乎余少嘗述交友爲金石契其時守中且幼無守
中守中且刻之木以其後量之昔也
何余適謂當與守中聲酤頭雖均至是也故繁離以
守中非以守中情誼云爾

施處士以其生安其死於吳興死後千祀家
進士將崇加于其墓旁表其門閭之條遂之不頊於昧
人之於人也須厥受矣而況其生安其死於吳興死後千祀家
楊烏則爲厥孫天之於人也須臾而視聽焉而況其生安其死於吳興死後千祀家
人列處士於其中其孫一舉一動其可不敬哉其本道自茂哉處士
滿于閭門鄉井賦其政于公孫縣官辭之事已瞻然
去留不紊列一去留不紊列一去留不紊列一

東陵界之薪米以全活病不能致百者市藥作九劑
普而給之初杜壤病沙椒為蓄罪過山隨手之愈
粟利白漁梁往勘山而有嶺地出貢而福德貧死
無倍收者皆相之使麻于見成化間應公家軍發採
飢遠被死患之旅然自來又廉約已令拜兼從鄉伙
不往退高年稱一出主賓俱使對不拜北面令揚侯
乃致饋于家人謂其交稱也吾益隆而自修不衰
弘治癸亥二月十九日力牛堂上命觴子孫進牛乳
酒飲一巡命減帶服之復端坐而逝其生永樂甲仟
十二月七日享年九十配王氏賢而先卒王文肅公
撰墓誌銘曰

奐銘其裔子男三人曰紀曰維亦皆先卒曰細女二
適通信許油孫男十二人琪瑞璨球璣琚璟瑞
珍玖女六人皆有歸倉孫男十二人文恕慈惠恩德
愚信健体餘幼未名女十三人悉幼玳郡學生文邑
學生細十正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椒墓陸臺之
原即王氏穴以祔先事泰泉賓夏元玉狀來徵銘嗚
呼公之生壽而富者安大信亦盈而嗇者安大視應而全視全而不應之而以全以延茲銘也
以天仁不使寓衰不使妨利智不落之而以當以利茲

銘也以世惟天惟世其不爽也

審而給之初杜壤病沙椒為蓄罪過山隨手之愈
惟徐之徵惟徐之銘惟徐之勤徐不私亦弘

表介隱

東山海塗世望定都建于建初有佗司徒雲傾昭操
日及與險世道而流有匪于吳萬戶五傳乃及夫夫
凶寇風神舒子哀孤上無二親下有兩弟屹如成人
山陰其祖維持家視勤求生計級旅之緘額綱攸繫
綱繼以堅則同隊符交命舍膳器奚以愛息
世來館賓倫懇奇力集張惕夕如川斯惕如吹斯翼
既元泉宗亦弘命室長惟恫恫仁斯愛物其幼季

耿高祖同左望右携迎顧成人嗟嗟兄子二孺其貧
已師居施完熙婚姻榮杖其事都鄉在原何以方之
張仲君陳家澤允瀦餘波肆潤爾之印振爾貢無問
有貧而悖乃訂行源日其來歸即不女閑女昌不信
歸視洞分資積欲餘有來式有家肥業腴翅然三雛
伯也其上猶頂涌溫　帝曰善教往職師儒仲季克
榮許父用樂永頌善志道玉環除天廻地旋玄造靡
窮無始不終無平不傾翛然還化大老之險嗚呼哀
哉公有誠德佩佩圃幅尚綱其所寶如弦厥貞爾何嘆
昏卬不爾感今也則亡脂車藏舟公有敏材猶綵群

史晉大夫公子雲奇守歷代治忽人物臧否其卑鄙
別衆然堂指朋來樂意今則亡矣公有隱節執之以
介始從官勤分祿拯德輪我廩御倘帶戚遭逢
汗賜級者艾公亦曰爵匪我之恒福寬終身其榮則
大霜松雪竹鴻寶鴈邊穆然清風今具安在日月弗
居往則玄流靈旗風海發引須臾考行狀潛揭我華
背校厥燕翼以廣州閭

吳羅公壽藏之銘

羅出祝融妘姓周末國爲楚滅子孫因以爲氏歷葉
有人至宋通奉大夫兩浙路提點刑獄某生壽山爲

平江録事因家于吳壽山生聖儒聖儒生迪功郎寧
寒生駿駿生榮甫榮甫生公約公約生仲章世守儒
術而家儲貲積號金銀羅家仲章生盛字宇信閨初
以賢良徵不就寓業於醫生朋字原敬脩身緝性克
紹父業而歸心玄寂配許氏乃生公名繹字文寶少
弱學富仕以家落去與其黨楊公玉同服貲無幾時
視所入利越常算公玉疑有未歸人者相與檢校數
日無有也始分取之公玉因道路人羅君殆所謂天
誅而不從則當訟之傷郷好矣且訟必傾貲羽名以
貿他地無幾郷黨皆居於公家落時當受直反長兄
羨仲安美宅且富乃居之室給之費死將日喪此

莊人文士多樂與交然不喜趨附郡致鄉飲酒數往後乃止曰吾恐以數煩慢耳年既高豫治塘於武丘鄉花開浜先域之次以爲子銘因爲序而贊以銘公卽初即姜與馬繼以周及吳朱二側室所生子門節尚出嫁王曰民娶劉順娶楊皆吳出初子未生時有表姑之孫德良孤貧無怙公助育之令名謙娶唐氏女曰咸朱出適高麒孫男五人曜娶朱曉娶徐昉聘金熙聘陳昇尚幼女八人曾孫男一曰正孫女一人公以宣德癸丑十一月壬寅生今歲行庚午年七十有八矞捷如非夫其錄曰

兒嘆之貴和臧以下芙末嘉穀兼金良玉人滿九
幾何不屑煩哉蓋人恒百而獨公則同銀仁至在欲
勸分旣以州名應之得賞級俄而里正復以其字聞
縣令史君致之來公持檄白令云云令笑曰此能事
能重應之乎公曰然復輸之令復檄公持二檄請
鄉下陰陽釋老技皆能通之游玩博奕絕於身家積書
以教子孫勸勵民時察御史巡按至公介翁
與人誠而和或就諸議忠告善道不良飲而盡人歡
相泉賜父宗美拱以民時勸農指八百儘齊法守閨庭肅雍
生有高志性喜指予自其幼見已然旣長讀書崇禮不
墓廬側每世辰及末嘗踰月已一物格義事不視啓

歲爲臧哀有於氏奴竊金一笥來投乞收匿以待吹
不內復訟主奴因其奴臧悟還於於工徂歲除夕爲
市易誤竊金數兩追之且臧其勿惠途行得遺悅
臧金卽止追償以俟俄頃女奴泣而來訴之實也卽
界之去時方飢家無積儲爲容徐州時同邑蔣惠病
疫罔顧許引去爲治藥省視久不勌蔣感以兒人
事紛拏循理辯論枉直排群譁弗顧皆嚴憚之成勸
券遣娩前卽作氣口天下之理直則壯曲則餒忽
以刑理人吏敢服舒多詭決平之人爲以陽主行平生服食慤潔不惑左道示其

子曰利害二言皆非義所校然臨世不可不特也於是荀利顓於已害必歸於人惟應以義公好惡則寡過矣與鄉人少者語亦以是病革時聞有讀時原直諫章疏猶呼子聽之曰作人如此庶幾無媿與其方危合道無如此也生榮泰丙八月六日卒正德丁卯七月七日葬秋五十有五配章氏子男二漳浣女一適陳言卜以某年月日葬本縣下倪村祖塋文業豐茂當益大翁者千遺文來徵銘嗚呼以義而廢利持正以裁枉斥荒拙其有以乎哲斯世絶難事君中歲以介翁自命於是信然傳曰

古有黔婁一髮無苟亦有季路生不興口生者其難介哉介哉古之遺美

處士丁君墓碑銘

丁氏世居常熟柴涇丁家其先出于洋曰徵君諱森字元良之從宋南遷蒼黃師猷門當忠狼藉故其先後無顯人遂子散生仲玉仲玉三葉曰望山望山以義賑賜級安同知源寧州令和夫女延生君君諱森字元秀天賦穎遇少時志規仕顯後弟克紫性孝友望山有別安吁其孤曰成敗由爾非吾事矣遂瞑年三十六後二年丁巳葬於虞山邵家灣又十年而孤起進士

爲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思暴君善於碑持事狀以
屬允明乃撫列而爲之銘孤曰奉也銘詞曰
虞山崔崔尚湖洄洄傍有隱君長眠化臺維此隱君
家閩之杕意投群大氣游八垓彼哉部人士寄爲儕
珠淚盈頰樊碑何宜淚隱君曰嘻取頰奚乖人生本適
何山塔之有矣不徙指筒臺庋事堂錦表有金且押
庶人曰開之名醴滿器由光嵓波笑口日開後世是非
逸則焉有於吾衣不川埃乃養千學乃訓千卑
破產費師產罄逝亦宜乎逆不培豐殘奚爲哉也克崇
三秀蔵棲形蓋王庭瑞慶大來尚有崇階綠竹夭也

淑矣隱君終堪古涯自厚其生樂只有儀
胡怍穹祇式薦嘉名宜曰達哉

傳志

程文林誄

特授文林郎新安程君名昭字文林以治巳未卒
于家正德丁卯葬于許氾川子孫孝揭願著先芙其
甥崔上厩君昭狡辭乞誄遂爲詞曰
周伯休父僖氏于程爰及忠壯延澈其升黃墩真居
世孫朴英有將于周東海也兵以保邦開臨溪是營
宅相揆徙厥攻城宋季元初其孫始居焉　天朝晏
麻始公而徵之昌之坊世華其烈有舉而拈于職一職以述餘緒
連帙有煜混源源噩噩遵聲循頌業二帝精一三五謨

成藏焉脩焉斯用而行春誦夏絃秋籥冬雪園無游
圃卑功波獵肯矜入洋繞于有四學立雅文瀾川
至伺時而升姑佩而肆歲藏文場几八校藝繁之維
之騁騙亦躓乃貢于廷　皇曰吾試試而第之允冠
多士君曰止矣行藏有時吾商強矣尚需來期柰此
所在可固而迷白之有司開之永昇　某曰善哉某

志可依特塲龍命七品秩階爾其經
拜厥命被章來歸猶歟孝哉古人一挩乃施乃措乃
登乃宜承顏展悰老若幼令而已矣曷若不扵周
貧仁術教子義方有事西陲跡公堂川從日依崇
論洋洋和而不流簡而有常惟老成人矜式于邵
然不祿先露溘亡軒冕或來死生浮休孰不有終身
去聲留子孫孝錫安宅斯丘有娀于迟扵此文旒

劉時制墓誌銘

時制葬以其人應銘以其世應銘郡學弟子承庭爲
狀似余曰執事銘時制蓋猶王介甫於王逢原黃魯
直於邢惇夫然夫爲逢原惇夫徵二賢不沒沒令知
二子亦多以二文余愧不及二賢文爾然而述其實
或因人以考言因言以考人言不高能用探狀劉出
於汴其隋宋國播南始貫常熟者曰子京賛長洲産
富道穀漆莫且望者曰希仲希仲生啓東甲賈蓋茂
皇封刑部主事其子即山西按察僉事元敏府君珏
國之老鄉之先生家之烈祖而弱制之曾大父也祖
曰德儀生父曰安簡處士傳字紹伯班敏氏所後父
曰元之時制生性氣淳和才具俊邁賦詠明爽嗜游泳
藝圃與擧季爭能家學粲然其仲兄時服治經於

內之復土也謝則不用

志謝可節墓并銘

秀才謝可節之墓墓未夫書刻畢乃夜葬而萎或燎之膏揭以灺何之為乎玉完於土出作禮器永用事已矣既器矣炎炎焚而沈沈之緑閒以紙帊經緯既成被服物庸孔染之青黃朱繢絳紘采可繙繡加益華貴已矣未杼也委之牛刀寸截絕之不悲失日炬施槃是也不悲毀玉斷絲當物之情矣之理應爾歟惟孝友于兄弟閨庭桑梓之間族黨人祖姻戚朋友之際信金石忠衷粟而氣蘭芝也斯可節之玉也功勳學廣思新文蔚先

子十月卅晦得年三十四沒後兩月窆十二月廿二日內午葬于臺山可節名信余既悲可節不已寫為楚詞慰元和即兼以為銘

月魄曾兮玄雲汎兒闈催梓人兮斲材方竹折桂瘞妖鴞雛兮碎石麟雕鳩吟雌兮鴻雁哀東征無還辭空山窈窈兮宿寒猿子孫繩繩兮永保爾宅安得林鳳鳴喈喈兮紹厥風聞

凝雲子藏銘

凝雲子宋氏蒙名大經字也世居琴川凝雲子天真不識物變是標清非絕羣和亦有立研丹砂青牛篇

物狀推官敲微融陶性情江海在家面壁何物名之而用不盡故有餘貴任之而不必遂故無窮變庚申之秋予曰遇止行無幾問予人曰往矣乃知以臘月二日扁舟訪友數酌之餘醺然返棹一卧不寤覺成長歸嘻何其夫來之際如是快哉其初正統甲子八月十六日生在世甚五十八歲明年三月某日其子藏其魄於招真之原請述幽石從而刻云

亦獨以是而守先說甚悶靳不輕以語人至丁今施之蓬猶長駿馬予故歲宗肅宗肅宗肅鎮宇宗肅本出施父孟文　岡初贅王氏生宗肅宗肅長而承王毋

業故從其姓無易省幹遇吕公事在宋乱道間於宗肅輩當十一世宗肅既服事其術而其稟質本自淳懿乃益專以任貞處世平生無分毫外願每旦日但課念二氏簠與并成修善飯緇齋黃未嘗有倦歲以四月十四日吕公誕辰修醮必如承大祭慶容歸不盈滿而矜孤恤寡善治衍徑若有餘者其大節則能養葬父母孝敬誠篤爲最可言且其襟情夷坦犯之無怒色三尺孤子與接話亦溫實未始欺之而家計盈缺一無所動于中家人嘗缺時爲之商評則徐徐曰聽其自然而已其閒暇時亦頗去讀書吟詩接

七活人世甲子年月宵在矛西貝歸丁窪高岑白鮫
永懋白鶴導予玄猿作猱猱猱猱猱猱猱猱猱猱猱
前下戲

王宗肅墓誌銘

神仙之說或者謂其久亦自息然既從仙出必有非俗情所測識者與城中衍路有王省幹氏惟以傳所謂遇仙卅者爲家凡父子之承述率以是其藉以生

晤良友杯槭時御浹然甘適貌古氣窘予時拔而爰
之昨弘治辛酉十一月某日乃卒其生永樂甲辰三
月二日閱世七十九齡配潘氏維陸氏生子男七人
洪淮濟瀚渭洲津女二人嫁呂淮某孫男一兜女三
王之先塋在吳縣十一都治字圩之原諸子以乙丑
歲某月日葬馬鞏山長兄文升乞銘泉銘曰
之銘曰
氣稟賦醪鮮醇融融志不愧永遐仙宗掌世七紀同
塵蹤蒼梧北海訪同公倘北過之駐而從子孫勿廢

此古風予筆燿華題山宮

孫功權墓誌

孫功權以字行其父自江陰遷世來蘇酸善造
家功權繼之幼輒勤確務生居積貲繪文玩古珍
器物遷易爲殖故所交接多大夫士間然務是者大
率輔之以諛說求射中功權動慨以莊直爲詞質質
然如老宿嘗語人曰吾勝冠便戴此平定巾歷壯老
不肯一日以小帽自衰又遇人不以前後貴賤貧
易心改禮多直稱其名人亦容之且謂其自述應非
僞也暇時或相與裁品人物必曰某才能若某事某
事然無德某寡才若某然有德重輕輕有類儒史

晚年作一小字目之曰安老多爲草書而今吏部侍
郎匏菴先生特愛之以詩畔作其年功權既八十矣
氣血漸消久不飲日惟飲酒啖少果物某月日奄然
而盡亦無大疾卜初配傾氏二十始娶子男二女四
明年月日葬某山長兄文升乞銘泉銘曰
德以取人而自亦少愧勤以克功而卒食勤味七紀
太平生長老死尚念之詞猶若入耳功權功權亦安
死矣

陶孟實墓誌銘

王章曰此能與一把鋤子不能用史以示識余恒謂
未然仕學自有本末在悟不可偏且倒耳若盡去
度數理俟牢理性其亦何以集功將令才不如是也
自七以經術從政則往往鑿枘至不能運也而付
諸彼且果然識余門陶孟實家貧不嘗爲屬屬然外
實刻門氏諱信孟實字也家吳縣吳鄉之陶家塲
父仲融妣金氏生孟實抱風簡質而慷之孟
閒中決思致明若深通九章之業用以條析積聚斤
斤也年縣令當歲年副會最損稅賦若干輒
以屬孟實孟實深恥者孟實亦足視矣夫所少於

計籍之手者題使牟也苟司存既治將之以端慎則
以何道黜之茲孟實之始不獨感焉而誌之宜者矣
孟實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年若干其娶某子
男三昂某女二孫男四某某葬以某年月日墓在
某其家之請因其友陳良玉以來良玉且爲狀云耳
良玉固信人銘曰
漢名元理齊膚九九求也之孳從政何有陶既才美
端慎將之魄陽斯孟直以吾詩

承事郎欽差紹興府諸暨縣尹兼勸農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王冕撰

信民姓欽諱允言字信民吳縣人五世祖銘洪武間

起家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坐謫戍遼東
曾祖遜祖禮父士俊母馬氏生信民而父歿信民雖
孤弱賴母撫以長幅克家治父故業卓然而植充然
而肥也其業主總商販貲本散之機杼家而歛其端
匹以歸於商計會盈縮低昂而出入之刻時審度彼
此以濟其信委帖服焉益其資本聰明識理道又有
材局縣能又性倜儻布公用是以得之然爲行
又良能孝親病篤及父用情人所難三燕居無惰
氣與人不苟言裁事多中節後卓倒屐儀受冠帶之
旌召相公事以勞病痒正德丙寅十二月九日卒于

家生于成化丁亥四月廿三日得年四十娶孫氏子
男一人曰冕聘秦氏女三人長適郭恕次未行信民
之卒冕纔十齡共姊翁氏秦君漢章爲相後事五年丁
卯十月既望葬于靈巖鄉吳山陳灣村祖塋泰塾師
陳嘉甫之狀請予爲銘秦君高士所嚮必有誌鳴呼
世固有通明之材將之以忠信居然事事合理宜物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民唯其人也秦君又云其病
也醫商來視相告曰子誠不諳吾爲將疇依灑泣而
別其動物至是不亦信哉銘曰嗚呼

滋物之要知及仁守當信民庶幾焉

承事郎盧君墓表

弘治十八年九月某日吳邑哀子盧慈葬其考承事
君於寅利平原之新宅以知隨州史君引之所述行
狀來屬乞爲文詞表樹墓上盧出太公望齊文公曾
孫高後以采地爲氏中世望於范陽號海內曰姓條
分于吳亦既久衍普爲盛放按狀君諱楠字原達高
祖廷寶曾祖仁謙祖文貴父以傑君既紹武先業服

賈居貨殖謂人之於世業有興宜心有興存耶故然以坦易祁然以寬紓堅然以敦厚寧非昭吾殖勿膏吾天君也力可及物者秉彝敏爲以遠吾義他日江南連郡洪潦江湖汜濫長吏勒分君既應格被郎秩之旌已而凡官有力役則以命前受秩者作董振之會淪白茆港因簡君莊事君指家勵公紱用告成退處井閭標修謹謹以飭于有家年木荒荒而子姓蕃庶駢事修力人間事無弗足者歲在癸亥季夏上日春秋告終享世五十八年君之卜爲范氏妻爲史氏即隨州使君女凡也男子三人女子一人孫男四人女五人三子者慈恩憲卜地營壙若此穀旦舉柩之宅焉嗟夫先師有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君胡心厄渾不以業遷不愧於善稱矣又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賢凶之惠滁川之旁不報於郎秋矣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孫麗麗勿替引之不忝於祖系矣幸三者以始終既順既安殆非聖人之所與鄉邦交悼宜樹風聲近慰嗣息遠詔陵谷其文曰

趙君墓表

君子之表人必其騁于時異駿從而後可乎如是則中庸之所以鮮也矩人且奚之何有於表乎今俗情所最乏無若廉廉之旌已而凡官有力役則以命前受秩者作董振於室而後利于其貌狼其心而後得則莫不慊利與得之趣耳何廉遜之有人焉不食嗟而毋以利遷不腊宰而伈以得棄理如是吾如是則不曰誠廉若遜哉誠廉若遜而不本之得乎哉吳趙君時憲氏誠廉者矣誠遜者矣既卒君子思欲表之曰不可以無揆會其子倫有舉而屬之余余何敢以君子居

從而表之君子意也乃從同人陶君離次述梗概一二君居南溪最市中爲酤貿貿逐蠅頭之利復好成人曰誤矣退歸焉照時又有誤者則之如葉端見其廉者歟持躬遇物處禮中然如而行治易爲裏與弟子貢君當取其事讀之令庶幾勿替引之不忝於祖系哩如斯可甘見人乘牧者恒契於懷不亦宜大道指路在政不服爲終身誦之乃以廉署其齋是非遜者歟卽二道也表而傳之可也君仲石柚是慎重溫雅事父迓宏善養志事母仁克以順異裕解其嚴下之性日用約奢俗不煩移待夫人嘉善而矜不能其歸則

金事阮著後自亦刻
著易氏應也如世
家言多所通解少獨以病
生天順己卯年四十九一男子曰
考揚顯器也以己
書寄在如在以表
盛
成氏世為安慶相城人
於
就外
問
家政
君及
母下
凉谷
以
君
其季
君
彼以
寅
大道
弗
虎
以八月初
之初王之葬在烏石岡至是
遇臨其孫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以祔祖塋之
側者遇豫之坤其繇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乃
從祔法筮曰其年月日吉乃窆銘曰

崔孝婦諱某爲程權才梧里許家前龍城女十三
失母號禮如賢丈大三年不嫁吳江崔文友
文孝動二老若姑曰孝婦哉猶吾良子吾門姑疾將死刲股肉和藥姑
飲訖即瘉越九日其子滋始知之而哭若婦條泣口
曰此非合理道事再使人如他日姑死孝婦哭失音
不能日累月始復孝婦父母家地有貴家奪孝婦力
不能外施俾滋請於尊長以
憂憤病死年四十九
論曰孝因心生不以貴賤殊聖人竹帛以軸其倫故

曰刲膚非孝事若女婦類鮮聞道雖少過亦足賢矣
崔孝婦又能知此其可謂知道哉其他行則云弗合
理稱孝宜矣稱孝宜矣

陳子中室李氏墓誌銘

允明於陳爲姻族之親稔知令人賢其夫而葬也子
天貴請爲銘其所纂行狀益覽悉約而述之曰李長
洲著族令人處士景清妃金氏出也資秀寧十一失
父外靜而中頴不與羣幼女類季父尤禄爲最洪貲
之十九歸同邑陳君子中父忠道先生爲萊陽
訓導子中携令人往侍或侵其少而逐母不能無悲
思令人曰吾始嫁事舅姑惟失驩姑而爲布於他
懷萊陽有充耳以賜令人令人誣其服藏或曰石耳
奚過譴令人曰嗤匪物之譴賜命是譴聞者韙之及
萊陽歸田家少潤令人刲子中股肉和藥姑
萊陽沒送死尤飾而厚子中亮其志始知之而哭若婦條泣口
求治或諭疢不可爲徒費亦孟存縮爲後計令人曰
奚費產縱不効吾且能縮於獨守助惡不豫非一軀
而生何其始乎已而子中竟起子中兄弟欲分養毋
子中謂母安令人請獨紋養令人亦曰然遂如志
泊子中爲西第婦姒爲女弟治奩令人亦曰然遂如志

火子中不在令人弗顧其室左捧萊陽遺照右扶
姑以避子中怒而儉嗇治生又賴令人內相之家寖
裕喜周施有勢家奴持主財失諸逋將求宛子中見
之諜及令人欲爲償之令人即舉篋以奉他多似此
陳故以儒業授受子中仍務學以體弱不仕迫令人
生天貴子中遊游邑庠令人所以輔迪之尤篤平生
勤愼嚴不妄言笑不憙婦飾約而不求盈而不汰
壺非其爲姑嘗稱曰吾獲此孝婦媳無以報之姻連
家納婦者至假服於令人曰使新婦被之庶幾肖其
人也其見重於內外若此其生成化丁亥正月甲戌

卒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壬午葬于[illegible]
天貴勑敏博文顯庸器也嫁楊氏淑而令子行之女
女二猶幼孫男一曰科孫子中以弟後二年庚午二
月壬寅葬武丁鄉皇子坊之原銘曰

令族難為女令家難為婦令夫難為妻令子難為母
母未十歲失所出繼左賢婦相攸之女在北長
嬪者緊惟人天時木聚羽陳李兩華玉左珩聯右瑀
婉德允若茲則不倫況容原閟藏積光氣燭九土
尚有登庸垂緊者矣

賢婦吳氏墓銘

賢婦吳氏吳興平也死且葬禹平為其行為狀
請為銘許其行誼以賢而述之凡為賢之云所以為
褒褒者將以榮之也今不公知者不信之且或誣之
則何以榮何以褒為哉若備吳賢婦必有知信者余
豈使者乎狀之道賢婦懿淑工能甚多余語其最大
人難能者三一曰孝順禹平家與賢婦家世通聲居
之但父正之父誼猶骨肉兒女嫁亂結為婚姻及
女二長嫁周歿次亦幼弱以甲戌其月日窆在橫
山先塋次俗謂福山九龍塢銘曰

十而九世賢婦總二大行而紹德周令論之賢不可
郡不識之賢亦何以銘為賢婦詳秀寧父曰宗肅母
陸氏賢婦生成化庚寅二月四日正德壬申病腓肺
癸酉六月朱日有得年四十四生子男一曰綽尚幼
女二長嫁周歿次亦幼弱以甲戌其月日窆在橫
山先塋次俗謂福山九龍塢銘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就不曰難矣乃若侵鏡閱世紀硜然恒其德
以終身是不難於一日之激者哉而其聲上不可登
夫弟之孤勤撫保之進其亡也兩能恒能貞能遠遺
務訟家者優務之進其亡也兩能恒能貞能遠遺
慾鈆金石以圖私傳於永久是又吾儒之理無關於
勢者邪見時所述甚詳故撮叙大概而系銘其裏俾
鎮臨虛氏諱妙定縣人父曰志善存今氏生男獨
肅娶魏氏女二人孫男二人曾孫男五
人依儀例備傳其生永樂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年
七十五弘治四年正月六日卒其年九月九日壬午
葬于金山鄉之先塋之子維善也銘曰
安泉在目土花相見無窮之思維善維善須人生德功則

賀節婦家傳

節婦吳氏吳縣洞庭西山吳寬之女東山貢君元良之妻今儒士良之母也其名甚年十六時寬在歷慈雍宜裁八年而賀君病以疫節婦棄舅姑奠用誠喪葬致力合禮族黨已賢之然謂少後弟子也徐之當徙其志暇日因稍導以說之節婦潸然涕曰開女一天下丈夫今以不武嫡寡被訓抑吾心本自願此不願彼愛惡去取自天性非他人所得裁量又先良人

士類而大夫族也不幸不祿吾又能以匪貞蔵之邪且三不可而本性尤顯固不可解者謝女忘休戚於是摩意息而且埃之節婦亦益安之事姑孝謹外寂謐閨寢女之族黨爲節婦貞居既越二紀生春秋越三紀志行既定矣如魚不務并不波今茲當不爲顧終焉謀邪乃選於幼得住兒爲告于先良人若祖考放人立爲嗣用承賀君祀利即長也既後事節婦欣利中滿我今茲可以妮妮婦矣兒名住字嘉居業里時能完心固見良人也已由是開戶啟牖彼筐勑結以厲良又秀良隱抱遠器未遽事　節婦

吳節婦徐氏傳

吳節婦徐氏名貞觀佛婦也佛婦名端表於兄放里以節婦事上聞上旌門閭并刻是府以旌從之學官合學士大夫請立石紀其事余以余素交長而欽其行義又爲之銘銘曰

節婦之操烈事孰儔矣

亦既迎有二弟無敢干蠱概大秀發草來婢然便復湖鴻鶩驥老長余乾比而有定前之好無幾而殞遺一息曰柳孫謝二十年一日猶孫來曰自先人之亡不肯與婁月嘯茶負錫勉厚抵大事唯餅甘絢是慊幸而日月斯永於昨歲而終則既八十二矣今茲將治長寢于府君右窀之侄曰而刻之以貽文石銘無外辭哲者亦然碩人意也請按碩人姓李氏諱秉字柔貞長洲人考以泉母柳氏碩人在室女紅攸閑文籍亦波府君物仕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　召修兩代史居中秘與楊安人偕無幾安人亡史事亦罷返物政乃納碩人仕

男曰熙學輒門殤府君攸宜院而得曰猶鼎而又殤乃生一女府君以署郎中事貢外郎河南按察司副使碩人乃二妊一男一女嘉綰婁安家綰是相府君攸宜院而得綰也府君遷廣東右參政謂地偪二親皆八十外留碩人事二親復納趙氏趙氏賢從終不身以死趙育二男曰嘉績嘉績已而列名增廣生嘉績娶孫氏孫女三曾孫男某某女某某養以嘉靖癸未十月某日葬在倚天山陰

女不勿三等安王高節義執鞭針位秀子孫

富就與宗容之曾孫無事就與日月偕宜當閒有婦人德如何者合之不勿不愆碩人實生

氏之銘
誌曰安東張風妻姜氏玉潭成化戊戌正月丁亥
八日治乙卯十月癸酉以生女卒于營明年三月丙
午葬于其里之下坪呼十四而婦十八而歸五十
日而主饋而女不幸於親婦兒送身者死孰莫慕
之而況於夫乎夫之後家政周秩若不乏丈夫者而又減
客客節迓不踰庭咎嫁子女棄禮而去泰督莊奴婢
驅黠而幹戚臨教之臨時加深篤復延老師守而訓
之其力之烈而道之茂者
也正德壬申正月某日生成化戊子六月某日年
僅四十五所生六子三男三女男曰胤文胤武胤章

墓誌銘

文娶王繼倫章婁劉女長適李泰幼適許淮中男中
女皆未及嫁婁而卒孫男一曰尚絅女一令人歸士
以未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武仁鄉之袁家源銘曰

結髮事君子安安笑言上堂饋服有式敬且閑劉酷
忽罹于禍枯井迸穿氣鎖骨分大典以完繁霜屠林
分玉石一炎炎不蒙福分誰持物惟君嗣在室兮即
身在泉終君信兮即復何疑存亡祿兮沒亡年身
則俟兮追斯今薄奠兮淚黃淵萬斯霜兮神栗然

張氏淑夏氏墓誌銘

張氏以高麗王之三楹里坝廷潤沒葬於淵

源河南之原宰瑞州邑人李君冕臣為銘茲正德辛
未九月四日其嬪錢卒其孤錦等以祖葬者頗素于
位更度地於先兆之左十歲壬申冢月某日定毋因
遂遷延涸之相吉合焉乃進席解元子哭拜狀謁為
銘據狀及前志謂琵涸劬勞睦親家厥居鄉惠而
錢寔能左右之敬釋老樂施而錢能順適之宇雄
而善持租繁而能安周君子之嘉匹右閭之良相也
已生子宜德庚戌十一月四日年凡八十有二男子
四人錦鉞鋐貝婿金榜吳李趙女子一人其婿金榜
孫男二人曾孫女一孫曰湘濟沂津湘沐潔潛其某

淳安知縣教諭曾同曰彬柳橋佯悔彬橋為閩千監生
娶太子以親成親以子顯家室同宂存亡備徵聚黜
陽遷匪文弘高爰約銘詞銘附牆妻其詞曰

婉乃淑修君子是逑宗風內翊剛操外抵白茅藉地
世朝謂女婦不外見然不見非病痴不究其道為道
也者心术之謂也之志氣之見之行為而施成矣即
士亦然學脉淵源在不踐乎十斯可病也易有踐而
觀著者品矣節儉高企為孺人陸湖氏狀曰美哉

謝之道也剽閒之當處正剽以人孤為伯諫副以
以辭栝其事述之曰謝氏上海富室翁某與宦貴人
凡四女生長軼登婿至孺人最幼其壻口華亭陸德
芳德芳性潤裘不閒小德與婦翁姻其操尚孺人視
諸女兄若不倫然孺人無怨色無德芳亦不有謝氏
財寔子作生業以致大盈遺於後孺人或更分以贍
諸女兄家亦無德色田俗久修者多東陽或獨知親
而不知舅姑孺人執者敬如外從俗以合禮德芳
多妾胺孺人進之惠且均遇其子無異情家婦番寡
守義孺人愛保凡以安其心德芳不待以世授仕

章服子憲為太學生欲急得禁根及親每可行輒即
病孺人曰凡仕由祖學外祀自何可以情徇之兒無
熱中為孺人平日少異行宗姻鄉里有恩嫁孤姪
女二人凡其孺完藏厚遺類如是書與世俗愚婦人
反非所謂究而著者郡正德丁丑三月二十日卒生
景泰乙亥十二月十一年五十七明年壬申十一月
內中舅貝家之次祖掌內孺人有子男四愈先卒次
即憲次忠次恕恕出也孫男五曰鈐曰鐩曰鏞曰鏤
曰鉞曰錄女二銘曰

愛不余翁余乃不愧卜葬余集余聞高企為孺人陸湖氏狀曰美哉立更衆之及

以莫不給舅姑夫子我事我執勝婦桑者養稠有輒
鑒麗棟隆一表數襲用順爲貞是日從一謝風弗泯
千媛之挹

張文簴妻左氏墓誌銘

楊之江都有張左二族張以善聞左亦儒奮張之子
濟廩干邑學官爲弟子貞比者渡江來吳中拜于門
請銘其母墓手叙母行以進按而誌之曰左氏諱某
其父曰宦母曰吳以成化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亥時
生左氏字年六十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時卒
所生子男一即濟女三長適進士知蒲州高淪次適
許漢卿又次適縣學生曹濶又次一幼出側室濟用
某歲某月某日葬于城西花臺新營地文磐先一年
沒寢同日葬用嘗人祔初左氏生性質腴慧姿容秀

雅而中有材用十三失母與弟妹居祖母王賞愛言
此女必不碌碌事繼母全氏謹二十三年始嫁張君
事舅姑問父母持心飭躬以和順爲主來已作家以
勤約爲紫女紅精良旁通書數人不能欺姻里女婦
多宗師焉文壑治貿遷川淛多於室家而家觀修整
閨門和睦皆左之力也江揚紛華之區臨之泊然一
跬步或五六年不易婦曹姑集見盛飾金寶錦繡堆
璨然漠不悅桑且曰如此奢汰豈長守富貴之道耶
姑死無幾舅卧疾憒弟省左侍藥食晝夜不懈祝天
懇禱一日舅瘵絕左立割側飲汁遂甦舅視之曰
新婦猶在此耶然我終不忍婦去汝夫保愛汝兒
汝能孝順天必有報汝我獨以汝不與諸婦同也
舅姑既葬睦婦姒尤有恩養文壑季弟欲與產文聲
諏於左左犯之遣嘗門子納之產業分之左
曰雖然君昧彼哉況能獨享安之乎文聲曰亦試
若爾事即定教仁女甚備而不以橫楚自然畏服不
暮私蓄用財皆約宥千度重究祭酹災變平居相文

聲將順美善消解訴怨操奈何慮過不少睽逸唯恐家
業隕落嗣息鋭成競競慊慊歸於孝終亦云福善備
矣銘曰

碩人溫溫嬪陪令門淑儀五潤秀穎蘭芬滌練視約
甘薺彰勤孝無間獨公可徵均鍾儀有詔郝法猶存
聲蜚右族榮起來昆引讓不愜不在斯文

告殤公從叔弟姪孫遷葬文

告于從叔二宜人弟慶元從姪孫壽之靈允明今將
卜以是年丙午遷葬叔等於原瘞
之南十餘步用先告啓其佳寢鴛往即新宅謹告

南海回祭先
允明尚承宗祐踵勉不替茲以宦游滇南
睹古遺
祭王文恪公文
嘉靖　年歲在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門
生前承直邱廬天府通判祝允明謹以羔雉清
酌奠祭于杜岡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文恪
王公尊師宰溪先生之靈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
郊繹成龍聖賢亦窮騎箕餘管於相必終何傷於吾
公與爭哭公以私也鈔金百治椎桂千枝賜也舟走

商也賻辭何成於吾師與惟上之節報厄于知何不
才有如小子而蒙破乃超於等蔑待以國士要以遠
期所謂春渭雷萌廣開同德而焦枯之枯倍榮秋月
揚彩遐過齊昭而迷登之失加損胥者允明上公之
語公既諒之矣幽明有殊心曲莫喻最痛者生無
所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徇公之志悵進退
以無據私竊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豈以絕亦何
補而何贖祖載門閭政播著四鳥心曲贊德須紫
銘不朽而銘無窮渚出在　天子興在四海職在
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絕奈何奈何
惟公尚饗
趙姑夫啓殯祭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正月癸卯朔十四日丙辰內
姪祝某茲以學姑夫厝齊趙公新安厝靈龕於玄宅
謹陳奠儀哭奠凡道而告曰嗚呼公之心愛我如子
者在而公身亡矣公之亡教我以善者在而公身亡
矣公之力輔我之家者在而公身亡矣是在常卑常
分猶自衰毀不勝而況加爻諸德者乎日月不留往
即長夜思之況痛如何可云若乃死生定命公徵達
者又胡必訂非有沸馬奠訣延下猶何可言尚享

祭後處士文
淵泳停鮮根枸來棗風義之樹景附之招昔者小子
未仁而親者不逸祖惟吾丈人杖餐未執車馬先及
世好之念首辱拾乃拜乃從敢不敬尊熙熙趙旦
決決齊風小山游磐高接鄰息類行豈觴屢賡篇什
大儀撰物恒氣是馬或述或久或筆或仍有發千錢
光啓武新式仍且久百世猶後唐風既哀厥紛綸
子子周餘故依恒文來歸丁寧以文輔世於元入
明曾鼎夫昏分修是越來食世家緜于悠爛三
華公述公嘉又二珠樹公爲其孫引於晚葉我內外

祖咸茲託交蘭馨瓦襲松韻無隳公逝父行視予如
友幸附清塵期終能前嘗伊旦夕而逝幽明獨有教
言心腑長銘辭如大樹源厥蔭乃廣十載懷思恒共俛
仰載入公門載上公堂清流嘉木宛然不亡瞻公遺
容薄奠三酒嘗曰懷惠聊以藉口野人助來小子慚
後

兒姊祭具母文

母乎母乎痛哉痛哉嗚呼資生受鞠何如其尊也嗚
呼昊天罔極何如其德也嗚呼下壽猶嘗何如其酷
也嗚呼號擗前絕何如其酷也嗚呼抔土猶幼孤晏

伏奠也嗚呼知耶不知形存心死也嗚呼母乎母乎
痛哉痛哉尚享

祭王廷瑞文

歲月日友生祝允明祭于死瑞揮使尊邦嗚呼廷瑞
哉今其何往豈能化星辰附河岳植爲芝蘭行爲鳳
麟或更降爲賢良君子名仕高隱以祥人間乎如是
則古今聖賢才傑當無不然而未必然予固思齊賢
者每艾不敢必也豈隨氣任化消沉澌滅與草木俱
腐耶如是則造物物無清濁厖蠢無必美者貴而劣
者軽賤又不敢然也豈有則有泛而沒則無知其生

損而弗思去也弗計而簡脩飾而重備物安情中禮
焉耳矣君大至於身者曽何有乎足曲盡七而裳盛
簋腰妻孥而脩嚴慈梁宮寢而荒能若茲而已古不
家事事也烏其何有於重簡非孝而已矣予觀今之
如是者蓋有之矣以親存以親歿以水火
先壑其又無棄於
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獨不為孝而君子重予之
乎哉敏哭遠方以考思慮之稍內相城者已臨睚
遷而始之則鄭子其後乃慎永而得其子於永豐鄉
之察塘山營而遷焉既得大宗伯無錫郡公許紀其

事復問於予義其用情過篤不能已為抆其能居今
求古至於視備物安情而中禮可以為孝焉敘而銘
與諸大而逸
至其親不至其身是謂曰子是謂曰人有一戶子於
家一郡國有子也子係承而家郡國視而勸家之
郡郡之天下人子今與吾風也且遠其大
而名公鉅子今與吾風也且遠其大
慈門子懼哉欽子懼矣予哭子銘銘之
子吾傳

義興人已治有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蓑笠之

尸一畚土去數尺或抵牖牖為之動當鉤連昌石搏
之挖而擲焉前後垂十餘年鉤連要百里他判人不知昌
乃或衙昌昌者欲以報讐我邱踰百人訶能為衆
患作縣捕得白訶人重笞昌持梢搏左右石
及擲者亦判者昌昌見判起衆開眠
之有十蛇長數十丈獨不見此蛇弱尤而莫之
呂怒捉蛇尾抶之衆投石中蛇死突途聞逸搏虎
者持梢戰朱昌昌見都所當之白投石判其
端使服水以和之火以堅之乃俾復治竹水就虎
突至後昌未及逸竹便以兩手指虎兩脅又交執於

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手抄髋
焉昌良久昌良力極手足械捽不白休連鞭山中擢
林木數林連之成捉硯石行百匝而無窮手空則
索約如指數十丈寸寸捽簡之力稍解去昌有女力
竹貝父陸有脩艦衆莫敢之水逸昌命昌病命
女久作歸人獨溫庶手及刑在水安昌行四人以
行到貝名昌昌昌昌昌昌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甚盍圖濟乎安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貲之主計吏免矣若才正應斯此正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楫若載其貲者以去抵山又謂若吾故未嘗風濤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若先登山富子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陳絶富子謂若夫婦曰嘻若夫婦者之何婦忸怩哭富子又謂若夫婦曰哭亦何爲哭不見乃吏甚計吏免矣若才正應斯此正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楫若載其貲者以去抵山又謂若吾故未嘗風濤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若先登山富子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陳絶富子謂若夫婦曰嘻若夫婦者之何婦忸怩哭富子又謂若夫婦曰哭亦何爲哭不見乃吏甚計吏免矣若才正應斯此正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楫若載其貲者以去抵山又謂若吾故未嘗風濤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若先登山富子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陳絶富子謂若夫婦曰嘻若夫婦者之何婦忸怩哭富子又謂若夫婦曰哭亦何爲哭不見乃吏甚

計彼自山中又一人賫酒食爲富子壽富子飲之盡一巵而仆其夫鬼與夫亦捉婦當爲城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衆夫衆婦也相攜大慟而趨各道故夫曰彼固逐若固未死我則未死我則我可罷我憾也婦

紀叙

丁未年生日居長沙司先明洛

余蒙庚辰之歲今丁未之臘日爲初六作盖四七歲人生實難天涯何遠質白似降無變于宅疎貌與時移神淪於蒼濁聚蚊嫉學倚馬非才傷哉貧也非爲養生歎軒乎舞之未以粥粥玄激義而私貫白日靡靡而心晏滄海思詣遠也通八迭之表願處高也安于俯之下先將日月投拂風雲谷舞之宛而靡宅山郊願容山自安一解

二

志匪宇内游度興外放意演渥則埃塩不容帖息淖穢則肝膂弗克荘荘下上淮則同心湯湯臣波獨也泥近盖自賁非衆日之悦而清角乃嘆代之響亦可

嘯天閲岡寶神池世駭名乎故逸落珈日月而其極見古哲於跡外知我於後來觀貝元音於琬琰諞吟挾筆珠譯吐散成珊邊衍法煙雲對曲廊山嘯天光坐委巷而玲軒隊自洞然光宇照若水鑑而得馬欲度也風日高潔氣候滋清月光皎皎而梅呈皓顏對嘆寂謐而鳴笳夜以日法遂宾華文察狄之慨境

自送會試序

成賢不肖者五身與也世涂也才馬也心御也理御之法度也盖千出乎心身乘之以臨世岐經交雜百物爭發或以達成以覆縄敗著馬以非馬也非御者也而收馬宜矣抑以荆棘塩則非軌歸尤吾嘗視古人卓類是者不可勝計其幸不幸可勝道哉然而賢與不賢之萬年則可不爲慨人或不留之然在之吾所操者無遷也茲當行吾加慚焉於乎人心固衆其也各獨不得爲工良其人故懼焉雖然窮通表之度不悉於古則吾勉之爾矣於乎吾行矣吾山自雲吾與名姑相離異時不知無觀於再見豈否於乎悠悠者

偶然書

秋日與客午食忽客去扉虚而閑自飢交闘未息喜怒旦懐雜去易境情隘見遷物而更迭事以爲真喜怒亦能知其妄明仰視庭下木阿邊衍法煙雲對曲廊山嘯天内外寂謐悄悄無限謂境加美何負於人哉厥然感何第未及此忘耳

漫述

一朝數千里無不可居之山無不可之人無不

可耕之壤山皆奇川皆腴而居者不終于山
釣者不恒于川耕者不老于壤故地狄人也十一人
狄地也十九而後通隸于有司右七十二言癸亥九
月辛卯夜宿智都黃輕庵齋閣夢中文忠謄發對人
隨口成此吾來愚方涌繙鄉而寤大既曙矣徐思之
不得其祥今風泡涯懷詞於是多矣而身木決筮造
物以見決余與終其篇六仗旗旌煙塵指于都
魅里序以為紀者人也地亦因地因地因人自然何斬予奉
人曲嗚呼
安於隨身物已

頗住不審後指當果在此否以安為隨身物已

丁卯年生日記

舟自東海西歸冬暖溫風來棄引滿一醆擁被
遂成吟予吾與斯人之徒四十八年洞洞兮混混擾擾
捷其小小誰為之哉我為之哉吾教當然此非我
何於日月近也吾生有終自其逸也閻亦有終自其逸也閻
閻無涯吾生亦無涯吾有限為如斯而已矣是日

為亡生辰故語若此

所事儒教鬼神則
事鬼神者不外祈報余既老棚宦以歸乃用一室為

于為西方導師以其偏生死所依歸也三涓境以及
覆載等亦生死所由與儒氏通者今世事者止是或
出入之或一二稱士者都廢之謂吾教當然此非我
所知然都無非儒氏諸先聖哲者余乃謂不然通為
此宣聖外為冶陽二子為其不肯沽叛世與大讓者
莊為大道之本所作與外身齊物長庚以秈穉為有
香山以我驅替不應舉千載白傅一人斯皆志之
師也丘明班馬整子房貝文船宋蘇李門傅溫韋
儀諸子為詩賦司洞一下次郭子為書皆學
之師也希文范公遺諸子以為心

師旺古人為師必有神受者尚焉故心自所服膺
非徧于先民亦罔可攸傅故閒諸衆舍不行與人同
以誠非譽也題不以官師旺是也或特衣之其重切
者枉下兩出教異也餘亦有重在焉同也告報而亡
祈焉二稍以親尊亦用範忠範孝何事無必如
年三月既望吳郡祝允明謹記

祝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九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亥哀
子允明敢昭告于顯妣陳氏日月不居禪期已及禮
尚祥主入廟譯用牲醴樂盛哀膺稍事追遠無及不

又

年月日云云孝曾孫云云茲以纖妣陳氏禫期已及
遷主入廟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申虔告尚享

宵寞記

大象亡象至形無形義和不征晨夕無紀若追夢若
握鬼長谷之暗燄然而不得其本也發慮茫次具災
寢空同無何氏之野有神人焉雲體而月目山河作
腑環流不息莫見之其容含然具眥呪然愈行而不
動其趾是天下之物以動動以靜靜而不得其子足焉磐古得之而造天

地袁農軒媧氏得之而甲[illegible]切吾見焉
而弗得也南方有域曰扶輿域曰依元山東門而之
南以西其北至者即死西南列山九萬踦風入林默
愚無容飛禽翔宿毒蝮狡狢草木北躯人皆嬰兒與
吾連共五藏互借耳目山九霄霄九窈窈爲高門榮
廉堂房九重房九室九門九扉青黃黼黻宮商
內淡容臭水火日月卯刃夫婦父子君臣焉悉綴于
是往者而中迷焉者十九

動靜記

[illegible]之[illegible]動靜一爭無初終動初
之先終之后其於靜何哉固無殊爾獨其動之中際
爲異彼物之中際與其后先則殊矣故曰二吾循先
而迎初不見其入由終而歸后不見其出中與后齊
初與終偕如投上石入于長淮身平流投處自沸
雖彼自稽天流者無別也吾從從靜以觀動動起動
滅忽勞忽息常作而無窮於靜本以生枚吾
吾亦然耳而物以動爲動以靜爲靜皆爲
靜如吾坐觀時吾之動動者自明於此此者靜也是
吾動靜一矣常或者死秋四日其變也明一者生之徒
覺時一息哨牌棟遠豁然而寐切吾見焉
也吾以靜觀
想因筆之

建康觀雲記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爲彫繪色澤
張皇情趣至于矣比居建康之西[illegible]晦百變因得劇觀
萬雲流而閑暇而夕宴態橫生又不能禁始
焉與約暮焉若大驟者嚴者峭者陂者注者潮者湧
者流者[illegible]者坐者拱者騎者趨者[illegible]者闔者翔者馳

者派者輪者祥者知乎哉其無知乎哉其寘寘
而已乎

冬夕起坐小記

夕坐恒多為夕坐語亦多又奚啻乃已歲子月旁
死魄在京旅宵分起坐簷風牖壁計
導聖人迹混極造運河山蒸黎禽獸逕蓉政治今昔
事行百千万億何為其紛紛琴絲飛塵野馬乎吾無
百千万億情曰治于一吾適於此時之

讌樓鼓聲記

居卧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讌聲自西南來騰騰

沈沈莫知其所在嗚呼嗚呼叫月浮空摩蓬敲寒
聲熟察公儆私若哀者若怨者若訴若頌究者若木然寡
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僅名而逐利弔寒人
惋孤娥戚戚焉天涯之淚宦嶺海之放臣巖窗之枯
禪沙寨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幽玩劍之憤壯俠撫肉之嘆造於
蚓且鳴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一變感極矣歲庚戌五
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為記

興寧縣城隍廟碑

唐永昌元年易水紀績宋城隍神言祀典無

諸祠山碑祈感應而封賜之非通利甕容儻行一事云其地先有城隍神言有亦非常祀也陸游記寧德廟言自唐以來郡縣毎祭之又云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明此非令式故城隍歷代咸不在祀典至本朝乃甚重洪武初以公侯伯三等分封府州縣其號皆曰鑒察司民顯佑後復去之而列常典與社稷均禮凡小大守臣禮上風祭於神然後治民施政朔望走謁祠祀號則嘗遣神貝賜之每行事月以四日遣者令甲咸之矣而民之奴事神者尤極豪華過事神祈福則無中介以瀆

遠近之所同也歲乙亥予來守興寧國帝眉政弗虔於仲邑地陋意事鬼而於神特嚴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兩自謂卜吉下家放債判以理木遽服寧並走廟號於神矢之願福乃償仍逐釋去雖沈痼重貨實不復校以爲神司之矣予南還於庭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信官誠於察不願願即神其後使聽如所祝無復諄其審信祇畏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習以玩則曲者亦悟然爲之又點而已矣戊寅之歲予初考浮盜而鬼頗狂功大忠侯無水無稼絕飲廢粒人物且盡舟楫爲往

興寧水記

昔者夫子之稱水曰美哉水洋乎水之美能濟物也澤百穀照群動利舟楫飲鮮食濟之厚無涯唯田

與學小邑一陣不可制舞神然四郊皆平野千山鎖合民稼環堵中水出山爲泉四壁雜下曳練縈帶信土分走江而爲溪廣而爲湖障而爲陂遶而爲塘渚而爲潭通而爲河砂而爲灘波而爲渡穿而爲池皆有濟也而農之利不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汗泳陌禹禾潤壞滯沃滋陰達白然之才以爲庸者動越千畝鬼者徒覺壯咸平治而靜或奔決以勇與物曠然無悋第澄懷爽襟一暢耳目而未覺其行默運輔吾參人尺浚萬仞之地其或高卑勢窒乃稍助以人力輪而挈之浮乃小固伏凡水之乃大小必與田

雜記

稱蓋凡茲邑之水人飲溉滌無不濟人者熟與京邑視他邑或水踰上功所參半若合抱者尤善借徙焉夫海之鉅江河之遠殖財利波事狀信雄潤能無墊溺之害歟唯茲邑之水無小無大靡不有善無害育萬生口甚矣乎美哉洋洋者歟然民以私決壅利已病物以起訟者往往不免嗚呼川決不存溝洫亡制水克恒濟人人有弗克用水患夫亡既夫水功又傷其局於所地而弗溥又傷夫人乃有更弗克用水聊列焉以施於其邑之人

山踞廣惠二郡左行人冷陣增城能川大溪往來江船中見山卧江裏若甚近實遠若甚易登實不可率然蓋以其大故遠似近寂故非宦艦商舶所肯迂程而入也余亦逸者而慶學反戚無慮十過猶趾違心口戊寅小更解符入會府乃始克之七月廿三日午至李村村叟黃老爲覓小舟同泛入沙河夜到徐老門泊明日徐老供飯後同登陡須史便過梅花村無一樹徒名在爾促已循山足望山色與其狀亦絕詭奇山橫亘磐盤如屏峯巒無林穢然神氣峻峻若與天爲徒高處不數十丈則衆石植建或數枚或數十百枚各肖一狀不最雜猶將帥狎從徒猶縱冕猶匡朋君臣公司官職列侍猶天仙道士臨壇儼其威儀然玄徒皆異章色如飛雲麻姑仙女諸名峯朱陵青霞諸洞若子通天諸巖皆時靚一二從者指說乃得之不暇接記歷也近洞天下乃是寨林匝合密壁下徙過一徑稍曲前後行者不相接見又前爲大池荷其中千萬計而花已過巨葉如大車蓋被風鼓之交翻擁如玉石切磋之音又門前稍治爲甫唐旁大石列夾之地有漸高臨徙於下車面前一道士出迎導登道院之外門

集270-272

大題金書曰朱明洞天又重門署曰勅賜沖虛之觀欲詰扣境物道士姓鄧不甚了了命召他道士云主者李生下山已趣召俄而來果秀粹兒亦腴泰問姓曰李乃隨扣而得入門便是一廣庭中存方坻高尺許李道士曰玉簡殿址也殿故制如亭中為壇藏歷朝所賜玉簡殿燬燼而壇或重存三級六簡疎壇基下未知實否也北前當石陛下為丹竈基即椎川之遺深廣纔二三尺宛有汪汪及旁以礲甃之外過三四尺道士談笑以具飲細泥為丸投潔水中輒有微泡起品白牛肉投者猶有

白氣煙衝而升令乃特有泡足丹氣在中以爾驗之信然廢玉簡後為清殿三清後所搨一殿未記後便是山坡前為大橫級二三上則如木忽石勢皆與然矣前除之右一門入旁廡乃羽流寢處廚舍與其他從舍率小而陋頗井甚甘以已而微市下與二道士坐一幽室頗不快道士與從行二老宜置設酒饌予意不在之酬酢敏動曙吸欲徧歩岡洞峽陂顛領盡飽平生餓饉不得乃索山經繙按隨山脩習者錄卷等與人無二無神化竟現有之無云無然而獨何以異于他蘊不測古種邪李乃悉數山所產即使使不休又出黃紙印列萬物性用形狀如畫經以贈予其間最者九品曰丹竈泥九即前說曰

「張宿劉真人脩道時弟子」

「道士次第啓牒道士言此諸時林氣鬱蔚不可

景昔將惡類悉絕後此一叢竹幕皆有天生將青翠
篆青葉上如枯他竹不爾也同過山風似缺此數品
皆尋常以餉游客即投予數裹其他如雲母九節浦
缺不可殫紀至如孔翠缺唯所謂五色雀云時見之
既夜深各就榻明日天氣尚陰沉浪發船出山殊依
依不堪舍小泛桐下徒御忽呼門左竹上有綠鳥逋
士即舉頭目信此即五色雀也予亦隨睹之不見蓋
其物隱見不定故謂異物所云余裴公來一見後缺
以爲貴人至乃謂貴人非小非大所謂貴人其出何意抑
漫然耶戲耶或非所謂名耶後游二日得詩四篇

知山六十年此日僅攀緣仙事不全見世人爭共傳
眼猶疑昨夢身已到中天
羽輪璇宵所之鐵網雲頂湖無期若教鶴信終俾
在末恨逢輪此刻近事極盡目神游八漠不
能詩浮來若復能浮去便附苦階更不
贈李道士
今古神仙窟羅浮道士家蔡林君子屋滿畑霞
當見檜横鐵應知龍伏砂此中成道易遐舉好教嗟
凡世風海內到矣宿矣不能登爲鄰非偏邪僊梯
凡世之非屢稱於名教者亦惟其淫焉耳時其禮
庶幾但遊人爲忙頻誇望湖樓之勝次抑圖之公

與允明亦欲遍及可覽處因遂舍之去陟望海盤卧厚堞飛檻五成四墉鑿牖馮其前而聆之東南之海西北之江廣狹帶束省郭遠近山巒粲然省郭東萬室櫛樓下乃足爲大觀稍盤旋下從人導而東至迎真觀小憩其外一丘亭間解衣微觴縱話古今大率深淺事物意悠然遠日影漸下遂不入觀去將歸導者言路便出東服僧舍乃少遲之得一軒窗坐殿宇宏敞可容數百人客允明挈坡公寫卅九從伴李簡仙後二詩卷在懷因展閱之須臾乃及明日往訪公因留公令之人游事亦多以盤辭嘉靖癸酉蹤其仙厓勒賢武

靜縣月旦藏家人之假暴紫高朋之篤蘭滿坐雲霄盈耳若夫星島殷仲則西堂之可文動之可議靜非勝眺是故宋公之謂觀門云道爲以公之負者厚滴者深允明書從今之游以有其大者

懷星堂記

懷星堂在蘇州閶門子城中之乾隅曰華里蔓美街右明逸士祝允明之所作也清嘉左抱吳趨右擁

如洞宮符如紀綱一若執象江山不異風月依然仰千載皇羲何在千古在目万玄集阿雖則一扉隔而道俗懸殊對而今古接至於求捜野勝之合掛猶恨南牙之不宮未嘗不廢簡而默反快而悲者矣嗟夫事蓋有因節品味易情品有褒遠而忘通故家在東而呼丘珠含俗由將免於足窮而不岸忽悟返而内尋日落之間名魂之矣乃假客人睹洛懐禹之意著餐実凱旋大題而之懐君北夫少微煜煜烟苔欲[illegible]之將也六符炤煜[illegible]論紫[illegible]安止所宅之光地[illegible]

校序碩虎者之餘彩矣有如武功雄標峻狀[illegible]偕少蘊以寶主用嘉講[illegible]莫不宮羽鏗鏘筑卷華燭茲文斯盛詞家得師願仰醉心欽承虛已且則昂瞻衡察冠領儀矣右提右提鬢眉鏃爾堂兜有践玉趾之所帥實宵則凝墨除皮禪零落流田荒衆以錯落諸老之精英[illegible]如雕巒延景而崇小了之[illegible]四可以親炙[illegible]漸浅曰鹿者矣脇[illegible]之理其殆庶幾乎爰用錄其賢腸登筆垣屏時余鈐

其言以章而鄉都條乃玄風仰鄉知倫為集作誉曰華卑集祥稽名郡邪或風風不止一里而廬獨得其一郡黄牛之痛不知其故與始余以吳趨清嘉吳中雅觀坤為之物易可廢厠後先名哲映相接相望固創斯業之呼馬嗟夫大擇仁而處者智也安土樂天者道也求占占歸処於三善有美而不知得師者蒙也懐居勝有將為其後之恒宇者魯也是之謂二緣循三善而弁二緣居室之理其殆庶幾乎爰用錄其賢腸登筆垣屏時余鈐為

六十七矣

嘉靖紀元之五祀蒼龍攝于降婁躔于豕兆月惟
宵中星虛哉生魄丁卯文成

悟眞彙全集卷二十二

紀叙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長洲吳元明著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淸偕昌祥寺洪子遂出具
飲酌予入佛殿後見洪子已席間又陀開佛殿
迎、予往入殿以無見不敢入予已落牽豆
回湍徙欲重出予不可落牽豆
愛作與陸日此往來不聞一聲
音不稱解亦無心客心滅物乃漸以去
中次于爰次于小枕中次于爰次于
因号大佛之理以自其大是也又思吾之
教如幹世間法有以為力在其終而吾故
無有則今日之有在於此然而使人蕩蕩
乃但衆矣洪子佛之理歟二刻際乃力
而思讓大劫重也又曰塵刹即是不
刹即是一明及頂無作既而飲食來思雲皆超存
不死記已敬中信者正當
十次十八應而學者次
天本初忠昏天人及設伽
再游福昌訣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俟二手郎入前地至其墓
飯後悉卧地浙次之談入門事畢及二三日入閩事
未及完細瞻仍相結
游
二所後
觀如須
紹即
沉晚
檜為
家故
耿耿
賠詩如在夢內漸次迴
杭州夏日以
几七居以學
次日恐一鹿客也出
次是都之
次日
一里
世實
一里
大
者以
不
集270-278

集270 279

宣慰使 詔從之至元十六年太谷縣主簿
以衛輝路淇門合流一武守其一修其二
巡檢司文裏公亮實主其事公為之規畫
事乃集而公為之記
陽令侯
日學正許
在位相與其治之當
者二日上日民今之用人
也曰明總知縣曰統論曰論政以及於師旅獄訟咸
足為出此民之秀者然後為上進入官則文武其

矣周以成均其民曰俊造者設而用之故於時文武
不偏急曰胄監專任經史之奧後世裂而
兩之當于仕五負固不
終不可者是以古政復
而武不得以侵文
刑者小矣矣者大刑是
巡審牧民百有仕執
以來自學校是
以安之地若衛輝可
右文昌劉侯
乃曲循公于一

士就已校以興治學故乃創成於是文學政業品
洋洋史六官表萬幾後生稟然行功循由得地與術
成效彰彰者已今更甲子
之
人意
日學正許
謂與小
親度前
構興學
茲更制之間所以仍舊貫作新民承 聖人忠以通
吾君臣相遘之恢弘功在當
及學而夫子思之矣又何疑
公宜夙公講論察
約公公鄉大守書公風及
州同知
面與校庶
君
君
君

后稷若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孟子曰天下也不興而無爲觀命禹禹胝於
[illegible]八年乃定興而無爲不與者即爲不爲成以理
理爲也即[illegible]
江南去禹蹈二千[illegible]江大小[illegible]定若之議
治者棊若聚訟滋甚文正獨任等言
人人殊至就其理
通之乃不能異也則
古今而闇然爲之者其舜禹事跡太谷州北數里有
塘曰湖川延袤九
[illegible]

湖原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連小塘子
貫石婆港以達刻家汀海湖內突巴坂東注清濁交
瀹又到家汀之海以
定東里自七[illegible]
湖川面君[illegible]
立而往[illegible]
下瀹疏濬治[illegible]
十有二大[illegible]
久日後汲東至[illegible]
[illegible]

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往昌[illegible]
五千二百尺入崑山[illegible]
四十四尺深九尺[illegible]
宜復廣二十五[illegible]
野留楊便利民復十[illegible]
允明民於[illegible]
諸賢綸劃若其興回然以爲水之[illegible]
[illegible]
於此失其理而亂無[illegible]
[illegible]

下鄉縣濬治鄉縣以役寡工薄稍跋涉中繼如湖迴
幾何輒已濬平自涉兼病況民賢侯陳於
今經[illegible]
水利[illegible]
之治農[illegible]

集270-281

而他爲乎大哉二公知及而勇成之五行陰陽之
廼修有以相　后皇福衷也蓋其恢恢所在得操一
理以宇割百度故不以私智害公不以有爲害無
爲君爲之於是也爲乎
申若民之烈錄曰小子
鋪張成烈仰賴於後者耶
異勿也亦引而伸之
皆成者陳君步
是者矣以書

邠伙安海頌

林侯爲吳邦之四年徇屬餘魂弄兵東島崖　天子
赫命相時拊翕一時文武小大之臣集思用命罔弗
奔走而要會于侯期年底定鯨波載夷三錫煥被萬
口嘶頌其爲七者各文其詞彙題之曰安海之什小
子矢厥終始標其最者曰伐謀曰精忠曰除器曰鉤
給曰整暇曰揚武曰來安曰信實曰旋凱曰勞謙凡
爲十目目爲頌一首蓋肉寅之績莫巍于侯而侯力
莫重于事我不敢佞
設豐于俎則賊之蠹則賊之
上兵之謀惟此英斷炯
勞則罔治　帝閽曰然謀之定矣以發以帥執訊
機曰戰則克

右伐謀一首十六句第一

維此邦畿地夷民黠昔者我
勍寇薄伐狡猾小醜敢
聒乃厲于精浩氣雲橫乃奮于忠丹臺焚于城禦
倘惟　王蠲臣

右精忠一首十六句第二

侯命良工除此戎器作之鏦鏃
集之叢叢莫利與倫
孟勞炉炉以伺厥兇

右除器一首十句第三

扣扣虎士旁薄千
兌蒙簸觚于中
以食以兵以莫不足神哉前相千祀一躅

右鉤給一首十四句第四

鯨沸日閘紅形厲試觀于作不報安然侯襟侯度
淡含猷峙蠢爾久腐固難莽
侯力兼之爾何足算

右整暇一首十二句第五

古亦有訓報虐以威我武維揚燿于天池貔貅洗洗
雲合星張山摧卵壓春挺擊撞靡執不降靡截不從
梟鏡骭鯨鏖粉老雄老雄既終眷徒既窮知侯功平
萬兵在罟

右揚武一首十六句第六

侯有槃霜秋飛殺稗侯有膏澗春漏作解招之來之
係頸槀槀告歸　天子謂濬而綏數千夫還于版
圖

右來安一首十句第七

凡此英勳集于信賞紐有洞宗有余徠來之蓋衆
給之靡爽大信皎如天澄日朗

右信賞一首八句第八

狗鼠濕穴魚眠爽居伯勞職儉蠭而趨緡獻于
王請省群修　曰釋脅肆厥宗宛宛赤子既惕
而穌泰和蒸黃湯于虞虞

右旋凱一首十二句第九

於戲追遠形容廣山紹興奕新功爭其敢私
元后之祉群公之寡勞而不伐興盡而不持豈伊駿勳
德以將之挽以維戎百工一揆排讓堯廷左禹右夔
侯興安行登茲　先王聖明父母慟慈海隅蒼

生誠謹誠嬉望圖晏宴大慶方來蒸蒸作頌以亮
洊

右勞謙一首二十五句第十

江淮平配事次

正德五年秋大慈伏誅癰瘡初愈　國家昭振文武
吐氣萬邦奔走方伯連帥　天子寶予　錫未幾
群盜復起或陷所屬或陷鄰境或陷所過呼嘯剽掠動至
千萬最厥渠魁所謂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者倡亂
於霸州遂至狼戾四方上薄　畿甸梯行省魯秀延
荊襄下扈徐沛屠城破邑發廋潰獄殺人如麻燒廬
空野紗致市旅發掠子女以至寫名號攻　宗藩戕
百官由盜而逆梗焉　國家設官分職專敓四出
中之夏　皇帝憂命內外文武大臣分閫專敓四出
征討雖其東夷內烽左袒石臺岱嶽　廟社之
靈　聖后之福王官力相先後
戡戮其渠魁大憝同江揚惟劉七與其黨最後乃七年七月癸巳
奔逸徐永乃十年七月癸巳南宮州之狼
山於是江淮為清　王路載夷江河晏浚井邑綢繆
與休於仁民於是業喜相而賀曰　情法安守羅
君循武導胡君軒楊州武導平君利來屬允明襄次

其事將請諸太史先生碑勒崖滸允明以爲殘逆殄除固將登紀史注題名太常以示有截而愚無窮惟斯一捷獨在二兒禍始于西北而終於東南故特按盜平之跡凡事照江淮者繫明似係以爲狀據而其地偉績地屬殊方時非此日特書有在茲故著焉劉六劉七者霸州之民也初六年之春　朝廷以其故實劇盜下命捕之圍困於霸縣二十人他盜齊彥名劫圍而出與俱奔東突轉上淵席捲來山東五月寇大名等處六月甲申破目照遂寇清城自甲申至于庚寅凡破州縣十三名于卯入文安趨霸州壬申寇

武定壬午丙午又破州縣十六七月己酉朔寇齊河至于乙卯又破州縣八丙辰寇冀州先是他盜楊虎流劫山西轉掠而南亦以六月甲申破武安後爲都寇陳公天和所殲乃來大名與六七合群其後或分或併至是二黨方聚上以侍郎總督軍務提督京營太監張忠等統京軍二千騎統領都督僉事朱彪等分路追剿至己酉遇賊於滄州之磚河橋集斬首百五十有奇甲戌又破州縣八丁丑尤寇滄州至于八月己卯方解六百餘里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凡七日焚掠死傷不可以數計滄州三百餘戶亦自棄園寇陵縣由移陵

擊將軍都侯永等與賊戰於霸州之平口斬首百一十有奇副總兵張侯俊等備少卿陳公天祥與戰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有奇生擒百一十有奇牛橋百一十有奇辛丑詔副總又破之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九十有奇生擒百一十有奇副總兵郤永等追擊又破之於景州之盤橋集斬首百五十有奇甲辰郤永等追擊至德州境復斬首百五十有奇其他小戰往往皆捷於是軍威始振民之從賊者始有是心陸公乃乘機布令以脅論之又於軍前先招撫以散脅從於是散去者甚衆九月戊申朔廷綏副總兵將馮佐禎及郤永等兵擊賊於景州之梁門店丙寅又擊之於曹州之裴子巖

皆大破之宋門之級千有五百裴子之級二千有奇
其他小戰亦無不克賊魁朱千元為沙長孫所殺劉
四齊仲德皆被殺死四月劉七弟仲德彥名弟也賊
既屢敗十一月甲辰又為馮副參及參將李侯瑾破
之於鄚城斬首五百六十有奇庚辰邵遊擊破之於
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有奇出其男婦長六七彥
名先自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　乘輿方出郊
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摧　京師
復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馮許二公又破之於彰德
之何家屯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復

土文安時七年正月　駕將郊賊窺伏近地而迫於
官兵不能肆也始楊虎之解滄圍而入平原也乃由
高唐以西隨地寇鈔既數為陸公部兵所破遂流掠
兗州邳宿上下十月壬辰寇永城轉寇皇邑虞城丙
申寇歸德遂寇亳州總漕巡撫都憲張公紹遣永平
衛指揮石堅夏時知亳州張思齊等策禦之丁酉堅
破賊於盧家廟橋其副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四級
賊退屯泥臺庄二將移兵伏白龍王潮集伺之已亥
賊來奪船將渡渦河堅至擊破一船淌死其衆賊乃
返北岸與我相持堅之父亟急命指揮沈勇以其部

兵衆宻州遣洪民兵俱來非有
衛亦遣指揮楊恒丁麟以兵千
四齊仲德皆被殺死劉七弟仲德彥名弟也賊
既屢敗十一月甲辰又為馮副參及參將李侯瑾破
之於鄚城斬首五百六十有奇庚辰邵遊擊破之於
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有奇出其男婦長六七彥
名先自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　乘輿方出郊
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摧　京師
復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馮許二公又破之於彰德
之何家屯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復

史姜忠死之張公申兵潛發申賊至宿遷欲渡公
所遣指揮周正拒之乃退往桃源公追至仁洋河壬
辰勉等由宿虹縣過夫四劉七之衆萬有七千又
自文安南下以是月辛卯山東賊孟海公等大破六七彥名
陽張公得報帶兩廣狼兵追襲亦多斬
賊仝沐陽公遣千戶張鑑帥數
百騎瀝力戰斬三人賊大公所遣他兵追襲亦多斬
賊退屯下清河淮安以捍之癸丑城破邳州以八
賊來奪船將渡渦河堅至擊破一船淌死其衆賊乃
返北岸與我相持堅之父亟急命指揮沈勇以其部
兵備僉事本君天
衛亦遣指揮楊恒丁麟以兵千餘并至戰禦賊乃退
庚子收潰散得四劇令所俘賊之一乃虎也
一為李降與前所擒虎之弟經指揮僉事借王也餘賊乃由
蒙城太和行劫入河南境後指揮僉事趙風子等
奮從北梁時號河南賊亦為彰德彰公澤城等伯仇
公俄勦滅無幾正月辛酉朔等大破六七彥名
之衆於秦陵關斬首六百餘級自後遇官
軍不敢正敵陣公亦不出兵分布營寨見川甲子河南
餘黨賈勉兒成陽山內寅旋南二月己卯寇睢寧典

并開其內戰殺四賊賊不能入乃退遣德馬隊百餘
近水沮澤中以餌我軍公曰此莫敖伐絞故智命勿
取賊計不得行又為周正所拒庚子越邵
殺官民數百人公即兵三千追之賊奔至滕縣
甲辰逐北至邵之烏古城遣副將李俊銳
九百有奇賊悉棄其大旗及所
搴乃東至邵之烏古城遣副將李俊銳
兵三月庚戌夜半與戰城北鄉至魚頭集敗之
斬首百三十有奇回軍與聚賊乃東奔於州游奎雖
經數敗隨在脅聚而復聚隆公乃大集諸路之師

畢至分道屯截彌布溪近公麾將各授成算而
往動合機宜壯神於是鄉李金三公及副帥
將溫侯恭之兵并各鄉縣官校諸軍並進與賊遇於
嵩溪坡古縣集等處咸奮勇驅前三千級寇
道千餘傷殘死沒不可勝紀四月丁亥也前後
滅其兩黨殆盡六七彥名獨挾所餘喘息在
間道而逸馳至河西將其勢以復下至臨清之南
降公笑謂官軍曰賊等與戰
於冠縣等處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有奇於是止遁
走二百而已遂奔河南是川之初河酋舊寇淮

上下至是　朝廷以賊勢且南復　賜平江公
南下直抵蘇浙以窮追賊務期殄絶公以六月戊申
受　命即馳赴督中營陸公監鈐尹公駐扼迎海要
衝以遏賊介而自以所向迎頭報賊將犯儀真吳公乃往援之并溫副參
之軍以從陸公抵劉之軍超瓜洲北二公各至
壩上而賊已東陸公乃急渡江駐京口守截時總督
水利都御史俞公諫亦被　勅同捕賊陸公分兵與
之并命劉御及都指揮陳璠等往襲賊將犯鎮江璠
樂之陸公又移巡撫都御史王公綰來駐京口區畫備

賊南衛時羅君方守鎮江乃集水工千人治戰舸百
艘以周戎事惟力諸軍俱未合會仇公與參將金
俊輔各以兵來陸公因與仇議以副總兵時侯源守
鎮江金與遊擊將軍陳侯同守瓜洲部分定彭公且
至而陸公已督諸軍水陸並東矣丁亥賊泊狼山劉
七妥丁氏阮氏逸入通州守兵乾之已丑賊令狼山
寺奴持書來索不與遂師愛　日餘來攻我集擊之
敗歸入船其夕大風發烈甚賊船多漂落其衆
頓踣不支僅存八舟將竄而遇於風勢丘威慴以船
乃路狼山圍聚或下崖散逸輒爲通州諸處守

兵指揮劉英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數逐捕斬
不絶庚寅斬首六十一俘口四十七辛卯俘十七有
漂船至西洋港升岸掩捕染東官軍仇之又斬首二
十九俘二十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指揮方略其
夕三更到　卽令東兵千總官任寧帥大同兵副
之卻遊擊帥守用兵及　　　　　　
客舟集日比午與賊我軍鏖戰大風雨交作賊
披靡大潰奔竄山頭古垣峻甚馮高振險搶矢瓦石
雨下靡敢至千申際劉副總引其部衆張樺蕭滓高
雲李春芙饒微等奮死決戰分軍爲三劉任在山北

卻在山南首戰扈跣自上手施槍歌且上且攻看
上久鼠如蝟將十有餘數石者不退遂奪其
地賊墜崖死者　　　　　　
兵崖下百矢齊發擊中數人皆泉上雪水死彥名爲
宜府游兵小旗張鑑所殺劉公搶斬飲賊馘截沈水
賊纔有泅而北者高雲逸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
諸軍復邪山搜捕賊已無類乃旋師凡斬級四百七
十有奇俘百八十有奇聞有逃匿復爲通州守兵等
擒斬先後三日內所獲并前共爲級五百八十九俘
二百四十八其俘曰劉惠吳漢則皆偕王也遭虜脅

從釋歸其家而江南官兵前後所獲又不與焉於是一時平亂諸公獻俘奏赦朝干　京師而黃門紫君奇侍御吳君榮紀次其伐上之陸公亦與貢以開天子嘉悅牲酒勞之公之陸以開濟伐之勳勞鼎建江淮之間以申捍患之服也坐役幾籌知人善任料敵不中發無不克陣公之烈也保障　京輔卧說東山先我良助申屠順以效靜一制勝而無舜用之績也以至大心助陽奏夫豈偶然者哉若臣不佞目燦蟲蒙十生長之邦敢用請者以叙狀如右正德

八年夏六月一日狀

河源尹鄭侯旌獎政績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猶微一二端而必言其性氣大致人建行在政必自其甲主察之得其本外可知多察而已矣此非其法矣行四方見君子便思韙之往往原先賢慕正德乙亥來守斯河河之郡君慨貴豪始以公事一至數邑承顏色接謦欬日歷受教與求治心行已之方君亦無倚祛言事從獨以身率上信其民而必言其性心德功利與說君子豈不英群言之余曰君政無大精藏充而來甚辛得君子爲友朋既數離合凡一見未始無新益久益隆始有師道焉益欽傾敬恭不敢懈乃今見於侯守邑僅二年善政不可書書其尤者周閭西予六月總鎮尚書中丞陳公巡按御陳公檄海省下之郡獨以牛酒犒軍通先後良助申報患之服也坐役令巡官假使持酒簪花衣綵牛酒到縣褒勞之士民感忱動地上能宣又申之以舜用之績也以至大心助陽奏夫豈偶然銷為文詩更私列羊酒拜庭下呼須功稱以俟上浮思庠學師徐君某鍾君某與几邑耆俊介侯文言之余曰君政無

獨以身率上信其民而必言其性心德功利與說君子豈不英群言之余曰君政無大精藏充而來甚辛得君子爲友朋既數離合凡一見未始無新益久益隆始有師道焉益欽傾敬恭不敢懈乃今見於侯守邑僅二年善政不可書書其尤者周閭西予六月總鎮尚書中丞陳公巡按御陳公檄海省下之郡獨以牛酒犒軍通先後良助申報患之服也坐役令巡官假使持酒簪花衣綵牛酒到縣褒勞之士民感忱動地上能宣又申之以舜用之績也以至大心助陽奏夫豈偶然銷為文詩更私列羊酒拜庭下呼須功稱以俟上浮思庠學師徐君某鍾君某與几邑耆俊介侯文言之余曰君政無大精藏充而來甚辛得君子爲友朋既數離合凡一見未始無新益久益隆始有師道焉益欽傾敬恭不敢懈乃今見於侯守邑僅二年善政不可書書其尤者周閭西予六月總鎮尚書中丞陳公巡按御陳公檄海省下之郡獨以牛酒犒軍通先後良助申報患之服也坐役令巡官假使持酒簪花衣綵牛酒到縣褒勞之士民感忱動地上能宣又申之以舜用之績也以至大心助陽奏夫豈偶然銷為文詩更私列羊酒拜庭下呼須功稱以俟上浮思庠學師徐君某鍾君某與几邑耆俊介侯文言之余曰君政無

紀叙

周氏隨作龍飛序　長洲祝允明著

皇帝自興潛入纘大統　聖人作萬物成覩
昊明御宇一百五十有四年歲在辛巳夏四月某日
臣時以王禮部言隨　龍飛臣在　王司徒
掌翰林院事兼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中秘近侍職任俾得朝夕　左右緝熙稽學用日
新　聖德　詔中遠相詔啓事府如周詔遠事　陛下讀書
侍讀瑾瑄亦皆進大如云臣允明讀之既竊言曰
臣之於君也以問學道於先德業中於後然惟良士
居之於臣也學而臣之則當重有故跋烏
燬彩於啓睿顧兎摧輝於落烏設而未高於喬而
枝鑿洗光咸池而來龍天衛迎之中心為君疇之
於煮務成昭之於舜西王國之於禹甘盤之於高宗
則舊學矣而未聞爰立而置左右馮翼旅等以隨
龍龍在而未聞其初有翊導緝熙之勞若乘二者如
史沿輩亦難乎純全至宋昌張說等百臣伸容則尤
不足言惟張燕公之於玄宗若稍可述焉為世美談
我　朝則如楊尚書仲舉亦然尚書尤以厚德懿學
重於時尚書亦吳人也今周公何其似之而今日
龍飛之中正隨侍之親從又非楊尚書可比其勳名
孫流當不衰矣字　公諱既乃卿參從官勝翰暫居大宗日公
在五月乙卯吏部言隨　龍飛臣在　王司徒
加晉守法春公克敦勞勤如周詔遠事　陛下讀書
啓沃輔成　聖德出治有本忠勤尤著請以詔乘

依曰微若云我固將言之然而言之吾　君敢不慎而審之二蟲也其能蟄吾稼與吾見見感盡諦諸處士曰唯亟返更察禾曰蟲在穗若葉胡根幹是蹴因取稿苗破其根食者如蟘蟘曰爾其蟲者蹴裂其節莖食者如蟘蟘曰爾其蟲者蹴夫向之見者螟爾蟘爾傷哉一蟲之不可御若而四具焉禾將焉逭即復上于令令持白巡按臨察御史朱君君嘗作參絵蟲之形并檄縣馳控　蒲侯勸農乡滅机之半日多其門楣徧示財賦之曹及中掾大胥　天子成然　詔如御史言吳縣得免什四於是上民歌　天子之聖察御史之德令長之惠而感其建衆公處士也其為士者將圖永其感者會處士年踰六十將如倉卒其容所謂行樂像者以壽之處上問之曰成事如是吾胡敢枚冈以苟免忍謂行樂公哉咸曰否當亦告之以遺子孫處士曰吾觀今傳真者或余紫石湍蟘上桑鄉縫掖以為儒黎幅以為隱吾農也素履在町暖介且老顏枯而態憊寫之當昆服布袴芒鞵竹杖後人想象容止亦何為蓋苟無已則盍為披簑戴笠勃畝捍災之狀以寄訓厲或因以固志安上而保吾景且古士故無不慶之士後世不盡爾亦大校然有能備

才不妨才級力來吾獨以素服入家廟厥亦無怍于我褒請者踵之比其子銀之京師翰林待詔文仲子以衆舉諏銀銀述之仲子乃手寫之目曰大水勤農圖俾包山蔡君行述其事乞予記于圖予喜吾之知處士也卿者才德之論之與公有所試寔獲我心亟為書曰潛岳子大水勤農之圖而詳言之

梁柱郡名支部

宇宙間元氣之洩然以潤緜然以牿者滔而為大川峙而為穹崖猶木之能壽也則必俯仰發秀出之乎魁岸之才奮立斯世以不負天意而物之蒙其澤者

亦隨地而滂沛世稱[illegible]小[illegible]哉舉今日之所知則梁君其人也君自紹興登癸卯卿薦　天子俾揔徽郡事治績粲然既而以註誤解任未幾公道昭白復其位移節于蒗陵其治績亦粲然上下交服一時名公取其所聽淳安民訟事者著之詩文以播遐邇他日予得君政之一絡仲尚多也乃無敎既而曰前仕固善特君之族有恒產而惟君室為蔵舉一二大者述之初梁之族有恒產而惟君室為給他支稍乏君乃揖酌彼此以贏補不足蔵分而日割寄分而亡及其族之飲患者其舉其任於徽則不

茹柔吐剛猛水火弛張韋弦持平守正事必求諸心與理以底乎大公而後已紫陽之裔孫與人爭田公私皆右朱君察其直在彼也曰文公之氣所以不泯於天地亦以公耳其肯以黨者望乎吾徒哉為直於法及考績于　朝還至張秋逢一寓公家人倉皇若無告者蓋寓公暴卒室無眷屬日隨狥無與治後事者君之宗本廉力為營得首指令衣以成歛喪事具檢論其下而遣之乃不失所謂公者弋陽汪君俊也仲氏翰林先生僚友相諸人捐紳從而賻焉君之其宗人益難之

比在嚴淳安民錢文才感後去指產遺二子繇多狀錢子嫡子貴始鳴于官二少兒皆私歿利歸其贏以復于官貴復姑隱之君至貴乃來白求直時晁死矣君取其父遺券推察之得其曲狀了了因論晁與晁子純云云皆扣頭曰誠如公言無絲髮遁情願從公判以歸于直而各守之晁下猶有田當返晁晁感發願畀純以卹其私弱於是又疑以釋曲以直即諸公所為稱之者也

歐陽

公靜居有次雜論者數十事方中綑移旅而進揖而曰吾儕為政之道固矣然而獨本其

弟者乃謀以公私余特爲若誦之權與爾前騶爾公子所知究者微綴其大目若飭禮若興樂若勤政若儉享若崇祀若教士若養老若正俗若講武若表先哲若脩庠校若約鉤校適伏府史諸在官者宿劇弊章煥然多矣至問學文翰璀璀霏霏翻駁我江山草木又咳聲餘也其或繼茲者野人猶能言之

江右平冠詩什刻行本後序

三代之後凡稱元宰國老具文武烈之圖傑震赫者若張子房諸葛忠武伏杜當陽謝太傅裴晉公韓忠獻范文正上下千載世皆以公何也彼古今

小大百僚武弁勁卒亦莫能有所就何以最偏文弱且甚可子彼非必無成武弁之雄者亦以與大臣者合餘大帥隨焉偶爲而已耳乃如大臣者當無事時淵然靖共于重位即有事會之宜我后倚命是倚是委於是乃視義若時不可爲則卧不應最合時至必奮然起不緩終日謀必完用必當猱必驗出于帷幄之沈密而徵于執訊攸馘連連安安之煇烈盛矣哉昔是漫一日之鬼面收對于天下之聲烈盛矣哉昔是漫而出當試而行俾以成委以敷者乎哉其要也郤蠻之勇達之良帝湯武師尚父宣父皆是術也西洲

後數公者哉　皇帝初載江人病寇厥亂孔熾厥延至數歲前後受戡伐寄者成績閒錯竟弗底于靖夷

皇帝若曰我有元宰　國老惟大司徒陳公惟今師尚父予惟以棟石我邦家是居不可瀆以干戈然若茲之時江之區非司徒焉克之爰即起公于居廬中授以旄鉞公視義若時奮以應不緩終日往即戎謀而完用而當發而驗出而徵克而成烈朝年而三捷數歲之燼旋靖以夷於乎如是者一敬吏介胄士辦之邪智自上施下承以達後發筒採物之謂也而又

雖作相誰知野老亦談兵非素定亦臨時識矣豈誠方憂忽喜任成敗于俾委者哉三捷者先平撫之東鄉次平饒之姚源次平瑞之華林凡平一地天下稱慶而其地之君子野人皆歌頌之撫有鐵三瑞有鐵三鐵宇宙鏤刻以行惟撫之後饒之先公實自爲律詩十四篇以言忘紀事饒既平其爲歌頌者因即公韻和之餘十今徐冠集之將刻而冠予執訊攸馘連連安安之煇烈盛矣哉昔是漫其事初冠既而前中丞艾公敘之今就刻藩參張公乃命小子述其故以授某不得辭敢系云爾

部政

…夫鄧君顧臨於予辱諏政焉愚則何知然素嘗從研故冊觀古人與今之所以異況塵跡土跡未及有位亦嘗稍從傍觀之雖不達也願以所聞對甚矣古今之異勢而難易以之也古者賢君良臣上下相孚雖地分遠絕不若是其亡情也而賢君以守令為共天職凡百有位尤切要者故加察於其付之則重也其待之則厚也其處之則久也付之重則德刑專德刑專則恩威達行之久則人莫間則民情孚民情孚則服從誠以是而有為油然也雖不得乎此而必契於彼雖有梗於一

志之不行由待之不加也

期伺其效著澤流則峻遷之雖其前之淹而後顯之峻故得殫心畢力令德化洽如卓茂以一令遂封侯此循良所以特盛於漢代也今往往未久而遷其遷之當者固不負其所志而百姓已失望矣誠使必久其任其任而績效已著者不何其滿而先加以一階委地匪朝伊久此上下之至公也豈曰鄙人之諫

中丞周公致政詩什後序

隨而不可違者時也卓而不可亂者志也夫明之
而不可從者禮與義也時遵則庶志亂則志事以捷
時志以建事而皆以禮義準之斯不愆矣細行且然
而況於出處乎古之人山處合禮義者位高如襄陽
公早如陶彭澤等標睽來棄非以果去為書良以不
從禮義志獲時合敢屬言俾誦
而重輕一彭澤令且然而況於尊者乎今天下十三
牧　天子命大臣於帥者撫民一牧以一人或至二
三人廣之東西潘初各一人或二人三數年來以讞

者乃并命一人建牙於恒川兼巡撫
焉蓋其重臨它藩數倍非宿望元老之畀命而海
之者進退之際其為重輕稱否則又視其人焉耳止
德乙亥紹雲周公應
以奠之為泰山之安也有以照之為春河之宿也有
以滿之為秋霜之凜也百度澄謐提刑晏照凡為兩
藩長吏大小百執事莫仰以及爽盛衛公
為師帥生息明年
疏屢上　上始從
且給月俸從騶凡
傻老異數悉備公遂行山河動色

歌譜載塗公感遇憫志不能自已乃即事命題十有
二題為一詩且自序之以贈錢客於是東藩諸公和
之盈卷方伯吳公憲副汪公彙之以歸于公仍命小
子識諸卷尾伏惟公遭逢雲龍之盛自持風操之高
與諸公分陽之懷赤子去思之勤舉無煩於讀言獨
以公之出處一準乎禮義志獲而時合敢屬言俾誦
此詩者無門公之高而已矣是禮義之典度榮軌之
法程得乎易之道也已

休寧孫氏孝友堂後記

巍巍乎洋洋乎帝東門陳侯伯載始在

攸屬休寧孫氏孝友之居
子恭子純子茂養榮體慎友弟時
之弟靖江推官某君為詩美之翰林學士錢仁友始
大題其堂曰孝友與虞文靖公
獻蔚然此堂之始彰而重也繼
喪亂之餘家舉周完世視不渝
足乃請於先狩之存者什郎朱公大同泰坊江公敬
暨續為詩文卷軸完存以迄于今此堂之再彰而重
也繼有　宣廟時其族屬益蕃世視亦彌篤而詩文

永正定來以後記請蓋子恭四世曰彥達彥昇彥進
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而彥達卒三子事亡養存
友季悌弟益力為篤世觀益華而三子成至三子之
養存友季悌弟猶三子也是故益以彰重先志而重
之無窮以求大鳴於時作者於乎宜哉閱有陳棟
梁築里義而房宅天紀而居人網四海之廣百世之
後尚公有直於茲堂也

欽諸氏考義序

許氏出太岳之後望於商陽文武代著布在方策欽
之有家蓋昉乎前宋盛乎其後而尤著於今日吾聞
諸廷德者道其父事甚其善哉父名思字功顯少
有至性質敏而志遐父客遠外功顯年十六輒往代
事及父在宣城蹶傷足功顯一日夜馳三百里往負
之返逮卒哀致如禮祥忌奠獻慟辟猶在廣頹時過
封塋亦然毋病思牛脯猝莫致遠為大恨終身不啜
牛并絕葷酒常時養祭惘惘退友群季氣怍惨翕翕
曰既有之矣因進曰蓋不昔之衆言乘孟子閱
欽而問曰果哉矣宜為四方論之遂援書以表其始
有之改者相儆校聽一語多散去由是鄉井以孝義

許氏歐義記

天下之母皆慈也胎教之周審孕產之艱劬乳哺之勤瘁保抱顧復之勞密衣之食之教之冠而昏之有不慈之母耶天下之母之慈皆當感也不生於空桑不無溫而能食食不無襁而能冠裳不去懷提劍負而能立行動息以為人有不當感之慈耶以遺體所出或棄林冀巷寡恩且虐焉以出乎天網棄墓而感自不已殊有加於是乎吁特悲夫母無不慈而慈有弗感者也天也無逆人或踰閾也若曰寄餅啃臂梅乎梟獍而人類可以保祿為母程氏之孝子幼少共養父母父母嗜魚常買魚烹之恐其骨鯁為母程

沒而茹荼方商於外歸不及哭用是終身之餘其為感倍益恒類蓋有不可勝論者偽者語之子子感之曰感慈天下一也而於此信子之信益宜爾也然而有天也者有人也者今夫事君於朝治民於政於班列或徇節絕域或成仁王事或滯學政行貨或公家事于役於是失易簀洊命能無斯感乎然而天也何尤彼有異乎此而亡感也者則亦寄餅啃臂之不遠矣予既知之能之予孝且申詔以慰子詩云孝子錫類吾知子之家必來禔祥矣易云積善家有餘慶吾知子之室由是而益宜其慶燄昌也又可識矣

謝氏世德記

長洲有世美之族曰謝氏自其始祖濤生知制誥絳生司封郎中景初五傳至泉山代引令緒東山生祐之冲夷守道元季離騷寄尚友堅入　國朝終老開散稽岳王非作松泉居士序替稱其視天下理亂欣戚猶寒暑晨夜之相代一不動於中有道者也是生彥達孝弟執義毋要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抱擁以往踰十年無少懈卒葬如禮事兄文華極恭順皓顥同服食不少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哀撫孤甥

尤為懇款擇士為婚女館賓于家以慰亡志為人沈毅好施與物生鄉有亡賴子欲燒傷之彥達報之以直亡賴子遂改過以匹役起京兆府二十年不怨尤同事有欲安援然家者彥達曰吾為人誣以及此而更誣人乎自實誠眞事具誠眞道人小傳生以潛資賦敏利動必以先人為法工算數祿命雜藝計事而不徇禮義繼匠事丁京他人情且黠率徇期覬俸免以潛獨不失尺寸然家不以匱而彼更不及焉從兄淵沒事嫂湯有禮教二子讀書脩行長子成名將率留訓大率謂吾宗數世持孝義以為家

吾少歷艱伤從兄蚤世二子淪謝雖其間嘗竊科名
吾視之猶烟雲之過眼人間事若不足然自揆素日
所爲無大不善者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且喜二孫能
順吾指趨吾實無庶積以累之所望同心亢宗不得
棄先人敝廬分門析爨以辱世敗家耳以澄生會及
朴會字惟貞朴字惟德惟貞稟抱尤超傑少有遠志
從先參政維清受易屬業勤晉卑恐其疲德新爲節
縮胥蠋惟貞默誦帳中燈照甲子鄉薦入太學一
日 內旨拔爲風憲官 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
特嚴然老宿之風行家矣文定公原博爲
之序其行槩見
訓敦友于之誼惟貞在京
號爲難弟兄皆早卒其婦
誌虛齋嘗道其事惟貞
別同氣昜字明仲外
孝友特甚堂有連服室無私藏動守賢仲其爲人亦
稱是終身無一日辞語明仲二男曰雍曰睦元和幼
和其字也元和子三幼和子二賢仲嘗言而夭以元
和之季嗣益昌東山至于元和之行已歷七世而彷
彿不祈褒飾無二諸於家籍於官傳志題詠詠歌於

君子之言同然無異辭者而其第八世亦既縣五人
駿駿長立情協勢固世美之濟可徵不誣噫其何積
而至於斯也余嘗謂是有二道焉有懸諸天有維諸
人不可謂天之自然不可謂人之矯強謂天自然胡
彼不然謂人之矯何循之者若窮脂膠虛若是乎其
利也蓋嘗視諸稼者而得之種之良者天之故也穫
之豐者人之力也惰天而怠人不苗者也倍力於磽
确蒯荒者也不前者罔蒯荒者薄故種之良則力愈
效力之深則穫愈稔相古先民乃多有之謝氏其允
紹矣自義先設卦觀不益辭聖人踵而承之表里樹

聲其制繼立蓋聖人
故私刻而竊傳之非敢必期徵
作者衛世功也天無易運人不爽性曉曉之言不爲
謝氏

感慈詩什記

初歙許君志室芝橫程氏許出太守某程出文簡公
卓宗望駢映士女彥嘉頡修謹編琴瑟雍睦而鑫羽
不徵瓊尾絕夢程心謀曰唯陰德集祥唯至誠感神
唯積善有餘慶婢子將傲嗣事于蒼蒼釋茲焉圖乃
唯是之循許義人也凡義舛病於內吝於是程加以

裨賛故許之建事殆振羽焉有癖於筆許惠之金歸道于程程曰由妾客之無若即醫之愈焉使遊以往客終以是生此其義且智報可言者一以槩被他固無庸枚稱也然卒亡兆則又診于許曰君嘗其以一姬故斬百世文獻系歟卿子間君弱疾之革也絶口於望孫婢子其敢以忘沴令安內淑女以厲於許遂踵生三男其嫡曰兒不啻其身出也扎氏永咨因其情而篤忘施籍類富餘力田行賈爲者程近三衡劉敦茹思鐫琢心骨弗可以口志業仁也得以記十文乃和丹德昌數十百簡狹之走四方遊著即求焉咸統其旨標之曰感慈比學于蘇捧言拜余編以紀事君夫望帝降衷慈孝恒性無爲而慈無爲而孝天人一機道器均流非有利焉自然之謂實如其交強在貴徇舉而務伺感而感泯慈而孝是賢剞之術也於乎述衛訒巢譁惡于衆青又況嫡孽之間姒孫之酷珍家瘁閫不可以耳又烏以言爲哉故許氏之感程氏之慈皆天云爾而烏有厝爲乎哉嗟乎天道流逸一日不數程往而慈留三惠存而感追瞬是使之哭楹焉如其有一接爲也而不憤者幾希矣諸爲感慈之言者心

王氏復墓碑陰記

王氏居吳郡城久凡緒儒統文業宦績醫功大之於孝忠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盛矣哉其塩簪坊之居第桃花塢之卷家皆即宋代之遺也頃承事惟顒又得復其先丘之中失者知者爲之喜而予承劉公大書之石矣然其在復地故所叙不及其餘因復請爲詳刻其陰云所謂大頭者其封五七奉議仲舉與配方若作頻先妻祭十八儒林府君大中

與配陳也北墳之封四十一府君與配徐楊表也墓誌之封二十一參議之先妻也南墳之封四十三即安人乃參議之先妻也南墳之封五即二十府君大方與府君大成與配趙一講書府君林與配鄧也新墳之封二十有幾承節提幹府君德文子雲僑府君敕以建諸子孫若光菴府君寔某某皆在也至如所謂二十官人墳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即二十府君大方與配方百二十府君彩八孺人墳之封二十六府君之淵與配郭即孺人也凡此皆舊地也其外於今又有四曰新南墳其封四曰新南墳齋府君與

男先門府長子鼎仲子節也曰大姑娘墳其封二曰姨婦之女弟與繼室谷也曰三節推墳其封一節推泰也曰三娘子墳其封一節推先配文也凡此皆新地也而悉在一山承事別購數畝共間將伺百年之藏焉嘻塋家之久且蕃守而能復君王氏者其多見乎哉宜中丞之特管也凡所以矣今而物後者已備予無以加發悃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焉若諸封之域址當向續刊載具家乘云

卧病類究齋里史公出其所藏

其一以人而見自我

夫人有百體養之用之不可過與不及有愈其度則病矣君宇而役之成本自然之候安得而有疾也然使淫酒醴嫉射宇嘉奔騁險荒耗男女姦逆刑獄以是使君大成與配趙一講書府君林與配鄧也新墳之貧桁餓寒君凍踢力養親官府徒作公役奔逐征戰鋒鏑天為六淫地有震潤時氣噫食啟誤潛毒若是病有非自作孽然其生亦出吾身故謂病悉自我因校然矣為其所來察其所經過者損之弗及益之虛者填之實者瀉之或以其德盛或用厚引或以砭病或

病服餌要去其缺一字復其本然而已矣斯術也猶水
潤木猶火伐金動無不赴醫者得之而以奏績烏有
自弗可爲哉如其術則固有科格而非不學可解者
斯不足深論吾獨悲夫人幸造物靈氣成而弗知守
與役之適以生爲疾是何異無勇也既病懼又不能自
治屬之人而復日睽之又無勇也退痾而不可爲又
不能還委造物廓然徑逝死哉死哉望望不忍舍釋
舍怨挾憾而往又無勇甚矣無勇甚二不勇其能免忽爲幡
鬼悲夫

其二言古今世降人各有巧拙

缺五十餘字余聞今世醫人此厄者外復有五難病家貴
驕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懦強習自知不能服從二
也愚下之輩略不能辨長庸根源可醫時有力工緣
得俗瑣此下缺者必奏上而反此而多緣之
徒信其妄施偶中他力自挽爲是喪勇自負非是而
恃其饜中安然發之以大官侍良醫調攝而耽於自
列重於榻怨或陳之而反逢怒醫自慙厄四也
良雖膺藥服若他參用而復疑愈不事功敗乃分謗
五也噫古有一難而功弗完五而復厄并受而望免
貴集績則如之何

卷首

檢攷故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歲錄之書
理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屑澤無復攷
復知其至也通遠唐氏遵執家驟初馬微隔爾我已
乃浸闇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榮爰至中葉大換顏
面翊神背少舍晉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
靡從溺倒風下遵宗疾祖乃以大變千載此模崇朝
敗之何暇嗤之亦應太息流涕耳俚夫海瀛幾趙顛
步百出一二字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

獨振國手徧友歷代歸宿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
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
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 國初故當最勝 昌喬
熱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 廢解鳴于朝
盧 周 守于野 朝者乃當讓野
而希原於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綽耳自餘彬斑甚衆
夫則不暇一沈裴煒畢林昌張高步自任人推皆謂
絶景 大君宸與遂極衰世柳存一時誠亦然耳學
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之
拘非其神之全也戒有門徑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覩

爾棘寺正書傷媚行 極四威儀令白遠大雅危
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妓質明莊倩笑相對朱夏榜
署紛紜易於駘蕩 易下及延伸昭
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史部頗主沈雄
惜乎不官自脫孔易掾史手 不知 當時
何以得 書苑一陳壁傷矜倘終覺 容上之亦有宜真安餘慶
崑山衛靖少自出塵趣向比正恨不廓目若耳得氏
父子篆隸擬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察李相
頗為青米 左發典 公李牧楊帥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洛以近朝所稱如萬鞠二錢張汝弼松人也 松人

以沈氏遺緒留儲家塾 逸
今僅然然耐玉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觀與史
人絶藝藉而藝斯魯衛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雨樵
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數駭今且以人而重與
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將婢學夫
人咄哉懋斯養醜惡吳薇忍溷齒牙恐與時或得
其名失其迹妄月誤人且為緒發列紫薇郎署分科木
天執事左閤絲綸從先匪此能忠談者閣任道遜姜
立綱及遍日周文通宜舉庶幾
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成為亦依倣若徐武功
愛人及烏 名故非當家
斯亦奉第

[illegible]
於中翩無一筆失步亦可 公文武而蔡成康也太
僕資力故高乃特選衆既遠得從 人并去根源或從
孫枝離出已性離市筋骨別安得目蓋其所發奴書

太倉州新志序

慎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
秋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舉州封山
川禹敷土奠山川貢田賦作貢盤庚治亳周人宅
洛以大倫也右史記其績仲尼述以縣訓又筆削

魯紀城社山川宮廟門觀臺榭厩圃軍戍稅甲之間
粲然矣而特加志於人材務褒善斥惡二典者立功
與言之法程也今之從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
模則善矣其或未盡者謏其政本其言卑若貨券
言高若鳳鶱不知愼也故君子難之劉侯之爲政與
言也覽斯策志可睹矣侯越人也名龍字允卿以進
士來二年政成而爲之史都君名穆字玄敬仕太僕
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陸大參客作太倉志陳丞伸
作太倉事蹟并倣崑山常熟定二邑書李君

端初守州即屬桑郡刑名爲志公志總諸第而譽
點之其旨主簡核故寡失而可觀書成都且病革不
及自序故稍爲詳之雖然春秋天子事也劉侯事
功以位限不盡見見者其志綱乳有爲亂忘埤益
之翼升曰南征吉今集凡五卷鄖州文十一
嗚九宮十亂孩其階也歟

重刻鄖州小集後序

聖人沒六經絶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還述者孰不
欲襲芳貽猷傳信來裔未始厭於方策其稱者可知
也左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
允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錄本嘗
以示沈津潤卿會吾邑大[illegible]東之以進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撰鷟近時少傳

士來試鷄劇富民教士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
以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而刻之津進曰民
請任之不足煩我公乃手勝登於木工完備鋟其故
惟昔先王議事以制故鄭之刑書頗詒時咎至秦燔
聖典專吏師一切深刻漢矯其枉蹤入官者儒吏並
進而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
意之微有其後乃有判辭然往往無憂而閒於事情
至唐制四銓判專其一矯在當時藻翰敏點有青錢
學上之號史稱其一入舉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
宜是筆之美也宋元承襲 國朝因之試於士行於

官咸有可觀中間崇飾經學成柏木浮華遍來文
教彌振英才駿騰秉政者裁節元貞大德來文
發優而從事仕學交懋是書固無所與讓而亦可以
策筮蹄之默焉惟我大元秋月繇僧而前山在筆然
且已達達人嘉惠來學此其學道愛人之一端行復
大施以輔國家彌教造士之德意收功不亦茂哉輒
申狂簡以為先驅而津之好義能文亦從見云

重刊王磐作文集序

吳郡王氏杜甫水部府君榮至觀為十九世宗惟閩
孫力振先澤閒取典籍之存者彙整刻之於是者作

之集亦復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孫觀之十一世
祖也其集自寶祐中其曾孫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
墨本刊於吳門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稽復破象賚
之屬附之第為八卷授允明特序其成而寶祐之序
跋所以論先生之道與文者既詳矣今觀集中所載
不過狀劄數篇餘文五首與周宋二弟子所錄語耳
蓋程門之教不尚詞章問如此然唯是散當竊求
諸孔氏之門如論語中群居諸君之問答即後世之
狀劄也門人所述微旨緒論即後世之語錄也則聖

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論語不特於兩間是集雖其言
有遠近殊學者能不保守何異期於不朽也哉先生
亦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叙其旨者庶以見先生之全
焉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序

伯時父史圖記

伯時父圖史事八端具一沛公坐文楯降冠長裾一
手卷按獨厠一手跪其屨意韵凝遠垂兩足以洗右
一女体持足左執而湘非鴟蹲發質劉寇一帝佩劒
立攬後去稍遠鄧生高視挺立垂兩手傲對沛公眉
目鼻舌皆豁朗瀏漓彩飄拂龍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
傍坐綬立垂帶垂若歌微而思者慎夫人郤立帝

後婉孌容倘髮首張廷尉秉簡拜奏座側嚴嚴有大
臣氣具一爲孝元據林熊突而前馮媛颺其軀正面
突乎臨熊屹立傅氏四身上旁欲脅感額四體展布
意興飛將超辟者上一手按郝擁裳一手向婕妤
定婕妤意亦畧似動志者而風神固自安確也其四
唐明皇帝散步中庭拂鬚握帶危巾麗容風態逸甚
猶在天府一從宦遊拜大鴻臚對值父三喪在鑑後執
杖者二乂手乍一前後厥上後一人抱龍文坐
墊一人操鉞乃爾公曾水相昭也共五博陸侯夜將
奪翟郎時子孟捉劍

先二夾掖之一舞持旌前後各一人執劍向外前者
特驍獰挺臆怒齒刃直衝人及一掌背後將承霍氏
之劒儼如肆劫奪之詞而索雙鍔以舞進者郎對立
疑顧右手橫劒左指撫之個殺特甚而更誰定於大
將軍之徒也後一人密擁之共六騎者覓巾大袍半
俯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磬而前左臂倚揚鞭右肩
垂垂一奚在馬邊有荷之隨行人三共一騎負翼
其一冠裳想是兒姪輩一童子被髮擊一鼓以進爵
而莊敬凡事八則係李氏潛心拙人衣不過今
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爲丈夫三十六女姑六嬰稚
四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畫品喜怒悲壯談笑
各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略放逸委悶之異務人能
盡之伯時父又自疏節史文手鈔每冊之後覽者瞭
然如生垂一細縷始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指尖入神玩之
旋便欲斷然小女子跪托一盤承之面貌結束亦復
飛動韜光執挺遲立別非學
而妃獻髮事也肢體如事爲

之後故志之云耳

宋徽宗畫猫記

三一質純黃面尾紋其間白立前足正視一雜斑黃爲璎珞
文擊尾回尾紋其腹一白者正面熟寐三猫相支依
毛彩錯互細究乃知仲狀生發若將鳴下有錦褥上
方題曰宣和殿製行曰賜貫字下印曰御書之
印蓋勛重瑞者爲某寺僧所藏紙質多黝黯僧云繇
初藏迨今三百年師滋傳謹太密故多經梅蒸以

然豈貴括花石時行李所遺耶嗚呼其爲具微矣而
余感六馬圖陵與端相得極深寤寐之頃張參赫
赫運丟物帶君臣意契漠然而物與存焉以貫娛
玩更以此爲貫娛玩爲情爲矣而貫終以養喑赤子
酬禍於君報之反也如是當其時厠廷列食太倉多
不捕之鼠相乳濁恩與衰府采害等類不足以禁圍
鼠龍帝之不察焉而牝牡驪黃之計亦失其類矣哉
故曰帝王之學也綏冀帝不知以監而尼其首矣然
而今世學士藝工何啻是之寡哉浮圖氏決以空爲
宰其守故之力乃更嵔於俗此又俗劫之可嘅於空

題畫猫一幅用徽紙今尺高二尺有六寸闊半之爲猫

三昧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元名品自徽廟而下凡若干事皆只赤方圓
小幅 冰悉皆迹陽文陳子餘之以豐賈積歲而成
焉既山川坐木諸過語自載之上跡足酸目衛著心

厭不可除謂予幸叙列之嗚呼天地山川陰陽鬼神
人倫隱顯動植生化龍象鬼魅之跡張參赫赫運丟物帶君臣意契漠然而物與存焉以貫娛玩更以此爲貫娛玩爲情爲矣而貫終以養喑赤子
名之與師圃象之與尸太鴻之與期孰得而知惟人
爲而參之法象奇偶利用出入矢鏃之發掠彼樞軸
注我心手而圃繪與焉無窮之造運而圖繪作後
世不傳其死也者而造運亂以戕之川川蒼史之○
卩吾未及論陶庵星辰山龍作明以來頂漢踵唐文
生參人之玄賾逆乎悠然而二代君臣典刑之存有
如亦圃所舉其圖繪之鉤鈐矣夫其存之難其萃之
將大人爺爲居然無如何於俗老甲乙卩聚其精

神流行兩間微之顯競爽錯彩更互師友紅發鬼謀信為重於有家之文獻而吾陳子遨遊其間始見虔面縱見蔑心終以弃去肖貌而結融萬有與造運者偕則茲冊之重吾陳子也庸詎供兩瞳子夫

九歌圖記

杜君九歌回向僑余舍手造張四十年矣今持歸吾子儕以詞賦不遇者長卿長卿視屈猶子視父也蓋才高時低昔知此今生盛世苟抱一藝必庸焉有徵根於何不遇哉子儕才氣與年俱以

朝夕長卿不足云也至深山窮谷千里在歷屈壇或不盡一級余所以遇之者殆將以屈況其才司馬況其遇云爾

畫魚記

畫雜魚綿一幅衡六尺縮三尺有半為水滿綿中作大鯉堅三尺昂首振鬣尾撥剌掉而未中遠觀蔑然蓋以主群鱗也餘魚散處四旁鯽三金鰕各二鯁鮀數各一魴五鯊九餘悉鼈而別其狀體員而銳咮如

之數鯉如鯉者巨而有赤文數亦如之首體特體極細鱗鬣未具而微紅者十

有五直者橫者順者倒者躍而疾者伏定者大者贏而尺小至於寸分鱗之類如是而不覺其多焉蜻蜓蜾蠃各一介類止是而不知其為少焉芰葉華蕖淹沍溶漾甚有真意其隅識曰直仁智殷安成劉節寫知節為官司人未知何朝意　宜萬英間也外大父陳公持視允明竊視乎鱗之大有春千里風千仞以逮乎尋丈尺只瀕洞泱漭之間升沉怪幻厥為雄標奇觀超茲圖者濶矣而未有貴者焉曾不如亳掖墨寄乃得文章以傳非繆乎哉又胡媿真假之擇幸焉耳不幸焉耳是未足以知夫人之所遇外哉即慨乎其假者

昔之名圖神繪又孰少哉徃徃雲飄花墮突而茲圖也得君子焉因而宗之應弗遠腐滅已又未足以知夫幸不幸之不出於良庸哉允明承教久莫為復賜曰諦觀而感焉因記云爾

新刻震澤紀善錄序

宋史言著作王先生信伯不著書然木鐘之扣門人之道盡於是固不可以為不須是亦不然也使憲氏有茲編然以為先生不能無書紳之圖也故周憲氏而有赤文數亦如之首體特體而不朽先生之道遂無聞於世乎雨露之濡也不

一話一言類有以淑人心㫐聖模審理義天下後世
人得見其一言一言之澤也其言及於一人一人之
澤也豈獨一家文獻之徵爲子孫百世之幸而已乎
初淳熙間蘄守施君以茲編與先生文集同刻之郡
庠今先生十一世孫觀既重刊文集復別鋟此俾可
孤行焉嗚呼去先生四百年而其言復爲世惠覩之
心即憲之心亦先生之心也又可以見君子之澤君
蘄于五世而賢子孫之所繫不輕矣新本既就允與
謹叙其故以爲被先生之澤者告云

高陵編序

宋滕宬作孫王墓記洪武中詔令人能辨之諸賢表
跋歌詩前後班班亦可以觀世級一編備諸臣言
文學應龍之私笘吾黨朱堯民取第次附益之而沈
潤卿以入刻然後不泯夫封于祠孔昔君用舉史郡
國者丘壟之載不可缺已而爲事至於無所爲者而
義見焉於是亦有以識堯民之義也吾郡新志屢艱
于成異時有良史治郡書則是編其中流一壺也歟

考德後録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延陵文定公沒既葬
嗣子中書舍人慰盛取所受　兩朝誥勅論祭文及
志銘狀誄挽之屬類爲書曰考德録允明從二三
子讀之或曰言止於書乎曰書不盡言其要也德止
於言乎曰言不盡德其稽也蓋凡公之發於家則教
淑於士惠飲於州閭其立於朝則道格於　天子義
孚於百辟而福榮於天下咸無得而稱焉及其既往
而孚者思義淑者思教飲者思惠蒙者思福不能自
塞而始爲之言蓋其德猶風雨之澤卓木巖壑苑圃
施被無間而得者各自以爲沛然言之者猶濟言之
江河憧憧皆是而不必人人之能言也雖　聖人於
是亦付其全節備紱於公萬世之信書至贈莫易名

之際且概致其旌勞榮哲之大畧耳此其勢也昔之
衰三良者黃鳥三章哀公誄孔亦三數語有煒一編
天綸昭回宗工皇士鴻製森列布之四方維公生榮
死哀之榮蓋曰言之文者行之遠軼秦風儷魯記以
縣諸不刊或讀者終卷而思見言公之全者倘以慰

遯溪詩集序

鳥川樂君紀韻精清少以毛氏詩取科名　天子使
學者師先王歌之武陵攸蘭之房山又改吾郡之
典午中書舍人掌洲暨所職在經術而故抱詩癖不一日

廢吟事官踪之所屐東西南北撫心觸物臨人按事歡欣而感憤非蹈而戚嗟流達而沮縮酸酸而甘苦以至飲食夢寐謔浪笑傲一寄於聲焉既又而富次成數卷謂予可以參印授以乞序試觀之邪邪乎晴雲之多態也淵淵乎秋川之渥石也妖妖乎盛盛乎布粟之惠利人也蓋其忘仁乘義感其情和而不流其守廉謹故其詞怨而不怒其行已孝友忠信故其氣停厚而有容余恒怪時之人媚唐而媚宋元人學步遂致連卷倦鬻地自為派人自為格其升也若譜其沈也若粘如是者亦獨何哉君之詩尤長於五言蓋非唐莫擬擬之久而化焉非合契夐出他作之上耿耿乎劇長卿之楓江子謂可孤行焉君名承昌字某世家忠州之酆都遯溪其因所居地而為別號者也

重刻中原音韻序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於六經作文者用之古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于唐盛于宋以迄于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

待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載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親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與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　國朝詩人其始如劉楚林鴻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與沈公獨醖洎流按放閎海一時風騷襲以右席嘗試觀之唐與宋與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亡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瑕觀群然君父動植已發之而自愜人推之而莫辭號為我　朝詩人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者乎公始愛予廉其亡逸持許八編借表姊之家也辱公置牢而文昔命妄添抒許八編借為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辛老於宋悉索舊編毀去後學者皆不知此余猶為惜之不已今人重公詩亦多震於摩爾公學綠左氏傳平生語言莫理皆左與杜也其集篇篇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王撝使延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請序聊為一言之延瑞好作義恩事親沈集中贈其

潛菴游戲引

王潛菴有成已成物之意有獨樂同樂之趣才人韻士爲樂府以美之者成菴昏菴亦有答報襲調一章井白述諭俗衍曲數首主器蓋臣術使冢而梓之意方潛菴在時吾輩相與舉杯歌嘯命童子撥絃度拍以樂青春桃雨落紅肥日將暮此詞足以發胸中之耿耿今潛菴往矣子敬之琴山陽之笛吾似固不勝感慨然潛菴達者也吾輩臨風對月試理舊腔潛菴得不又爲赤壁之鶴敲門之竹與我等慶和於形骸

紀敘

杜慾古易序

門人杜慾以爲晁氏呂氏朱子所定古易但復漢初之本皆爲近之而未合孔氏之舊乃出己意謂羲易獨八卦象有畫無文文亦未立名因重因重由於三代文王命名而作彖周公作爻辭孔子十翼以說敘雜系傳象傳繫辭文言亦皆有此乃淡前未亂之易古文本也乃定以彖一篇八象爲一篇文彖上下二篇孔翼十篇共十五篇書成

不以示人獨持謁余請序余誰一日長慾治業不尚章句驟質頗力勇一日發此具敘例又作辨註圖說以發揮輔翼其書門周易餘花以成一家言自云入山啖蕨幾三十年方得之其勒苦如此亦勤矣大率聖人之言簡而遠格而周學者隨其所近求之無弗得會之無弗通況易之精深幾微賢哲士能測由孔子後至于漢遠者如是其繁雖其書今在無幾其

其逕通頗確如是迺不知乎讀亦姑從簡便以爲無損易之大致云爾且昔人之講重卦命名之說亦多矣慾此本四亦官存以備後來參訂其廣之勿秘也杜爲吳中世儒高隱之家慾爲尚考先生之孫余師僉憲先生之子心夏而行狥篤學力貧不苟謀一人一事游神風埃之上有軒舉俊外想高上也

西洋朝貢典錄序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叙海表列國之情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産貢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閫輿之實使覽之足志者也若

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興乘夏貢周方泛筆聖作史漢志地象在指掌後史復起損益可知大槩成於華代之士援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家古自夷據見猶爾況今派庭而不賓我　高皇帝出宸衷行乾政德遍古今率土來王不貴遠物　太宗修之爰務通達始有創行之　今包茅之微中人鄭和等飛星舶於天池挪皇華於盛極然後宏敷神謀振揚威武兼收篤信懷遠前後輯軒互作爲策頭稱實曾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

逸黃子勉之生予甚之區區而遙覽恢詭之觀隱乎

一尺之几而忘經六宇之閎游乎熙安之代而慕嵇
奔走之辰聞氣麗博時而出之握槩隨樸是有此作
其爲書也法班馬叙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叙
田畝法山海經叙山水島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每
一島末復者論以該未盡事有微言非億剛柔
錯布辟繁星之麗紫雲之縟譬猶列宿之繞晨
信乎逐南方之良陌追卿雲而我儀者矣斯今
之世作者寡或辨性校禮閑居經師或流瓊浮尖
依倚文苑以子之器何不高騫翰墨其
憙役於奢荒醜雜之形而甘似於下喬入幽之見也

哉吾又悲夫得冀子之心者寡也昔貝明發有懷思
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建事華馭
狄之策也思容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
夫橫絕英雄徼繆於場二試爲章屑句之條律曾
不若奄尹倖臣銜天含蹈地紐行忠吐氣以埶琢珞
珞如也故去彼取此棄糟踏秕跋千里步躩人於
海藻諏黎老於部廬閣七龍易七宗而編始成前史
異令置而弗涮或涉疑舛時誠及之以於西洋特詳
故題曰云爾其間演論數百張旌能無隱憂徒聘
博覽以太傳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

風土之書奉官所掌不過朝聘章方物聞有此擾
愛賞良深而未嘗其就黃子不爽比人上唯王公下
狼及我今王公旰沒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主暨偉功
愛才猷乘桴非願放海皆掌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
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書漢唐秘史後

寧獻王撰漢唐秘史二卷自叙及　安王跋言
太祖皇帝觀唐史後胡寅斷論以爲之昔大意
主於戒偏詳於怙亂沿訛因命工爲之昔大意
二代雜怙亂事微采最繁多不自正史出也至楊鄙

裒若武氏如意君高力士假奚小說之至靡者徃徃看
稗書猶以爲設託此惡入大事載述繁褻又特承
宸旨而爲其敢以無稽公者勸淸之罪蓋王嘉纂輯
奇編闕牘叢裂其郎王出猶而爲之周劬若徒出不
經之策外人亦能之更不敢爾

約齋閒錄序

約齋先生倫君寬庸之鄉校師也東操貞介乎道
爲學篤交簡出治郡安者其爲學也好剡發治勃彰
遂用外視檄要名仇讎利若漏巵卷實事訂朱雖
日與吉哲君游舊有清玄宴之流也嘗聚論史姑應

童蒙之求僅五十年鄉邦之徒先後百數去而化之
嚮善知耻殆有潛助風教之功而嶧峙結同袍為社以
相切磨若張宏范南伯而下凡十餘輩月以朔望一
人為主具鷄黍脯脩宴會齋舘必有詩篇唱酬雅歌
高談以非舒景餘三十霜其樂有王公不能得者已
而漸以彫落今獨君臨然在焉予自布素交君亦且
四紀今或二毛相與俯視不異疇昔其嗣弁字子容
鳳毛蘭種世其儒業尤益親予比持君所為約齋聞
錄二十卷示閱僕序蓋君綿閒倉箱充牣耳目暇日
以其胸中千卷摘類為此皆其平素緒玩有契意處
便為劄記至是因整比而成之非其學之全也然覽
者鑒測亦足以得其鑒裁之高而有勸懲之益矣唐
人為稱虞之冊各徵見聞不事剽襲宋之述者倍繁
自一二大手外寫掠複疊多有可厭君每少引故
典而收拾當代為多此吾所謂尚者書之部類第大
亦有微旨觀者當復得之

泽溪崔氏族譜序

泽溪崔氏旅譜重修於處士雲其孫太學生汝又益
續其世係副見示閱之凡十有一世始于五八翁
才十當八世濬之言曰濬聞諸大父大父聞諸族中
長曰先世揚州人本姓鄭至六七朝奉府君為宋
武臣靖康避地東萊僑湖州之長興遂易姓崔其子
百九秀恐失本姓因兩存之而徙吳江之泽溪以迄
今而姓則竟從朝春之易濬又稽諸廟主之陷自六
世以上皆題崔鄭氏其後乃止曰崔又稽諸舊譜一
世祖曰鄭五八秀才其子曰崔鄭六七朝奉則知加
崔始于朝奉無疑鄭為本姓亦無疑今當削崔而還
鄭又無疑矣今譜第因將本姓而繼書之前無所與變
維茲說則非不當抑凡作者續者之皆背覩于執
事者以詔後人允明曰嘻戲謂一言以蔽之
所謂慎而已矣氏姓端中第一事失今不明後則必
亂然與斷焉萬分一有誤則固不若傳疑之為愈也
庸妄者乏見先他人則僞疑之吾子其勿惑抑覺特
氏姓一端世次慎則昭穆正矣私號慎則傳遠信矣
行治慎則功德著矣失身慎則愆戾生矣行第慎則
宗支定矣嫡庶察矣疏密彰矣承傳慎則來以弗像
矣凡此皆譜之具皆以慎焉則譜之善其至矣若夫
根柢於親親尊尊合異而同以之崇天常而紹和家
則尚必繇此善也以出而作者續者之言悉萃於茲

矣凡爾後人尚相與鑒諸

蘄州甘氏重輯族譜序

甘侯本夏以其國氏至盤爲殷王酋周以封子嘗或曰姓始此入春秋有德奏有茂羅陽丹陽漢有延壽吳有寧晉有卓咸昭列「世史至戴從許遜學神仙圖經言上升遷左黍徙矩仕南唐左鈐部始自澗遷豐城生禎仕武功大夫右衛翊總管充左平野指揮第一部副兵馬使中銀木部公事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後佐宋初判豐城縣開國伯生宗襲爵生令緒居唐福生茂鈞茂鈞生熹熹生量量

生靖靖生禮禮生遵遵生宗明宗明生有文有文生永堅永堅生景山乃徙蘄生叔杰叔杰生正德正德生而而生應模應模生文燾文燾生某某生廷震廷震生仕英仕英生倣倣生瑩瑩生澤仕吳縣儒學訓導所受世系獨宦德閒應模纂爲人發纔得文燾所著碑陰誌稱禎一世祖應模當十六世弘治丁巳澤遷太倉州儒學正一日與同寅臨川鄧君元潔語及家世鄧君曰予內氏即豐城之甘也澤自然也於乎良之爲也而契諸理且曰天意也當承之知上帝初降戾孝仁彝教之根柢性理質核而甘畀執持之編圖終吾生不可一日違焉以承天意者宜何如也於乎宜何如也竹

傳經誠非拯沉淪驅慢以爲口天而下乃悉授允明乞訂幀之乃爲統併植本而剖剔枝條造爲蘄州派定譜如左凡譜揭圖於首表綱也傳次之疏目也詰誌次之備事也雜序述又次之廣稽也他支尾焉周遠也傳則否畧也祖載豐城諸明甘而志作積蓋時族人爭掩穴尚遠傳錄而列或塗汰迷漫文畫亥豕乃類積木可知也志謂來降之當爲十二蓋具誤亦猶祖積一品之類而此從譜追始於從矩則實乃十二世而應模乃十七世爲眞也誌言正德生而而生應模而作正德生百七百

十生慶孫繼百七爲而行無疑而慶孫繼孰爲應模亦未可知也又譜書允堅忘自永譜書叔杰叔杰誌作傑此則未允詭於聲相近杰即像異文也凡此詳說之而傳疑不決爲慎也若大謬之隱而顯而離而合則皆天也大者理也莫之爲而爲若不與於理而輔彝教長孝仁一家之私而大化同合若有意焉實理之自然也於乎良之爲也而契諸理且曰天意也當承之知上帝初降戾孝仁彝教之根柢性理質核而甘畀執持之編圖終吾生不可一日違焉以承天意者宜何如也於乎宜何如也竹

海内林氏皆出黃帝而祖比干上下數百年今無盛於閩之莆宋允明嘗從今南臺中丞公待用纘祭世簿本柩條枚乘載甚詳蓋自銅盤銘立汗竹演派景龍氏族表元和姓纂名士傳人物志温彦博李習之等碑述三仁建德九牧流慶煒熾昌蕤憲其盛矣公又示歷世繪象昉於睦州繼以九牧以底于公廉二十董爲之列贊目曰世德俾作敘系自或者以程叔子疑繆於一髮之論往往往後此夫鍋霍木俑酵矣彼鎔金懷忠雕木廣孝君子不廢至于麒麟雲臺凌煙

烟之作駟逐安求之譬塵吾獨不得以是比於蒙衣宗器之萬一歟故曰君子不廢也意者君子之所以孝也則因而述之其有斡忠孝廣肉遺則血脈典秩毛髮之華而秉執精神合蓄元氣以致象賢保遺之力來昆雲仍後世苞子孫無侍也則閥也者直棨墻乎哉中丞公禎符營世其出處如睢州勃節如邵州文業如江陵餘並無忝於乎其率食於是也久矣夫予敢集時以謂公以至仕後人蓋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之所作則亦畧隨近體而存其意云爾矣然猶有不
爲者非先王之所斜以自棄於皇彝之外者乎若夫
爲之則美矣奈何好譽於俗熾乎其胷懷乃且文脊
實私尚公僞滅誠以欺其仁愛忠敬之始忘於是乎
簡編具而心行違其尤至乎搜華祖異以易背其先
始以廣孝而不孝是終又將焉用譜爲以余之見觀
今之俗愚賤不爲已富不穀不爲已富穀而爲則多
踐於奔以僞庸弗悼與蓋夏氏於是乎免矣夏寔望
後莫非文命之流而譜弗授焉乃始乎竦而弗諱寔
焉風聲麗於王言行誼燦於文苑天叙有惇典禮攸

行不亦善乎斯文也始作於處士崔洲顏繼修於雲
溪蒙茲乃再輯於太學諒帥其父易軒順之教而爲
之書既善矣繇文以稽物仁愛忠敬之心茂焉慈孝
睦婣之行昇焉冠昏喪祭時禮重其世也生蓋沒藏備其
孝也齊祭時思追其遠也哀容莅儐悼其惠也詩書
瑟琴章其教也俎豆籩豆次其黨也笏綬夙夜移其
忠也無墻闕蝕無牝牡麋蠹無色惕鼠中胖外上型下
前榘後可以濟家可以化鄉可以達天下
故君子曰夏氏之斯譜也蓋夫可謂文獻之咸而裘
若乎信斯言也則文獻之咸而恕諸宗

跋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蹟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鍾季直表示予察
驗真僞將集諸博文家予未敢決亦以歲月編閱已
甚不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啓南家先生長
子雲鴻爲予申表姊夫更誠於予應之猶是也他
日外舅太僕李公閱而嘗歎不置特爲鑒定題曰此
千二百年之真跡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
言襲於秘府見二王書二王則人間未聞影摹二
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爲右軍書嘉興人以重貲購去
然固亦兼能矣者也

跋定武蘭亭

閣爲定武刻閒必神彩英髮鬚髮閒乃木木如大不慊
者徐察之然後見至神極彩在太素渾涵中蓋事物
之聖者必如此定武本有肥瘦此或是肥者又前有
二部名字此撫之而名賢標記來自甚明真贋爲敝
寶今藏晉寧良惠沈氏緩觀敬記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卷三

行寶閣傳所刊佩觿高
祖閣帖號稱天二年四月
進御實錄奇七冊太大

宋太宗刻閣帖皆宿時等書者摹真蹟故雖臨來
唯讀數百年來猶在人閒然亦不完矣描貌之手爲

冉閔具體上也有若之似亞也後來多陽虎耳華公藏之真走絶寶予曰幸哉今日得從公見冉閔

跋藏真草千文

藏真書向獨見姚翁太僕李公所藏一帖耳今復覩此蓋方岳頖若所藏玩之不足謹志歲月以自幸耳

辛酉二月望日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盡題識編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辨亦

存甘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稱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於今乎倘能見之几人生大慶快邪通來閱有一軸在親串黃君所昭名乃得拜閱大內後尘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几舁不知乳何人矣成化間挺偶墜地破乃裱竹也中藏卷二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曈一閱明日左右品所歸掌時郭軍伯父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靖正未嘗見其藁法使觀此帖其隃越失指何可免也帖

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

范至能從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

帖當時已入秘玩後有元暉跋今在黃輔東家前後具完尚清之帖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徙爲下品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耶煤鼠尾熏染終成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

跋米九帖後又書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詩絕句二四云天上若無修月斧枝撐破向東倫一時凡書三過寂後者又纔下其字云凡四五篇方有二兩字佳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之謂又知曾有此樓東宇宇又作西宇猶自未定

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長公于仲儀哀辭淡黃綾界闌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度推官蘇某銜度雖安氏象辨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

跋蘇滄浪詩

蘇氏父子兄弟以文學鳴洋都盛時傳家筆劄擅聲翰府子美尤稱獨步今書稱花發上林月滿水其間既遭一紙之訂殊草率簡略以來後朝廷再購於其家家裒數簡上之計才翰筆也朝廷不知其家亦不知也此帖誰是史氏所藏今存中兵陳賢家元明

有南京中丞出示撫玩竟日平生所見之厚意謂根本大令而得於張長史爲多第前人未嘗論如此如其鋒頴秀制清勁動盪則花月二語亦頗得之

跋米楊凝式帖

楊叙真本自溫舒集摹入閒雖淳化之君購慕而不得故不到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不臨楊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皆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耶凡四五篇方有二兩字佳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之謂又知曾有於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約束頗大小亦不合勢蓋彼以胸中氣韻和步驟乃和而法之耳二下精神

自爲流通在蘇氏兄弟間異之際必有可者此正帖間謀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留意亦有唐人風致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綽細務頗得練少年不如買占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

跋華光藏宋代遺畫

右宋代遺畫十有二人思陵二十四賢公韓康公張魏公山谷老人林和靖陳簡齋張樵蒙

朱文公岳侍郎珂陳泰政自強各一而泰檜以當時
人元孌子山柯敬仲蘇昌齡倪元鎮以題識皆附之
通十八紙　國朝李布政光地評系卷尾今為光禄
華公汝德所藏高宗所書是李時來是王晉帖贊中
語及太宗御書費御書名啓忠宏與非忠簡簡齋與
向薌林餘皆一時俊友姻眷或物子董大抵謁謝報
荅日常事然如歐林貴朱上不論下不濟自然可慕
張岳雖徇時義尚多忠節魏公簡齋事談國事簡齋
簡以戎務責成於一日之疾每裨錢之多入勸忠
閒及時政郭公一名之一日疾每裨錢之多入勸忠

跋顧文忠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鄧延平二與中玉提刑延平
不知名提刑不知姓名報荅小恙外庶蠔帖極言
欲削去余語先祖曰勿削此在山之石也

蠔之美至令叔黨勿宜傳北方君子恐未嘗海南以
分其味蘇黃秀才帖言徽研發墨滑潤雖非絶品亦
不必宅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絶世豈以
一蠔松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面如以啖爲欲未作
嶺南人淡事奇絶而不悔然復以此望
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
亦然何其闊恢大人至如此帖在朱子儕所祕一紙
爲叔黨題東坡平遠三絶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級爲
之一愛

吳寶厓馬斌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席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氏步入狂狷允故亦願學而資力兼之乃不易御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章莆之論大異莆陽淵凡之口不幾於誤人邪昌言識跋猶回顧與時紳觀者或回賢而已矣而何以文爲者又如何哉此聖人之教必門文行忠信人曰忘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以不朽乎斯其曆萬世而無弊也夫

跋宋人聚帖

右宋人遺墨聚爲一冊通若干紙書者凡十九人今藏予姻沈潤卿家其人爲蘇文忠公王荊公米南宮蔡忠惠蔣穎叔陳瑩中晁無咎一覩一克家二而不氏想是晁補之孫仲益梁叔子又名光一衡一正夫一未詳其人前兩人或是溫公與襄毅錫不可知又某卿一某一結字筆異不可辨大帥皆自仁宅宰宗時人也以居于小人雜列故署題不稱賢所書蓋常與人諏報事情小劄自高賢名家外其他小有才者詞長字體之間亦往往可觀後世學不師德不勝才而干世之者又不修文此亦係時運之一然而蕭猶之臭來魂得託而亂留千載而下覺者和而共器且猶稟善類之稱題也人心之嚴竟如何哉則其在當時凡爲彰揚旁別于朝野者其心即今日無少異抑又何患乎天理之有泯之有泯時哉然彼且得以其藝文之末而附列珠玉之側以竊高於人間世則後之論者或回賢而已矣而何以文爲者又如何哉此聖人之教必門文行忠信人曰忘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以不朽乎斯其曆萬世而無弊也夫

跋山谷書

雙井之學人取以副勝文定許論其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言人之領故形貌若

懸而神爽突拿欲此卷神嚴藏固安有奇意之處非有名摹乳亡比也其故乃七與義出得自韻表耳今之師古者率尚昇來諸其外而不知其中之不存益爲叔敖氏嘗愛幻豚亂人視其外而不知其中之不存益爲哉可恨可恨客踏爽氣揆於日本皆故是平生神品尚古光和藏漫過於寶光而寶光公不久之神在華氏矣

題米老畫花卉

元章畫故未見一日過閶門吳氏舉開驛拂花圖一軸漫題絕之見其細細御者其工作樹一本

上發花葉茂密丹粉傳染燦然妍爛氣勢益彰其異之徐見下左角一印察之方堇二寸作繆篆其文曰楚國米薇始知爲公之筆更細玩之益悟其妙以語主人亦始知珍祕後幾日過之不在壁矣今其人已亡便從其家索之料亦不可見矣暇日憶其筆法以世不多見其畫漫志云爾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右門狀二紙諸支米呈一紙皆王大本存案予嘗觀王氏世譜大本字立之官終朝請郎浙西安撫參議今按此狀前紙與米呈具衙同獨幹判府狀易奉議作承議年宋制階官承議在奉議之下是前狀淳熙二年六月所爲後紙則九月也以是知大本轉階在六月九月之間當時遷轉之制四年一轉以是知大本前任蓋已四年無出身人逐資轉有與超資至奉議則並逐資是未知大本出身何如也米呈無年號然稱乾道九年職田米則應是淳熙元年初紹興間舉行元祐之法階分左右史謂淳熙初宗室登後請去左右字從之觀此則普俊之言當在春夏大抵古人遺墨類可以參稽國政家乘凡此數端皆小節無庸深論然亦可以補家乘之一缺故先世之言之當不行以手澤之緊孝思然也承議九世孫靚謹請余識其故因識此觀又謂米呈後銜書不完想以此不發此恐別自有故亦不必求

跋重刻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陳公一死光燄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江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不愚定都江寧初參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硃誅故繳內竪干與視何異疑其所言必巽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袞袞侃侃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吳表議殺柬此稿書

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曰即壬午也然則其草錄進與過橋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富處死生者哉書云伯冢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非心或恐迫當時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湮沒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所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得見之太學孫角思和取拓木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不下良心之同也予與彝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二月二日吳郡祝允明題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敕

宋藝祖得天下雖不以兵車要爲英武之若也至於太宗康王以降懦而不能全復之於後二君之文藝皆有可觀獨無爲國之才耳丹青翰墨藝祖豈有是哉而大下得大之效乃爾何哉二君明其小藝祖明其大也此紹興與岳少保手敕中間付屬之重處分之切期望之深非遇者所能然檜讒而岳死於前敕猶兩人由其明小故反而大闇得失燦然矣敕爲光祿華公汝德藏不獨與君子之歎其亦君人者之永鑒乎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高回視欽祖所以用曹彬趙普與斥雷德驤之事其中三代而後先君蒙塵失國而繼統者中興則其賢不肖率由以分然究其理道是不可以成敗論豈孰乎其智勇矣昔人有言項籍臨死歸恨天亡羅射殺追以示非戰罪斯羽繆也彼以攻戰爲取天下之務不知善戰者乃將帥事取天下在仁智仁宋遠人智仁宋遠人智仁宋遠人

知是也而效卒不進焉豈非智勇之大者耶未聞乎智勇之大者蓋如彼而高宗昧焉宜夫顛之倒之自壞以貪寇而委其事於豐敗大耻終其身與子孫數世而莫之贖也亦可痛哉岳檜之不同亡誰不知之談者迄于今不二而反復其故臧由諸此有國與家者宜不是褒哉武穆受建炎手敕甚多當時皆入檢括此得其情矣武穆受建炎手敕甚多當時皆入檢括此一紙壽春帖不知何好事者鉤之石正足以重鬲舉之忠冤悼九京之塔風若烟氏沈潤卿沿地得之以表于時諸文章家題述已富小綴此論相參焉

跋宋賜江寧王進士出身敕

句曲江秀才水年爲宋進士寧王十二世孫祥寧王所被敕及同年小錄小卷王紹興十八年登第注授左迪功郎杨州教授番且華望其邑然寧王行業闕屢他無考見其詳畧縣志無傳志近時所爲極簡不足視即開之永年亦曰歷世久遠物甚多三厄於火遂失十八九所知者如熙寧九年進士遵道紹興十二年進士漢建炎三年鄉貢進士通道至大二年鄉貢進士鎮國初定士書名目甚詳於志而凡公牒傳誌金石事也此裝所具亦多矣

跋趙子昂書文賦

觀古人文可得書法觀書可得文法此具目者之能于昂書圖扇賦近來頗見兩本此小字者先出精微如擬所謂不能贊一辭

跋趙吉甫詩

公山石句浩爛豪握非細軟筆恩能發之而學士
詩已久漫因錢與與為一樂林逋亦復襟宇跌蕩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
曾如聖后封畿省方德容正大塔褒和博損相明習
俄被安閒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望不可學也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想鬼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
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為夫人沒後與往商評欲修
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辭宛惻讀之可為興感不知
當時本老答語何以寫其愛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

讚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為迫切本之徒水定通
作一卷令歸黃輕車間以相示不爾三士咸從菩薩
地來所謂應以其在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
會乃如此今皆還宇上矣學士大人不能釋然於現
在之時乎乃為勘破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拳移
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

跋鮮于樞明皇擊梧圖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為盤中舞
然也猱伽文自以逃儲藥國而得道者其道成後謂
其力可以利物福世猶之捨荼毒而不以為能事也故
從之者寧問以無生之法奉持恭敬唯恐不得一聞

而謂家國之禍惡非其所與非惟不問而且懼其以此舍我也其於此猶所謂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吾儒之教自身而家國天下本末周具爲法判然而不相謀以正邪是非決之則有說安在此則其勢猶參賛位育莫非本具而惟以用行不藏爲義蓋視人而行已不以具而不遂者爲累比夫然也延陵相國捧揭日月著蔡四海其言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亦不俟佛亦不逃儒因比類其教而陳其書云爾矣唐子無心應世之語累見大牧之歎甘棠一詩說家亦即以游戲三昧總筆工能如是詩固有之非昭昭之美也

無勞子頌辭

題元人寫崔公真像

崔娘鶯鶯真像乃仿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摹也予向者都下曾從一見之繼於豫城伽藍院中見一本大畧相類妖姬宛約故猶動人第似微倦肥耳陶南村說唐於武林見崔麗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宦之等題詠此其即其物歟盛君之所論述因寫候於揮寫間是固非惟愛乎然久不敢有時又不若庶季其亦有牧之之隱爰乎然之者矣太牢太原公取而珍玩之益特重其事其文皆論大事者邪使參政以高才受以演音與僧家者居其非今日所取者噫是亦公錄黃履莊〈餘上缺〉

二研志

少宰太原公示客二研尤明複從視其一形中規有物可提絡以聲海面系之前後文而分寸正一正圓若鏡山人耕士得之以定公百銘者也二石

也殆非研之所以望於公而自効者也非天地之所
以生研而爲之公之意也小子敢不
跋元末　國初人帖
元至　國初善書者甚多此冊數人筆光孫藏今試
因所聚取其尤者爲評曰虞集如商彝周鼎官禁導旌
節結束齊姜稍遜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少俠長袖善
舞豪爽自喜時落胡俗鄧文原如蒼松古柏文成不勝沈
實飽介如雨花沐雨枝葉鄰新張中如道士醮祠雖
禮而野倪瓚如食餞野菊略存別趣楊維楨如華譯
或語自有佉倨陳基如有者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

初筵貞驛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鼻執戟列侍明光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時史學行淵潔時露奇傑惜不見其至文士韋傳述
仰重固知其不淺淺竟獨從其醫理之籍推測云爾
滄洲武將軍家藏得其華山圖子兒數十段詩文數
百首尾煙然整完發卷便携人到異境詩句嶸宕
摸象深古叙記脫遒人間世藝事有如此者俊哉近
代當有幾何許而岳雄滝精神與人蹴踘言語間相
譬發者韓公止名潘子陳先生后乃始得史
跋沈貞徐公餘田賦
元至　國初善書者甚多此冊數人筆光孫藏今試
因所聚取其尤者爲評曰虞集如商彝周鼎官禁導旌
節結束齊姜稍遜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少俠長袖善
舞豪爽自喜時落胡俗鄧文原如蒼松古柏文成不勝沈
實飽介如雨花沐雨枝葉鄰新張中如道士醮祠雖
禮而野倪瓚如食餞野菊略存別趣楊維楨如華譯
或語自有佉倨陳基如有者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

生一時師友間和衷共濟且盛矣今鄉後進多知其學而
若二先生之能之操之行以振昌之政則皆兼而有
之論之君子儒可也謂之循吏可也謂之循吏而
而豈一材之云乎若夫文章之閒恬筆架縱有德之
言則飯勿之矣而何足以盡之因圖子容所藏二先
生遺文輯系六閒

記錢文端公紀行事

初洪武間錫山郡伯予五人曰某伯
陽悼閒祖署曰某伯某伯
陽廣文綸暨尚書公
生遺文輯系六閒

記錢文端公紀行事

初洪武間錫山郡伯予五人曰某伯
陽悼閒祖署曰某伯某伯也伯又各子五人曰某伯
某伯某伯某伯某伯也伯又各子五人曰某伯某伯
某伯某伯某伯某伯也伯又各子五人曰某伯某伯
某伯某伯某伯某伯也伯又各子五人曰某伯

侍御甚至也尤明兒時習聞之後來所見諸家集亦多獨未得侍御也比適平原侍御諸孫尚書冬官屬都水君周始以紀行編見惠歸舟亟誦之一月三千里至家慕嘗一日廢甚矣公之能言也蓋其中誠抱氣振動勞國家寢食于美又所歷秦隴湘桂迹亦踰杜肺腸耳目皆出沒開元天寶間故其言與合者居然如幷與強捉心腕眉揚者殊當不長留天地間邪然又意公不顧在是庶英之語蓋博參焉故其他多與杜異而竟不啻遠唐又與後來諸宋不同科卞和知之不必為彼談也集有品題川大年銀道此意而末盡小子唐遂書望因題其後云爾

兒長洲祝允明題

朱氏家藏手劄序

故山西按察僉事飲朱公沒後諸子成名世泉起科第躋膴仕游太史公記秦漢間取公存時所得文游寅宋諸公手畢裝為冬比大學君以其一示允明允明因見似義齋記也其間如文水楊公仁敬大宰張公次溪司空何公孟春中丞公與喜內外二柯武功秦敬諸公所賦長句詩章情致又柯一時之傳矣

有明宰家批錢塘戴生畏林滬以雄老特名少作
社當幻翠嫣樂忽復見此藏之毛翁丹黃交加與石
尹嶺秩齋晚秀先亦如參娛翁宋漢平我思劉黨
陶冷隆野放是歲石門戴史行其顏毛子同其情也
哉

題洪川宰汝愚秀才藏復古九華山歌

九華一勝余與復古同余數
列宋元陽阻登臨之又得復古父瓊
於吳是山水不多歷今之又得復古父瓊
玫盈懷何汝愚得之已富余二人之劣耶系之曰九
華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汝愚者斯可矣汝愚秀而
敏華而雅吾得多於見九華矣

書相人金生卷後

金生以相人鳴久一日以書介走堂下延之閱書已
進數大軸復滿之皆一時名貴所贈言後其當而重
其重於人也雖定生請說相事乃止之非以矯異大
帥子亦素多學部事惟二三事不甚著意敢不喜者
宅兆相亦不着意事也生既去旦旦謂閒之亦欲予
留中要說話何何無不好筆黑紙曾知閉眼一任掃

崖頭回更欲北走郡西走陝臨諸邊塞廣聞見予固
不自薪言然而以衍則生已鳴一世以人則觀諸公
之言亦得之矣故言無足重生將不言又拂其意漫
墨裹足生衍既可重人又可重出是更莫有火生
者爭獨重其趣耳迹已半天下而猶飄飄然不自縛
縛何壯哉何奇哉予行歸吳與時生或能來當別有
以然無乃醜而雜陷於

題草書後

予藏草書不甚慕山谷且入魔道書不掣獨甲
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對甚熟畧不曾泉筆劾之也昨
歸吳知友多索書因戲用其法得者輒謂近之亦大
可笑也此為坤兼寫寫過白視殊不住然而抑奮亦
且以為好也知如之何時為辛巳六月一日在天津
寓舟而中

多處不可多少處不可少大處不可大小處不可小
留中要說話何何無不好筆黑紙曾知閉眼一任掃

倒[illegible]茶大器近[illegible]河南[illegible]耳學者只當從[illegible]少他皆可自[illegible]

題[illegible]書後

來[illegible]書者動[illegible]數幅欲[illegible]人爲多得[illegible]望興殘臨几[illegible]手怒安得而住又此卷[illegible]越高而筆[illegible]偶之即用二丈羊[illegible]龍落墨爲之乙酉午九月六日六十六歲書

書與王侍賢秀才寫[illegible]太後跋

衙州無筆判案[illegible]有人販[illegible]殆不能勝山谷三錢[illegible]雞毛管王宗顏[illegible]書者[illegible]有一蘇[illegible]亦下品也不得已[illegible]用之宗顏喜學[illegible]尤善[illegible]體[illegible]因戲効漫[illegible]揮唐風數篇[illegible]

還之余不專師[illegible]趙素無[illegible]三日耽功[illegible]以慰其[illegible]耳平日東鄰一旦欲似西家[illegible]施豈能之哉

送楊松泉序

松泉[illegible]余不[illegible]日矣又悵慨[illegible]步[illegible]至救人過失[illegible]法語不[illegible]是爲今人以[illegible]屈旋則益友也余交[illegible]此間人[illegible]以余[illegible]離憤名[illegible]依[illegible]海濱乃欲[illegible]動亦足[illegible]所恨矣及[illegible]有可成後人一[illegible]戚非也[illegible]當[illegible]日海泉[illegible]過矣[illegible]別以[illegible]遠庭[illegible]以告安[illegible]愉之[illegible]者之外不得已者也何足[illegible]推宇於浙之[illegible]君來省之[illegible]之辱君倾[illegible]班荆者同[illegible]語[illegible]之外[illegible]

別之重不二而[illegible]寄有可[illegible]以遠庭[illegible]以告安[illegible]者之外不得已者也何足[illegible]推宇於浙之[illegible]君來省之[illegible]之辱君倾[illegible]班荆者同[illegible]語[illegible]之外[illegible]

紀叙

衣錢大方伯方公朝覲序

皇帝十有二載春月正元日受朝禮天下方伯十有三牧帥郡公邑宰暨屬吏從得以禮通者帥致寅餞闕下廣東大方伯方公先事最戒行實備文從得以禮通者帥致寅餞闕下廣東大方伯則有言公謂小子允明亦備員小子惟古者吉不以上下雖出常則吉今小子將不可不敢以生竪小子平不以以道知小子不敢以告不敢以生竪小子平不以以道知小子不敢以煩黃小子不敢公亦未命乃敢具曰古之為送人之言者無若尹氏之於樊侯然今言于公誠宜若是抑衆言孰先之實小子思獨以所封之民堪利者祈必以已先民內重外留公則以式是公為　天子東東之廣未廖百辟　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若曰　天子東東之廣未廖百辟　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若曰　天子第不可日公儀言耳尚是然小上曷敢頻公為廷採百姓之謀公則以式是必以已先民內重外留公則以式是

東溟歸　朝序

王制天下為十有二治行易簡廣外際海內檻以延領天氣地物若純駁參倒故和治有易簡通歲天下十有三者相并為大端八以為人良者窮慕者橫庶雖缺九然二者固各趣其極實盈虛虛於實於虛定日深厥理亦判明白小了乙亥來長古循

一小壘高日蕃事益若此因子不為察卻史陳公來巡按此海始至不用察察自稽牢籠取而稽事甲乙裁遣去若風雨雷擊而注自倒至下日中泉遂向晦不息越兩日夜繼少休以息泉日出而作胥鉏耰播機數夫手不給日日寒漁鹽山間宴焉鑿牒投出入之吻將弗逞審文史必暴之則四三之術或莫知識文字必達之則柱直之度詭不免亂矣苟不為先若狼貔爭奴主淫虐狼貔尤也傾之以為有事將又若不相類然乎哉夫變必行之則角階序琥珀如是為之亦足道一時游群類焉降於樂荃然而為孔氏者不為也江陰小江先生貢公起家進士拜夏官大夫直經筵出守偉然哉鼎鼐以崇德而廣業也

天王之寵音次有當路群公之雅意惟是有未盡者曰亮工誠以為孔氏門墻是有未盡

送王孫之金陵序

王孫之與余家交久而姻密余以溫璨愛婿未弗視之與余家交久而姻密余以溫璨愛婿未弗

祿之與余家交久而姻密余以溫璨愛婿未弗見識者窺其國器也既從令翰林文仲子游為吉人之文學又之日章子學領鄉舉將赴會試別我允明嘿許其取吾吉人之文學又之日章子學領鄉舉將赴會試別我允明嘿許其取吾吉人之文學又不得以自揜今年乙酉秋以其時則畀之服焉其來視也余亦從旁察色揣肌審骸曰其來也以赴其驗也若見其治也宜是為之枚卜乳哺之節崇興之候稽召風塵之使無不是與其取！第易曰觀其所服食之宜論周悉詩云然後世所謂經義選言錢非期祿祿之

贈錢君餞序

錢氏以扁鵲醫世名吳中然之者不知幾千萬指也與余家交最久良而活於其門之一人也近年來余有當路群公之雅意惟是有未盡者曰亮工誠以為孔氏門墻是有未盡

倣比余有二息孫如多疾則人安貝余告焉為小疾則齊告焉孔徵聞告審其狀嘗倪也則畏之服焉其來視也余亦從旁察色揣肌審骸曰其來也以赴其驗也若見其治也則畏之服焉其來視也余亦從旁察色揣肌審骸曰其來也以赴其驗也若見其治也宜是為之枚卜乳哺之節崇興之候稽召風塵之使無不是與其取！第易曰觀其所服食之宜論周悉詩云然後世所謂經義選言錢非期祿祿之

用心施行醫師總毋賢保傳不易乃
嗚呼世間人不貴良醫師長官惠政厲民士君先師衆庶宜
歿豈有天爵洋溢光首而
孔徵行既物物倫者何如哉殆君孔徵罪人
而日慕薛誰敢褻玩泉大眼仰老與史作伴

三望一首贈杜子

余觀物之宗於人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外
於人臨乎大也今
天爲徒等而下之
吾邦之休哭由宋元來最多上醫甲
兄山二望望吾邦之休哭人以臭腐同歸
四方若蔣威張王爲名者振然于時與不與不政言

又贈 遠石禪場何僧慧昔北京有如也今大
以上入京庶而商
之宋哉齊不齊亦各得其所也然在子所度中不足
止三望若陸丁仙中醫一事世
也儒之道通人
不行后代攻而邪教者戕良民使行密抱聖
學之間之患之雄之居之但之來
術爲不肖歸或習而庸累說以入
留千佐告子以其方中且得者可治一生病苦周
易戴德春秋論語孝經分級用佐證和注疏與之几
不來上講論毋波耳儒醫於又
之宋哉齊不齊亦各得其所也然在子所度中不足
止三望若陸丁仙中醫一事世
也儒之道通人
不行后代攻而邪教者戕良民使行密抱聖
術爲不肖歸或習而庸累說以入
留千佐告子以其方中且得者可治一生病苦周
易戴德春秋論語孝經分級用佐證和注疏與之几
學之間之患之雄之居之但之來
不來上講論毋波耳儒醫於又
杭州李上人署其卷

楊雄淮南品覽劉向書曰吾識又將文選文粹堅
貞敢吹呂吾聲又將閻綠諸名帖升吾瓶舘無煩矣
異時出列仕被金紫分中半不足語即在野作鄉
碩者望不作哉

隱士附

朱丹大者領
家肥園鹿爰有慈母焉彼之子不稱其服彼之
婦生孝子以養以順以員不改厥適食無滋味充充
鼎鼎奈狀九十其榮記在大淵獻月在玄枵古日戊
戌徵隱慈朝酒食和衍含笑晏晏施拜數欵仍須大
皇大皇維何維首淡之水沼德不揆流言不洩壽母
何紹令人周氏考何長洲朱顏七十之孝終
皇后天子詔文孫存神當玄弁髦
五世之澤鳳抱而教允明作紹以慰慈孝

蔣外生西樓場園記

易道大者聖人以窮理盡性而參仰天地大德生物
聖人仁大賢前民用物成務上不有其細在行
以泉藪稱物微情名者視之不知其
處開戶則羊見家亦不見其
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大道所出亦若

所知者以是主賢勝君哲君後代所立已如是況其餘乎
故予數十語為姑孰後之高其人者以告來學之

慎齋記

有雙峰借溪川而樵者嘗故予曰子樵山中幾年矣曰
十有餘年矣予曰子樵山中幾年矣曰十有餘年矣如
是者三予曰子樵山中十有餘年矣而斧柯不缺何也
曰山中之樵日取之而不盡以故斧柯不缺予曰嘻子
之樵其得之矣夫學者之於道也日新而月盛猶樵者
之於山也日取之而不盡以故其德不缺今子之於學
也日新而月盛其德不缺可知已予曰嘻子之樵其得
之矣雖然子之樵山中也有斧柯以為之具有筐以盛
之有繩以束之有鋸以解之有刀以削之有擔以負之
有鞋以履之有蓑以衣之有笠以蔽之有甲以禦之有
糧以飽之有水以渴之有火以爨之有斧以防之有鼓
以警之有旗以麾之有鉦以止之有鏡以照之有表以
識之有楔以固之有鑿以通之有鑑以規之有墨以正
之有矩以方之有規以圓之有權以平之有準以直之
有度以長之有量以多之有衡以審之有符以信之有
印以質之有籍以稽之有約以束之有券以要之有法
以守之有令以行之有賞以勸之有罰以懲之有生以
養之有死以葬之有祭以報之有服以喪之有哭以哀
之有樂以和之有舞以動之有飲食以養之有衣服以
被之有宮室以居之有車馬以乘之有舟楫以濟之有
道路以通之有橋梁以度之有井以汲之有泉以灌之
有菜以食之有果以實之有藥以治之有醫以療之有
巫以禱之有卜以決之有筮以占之有書以記之有圖
以考之有史以載之有官以治之有師以教之有友以
輔之有弟以長之有子以承之有孫以繼之有族以睦
之有鄉以和之有國以長而未盡也以

死濱敬二月而終欽惟明皇初治齊員擬卒遂乃固而殂此二君一人而後先殊亦由是已故身與家國天下無不生安於慎慎而死敗於不慎凡慎之道其經傳事效列史集不可勝道人莫不知之昌焉而弗能用徵人孫武氏子紀其婦翁程氏慎齋者予亦未識其翁能用以否然而審其自有可言者翁名讓字廷敬慎齋其別號死者武又言其幼人簡默厚重夫讓敬慎皆一而終之名幼誠諸父宇宸以名起固望而未十者若行所安豈以無所得而苟珊之予生也然

卷十

慎修不隊其志若事以及於暴紀動不出戶庭迹敦亦誠著言謹授乃義與之日從一之堂於戲君亡大婦父子間友交發揮盡孔典備勑以享氏之有維楊氏之先弛弁手歌頌武以保澤孟亦慎之雖也於是翁曰寒霜嬌節皎日全輝歸獻烈友紀綱政效勒記尚載類錫　天明不顯貞吉而終媚于　天子

蒙學記

蒙矢授句讀才俾領悟簡貞俊乎傑式當其選形按

修富一不足爲我謀少長縱橫亡今肆恣千氏一日忽念欲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毕近事遠乃苞銛坊滋萃神於科第業門戶一歲信步閩場遂鍊薦籍爲南創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頓折草爾由益仁人問事無必煩智慮者品是時且以謂榮顯章最余乍長階升而矢流耳曾傲朕於閩之神所謂九鯉湖者愛神憩之愚萬個子畏謂余椿蓋或但成細瑣玩殆藏儒腐生之業亦何許云是殆匪如響者也領薦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註誤卒落厲籍人又駭之而子畏如也去歲求神鈴天籟

卷首　十四

至理極事山負海茹鐵硯穿惚於是心窮學益大而跡益放或布蔑餘蓄以爲圖繪日上山清漢風氣烟雲森而花鳥樹石仙庭鬼窟奇夫瞬人使子媚女新的戍胡塘市門騎手形勝模昔務爲姿吟模寫咳抵滿溢周曲碎無不求詣各至要帖地必精蘊古人之輿蹤慨慷然憚一火足俗高庇妖解超然寓客乃復以余業無小大神通斯實見訊可以陶寫浩素我心獲乎是自門名曰霜竹文華曰階油曰綠床曰霜竹山曰畫圖堂之四隅冀以齊舍其名曰出岫無逸堂外扁窗綿布名其大者有六曰振雅曰采風御子見易浙以養心與訓以廣學隆德紫而保天命也有命是記某聞之保合太和天之所以貞萬物

梁溪之無戰於爭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宵遊星而以文章名余亦嘗愛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愛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余等亦豈特欲物等第哉子畏格氣力果獨是哉以爲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卑於文者哉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何謂之真哉設余第狗子畏云爾已矣當不畏人笑矣倫又不畏神怒忽茍且阿人哉伸之祥子畏不嗜是也必然矣無而人之志識易止子畏之七無亦果本爾乎或

卷首　十五

則不可不可必進以從余好如子……又何煩以

保和堂記

唐王殷下從承運殿之東曰慎德之曰保和祠戶延宴弘敞沉穆四周列架琴瑟在御堂之四隅冀以齊舍其名曰出岫曰采藏曰若虛曰無逸堂外扁窗綿布名其大者有六曰振雅曰采風曰節油曰綠床曰霜竹山曰畫圖髓　嚴下朝政之暇則御于是焉游以養心與訓以廣學隆德紫而保天命也有命是記某聞之保合太和天之所以貞萬物

也懷保咸和文王之所以綏民也　殿下英慮天成
親賢地重勤兼四庫樂唯一善陋秦漢之間平儷蒼
姬之旦爽而且志崇儉取功存宏洞神惟以納物
謹周防以宅心於是新儆湯盤敬彰武牖觀其所名
而天與聖人之心可見矣然基祉淵算之所依測鴻
稱之攸指蓋取諸坤象厚德載物以容民畜衆以
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祉稷而和其民人
者也夫保和之治要乎內外而貴乎細通上下而徹幽
明某試修其概焉
時也近取諸身　殿下神照之餘飛神探賾於是
取諸人矣慈戚寒暄體之喻夜氣清與志光明與遠
民樂生與黍稷登府一與臣工論與庶及于家邦
邕乎思之得矣行之復矣金匱玉檢之謂乎圖書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之謂也

實堂記

物至於忘不可少也而後貴而曜賢之物則詳審
詢酌等之與主而要期於亡弊焉大率存乎其間是故金玉之在寶大率存
之意實則必固善存者其要取
人　御淡寂寞獨得之具曜賢者哺人之性而味澤物
之智設蓋意期於亡弊而審夫人之必不可少者獨
在此也其可封之政行則珠玉爲公具采薇啜菽
姬之旦爽而且志崇儉取功存宏洞神惟以納物
謹周防以宅心於是新儆湯盤敬彰武牖觀其所名
而天與聖人之心可見矣然基祉淵算之所依測鴻
稱之攸指蓋取諸坤象厚德載物以容民畜衆以
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祉稷而和其民人
者也夫保和之治要乎內外而貴乎細通上下而徹幽
明某試修其概焉
時也近取諸身　殿下神照之餘飛神探賾於是
取諸人矣慈戚寒暄體之喻夜氣清與志光明與遠
民樂生與黍稷登府一與臣工論與庶及于家邦
邕乎思之得矣行之復矣金匱玉檢之謂乎圖書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之謂也

馬耳嗚呼寧然此其志又行之無窮而堂之力益厚矣尚何以贅疑而已諸嗚呼予又能不是與

燕翼堂記

閶閭北城外荻水之東自宋王氏所止中更消息居業非故今日閶右元禹俶以充辟建作畫成中堂五楹七介其後十丈深十二尺容中三間壁東外置西格合為閣空虛崇廉俯臨其餘居僧之所以燮安賓時德之止息心慧別寢宗儒省教儀象宏有家之典停時燕息之適往嵩遷曠之風矧者也復人紹義昭事古理豫備憂虞法兜先民取義名堂皆為人後其勉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之謂也

懷撖堂記

唐氏先中山人　國初以幼校錦衣衛指揮後從駕遷行在府鉅衛今隸任居北郭者曰輝府軍之從孫曰溥字澤民皆長蘇文矣其為人仟仟好脩潔郎暴名采昔為人後其能盡義昭事古理豫備憂虞法兜先民取義名堂皆為人後其勉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之謂也

長詩人歸名堂當閶之東偏鳥弘治壬申予訪公公之二子舉觴稱壽予嘉其能成公之志以事公之善也附物以立道者智者之務也名義之立安敢不善因效以垂功者長厚之報也知志而思永者述人之謂稱之勤切則志之非乎古人非敢借以衰也詣謂玩明熟居然無煩申矣是故新宜每宜於警耳以指信可以起心改日新者以盤洗涯之類也行德者以帶動服之屬也故公之立吉主於事後二子思亦足以障彼澤民不亦善乎且予大抵今人之病於是也而獨無仁愛之性之於宥降也是其故舊昵者且生之也勉而其為計也

吝以憑故用之也自弗能以舒矣如代公之事非智仁勇之兼具者固難矣大於乎作文正且未可先決於今日乎今日之從事也蓋必始乎激激久則利鈍果何人哉予源以名亭亦仁乎熟之而已矣於乎郭代公

賓山堂記

葉君民服居貝高東山高東山之人沿澤流記知其得樂水功也他日以山之蓋以居藉山爲東道主而志猶居以後心服因問予宜名予曰是神之區所庇多保特而傑人者亦必擇勝境以宅人卜居以日人也今夫

賓城東西之山又東南來然少而生不發千棟宇日寄寄百將累轉於我我固無寄諸骨肌膚之間毛骨肌膚毛委其寄於山川寄名名寄寄寄者也統名實之致會偏者之蔽於是之謂名之名實如參骨肌膚毛之與骨肌膚毛骨而在亂其中則能以骨爲外肌膚爲故亦終無能爲是名實之所也又及乎堂家源於天地

於陽於山山無倫品於子庸詎知夫子與山皆可賓乎皆可主乎而又況乎名者實之賓而又況乎言又主乎名實者哉賓之賓而又況乎名者實之賓而又況乎言又於今日乎今日之從事也蓋必始乎激激久則利鈍果何人哉予源以名亭亦仁乎熟之而已矣於乎郭代公石枚葉與視寒暑寄寄乎其疑其旨必別有一山疑然爲主於予者

寄寄堂記

扶風馬世用家太湖之洲山川之與丹魚龍之與薛昧哲本之附著猶日奚其疑也名不其實雖日以家終不能脫城府而營營別家焉又日是別於胡家余其寄即大書二文弟字名云寄寄

非述之文哉余斯人者之寄寄者亦必擇八發其二發其二木發其累醜石無窒木寄土工寄木構寄工日寄家寄湖湖寄城城寄別墅寄別名寄堂日寄寄百將累轉於我我固無寄諸骨肌膚毛骨肌膚毛委其寄於山川寄名名寄寄寄者也統名實之致會偏者之蔽於是之謂名之名實如參骨肌膚毛之與骨肌膚毛骨而在亂其中則能以骨爲外肌膚爲故亦終無能爲是名實之所也又及乎堂家源於天地

故昆山費君宗善有義氣所與爲事歷歷振人耳必進馬氏馬氏進者與馬氏不止問知馬氏進也放氏之山有小石馬群飛之人以朝逐止之名之鶉碼鷙碼雊碼雊者與碼而不亂明日群飛之長止之逐名之曰鳳之凰非覩者因取懷而歸珍之故石一止群而名生名實定而愛憎生群名者寄寄名也群飛者寄寄也寄名者人「亂也」

寄寄者寄我不寄寄寄者也不而寄者寄寄也故可亂寄寄寄者也不寄而馬氏之知石寄寄之寄也不寄而馬氏

輔之食井哺其家其家獨有鹽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爾感之既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其平生事可見者如此宅固未悉

學生文行兼美甚稱君因構堂名之曰存義尊先烈也作者揭發已富紘特屬纂記之筆於我宅乎石而介水而流性也樂而耆樂而資習也故性於義孰能永其石習於不義孰能石其水宅宅古今獨稱展季于徽之彼何人哉後之稱是節典可也抑紘所立如此其大達而揚顯之也將大之定者耳我不敢

去國門北郭二十里許黃埭之西濱湖之南道遶湖之傍有美塏焉予友顧君朝周家於是過川經緯沃野環衍城市非遠而囂塵罕集而騷訶不擾誠郊居之最也邇者重築新第門巷舒邃垣廡寬雅崇堂中建燕閒繚以深莊秩秩提提以嚮于文必言如也于于如也登少者耳目潔意氣寧盛有以消檮鄙而滌煩慮君之用嘉靖殿邦記夫嘉美也靖安也書曰嘉靖殿邦斯堂以嘉靖宜人人則宜之宜而此以署之周其宜然

不法之則不熹人不熹人日不能為堂宜故欲宜者在法今夫堂之為制三其道八德也身之以高吾志以廣也法之以莊直吾心以弼幹也法之以深吾思以行以虛明也法之以莊直吾氣以翠材小大不遺位置有定也法之以周吾百行而有恒無法之而居焉以昵宗族以樹綱紀以施條目以勒作息以飭威儀測圭不美以安矣典禮行於斯而序樂興於斯而和矣成於斯而著操履窩焉風氣宅焉聲華起焉安常處順之間收禮樂教化之效尚遠从方來子孫

孫孫弗替引之堂之為嘉靖大矣哉君才局英邁尚志仕業自期高遠閒齋堂閣積書滿其中以肆蒐討所得日深其造復大就得斯堂之助而與堂交宜也亦宜矣嘉賓日集敬恭周旋秩秩提提以嚮于文必多有錫賚賦詠以相堂事而堂之為嘉靖益廣矣

保堂記

沈君性明以保名堂乞予記夫保以有恩推卿士能保以矣身無以保家無以保有其位諸侯能保以有其國天子能保以有四海保則得弗保則失保名成之始也詳之如也詳之

之基也保之時義大矣然求其切者身爾家爾保身之事二其道九保家之事三其道八德也弟也身之事也倫也聲也物也家之事也是故信以保言敬以保行仁以保心義以保事智以保德忠是之謂保德內視保曰反聽保平節食保口安重保四體是之謂保躬倫之保存乎親義別存信保存乎積善物之保存乎倫物保之時義大矣事亦繁矣然其要可知也君子欲保其家先保其身欲保其身先保其德身治而家者鮮矣德脩而躬不寧者未之有也嗟夫保所以守其國有國永其方來也惟時之展為長

甲所謂五事勿廢論其遥曾盖自介軒保之以詒同
齋同齋保之以詒石田石田保之以遺惟時惟時知
此而存之心畧之堂記之文宜可謂岩矣然保之難
而保之終尤難惟時其必知所以終其保者矣朝焉
夕焉陟降有嚴愛護而仰瞻不猶昇夔墻佩韋絃以
自免於弗撤之愆者邪惟時之意遠矣

雪堂記

堂以雪名何進人而天也雪天也宜人也天人判矣
而一之何其本同也其同也森何二才一陰陽也然
則人天地中也清陽濁陰不間偏受以生而謂可以

一於清何理同而氣異異天人以氣言而理一也清
理一濁亦理一必欲去濁而即清猶陰陽異而美
與殊消美也扶陽抑陰君子也雪
則何以為清何以為陽雪山水而雪因實以凝
從風而成陰極而趨陽者也是故雨重而雪輕雨濡
而雪燥雨乘而雪剛雨黑而雪白凡以趨陽故也陽
則清固本理也夫人則易為而比於雪之趨陽乎人
自罪則輕去梁則黑力善則日富欲則日昏治理以
神氣去陰而陽之道也故鄭氏之堂君子取之
取其君子徒也鄭氏名祐字惟中受之沃頭人美儀

好脩內眞素節是故君子取之

葛秀才小樓記

將以宣發風抱紓和志節則必緩得足津潤野以極其
大將內觀心境則必索理性則必徙得寧與寂以極其
小若夫欲大可放欲小可斂欲事榮顯而趨聽自致
於尺寸之地則以攄境之要予為秀才家門外臨
河搆重屋三間間深不十尺北窓一開
則有十數里野意樓內千古而逆轉有
假於峰巒脩陰浹則而扇涼氣從川海麗譙

數十棄而上下幾千載事理者備一俯一仰急一散而
能彌綸萬務者具食不能方丈面為石榻不敵
於從容而自外百步望之叫以
才居而自樂之詩予望夫秀才小而省大簡寡於
棲而來用於世是秀才以一心
揆比也地要而得多學而
彼若外情欲為魚好川石為君
政用報效在乎食中是汝忠烏
沂風乎兄父與曾氏子

鴻猷記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亦多狀焉當語而已者心欲
語而口不克者能之而以他止者非也已者夜不
克者愚他止者許昔似之焉耳奚訥乎必其訥而言
時而默簡而理達詡而中節焉斯訥道之貴耳以此
守口猶有成虎鑠金以亂物者微斯惟周以訥名齋
乞爲記噫時方紛紜全智大詐於無形隱竊玉於莫覩竅神頓於不試感伏奔馳少正卯
又進焉求若子賽之有中理元聖之似不能而想象
予蒼蒼之何以斯訥之無辨而至若有如不然惟訥
司牧而無計其宜不宜焉將愚我邪許三過者集乃

將無逃焉而又何君子之有惟周誠厚易良操已與
物冲焉敏焉足以有無名良深焉濛其訥不過也
蓋抱貞守天永畜師甲賢者平予以其訥忠其銳求
其理通計焉爲茲談答之

審齋記

昔讀莊周曰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也審而
耳目之於聰明心之於物也始以爲名言已而曰未
程衡詩有要爲文章貌小雅北山之及別蓋
要也注爲采貌大師要者文采分錯而可觀之貌也
蔚亦殊烦其初作要因以分別爲義又論語斐然成
章徐散騎亦以爲分別之也宋儒直云文貌鄭司農
太學頒君朝以斐顏其齋意亦主於文欲身與夫

文大矣古之曰文者動乎四體宣乎言辭鬱行暢諸
斯天典燊諸家而禮樂聲明華諸國與天下皆是也
其著於滌簡紙筆之間以布治化以述聖道以紀世
史以詔來學以至乎言志叙事凡號爲文者文之一
端也必咸備而後全古之人得其全而一端者存今
人之必由其一端者以求其全一端者莫大乎十三
經莫備乎十九史以概於百氏百氏要多矣即經之言
亦有異焉學者宜於成章求裁焉而中乎赫喧悉
備則發焉以紓乎豹變如之道也貝錦之華乃
所戒焉朝鎮抱質昭顯而力乎是其必探性道之

根咀理義之英摛辭章之藻悉而問前覽居而仁
行務令五品順百行悉容貌莊威儀飭令矣如金
既治如玉斯琢卿士百執百執百藝百藝百工庶
分錯而可觀則文道得矣興時庸下朝政施益弘
風儀虞廷賡遊黃郊於是乎效乃益大以全余也不
足以盡此朝鎮有前勢且鋭意書滿齋中居而求之曰衣錦也以

恬隱齋記

恬隱者黃巖戴先生齋名也先生名墪字尚重其先
山陰遷台世擅詩名宋東皐石屏父子尤著諸孫如

竹洲蘭谷愛軒東野漁村秋泉梅巢介軒蘗翁不墮

今家太平之盛山先生讀書號鳴山避喧巷中以此
自呼或署爲齋名皆歌詠自得莫測涯際行年七十有
六鄉邦倚爲瞻式主器先生於元明有師道使爲記
之蓋位南都太學乎

人之情動勝靜者十九靜勝動者十一隱靜之至也
而後何有於恬不恬耶世下矣名至靜者而猶有不
恬不恬而猶曰隱妄也不恬而隱者安固不能
忘恬而隱也不恬而隱者安則恬於隱者誠至矣恬
於隱者誠至而又何有於標著乎是亦將固其至者

而已欲忘恬而先之者也故觀恬隱之稱而知爲真
隱知爲真忘恬者也至矣哉誠能生之與恬隱愚不
能贅焉綴而爲歌敢以獻先生之與恬乎恬乎隱之不欺隱乎恬乎榮先生之有乎

坦軒記

瑒會蘇州衛指揮使司事隆宗以坦名其
軒乞記於予坦安也平也君子之書曰
君子坦蕩蕩猶大路而無外虞無有而不平也君子
以之又得其義於周公之書曰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居中安下履道而正者也幽人以之又求其義於天

地熱物皆然也暑寒之代序高卑之相因未嘗偏極而不反惟人也可不坦乎書曰王道平平詩曰周道如砥由天子以至庶人有可以不坦者乎彼不然者秦政漢徼以求仙弁曳病天子之坦七雄剖源之徒以逆紀棄類病諸侯之坦儀秦鞅斯棄卓之屬以攘位竊國病公卿大夫之坦王衍宋齊丘之輩以矯名竊利病士之坦以至乎蠻蠻之氓千紀厲衆越分以自恣者病庶人之坦皆以川原不足而抗之張之以極其私欲者也然寧之有不貿物而弁亡其坦者乎故坦不可不由也今夫君之才家敬而果利行之

必達其世以孝義傳讓其華受 國家三品爵冠弁金紫昂然榮其家廣第宅連阡陌厚生用無欲而皆君之常耳使君不自安之而每欲凌跨超越以爲快則未必不能而遠矣君乃不然唯執一坦以自居此其盡道迪古度越於人逸甚故乎定冲易以坦其心敦本務實以坦其行恬澹貞靜以坦其志與猶誠信以坦其家謙和直諒以坦其與人彼高俄嵩吾坦夷墳彼危太行吾坦康衢彼深丸疑吾坦陸野以是日明而自然其心寧甚

行潔其德申其言從其家肥其鄉邦重而尊之一身有庥百福厚集蓋坦之效大矣而遠也本如是而君獨能獲之君始知天地萬物之道而周公之所謂幽人孔子之所謂君子者乎述之以贊於文

招隱亭記

招隱亭在無錫之甘露作之者曰西野華君文潤文潤抱石跋雅今海風素高居遲攬同心者稀於是寓劉淮南之志於慈亭爲人莫不高之乎也或夫安以王孫之華赫不足以尚其曠逸之想故使八公者造二山以諷引泓滑招援慈綠孫桂儒顏派興後來自

是以還必斯爲美咸雲卧以終身或排神於中路任南轅者傳隱列逸興動勞以齊芳信高尚矣抑皆執是則將蔑禮崩樂廢養亂刑乎臣遲承十人行遯唐虞不就夏周不興而后我獨貴乎聖賢之情其亦異矣嗚呼盍嘗徐察而深求之使然後知君子之居心御世所執微矣蓋曰三代以還治亂可隱治亦可隱也三數君固已有說今 君臣明良時事春清而文潤爲是則所謂極治之隱者也百僚充備績効既敷將吾一人獨見林下以功化教致世者同功乎不亦可乎故慶慶有樂許周有哀齊先民子

五臣十人而不泰四子則招隱於治世者可知矣於
同遊並行而不相悖文淵殆知道者非邪既叙以助
志復為詩璟亭石時歌而招焉詞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木山之陽兮山木貢思紀荃巖兮
樛葛柯兮矯宵君不來兮木以老

於物堂記

長洲郭汝載家城北緑雲里汝載治士有恒心恒產
去家東盤疏壤為沼循沼內為副墅築內為中洲內
外隄匝以嘉木柳枝桃花緋緑互煥中洲之中以主
張衆美謂生意無窮皆鱗之繁且妙也名堂以於物

僕游焉而樂汝載曰吾不為貴御者而為是吾樂
而之是而樂益愛而之是而愛捨是而樂今而後知其衆而斯名之宜夫予曰然執道以御物道
不精失物情微物於往者之从道也則居可知矣古
之言魚之樂一也莊周公孫僑子思之徒皿周之為
雅者二其為樂一也大椿蜎易照沐而斗津吾邃然樂其樂而況方舍繼縱遊乎伐水之家之池洋
洋悠悠又況躍沼千淵極浪乘風厚矣空者感察焉又
況泳乎德淵遨磐迫川徵鱗巨鳳左右充囿其為情
無以尚之者乎故稱魚之至者古今底千平王子善

稱哉然魚茹樂之今有愛焉名魚吾之盡性皆以遇聖
人今魚遇　聖人處乎沼情盡耳吾與子生　聖人
時被　聖人教將求為　聖人用能若魚之超然無
為乎若是則員　聖人矣夫魚滿沼賢才滿天下吾
與子於是不可以賢才自居不可以滿自恕居則驕
驕則傾恕則怠怠則敗傾與敗非魚所知吾與子罪
也故於是當倦焉無作魚羞子曰諾子曰夫魚且勿
可羞而況室居名言之張參乎汝載瞿然請記之

清芬亭記

居天下名山水性氣不足以充發之且當與閻坐市

者休科舄抱資澄雅又知尚書事隱是境之為其
事日名也亦不厚矣況庭天下名區也余作之山玉
竹之水不肯受塵土　燕羅氏居之哦山嘯水吞烟
吐霞衣流冠石作一亭儲聲勝號之曰清芬來邀子
志心地之接者於亭楣意去陸子二千年不聞洞庭
有擅茲名者蓋天勝不遷知昇而取者自寡或有之
矣而我未之見也未之見而助見之又為得而忘言
也遂毋編而衣好棘而足吾他時占子雋樂當無二

絲髮塢濁

吹綠亭記

錢氏有大園焉一方池居前旁爲亭面東軒豁疏微
不受一泥塵入每坐棚臨流四簷草木生氣蓊合翔
禽交呼波菱水藻漢漾碧亂鄰游鱗潛泳時時撥剌出
入水面水痕散而爲紹激而爲珠澄而爲線一坐便
廢書夜酣暢之餘取石柳先生山濃蘇州蓮花白時
嘯餓州一白鷺投入池來爰刺蓮葩鮑啖手自垂綸
釣鮮劒蓴洞玩柚子皮酒急少以爲趣阮咸作一兩
曲熙熙而醉宴而臥仰而看落高歌歸去來歌
已長嘯流雲救磐徐步與點也投所好一境然後
謂天地之終始之事父子之義而順者
歟近於所謂廣大平而參焉者歟皆從

日予過之以爲趣頗分品名亭而文之予大意以爲
亭趣惟有生意故勝遂用韓吏部山溜摘二字題之
曰吹綠

楊氏祭田記

曲禮曰[illegible]大夫之稱次之禮
之重矣女矣[illegible]大夫在於五制既曰有
田則祭田也又曰士無田亦
祭而以禮者寡也禮而如以時
能調酌建置以不失先王之意不悖時王之宜又益
寡也是所謂士爲者其可嘉哉世以其得爲者而
他爲之又多也不亦重可嘉哉雖然萬物之情外必
自中集之所爲益不特是樂其發慎其獨所謂外心
內心其必能交致矣田之廢興之石險

南山隱居記

孫樾潤殆五百年當大江之濱嚴壑之郊依山北而家天順中故處士大章有三子各授以業季氏公正君得山南地地廣而蒼君時壯且敏視其地若玉未琢也力治之雜其蕪棄其垣墟其填敷其絲綠其領而爲室重而爲復屋而爲堂敞者生之餘者從之其制無飛翬藻繢之靡其所憑栻几書棚繢之上酣之屬有畝有畬有渚其種秫秫麥救圃之屬鑿曰沼疊曰山陰曰徑通曰徇其植柿栗桐梁杉竹蔬麻

菓大率居尚樸固而省成有鼠竊狗偷則以其實給用美足暢適而規制不後以是也東西南北各處爲梨鉏其簡編並持樂道頌治生信事之日修實用時集安之而不遷享之而不怍信矣哉君名者也君標其牖曰南山小隱相國長沙公而下多爲題署復請予記夫深山大澤惟村之依故當事有虎豹而蟻封無梗楠然得而不知爲之婦事於郊裘當於野其堅白以對日月爽然風塵之表終眼行從厥自生則弗稼猪與其以爲名所謂君子之心也先生者巢許其服而禹稷其腎服既自治治則無敢拂於世爲是名已乃上以道自治治則無敢拂於世爲是名已乃上以道自治治則無敢拂於世爲是名已乃上以道

先生亦獨潔者矣而亦烏乎燿跃無窮與余曰先生之植志操節也不可閱吾試以右閱其詩非孝忠節義也無觸於膚無寄於聲油油乎苗元化之嘉種粒烝民於終古其不類杜少陵與杜之位不過一員郎無片事自振當時而自方稷契人不笑之以詩史燿也而先生又乃千忠哉生之爲斯稱也在少而小子亡之於止老凡亡古諸先者當以期今則定矣敢以垂贊無止

東山竹屋記

國家有考成股肱之臣曰大理卿金堉屢公歷輔祖宗仁宣四朝幸典寵渥以格于又既沒而遺休垂光肆溥愈隆以格于又之彦來凰求秀疑特益振世華用維紹先開來者是承是荷宜剖父授曰分之業爲衍田繞兩走　開下上疏請明先公廷賞之典不報請賜謚又不報猶以吉昌近攏森鳴東齋踰年　天子詠嘉賊省流人來凰得釋跨年來春月予遣于京門出慶之視其氣浩然良疾然充也問來故來凰口述明　天子新復申先公事予曰不其慫歌來凰曰吾以直哀慫乎抑先公之遺其豈和玉之琪劇不能三獻哉予甚壯之明日以其所謂來山竹屋者求記亦自已有言言之東得其地勝有山水之雄秀竹木之茂悅因旁竹結屋而居以討古人索名理養飾氣於是有朝暘之況虛心子之稱且上尋先公有玉雪之軒亦以竹喻玉以温栗雪以潔先公以喻吾以指言其將內地以獲先公之心獲其心尚武其道云爾凡其言之大校若此嗚呼盍之矣予不足助來凰所不能忘言者悅來凰之氣也夫玉所以温栗雪所以潔竹所以似　者所以得此氣耳至如衛

古今而觀之瑟兮僴兮赫兮喧兮衛武之竹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之竹也邦有秋成亂賊懼孔子之竹也其在于今則出諧韶濩處光汗青惟虞氏之竹乎此始可以載來凰之志彼其磐桃於綠檜金鎞之狀注地於園居玉珮之韻與東山之佳衡宇之適以極語風之工者可語衆人非所以記來凰

愚谷記

鴻山白提梁伯驌以來居甚不易稱可知已樵堅摶丈何有於也乎連西暨華公德始能居之亦始能稱

之閒古構新名其特勝者五十有八嘻盛矣哉山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是爲中興其閒曰眼空臺者惟吟眺之所閒審以語余余想其燕閒之時戛然而興橫生浩氣欲吐非觴豆之際戛然而興橫生浩氣欲吐則振衣而上於是徜徉六合宴品太始不見有一長物雖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序禽蟲之鳴寂奔伏以至乎烟霞之互移日月之代明萬有錯於前而曾不滿吾之一眸故衆所見而空之此其加於人信遠矣然而空有之際取舍之門而見非用力察之又非用力故自其有而論之則日用而物物之紛亦不可以去自其空則汎乎宇宙之大亦不可以執譬諸

飲食方食爲有食已而猶執之亦不可也食於物乃君子之適也此又見有是非者介乎其閒鉤橋之栗於斗爲有而瓦爲空時則主於空居延之節於蘇氏爲石而婆陵爲空時則主於有故空有不在物而在眼不在眼而在心而在理不然無擇乎物而畢歸於空西方之書非公之意也故公之所謂眼空以適爲極者也古之爲觀者若山淵之平莊周惠施之眼也是齊也非空也塊岳杯湖李白之眼也是大也非空也二子燭道未盡故齊

之九之而未至於空若公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其視夫山河草木之屬流而自峙而自峙以極於萬有之積而各具自然者是無一事疑塞於吾中者而又剞乎傷道敗德之物礙乎榛塞之具齷齪瑣屑擾煩亂交病吾心眼者哉九峯上轂八紘下陳曠然吾兩瞳子唯見一道道以眼著眼以臺著不可謂臺

罔功乎不佞請發公之道以鏡于臺

菊花庄記

蘭溪伊廷玉家有菊花庄以其道行於蘭溪爲志於是去爲判大倉州事若若爲道其忘菊事亦大矣

矣有菊德有菊操有菊趣有菊功而庄爲之總之夫植焉名曰而庄一隅吾請爲編微之夫植焉名曰而庄於斗爲有而瓦爲空時則綠而色芬馥而氣本乎地者所共有無貴也德而黃中操而後彫趣而幽野功而濟人斯菊爲已伊亦特舉一隅吾請爲編微之夫植焉名曰而庄於斗爲有而瓦爲空時則德焉膺操焉適趣焉輔體焉一身之有莊也德乎於體無弗康焉一家之菊莊也一家然而一國具其來至於庶疲癃活天札州里之菊莊也推於通國通國之菊莊也又至乎反收內卷以小喻大物喻道則百行具而私欲亡君子進而

小人退善人多而惡類消中國治而夷狄臣陰陽和而萬物遂亦人與國家天下與天地之菊莊也已小乎哉福建憲僉前翰林章公有記亦引厥旨矣襲君之命不可已且申之云爾伊君亦然之乎倘然之幸分我一落英餐

芝庭記

蘂君明哲之新居在太湖史之紀東始焉而芝產焉因自稱芝庭主人吾師天官宰淨先生爲署二大字他日就僕問記積久之說古今或爲或曰猶影響或曰酒疏至折諸聖言則如禮之云四靈春秋之書麟

蟄居可知矣乎衡觀其間不可大謂天之有意無意在也一氣流轉或爲人或爲物其粹精者植出而芝動出而才秀非無種也種於太和焉其間有人物相爲徵應者亦自不同有人未至而物先見者有人既孕而物斯從者有人與物邂逅相值焉者由君子言則可喜也亦可懼也昔之名卿喜住子孫之出其門如芝之生其庭高賢固欽而今吾得之是可喜也然而佳氣吾集能無逆道承疑之方歟必人與物偕而後不爲吾老廢可符謝公言少當餐意是可懼也今蘂君誓是則信善矣其人恂然恭冲然和藹然才且淑也而嗣者泳游頻波蘂發可以襲桂馨奪杏艷是封胡羯末徒也則知而無事乎懼一於喜者也阮以爲君慶且以佇焉而永之以歌詩其詞曰

煒神麩兮翹吾庭蘂吾嗣兮協厥靈友皆綺兮采巖坰桑者起兮甘泉九莖芝兮紛作齡

天卷終

紀叙

桐園記

長洲祝允明著

人以桐自稱也者指有二以未也以琴也其為以琴也者亦有二以鼓也以愉也王君世材家吳城東之甫橋家傍有園杭桐盈之耳目之洽心趣屬焉乃自稱云桐園是以木者也頃余客於薛以重其未定重稱也余求其大者無若以琴之一恰者言之夫琴盛衆也大可以薦天子廷為民樽器宜廣載大和以奠世育物奔蹄鳥獸宜廣載大和以奠嘆乎此其喻矣然寥寥物乎哉吾之人尚尚遂凡其寥寞與繁植者兄其然駘也今世材局不入夔道論信志顯晦身有藏悉於琴其為晦藏者杏壇汾亭其尤也琴豈不宜隱者吝之不宜隱為世昔不為人琴言也況引制以歸園是本論之材擁天真完天和惟直應撫桐之未安圖之地稱焉而已矣世材於是惟日消摇乎老圃之間視君嶧陽之孫居然亡忘為之培扶潛洗使姿格流泥出群求異陰寒蒼鋪動靜有則物而川人而知秀氣之動者也性動也故周流俯行不舍晝夜洒而儀首五行滋萬物通九有功忘言哭乃消息萬理機樞百性訂是非審時勢

南村記

蘇之勝左川而右山出谷四絕宦濠入橋而西穿橫塘越荷花蕩乃至山下跨坳似桥東榜上四觀可盡其山川之勝比村墟之最也鄉人王臣之居之而號南村因本老旗詩子狀之以名以

山川之勝山川之勝宦之得之能宦而不能得山川之勝得之而不相值何以言為哉澤國而風色清俊吾期孝廉過臣之而告臣之以南村之真文章不在筆墨在三士祭橋士連手南顧而一笑也

南江記

氣之秀者其鍾也物而為山川人而為知仁就其有動靜有則物而川人而知秀氣之動者也性動也故周流俯行不舍晝夜洒而儀首五行滋萬物通九有功忘言哭乃消息萬理機樞百性訂是非審時勢

別行藏樂田用心之靈莫加焉夫子所云智者樂水
無煩多辭矣然吾覩於是水其亦待人而功乎一河
也或潴國計或利衆波或下流歸墟蕩焉而已矣以
至其他千條萬派用而利衆而否皆然也若夫勢趨
東南故吳尤多江湖將君尤昭家吳淞之濱以南江
稱宜也吾以君抱澤物材未得沛乎四海而泊焉寄
高蹤於寂寞之濱臨清風詠滄浪放泛汪汪之府雖
不自少斯固安時順理夫子之所謂知者矣固足以
滌煩夫塵契斯名淡不亦大哉雖無舟楫而江功不
以君廢也故序以君山君當謂然

彼如今情魚鳥獸

西郊記

勞君以名麟號西郊用魯事乎麟之祥於魯可知矣
吾　天朝可以魯穀乎成康之郊固曾容之君將以
是乎然而引之於西則果用魯矣嗟乎會之不競久
矣東門之人當之直殿而使其若喪家狗尚何有於
紐商奴隸之手一麂身風腋之足云乎故孔子悲之
白獲麟來說者衆矣且烏乎折衷曰以證漢也夫
漢之言衆固謂遵軌成康則成者之說亦或可信今
大朝由　和宗來以克紹也雖考宗和殺刑措猶不

不可嗇何子嘗倘於一者何子正以擇其可爲可哥爲天下之行抗之非可抑之非可爲天下之高之非可卑之非可爲天下之用同之非可異之非可楊失之抗墨失之抑莊失之高子雲失之卑焉道失之同王安石失之異皆非孔氏徒何子寧爲是蓋曰行必無適莫言必信事斯則何子之所以能折衷於孔者也

陳氏燕翼堂記

詩人言武王之作固所以燕翼子謂得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子孫敬其事者行之乃安甚矣武王之善繼而詩人之善言也近儒謂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安有弗謀其子而先其孫子教未施而徒欲安之翼敬不先於安其說若近而反迂後世欲法之從古訓可矣爲天下國家皆有道焉所謂探也故稱燕翼者先求其孫之道長洲陳君文煥少游邑庠將光大其族不幸壯歲不祿有二子伯曰凱字德和仲曰德相德和承所遺厚業益以誠篤敬慎加培之德相生於遺腴積學敏功必將遠揚耳目手可指按亦皆足夸佳勝其木字名千里爲柳溪即脊山有居者前太湖而東當歲香山塋前而錯布洞庭峯磯也先東路簡澄而梁穿湖流達于震澤之委橋也先西而梁穿湖流達于穹窿山橋也是

爲潘氏而一樓卓其居是爲主人之子太學生鋹和
父藏脩所也和父得郡名士詠歌之而署以湖山佳
勝潘氏余世交也今又爲婚姻家太學之父崇禮隱
君古心行君子也善家德門也太學起家嚣也他人
以是居請語余且爲地嚣而談之抑我潘氏潘氏以他
居請爲人嚣談之以潘氏而是居能已乎哉吾觀凡居
之勝者得其人甚難得者淨盛而傷華傾佺而被冠
紳濁者昏鈍而傷質乃今白發太學父子之於斯也忠信長
不得自高川不得自深太學父子之於斯也忠信長
厚增金庭玉柱而光榮之所而樓之佳勝大成也已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吳中自昔多儒家不特一時師友游會之盛往往父
子昆季交承紹襲引之不替斯風至美嘉尚金氏其
一也其始祖爲宋迪功郎章至元間其孫伯祥父尤
名堂作安素堂於所居貞豐里錢遵伯行氏爲之記
稱伯祥端重有守知所止而無外慕之心聖人
朝其後人守耕讀之業不衰而轉盛伯祥六世孫允
彰之嚣遵而未央也豈不與允彰名煥號友蓋
乃就元趾復補之請余紀其成凡安素之旨與其遵
錢君之論理暢而言美矣余此以事言之夫以物投
受者期欲必守之無徙良難伯祥學有得知夫金帛
宮室長物不足爲身之重子孫之傳也獨取吾志所
處山澤之區官一畝田一頃以安其中而不動乎外
雖非窶空可謂素行乎貧賤者其世當狄主僭華士
爲魚腥蟻羶者皆託辭折服士庶庭伯祥考槃硼遁
涅而不淄可謂素履狄行乎夷狄遵海故樓無流播之
之胡寧夏起干戈四海金之秩遭海故樓無流播之
虞可謂行乎患難之素　天王新命崇德縣治澤百六

十年而允彰繼述益熾弗不軒昂又非但素富貴
而行乎富貴者耶甚矣儒効益至乎是其要不過不
願乎外故無入而不自得安素之大旨於此矣吾
又不知當伯祥時郡鄉之顯者富紫奕奕宿者倉箱
轟轟其所安所遵有如伯祥者否有之當並存今安
在乎不安素者効若是伯祥之賢加人氏遠而子孫
之美允彰之孝又爲可誦哉韓氏之子不能安遵之
文學之素故詔金銀車之詔唐氏之孫不能安懷慎
康正之素故授澧州之放翁陸氏之史茲堂之名與允
彰之嚣並延而未央也豈不與允彰名煥號友蓋

凡金氏之業安素者耕讀二道既其熟習而有得者
使徒美而無奬掖功將非久彰意復援詩禮經訓銘
諸堂之兩序曰楷厥百穀實由斯活驛其達有厭
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應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
及稊右在左曰脩禮義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
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右在右

南岡序并詩

以朱公爲南岡之號說之者蓋咸謂南於象爲明爲
文居爲君子之強同爲高爲廉爲堅磨而不磷數者
咸令德有一加於人而公兼之物以名體名以方德

信美已然余知公者就其行事而仰之公久在諫垣
有犯無隱危言累有牘可知名如有建懷爲視朝爲
抑奄奄爲斥權壁爲止畋遊爲啓正聽邪爲公進退
刑賞爲申冤濫爲振衆困爲論列大體爲條畫所施而
啓之明拔蓍纘而納之聰崇議切辭何明也何高也
又何廉也而翹翹批逆中立而不倚不屈不橈以期至
死如其強如其堅暢其末爲訓庶詠歌而又盡南岡
之能事畢矣有而似之誰定方之公今賦政東南省
至于王丞弼極高明諸叙爲日麗辰揚小人作詩
公爲永懷以慰其願

公位之煌煌亏公道之堂堂亏堂且南門且　相
省之屏也台揆之升也道大行也極高明也展大成
也

表弟蔣秀才造文序

劉夢得序李賀集稱賀死時語其母帝召作白玉樓
記填之烟氣而賀死事傳于今七百年人信之極章
著余近得其母將夫人挽表弟事知千載有繼賀者
事復章著昌氣元英靈天人流通自擇清降疑俄復
歸返若帝有命玆固古今之理與弟名意字仰仁故
樂予今君遺胎而生夫人方有娠悅見道流三人

卷首

入房使失其一羣既免矣襁保神領能吾誦習九歲
治四書易皆通十一入爲府學生鄉部知名十四應
鄉薦不捷而靡轉鬱湮靡踐遐徂莫不嘉稱之丁巳
之歲其年十六冬月府試一日夫人曰母寧
知帝京有紫府瓊臺乎母曰不知又曰兒當以母老
辭歸可邪夫人誦其不倫且謂蕃語置不問數日夫
人長塔劉岭來參賀元節入齋見周易晉中有夾
置一紙書千百言取觀之乃盡所記前夢中其初曰
某年月日夢老父引登高境曰紫府瓊臺撰文曰
翠羽非玉殺金關其來曰某再拜泣請家有老母

願放歸養姑從之云峴水及詩中文肅謫來奔之夫
人亦來問故不對夫人取紙將視肅寄遠云母母覩
此泄天中機夫人驚之抵于地肅遂拾置卅中其年
秋肅病病中語夫人李賀爲帝召筆又不免死余何
三月日肅竟死死後數夢於夫人一夕見夫人即駛
去夫人逐之人言肅令非復若時背行也夫人愈遂
之及門肅令何作門臺兒夫人言丹
臺非世間有其大居郡嘗悒悒然日兒不得如前行
即去一夕又見肅死不如肅死即滅即散
肅死不滅不散乘少頃又見肅曰兒死後皆上以往又言不滅
等語與父言無少異又曰母哭無過慟若過慟若不
掌食若指弄兒與籍令兒悲遂夭兒之喜著諸
此嗚呼肅果從長吉游諸游都緊微謂　帝而代言
乎何世不幸不能留肅使翱風坎塢也夫人將顯肅
肅故未及爲古文辭獨時文數十篇自題曰東觀肅
夫人壞刻之仰允明序夫人又言未能爲文在卅中
之故令不得其詳肅與余皆爲

可也弟志所存而死之耳古之人懷抱
天公地媼東王西母堪臨於洲陰日乘月九鹿乘毛
衆蝠集蠓採髓而旭行者彷彿於其羣囚持尾以長
毫咄哉何足以數有能警視而不盈寸小聽而不
聲潮沒鼉龍之腥不滿口孔魚鱉之味不充吁普
端乘水三山吸鳥曰沒爾將謂天神哉一六尺人耳
此乃所謂慷者自慷而一之不知身爲蓬不知海爲
身此則慷之至者群黠於蠓者困鼉而慷其名曰仙
當知仙非別一種物吾輩懷者往而爲之耳凡仙卷
可爲吾輩先爲備者爲之後人補葺雖未仕

德行備美幼受夫人教止畏恭

然焉能仙焉能仙不然也吾已號弟明日來從吾執
于高步而往

銀浦序

若夫商飈歸夏玄露洗秋碧瑠璃清微之田黃金橫
翦蒼蓝之界霜輪湧峽桐葉凄迴爾其滌源尾箕垂條
參井發坤成象衡蒼汝津洌淵注不傾銀渺渺翻墮
激碧蓋絶地天通而氣潤華蓋孑以飛顯而色從皓
金虹飲華流雲仰汝韻貫元精而霏流澄停皇文以
示昭回乃有英俊門朝公子織姊貽梳海宴賜
桂迎仙鶴群踔虎龍綸攝華梁而徐度遵青霓而上

征寇星妃步穢之塵浴天媛浦裙之水滌蕩內骨磋
鏡容華援雲體於鹿裘寔仙風乎流澌江波以混金
兵其相寓遠慮則為潔夫游泳濯而號玄客配宋郎
之口過噬郤生之德凡尒也幸逸君平之靈因成七
襄之報公子徐氏美尊名余前脩狂之漫郎曰視
允明其中表兄也

毛澂哲字叙

毛澂哲為今內相三江先生從姪生時先生嘗前
夢相家禾旦文談公過之因取文談名之曰希原
實友為利字而表定也比允明來京師澂哲又屢

即之忘也庸詎獨文懿所謂卓稷周孔之同歸也此文懿之可見者也夢哲果欲齊文懿且以成先生之心乎求之家庭足矣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長洲楊氏三友昆以其三男子名鴞郛大寶遂字乃辭受書返以迓祝事禮也物三昆之長安卿生儆次昭卿生揖次咸卿生揆儆揖揆世齊而南疁之譚門夫生子者相咳而名名在而字字成而祝故名以別命字以章德辭以祝成古之道也揖也揆仲若伺厥子之能事舉矣三子代思哉三昆弟仲若伺厥子之能事舉矣三子代思哉三昆弟仲若伺厥子之賢顧二子前升階四拜稽

首於對于大賓曰若稽古成人有造惟弗堪是懼敢不夙夜承旨以命家人宵人宵人惟性父視三子猶甥也揖而進之尚象觚器以前民用刻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字伯渙若以禮義爲舟楫典常爲大川用迪于五彝庸于百度將集善以疑德聚其渙濟其彝章貞道利執大焉先王秉忠信以治臨下四方四方化成易編以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既降也滋冈孚以論紀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疑其在于今非契策也曰政撥予仲若大忠信以

而美承又建得兩弟皆男氏前錦衣衛指揮使副
劾甫名之曰美朝美爵令皆長矣美承且升男氏又
從諸賓之請加之以字承卜志學朝曰學爵曰天
學使允明敘其義責以教三弟允明曰諸惟人之所
以承其先者非一途然必自學中來學優
惟人之顯而朝廷
斯可仕矣惟人之
人之辨以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天下之人能脩
天爵則其學正矣其名而出
者也我男氏之所
之而允明之意又有
休將重以為三弟告夫
者焉聞昔者府君
曰男兒志氣當
衆公華岳之
矣今有事
君之立朝其
事將而求用之
以為上然未用也
昭工而扁
怪行出使而
也如是則良
益在野欲在野以三隅

反耳所謂反者謂五品之皆然也一者無所逃四者其逃諸雖然以爲逃也而勉者情也之五道者道也無所逃於心在野其念諸在野之室吾女弟也又在野資甚額才力警徒又有賢父師吾之所大願望也

羅曉字辭

羅以善聞焯于兗門勇德儉父庶此風脩惟此風麟其名曰曉寅人衆德啓東是表皇猷造成嘉運宵旦赫斯耀靈定嬪厥則命鴈昧谷淮景若水金雅既騰六合清淑爲容思留群伏以起容光必照蒼生仰止析木而炎赤宇品彙不自東齊貫趣如惟天有日

萬物之則大明啓宇咸作于世聖人有心自氣以存嶠晦宴息隨侯而長天日卫魚公淵舟臺煌煌千尋炳煥泰定光生明而思試事不自興必待物來而名禮不云乎志氣如神在物將至自興必易不云乎山天大畜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敦哉羅子惟明之劭五品爰察家邦有耀載驟于物昕則有月燭亦代匿其輝不場作物之勤乃簪于晨紱于敦哉羅子敦爲漢臺高士斯立名栝字斯立留子叙焉漢臺之子名栝字斯立留子叙焉漢臺高士斯立又敏遒好脩宜有以深明之語之曰栝者五之也斯諦其驗也子受名於父受字於賓名棄其力字斯立矣教子以謹言植子之言也教子以脩行植子之行也教以尚志植其志也教慈教忠教別教信以植其子教友以植其兄也教以篤學植其學也教孝以植其爲父爲臣爲夫爲朋友也推之而皆植也子也力言必謹言斯立矣行必脩行斯立矣志必若孔顏學必若游夏子必若曾閔兄若寧戚君若文王忠若伊周別若曰季信若晏子鮑叔推之而皆爾斯皆立矣子哉蒼而復黃與飛走者殊性而思自作于哉於乎

叙定

太上自立其次植斯立若植而不立矣子之父實姑望子以其次子獨知斯立而不知子之是固當自敬遒好脩此其爲上也子則遒子以用哉子顧與子父若實也兵爲上之道也其來尚可勝

表氏四子字叙

表氏世爲吳中著家居郡郭之南濱南溪若厓之區而自表氏出者率惇厚周恪雍容謙卑者以孝出表者猶其多益也曰有省度上梁成宗族之所推也有四男子曰栝曰樗曰檟曰

爲字之指以斯猶揆以斯猶準檟以斯猶楨以斯猶

端瑛尔表妹趙氏於是存省以四子字似勉我吾固
曰表美世澤觀取諸名字者而慈訓寓矣四字之義
與其名不相遠亦不過深而無不字覘飭之意古人
之取亦若是耳故文字之義無必須陳且為四子推
所以因義而相切者行已有恥而遵義則芳措之端
矣動必以禮則可作人模範矣以仁存心則根幹立
而本厚矣內誠而表事則如堵之可瞻矣賢之教
不舍是以為先名哉有省之所感也然貝父過之一
耳名字用情如是而見於日用之間乎而合而後親
長以名呼朋友以字聚入耳求心乃獲諸其躬不為
孝子良士不止如是不足為子良士來不止也四子
毋泥字義而取文華且為大雅殿為千佛閣
四子勉之毋作父宦羞

卷三十

外教

重修僊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長洲祝允明著

吳大帝赤烏中孔明應圖夫人陳氏捨第為空王居
在今閶門子城中之西南維昉釋瑞文師寔肇其緒
寺名通玄門曰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領郡揔一大
區東之僊縣亦以通玄當其號於是始著晉
代有石像一軀海濱之邦見於法苑
朱齊度本入十六余年矣又不特稱大而已
珠林說典而菓大宇宙物皆化名盡又不特稱大而已
響寺於是為選佛場內神化名盡又不特稱大而已
舊有贍僧之田為畝千餘今維來復而剎右蔬圃廣
數千弓猶陳夫人花苑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
渥温氏倒篋之末郡帽千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
伴厖礫故無得而稱焉　皇明平定永樂之初寺主
永宗和尚重新殊弘建諸梁為大雄殿為千佛閣
為山門為戒壇為僧堂文室指舍庖湢次第成成像
設卑備而神像與鉢鼎焉無恙寺觀返舊繼者指南
又復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賢之莅止堂蓋元統乙亥
思公斯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殿未就

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爲經營餘三十年而復舊
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宗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既
久亦復新弊易殘補缺增華潤傳澡源潔澡傳今玉
潤清公益克紹述以成壇殿壞特甚更倣建之而塗
堵儀相整肅具足莊嚴備具足莊嚴不一日潰缺清師之功堅固光明
徒與外剎同勤莫不一日潰缺清師之功堅固光明
勝果既圓靈蹟更爲大成則今公治丁巳年也其
鄰士刀筆可寄竊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
未審前聞世所傳何時何應集
遇賢稱誦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有肉語不能宣贊
乃爲錄述本末大概姑爲刊諸以伺鴻手行字就列

復說偈言南閻浮提最四洲該統總後表江南東嫗
唐王創繼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淨大滿海化身來神
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部恰環轄壞復成
紹千歲往啓萬來大哉諸此勤宿力今乃睹大惠清
師啟閣欄楯耀七寶慈容變相城傾滿香花燈
燭等吹樂菩薩種種具流泉擊山聽天園花藥果蔬
禽魚順如大日月開光明願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
邊遍思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蘇州五顯神廟記

造化之數五爲大紀爰自三才莫居而五行劾用象
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貫幽明
而共徵管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於上爲
五天帝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紀含樞紐
而配於人帝所謂太昊炎帝少昊帝顓頊黃帝宜神所
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既祀上
帝而小宗伯又日兆五帝於四郊皇別既祀星岳
於郊墟又爲五嶽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
未審前聞世所傳何時何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
遠光啓降於發源王侍家語邑人麋至嘗血食于此

於是建宇棲之功稍不格邑人依怙仍名廟爲五通
大觀以後累封王秩昉有丘嶽之稱宋迪功郎國史
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碑又辨五通之說按
姓氏而推本於五氣亦近雅論升又引李觀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
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爾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
則爲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覩
鬼形然不相識也且三皇二帝
見手眼俱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爽旁魄或
於天或於地或於人須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

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於建炎即織里橋南舊
動舊基地爲之嘉熙中比丘圓明重建正殿寶祐甲
寅通復鼎新又增大雄殿於東序景定以後正知善
已繼新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
脩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
子禁特建華光前閣以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
海蠲地拓廣前罳吳江田爲長明燈油及贍衆費延
祐丁巳寓公葉式德又作閻迪殿此皆延祐七年吳
江州儒學教授顧儒賢記平江路諮靈順行祠所述
也暨入　皇朝嗣者不弛而歲久頹毀正德初同守

於弘治脩於正德焉比余返初主觀道士景用圭薦
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曆再燬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
已之西三霄秉法九截承事京江南北尤隆且繁亦
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
劉之代而窮乎宇宙之永出乎咸秦之里而宅乎勾
莫後先輝緜於若岳卿定録保命三真茅公與乎嬴
海蠻地拓廣前罳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
修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
子禁特建華光前閣以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
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
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曆再燬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
於弘治脩於正德焉比余返初主觀道士景用圭薦
狀列績乞文勒石維三神道峻功巍靈煌跡赫凡其

褒寵紫冊楓陛龍綸英工翠珉之筆騷客金薤之詩
鐘閻駭矚沈溢轂轡粤紀茲區則貴實録故爲詳纂
次第而稍系之云始淳熙之湖宋得其名必有慶焉
天曆乃畢其徒口傳以爲建炎之歟且高孝紀年先
後顛亂被虜氏郡志獨揭淳熙著元亨諸朝郡鮮兵
禍則吳回之先虎甲子亦未稔耶至於天曆已本
府都紀冲靜法師俞心淵搆而未弘真徒副紀倪玄
素廓而富有洪武壬子再燬主者即倪之徒素靜和
未克復舊迨及壬午袁之徒龔允清微爲葺補久益
淪落僅將爲墟龔亦耄矣而以其徒來堪興廢之任

乃致袁氏徒孫之處他院者曰范處恒之弟景浚之
請于有司來繼主而託焉時爲天順癸未所植纔存
寢室五間而已浚之多才乃鳩于官請納賦以廣傍
地而附益之乃以成化某年庳築傑閣五間其崇三
十九尺延十三丈前爲山門三間左右辟址以當後
舉時則秋官主事馬公愈侍御夏公璣按察僉憲張
公習亦加扁焉弘治乙卯浚之復以已資肇葺
其徒住持簿悧直及募性頗勤募加構正殿三間高
三十尺深廣稱之前敞三軒傍翼雙樓其廈皆如嚴
殿閣皆肖三君望像供奉百具完局而庭列焉井僧

紹房寢庖湢從寮缺二字詳備時則用圭與允清綱傳
之孫玉以正者亦皆效勞而成功皆浚之也乃至正
德浚之惟重皆已羽化而用圭奉檄紹圭又克負荷
遂以甲戌之歲與其徒錢守瀛史造石柱山門壯麗
加舊又添作二門重甃閣地於是觀事大備時則郡
人陸宇府通判焦君思明亦各効財而成功則用圭
也觀之廢興見是伊圭嗣者慎保無隳勿負師慢神
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霄峯端雲表
斯永有終缺二字用圭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霄峯端雲表
上缺一字星辰之缺一字何金良常便闕陰宮下緜山河之限
神之恪人不可度也鶚翔恢語宿頂玩丹人之事神

妓歌玄雲爾乃登歌旅迎當得感應詩可以興爾其
習之其詞曰
渺渺金陵曲三峯煥嵯峨句吳遵離宮劫峙層城阿
朱官掌素虎嫮女髻紫華蟾黃玉折矩游聆岡山河
齊神躍太霞不動江湖波念予勤奉我衆僚與無頗
贖阯執職審非計年劫多將子返幽舵皓朕生青莘
昌我治區振萬蒙一和上誠女信丹寸地爲仙家
吳之滇节越之涯道俗咸林爲知麻俯吳宮艾子女
孟孝善事节子如何神眷我与流文揚滿璨而齊

會稽觀修建記

種張儒龜平煥乎悅烏太守府君承微繼通明之壇條
移於閩閭之區也始營於成化之丙申收工於弘治
之某歲念其動劇貴在學承謀述文詞來託予嗟
夫世多不道請借儒喻刑政者理物之末德理者陶
世之源士不盡友則簒澤刀杖日鬬於於庭不可謂
感應之機徒不盡賢則毀閣香火空敗於廛目不可
謂見素抱樸未足以補世也不然角冠黃裙五性胎
植而竹劒焚酒日喧於其宮信弗能以延真馭集靈
登矣而彼天下紛紛萬官府吾亦未能保無一臣之

非敗官也昔者鄧君濟科精嚴朝禁肅秦遷平尚
之青華既額松關之黃頭終突退藏於菴道儀尚真
已而睡其隋者越二百年今張師天抱既超崇秩尤
異蓋自莫月鼎傳之張雷所傳之步雲岡岳
雲岡傳之周鶴林周鶴林傳之郭本中傳之
張秋谷張秋谷傳之郭紹林師則紹林之上足也盛
化壬辰受敕部街號純誠靜宏沼法師勝緣既諧
弘勳乃集視篇彼茂冠冕合有弟子曰梁德安
楊德銘孫德欽孫曰吳明椿宋明潮於戲師尚有以
總之月帥其徒猶修虔禱遠踰鄧君近武諸祖祝釐

行道蔵事日嚴雷寇十躯罔元化於雨暘笑龍鸞
接群真於寥廓俾其良者扇文風於世外亞者守孔
業於鄉窮庶幾神鑒人欽以不負昔人事

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都城中近西南維舊內之後桑泄之右有川帶之因
清溪由六朝來有玄元氏之宮今號洞神成化中之
松顏師即正殿左方隙地謀造重屋以宅上真乃遺
香炷餘囊爲之柢本又扣諸善信者益之於是嘽財
而正成凡爲閣三間皇像于上屋之中神容淵穆旒

冕而立家語之說則顓頊玄宮亦人鬼也周帝以其聰明正
直助化盡魔往往流形著跡震耀丁日而通流所傳
帝訓不以人之敝忘爲福禍者乎人公而無我斯固
帝之心也然而威靈時繫不度周羽是以天下之人
欽崇祇事罔敢怠遑繄茲一閣之本不足爲帝之益
而有敬亡忘自弗能已此亦民之心也嘗惟民哉我
太宗皇帝繼統御下敬孝鬼神建構太祖高皇帝海
宇聖人剛嚴宏知勁俊遵那而獨力乎是宜亦沒忽
而爲之者蔵資簡諸黃冠師無虞人之弗度惟虞已
弗虞無閣之易成惟怙已善守則惟爾之職先顧

師之心神其依于自然安祉無極

鎮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王制以黃冠之徒徧天下令郡縣簡其練於教而敬於事者爲之長以統之仍宮矣則又建之司署俾位以涖之其畧猶多倚於觀宇之廣大者凡大郡之署曰道紀司鎮江之同舊在玄妙觀正殿之西廡神人雜居喧寂交厠居者知病而苟息時亦久矣弘治初魏君守眞爲副郡紀君有通材洪度而理日力於片香寸炬數卷枯簡中其胸次眼界如雖括寰駭繫極發露騰踔豈能自已俱見其宮傾塌缺圮隨繇焉若體

疾廢弗能一朝寧乃奮與一圖應者皆非材既大具始飭三清殿繼創撰堂佢屋五楹又及從合凡廡千餘緡覩工訖以其餘貲美材加悋甚於觀門外途右之南鼎建新署凡若干間一門二門廡幾間時乎啟二之鍼一決咸悉舊治而位焉馬辛未歲秋那大夫諸公聘允明綜治郡志館寓觀中與魏君處久之熹其人而樂其地君因述創司首末屬記于壁夫建事者必在財興力聚衆之附藉衆之力以興壞者宮爲附有司私爲編黃之士乃然然泊琳宮視堂之視宮合也奚易於成何也以曰政

多門彼無它務焉爾斯亦然矣然而政之大於理繁

者則宜無不治矣而或不然焉又何也蓋凡有所建樹以集庸究職也者其必有存乎財與力之外者歟魏君之爲人如彼其建事如此纂而章之凡覽者亦有以得師焉君既畢志遂請老退處靜室消摧與游今嗣官者曰其繼是尚益師君以不息慈哉慈哉庶斯署借其人以勿壞噫予猶謂可助乎吾徒之師也而況於其徒也哉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

嶺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俗賜地爲供佛道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堞崇嵬衛護其外延袤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日禪風其盛井甽再傳覺無像三傳其子通暨入 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場路灌莽淹沉歲時不遇緣主僧奉 命之際爰有大德曰志學來以自任廢起缺完故壯新葺翦築法堂丕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 朝報可仍以舊名

勅賜爲額就令學公主之既而公示寂衆舉其徒大用劍公繼席劍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設具件足劍傳法南傳能香香傳仁杜乃其始

之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簿示予求記按當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距墅延七百尺東距火燒池兩距紅白二蛛蛛溝袤四百尺前出官衙三面阻水所輞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古宋遺老鄭君所南久居其中所南狷獨少合耒多佳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勤然紀事者其徒自爲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嘗謂非以其言之文可以傳遠耶從而爲言固當使紀於今者然著以重覽於後者惕然慮以制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之所以易廢者何哉佛之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苦得安隱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爲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專之則盡生人之爲誰不欣躍以從之着歟先王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政爲之祈報爲之祓禳生遂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笠毳之教至於是以其所有諭此所無此之有者已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三此極也一介百神之與祀儒官之建脩欲其斑役其力民以勢了之鉏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爲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第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恕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慮精廣力堅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柱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

重建觀音後

昔在竹林補陀今在丹紗綵緩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麼去處縷也鐵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那一件正是大士咦應以緣鐵

紗手眼心身而得所爲說法捲去像幢大士不大

了菴記

有一茲菊其名曰義仕蘇州城跗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爲說其義我問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茲菊吉謂之曰了我未知藏晦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爲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耶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璧之如舍於舍一

開於閻一杜謂之曰了一杜無逕如一杜外還有一
杜還有十杜百杜千杜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
梁乃至人還有棟有栱有墻有瓦有門有階為當件
件謂之曰了為當悉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定
舍於總謂了件非非了如是悉莫不謂一舍乃謂一
身如謂一身血肉口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
了心性未泯如曰已汝謂曰曰了如謂已了明日還
乎隨服以還先此肺肌遍而洞徹衆而領受

記夢中作伽陀

爾時遇佛子大所有都失各各示說在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無有
散亂如狂痴走回各相依開掌各示說在此何皆亡

卷三 十六

急急回把大納還兩足尊納已
此必是佛說而非波旬說

顧居上頌

顧居士始操刀自殺大驚怖奔走四尋覓
見衆生我以一毛衆一生將不給衣何乃悞起法慳
念先絕殺不戕一雛難欠絕筆血欠循修鍊家訣為
調坐法乃遠遊學師博訪參終日非西無歸安乃一
乎是其所為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世上事無公
私小大猶木無者勇絕勇絕詐以
詣曰明日我行請為別衆固未
許次明日復來候居

士坐見日未也時午幸報已而報午拱手曰往矣遂瞑夫文輔及三五武烈奠天地生滅躯貞狗死撑拄宇宙皆一勇簡西道以勇某最世閒如上事力萬萬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姑列經言居士與予善亦有所說與其他雜言行悉非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走

書須溪經說後

須溪說佛書非果有世外異人語言其窮極變態即初睹易牙作等淫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葉從岸

儒者自爲之後若不知而思求之雖改皆亦然古人大心胸筆刀如在周楞嚴皆曲士之見雖說四天之助力看不日以成之此花非化由迦葉笑中藏耳須溪深於禪諭果及西竺語言決非於宜覺吾輩未敢保領在在當作閒種通門諦看曉爲此語翻綿回一步即下以爲鳥用說行之課捨其平生將欺儒又欺佛也然佛豈可欺若使之舍於外不心慊於宜宜不宜無以明五曹常有之非不信也北窗小臥聊將雜數小人來問平多紛紛而花臺修造疏

南朝四百八十寺偉此海休焉萬千萬億身偏於華嚴將圖小果敬和大權誰知五武烈奠天地生滅躯貞狗死撑拄雖利載處士初馬啓築高窮幻屋猶存勝號追竹五大之宅式爲門衆之依通閣觀堂罪敬法像蛙池龍部練動人天堂堂選佛之場妙妙台宗之教允茲秘上宜彼靈樓故梵法主挺異於先朝而洽南洲擇於昔代門市化之僧跡布雁之廣堂雖壞室不免自常期然起滅不愁無喜願諸天之助力看不日以成之此花非化由迦葉笑中飛下此雨乃天雨如法雲地位分來廣結十方誰云

福濟觀吳中貝塔城市山林也觀眼目欲鼎新而革故當捐已以仁衆自有求淨照之緣注　自百千劫廢一興廢興興興

仙遊篇送公回都兼柬婿成鉉玉石以俱焚固天人之相
勝惟余匡無能后走彼土來何地不生福甲賢家仰
忠直万古操暖姪操介與昌群立以須愿有來處有
綫願公一次面論惟莫遣榮荒來貴古云明主臨來孔
方兄若點頭公輸子便動手如不果不日成之平
堂現蓬萊鳥出來忽地洞庭湖飛引共拜無心昌
老再雲有險仙果念念流通家家樂

跋曲老共與李漢雲後

古畑翁漢雲閒方便門不知漢雲後來修若關捩子
廢若彈喫此一段方信拙老死不曾說法也今二老

供已無而此公案尚存覽者悉知悉見有案無二老
以吾視之二老何嘗無案何嘗有哉重行二年月
日在新河漢雲好孫文遠出示漢六

辛亥八月刊

二千五百年書成　曾孫勞世廣敬跋

整庵先生存稿二十卷

（明）羅欽順撰

明嘉靖刻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已別著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談藝家亦罕論及之。其弟欽謨作儀訓錄，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輒成，未嘗自是。舊稿盈篋，晚年手自芟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間不少，慎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派，尚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質有其文矣。

整菴先生存稿序

整菴存稿者故太宰文莊雒先生作也臺史時按蜀如夔念蜀哲賢淵囿而夔獨落落蓋文教之薄也言之窮為於邑廼一時先生同郡人分朱剖憲曾侯延古咸悅先生之高手拱扁侯體元分繡少參項侯故刻稿為堂史時以序因得而祇誦曰時嘗服先生之風天下取以風若蜀若夔之人咸知記矣而獨之文始見序曰紘匏奚化以矢音模鳥跡哉邈乎遠義不獲已序曰紘匏奚化以矢音模鳥跡哉邈乎遠義不獲已序曰紘匏奚化以矢音模鳥跡哉邈乎遠義不獲已

整菴先生存稿　序　一

鼎經治以陳訓玄悟誰馳素王歆微至理希闡妙機難象矣是故奏奇瀉於暢藻競駢偶於飛藻實合矣起創嶸程槐肇鍛圭彫庶真許何論文者之靡夫冊衆必植幹立而玄梓乃毓虛勺小華之陋華務繇哉貞脆之心崇服玉飲水之節流塵杜之嵇堆含推滿納隍者淪芳禺山之巖鴻鸞委羽豫章之多偏哲者碩也有坯賢模聖之與品標翻若藻民之猷故因咸宜性而因性宜言之不容秘也斤讓異端揚榷脩綱詆訶光怪鉤考幽遐窮陰康天靈而核之該昆侖旁薄而載焉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者非夫理學之神解道氣之天動而何與故四事論思進必揣忠九經抗疏退不忘時三朝重其出處四輿慕其彀華將為大史大書者蓋有奇編焉以系之也故千斯菴記之微必於蓮可以觀慎矣于閒齋記之私萌於內必防之使無間可出物引於外必禦之使無間可入可以觀容矣于論仁則明之心而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爰可以觀宏矣于論禮則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仕此也可以觀通矣于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之可以觀貞矣于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為之咏可以觀忠矣慎密宏通而貞而忠此先生之全也

整菴先生存稿　序　二

昔世名人之淵源豈期管立意以創刻露刪潤者倫哉訓道不純愚民隨焉華行海表君子有之故於先

嘉靖癸丑夏

賜進士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時撰

卷之一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節孝堂記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慈節堂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臨清堂記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迎曦樓記
斯菴記
師稷軒記
介菴記
顧夫記
劉氏僎節記
光樂堂記

卷之二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聽松軒記
南京戶部題名記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閒齋記
吏部題名記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江西察院題名記
世德堂記
潛菴記
永德堂記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卷之三
贈太守張公之任序
送通判劉君復任序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勅鎮瀘序
送大尹蕭君之任序
送姚君提學湖廣序
送掌教段君之任序
送察政劉君之任序
送長史范君詩序
送菊坡史君之任序
贈僉事翁君之任序
送胡濟時還錢塘序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送寶慶縣丞李君序
曲山蕭氏族譜序
卷之四
送南京光禄卿楊公致仕還鄉序
送光禄少卿楊君考績序
送太守高君之任序
送助教鄒君致仕序
送少卿李公考績序
義田贍族詩序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封御史喬公輓詩序
贈大尹黃侯還任序
慶宗老季蒲翁承恩錄帖序

卷之五

泰和楊氏族譜序　習靜詩序
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西昌存古錄序　書院羅氏族譜序
永慶堂詩序　送太守李君之任序
送太守曹君之任序　送符助教考績序
七星文集序　慶永官王君六十序
中塘張氏族譜序　鄧塘張氏族譜序
送火衆張君之任序　送火衆鄭君之任序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二

卷之六

泰和先哲存稿一
壽李君序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門明序
贈侍御楊君泰績序　枯復詩序
泰慶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帶序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贈侍御周君序　送太守馬君之任序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送大司成王先生序　送太守程君之任序
送衆議周君之任序　掌教蔺先生遺稿序
送太守楊君之任序　冷香塢韻語序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送少衆林從學序
永新北氏通譜序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三

卷之七

送太守龍君之任序　送周悰慶序
送歐陽誠之出守建慶序
送都事君考績序　送僉憲王君之任序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後湖志後序
贈都事貢君考績序　送太守葉君之任序
金田符氏族譜序　稼村類稿後序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為少宗伯序
送少衆張君之任序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為少宰序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為少宰序　送太守歐陽昜之序
仁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贈雲圃詩序　鳳臺別意序
送侍御范君清戍江右序　送羅宛州序
送衆議周君之任序　冷香塢韻語序
龍陂謝氏族譜序　送少衆林從學序
雷岡康氏族譜序

送少參翹喬僉序
卷之九
雲津書院集序
贈大司馬廖公參贊南京守備機務序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贈少宗伯吳公北上詩序
北上稿序
贈太守徐侯考績序
義城黃氏族譜序
三至軒詩文序
卷之十
上樸曾氏族譜序
雲亭卿約序
獻納愚忠疏
災異自陳乞休疏
再陳情悃乞休疏
慎大禮以全 聖孝疏
考察自陳乞休疏
乞歸省疏
乞休致以便侍養疏
自陳乞休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致仕謝 恩疏
謝 賜宋臣祭葬疏
辭免吏部尚書疏
大卿徐公傳
題宋元名賢樂詩卷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錄後
跋王宜右所藏蘭亭序刻本
跋王政齋手翰
劉文懿公享堂銘 思齋銘
尸科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贊
再從叔父恕庵先生像贊
樸曾氏五世同堂贊有序
秀溪張氏五世同堂贊 桃林羅氏族譜序
卷之十一 先考府君行狀像贊 慶張母羅孺人壽序
玥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先德錄序
南京刑部郎中鄒君廷器像贊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贊
潛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贊
南平大尹郭君本寬像贊
潮州別駕成表劉君像贊
楊母貞節梁孺人像贊
繁昌司訓松峒李先生像贊
恩例莊帶西磐曾公像贊

族祖粹然先生遺像贊
臨清翁像贊有小序
卷之十二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祭宮保尹文和公文
祭大司徒吳公文
祭都憲歐陽公文
祭告故嫡曾叔人文
祭封編修陳公文
祭叔父守巷府君文
祭禮書毛文簡公文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
祭劉將軍宏文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祭告始遷祖大觀府君請神位入新祠文
祭告三代考妣請神主入小宗祠堂文
祭季弟都憲文二首
祭舅氏鶴翁文
祭告江湖之神文
祭孺人凍氏文
祭王宜學編修文
祭劉氏文文二首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祭蕭若愚憲副文
祭外舅西磐曾公文二首
卷之十三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文公合葬墓碑銘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南京刑部郎中鄒君墓表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公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儐郡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家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李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四
南京戶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義官蕭公墓誌銘
旌義冠帶介軒劉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王事前建寧推官孫公墓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安墓誌銘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安人劉氏墓誌銘
太夫人孔氏墓誌銘

卷之十五

先吏部府君行述
亡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部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亡妹蕭氏婦墓誌銘　亡女劉氏婦墓誌銘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卷之十六

五言古詩

分題得合春亭送李惟誠大參之陝西
送大宗伯王公入　朝　白鷴二
題山水扇面　二首　求寧爲曾如周賦
送太宰林公入　朝
爲歐陽牧之題竹
次韻鄭憲長舟行書事
愼軒爲蕭家紳賦　乾陸子賢舉人
豐生坊初冠
悼亡女

古軒爲程處士賦　守拙爲冊陽賀環賦
彭郡博先生滿齡爲王斯遠冬官題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九日陪吳白樓陳葦川王陽明汪雙溪登蔣山得依字
封淑人卞氏輓章　貞母詠
悼內四首
持節瞻墓岡
次兒翊祇役赴京詩以致丁寧告戒之意
季弟允恕家居十有五年茲再彼
仍命長銀臺賦得五言古詩一篇送之
同諸士夫議鄉約于龍興寺

七言古詩

送張黃門經載使雲貴
慶楊光祿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送司徒鄭公致仕還閩
梧岡三瑞圖
學古樓歌　望廬山
梅鶴舊岡敬賦長歌爲大人封君萬壽之
獻
爲楊顯祖題畫送尹別駕寶六之嘉興

陳秉衡劉 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
送耕隱徐公還鄉 送胡長史之建昌
送訐君劉先生南還 太守仙風
送吳翰之仕北勝州 送劉可大先生南還
送能掌教之任無極 送鴈典薄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闕里祭告
送李壽夫之繁昌 送羅太守之思南
送王愼簡乃郎還鄉 送朱克諧還進賢
送劉憲副提學福建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九日同諸公向雲觀登高
送雒子文任興化推官
送李都閫赴江西 送趙庭實出守濟南
次韻雪假山二首 送段廷聚之永平
輓封編修吳公 試六館諸生
壬戌元宵應制二首
送劉循理冬官之贛 寄居慷京中寮友
送馬太守還廬州 氷蘗為彭中舍乃母
奉邀鶚翰林諸公草酌次韻
送陳黃門惇賢還鄉 次韻呈守菴叔父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和鄭司徒留別韻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瀛洲雅會次韻四首
中秋夜看月有作 十六夜
奉和 大人送行韻上呈二首
又用韻奉賡 大人之意二首
楊文貞公祠成次韻二首送毛寅菴太宰致仕
送王伯安入朝 慶徵次劉野亭韻四首
送黃太宰致仕 送羅太守之思南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送余少司空赴召
送林武守之任 陳御清輓章
次韻酬起答何中蒙趙元默二舉人二首
雨中過都湖寺山不見 二四
北堂永秀為元默賦 候
寫懷寄臨中寮友 慶
用韻謝叔父招飲 環
謝諸父見過賞雪 次
閒逸宦伏誅次泛江公韻 寄二首
次韻奉呈 大人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二首
次韻答曾雪坡 寄李敬夫二首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遊白鹿洞三首　送楊晉叔京兆之任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允迪寄來江行五詠時
久候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憶仲弟上事二首　奉呈大人封君
次韻答楊光郁司訓　憶季弟
送通政馮子楩赴京二首送少司寇戈公赴京
送都憲丁應韶入長銀臺
壬申元夕　大人用梅聖俞韻賦四章依韻
奉呈并寄二弟
次韻答方慈學二首　夜坐偶作
壽大司徒洪洞韓公　次韻答吳石樓二首
次韻答儲柴墟少宰二首次韻寄劉中和大尹
喜通政弟至龍江　仲弟久無書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
家慶六日焚　黃谷賦詩以識喜
寄贈仲弟進表赴京　喜季弟得子
送薛仝卿之淮安　送王醜濱赴北監
瀛洲會次豐元學韻　送歐陽誠之守慶
送龍德宜之任瓊州　送呂仲仁少卿之任
半山為歐陽時瑾賦　哭族祖壁翁二首
哭孤峯伯父　贈王宜學
次汪司成登獅子山尋閣江樓故址韻二首
甲戌初度伏蒙　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
賦詩一章以志感且以申致眉壽之祝
依韻奉答兩阜叔父　依韻寄答銀臺弟
春晚登德虛閣次熊峰韻
送胡伯珩少卿北上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送龍孔召上舍還鄉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仝州
送尹其信之新昌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
其歸二首
和答尹憲副先生三首
奉和大人示喜之作二首
寄銀臺弟及寫懷各一首
韻
羅子文侍御陞馬傷足有作次韻二首
次吳白樓借山韻　送蕭乃禎還定庠
送汪司成考績　送憲司成政在北監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寇致仕時僑居金陵
送潘僉憲之福建　孝陵行香喜晴用韻
午日白巖司馬招飲于天界寺席上次韻恭
宗伯韻
題畫送郭姑夫南還　貞壽堂爲朱舉人賦
過虛閣宴飲次吳籥菴韻二首
丁丑十月七日早辭　朝有伐而作
寓儀真公館大雪　觀瀾爲曾峻術賦
戊寅春祀先禮畢侍宴中堂喜而有作
慶季弟新居落成　次韻憲副弟道金魚

中秋燕集　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送李濟之赴寧波　得青原山
次韻憲副弟元日志喜人日寫懷之作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

清明謁　陵有感　送楊瑞虹亞卿還蜀
送太宰廖公之任南京
慶劉司寇八十壽　次韻蔡都尉自喜

送彭濟永歸閩州
汪石潭分患新酒無佾以詩依韻走謝
送熊峰太宰祭告陵廟
送劉克柔祭告南行　送劉汝忠祭告東海
送張都憲還宣城　隨　駕耕耤
駕幸太學喜而有作　送郭正學太守
成國朱公奉使安陸恭上

興獻帝冊賀

永之南銓同年諸公會餞于石潭少宰之第
即席聯句爲贈余因賦短章留別

朝鮮後過部中告辭白當太宰留酌于水鏡
堂同石潭少宰聯句爲餞余賦短章留別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牧字韻奉寄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　導　號禮成
鈐山堂爲嚴翰讀賦　送通政第赴京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韻二首
次徐太守登快閣韻二首　省東湖書院
張怡軒瀋檢以使事便道過家省墓訖遂還

仕

咏憲副第庭中茉莉　咏茉莉用通政第韻
用韻招二第小酌

滕王閣新成無祠二忠次陳高吾都憲韻
送朱推府考績赴京 壽徐大卿八十
壽節菴叔七十 送鄒正科還南安
讀歐陽碧谿詠雪諸作用韻美之
謝留后壁飲憲過訪 壽楊潛菴七十二首
送謝掌教之任同安 壽蕭鴻臚七十
賀竹港建小宗祠聯科坊
和陳靜齋都憲歸休志感之作二首
秦鳳山寄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韻答之
用鳳山韻自述 次韻答劉煥吾
途因過觀中少憩而歸四首
壽正郎尹南山八十 次韻小雷洲靈芝
次韻王磻江對雪效禁體之作
次韻答曹蘆海 次曹蘆海賀進階韻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慶曾僉憲八十壽二首
己丑元宵二 慶歐陽碧谿六十二首
慶蒲有容親家四次韻答郭本寬大尹
送金司訓致仕還鄉 送張司訓陞泐陽令
慶廖太守八十壽二首 燕落文光

慶三從叔父宏菴翁八十壽
次韻答歐陽王素 贈引禮舍人曾民悅
答歐陽碧谿次韻二首
七言排律
和楊淡菴韻送林兒素都憲巡視江西
賀姊夫楊顯正滿五旬
次韻答王宜安
歌
送鄉端典親家還鄉
卷之二十
七言絕句
題許由傳說二圖 題雙鶴圖
晚看取魚供先妣愍忌之感
發龍江 過儀真
過金山 發京口
過毋陽書所見 過常川
過無錫 喜鄒永章承事來訪
永章第永州使晚至請次日發虎丘
遊虎丘 過吳江
次嘉興 拜別父叔

復過蘇州
復過常州李太守羅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羅二守復携酒送至新開
復過卅陽阻淺久之方脫
復過鎮江
過邵伯
次淮陰
公館即事
請桂進士兄弟文字喜而賦之
復過廣陵道中
送魏良輔秀才新建四首
次韻奉答守蔡叔父二首
用前韻奉寄蔡伯父二首
用韻奉寄西阜叔父二首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三首
蕭生衛威為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
一絶四首
送求古叔還鄉
吳白樓重修清風亭有述次韻二首
庚辰閏八月十四日昌雨發郡城
安成道中有感
後中秋夜分宜公館對月
衰城謁韓文公祠羅守貿夫復請登宜春臺
一覽
次蒲鄉
宿荷塘舖
早發太沙守武追至北閘揖別
次湘陰
登岳陽樓
次魚山驛
過神州驛
至金口登高一望
次荻馬驛
次劉家隔
至德安駐城南金泉寺
寺府免迎遣官來勞羊酒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次應山
次岡城公館
送三把宗姪邦開在
過恨遠閣
次信陽州
次信陽州重修清風亭有述次韻二首

次明湖公館
九日確山早發見菊花有感
次遂平　　過西平
次上蔡　　過臨頴
次許州　　過長葛
次新鄭　　次鄭州
次榮陽　　登邙陵弔廣武山
途中喜長兒生朝　渡黃河
次汴梁　　次新鄉
過衛輝　　次洪縣
過宜溝驛　次磁山
過彰德　　次邯鄲
過邯鄲午飯有贈　次湯陰
過沙河縣　次磁州
過內丘　　次臨洺驛
過趙州聞伍朝信都憲以迎　次柏鄉
駕東行僅先數刻　過眞定
次欒城
未至伏城驛數里大已晚矣騎卑賤林門
整備而過

新樂道中
次慶都
聞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過安肅
次涿州
東同里曾氏諸親
長男生日用韻勞之
確齋一首
次良鄉
過白溝河
登白陵弔廣武山
渡黃河
次新鄭
次洪縣
發定州二首
次保定

詞

次韻吳寯菴小詞二首
整菴先生存稿日錄終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朝政御史臺察院者故御史臺三院之一也我　為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分十三道以居而三院之制盡廢惟其御命四出以按吏治者所至之處必有館宇以正厥位而出政令焉乃名之曰察院蓋其名雖仍唐宋之舊而實有不同者通建於郡邑也婺源為南畿大邑邑有察院創自宣德年中歷歲滋久傾頹且盡平原聶君瑄来知縣事喟曰是非所以尊

嚴風紀也按節時至俯就他館可乎頽初政尤重勞民已而惠洽信孚民用和懌爰稽庫曆得頽役餘財若干遂謀作新以還舊觀適御史羅山劉君東之按行至邑聞而避之乃市材僦工消日興事屬鄉老陳桓朝夕程督而縣丞天津顏輔主簿漢川謝鈁典史餘姚陳輅皆贊襄惟謹未幾院以重建為屋凡若干楹堂寢崇深門序整飭墻垣堅厚塗繪鮮明所以表風紀之尊嚴係一人之瞻仰斯有在矣寔弘治壬戌夏五月也明年聶君被

召為南臺御史慈谿羅君綰代之謂茲役不可無紀乃請於聶君歎得文詞以刻于石聶君重違其意而屬筆於余余惟封建罷而郡縣成巡守輟而使權重前代姑弗論若今御史之按治于四方制度將以考正之官吏得以進退之民情之利病得以權其輕重緩急而罷行之事權所寄蓋鮮有過之者也挾重權以臨乎下百度所由秩也而其所居之署有司者乃玩而不理豈非以上之人習於遺遠因謂虎器為無用哉夫近之察而遠之遺是上慢也察者理而遺者玩是下慢也天下之治未有上下交慢而能有成者雖一察院之廢興若未足為輕重然勢爾國方振則宜

崇王政克行則明堂不毀足亦惡可例以末節視哉故觀於茲役而劉君治度之周聶君從政之敏皆可槩見誠不可無紀也雖若君所為歟紀之者固以休於前政殆亦有見於治體所係者乎後之人尚時葺之俾勿壞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里名曰大瑞有山来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溪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衆屋之為廳為

堂為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儆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為房宗儆君夜則休焉鷄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為者既得其理則開窓而迎望而蒼蒼焉馬耶馬曰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為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問屬為之記噫夫日月代明而為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惕者言之彼於朝曦蒼景之升況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為

天下後世法者歟即名樓之意以推宗儆君之為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觀者矣視世之玩時罔日者可同日語邪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坤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儆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樓之規制與人創造之費則在所可畧云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弘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半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四楹間其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為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東廡之南為庫以藏祭器其良材堅甓之用梓匠塗壁之工費凡一百餘金宏傑高明加於舊數倍先是其族之門者鎮江通判學問君惠蒼堂之歿且踰七祀無以安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宗子孫之拜起謀欵改作有鄙俸金五十倡焉顧其後良大矣詢為主乃有賢者山端威君慨

然身任成遂閭閈族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魁以上各以率出余不及百五十端威君乃與一二子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風夜惟勤始忘寢食後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恤心故也余忝胡氏甥塔閒之良善蓋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儒偕來請記厥成以書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宗子於今絕百十之一二其淑於形器者雖可槩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為難姑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瞻菴朱

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禮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蓋周及於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畧而不專致隆於近代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於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盡雖不能盡合於古亦當無大謬已然區區之見未嘗訪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仕

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足多讀書知禮舉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為記

斯菴記

斯菴者處士郭君本川之別號也居季弟晉化甲本寬與故鄉西學諭徐君廣咸及余皆同年領鄉薦者二人者皆因善化以識君其號益學論所為君稚者近余家居侍養君復因其女兄之夫余族祖勲翁求余一言以繹其義余謂君字川而號曰斯菴殆取夫子川上語也夫子川之語其義至精至大至為難言程子嘗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顧余之淺陋其敢輕置喙乎謹辭于翁辭至再至三卒不獲命乃試為之言曰人之見止於目之所及目所不見欲驟語夫逝者如斯之妙何以異於兒童之觀指邪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不知幾千萬年矣其間氣運之盛衰人物之消息不知其幾千萬變矣然自今觀之固無異於古也自後來者觀之寧有異於今耶今無異於古後來者無異於今是萬古同一川也

識者或知之矣亦有知其所以然者乎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雖然天地之大吾心盡之矣隱微之間一或不謹此心滓者必為之塞過而不得遂其自然之勢有不橫潰四出以極於滔天者哉夫子川上之語大要如是窮深極微終日言之不能盡也惟君二難競棄其所友又多時賢談論之優柔切磋之益客始將了然於斯義而無疑矣余言如此不知亦有合乎否邪族祖為余言君晚年踐履益篤表儀家庭為鄉人所信重佥曰郭氏前聞人有徵士

子益寧晉尹士昭大行人與文光明卓越令如斯菴舍化兄弟可謂無忝噫若其果有得於川上之語而知所從事者歟果然則余言之有合也可必幸置諸壁間而時覽觀以自輔斯斯菴也將有聞矣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若其又可恃邪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棄間從容寬慰若曰瑛重春先生存稿　卷之一　二

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　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令者揭扁高堂益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竝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固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懇懇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而遥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厥氏世居之環厥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厥氏之彦有名稼字景暢者師稷之子陶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遥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布復外蒔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岡以為憩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者可攷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及長當唐虞之際實為農師書紀命辟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

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賦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由是觀之其功德不盛哉景暢之志以矣不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留名其軒曰師稷意以深耕易耨致穀穆穆之實邪蓋余因之喜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貢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蓋可想見誠以稷為師將必推其有餘以偕隣里鄉黨之性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乎抑余又

重修記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肇駐蹕于太平武功既成誕與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共令王俊即宋尉司舊址創建後來若楊守仁敏韓令恭亢令霖相繼葺守時潤色益可想見誠以稷為師將必推其有餘以偕隣里鄉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靡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室宇洋池湮塞射圃荒蕪學因以甚敝慶陵周侯統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

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冼君光以廵按至
視而嘆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修他日為力
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
而冼君滿去柱史鄭君約代之寔成厥終凡新作師
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為
諸生肄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
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為梁柱各六以攷作
靈星門殿廡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煦蕪
者以剪門亭翼然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
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為費凡

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人力取
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侯以余同鄉
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
請記焉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為觀美也以為
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為師弟子者居之
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攖而其為教也必專為學也必
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底于平康蓋其
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
起乎昔顏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
今焉學宮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

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顏
淵之學顏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
之約禮以誠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
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事參諸畫稷其庶幾
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
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
詞章以為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
其知所學哉周侯為政惓惓以教化為先蓋有其先
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
憲章學教論　訓導　皆贊襄是役惟謹敦匠

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

介菴記

菴以介名示堅所守也人必堅所守然後能有所立
不然則將隨風而靡逐波而流此小人之所以心而
非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君子義之與比不苟比乎
人是故人皆然而已獨不然義不得而然也人皆不
然而已獨然義不得不然也超然孤寡挺然特立夫
豈求異乎人云哉堅吾所守而已矣易曰介于石不
如石其能自立於天地間哉余姻家劉君述倫嘗名

其宴息之所曰介菴君子莫不嘉其志喪考其行知其可以進於此無疑也蓋君性剛而辭隘奉身約取予明事孀母鄰能順適其心意守先業以不墜積勤久之且弘于厥初家累衣纓有聲勢可懋居如無有而維綱所繫振飭必先所與交游必賢於已者與同於已者於流俗未嘗有所苟合也其為人如此可不謂之介乎顧其所以名菴之意則固非曰能之也蓋將益堅其所守而勉乎其所未至以卒同乎君子之歸焉然古之君子其介可及也介而未始不通通而未始不介是則不可及也此其精義之至夫豈一朝

一夕之功哉推君之志則其所以自勉者宜乎日有孳孳而不知夫老之將至也君茲壽登六衮年高而行益尊往尊其名者今則併尊其字不敢舉因即菴名以為君號君季子邑庠生宏余子塾也與其伯氏彥仲氏能來請余文以記之余聞孔子之稱子賤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劉居萬安橫街為大族百十年來若大司寇公與其子方伯公相繼以功業顯其始終大節可仰可敬若令光祿少卿咸卓監察御史咸采則余安皆獲從之游少卿之慎密察御之清苦余君子之盡即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

皆以孤子奮立卓然能為鄉族有無蓋其累世之間君子之澤漸涵浸漬遠且深矣由是推之將君之子若孫必皆慎守家法以圖無忝所以貽介菴之令名於無已者其不又有在乎遂不辭而為之記如此以復宏兄弟之請且以為君壽彥能皆克肖宏方讀書求志余固以遠大期云

慈節堂記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

有六即以育孤完節之死無他哭矢於柩前蓋于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為章句師孺人所以保抱携持匡娛誨誘匪朝伊夕寔既厥心施及諸孫有隆無替茲其所以為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問固難其守而孺人應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嗤罵以絶竟全貞白以至于今皎乎氷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為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即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

閫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家以淄陽少尹宗翔公為之祖庠生時謹公為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為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優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旣榮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為閫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 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為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遠其所欲為則姑即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為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

一脉之傳綿綿不絕皆孺人之為賴也其為咸慕庸有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之辰也元三子欽封欽榜欽會

鯁夫記

遣化之妙不出乎陰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之為體也徵而為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往往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為善或偏而為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亡人極之不立職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語哉柔何氣化日醨俗流愈下強梁邪佞之徒所在林立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姪曾標一日奉其尊君氏愛父之命以鯁夫好請記於余余未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為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遂諾之鯁夫朱其姓淳其名九與其字自其高曾

來世有德譽為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鯁夫承之監惇行孚友以圖無忝其世性直而能斷遇事是非非長區區累牛推法惟時不猛而事集其為人如此故能得鯁大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亦喜稱之白昔以鯁稱人必察之骨益以骨強四體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強正立也可知今獨以鯁稱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克實為難有以克之見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赴則臨大變而不撓則操履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強梁邪佞之徒而已吾聞鯁夫喜從君子游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

夫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
吾邑之望吾所望於鯁夫者應乎其克配之夫安知
鯁夫之名特不與茲山同其悠久也鯁夫今年壽登
六衮四子景明景曙景祖景茂皆克肖標其女之壻
云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嘉興陶侯照守安慶之明年疆場無虞悍猶有警乃
圖新其郡學既得請於提學御史黃公如金巡按御
史廊公約遂諏日興工同知楊君　通判侯君　推
官陳君　懷寧知縣李君純皆克贊之又明年秋督
理委官存務　
工檢校張珂率富民之供事者十有六人以工畢告
八月朔旦侯舉釋菜禮告成事於先聖先師實正德
七年也於是學訓導貴溪江君奎具事本末俾諸生
方欽陳潔造余宦邸請文刻石以求侯之功余為童
子時嘗隨侍家君學於茲學會刻一峯羅先生所作
靈星門記過必一再讀至今尚能誦其辭追想舊遊
固不能忘情也屬茲盛舉可無述乎惟茲學建自
國初百餘年間蓋屢經修葺然其牧壞不至如今日
之甚故其功亦莫過於今凡今所改為者若明倫堂
若養賢堂若中外二門其高廣加於舊率五之一而
中門倍之所創為者若中門外之泮池池上及門內
之綽楔門左右之廻廊規劃所存陳降所由固皆不
可闕者其他若東西四齋曾講之堂尊經之閣肄業
之舍以至於倉庫廚湢則舊貫猶可仍然皆正其欹
傾易其朽腐補其缺漏而加之藻飾焉益凡可以用
力者無不為也靈星門舊據高阜荒蕪而不整乃斲
為方臺自臺以達於戟門有坊有池有穹行之道增
楹文桓成就規矩聖賢塑像設色加精益凡可以用
力於廟者亦無不為也自經始以至告成歷日凡四
百九十有奇為工三千　百　

遠之計外聳壯麗之觀而民不知勞財無妄費侯於
是役其可謂盡心焉耳矣夫興作益森於所慎然宮
室之制取諸大壯洋水之樂頒於魯人則凡去桷就
隆固隨時變易之義而學乃教化所從出人才所自
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壯又孰有先於此者於此而
見盡其心非知務之君子乎是宜大書而深刻之俾
後來永永有考若夫學者之所當取舍則一峯言之
已盡而家君之教諸君容亦有未悉者惟勿疑勿怠
以進於聖賢之道以克其文武之才則入與學而俱
新矣夫如是豈惟不負侯之美意執筆者與有光焉

劉氏雙節記

劉氏雙節者大學生新昌劉煥之大母母也二母皆其邑陳氏同出義門之後為士恕甫妻者是為安仲母為煥之大母為安仲妻者是為煥母安仲之孤也方　歲煥之孤也方七歲所克至于成立以有今日者惟二母之為恃也夫士恕甫父子相繼以短命死在於人事為大不幸盛年寡處固人情所甚難者一或不安其室而動淇梁之思豈忍遺孤且將誰屬然則劉之宗祀未可知也而二母者皆誓死靡他姑嘱其節于前婦厲其節于後盡心竭力

無任長育教誨之勞竟以成其孤而永其祀又非劉氏之大幸歟夫仁與義人極之所以立也婦能從一而終此其心亦惟不忍死其夫不忍棄其孤是之謂仁不忍死其夫是之謂義一節豈而仁義無隘此為婦者所以尤著於節也教衆俗薄民之興行者蓋鮮而婦節之著乃繼見於劉氏士君子奚好德之公哉　岡朝著

令凡節婦年及五十有旌表門閭之典惟煥之大母既踰下壽而卒雖若無及然其母固無恙方屆五十于茲誠祗若明條舉以上請思典蓋可幷得此

臨清堂記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為上模里里中著姓惟曾與翟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里許勢若犄足石牛山為里之鎮比立多秀峯其南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谷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

合為一溪繞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行以溉田其西有流泉一溪同為雙龍之水西溪又分為二其一蒙帶兩村間再折而出于下村之背以合于東溪其一出上村之背直趨于西岡小徑之水過之同流里許以與雙龍之水合又曲折北行四五里入於溪之山川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姓世不乏人若余內兄魯君民聚則下村之傑也君為故刑校掌教敬所公季子早承家學學書成而得負疾遂不果出然其為人閒與重倫理篤交際遇事能斷而務持大體宗族鄉

黨莫不敬而愛之其所居舊館歲久而敝且隘乃益市旁近地命其子曰淳曰濟作室南向前堂後寢規制適宜而撤其舊廬更為之翛然重屋仍東向會余起廢復出過辭外舅西盤翁及君因達觀于新構溪流繞砌清趣滿堂為之洒然樂而忘歸也君遂出酒觴余雅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姪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夜分大醉乃已明旦且別余為君名其堂曰臨清已而君求得善書者大書以揭於楣間入遂以為君號

余一出不覺數載於時無寸補且夕俛仰風塵間殊不自慊每憶茲堂之勝未嘗不慨然思拂衣而往以數從君遊也茲辱君重訪問謂余曰吾堂子名之甚吾盍為我記之乎余惟江南固多山水臨流構室何所無之觀其氣潤軒窓光浮几席室則近乎清矣然而塵容俗狀奔走弗暇其人未必清也表襮可觀文雅為高人則近乎清矣然而陰謀詭計簸轉相尋其心未必清也君固未能無欲也而嚴於自制則有以清其心亦未能遂無事也而善於自省則有以清其行夫如是而為茲堂之主時與嘉賓遺老從容觴詠觀山玩水以享其清樂不亦有足尚哉是可書也余

安得不為之記惟其後人之嗣守茲堂者尚以清心寡欲為本或出或處必有稱焉無負於山川之靈秀矣

光樂堂記

南京兵部郎中陳君達官與其弟進選作堂四楹以奉二親起居會 國慶覃恩用貤封例 錫其父家蕃先生誥命仍浙江按察司僉事致仕階朝列大夫梁葉氏封宜人 命詞有云羞增門閥之光安享榮榆之樂識者因摘取光樂二字以名其堂

紳大夫遂相與咏歌其事以為先生與宜人壽耶中得之甚喜重惟堂宜有記乃介其同官歐陽相周來為筆於余余聞陳氏世居閩之大義鄉家傳宦學入 國朝則有翰林侍讀叔剛湖廣按察副使叔紹皆先生伯父浙江左布政使錦其伯兄也先生登戊戌進士歷潮州推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浙江僉事從子墀與達同舉乙丑進士今同為郎中南京門閥之光有自來矣先生所歷官皆有治行其為御史嘗條陳八事為

敬皇初政之助多見施行後因病乞休年方五十有

二當道固留之不得益相與嗟嘆其賢歸則以行誼率鄉人以詩書敎子姓以文字會諸名流而絕跡城府清風完節高出一時亦惟宜人之賢武克相成其志爰及晚年而其子又顯於前則既光矣然皆以賢勞卒于其位夫豈有山林一日優游之樂諸子烜承之於後則又光矣而鴻漸之翼勢將極於萬里方慶勤職業之不暇尚何逸樂之敢言乎夫樂有未遂固

不害其人之賢要自夫集得者觀之則其為福也備而夫人皆有不可及之嘆此先生所以重為縉紳所尊仰而斯堂亦因以有聞於世也歟先生今年壽六十有七宜人僅少其二詩云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所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以永斯堂之聞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高要陸先生汝為既謝靈壁教事而歸率其族人創建祠堂以祠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蓋以義起者也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避地来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被者遠則其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祠堂乃為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識為之倡族人

以順德贊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為可書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凡為府君之後徽若尚亦加之意焉誠有以薦其馨香必將昭受夫明賜其咸應流通之妙蓋不出乎日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其福哉先生儻以斯言為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以為記

記一十六首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神人主凡重臣受天子受　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事神治人必盡其心必由其道俾幽明胥協和氣流通然後庶癘不生盜賊禍亂不作而上下和安於無事矣南京乃　國家根本重地內外守備實惟重臣凡南京祀典神祇與夫軍民百萬之衆皆守備重臣所當盡心焉者比極玄天真武廟

建在欽天山之陽當中廟之中而勢特高峻歷年滋久日就頹敝司禮大監劉公以長才敏識起自家居爾膺守備重託莅事之明日躬詣廟下顧瞻徘徊謂宜以時葺已而祿賜之廩稍積逐捐以為倡同寅太監黃公偉高公隆余公俊方公都督府事太子太傅魏國公徐公俌皆欣然協心以濟群材既集卜日興工遣委南京兵仗局前厥左副使楊順日勤督視始自前殿及於後寢循兩序而出以達于中門外門凡其朽腐破缺濕浸傾頹者皆易而為堅壯完密鮮明端整工既畢公專使来致幣屬

欽順為文以記之欽順頃佐太常歲當再有事于茲朝日望其殷啟之狀益動心者久之而力莫能及及聞公之盛舉為之欣慰不勝乃今遂遂見其成功何其幸也茲廟之修師五顧閎矣亦如之夫公之事神所以盡其心者如此至哉之成何福不臻推此心以治人上下相安之效可以立致然則根本重地豈不誠有賴於諸公哉此欽順所以樂為之書也始建廟之歲月與神之所以寄意已具于前圖子祭酒宋納奉　勅所撰碑文出非欽順所敢贅及重修之歲則正德十年乙亥

也謹記

聽松軒記

松因風而有聲其為聲也或霏微清遠如暖蜂之喧寒泉之鳴或圓瑩春容如金石之相宣詠歌之迭作或洶湧震盪如山崩海倒猝雜止遏又如鉄騎百萬相與交爭於原野而勝負未分其為狀也多端非客聽者莫能領其妙也世容有聰察之君子而徃徃牽於多事則固無暇以聽矣而物我或不相通入於耳者雖頻感乎心者殊淺與夫未嘗聽者一而已矣我龍山先生王公嘗以聽松名其遊息之

軒非有其暇而嘗聽焉者乎公世家餘姚城中龍泉山之陰屋後萬松成林朝暮四時風隨交而聲隨作小大異狀無益奇是固有足聽者然公早歲方從事於問學求其所以自立者將以立乎斯人其於聽松固未暇也既而擢廷甩入翰林累官至學士為天子近臣時則有論思諷議之責俄以侍郎佐禮部以太宰詮南都為　天子大臣時則有賛襄寅亮之責去松逾遠又暇聽乎會賊瑾用事嘯公簡已公知而不顧竟致其事而歸乃作軒於萬松之間而一寄其聽於此自始致仕至今嘗十年而聽之曾不厭

也公恩何取於松也哉令子大鴻臚守仁嘗與欽順言公之聽松或怡然以適或悄然以憂或憮然而嘆門人弟子未有能窺識其意者頃得一言以發之顏惟不敏其何能及此然素厚公平生出處大節請試申廣以言其適也毋乃霏微清遠之聲入焉而有助於優游之休邪其憂也毋乃洶湧震盪之聲入焉而有激於翻覆之變邪其嘆也毋乃圓瑩春容之聲入焉而有憶於明良之會邪是知聽松而一於樂未為善聽松者公之所以異乎人者不在於樂而在於憂然而傾否之方致泰之策固公之所素有

而大鴻臚得之於面授者豈徒袠焉嘆焉而已哉公
令壽繡七十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惟軒外
之松自有無窮之聲惟軒中主人亦必有無疆之辭
以永無窮之聽此則欽順所為大鴻臚申祝者也遂
書以為記

潛菴記

潛菴者里姻楊君顯酂之別號也其嗣子榮進以余
雅知君嘗請文以為記余諾焉而未暇為比詔告家
居余甥榮菴又屢為之申請因念親交之厚始終如
一有如君者鮮矣雖倦於述作然心之所好亦何憂

[illegible]存稿 [illegible]卷之二
於言乎夫潛之為言以退藏靜密為義易著潛龍之
象人之所處有然者矣書列沉潛之目人之所性有
然者矣傳示潛心之訓人之所習又有當然者矣君
承世業之腴無兄弟之助公私之責萃於一身勢不
容有他慕其所居之地名為高隴負山而帶水陂潭
深廣竹樹森蔚應酬多暇可釣可遊亦無俟於外求
而自有可樂者潛菴之所以號其不以此也夫然余
觀君之為人收歛之意多而進趨之意少迫之而後
應擬之而後言其受性于天不謂之沉潛不可事父
母色愉容婉處宗族每怡怡然隆禮意以親賢劄腴
田以追遠損利入以惠貧義所當為曾無難色其又
能潛心於君子之道矣乎不然何其行之美也然則
潛菴之號其誰曰不宜匪惟親戚交舊宜之邑大夫
蘭谿陸汝亨號為嚴明共知閭里人品高下嘗稱之
於眾曰若楊顯酂可謂舊人已其里族或有爭訟輒
以付之俾司其平君能得此於賢大夫非所謂在家
必聞者乎夫善善者天下之公余是以樂為之書益
與夫阿其所好者異矣雖然凡人之沉靜者多寡君
今茲年甫六十將來所至何可量也誠使心德彌固
光輝日新則潛菴之名殆將有聞於永遠雖微余記

夫畸得而掩之哉君之先君子巖築公德器雍容甚
為家父封君所重君之賢要為有本榮進讀書知律
積勞公府弃官有日又將發君若之所蘊矣因併書之

南京戶部題名記

官有常府而其人之遷代則不常故必有題名之碑
然後可以考見其迹其歷年有久近望實有隆汚而
人品之高下亦既皆有究論觀覽之際師戒存焉非
徒以為文具也其或缺焉而未舉明治體者詎容已
乎正德丙子春正月宜章鄧公自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晉戶部尚書未幾而湘源蔣公以右副都御史

來為侍郎二公德望才猷袁然推重於當時協恭一堂不大聲色而十有三司之屬相與師師不急甫及期月部之百務以次畢舉顧題名獨為缺典乃考自洪武以來至于今曾為卿亞者得若干人姓名刻之堅石樹於部之後堂以昔永久仍各虛其左以俟來者續題刻既完偶欽順為文以記之惟南京戶部之建于今百五十年矣在洪武永樂間實天下財賦軍需國用均節是率民數地圖簡稽是為其地要其事繁及北京定為京師大政悉歸於北而財賦之入出於南京戶部者曾不能以十一雖其地望如故而

事則簡矣　朝廷登用卿佐來始不惟其人然方其事之繁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

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詒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待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所仰而為之子孫者或忍乃弗思弗率以流於汙下之歸不亦可哀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意具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乎夫率則利軽公勝則私臧所宜致思而力行者莫要焉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勤諾今既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

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聽後寢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　月　日後三年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以中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衰例為之稽益然常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頹敝租入或不登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省其族之傑曰士舉翁者力倡族人脩輯經理且於堂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規制益備少司徒省軒公所為記可攷也正德初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於衆曰禮於先祖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孟春和與圖之於是其族父士獻正源二壽官正秉處士及其諸兄弟姪凡三十一人謀以克諧乃各出己貲別市良田若干畝歲收租穀以畜以釀於春秋及冬祫日之吉行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請文刻石以垂示久遠會余蒙　恩歸省於是峻　三人本諸長者之命來以文事見徵意甚勤也夫然先之

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大夫士以下蓋無不得為者禮法之所得為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為悅亦豈獨今日為然哉今曾氏諸公之舉也心固存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皆行於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為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莅閒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二十一人之德圖其子孫當世守惟謹俾二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為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為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刻諸碑陰來

者其有考也

閑齋記 閑字取義不同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及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為累邪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于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具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縱由是離真而即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

之為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內必嚴以禦之使其無入焉其大無忽其小慎于外必嚴以防之使其無間可出可欲之物引于外始無悔于終王宇曰直精明則群邪自當遠遁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為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維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為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頌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泰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獨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克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乃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齋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忝講學之末為之記之惟若學識才歉蒋閑天下今官為宗伯之貳已蔚然負經濟之望矣蒋名甚美故朝夕領誨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庶可章乎余與君同起鄉科

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鼎處猶兄弟然脫以論學之同相與講厚斯蒋之記窮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吏部題名記

冢宰之法源於遂古至周而益備三公論道三孤貳之六卿分職取法於天地四時而天官卿實掌邦治天官雖與五官並列然五官之得人與否亦必由之故其責任尤重傳所謂天子之相是已周家治化之盛歷年之久前後鮮及雖由文武成康賢聖繼作抑豈非建官有體職分勢一相與左右維持之效哉矗

秦事不師古亦既罔終由漢以來規制率相沿襲未有能卓然盡復周官之舊者其治效之不古若無足怪也

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開萬世之基制治保邦一惟有周是式乃洪武十三年斷然革罷中書天下大政悉以分屬六部而升崇其品秩於是尚書秩正二品左右侍郎秩正三品凡中外百官封拜考課黜陟之事吏部掌之列聖相承凡用為吏部者恒極一時之選而冢宰之

及其在也往往公是贈中之以易名之典仁之厚而共人之所建元光明碩大亦班班可數治隆化洽端有賴焉雖當權奸擅作威福者無所容其力若能以體統為重品式共存循得慎守堅持默抹潛扶以需大來之陵夫然後有以矣我

聖祖之稽古建官慮周盼高救其效於近日者亦云備矣　今天子初即位首用趙郡石公為吏部尚書太

贈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太原喬公為之代至則修明紀法舉措惟允孜孜夙夜以興維興運與石公先後一心朝野欣欣以為太平

可歲月竢矣公視事稍暇日考求前人名跡以為尚友之資已而得大司徒九峯孫公所集兩京吏部題名錄參互考訂乃戒工鐫石次第書而刻之將樹於部之後堂以表交承存法成烏惟吏部之稱于北京始自永樂辛丑迄今嘉靖壬午凡百有二年中間十六七年雖仍以行在吏部稱然大政所出固無改也故今題名之刻斷自永樂辛丑以前之行部皆不與焉後來者人其在南京及辛丑以前之南銓公遂以記文可得而續書也刻畢某適承乏南銓公遂以記文見屬顧惟不敏再三辭避而竟不免余辭也乃勉書其得之要旨出於公私裁利兩言之外哉是為記

紹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為先務烏而凡為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視其總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勸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涉降瞻依之地藏脩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越亦有

資於教事有不容槩以末節視也然其所啓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為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惇學而慎辨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廣其於

不可勝用然後為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為有補於斯世哉韶為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人物之表表者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間創立迄今重

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　今天子紹統之初九五百年中間屢壞屢修而其頹敝莫如項年之甚蓋郡常為猛虎所踞蹤跡以師旅之共給公私傳之而溪周侯叙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艱一意捐俸及期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乃喟然嘆曰周學之修此其時哉會有僧徒以因果說人而掩有其所施事殺當沒入其銀四百兩遂以給諸費不足則議貸祠逋融以益之以白督撫右都御史張公嶺巡按御史謝公璋咨請奏允故皆震如誠於是洎日興事若大成殿廡門及堂皇門若明倫堂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曾氏故居泰和之文溪自俊甫新市兄弟始分居城西楓樹巷再遷華家巷者遂海翁子永也三遷雲亭鄉之月岡者耕樂翁士敏也至公又自月岡遷文水於是子有孚祠馬公諱瑀字儒玉素菴其號世孫也起明經授南陵訓導九載考最擢知光山陞廣安州守連丁家難服闋改沅州又之引疾得謝享年若干歲考終於家公平時恒病痛居沅欲他遷而不可得一日偶以事懇文水上徘徊瞻眺若有契焉已而徜徉安步已而徜徉即其處以為

塋葬之仔肩宅地定基於此公志遂定厥基既卜歸乃市良材構廣廈落成之日遂徙居之顧故邃密垂後裕如矣公有七子考陞任憲瞻忠晚皆能立公卒後若干年憲致仕陽令事來歸乃與諸兄弟謀曰先公官至大夫悲開文水所以發載我後人者功德甚盛子孫孫子詎能一日而忘報邪夫情之所不能忘則禮固有當講者參議以元協乃刻木肖公像奉為文水開基祖祠于正寢之東創置祭田若干畝以次收其租入以品物歲以中秋後一日公之生旦迎神像出祭中堂致特祭焉配以元配封孺人蕭而郭氏帝氏周氏三孺人皆與祭畢而燕小大均霑行之既累年後恐後人未知其深意之所存也乃來拜予而余文將刻石垂示永久俾勿替余觀桂陽兄弟之意蓋以文水之遺實自公始子孫將百世報之與時雖服窮親盡報本之忝豈已然必自今有舉則以嗣以續庶乎可至於無窮而公得以長食其報雖考之於古未必盡合要其心之篤於孝則賢於流俗遠矣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後之人尚相與深念之因其禮之有常而無致其誼隨其力之可及而益致其盡篤學力行懋圖無忝吾知幽明一理有感斯通公於其宜之中所以

監觀感誠而錫之祉福宜亦有不容已者矣然則曾氏之盛詎可涯哉余與桂陽兄弟文字交是以不獲辭記而因以告其後人如此任搢名鄉校累舉無所

滕王閣自唐永徽中創建其後荐廢而屢興南昌之版圖初入我　國朝遵構猶在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聖祖親征偽漢嘗於此宴諸將酒酣而顧眺以盡遺址亦頗倫於江正統初布政使吳公潤始於其地築館作迎恩之堂景泰中都御史韓公雍復於堂後建

重屋取韓記中語意名曰西江第一樓成化乙酉
布政使翁公世資甫加修葺始復其名曰滕王閣于
今六十餘年矣自逆濠構難戎馬之跡相尋閣以蓋
燬今都御史武陵陳公洪謨以宏才偉望撫循江右
百度俱舉爰及于茲謀協于鎮守大監黎公 提督
南贛軍務都御史潘公蔚曾巡按御史秦君鉞徐君
俾清戎御史潘君壯議乘于三司諸君遂撤其穢而
重建之閣凡七間高四十有九尺視舊有加堂凡五
間大門前峙其壯皆與閣稱閣之後為堂三間以祠
文文山謝疊山二公名曰二忠祠蓋以義起者也自

大門以達于祠下左右各有廊廡以次相承為閣通
計三十有二祠有垣以嚴其限中垣為門以時啓閉
隨西勢稍拓其址周址凡七十四丈有奇經始於嘉
靖丙戌季秋落成以丁亥春仲益出羨財以傚工故
民不勞移在官閘樓以為助故用財省役鳩甓石甘
取諸廢邸丹漆諸物一出於和市堂堂藩府連城數
十樓觀相望永遠近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傑出者也
余謂茲役不可以不書乃走使山間徵文為記吁記
斯閣者多矣必其文之典人之賢斯其行之也遠以
欽順之荒陋而嘗足筆也其可乎然竟不獲辭也惟

偶然若然在興時要不過以備登臨寄遊觀之適其
在今日則於時奉迎 詔勑於時館穀使令於時
宴餞朋友體之所閒衣冠文物之所會問商與興
時興視況於表章忠烈崩貌巖高山景行鄉仰斯
在其閒於世教不尤重乎則諸公之協心以成是役
誠亦有非徒然者矣蓋古之君子凡有興作未嘗不
致其慎至若維持政教之具為天下國家之所不容
已者則往往相先相勉而為之故視於是役之成而
君子之政可知也或乃徒以為續名頭於往古崇一

方之信觀足以盡之哉維時閩議克成藩使則孫
君脩葉君扣參政則方君楷馮君馴參議則陸君溥
張君慷僉君天和憲使則張君良佐僉事則高君貴
李君紳何君棐徐君一鳴沈君良才副使則林君大輅
寧鏈君雲瑞陳君璧趙君光都閫則馮君勳劉君璽
王君寧張君夔也二忠之議發於前僉事汪君應軫督工則藩司照
磨黃 南昌衛指揮孫 法皆得書具書以為記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

之誦習科第之舊興歲以遞盛其長才偉器出為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岡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尽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茲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謂先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為已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為助侯大悅亟以書白于提學監司于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

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庫舍洋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于周垣通道治之皆備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化濕漫為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鶴訓導沈君良陳君爽乃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且以勵其學者先之以諸生羅勲劉宏已而相率偕至禮恭而意慤義不容以棄鈍固辭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為第一義蓋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惟

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

列聖相承所以惇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興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

所未察則其所汲汲鳥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若蓋車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

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顯揭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

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無衆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鋤於頹通堂廡之績為可紀也諸君子尚思　國家之所以教孟不及有以踐賢蹈而應目旒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泰和縣儒學重建雲門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雲門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門以雲星名者尊則文廟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雲星之有祠也遠意者衆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宗其慎

也吾邑儒學雲星門嘗值震雷燈之中裂者二楹殊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新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麗加容綽飭加精視大成門殿民稱門舊臨通衢民居鄰其前相去僅踰丈許既隘且褻上下胥以為病者蓋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輸承命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設三屏中隆穹殺石刻洋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而其端劣通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周旋

行列肅禁祇濟濟廊共有容人心之祇肅始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茲盛舉相率邀余請為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悖教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為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為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則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為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

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撓闕地以遵褻設所以致嚴妥聖靈於彬蔚燕息興情之素歟為所當為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平復有遺事與過衆舉講求為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備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即此而行而其為聖人之徒也無愧矣敢因記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亦應乎其有發云

世德堂記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

所貴乎知而傳之者豈徒然哉必將憑然有所深思
慥慥焉惟祇承之是務仰人雖遠而其志趣之正
於我乎常存事為之美於我乎常新靡以貫延有隆
無替斯其可以為明矣新其可以為仁矣為人子孫
之責斯無負矣苟其行之亦或足之曰而祖考父信乎有
詡於人人雖笑之亦或足之曰而祖考父信乎有
是善矣而何為獨不然大如是與夫弟知弗倩者有
以異乎否也豈惟無異將不及為之始乎余仲家鄭
君宗乾嘗作堂以居名以世德而請記於余君之所
以為明且仁者有在矣鄭氏世居吾邑之大族里

系出宋端明學士忠穆公毅在
舉包省即者衣纓門第爵為卿邑之望吾家與之
世好而凡出入藏府必經其門余之官憲臺為因以
多識其父兄子弟觀其動止循循雅雅而務貴
心之好之自不容已而通經學古若亦累累有人氣
習之熏漸風聲之流衍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世德
之可徵者不有在於是乎余又問居八指山叔文嘗
以丙午設戛飲於通衢往來鐵餓者皆環足而去高
祖英可嘗割田若干畝與殊山院僧協建堂之東津
橋人免厲揭復立一亭於橋左風雨舍卒莅門庇焉
又之江漲橋毀君之先子建器復倡率群從買田造
舟以濟其功仁厚之存有微於行事者後先相望其
他善益不止此而鄉人所頌必以此為先宜乎君之不
能忘也君早克自樹內修孝友之行外適應酬之宜
潤屋之餘尤善施濟緩冠束帶身以義榮可謂無忝
其世者矣頗茲華扁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令子賢
孫耳濡目染誠率由其訓法而賡或怠斯堂之著聞
於時將必有永矣余長男琰壻鄭君之愛為多
乘閒輒以記請知君之惓惓於鄭厚君之所重也於是乎書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尚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
觀其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
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兄御史之按行外
服事權之重迥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為
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漸被於久遠者矣而
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后使後凡赫然可仰之名迹
與夫白棠自用者槩泯於無聞非缺典歟嘉靖八年
秋二原穆君相寔被 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
聿振爰以餘力興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浙
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矣君來按在天順

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缺畧君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鐫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仍來屬記固不獲辭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板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賢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昔不為少矣若夫史冊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以為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成大體得則不煩而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

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既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求之而靡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穆君惓惓之意實惟在此後之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惟大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國家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為巡撫都院比載華巡撫官乃奏請更定于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穩洽則政為南昌道云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禮之行於家者惟祭為重所以報本而追遠也此人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缺畧君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鐫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仍來屬記固不獲辭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板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賢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昔不為少矣若夫史冊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以為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成大體得則不煩而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

人心有所繫昭穆有序尊親立隆仁讓之興未必不由乎此其有裨於風化豈小哉吾邑故家稱山東王氏其先世居仁富鄉之鯉湖則遷自吉水帶原諱諜可徵也至益齋先生當宋淳祐中以明經舉為邑學訓導經由山東樂其風土始命其季子季可卜里之下洲徙而居之季可四子和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杜去僅里許迄今年垂未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杜去僅里許迄今年垂三百生齒之蕃衍貲產之豐碩文物之數貴談者尚之下洲舊有祠堂歷年滋久親盡服窮而祠亦廢於是其族之彥俊文俊邵俊邸秉毅聚衍秉順聚族謀曰木有本水有源惟益齋府君吾閭族數千百指所從出也其可忽忘必祠而事之報本之義庶乎其少盡耳衆皆響應乃市良材鳩善工卜嘉靖戊子仲冬

之吉即遺址作前堂四楹後堂二楹外為大門表以綽楔深廣悉仍其舊後堂以藏主前堂以陳俎豆歲以清明日有事於益齋府君季子及四孫配焉禮也其四代之祭日皆更卜去祠堂遠者則於正寢禮制既協而情意亦周若諸若者謂非王氏之孝子慈孫可乎履邨秉順俱邑庠生而余知履邨最久茲館授余家因與履文輩來請祠記余既嘉其群從温雅端厚有足徵其世德者遂不辭而為之書然嘗聞之詩有永言孝思之訓凡為王氏之後人者尚相與勗勗砥行篤志問學益門所以光大之

序一十五首

贈太守張公之任吉安序

夫分符佩印有數百里之地而君之所以正不正不齊俾四民安其居庶事得其理趨定之吏用不率厥職以交贊其成功感化固繫于躬行抑亦朝廷福威于奉之權以為進退推移之用也雖然

以濟務常戒於下移躬行以立本必始于慎獨固常相須未有本亂而末或者於隱微之間以逞也其謀幸而一遂則吾福威于奉之用始不能無所詘語由是四分五裂奚端百出乃不得已而耳為一切苟簡姑息之治是以政多龐雜而民有不勝其病者焉嗚呼焉有仁人在位而可以病民也今年七月錢塘張公孟端由前青州太守起復攺任吉安吉安江右劇郡也領邑惟九民戶多至數十萬財賦之入往往倍於鄰封　朝廷不輕以授人亦明矣乃今以授之公欽順民諸縉紳之知公者謂公篤學好古於世味淡然顧嘗慨然有濟時利物之志又謂公青州之政公平練察民懷其惠吏畏其威

雖已去位而人猶思之卓然今之良守也噫公之名
實見推於縉紳者如此信乎賢遠於人然則銓曹之
所薦聞　天子之所簡命其果不輕也我今也往莅
吾邦邦人士女方日徯朱轓皂蓋於螺川鶯渚之濱
振文敎之頹綱昭躬行之實德福威予奪風行草偃
使善者有所恃而益勸惡者有所畏而不敢為厥有
恫瘝一朝脫去而免於呻吟愁歎之苦不於公有望
乎凡　朝紳之言庶者亦皆以冕望公於其行

也俾欵順引而伸之以為公贈欵順不敏固知公之
優于是也而復效其憃見於者豈謂果能有所增益於
高明也哉

送岑德克歸瓊山序

瓊山岑德克弘治乙卯以詩經領廣東鄉薦今年上
春官不第卒業成均得告將南歸展省太史蔣先生
敬之屬余贈之言先生與余皆故少保丘文莊公門
人而德克公子壻也推敬愛公之意以及吾德克其
贈言也固宜然先生受公之知尤深而與德克游且
父先生有言德克無弗信也而臨別之贈顧以屬我
豈以余言為能新德克之聽也哉且文莊公文學行
誼師表當時高風遠韻漸被來世德克早以美材處

貳室誠親熏而炙之計其所得殆非他及門者可比
固將駸駸於高大而為爵祿功名所迫逐而不置又
奚取於余言哉況余雖心厚德克然先生所以自儆
深言之歟郤能之貧不足以自儆其淺言之歟又非
先生所以見屬之意也余將何以為言哉雖然言惟
其當不必自其口出可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德克斗日之所聞知不於
其師則於其友於其淺者固有所不屑於其深者必
無所不至也顧所以尊而行之者果何如邪歸矣懋
哉必其所立有在於爵祿功名之外而後無負于師

送通判劉君復任杭郡序

杭為浙江三司理所中官郎御史駐節焉以莅事於浙者往往建牙分司於
浙中諸郡為獨繁守倅恒日不暇給且其勢無專決
之使而所見又多難合之情牽綸稍踈則四面之責
交至蓋其難為如此而吾郡劉君兆文倅杭獨以勤
慎詳敏著名會　詔有司舉下僚才行卓異堪任
京職者浙藩遂以君應　詔詔初下時吾郡士夫
嘗相與物色下僚中求昔郡人之可舉者得兆文皆

曰試以觀舉者之得失既而藩司薦章至果兆文也則又相與言曰古所謂公無私者其諸兆文今日之舉乎方日侯其弗于王朝而兆文適以三年之績來獻吏部考其績果最然未嘗陟涉也復還之杭夫陟明以三考固庶官之法然當其時未必固執常法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崔裴率意改為以人徇法而抑揚高下漸失其序其流弊至于今未除也雖有豪傑之資負挾器能一沉下僚率無以自振使其英辜果銳之氣恒消沮於簿書期會莽走迎送之間是可惜也以此而望庶事修天下治豈不難哉　今天子勵精圖治深惟變通之宜明詔一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而摧廁人物者方將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　德意然則兆文雖未遽陟吾固知其不久淹於杭也雖然在吾黨自處顧當以高下遲速置之意度中邪杭固不得久淹兆文如兆文汲汲以去杭為快則所以自任者亦異乎君子之道矣吾又知兆文當欣然而往僊焉益懋其所有事遵父而益信名父而益彰可以任重道遠無疑也兆文還任將假道金陵拜其兄南臺侍御君侍御君賢者也怡怡之際試出吾言示之其必

以為得切切偲偲之義乎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軺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靡可欲之玩能使人日眩而志移為令於此不亟不徐不寬不動期月而聲聞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為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偾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吾子其能無足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據乙其猷為必明長刑之分秉周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又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不盡是何足以有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為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為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　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遷之錢塘鄉鄙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為雖然蓋嘗

閫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急於官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成者所以為後日之資官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使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勤以戒而勿忽烏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名地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序　劉敞

濾劍川蜀南門其外皆剛夷悉猺雜安而易動朝廷若是特置按察副使一員加賜銀印俾之訪戒兵明法令以控制其地環濾千里皆在其掌握中蓋

一方安危所寄也然必得通人情物理者乃能使其人畏威懷德祇若宇不煦彼將肆無忌憚侯禮而犯吏紛結不可解紓而蜀以多事矣今年秋前奉詔者他徙　詔以刑部郎中尹君孔彰為四川按察副使往莅其任君以進士官刑部先十餘年請仍一心威當而乞殺實焯焯少司寇唐公奏曰臣備員郎垂當舉其任方面者第惟臣屬實南清吏司郎中尹嘉之可而斷無留狀泰岡執之揆而積有年矣當以為於任有

面無忝及是　命君子莫不以為宜余與君同鄉而君寔先進雅不余弱辱相與忘年益嘗語及立身行已之方君曰所貴者始終一節爾有初無終厚自待者不為余篤謂其言可以厲鄙夫敦偽俗克其志也其於任重而道遠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是卿大夫上之同鄉者酇余言以為贈余聞先王之制詳內而畧外聖人之訓悅近以來遠益實德有以及人則風殼自然動物法設而不用令出而不違而所謂成兵者特為萬一之備而已其或詳略失宜先後無序惟臨之以決斷之以威以求率服之功未有能濟

者也以君老成練達宜待余言益頌不廢規斯贈言之體且令後來之頌君者將考信於余言也君方便道還家獲拜尊兄宮保先生於澄江之上悼友于之樂慰奚閔之悰必有遠猷以贊長策區區常諱將無以為覆醢之用乎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晁補之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問有循資序稍入優品而卒不得為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必得通經學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

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白進士科者特蒙異視其褒揚登進
恩典視舉人華恒優又豈不以進士者　天子之所親策核其甄然傑然者於群衆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　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爲令者又如此爲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逆迎精簿書趍期會而於民之痛痒無政其鶩乌乎其無乃非

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爲令者又如此爲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逆迎精簿書趍期會而於民之痛痒無政其鶩乌乎其無乃非
祖太子少師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為

人純實豈弟有愛人之心由已未進士選為揚之江都令吾以江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八達冠冕之往來者踵常扣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末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則夫送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為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在勉強而已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

慕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潛靜愛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特其所長務兼衆美以為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為贈謂余職載筆不容以他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送大行人欧陽君序

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脩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懼不易於群庶周窮獨靈於衆塞故其知覺特異而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非徒不屑亦所不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親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彼所不能豈不有命存乎其間哉受天命以為士然而自修之不力亦將無以異於蚩蚩者矣夫禮以立其本義以達其用此士之所當自力者也故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行此也始於言行之常而極於神化之妙時而達焉則彼三民者皆將賴我以生而不得不為吾役時而窮焉則

夫安得不貴乎今夫農力穡而能爲文詞者世之所謂士也其名是矣考其行或有農工商所不爲然方竊其名以進取下者得丞簿高者至公卿後天下之農工商以養其身以植其家而於此三民者曾靡絲毫之益其不爲此三民所共視者鮮矣名貴而實賤豈不大可羞哉豈不有負於天之所厚也哉吾爲此懼金常俛焉日有孳孳以從事於禮義而未能也有能從事於斯者固吾所樂交以求輔焉吾邑陽從龍英年美質學問而才充存心制行皆自期於古人居常慨然有濟物之志念此真吾所樂交者旣舉進士裸行人然矜於其職不得有所施設茲者奉　使逵藩水行且萬里見聞之充拓諏謀之周咨其所得當自此益富異時所就其可量哉故於其行也相與極論爲士之道以附贈言之義君方便過家省侍二親以余言爲尊君太守先生誦之亦有非篤柔便佞者矣

贈僉憲姚君提学湖廣序

國朝學校之設在洪武初已大備其以提刑提學則始自正統間或副或僉初無常官惟　上所命提

群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不徒以程試無失爲能而已夫人相與稱君所能固在此而不在彼君茲往蒞厥職能不究心於其本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余愚無識亦非能言者而意之所至有不能默默重以程君廷臣楊君文淵之請於是乎言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丞與令均受百里之寄者也其位固有等差然爲之苟得其道則民之父母其敺賓之也一而已矣夫能使其民親之如父母其敬賓之美雖高官厚祿者亦或有所不逮孰有以其丞而輕視之者乎是知人之輕重不

在於官而官之輕重實繫乎人也審矣故知道之君子未嘗苟慕乎外至其所以自任則不敢不力焉吾友李君廷模夙承家學應志研鑽其經術明而行修謹以上舍生入選得楊之寶應丞於其廉所自許與朋友之所期待皆不副也而其言曰位之高下非我所能爲丞之輕重在我所自致我其敢不勉圖祇遹我祖以爲吾丞重哉其言如此是其學足以知道而勇於自任者也益建模之大父信圭先生嘗爲清河令以應公豈弟恊于其民秩滿擢知蘄州清河之民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者老數百人相與走伏闕下乞以還當是時天下皆知李清河之爲良吏也後先生趋陛廣州太守然未久遂卒故其名特著於清河至於今清河之老長猶稱頌不忘也使廷模一由先生之道以惠寶應之民廉而無欲也公而無私也豈弟而不爲殘賊也則民之所以歸心廷模者將何以異於清河之民之愛戴乃祖也哉夫得民心者仁之功繩祖武者孝之實仁且孝君子之道備矣夫以君子之道自任厚自待者也以君子之道望諸人待其人之厚者也廷模誠厚自待吾詎敢待之以薄也乎故因鄉鄰諸君子屬贈言遂書此以申愛助之意

送武平掌教以君之任序

余家居績學時與甫君時暨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論志同歸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爲莫逆也既又因時暨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爲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若益敬重其爲人者時暨最先領鄉書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者余意必得二君冀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慎乙榜見廷廣名氏爲之罔然自失猶冀得時暨一人尚可少慰鄙心而時暨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

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命乎余既事寧家二君辱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慥慥之意不見於色辭余方以失人為悵觀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不能不為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廣克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今例以乙榜司教者苟有成績不俟秩滿得冊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當終為明主司所得夫何憚乎廷廣之行時聖門余宜有言瞻余其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為廷廣申誦之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為教者之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為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衛縱勃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為所不為也哉廷廣之先祖齡檢都御史樂存先生而修撰公暨其從子尚書公又相與補其未備欲鋟梓以頒示族人未及也一道嘗慨然有志於是乃謀於其族祖國子生養惠族父國子生敬諫相與考按成法增書世次凡譜之舊不敢毫變加損惟於譜後別為仕蹟志具載族之顯者本末及所得　累朝誥勅至於恫宇祭田有關於蕭氏世德者皆附錄焉將梓其成編用卒前人之志俾族

曲山蕭氏族譜序

廬陵蕭君一道以國子生需選都下問奉其族譜求序於余余舊聞曲山蕭氏為廬陵故家然未及見其譜及今乃獲究觀其源流詳考其文獻而知其久且盛也蓋其先有曰文昌者當五季時來自長沙定居曲山之下迄今垂六百年昭穆承傳世凡二十支分派別計指凡數千而衣纓科第後先相望蓋文昌之後六世則有仁化令顯於宋後仁化七世則有翰林修撰又一世則有兵部尚書繼顯於國朝其間領鄉薦升太學者固累累有人而其處者亦多

之人皆得而觀之以惇夫水木本源之思其用心可
謂仁且孝矣嗟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
此爲務苟能推一念之仁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視
祖宗之遺徧自不容於不親有和睦而無爭矣推
一念之孝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自
不容於不謹有善美而無邪辟矣夫如是雖隱顯殊
途豐約異致而所以光揚其先啓大其後者固無往
而不得也敢因序譜而以是望于蕭氏後人幸不迂
視吾言務相與敬修其實其盛且久奚啻今日而已
哉是爲序

送福建左參政劉君之任序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相安於無事一旦醜虜伺
隙擾閩鄙邊臣失律逐致猖獗屬天象亦屢示警
聖天子赫然震動更用二三大臣以貞觀張皇威
武命將徂征屢勅有司繕塞垣峙芻粟務爲經久之
計于時吏張廢置幾務繁多有大政輒令廷議吾
友劉君子賢以刑科都給事中與焉方其事端既發
互相觀望莫肯折衷君正色昌言無所顧忌援引古
義揆度時宜利害是非必窮極而見乃已而嗇不諺
於公論二三元老樂得其助益相與敬重之間有不

合亦稱君爲難得破淺謀而弘遠略劬內治而嚴外
攘國本於
皇上之克明大臣之能任而議論之益在君安可掩
哉君起家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即有名歷左右至都
吏臬四朝于今十有五年矣以久次當遷遷福建左
參政參政秩三品位高而祿厚在省郎郡守擬爲美
遷而人情有爲君不滿者貞浮也然余以謂今之
庶官在內莫要於臺諫在外莫尊於藩臬要者其機
足以弘濟尊者其勢得以亨行有弘濟之幾而重於
頹忘有亨行之勢而樂於因循定省容身保位之徒
非有忠在宴國之實者也以君之居要其所表
見已彰彰如此則今日之后尊將不大有所建明哉
世之樂因循者類以文法爲解夫　朝廷之法雖
容而所以潤澤乎其間者未嘗不付諸人苟一惟文
法是拘而無能潤澤則夫守文奉法夫人皆可又奚
必窮經學古出自高科者然後爲足用哉君識敏而
學博氣充而才贍固知其將來所建明必有異於
尋常者矣余於君素辱愛厚有切磨之益於其行也
義不容無言然贈人以言其失有二以頌或失於諛
以規或失於激不諛不激余竊自謂庶幾知言如君

不識以爲然乎否也

送長史范君詩序

昔賈誼以洛陽年少抱負奇才慨然有志於當世用吳公之爲廷尉文帝屢有建明爲終灌之屬所抑出爲長沙王太傅其用不究君子惜之然誼才高而董褊官既左遷恒鬱鬱不自得坐此促其天年使其能養之以和平究於安知不卒究其用也吾友范君廷和自弱冠遊鄉校即負才名既舉進士爲諸

尹孔棘遂慷慨上疏條陳利害方略累千百言已而滁翰林檢討以經術入侍

王府開遷右長史或謂君所宦事大臣有不樂者故有是除余益不敢信其必然獨喜君樂居其職無辭辭之意寅恭朝夕輔導有方綜攝府事無巨細皆合權度收闔步而矩折斂逸氣以內克由是觀之誼之才略固優而其識量視君或不逮矣君之爲人不亦有足尚哉夫建侯樹屏所以爲宗社無窮計然宗社之固其本在於得民心今日封建之制有國而無民雖不得與之聚其所欲違其所惡第能勿擾之其爲賜也亦已厚矣萬一有擾之者豈惟吾民告病於宗社之本何如哉此相之責也才如范君其必有以處此矣君茲以職事

侍王即封於沂與君同舉於鄉而胥會於都下者凡十有一人相與醵錢於余侍御宗周之宅即席人賦一詩以贈而屬余爲序余觀諸君之詩所以詠歌其才美鋪張其職業而道離合之感寫纏綿之情者亦既備矣余不佞念才美如君固吾同舉之光故復詳著於篇而申之以得民心之說以冠於群玉之首云

送 蜀府長史李君序

國家以明德當天誕啓周命卜年卜世不啻周漢之長而所以維丕基綿令緒亦惟封建是賴蓋

太宗之所損益宏規遠慮與周漢大約相同至於體統之尊家法之正則有非漢所能及者是故受社啓封千里承式展親秉德奕葉有聞振卓爾之風裕爲

以南京國子學錄李君介夫補焉蓋慎選也自洪武肇封以迄于今建國之大僅數十而蜀最於天下有閒蜀有國且數傳矣令德承而　先獻王最布不淺象賢保大在　嗣王固克自盡而所以彌縫引翼以歸之正者非相其誰賴哉介夫智足以燭幾敏足以通道其佐教國子也以妙年著老成之稱遂達於當途以有茲擢夫　國有常度行其所無事則不慫心有同然動之以至誠則丕應此率物之要成務之方相之所宜既厥心者也以介夫之智且敏而去也臨別惘然如有所失因其咎友諸君子求言又何難焉余雅南薛方喜得介夫之助不謂遽舍我為贈遂不復以辭

贈按察僉事俞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于　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之尊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複嶂林深而舊箐谿洞隱曲綿亘數百千里多為猺獞之所盤據而猺獞之性好惡不常而迪逃者亦往往藪焉蓋不惟群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來從惡則之變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僻遠郡邑所在大抵簡條夔辟凡沿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頓戀功名未忍決舍苟其惡不至於大為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輒保持逐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出入或不能容以佐夫之智且敏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

一鉢之智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己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群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為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厥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急益流賢譽茲固可預占哉大凡同官有切磋相成之義

翁君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
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
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其將有合也

送南京光祿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公評私議僉謂公雖老神識未衰其疏通果斷之才進當重寄猶當有以發攄於事業雖有請上且不俞已而竟得俞旨特命有司給驛以還蓋異數也於是諸士大夫卿又相與言曰公固賢者能以禮自處朝廷處公以禮不貶公而若是予公行有期其寮友豐城楊公率諸僚屬飲順以言飲順與公令子刑部郎中二和為同年友北來南雍時進謁厚教愛良多雖不敏誼當叙公之所以歸奉揚清風焯著高致俾夫人皆有欣羨感激之意以為公榮矧重以少卿公見屬乎夫士非無才之患也才而不失其正者為難非進而成功之難也功成身退以全其令名之為貴宋當元祐之際才如鮮于子駿者不少也至考其宜民之實則凡平日鋭志功名以希進取者曾不得與予駿班彼其所存者可知已公自舉進士出宰冊徒擢監察御史歷陞至左布政使更踐福

建廣東制江三方而在制最久其為政適寬猛之中
歟稱焯然著聞中外湖之士民至于今頌其德美不
忘一道福星子駿固不徒專美名於宋矣然則公之
才豈巧於進取者可例論哉漢黃霸為潁川太守薛
宣為御史大夫其功名風采震動一時之耳目後以
光祿且無所見其才使進而任撫綏佐臺省固綽有
餘裕然享有全名以去而使上夫君子有才不盡用
之惜視黃薛所得不既多乎況有令子如吾二和年
甫三旬官已躋於五品方來所至何可涯涘凡公所

能為而未盡逐者其必能低承懋績以成于盛北尤
人所難行者而公皆太身親為之而後諫邪方壯而
仕既老而歸孝侍蜀之釣遊訪平生之舊相與從
容燕飲為樂以休數十年慶峻寧之勞寫以為一
日之適雖三公不換也公其以欽順為知言哉

送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兩京刑部註置十有三司廣東司所治倶稱繁劇非
識之敏才之優為之鮮克以有嚴也余來南京則聞
刑部郎中高君肅正名君時莅廣東司凡司之由獄
無不立斷其操持克謹又善處寮友之際故名稱籍

之壽固異日之咸也夫安得而不喜哉抑儉之事功未有書於史冊其名垂至于今者直以昌黎之文耳余文不及昌黎未足以重君君於天下後世要之史冊之光君必當有以自致以大慰僚友之望也夫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于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徽其一也共民蓋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為近輔

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雖

列聖寬仁每加恩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以富郡如徽亦駸駸困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

而行之以果舉遷壬未幾才名已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莊南塗君之為御史也內攝臺綱整整一時輿論推為老成出清成稽於吾大江之西覽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武者少靡不安之東能而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脯郎之寄及其民之痌瘝未甚而為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內有以固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千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常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暢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以為無以為飾墻壁之具則幸矣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不明先名而後實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內外之辨不明乎內外之辨知於其實以淑馬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若由體以達用派流而徂源始端其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

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馬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歟二城楊君方震杪舉江西鄉試第一已而登進士第一攷庶吉士于翰林獲盡讀中秘書文學日益有名寻擢給事中出入兩京前後幾七年封事凡數十上其大者則屢勤 上勤御講筵求古帝王御世大經以施於治其他率繫大臣之用舍時政之便宜邊鄙之利害其為說大抵明切而不激委備而不迂坦然可舉而行讀其奏知其忠且達也陛光祿少卿凡寺之寄弊佐其長疏剔幾盡其為人動必

由禮言簡而時當即之溫溫愈久而愈可親於乎其可謂純明淵篤之君子也實則日勝而退然不有其名慊慊然常若有所不足蓋公事之暇書卷未嘗去手於性命做旨若治體所係尤切研究間形之著述率於世教有關固將收功遠大而不自知其用力之勞者歟君佐光祿三年當考績壯上大光祿胡公合六科諸君子暨凡光祿之屬為酒以餞之而以贈言見屬君與余同出大江之西凡君交游皆當世聞人而余之迂鄙猶臨事亦不棄所愧者知君之弗盡耳既不獲卒辭則姑述余所知以為胡公復有深於知君者其必不以余為媚其鄉里交游也夫

送助教鄒君致仕還臨川序

始余自翰林出試南雍猥當攝行正事深惟寡薄弗勝之懼所幸一時攻玫具備協恭夙夜用以紐飭條綱至於上習之轉移則固未能無愧也今年秋大司成金華車公始至公進退有道卓然古人既出而領袖諸儒士類翕然感激駸駸有丕變之勢則凡為之寮屬者宜益單心畢慮紬繹其素學勤施於誨誘于以贊襄新化夾就群才用副 聖天子惓惓振起儒文之意而助教鄒君節明乃以此時引年決去毋亦未之思邪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也益有

禮義存焉過者或矯以蒙譏不及者類庸而可鄙節明起自辛卯舉人歷教蜀之達邑制之嘉興山右之太原二郡皆有明效陟助教于南雍又三載矣雖其作人之志未始有怠而年則已及桑榆不敢渝焉其視溺焉而不知反者何如哉而況使夫屑屑焉較計失得於毫釐之間者聞之必將有所警悟是亦所以為教也然則節明固已思之審矣節明嘗預莞衆之嘗有子洛克邑庠弟子員嘗以見余其姿稟偉然年富而志甚銳足以世其家學且聞節明

於其故居數里之近土田膏腴林泉清茂其歸也有足樂者獨念余之寡薄方有賴乎淳篤老成如節明者以為之助顧勉留而不得其何能無介于懷而大司成公方謹責成寮屬之規有如節明之賢亦不能無歎然於其去也於是群寮合辭請言為贈公謂公宜有述乃序其所以歸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奏縉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為公贈者也少宗伯馬

公既序其端復俾欽順綴茲末簡狗尾之續嵇以厚顏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為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邪蓋任大則體宏位高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

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屬之有則事成事成則功在此乎在其人之賢否云爾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省其成寧欲有加於分外邪亦惟觀其事理之得失何如以別其人之賢否云爾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為合內外之道而君子之功所為異乎十禽之獲者

公在南都三載之間兩畢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

聖明舉其忠世道轉移厥惟有賴則公之

其待命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

夫以大臣之重事君雖遠去

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以大臣之職事者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末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天下之公以慰

聖明乞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

送太常少卿李公考績詩序

聖學默計功之心王政嚴考績之法然則學與政其道固不同邪愚不能無惑也蓋聞之宇宙間事皆吾分內而莫不有定理循其理而應之凡以盡吾職分之當然而已夫豈容一毫計較之私邪然而理得則事成事成則功在此乎在其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屬之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屬之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屬之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

歐東崖李公初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遷泰
坊諭德日侍 經筵講官才名甚著俄以使
皇太子講讀且魚 命在太常三
食求外補遂拜南京太常少卿之 命在太常三
歲考正典禮之失一二大者寢既厥心雖忤人情而
不恤已我道蔑是也於是士夫莫不服公之決而功
名之塗歸焉然以愚觀之公高才博學通知今古徒
衆務紛錯往往談笑處之而莫不中其會方當進當
大任以究厥用陋陋儀文之損益曾足為公歟茲
以法當考績將還北上南都卿士有同翰林之舊者

皆若若干春稿

情好素篤於其遠行不無眷戀餞於
玉堂之署觴酌既屢復俯以詩詩以唐人雲間余朔
迴樹抄玉堂暨之句為韻賦者五人人得二字為詩
十首泉山林公官為史部尚書東園鄭公由戶部侍
郎進尚書致仕未行紫崖馬公官為祠部右侍即楓
山章公官為國子祭酒霍公官為翰林侍讀學
士而適以微恙禁詩者史部左侍郎碧川楊公抽不
能詩而以群公命為之序者國子司業泰和羅欽順
也

玉堂聯句後序

南都卿大夫士出自翰林者舊相與為瀛洲會或時
當休暇禮直迭迎則適至之所以通情愫申綢繆崇
文德而永歡好也其或時與否則顧一時之興何如
今歲春是之交少宰楊公以會典副總裁竣事來還
少司徒鄭公當奉慶 萬壽來北上太宰林公暫
假會於其第太常李公翰林吳公繼之諸公復雅志
鵝鳴山之遊某寔躬治具益月中凡四會會凡七人
惟玉堂壁水二會賡賦詩以紀成卷凡若干篇
之韻皆聯句也縣句成章又皆即席以和而某以疾
不及赴會玉堂少宗伯馬公乃為示俾追和焉司徒

公之行也諸公嘗分韻賦詩以餞成卷門附以二
會偶和之篇惟公家才敏識久滯南都群情屬望謂
且久當帥八座該以事入朝或者遂留侍輔庶用賀
歎猷益孚眾望重欲如今者會合遊娛鴻咏從容
之適殆不可多得矣時一校卷吟其詩而憶其人其
能無離合之感乎然諸公方以宿德重望與學清文
重當時雖暫分留務抑亦歲時問耳行當與公追逐
棣棘之下金春玉應殆未止此獨某猶隨郎滯用不
適時瞻望儀刑當日以篤遠公倘不睠棄尚幸時賜
一言之誨哉

義田贍族詩序

義田贍族詩一卷凡若干首士大夫爲友竹陳公作也公以廣信太守二十餘年政致仕歸誌其族人得貧而不能自給者十室遂呼其子邑庠生謚問曰吾居官受祿嘗以其餘於汝汝皆以置田邪今吾祖之子孫其貧有如此者吾忍獨溫飽欲割田贍之汝其謂何謚對曰謹受教乃度其貧之緩急以爲多寡之等差爲永業惟不得售於人於是二十室者俯仰皆粗給事既傳播聞者莫不稱曰公仁人也稱之不足又從而歌咏之長篇短章風

渙乎頌頌乎各極其趣豈非仁心義聞所感而皆有不能自已者歟公之弟廷璣卒業成均得而裒集成卷謂其事當傳久遠具以來告請序其端夫田者民之所恃以爲命者也王政惟此爲重幷畫而區授豈爲太平之基自阡陌之權不屬於公而田之在民者有無多寡往往懸絕民之不幸而不得其養者何可勝數也世有仁人者出安得不爲之慨然太息顧其勢既不能大有所爲則姑度其力之所能爲以濟其急而義田遂爲盛舉蓋其事始於宋之文正之賢使仁宗克究其用雖井田未易遽復至於衰多益寡以惠困窮使咸遂其生意其周優爲之矣乃其用之不究豈天固欲困窮斯民也哉推公之志而兼濟斯民之爲慊義田之舉未足爲公多也然後之效而爲者益多則民之賴其惠者益衆是爲不幸中之幸而公之遺愛蓋亦未有涯也有如友竹公父子能繼公義舉樹之風聲以聳動四方將俾蒙幸者不但陳氏二十室而止是豈不可歌乎夫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偶有見於天下無不傳也況諸作皆膾炙人口則其事之必傳也無疑廷璣猶有徵於余言亦

其孝友之至情也悅予言不文不足以爲公重或者因附茲舉而行遠則來可知公名廷璉字宗器友竹其別號廷璣行狀稱爲其弟云

南安林氏重修族譜序

閩中自唐宋來多衣冠之族若林氏則其尤著者也林氏在閩中非一族而祖晉安太守祿者爲多若莆田福唐南安諸林皆是也夫以諸林之盛盤據數邑其初乃出於晉安一人然而昭穆之叙親疎之分有弗能詳究而通知蓋以歷年久遠譜牒弗傳故耳是故世有仁人孝子則其於修譜也必汲汲焉以不

忘其先而惇叙其族其敢後乎益南安之後有諱十
公者始分居政和之邵屯村其十世孫孝從又自邵
屯遷居邑之西北隅而譜逸於兵燹之餘自十公以
上世次不復可考孝從之孫愷興乃據先世所遺宗
派圖稍加編輯畧如歐蘇譜法而林氏之在政和者
於是乎始有譜焉顧其源委弗詳體制未備愷興從
子今南京國子學正一寧嘗慨然有重修之志自筮
仕即櫝以隨參互考訂勞搜博采越三十載始克成
編首姓原次世系圖又次世傳以及衣冠圖　恩
命録之類凡十類為一卷卷如其類之數焉於是乎
整齊完全有稱
[illegible]
流派所自如水之有源義例所該如人之備衆體
傳之永久文獻足徵而譜題猶係之南安以明著其
本始其尊祖之孝睦族之仁有足嘉尚者矣間奉以
詣余請序其端余惟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道
情以恩親分以義正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猶賴世
之仁人君子作為譜諜以聯屬之然使恩義有弗加
則亦徒為文具而已由此言之余安能無望於林氏
之族哉抑張子有言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
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然非學問以達之理義以培
之亦[illegible]以克夫天之降才固無斬於
林氏之族有以克之則其族之大也可必矣此又余
所望於林氏之後人者而亦學正君所以請序茲譜
惓惓之意也

送府永張公還鄉序

士君子之仕也又遠蓋有孔氏之家法存焉惟其可
而已然或內輕而外重則惟有見於仕之可而於止
之可也無見焉大有見於仕則不必可仕而仕矣無
見於止則可止而不必止矣是故養廉遠辱之意少
而偷合苟得之行多雖名為士鮮不得罪於聖人之
門者若今南京刑部郎中張公　之去殆有見於
[illegible]
止之可也豈非賢哉公甞可以止而止以疾其疾
猶可曰力以供事而重於辰入兩出遂決自止之謀
會其子監察御史鳴佩以賦事入　朝乃草乞休
疏[illegible]
疏[illegible]
疏[illegible]

尤精理學傳公之父晚節至公遂以家學顯上胎晚節之封下衍御史之慶衣冠世美蔚爲上海之名家公爲人質直坦夷不尚苛刻自舉進士即爲司寇屬於南都官三遷績屢考皆最益將駸駸於大用而遽以疾中止縉紳之士莫不惜之然寵渥荐加金緋有煒又有御史君以爲之子英年敏識才志傑然其進蓋未可量是猶秋冬之收斂飲而繼以春夏之發生也人之所以爲公榮者其不又有在夫昔二虢之歸賜金雖多而名位無加於舊楊少尹之歸祿雖不絕而其子則未有聞以公觀乎古之人其所得果孰多而孰少也是必得如班孟堅韓退之之鉅筆以述其事然後可與夫三子者竝傳而公之同寅諸君子乃猥以屬諸不文如僕者其於公之高致盛美安能使之煇耀於天下後世乎哉抑姑以贐公云爾

封監察御史喬公輓詩序

天地間惟感與應其變固無窮其在人也則有中節與否而世道之隆汚人事之得失皆於此乎係是故感應之際賢者之所慎也今夫善人君子之卒聞者孰不哀之然哀之者於其人或素交或嘗一面或槩聞其平生則其情之所發或淺或深自有不能同者

辭者輒原感應之理以為之序

贈太尹黃侯還任萬安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言夫豈欺天下後世云哉柰何世之從政者鮮求其道之直否何如顧嘗以民之難治為解此天下之治所以終不能庶幾於三代也夫世有古今而斯道之在人心則一上之人苟得其道雖蠻貊且將率俾而況於吾民乎故夫不以三代之民視吾民是不以三代之為民上者自處也亦無所貴於學道之君子矣六合黃侯德裕以名進士尹吾隣邑萬安其君子小民皆稱之

不容口余耳熟焉烏蓋嘗詢其為政之詳大槩以謂凡設施予奪必揆諸理未嘗苟有私曲余因嘆曰黃侯苟能以三代之民視吾民者哉去年冬吾邑大尹楊侯被召入朝當道謂泰和繁邑賦繁事鞅才非黃侯莫辦遂以委之侯至則以其治萬安者治吾泰和半載之間事多就緒民用無擾吾泰和君子小民所以稱之者亦無異於萬安惟吾二邑蓋嘗有被以難治之名者矣自黃侯視之其施治之難易果何如也彼其所以號為難者得非其道有愧於黃侯也哉茲吾邑新大尹至侯當還任萬安萬安之民固莫不欣欣然喜父母之孔邇其悵然若罔攸賴者不獨吾邑之小民而已雖其君子亦然於乎直道而行黃侯還任萬安序

贈太尹黃侯還任萬安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言夫豈欺天下後世云哉柰何世之從政者鮮求其道之直否何如顧嘗以民之難治為解此天下之治所以終不能庶幾於三代也夫世有古今而斯道之在人心則一上之人苟得其道雖蠻貊且將率俾而況於吾民乎故夫不以三代之民視吾民是不以三代之為民上者自處也亦無所貴於學道之君子矣六合黃侯德裕以名進士尹吾隣邑萬安其君子小民皆稱之老長旦暮相與教詔其子弟率在於孝弟忠信敦禮義尚廉恥公家之奉而後其私圖故其民至為易使雖使之或非其道猶必謹於上下之分黽勉趨赴而不辭況乃過學道愛人之君子如今楊侯者以為之父母則其愛戴慕悅有加而無已者豈非其心之誠然哉侯雲南鄧川州人也以名進士被推擇而來持廉秉公始終一節事無巨細處之務盡道理不苟以已意為高下嚴以行恕簡以制煩日惟廟區之長數十人奔走承令於堂下其餘則皆怡怡然早作暮息於村墟山谷間無非時非事之擾民於是始知有父母之仁蓋六年於茲矣以侯之所存與其所以施

送許尚書致仕序 是法昌黎上宰相書筆書者裁篇作

於有政書雖莊岳邑御須民猶將有以擾之而得其心服而況於吾邦乎然得吾邦人以為之使則其見效之難易尾之亦豈不有間哉侯茲以政績著聞榮膺風憲之　召吾邦士民欲挽留而不得也其能言者咸相與作為文字以揄揚盛美而道其慕戀之私兩朝之長曾欽謙榮輩十有二人手一卷踵余門言曰侯之去慕戀者寔多欽等尤不自勝也顧無以致其情於吾侯願得先生一言余亦作小詩一章將以為侯餞未及而飲等至則復之曰余有言矣周自謂汉代興人之頌今為若等詩之詩曰六年江縣

屹堅城蕞得寫溜溉太平文物想將狄色遠南山長對邑樓橫已看學道尤切喜遷喬即大行報國寸心知更苦眼中人物定分明又器與禪其意云爾云云侯治狀也柳遂情不留也山橫著不忘也物服之光吾與若等之所以惓惓於今日也或請卒重之說余曰茲其義係於天下詰其已十二人者立需于門顧余思靈才暗其何能遽有所作則詰述一時對荅之語以致群情於吾侯侯其無以為草草時一展覽將亦不忘吾邦也哉

慶宗老李攀翁承　恩錫將序

望上嗣登寶位爰稽典禮上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推恩海內凡民年八十人所敬服者賜冠帶以榮身益優禮高年王政之先務也一時山林遐老往往纓冠束帶北向稽首戴　帝德以欣然莫不自以為非常之遇而其為子若孫者感激欣幸尤有甚焉不必家之有餘皆能勉營致酒食會集嘉宴以樂其親之心而後　上賜凡曰親友又相率而往為之助喜以儀物為壽未足則千作若之文詞以重之益　朝廷一令之下本乎人情而人心感動

之無間乃如此如使王政畢舉天下之和平也何有哉吾宗李翰翁素有鄉曲之譽及茲年適八十士君子造相與言於邑大夫奉冠帶以加于翁翁世家邑西原中族大而顯其先君子前州二守清儉惇厚有吉人風惟翁式穀似之翁之存心處事質直周慎其族父大參崇本公嘗特稱之以勉諸弟子凡世俗千岐百轍營營往來自以為計之翁者翁視之若無見也其為人如此故今以耆壽榮被　恩典而人心之歸重翁然翁有二第孝敬孝拭一女弟歸故少司空張公封恭人今皆無故壽皆七旬上下四子絢紀

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氏之居泰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亂譜諜無復存者　國初亂定其族有隱君子曰與芳嘗追憶舊聞旁咨故老輯爲譜圖一帙及太師文貞公出乃擬以作譜用聯屬其族人其後叙州太守德敷君因而續之皆有板本行于其族迄今正德丁卯又六十餘年後生繩繩已多班白之老而名字猶未有登載其永傳序次將又而或淆焉譜其可無續乎於是

義官光序君慨然以爲已任顧族人散處不一遠或百數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馳書徧訪盡得其詳既克成編將復鋟諸梓而屬序於予君從子平予女兄之夫也屢以君意來速夫君子之作譜也其心誠厚於仁非以爲觀美也萬支一本萬派一源視萬猶一者君子之本心而譜者所以會萬於一也凡族之有譜將俾觀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親於支派之異雖異而同則恩不可以不篤雖同而異則分不可以不明其相愛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禮則宗法雖廢而其族之所以睦亦將無異於先王之時蓋譜之所繫其重

如此而可以無作乎有續於後斯其族爲有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寵豈無才且智者傑出乎其間然所致美以誇耀一時不過服食輿馬宮室玩好而已至凡倫誼所繫如譜諜之類求其有能寔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君素以貲雄乃能上體文貞與叙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譜諜爲重此其志誠殆有過人者矣楊氏世德諸先正序之已詳其在宋朝有所謂三登仕者尤號一時之盛而君則率齊登仕之八世孫也自君祖父以來皆以尚義著稱于鄉至君式克承之以無忝其世德族譜之續宜有賴焉

於戲楊氏之世德盛矣凡爲其後人者皆當圖惟無忝使孝友之行藹然於家庭之間清白之風穆然於富貴之外則所以增光斯譜也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習靜詩序

友人尹其遠篤學而文於事親稱爲以志養者一日過余西岡里居拜而言曰家君處士生十有六歲而孤克勤白植詩書之誦習常業之經營所以祗承其先覆燾其後者甚矣乎其用力之勞而成功之不易也今年五十有五矣其兄弟不肯仰賴庭訓粗若有知家君以爲志之所未酬事之所未遂者若有可委

頗思自逸以休其神明數年以來漸省外事雖衿裾之請益者猶未絶於丈席之前而塵埃之汚人者不使得至於明窓之下淨几之上也益歲多暇日日多暇時往往閉戸焚香斂膝危坐而游心於恬澹之境其靜中若有以自樂者因自號曰習靜愚人某將告諸士友以求詠歌其所志惟先生序以先之余曰勞又而逸之思動又而靜之蓂此人情之常也矧尊君植於早孤其勞爲甚及暮年而有子則其思欲靜處以自休也固宜雖然人動物也自有知之後未死以前不能一日不與事物接酬酢而云爲有不容不動者尊君固將屏事絶物漠然一無所聞聞使其身心如槁木死灰然哉其亦別有說邪蓋吾聞之天下之動莫匪氣機而是理之存主乎其間者則固本靜爲古如一誠有見夫天下之至靜而王之則雖萬變交于前左酬右應自中肯綮從容服豫沛然常若無事此聖人所以立人極之道也詩惟外物是絶內寂是耽則是釋氏之自私非吾儒之所有事矣尊君儒雅老成吾所願見幸得而請其說從而著于篇未晚也況乎詩序所以作者之意未聞有先之者雖勑天之語先歌而發然彼自述其意蓋與序他人之詩者

不同請姑後之其遠作而言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先生之言固已先得詩人之所同然者矣又奚為計乎序與詩之先後乎哉且德卑不可屈致龍門未易泛登高談與論家君惟不得亟聞之是念幸筆之于卷俾某奉以歸而質諸家君不亦可乎余觀其意確不得已辭遂次第其語書之以為晉靜詩序處士名士禎字　世居泰和山田里自其高曾來以至

處士群從簪組蝉聯轂光赫奕處士雖隱而未甘然有子如其遠兄弟顯揚固有在云　未見其詩而先為作序與未見其人而先為作傳異

壽叔父西臯先生七十序

正德二年歲在丁卯三從叔父西臯先生壽登七袠七月朔日是惟初度之辰欽順方侍親里居乃敬奉巵酒為先生壽而申之以言曰先生童稚窮經白首無遇飯蔬衣布棲遲衡門可謂困窮也矣然以欽順觀之身雖困而道則亨鄒孟氏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先生有焉夫孝弟忠信為政之本必身及先生及守菴先生有焉守菴先生壽登六七十歲以上朝夕聚處詩酒倡酬談笑藝樂猶得以自慰況今日所以為先生願者又豈他人比哉欽順言雖不文而事皆紀實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有以知先生之壽非幸也宜也茲其所以為可願也

西昌存古録序

泰山谷黄先生嘗令吾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為之復修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于火併祠燬焉法南楊侯南金時為令喟曰茲吾責也亟以公牘白于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參王公綸憲伯王公啓吉所嘗與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諮公度遵之侍御公以謂寺因祠又利以寺臨今茲之火先生實有靈哉遂檄侯規劃寺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刑故有祭田復經

理其租入以為之助利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高深率加于舊十六七新增有洗迎像儼然凡若干小民所以等仰先生之心於是益篤生為名德死不忘恩報乃其常也侯茲舉實開治化不有紀述奚為後乎之本末為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録而首之以贊詞傳序以發見先生終始之概云

唱及後賢廣和之章以見先生高風遠韻有以感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圮祭田祭器之籍皆有繫於祠事而附以蘇東坡張鴻之閻文恪國漢節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祠永

順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喜之者蓋古制亡而天下之治日入於厖襍有能存之將亡之際復之既亡之餘世道寔為有賴夫安得不為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不可沒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于祠下退而閟于是編考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為今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所存不在於香火區區之末者矣益宏生為名德死不忘恩報乃其常也於是不思報而共詞章操行亦皆有過人者皆可為後人師法咏歌慶心遠超然獨得哦其詩而可以想見其為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暴易簡不一煩擾民蓋於先生有合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二盡升階瞻遠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繇不有富於是編者乎

富院羅氏族譜序

羅以國氏其先曰妘子國于宜城之墟後徙于枝江春秋時為楚所滅及周之季子孫又徙而南居於夷沙而蔓延于沅湘豫章之徙仕蕃遂為其邦之望然

歷年久遠末流益分其世系雖或有傳殆難保其無
譌也今吾泰和羅氏凡十餘族其稱或著或不著雖
其著者亦各自為譜而莫能相通蓋亦有無譜者然
以掌理考之皆出於文泥而妘子之苗裔也其
譜之有無稱之著不著要之繇乎其人若書院之羅
則其著稱也久矣蓋其初祖自晦五代時由邑之中
圖里來居迄今五百餘年而稱相承二十餘世其人
之衆殆數千指往往皆朴質宜力本而知學鮮富不
驕所與婚姻久游衆暱之名宗宦族茲其所以著稱
顯通篇而稱溪慶間不可以荷得其有受天之慶
於吾邑也其族有新作於予曰梅五世孫弘後嘗累

增修入 國朝又百餘年而譜蓋大備則是士篤
輔君及其子仁初諸孫淑欽輩之力也處士蓋於昏
以無譜為重譬來里楊公永豐南公二三名
賢序之以投仁初仁初志欲親承其旨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
而卒淑欽其中子也乃言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
勉族人皆喜皆使必成以予曰宜遂來求名之序嗚
呼吾宗之族乎書院也可不謂方人矣乎吾宗可
以為為名稱不可以偉得有如尒輔君祖孫三世皆
卓立不群用能協心以成茲譜諸父兄弟又皆有以
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風可想見已董燕渡灌殆非

永慶堂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餘之為言足乎一已而
衍及乎一家足乎一世而衍及於後世之謂也大有
顯通篇而稱溪慶間不可以荷得其有受天之慶
於吾邑也其族有新作於予曰梅五世孫弘後嘗累
至於數世而未已若箕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邑
姻蕭君希道嘗以永慶名堂其意蓋取諸此為重譬來里楊公永豐南公二三名
惟有餘足以克永慶日攸觀若為昭然其實無其實
而姑假是名以為堂之美稱予惟蕭氏居吉邑來
南乾源里至今數百年世之遠者姑未論自居曾大
父德贊翁以至於吾世以忠厚著聞於凡分內之
事則相率為之分外之事一不為是以既明且昌而
其勢益盛族足以共事尚足以行禮有和樂之美而
無憂患之干其已然者既不可誣而方來者益有可
冀此堂之所以以永慶名也鄉邑士夫見而知者聲

其名聞而知者嘉其實貝於是永慶堂之詩作焉蓋因
人情所同好也慶亦人情所同欲也以其所同然者
而發之詩而永慶之義無餘蘊矣古詩刪定於宣聖
得三百十有一篇大抵皆美刺之作蓋因其人之善
惡或婉致其詞或直陳其事其為體雖不一要以明
是非寓勸懲焉今永慶堂有詩或古或律或五言或
七言雖與三百十一篇之體不同然於義為美雖美
而其辭無藴足以使人知勸是豈不可傳乎於是若
之姻楊君顯祖以求余序余於卜氏之學未之習也
然竊以為是詩傳其子孫則今日之慶當思所以延

之或傳於他姓則肅氏之慶當思所以同之蓋是詩
之作雖緣於一人而其義之所以為勸固無不可讀
者試以余言求之其必將有得乎詩凡若干首

送梧州太守李君之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職京監司郡守或黜或遷門員凡
數十銓部擇所宜補位置有倫旬日間奏章疏上或
一上而即 允或再上而後諧蓋 上意方嚮
用老成其難也所以示其慎也余同年進士分職南
都于今僅二十一人而遷者六山陰李德美自刑部
郎中僉廣東憲事臨川李希先自禮部郎中守梧晉
江陳洪誠自兵部郎中守高戶部郎中太和王文瑞
守台霸州曹本忠守臨江刑部郎中仁和胡永清守
廣之太平六人者歷年多而經事熟固皆監司郡守
之選而當鄉用老成之日同時受 命 吾黨與有
光焉雖或逾嶺而南稍為僻遠然君子居之無弗宜
也於是吾十有五人者僉為諸君喜相與醵金以
餞其行獻酬禮成樂飲無算清言雜聞以箴規希

先顧謂欽順曰何以贈我余曰廣東西列郡二十有
一梧為中梧雖中郡而當兩廣之會有總鎮中貴人
總兵將軍總督都憲三府在焉自兩滿文武大吏若
省之中昏猺惡種在在蟠結畜其銳者懼梧之不可度也此其地顧不重歟守之政令不
出其封而郡之形勢實臨乎遠君茲拜 命而往
發揮素蘊以見諸施設猶幾廣事聚封內又為無所
負云乎哉梧之山川君實主之使其山若增而高川
若增而深曠然足以為一方千數百里軍民之所倚
賴茲固有任其責者而君亦不容以出位為嫌也君
在禮部時嘗侃侃論天下事人固以為有奇節今壞

鄰地比勢有相關切者孰謂不當一置慮邪朝夕三
府誠意積爭時出嘉猷以贊良盡則君功名之美將
出古循吏之上矣希先作而言曰子之言贈我良厚
惟不敏是懼豈其敢忘余乃顧侍者取卷書之爲送
君之任序有言於一憲四守者亦各書於卷云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
不可爲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
之中截長補短以爲功因高就下以爲利日計雖不
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

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苟簡
爲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
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今同年友潞州曹君本忠由
南京戶部郎中權臨江太守臨江之仕于南京
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
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爲臨江
之民之幸君之爲即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
法在必行而不爲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
有蠹皆宿猾君廉得之置一大徒四人宿弊爲之一
清又嘗權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累鉅萬計有姦

民竊察其間輸者若其邀求而司權者多緣是獲訪
弗之察也君首補寘諸法舟往來者頌焉
先皇帝末年掌從南京戶部之請裁減冗食歲羸米
二十二萬 可其議蓋發於君于時群小沸騰勢洶
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爲動曰苟茲吾職也敢弗盡乎
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以觀可謂
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
相語以爲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
之不易者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
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

於愛況才之爲用正以濟夫時勢之推而副其心之
所欲爲若不然又何貴於才矣如君其必有以處
此矣昔人有言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況積以歲
計其爲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
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獻
實茂著自將進於高位豈獨彼工於徇時者之足以
與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湯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
愛民者之所宜留心況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
余隣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爲贈既道其民
之所欲而又贅及乎此蓋亦屠龍之過慮云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方其君道之昭明也師道亦有所繫而立是以人材衆而風俗美治化隆周旋東遷教衰士散天下日以益亂紛紛籍籍以至於秦而君師之道吾亡也久矣士之出於其時者可謂大不幸也史牒歷唐而宋上下千有餘年其間有志之君亦頗能留意於學校雖其立教興本其為法制也有所道往往賴之以行足以先王之

道不終墜於地太祖高皇帝天縱聖德受天明命以為天下主尤以學校之教為急務自京師遂推之以達於天下雖偏州下邑窮遐徼莫不有學校之設也有師其代將也有廩教養之法視前代詳矣而於國子學尤詳蓋凡宮室之經營制度之品節成德達財之要飲食器用之微裁自

聖心無不曲盡故所以訓飭師儒者必欲其嚴以立教有不率教者往往屏之遠方甚或處以重典肆為眾者有所守而舉其職游歌者有所畏而不敢為百餘年來人才風化可以遠追成周之盛者有由然也雖然師道行所

恃而立固為斯文之幸而吾黨之居其職者苟非有以自立亦安能無愧於心乎學至於自立甚難而行則不可不勉勉乎行者務在乎內內之重者其外必輕內常以是而求之於吾助教祥先生蓋在所取也先生行恪而和言簡而當儀度修整而講說詳明士子從其游者皆自以為得師而人之知之者蓋鮮矣況甲辰冷常情之所同人不已知君子之所不病先生自簡州學正陞助教於南雍九年矣兩監師儒歷任三五年者率遷他職以去而先生又於其職自守益堅今其獻績於

故意若將終身焉所謂重內而輕外之士豈惟可以為教亦使之民上吾固知其必將復已而先民當有者或以是處先生豈不為得人乎然使吾失一賢佐而力弗能留吾將不能無私怨也先生之行其條友合詞以余言為贈余與先生皆宋大江之西而學正郎先生又同鄉之好申請至再三不倦豈有不得辭者於是乎言

七星文集序

自昔擅名文苑者皆風智早成博學多通之士風智早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

而爲文固宜邁麗瑰奇鏗鏘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
莫與之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
志於不朽者不以辨博高天下爲足恃必將深求斯
道而載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蹇俯俟來哲而
無歉然亦希矣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絕出方
幼學把筆爲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
莫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從往受知
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
其遊行李東西爭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
接踵先生樂欣然應之長篇短章人爲所欲滂滂長源

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之無窮恢恢乎其
無所不有也然其沖虛廣度千古爲期反約窮深惟
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恢恢乎其有餘地之
政體之變通判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
君子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洒然以爲有合無違矣
才高而無據則易流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難其文
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不旋踵而散亡磨滅以盡
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先生世居廣
州之南海縣之龍江鄉
慶遠官王君六十壽則以壽稱引而上之至
三十年爲一世人歷世至再則以壽稱引而上之至
于四世百有二十年極矣雖堯舜之聖泰之有過者
焉昔康節邵先生著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

元人生一元中得年多者僅百二十少者往往不及五六十而止此生之所爲可貴而貴之所爲難得也然而修短之較據耳目所及若有相懸絶者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觀之雖百十年間抔土夕爾苟非自知其生之可貴有以自立而無愧乎爲人亦何異蜾蠃之出沒於旦夕間哉故或壽而榮或壽而辱或不必壽而其名永存要觀其所自立何如爾古之聖賢特立於千萬世之上乃能與天地相爲無窮此其道固非有異於人而知之者鮮矣流俗之與居機事之相移囂囂之相聒靡然相隨而化者十常八九故其

雖生而不足貴雖壽而不爲榮是不可惜哉嗚乎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有如王君紹堯其殆可告者歟王若余姻吏桂林楊公之姻弟也公之子榮祥志整於居爲甥榮以書來言君今年壽躋六袠馬文爲慶且云君之先于雅自振邁以輸粟受社帶之旌而君克世其美爲前郡侯張公孟端所重君所居在郡城中而趣尚悠然若無異於山林有子琮珥珊皆讀書克家君茲慕景甚通可謂榮矣顧無靳一言余惟今生齒極繁一城之中得壽如君者當不少高文大軸出於名公才士之所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旣成遂謀鋟梓以傳信于後於是其族之彦一和與其族子循讓得愛族孫德大因余族祖熙翁來請余文以引其端余志整於居爲甥榮以書來言君今年壽躋六袠馬文爲慶且云君之先于雅自復中改其意二翁昔連姻張氏余不得辭也余素聞張氏居中塘者爲勾安著家然未始見其譜及今觀之始知其先蓋出居由江公由江之後有來家吾吉豐之思江鎮者一分而爲坳上之族再分而爲吉水田心之族三分而爲中塘之族曰遲午號顏齋者中山之初祖也由初徙至今垂四百年自顏齋以至于

德大凡若干世其顯者在宋則有大理評事仲才在
國朝則有龍陽王傳鳴遠其他率隱居不仕而以行
義見稱於君子者往往有之考其近世若澤遠永高
之父子士洪士聰士敏士昇士淵之兄弟咸以長厚
德以家邁尚無稱見於諸先正之序不誣也其在
于今若一和之秀朗循謙之詳緜綿愛之篤實德大
之靜顒又皆克稱其家蓋中塘之族其可無書宜不
止此然即此以觀可不謂世有人乎其族故有譜遷
无季良爰而危澤遠擬所聞知始復作之間與諸子
若孫躬訪田心切上之族求其稿譜之存者參互考

訂而本源益明迄今再加修輯而支流益備凡其生
卒之歲月娶某氏葬某地子若女幾人各詳註于名
字之下而開其所不知可謂俟夫君子之作譜蓋
本於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為切身永遠無窮之計然
而猶慮當局族之所以睦者人也今中「張氏譜成
板本且行於其族其以為先乎抑將以此務相
與致其親睦之實乎試使相親相睦有加無已其孔
薰焉太和將必有奇材異質出乎其間而以其族丕
顯益積之厚而發之宏固天道然也余既不辭為張
氏序茲譜幅其族人於吾斯言尚亦加之意哉是為

序

鄧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鄧塘張君九瑞以其家所重修族譜託余族叔用龍
表姪王詔來請余序張氏族居鄧塘久矣其譜在
國朝洪武宣德中兩經修訂迄今又百餘年而于姓
益繁名字之登不容無續因而鋟梓以傳示族人所
以為無窮計也是宜九瑞與其諸弟菜諸姪菜特究
心焉夫序所以作者之意故家大族誠不可以無

譜然其義則王文端公東白張公為張氏言之已詳
族有顯者所宜表見劉張氏先世顯者尤多然亦已
備見於翰講余公之文則余之序茲譜也又奚容贅
篇惟文物之興替雖係乎人然其機未始不由於世
道之升降當元氏之亂上下分崩史多缺文族無完
譜比　國初寧定雖有賢者拾殘補缺惓惓焉不
遺餘力然亦安能盡底於明備乎迨茲累世隆平文
教洋溢不惟　朝廷之上遵文隆典一若討論修
飭以成斯乎之治至凡民間所有族譜家乘可以昭
先德垂後規者或開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為一人
之私藏而未為一族之公器亦徃徃旁搜博采燦然
成編鋟之於梓而公之於其族矣若茲譜亦其一也

夫以張氏之族固又且盛而其譜遭天下反覆竟亦散亡至于今乃明備如此謂文物之興隆不係於世道之升降可乎世當弭文而其族之彥又有導祖敬宗知所先務如力瑞兄弟者則故讀之重修良亦非偶然也雖然族之大貴乎係之有詩書之盛貴乎出而有爲保大乘時之具非詩書禮義何以哉惟張氏之後人尚惟禮義是悅以日進於高明庶幾無遏佚前人光而重有以增光茲譜也因序以致

規

天人之相勝吾嘗聞其語矣然不知於二之大天固不勝乎人也是故推其數殆不可窮徧其理則不容少易凡人之所爲即天之所在也是故人事得而天降康人事失而天降亂非相勝也乃相應也雖其窮極之際轉移之機若有莫之爲而爲者然亦未始不因乎人故君子之在也小而一邑一郡大而一方又大而天下苟其責任在已必慥慥焉惟治安是圖以爲斯民立命一有缺焉自責而勉圖後效其敢諉諸天數謂吾力不能勝乎頃年以來中外亦多事矣余方從事農圖天乎人乎所不敢知頗聞

湖藩水旱荐臻盜賊群起軍民憔悴之態談者至不忍究言反覆以思恐未可謂之適然也虐政召災貪風鼓盜人事之失殆匪一朝以貽其患於今日不有君子誰其拯之大庾張君天儀舉已未進士第出宰揭陽休寧兩邑皆有聲入爲給事中於南京禮科端雅周詳持大體蓋君子人也兹有湖藩少參之擢湖之民其有賴哉夫琴瑟不調其絃在所當改前車既覆其轍不容復循推所以致弊之由而林弊之方明於指掌本諸身以嚴乎吏宜上德以下於民通融其有無宜暢其滯鬱洗滌其瑕疵夫是之謂政絃易

輟人亟既盡湖湘漢沔之區其有不清矣乎以吾張君之賢用當是時不肯泄泄於其間也審矣余嘗得休寧人士所刊去思錄一帙讀之見君遺愛之深足以不朽顧其所及者猶狹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今君位進參藩澤可遠施苟此心不懈異日以豐功偉績去陟巖廊將湖人之思不有百倍於休寧者乎君行余不及餞黃門胡君敷自責而勉同後詣不容隱張君宜有合矣得無有病余言者乎

送福建少參鄭君之任漳州序

今布政司即古牧伯之任也書紀帝舜咨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成王志切卑民首令六卿分職以倡九牧而詩韓奕之篇有曰國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熊足知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牧伯之所有事也修此數事以和六卿於外天下之治其有不成矣乎我　朝以布政名官加檠承宣字於其署其官之長曰使其佐曰參政參議其職任無異於古可知也然而中外同心倡和以義則民莫不蒙其休中外異心倡和以利則民莫不蒙其害是故勢止沉可小康帝此之時固將出遺黎於塗炭而濯之以清風引厄處之氛於一線之微而滋息之以復乎膚革充盈之舊為民牧者容可盡其心乎余友鄭君卣之風慕不北而克之以博學明乎陰陽之變達於人情物理之紀以進士為郎南京兵部歷職方車駕武選二司自守嚴臨事敏決遇琴措劾合人心雖權貴無能以其私撓之者當道雅知其賢遂奏為福建布政司右參議士夫之論皆謂其必能盡心民事無疑君世居上饒之葛源直江閩之界舉府君雅有高行嘗被職方正事之封與其配安人偕老無慙君喜過家道便計日將拜慶于庭其行孔亟諸謀以言贈者未之達也會余起廢後莅南雍侍御徐君子讓夏官歐陽君相周乃來屬筆余與君交厚其蜀酢蓋君子雖無所不盡其心然必審乎先後緩急之序不失是則所謂義也率義以從事始於民食之足而終於職貢之修俾承我者之心皆與我同而不同者不容一日幸居其位夫如是則其成功也何有哉功茂成於一方道且行於天下吾黨屬望厥惟在此余以是忘其不敏而皆之于篇

壽桂林千戶李君序

余門下士有桂林李氏兄弟者幷升自鄉舉行幷稱其文其兄曰鶚令為崖州學正第曰鶚歷事南京刑部已及仄矣鶚歸有期乃來拜請余文為其尊人千戶君之壽令雅愛二子因以知君之平生以為在今武弁中未易多得於鶚之請遂不辭君先世本湖廣大冶人自其高祖始以戎[illegible]長至君而[illegible]出且[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旁通經[illegible]

子遊以廣其見聞慨然以功名[illegible]

弗率屢虐師征君率在戎行[illegible]

入大將軍幕下贊謀效策每協機宜廣右士夫至以文武兼材稱之見於文字有足徵者其為人如此可不謂之賢乎今茲花甲一周鶚然武弁中老成人有子八人皆能讀儒書習舉子業鶚與鶚同住士其他若庠生鳳儒士鵬鷗華亦皆駿駿嚮成於是李氏自大冶來垂百餘年而君父子之間聲實蔚然益遂為桂林之望其所以自致益必有過人者矣然余因而有感焉國家蓄養將士恩德至深祿賜之餼累世不

張翠惜一死然而天命有在式克至于今日休彼倫生之徒雖幸而免於王法使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狗鋒鏑之下能死人哉嗚呼武夫詎不此之思也余於是益深若為難得而顧天以難若之以達觀其諸子欒德附鳳之盛遂序次為文如此蓋既以壽君又庶幾所謂云君名經字大綸

六月十有七日其生辰也

贈封諭德西園公詩序

凡山水之經遠者百里不皆峰十里不皆瀾也峻極之餘必有堂焉為澤之下必有潭焉受衍紆徐渟泓

淵瀕蓄其所以經遠之勢而再發之是故其爲峰也
益奇其爲澗也往往極天下之文而莫之能狀然
之在地也固天然也而在人則亦有然者矣以余觀
乎四明豐氏若令封諭德西園先生豈不能爲峰爲
澗也哉然而名逸於賢書官止於宮教衍而弗時淳
而弟流人或以是而致疑於天而不知夫天固以若
豐氏經遠之勢也豐爲四明著姓若清敏公之在宋
最爲有聞在　國朝則自先生尊人以及先生及
其嗣子凡三世顯矣尊人起家進士累官河南右布
政使其功名利澤殆與嵩洛相爲推深先生有諸中

者實克似之而名位曾莫之副然於義方之教則專
矣由是嗣子熙卿學一旦以諸生入奉大對之廷先
多士拜官內翰再遷泰訪的德閣蓝院事予南京其
望日益淪而文日益盛蓋由仰江漢之方流未
期而自合者益其資源之瑰高蓋深有不可窮然而
方者又匪一朝一夕之功然則謂天以先生若而氏
經遠之勢其不信邪先生好古而惇禮初高明湖
口以奉母夫人之養養而歸後以教授侍　進安
王會當得編修之封遂辭去原學屢以迎養高歌欣
然而至然所至不育又間蓝其高尚如此其盛也宜

史有氏無不覽而於地理尤深然則自識者觀之亦
何嘗不以爲峰爲澗也茲者將自金陵東歸其鄉之
方監察御史顧君輩來以贈言見屬余嘗辱先生不
鄙相與論金陵形勝良有合固有取於山水以爲先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士有志於功業者必以守身爲本其身一失則萬事
兎裂雖有絕倫之智高世之才尚安用乎頃年以來
中外士夫往往不幸而壞於賊瑾而關陝爲甚蓋瑾
陝產也瑾善益官爵以啗其鄉人用爲腹心股肱耳

目矣其啗者恬不思義方楊楊伯廣以謂天下事無
不可爲然而智未及謀才未及施一反掌而已俱收
曾兵身之無所措尚何功業之云當此之時其凜然
自守截然能立其所污者亦有之矣以余所知
得二人焉監察御史楊君德微翰林修撰楊君仲永
皆出自關陝者也余云翰林久吕君之賢益得之
一二前輩交聞楊君則余嘗往來其家交周君誨可
許君舜咨聞爲余言之未悉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何幸於二君見之克其志也德由此而立
矣況功業乎楊君初領鄉薦再上春官以乙榜例拘

去爲內鄉教諭陞教東昌保定凡十有五年七膺薦
剡乃陞令職滋山東迫于南京君教人先德行而後
文藝尤善啓發至如冠婚喪祭飲射諸禮皆稽古
歷歷舉行於生徒有恩贈遺雖微一不受一時師儒
中不多得也及爲御史論事持法未嘗有所懾就嘗
清理諸輔郡戎籍又領都城徼巡之寄又經理諸輔
君也田疇究施張規模整整凡其察灾莫不推重以
爲能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不治矣
今以考績入朝當之道大明之時而君卓然有已試
之功皎然有不污之節隋華陰要其誰口不宜名位

日隆其進立當益倍茂著忠良之績以滿海竹帛之名
以稱高關陝第一流人物不於君有望哉君之行也
周許二君皋虞中故事來以頌吉見屬余不敢當密
聞古人有初筵聘之說君自茲以往宜必有光於
其初

枯復詩序

枯復道人今之名有道者當其壯八之年鄙嬰疾危
甚未幾遂平復如常間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讀之
至於任蓄微稚老枯復禁鞏然笑曰茲豈余之謂乎
爰以枯復道人自號道人嘗語之曰聚合爲精聚
之爲形形聚者遠大道則爲精如其志有藏

固將鴛鳳鞭霆以遨遊八極遺滓世而獨立留不死之舊鄉庶幾千來者之聞以快覩夫天之終定此其事非天下奇男子孰能辦之余旣拙不能爲於道人不能無過望也遂書其說以副元善見屬之意且又以俟夫知者區區榮枯之跡豈煩多辨哉道人張

八十壽帶序

奉慶伯大孤峰先生八十誕辰望上臨御之五年珍戮數見大明黜陟舊章成憲中飭無遺其年久欽順首冢 恩叨後舊物旣而以上兩宮徽號之故誕推德意嘉惠萬方明年春詔馬至吉於是欽順之大人以季弟欽典備具銀雲山翁林編簡遊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三從伯大孤峰先生以年至而行修也得踵公帶申慶史化未成時而欽順一門之內受慶幸何如其爲感激何如共春伯大先生則尤爲遇也先生方弱冠即負文名然每好小試應舉諸儒先生年居甲乙之選始自景泰庚午迄於乙卯周旋鄉屋凡十二三科而庚午之次則先相司訓府君天順己卯則大人封君中式欽順於於治壬子二弟欽德欽恵於乙卯亦皆叨與薦名先生獨奇窶

無成雖志不少衰而身則老矣知者蓋莫不爲之嘆息就意其有今日之遇也哉夫曠蕩之恩不常有大塋之年不多得吾鄉素稱多士奇蹇如先生者亦不少矣而年與恩會則稀類終老於布衣此先生之遇所以爲尤奇也先生笑顏騈長身玉立儀範詳整出言有章孝友惇叙於家庭嘗翻沽漉於子弟雖年登大耋而於禮節之細未嘗不致其謹也昭受 天恩夫何愧哉初 詔書至吉時欽順即欲有言爲先生慶先生曰姑及吾誕辰誕辰蓋八月十七日也已而鄉邑有敬先生復以書來曰古人舉事多於歲首冬春正近者大人封君以迎養東來間詔欽順文當先春以往切惟 天恩重事也吾謹卜以春正近者大人朝廷恩德隆厚有如天地欽順兄弟無能方寅奉庭訓夙夜祗勤以圖報稱於萬一惟先生所以訓飭諸子若孫者亦豈能一日而忘 朝廷也哉詩云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能保艾其後使之勉勉焉一惟忠孝是由或出或處無乎不可是即所以報 朝廷之大德也誦斯言於先生殆亦瞽矣要亦臣子之情自有不容已者夫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君子固不難知然其不求知於人或有不之知者既知之矣而可徒哉在前必相與援之在後必相與推之俾其道以時行施以位普而功以事成凡以爲斯世斯人初非有所私於君子也如知之而不能推援則如弗知推援之而不能力與夫弗推弗援者其間亦不能以寸爾然則斯世尚何賴哉吾江右近時人物月湖楊先生其表表者先生起家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爲給事中兩京叅又之而後遷歷南京光祿太僕兩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十餘年於茲矣範其驅不計其獲韞其櫝不急其沽是豈求知於人者

哉然中外士夫莫不知先生之爲君子近時知者適多在言路乃相與列薦於朝爲于朝時則先生已爲當道所推遂膺 簡命尹正京府此推彼援不謀而自合無乃亦天意邪然讜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橫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徼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爲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涮東提舉公以民

贈侍御周君巡視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捍衛其民被實惠然則議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橫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徼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爲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涮東提舉公以民

贈侍御周君巡視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捍衛其民被實惠然則議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橫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徼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爲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涮東提舉公以民

贈侍御周君巡視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捍衛其民被實惠然則議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橫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徼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爲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涮東提舉公以民

政務之君子乃能外無失乎足兵之本意而內有以深達乎制變之微權視清戎於他蕃者其操縱固未必同也乃令就爲識時宜通政務非吾周君汝和也邪君之爲御史南臺也謁事輒言而言之必當有妥輒任而任之必當有憲紀聿振風裁以樹非明達而能之乎茲以內臺有推光膺　簡命出清戎於兩廣其可爲一時之妙選矣以其明達之識而斟酌於操縱之間其縱其操不惟其常惟其時若勢其求之而獲也恍其實不惟其多簡書之效成地方之受賜有不兼盡其美者乎君世家江右之寧州先嘗迎致其

尊人封御史君父太獬人偕就養于官四令其將使指也道由江右以出得躬侍二親榮歸其鄉舸艦相承送迎傾路又可爲一時之盛事矣　恩加於俯仰光被於州閭臣子所遭孰此爲異則君之所以圖惟報稱豈徒曰地方安賜簡亦效成而已哉余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余於君契好性深蓋不能無厚望重以其同寅啓君請輒書此以相其行

送太守馬君之任安慶序

胡君用經輦來請余文以贈其行君在郎署有年其修職之勤持身之謹志向之正才識之優雅爲士大夫所稱而其爲主事時嘗以督理漕租至吾郡良皆頌其明白而不擾又余所親見者況於余往還惟舊重以諸君禮請其可辭裝余爲童子時嘗隨侍家君于安慶郡學其山川形勢之壯人情土俗之美固所槩知子時太守之賢亦尚能記其一二若修武王公鎮之寬厚崇德浦公蕃之嚴明皆號爲成章而其士夫之談有謂使二公合爲一人則尤爲盡善蓋其責備如此自余之去安慶至于今日不知更幾守矣又不知孰爲能合二公于一數窮理極其乃當見於吾馬君乎夫四時之行未嘗不以其漸至於溫涼寒暑之大分則常自截然此萬物之所以生歲功之所以成也故君子之爲政覽可尚矣要必有條紊之用政然後和二者然後立嚴可尚矣要必有優柔之體政弛常相須蓋無可偏用之理苟不明乎斯簒而弛張閫閾一出其性之所安則雖或底於成章猶不能滿乎君子之論況其他乎君固有稱於士夫至欤名其爲寬爲嚴而不得其厥乎兼有之者特此以祛弗緻弗奇將俾安慶之人以前日之愛王者而愛君以前

日之畏潘楚而畏君治化之沛然可想已夫安慶襟湖江之會實南畿之咽喉表裏江山地形險要誠使治化行而人和以得一有意外屹然足以爲上流之防其所繫尤爲不小余輩嘗有感於近事尤不能不以此望君君茲往哉尚惟達且大者是究是圖以克底豐功用兼休于前政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南海倫先生文叙欽承 上命來考應天府鄉試事竣當還 朝府尹歐陽君旦亦尹君梅益謹權輿之承謂禮有贈言乃以屬之欽順頼惟不敏然向者在史館嘗侍先生

燕見屬其可辭夫士之負大名於天下之責任隆重必將與天下之士圖之然則知之何可無其方求之何可無其素公選之精慎私訪之周詳此其所以求之也知言之學日新而不已此其所以知之也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曰旁招俊乂凡以共圖天下之治焉爾

送大司成毘濵王先生序

當務素稱繁者太學與焉凡學之條章皆

聖祖所親定師生循用惟恐弗至其何敢略之有欽順初備員司業時方乏正蓋攝篆者踰年每寅入兩出以爲常猶病於不給至於人事類多疎失雖竊以爲愧而莫能免焉後再以起廢來則毘濵王先生文學及是相處益久得其行事益詳大抵操得其綱於其目若不

甚屑屑焉而終亦不漏六館之士用此覩愛之如一
先生爲教既善而其間接納賓客應酬文字條答箋
牘舉優優然送迎問勞之禮無弗與卿大夫士率忻慕其爲人欽順雖勉強效之
竟莫能及乃知人才相遠果如昔人之所嘆也然則
當大任建大業非先生其誰屬哉於是北太學缺祭
酒輿議屬先生者十且六七及　命下果然仰惟
皇上秉德至明用人至精欽順雖至愚猶知所激厲
以圖無忝於他日而況天下之士素抱負才能者聞
先生之進有不彈冠以相慶乎昔人有言正臣進者

治之表吾方於世道觀之抑先生之蓋南雍亦既旅
厥績茲改秩而北車轔路熟於收功乎何有吾知濟
濟衿裾一爲春風之所披拂孰不爭先奮發日改月
化以成其可用之才乎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
梁以次收拾楠與樟又將於先生見之矣欽順不佞
每獲聞先生緒論於天下事者無不可爲者棟樟之
宮宜有餘裕往年流賊南網蓋聲持守淮防江之說
爲當事諸公言之甚勤且有方諸公雖不果從而永
嘗不歎其才壯其氣也由是觀之何功業之不可建
哉南雍僚屬沐先生之愛惟深於其行也欲挽留而

送太守程君之任儀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
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爾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
傷民矣而拙將紓瘼其國乎國誠瘼未必有肥民矣
何以驗之往年賊壁明事有可率承望風肯累年租
調之違負者畢之如不及　命下果然仰惟
　聖天子軫念民瘼此推恩之端則凡違負之
悉蠲其積名爲動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
聞是謂自蓄吾民皆不樂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

爲禍其烈如此不可勝紀推原爭端則凡違負之
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長吏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
困出閭用且窮乏哉之東魯之東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
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爲閭淳宜帝論及治二
千石首以政平爲言愛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
謂平者寬猛不得以苟且於見俊作之
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寧
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斯有
民小大以數十爲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閭
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

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為郡者庶無負矣
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
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陞
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藉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
委請于　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
而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戶部日久中
間屢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閭計之
盈縮緩急之際可情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
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為
郡之贈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

大學之教固當深致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
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
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崇奇來
君廷輝蕚之請

送太守楊君之任寧國序

寧國直隸京師凡直隸京師之郡惟巡撫巡按為之
監太守之尊視方面幾等而寧國在江南為奧蓋終
歲無一過客太守日端坐黃堂視事騶御常稀出士
民有經時閱月不得窺見其頎笑者故其望尤尊其
山川深秀淳泓土田肥美物產蕃碩故其民多給足
少偷盜雖頗尚氣好爭訟然亦不至紛如故自昔名
為易治凡為其守者皆號優遷不數年輒以成功被
超擢而去蓋歷歷可數也然則雖以中才處此宜亦
可無溺事而天官重其為輔郡也往往屬之高才才
高則其用宜有餘夫使才有餘用亦可惜也然吾聞
古之君子篤於自用其才者不徒取目前之事整辦
而止必將為斯民久遠利益之計誠為斯民久遠利
益之計則惟恐其才之不多經營顧慮之不周也而
何有餘之云有如楊君文明今之所謂高才蓋其選
也天官究知其績歷遂奏為寧國太守非優遷歟君

夙領其鄉人中舍先生庭訓弘治丙辰舉進士得第
歷知西華汧沛涇四縣政聲茂著入為南京湖江道
監察御史其所巡歷自京城以至東北邊江數郡皆
肅清監試秋闈明察而詳恕時有按劾多稱
上旨所得　命詞甚寵聞且見者莫不為君榮之
以為殊常此今日之優遷所以克諧於物議也君行
有日余宗兄子文侍御與之同年復同道遂倡為中
諸寮友張筵以餞而以贈言來屬曰必無辭大以吾
之才昔嘗優於治涇涇固寧國之屬邑也乃今合數
邑而并治之誠善推其所為以致整辦於目前而利

盛於文遠必將明得之矣余非能言者第宗兄之見屬也固夫安得不有言於君而言又安得有所苟哉

龍泉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故龍泉掌教吾邑前輩蕭先生遺稿一卷爲五七言古近體詩百五十首啓二首贊辭一首凡百五十三首皆手筆也先生諱孔資字愛同別號歸叟初起明經爲覇州訓導秩滿陞教龍泉俄以將仕歸歸二十年而後卒平生述作頗富其仲子儒士津實藏惟謹叔子聰以先生遺命古籍新野竟起鄉薦爲內黃訓導及致仕始克一歸時則儒士君沒已數年而先生

手筆不無散失僅得此稿於故篋中實之通於琬琰置諸衣笥出入與偕又數年而其子麟亦以鄉進士訓導高郵乃出以校之麟於是裒爲長卷以便諷誦其嘗得而讀之大抵平正典實本於性情而約之義理乃其剛直不屈之氣亦自隱然可窺其字畫明潤圓勻頗有晉人風致視彼艱澀險澁以爲工偏枯側媚以爲奇者未可同日語也蓋先生爲松臞曾孫士之甥早歲即嘗受業故其學行與詞翰往往似之語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乎有自來矣夫以先生學行之篤詞翰之美子若孫纘述之善乃三世比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曰姓同出一族公曰府君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年矣每公事粗辦時時往還相晤語益相好如兄弟然仍君上世以來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稟不群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蓋隨用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爲南臺御史初按廣西道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間嘗兼綰

他道之章道無留事時有論列必秉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門禁邏奔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憲檄巡視督察數幹幾無所容而日力

有餘輒以之讀書賦詩久而益工以悔蓋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茲以給當事竟當復 命于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譜雖不敏其復何說之辭憶弘治庚申嘗以丙辰進士授興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東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蓋謂之矣今陳君其所蒞在興化則有權在南臺則又有陵川其川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得此哉自比以往遠累指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

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臣碩輔功高當代名著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雖人爲莫非天理守法無愆則天下之理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聞然者誠余之以言贈君玆惟再出雖其大者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說之詳盡則所以深致意焉庶幾夫有以爲同姓同邑之光也

永新甘氏重修通譜序

永新逢橋甘氏始自宋吉州簽判廷珪老長相傳其先本卅陽人在南唐有曰從矩爲豐城鈐轄因家焉其

皆六人者之後率能務本實敦詩禮時游府君雖出而未試至員外而逐顯朔敏端詩足爲遠器而其見國子生公惠亦以文學起教仍聯翩用於時東魏之言良有徵矣是知發揚之盛未始不出於鬱積之久豈與夫行險徼倖者較工拙於一時哉凡是譜之重修義固主於收族抑亦以前人種德攸有今日必其引之而勿替然後於是譜有光此封君之意也余辭不獲何足爲其氏重第與員外交厚不可辭廉述所聞双封君之所爲惓惓者以爲之序

國朝 秦侯 名仲深浙江瓊州人也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序一十五首

送太守龍君之任瓊州序

瓊州在南海之中去京師萬有餘里然其民風士習勤生而樂教崇雅而尚文舉紀無異於中州其秀質良材生際明時往往出而擢高科躋膴仕而其杰傑然者遂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可謂盛哉夫其人既多近天子之光則　朝廷之視之抑又何遠牧守之選其慎也可知然其四履所經千里不啻高山長谷之深阻有所謂黎人者實蟠據乎其間雖其人有慕

生大抵皆無常性蠢蠢一郡之域又自有華夷之別也爲之守者自非才足以有爲行足以有率加之歷練之久深達乎剛柔緩急之宜亦豈易底厥績也哉求其能底績乎瓊者吾友龍君德懋君子之所與也君世廬陵人以家學登癸丑進士出知同安安吉兩邑入爲京府通判遷經歷于南臺踐歷諳練可謂久矣其爲人守正持重有忠信之存苟利於民爲之必盡其力在同安僅踰年爾既去而民思之不已相與碑其政績樹之通衢安吉號岩邑而君爲之令者七年惟其宜于民是以能若是淹也而淹之者實由

於守守雖不君悅然部使者往往嘉之因率爲當道所知以登于臺府此其才行不有過人者邪乃今拜瓊州太守之　命吾知君之往也心不徒用法不徒守於其習俗之旣美者必將褒之以勸而劑致其厚於其向背之無常者必將檢之以思而勵致其若夫苟且以廢時蠹公以生事將之所不爲也誠如是則瓊雖限鯨波凌厲突而君之設當北洋汗漫而君之舟楫之以濟而君之誠亦臺中諸君子相屬贈言之意也

送周懷慶序

北當諸司述職之後明陟幽黜郡多乏守吏部慎選其人以補之南京六部郎中預其選者凡十人泰上同日　報可於是鄭城周君尚寔自戶部出守懷慶行有日其同寅張君濟寬等來前贈言於余余以不敏謝辭而二君請益力且曰尚寔爲人孝高官能少節居父喪三年至不能言父母將力耕以養有其母不可乃復從事于仕途歲又欲棄進士舉以終養于家然例不可得竟竟登進士歷官郎署用追顯其二親今將便道過家舉焚

黃之禮自以爲祇承嚴訓庶乎其可復也其在戶部垂九載歷四川湖廣廣西三司惟慎勤職修而事治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先生獨能無意於尚寔乎余聞而悚然於言遂有不容已者矧郡非舊地地也其郡非舊地其得其郡爲稱其得其郡爲俊其得其郡爲失所余以爲是則有之然當罷而勿論亦姑視於其政何如爾地雖不舊政誠舊何庸政苟不易地雖舊何榮舊政日新則所謂俊者本始不爲稱也舊政既聞則所謂俊者本始不爲俊也不此之

論而徒泥於其迹亦何益於其人之聰聞也哉有如太行之陽河濟之交地之最善者也談者多以周君爲稱則戶部之政可知其所以克稱於將來亦惟善政日新爲爾且君之爲官能其初安有不能於其後其爲人也孝於親有不能推之以仁其民也邪夫政必有以仁其民使家安居樂業之休而嘆息愁恨之聲不作然後爲善積累擴充而不已然後謂之日新此固君之察交所望於君者然也乃其惓惓之意必欲假余辭以達余雖欲已於言也得乎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序

君子之為政凡其卓然有可稱者或出於學力固不容以槩觀也出於天資者寬厚嚴明往往成章而或少深長之味出於學力者簡潔平易初未嘗取快人之耳目而自有悠然篤實之光此其所以不同也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以學力言則仁知相為始終以天資言則仁知各為體用夫始之以知終之以仁其德可謂成矣然而臨民之際動之不以禮則猶為未善況乎各隨其所見以為仁為知以見於行事求其深長之味夫安得而

不少哉吾是以知為政者不可無學也今之君子亦何嘗不學其於仁知之道有能相為始終者邪未可知也夫仁知之相為始終必誠不易然非從事於此則平日之所謂學者果何物邪欽順早有願學之志而用力不敏空空焉未之有得所賴二仁交之助而誠之又當出守臺應云將日遠夫何能無介然于懷也誠之既以文學掌南科居官十有餘年又未嘗一日廢學其是非取舍之明確容貌詞氣之雍容事條理井井以平恕得軍士之心讀書吟詩往往至夜分乃寐且性不飲酒清茶一啜常若有餘味也

著吾夫子嘗稱公綽之不欲又稱其為趙魏老則優

夫以爲老於大家猶有取於不欲之公綽況今之督
府與六部對峙所領軍衛以數十計而經歷都事竝
爲府之紀綱其責任固不甚繁而地望之尊何啻百
倍於趙魏老使居之者非有廉靜之操抑何能當衆
望而服群心也哉有如文潔爲人殆聞公綽之風而
興起焉者紀綱督府厥惟克稱故茲三載之績當道
者皆以最書蓋公論也然人才之在天下廉者不必
能能者不必廉故滕薛之大夫亦非公綽之所能任
而文潔自茲以往積之以歲月雖古諸侯之位且將
得之觀其才猷宜亦無黍第不知所以終之者果何
如夫宦業之有終不繫於才而繫於志志苟不怠才
雖短尚能擴充以有爲況乎才之未必短邪苟其志
一怠則素守必渝其所謂才未始不爲戕虐人之具
茲所以卒歸於敗也文潔今則有初矣惟是圖終之
道尚克加之意哉吾聞董氏爲上海衣纓家至文潔
從父兄益顯繼續而光大之衆皆於文潔有望於其
行也余因以爲贈云

送江西僉憲王君之任序

崇陽王君叙之由南京大理寺正權僉江西提刑按
察司事行有日吾江西士夫之在南京者相與張遊

以餞之因念數年以來湖山千里之間反覆多事吏
失其理民失其安皆欲有言於叙之復慮衆言之煩
多聽者之難盡也以余知叙之爲久而叙之亦頗余
信則相率推余以言嗟夫余豈能言者哉然常爲父
母之邦切安危之慮雖欲無言奚可夫提刑布政其
職固異使副僉事其位固不同至於一方之安危則
未有不均任其責者故必以同心一德爲貴其德之
所以宜亦惟克已以從善爾已私之未克從善之未
能自用之爲好則其德且二三矣二三之德聚於上
趨走之吏相與觀望於其下蔫茶然不知勸戒之所

在其政惡得而不庞而民惡有不蒙其害者哉嗚呼
吾江西之所以事變紛孳動勤抗陞至于今日而彫
氣猶未和者其原蓋出於此也夫人之所見不必皆
同就不同之中而精擇之必有至當歸一之論是爲
天下之公理理之所在即善之所在雖在芻蕘之賤
趨走之吏且當從之而況於同列乎夫善固自我作
有所未至而人爲是從其善豈不在我作之不已而
從之不貳則吾之善有不可勝用者矣於以正人之
不善雖小人其有不革面者乎吾所望於叙之尚克

罔無不中和流通於上下而民之受其賜也無不周矣叙之若觀偉然表東相副學足以知道而才足以救時是詩可與之言輒為之傾倒如此不知諸公之見之也亦將有取乎否邪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王朝以至于方岳列郡文武庶政鮮不以御史察之其廢其興其損其益必求其當而後已一有不合御史輒載之以法甚則舉以上聞而黜罰其人夫俾責之以言又俾益之以事吾固知御史之職之未易舉也求其能舉之者有不以正身為第一義乎夫惟其身克正則言出而人信事行而人服是以上下齊協而庶政以和苟不能正其身而徒倚勢作威倚法以制令固有所不行矣則雖讀讀焉強聒不置當誰為之信用以成天下之治哉此善為御史者所以求之於其身者必詳其必有所見矣餘干張君仲敬早承其尊君大方伯先生家學與其兄孟簡同領江西鄉薦又連上禮部仲敬則究盤進士科遂選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命庭訊無敢失隆兢兢焉馬務盡其身於禮法之中有所不言必度其可行有所不行行必思其可繼故令茲考三載之績而其臺之長又天官卿咨以最書蓋公論然也視彼惰威儀善俛倚者人不堪其削而事或由以僨其為賢不肖何如哉仲敬考既書最其同官賀慰教復以諸君之意屬余申贈一言雖臺中故事則然顧余之不敏將何言以為仲敬贈夫官職有大小責任有重輕歷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於身也則無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於天地間以俟事物之變於無窮蓋不容一日不正則余之言於仲敬又安得別為新奇可喜之說為諸君勉修故事而不計其有益與否乎哉以仲敬之賢吾固知其必不以老生常談易吾言必將常如其始以益副其

世也

後湖志後序

金陵之有後湖其來尚矣後湖有庫宅中洲之爽塙以藏天下之圖籍則出我

聖祖之神謀遠慮所以詒之萬世子孫者顧其地禁其事重其法久而益詳而紀載無文寧非缺典合州趙君惟賢以名進士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命庭訊事中來莅湖事爰始作志戶部主事眉州張君濟寬相與參訂以成

於是湖之源流庫之規制圖籍之目官職之守禁令之條莫不燦然可見趙君既徵月湖楊先生之序以冠于篇端矣及是始命工鋟梓圖永其傳乃持副本示予屬綴一言于其後欽順披閱之既竊以爲斯志之作不徒然也自今以往有事於湖上者既得其所據以適天損益之宜以謹厥藏將永永無斁紳君子有志于斯世者亦得有所考以知夫民生之庶其於圖惟殷阜容不既厥心乎盍所書雖不出于一湖而其所關繫可謂遠且大矣以趙君之明達固宜愔愔于是也志凡六卷而附錄詩文一卷讀之又可以想見湖中景物之勝樂近同于魚鳥勢不于廟堂廢敎有若人焉亦可以想見其風采也哉將欲奉

贈督府都事貢君考績序

南京文武諸司其職務多簡丹省官君于劉朝視事或不過數刻即罷居常既多暇日則相與爲詩酒之會山澤之遊暢然皆有以自樂矣日累月以至于三載則其事業之所成就亦皆可書華秩崇階由此而進視彼慘慘畏咎不已于行者其所得不既

像乎雖然君子於此將必有所用其心苟無所用其心則遠大之業固而遂荒於嬉者吾恐其或不能免也江陰貢君朝用以鄉進士擢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與其長廖君孔服道同而氣合協心修職靡有愆忘及今二載告盈府以稱職署其考臺察覆之吏部又僉之衆如初君偉姿儀有器綫理之才而性尤樂易曉而好吟七字句偶對勻整每飲酒雖多不亂家畜數童子皆習歌舞每燕客輒以之佐歡人欲與之遊未嘗不往其取樂既善而職業亦以時修可謂樂而不荒者歟令子監察御史安甫往在南京與余相好近又辱愛於君君嘗謂余之而喜數爲慶君之於是慶君遂來請余文以爲君贈然不知君何取於余言也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君子用心之至惟欲人皆有其樂爾今左軍所領爲衛以數十計合數十衛之人心於一府亦猶一堂之聚也其休其戚君固與有其責前此之心恩誠弱則自今以往宜必有以繼之使夫欣欣喜色者滿堂兹固遠大之業之所由基也初君當得御史封駁不就竟就選調固欲一試其所學其所志有不在於遠大者乎吾嘗慮吾黨之或荒而樂

爲有志者相也庸贈君以君子之道

送太守葉君之任福州序

自秦罷侯置守至于今因之上下千數百年有天下者未嘗不與守共治得人之效縣可見矣然其權任有輕重則所以爲之者不無難易之殊大抵自唐以來守之權已不逮漢蓋漢雖以部刺史察郡國然有按舉而無督責政無不自守出者故得以行其志而多卓然有可紀之績在唐則臨以觀察使使者雖名爲觀察而實以督辦財賦爲功在宋則監司之員益多政多出於監司故守之志不得盡行而爲之論以

不易韓退之所謂民就窮而斂急吾見刺史之難爲者其一端爾哉

國家經理天下之初以布政司按察司監乎列郡已而又有巡按御史焉則又有鎮守中貴人焉此皆守之所當禀其命奉其令者也使其人皆皆其命令皆公守亦何容爲異一有不合不得已比而同之至於兩國而殃民守將曰是不在我未有能逃其責於君子者然則爲守於今日其難易可知已抑將何以處之乎蓋先聖之論治民必先獲乎上求所以獲乎上之道則歸於明善誠身孟子亦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之君子無不習聞是說顧以爲迂遠難用而常喜用智術以僥倖於其間蓋直未及尋而所枉者爲尺亦已多矣吾於葉君時用之守福郡其將見誠明之效乎君渊之龍泉人初以進士爲湖廣廣濟尹有異政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有直聲其務實而不崇虛名循理而不任私意蓋吾黨之所推敬焉者往率是道勿渝勿急能同能異而一切無所苟上下惡有不協政理惡有不成者哉夫如是則所謂卓然有可紀之績者其在君矣君其勗諸南京戶部郎中陳君德階與其弟兵部郎中德施福產也以其郡得君爲

喜求余言爲君贈於是乎書

金田符氏族譜序

新喻之舊族有金田符氏其初祖曰守靜當宋宣和間來自南昌至于今四百年矣族故有譜 岡钥

永樂初巴陵訓導彥芳所作歲久僅存殘帙所著金田之祖系出宛丘於周太師彥卿爲五世孫云其裔孫衍觀以山東布政司右參議致仕而歸乃大會族人編加蒐輯因殘以求備推故而爲新既成編錄寄其族第今南京刑部郎中同和俾詳定焉於是郎中以求余序余受而閱之則夫世系之源流作譜之義

例參議官所自作序引三首蓋已盡之且於首序終
篇特舉其宗先舜功所得於朱陸二夫子切要之言
以爲訓其所望於族人者至矣顧惟不敏無容復置
其不腆之辭辭且再三而郎中君竟不余釋乃從而
申之曰符氏之族于今凡數千指窮通約泰罔有不
聳然自其初祖之心推之有不願其皆爲君子者乎
又自今日爲祖父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子孫皆爲
君子者乎又自作譜者求序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
族人奕世皆爲君子者乎欲爲君子無他由於義而
已矣夫旣義則入利義利消長之際乃君子小人之

所由分也二夫子之所以告舜功者辨之欲其明行
之欲其力衆議君特表而出之豈不爲有見故余敢
以此申告其族之人以卒承郎中君之意庶幾讀之
者皆將有所感動興起無窮通無約泰無往而不惟
義之是由則所以增光茲譜者端有在矣一君皆發
身進士歷官中外勤敏而端愼表然皆以君子見稱
於當時用能元符氏之宗以爲茲譜之重以引以續
夫安得不惓惓焉有望於後來者尚相與深念之哉

稼村類稿後序

致順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歟有王義山

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稿文詞
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處其傳之不廣爲可
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每以未獲一觀爲歉一日稼村
七世從孫寇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稿來示余得
之甚喜疾讀一過如瞿入武庫而戈戟森羅舉目應接
不暇終卷復細讀不忍釋手益其才高學博而筆鋒
通勁山當時之途轍以望古作者之門墻既及其門
且睹睟然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爲醇
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有扶顛持危之至計其他作
往往激詭縱恣間閒不常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

仕宦而至八座行年而至七旬此皆清明淳厚之氣之所鍾固天之所命然君子不謂之命者貴夫人之自立而清明淳厚之氣人之得之於天也宜亦不少衰頹以養之則不克夫氣之不克者周旋必有所虧倉卒必有所歉其於大受而遠到殆非所可望矣使其有天幸而官且大壽且遠亦難免乎詔辱之羞梅巖之勞其又何足貴邪此無他凡以多欲之爲累耳苟其人寡欲則理與氣合而妙用無窮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人皆見其可愛而不見其有可惡也見其可

敬而不見其有可畏也夫如是而眉大壽事高許則固卓然有以繫一時之望此其所自立爲何若而奚獨命之云乎南京戶部尚書古歙胡公始由進士發身官累遷而正今位庶在中戎壽登七旬初八日朔南都鄉士大夫皆相與盥觴致慶請文以侑觴之異稱公然自歙順觀之則以自立者益有道矣公歙歷中外垂四十年宏未公愛民留惠歙心罔不自盡而未嘗從事於貨利之殖皦色之娛廉潔之存始終一致益所稟饒清且厚而養之者又一宜其官愈大而愈稱壽愈高而愈榮非近時人物之卓然者哉先是公嘗連章請老成勉留至再然公意猶未已也夫七十致仕雖則當禮而自昔君天下者必以無遺壽者爲道益經事久閱理多足以斷大疑決大政而幹旋大變者惟老成人則然此

皇上所以不能釋公也公既壽且康而祺酋克壯固宜以體國爲重豈其以決去爲高哉凡爲公之屬者莫不喜公之壽願公之留惓惓頌禱之忱謂非文辭不足以達之也則相與爲之欽順素辱公愛不爲非知公者雖不敢敢敬書此爲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爲少宗伯序

君子之學有以明其體必有以周其用禮樂法制工虞教養錢穀甲兵其爲事雖有精有粗或巨或細無非一理而已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通其一而不通其二其爲用有所不周則其體之未明也固不容掩然則君子之學豈易言哉體明矣用可以無不周矣而非遭時得位則無以盡其用夫用之周不周在我用之得盡與否繫乎人苟爲君相所知而位以時晉是非君子之幸實天下之幸也欽順初入翰林則獲從熊峰先生石公遊時公文名已日起後數載爲南院

學士著述益富還兩京太學祭酒以嚴正簡重請士氣以公平明恕得士心進少宰於南京鑑別精詳綸紳懾服間寧署南京工部事僅不數月而積弊一清由此觀之公之用爲何如哉此其所學豈記誦詞章之謂哉茲被　簡命入爲少宗伯南京士夫莫不欣然以喜凡所謂喜者非私公也君子之學行於朝廷則所以翼贊宏猷匡扶大本必將日見其效士夫既以此爲公願其情不約而同況當此時天下望治尤切公自南而北亦安得不深思而永念乎思之深念之永與諸公同心一德以爲致夫匡扶翼贊之功

天下之幸其在此乎公先君子雲崖先生官至按察使伯兄東滬先生今爲大司徒家門之盛天下所仰公行有期公卿大夫皆相與賦詩以贈旣成咨大學孫公以授欽順俾序之竊惟不敏分當辭謝終遜之久蒙愛之厚茲又以淺薄爲之代誼不可無一言也於是乎書

送廣東少參張君之任序

古書善言理財者無如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一章其言理財之道詳矣至求其要則歸于好仁一語自後世之理財者觀之其不以此語爲迂闊者幾希彼固惑於爲仁不富之說也殊不知上有好仁之實則下必有好義之誠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斷斷乎其不能也漢倪寬爲左內史崇尚仁厚收租稅時裁閭閻貧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會軍興當免其民皆最由此觀之民爲貧不好義罪所憂好仁之君子之念始終無間至於經理財賦亦莫非此心之推是故民有小大而其賦必均歲有水旱與夫不常必不背爲取盈之計老胥

點吏貪官污吏之奸緣微欵以爲敎者必有以罪其人而窒其穴深思遠視其地緩急視其時務求以便乎民而不自爲使誠如是也民其有不及者哉今好仁之君子蓋有之矣顧余不能多識以所嘗識而微諸已事則有若張君宗周其人焉君博學能文而性質剛介初以名進士歷知貴池華亭兩邑皆有治敎累陞至南京工部郎中奉　勅督理廬課課常及額而民不病病於布政司右參議職專督賦又奉　勅書以往昔吾夫子嘗以剛毅爲論者多之今陞廣東僉憲於仁爲近宜其

所好之在於仁也茲以財賦爲職誠一惟仁之是好而爲仁不富之說斷不爲其所惑焉曾謂廣東十郡之民有不如昔日倪寬所治二十四邑之民耶或以今時方難爲則倪寬之時亦不爲不多事矣此固君之所知也君世家鄱陽之鳳亭其先出宋吏部尚書肅世承宦學以君之志業將益光而大之於其行問鄉之宦于南都者例以言贈盧君用中以簡至謂非言不可顧余言迂且拙辭避久之而竟不容已也於是乎書

贈澍江按察司僉事胡君之任序

比年四方多紛擾杭陘人無定志家無寧宇惟湖中列郡熙熙如平時豈惟氣化之獨淳殆亦人事之得也然陰陽相禪其變無常治亂安危往往相爲倚伏故當無虞之日凡有位於藩圉惟寧永其可以目前之熙熙爲可恃而遂忘其儆戒也哉今藩司所治大要以賦役均平爲主臬司所治則在於搏擊豪強殄除奸宄伸理冤抑屏斥貪殘罷惰無良之吏以培植善類惠廉小民苟皆以克臬稱熙熙者斯可保矣斯言也吾安得不爲胡君誨之盡乎誨之登壬戌進士科初授行人擢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其爲人沉雅慎密居官不爲矯激而典法所在守之惟堅考以敢書遂陞澍江按察司僉事其同寅庸居吉夫等皆爲之喜來請余文以贈其行余與誨之同鄉同官南京相往還爲審聞其有憲僉之擢固欲致一言之贈而況諸君之有請乎余之所欲言於誨之者亦惟慎修其職而已然欲慎修其職蓋有道焉傳曰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夫公明正大此其所當有者私暗邪曲此其所當無者凡吾所當搏擊殄除屏斥之者孰非私暗邪曲之徒而在我者愼可以不慎耶誨之君子人也其必知所從事矣今澍臬長李君立卿其副稔君宣之皆余同年友皆能以公明正大自勵其他雖成未相識聞多君子余弟允迪亦叨爲之副則思欲寡過而未能也誨之行哉學與諸君勗之同道政攸夜以底克臬之績以永保列郡熙熙之以寡過焉慰惓惓之深望以副而臺中諸君子之望皆有以慰滿之矣庸書以爲贈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還鄉序

弘治癸丑欽順初入翰林令南京太常卿河東張公已爲侍講時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者凡十數後進仰之皆以爲將來公輔必多自其中出盛可知也其後公累官至學士地望已崇遭賊瑾盜權以讒被謫瑾既誅乃起爲南京尚寶卿遂長太常於今又四年矣年甫六十以疾求致仕　上察其情許之且念其嘗侍青宮特令馳傳以還益異數也於是其同

年同官石齋楊公厚齋梁公皆位登師傅爲國柱石涇川張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以保傳致仕者二人卒官尚書二人其不至公輔者纔數人爾然公秩正三品

恩加二代未老而退晚福方隆數人之中又有不公若者合諸公而通驗之則戊戌一科豈不誠盛矣哉公茲還歸故鄉計其爲童子時合伴而嬉游同窓而講習者尚亦多在視鴈以往無非暇日相與登山臨水酌酒彈棋往來偶和於其間雖温凉寒暑之變猶將有弗覺者而況乎人間之毀譽世道之理亂豈復能涸其耳動其心哉公之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爲少宰序

今南京臺省百司皆　國初所置自京師視之無異制焉至于設官則北爲詳南爲略蓋天下大政皆自京師出而南京直以根本地重諸司惟一二常務

是鑒其官之不必備固其宜也以不備之員猶多閒暇之日故凡才歐學識敷華器局卓出於一時者繫官南京稍久則天下皆以爲不盡其用一旦易地而處雖未知其用果能得盡與否而君子道長之漸朝廷用人之公不有以不慰天下之望乎凝齋先生南陽王公博極群書才高而識遠性剛毅多大節起自郎署擢累國子祭酒進南京少司徒垂及三年致被簡命入填少宰之缺凡有識者聞之莫不以爲君子道長之漸爲喜欽順遂因以占乎天意其爲吾也豈不有加焉如果大無愧於斯人將不使公等得居其地公等既居是地許其不使之得盡其用者也夫天下之勢同有其理而未易反者亦觀乎經營締造之一力何如合天下之君子以爲一人心同其誠而要之於久及其全也經營者久誼固不止也性命全乃謂之勝自古豪傑時已爲時人所宜諒況幾遠漸而無或無公出卓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遂覃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止金許四君子相與淬其委至于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流及士民其習俗要爲端且厚矣君往而爲之守豈苟於他求哉余嘗聞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遠過於人人然猶

必有所友有所事蓋稽謀考德既以爲在我之資而
養老尊賢又所以爲士民之勸身不出戶庭之近而
化行千里者此其機也世降以還人情多喜於自用
師友之誼鮮克致隆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怪者
今澥中大老韋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敬禮宜莫先
焉考德猶謀匪朝伊夕予以發揮於政事將見舉無
不中勸無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
夫如是若且優優然得以其暇攬八詠之清風既雙
溪之明月靡皆人之能句以繫他日之去思其佳琴
之有終名位之遠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
於南雍多士教益本道日久每用晚情愧因若行附
致區區之敬

奉壽少師西厓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斯文之在天地間必於其人焉是託其人之得與於
斯文者天也天以斯文託諸其人矣宜必從而佑之
是以福祿恒集于其躬而禍害終莫之及孔子曰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固其理也我 國
家誕敷文教亦惟濟濟多士是資頃歲賊瑾盜權仇
視縉紳拘囚黜罰殆無虛日而百度以之皆舛我 帥
西涯先生李公嘗受遺 先帝方爲輔臣之首名
高而德厚瑾猶不敢以非禮見加公夙夜憂勤彌縫
調護於其間所以爲斯文計者無或不至及瑾伏誅
今上從當時果記 孝廟之遺公宜
以死而公之志益伸於是申飭舊制除宻網類拔
幽滯咎進忠良俾斯文之命脈賴微而復振事勢已
定乃從容乞身而退以休于家仕與優游以介眉壽
今該衙祭七衰壯天之所佑其有是哉欽順違遠門
墻几十有五年矣有自京師來者輒咨問公起居以
今所聞較之向之所見神明心意曾無不及有以知
公之福祿蓋方殷而未艾也今內而臺省外至藩方
居高位當事任者往往多公之故人與其門生弟子
壽春紀有篇 卷之六 六
徵言與論人懷所得傾以見諸行事其有不合亦必
於公焉質之几杖之捄箴牖之貢日相繼於門下而
公皆樂爲之言其出也源源不窮學者退藏于家而
道未始不行於天下之士所以莫不願公之
壽千萬以爲期況於門生弟子恩深而義重其情又
何如也公初度在六月九日門生弟子有在于南都
者凡十有一人大司馬喬公宇先期訂謀期各賦詩
一篇以效南山之祝請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爲韻而欽不及欽順學日落而
紫曰荒無能副公教愛之一二方深惕悚尚敢以不

朕之辭讀獻於門下哉然非辭則無以達區區祝願之誠是以不敢終讓凡公之文章德業與夫歷官本末有非淺陋所能傳書敬書公克壽斯文之大節以爲公壽以見天之所以壽公者誠有意也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廣南序

昔虞廷以九德官人而德以有常爲吉至于今日朝廷之所登用亦未嘗不注意於有常者蓋有常之君子執德堅定始終一志惟爲國爲民見名愈盛而實愈惇位愈加而心愈小寧能有益於人之家冏而上下皆利賴之故或久居其官或屢更其地無非所以究其用也肇昌范公鳴遠初以吏部進士拜監察御史即有名四遷而至湖江按察使治行益美御史大夫陶公得於巡視遂擢以代魯公遭妒憂去位不果遷乙亥秋二年之中兩畫史部即奏起公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沿江庶事肘牛載而雲南巡撫員缺　上又從吏部所擬進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之璽書以行公學識通明操履端介於凡議法剛事取舍與革之際必盡心焉是以歲中再遷而與論翕然無間蓋知其德之有常也雲南雖遠在一隅而　朝廷之視之也一如近服巡撫

康物阜固可坐而致也然則所以答寵光而慰輿論者夫豈遠哉公行有期其寅長大夫洪公中丞趙公合九臺省諸公出餞于石城門外而以贈言見屬顧惟不敏其能望諸公之意然辱公年末誼有不獲辭者於是乎書

瞻雲圖詩序

瞻雲本唐狄梁公事史家記之所以著公之純孝也臨潁賈鳴和先生今爲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日思慕其尊君樂卷公不置引領西望實勞寸心乃作瞻雲之圖以寄意焉其意與狄公豈異哉然狄公之赴

官拜州也庭闈之養宜必有託養之得如其志與否
益有不可得而知者而當其時名位所得猶未足以
光顯其親令先生兄弟凡五人諸子十人諸孫曾幾
二十人每晨昏相率候公起居公或不能盡辨第如
郭令公顧之而已先生雖遊達侍下而凡所以節寒
暖時温清承色笑於左右者濟濟焉相與各供其職
而交致其誠奉養之周從可知矣公嘗以先生初命
被封爲翰林編修今官而先生位望日高文名日
遠方駸駸於大受其諸孫復多秀出領鄉書遊邑校
者益衆衆有人文物永纘其緒追先世之美公之光顯

於斯爲盛心志之樂可勝計邪大以其奉養之周也
心志之樂也諸福之集於公者殆猶百川之匯巨壑
在先生宜若可以少報其思而顧不能自已茲圖之
作益所以寫其陟降不忘之意而願公之萬壽無疆
也公今年壽九十有三八月二十五日定惟初度凡
與先生遊而能詩者固相與推明圖意各賦詩一首
以爲公壽且以慰先生之思先生以欽順託交有年
爲爲之序益聞忠孝無二理臣子惟一心狄公後來
參秉政機卒成取日廣淵之烈心之亹亹孰非前日
瞻悵之克令覩於茲圖有以見先生之與狄公其孝

忠信無異矣自是而往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容或有
相似者即此心而克之其功烈所就詎肯多讓乎哉
公年雖高而精力猶健其壽本可量尚及見先生
之大烈有成亦千古之一快也余辭不腆異時史家
記事儻足徵焉其亦不爲空言也夫

風雪別意序

風雪別意一卷詩凡二十八首十四首大司馬白
嶽喬公奉大奉常白樓吳公南
牧之日成餞溪江公眾所聯後十四首大司徒
東谿郁公宗周尚和爲五言古風者二爲七言近體

釋然者不亦宜乎雖然　王命孔嚴民望交切驩
駒在路不可留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陽明
所性之分固不以得所欲而有加然推其所有以見
於設施必有卓然不可及者而斯人之受賜可計日
待也在乎加之意而已諸公之作雖惓惓於惜別然
其意未嘗不無出於此此其所以爲居子之別也歟
卷既成衆咨公携以見過謂欽順曰子素與陽明善
而未聞所以爲贈者何令茲卷之首簡猶虛子其實
之可也欽順遜復於公曰陽明固知我眞雖無一言
將不以爲簡以公命序茲卷而致之陽明亦必不以

爲煩敬受而序之

送侍御范君清我江右序

國朝設衛所以嚴武備所轄軍士皆有定伍其伍或
缺則按籍而求其人以實之按籍而求其人初若易
簡及其久也而弊端滋出禁令科條由是日繁故自
京畿以及諸藩服　上常敕命監察御史一人往
莅其事期於武備之無弛爾而御史所至凡一方官
吏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有所聞見皆得列上于
朝黜陟廢興於是乎在自牧伯以上有大疑大讞率
衆決其可否一言之當則闔境之內莫不陰受其賜

參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爲輕矣日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議率當參決其可否而使寔資其助及其時旬宣于外則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典法以申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育爲表正而無失使善政畢舉而一方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吳江周君行之初以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莅南京兵科多歷年所其爲人篤於孝友襟懷坦易而博學多能有所不言言

必當乎大體茲膺道省擧遂拜廣東左參議之命輿論翕然以爲宜廣東北距五嶺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饒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舶賈舶之珍復充牣於域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者以爲有貲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傳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邪是必得賢監司同秉清明之德以照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之吏若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爲蚤夜孜孜務求所以爲民利者善政之下河決而風行庶幾嶺海之

間永爲樂國近壯四隣輔車之勢上寛

顧之憂此余於周君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京相往還爲密其同寅諸君子因屬余言以爲之贈誼有不獲辭者遂爲序云

送羅兗州序

羅君子文之出知兗州也南都卿士大夫雅嘗往還者相率賦詩送之詩即兗州境内古先聖賢之遺迹爲題若山澤衢閭故閣樓臺廟堂學館之類凡二十有四人賦一題爲詩二十四首既成卷侍御李君師

子之遺民爲之治而教之則於仰高企美以求其道之必達豈容在他人後邪聖賢之論治道詳矣其至切而至要者在孔子當有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三言行之各極其至則孟子之不饑不寒由孔子三言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能不殊至其所願於子文事必盡心道必宜民以言可得而驗矣今民無壯老厄於饑寒而不能自振者舉目皆是其習俗何由而美子文方敏於事道安得不深念而力拯之哉諸公之詩各內道命意言雖

不能不殊至其所願於子文事必盡心道必宜民以算其生以富其俗俾功烈茂著是以重耀於無窮此心則不殊也誠如是也安知後之人相與詠歌其德愛不亦有如今日者哉余是以推廣其說以爲序

龍陂謝氏族譜序

世久而族蕃譜不可無作也譜作則源委明昭彩辨戚疏之分著顯睽之迹彰一展閱間必將惕然有動乎其中者仁讓之行詩書之業相與悌其所未厚摩厲其所未宏則於前爲有光於後爲可大此譜之所繫未可以輕視也故凡有志於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嘗不以譜牒爲重吾邑龍陂謝氏距吾家僅十里許其先子發甫當宋之季自安成之辛里遷于龍陂

之上肇建廟家於今八九世矣其子姓日益蕃衍而故址頗隘則又析居九城若梅塘若墨湖若橋西若下條若兩峴若楊村其人大抵悖本務實而勇於自振山科貢而起者累有見焉益駸駸於光大者也其譜之舊凡五十四世子發而下別爲世次以系諸後而舊所傳錄者猶謹存之不敢遺君子以爲知禮其從子仕讓從孫其基其

冷香塢韻語序

嘗觀世之論詩者曰詩貴乎達情而已矣又曰詩貴乎含蓄而已矣二者之說固皆是也然而未盡也夫詩之爲言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用固已廣矣而其體則有古今之異焉古之詩質而今之詩文古之詩樸而今之詩華古之詩簡而今之詩繁古之詩渾而今之詩析古之詩長於諷今之詩長於敘古之詩主於理今之詩主於辭古之詩貴於得今之詩貴於工古之詩貴於自然今之詩貴於琢磨古之詩貴於意今之詩貴於格古之詩貴於情今之詩貴於景古之詩貴於興今之詩貴於比古之詩貴於聲今之詩貴於色古之詩貴於味今之詩貴於趣古之詩貴於遠今之詩貴於近古之詩貴於正今之詩貴於奇古之詩貴於實今之詩貴於虛古之詩貴於直今之詩貴於曲古之詩貴於簡今之詩貴於繁古之詩貴於渾今之詩貴於析古之詩貴於長今之詩貴於短古之詩貴於質今之詩貴於文古之詩貴於樸今之詩貴於華古之詩貴於諷今之詩貴於敘古之詩貴於理今之詩貴

蘭君時訓余邑知名士也其清才健筆以續卷阿清廟之作乃其宜爾顧使之於吾時訓采何意邪然時訓慷慨而不售年且駸駸向晚其見於賦咏者宜必有悠然不平之氣而塤篪中韻語吾乃得而徧觀之多至數十百首往往調高而與遠語峻而節和深意所存付之識者而已覺其有見夫在外之適然者要不足以爲損益而在我之浩然者蹔當困窮之際處寂寞之濱亦無害其自得邪以是槩之則時訓之賢於人也其亦遠矣夫以其才且賢如此於今猶未有所遇既非吾力所及吾力所

安得不歸咎於天邪時訓固非悠天者吾乃爲之歸咎於天是或一洗庸書此於韻語之首知古者其折衷焉若其所取於冷香則題辭之自已出者已盡其說余無庸贅也

雷岡康氏族譜序

子張子有云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智足以知所當務其志又能汲汲焉爲用力於此有行以爲本有文大於文行誠能汲汲焉爲之君子之所先莫以爲華將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餘地乎莫非文也而譜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譜牒非有才子孫出蓋亦莫能修之譜牒不修則本原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睦之風鮮不微矣前代雖有顯者其風猷事迹亦不復接於耳目又安知踐修之責之在於我求其能免於罕陋而聿進於高明豈不難哉故善觀人之家族者即其譜牒之廢舉而其昌大與否亦自可見雷岡康氏在吾邑千秋鄉去邑城僅一舍許譜稱其先世當五代之際有能甫者自金陵來官泰和遂選勝於雷岡之下家焉更宋歷元以至我

朝蓋數百年矣在宋累有中鄉升者而未大顯國朝永樂初始顯於梧州二守仲恭梧州常奉其先人宗瑞翁遺言據家傳垂絲圖創作族譜成而自爲之序所以期望其後人者甚至然未及鋟梓而卒今其子姪日益蕃衍而譜之續編以成則梧州諸孫共其與其族之文學士其華之力也蓋自能甫而下通舊譜凡若干世會余蒙余姻表歐陽居宗之牧之來請余序以傳余聞康氏之於歐陽猶古朱陳之好而其惇孝友崇信讓詩書之業曰廣爲二居所稱道者亦皆其子孫之多才宜其惓惓於譜牒之修以上繼梧州之志余固樂道人之善又重二居之請於序遂不復

固辭而先之以子張子之言則因見閩所及以深致其意也

送渕藩少參林從學之任序

渕爲天下首藩其物產人才賦入之數皆先於天下風俗之美亦自昔有聞崇雅而尚文勤生而多藝徵諸今日益昭昭也而談者或相與摘其疵遂遺其美以其工爲讒諛而渕之官守爲不易爲吁有是哉凡興讒造謗以中傷善良其人固可知已未有君子而讒謗人者也渕中固多君子則雖有工爲讒謗者豈能勝夫不爲讒諛者之多耶誠使在我者無瑕施於

政者有利民之實必將收多與於衆君子之口彼小人者雖欲售其姦慝誰則信之吾嘗見守官於渕中者未及有爲已懷讒謗之慮但竊以爲過使此慮橫於胷臆其弊也豈惟阨枉尺直尋爲常事至於枉尋而直尺亦有之矣夫苟不能無枉又何官之能守邪今吾從學往爲渕藩參議其始無疑於此矣從學之爲政要在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必於

初以閩藩之秀試禮闈余備員同考官得其卷喜而進之而知其文學之美乃與余同官南京已復同事觀其折獄之精審考功之明察而知其治行之優出佐名藩寔光簡命所以盡其在我而惠利其民者宜必有道矣夫道必本於聖賢乃能有合於君子從學幸加之意篤美屏惡開誠布公而一以忠厚待其人則令聞日章而讒慝自遠其進於高遠也就能樂之從學行文選郎中尤宗賜等循故事請余文爲贈朴塲之雅寀寀之誼其又何辭

送閩藩少參魏喬儀之任序

余以菲才叨任南銓新建魏喬儀適爲驗封郎中前此益屢相往還以論文講學爲事及相與同事無不以時舉者余甚賴之喬儀祭進上科擢行人司副遷員外郎於刑部典選郎中皆在南京其爲人温

恭周謹而臨事有守却揚子奮無勢慎太宰孫公嘗書其考累數十言極其嘉與而人皆以喬儀爲無愧所言益相與後其進也久矣及茲乃擢閩藩右參議與論翕然宜之於其行文選郎中尤宗賜等以贈言爲余雖拙訥其可無一言以爲喬儀贈哉益聞君子之爲政要在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必於廷之法無所戾於聖賢之道使若夫厲民以自植置道以干譽者已不爲君子所與若夫屬民以自植置法守而不顧則所謂何足算焉者也然欲其政之盡善其見之明守之固不可見之明矣守之固矣或乃

遲疑顧慮當幾而不能果斷亦安能有益於事無失其時以大為民利也哉故夫道也法也俗也情也料之酌之稱之量之觀其會以求其通灼見其可行也而吾無所容其毫髮之私於是斷然行之而不惑雖蠻夷未有不率服者此其所以為君子之政也喬儀素所蓄積良已合於君子顧遠大之業實基於達德之榮余是用申告一言以庶幾乎少有助益云爾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

序一十五首

雲津書院集序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為文若詩凡若干首若宋嘉定進士倡歷記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賦銘贊識詞諸體畧備而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劍津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若而劉之後人乃與如合浦令叔正宿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時受知於士大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所託以垂示無窮益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編輯

鋟梓當以求余序比其屬疾雖益猶顧囑其二子克敬偉申請為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荷諸其忍違也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為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寔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已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等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

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
院容有廢興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吳津
之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廢興幾有矣
學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為斯道斯世幸孰非其所望
邪然則斯集也豈徒為劉氏劉矣乎哉魁宇煥各早
相與一言之益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為言
亦欲公之天下也

南谷萃英錄序

整菴先生存稿 卷之九

邑灌溪徐君士祚家溫而篤質矣雅好文墨其平生所
自憙梅鄉其號之義康則求須矣之詞以章其宅篤
卷成名已貞高即南谷之幽壑構秋芳亭以寄傲於
其間蒼桂交香萬松環蔭有是以樂其志者則又於
諸賦詠之工以寫其優游之適而名其卷為秋芳亭
紀勝顧其篇章既富恐將來不能無散逸之患也乃
手自輯錄詩文各從其類合為一編而北家乘之所
遺贈遺之所及及諸為其故嬪有作者皆以附焉此

麗官署之整飭衢陌之寬平士民之浩繁貨財之豐
溢文物之炳煥威武之赫張自有金陵以來蓋莫有
盛於本朝者矣及
文皇帝遷都于北乃號茲地為南京實惟根本所係
內外守備莫匪重臣而必以尚書一員榮膺其事自
非老成持重明於大體克勤小物者莫預其選厥惟
慎哉百數十年之間軍民百萬之衆所以熙熙然遂
其生樂其業以興夫孝友睦婣之行而內姦不作外
患弗侵凡以榮贊之得人和調有方刑政相濟以克
遂臻玆也其為

者亦何異哉尚書鄺公用兵部欲其節制之歸于一爾
近者其員告缺托職會廵撫南京都御史廖公屬之東光廖公遂首薦之時
公方為南京吏部尚書
領衆贊之寄士夫皆相慶以為得人蓋公之為人沉
靜端莊篤於操履遇事必精慮未嘗輕發既發亦不
可回尤喜讀書微言與義多所自得官京師三十餘
載閒將使指曾不踰十里外而四方吏治之得失民
情之疾苦風俗之媺惡賢不究知蓋其留心於世務
下一心方以興事建功為務顧獨為山林長往計毋
乃傷於果邪　朝廷亦毋乃曲狗其情而非擢公
尚書之初意邪欽順以為不然夫君子固汲汲於事

功亦未嘗不藐藐於名節其於進退之際豈苟焉而已哉蓋有禮義以爲之權度也是故義可進而進精明之治固將由之以臻禮當退而退廉耻之風亦必由之以長其於世道豈不交有裨益乎哉公歷官中外不亢不隨嘉績清聲于上下歲月逾邁心力既殫於是懇致爲臣而奉其皎然無滓之身以退其可謂合於禮當於義矣清風所激頑懦斯遠斯固盛時之所不容少者

朝廷亦安得而不從之哉初公與其弟敬所先生同登成化丁未進士公筮仕得撫令九遷而至今官敬所先生今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不惟名位相埒而忠孚正直德望並隆天下之清議皆歸爲少傅公權綱聖明義均心膂殫謀畧庸懋日孜孜公茲歸老于鄉乃獲以時尊尚棘於朝廷爲公芳於祖翰以慰其春雨秋霜之感其於忠孝之大節於是乎兩得之矣公之歸也有

贈少宗伯吳公壯上詩序

褒物有傳勉諸尊賢優老之典咸備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弗信已夫行李肯途永冠咸集旣酌之酒復贈以詩丹以申愛仰之誠而篤交遊之誼也詩旣盈卷少司徒蔣公謀於大司馬廖公以爲簡見篤欽順獲游公伯仲間屢知愛非一日矣顧雖無能爲役而義有不得辭者於是乎書

贈少宗伯吳公壯上詩序

兩京固七夫出入往來之地然自南而北者人之屬目視乎自壯而南者每有如此其故何也蓋臺省之建雖兩京如一而事之在南者畧簡事簡故其責稍輕即有弗勝於天下大數亦無甚加損也若夫京

師則凡大議論大政令之所從出一言之舊將天下賴之一令未安其害或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夫人屬望之切固其所哉長洲吳公南夫初舉進士入翰林

累官至侍講學士時望已駸駸屬之矣及來南京爲國子祭酒爲太常卿前後幾十年公文學老成才猷宏遠富有建功立業之具而久淹散地僉謂非宜及茲乃被

召爲禮部右侍郎一時人情無不欣慰行有日臺省諸公邀相與賦詩贈之詞雖不同而屬望之意皆至清卿與公庭實以公同年且嘗同官徵言於辱王之首余不得雖已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厲精圖治凡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次第收召而聚之本朝議論設施激昂奮迅益將痛洗近年以來因循嘆緩之弊期於光明正直可大可

壯上稟序

壯上稟者故大司成氷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
庚子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孝文正公同被
簡命考應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爲務禁不作詩事傾
成乃隨事有作謹選朝
稟而以壯上名之蓋首尾僅餘四旬所得篇章凡百
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第五子鑾今爲南京刑部檢
校以刻于梓而請序于余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
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執之尊製作之美後生
小子敢以不腆之辭敘附名于其上哉顧刑檢之請
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門愚早嘗聞家君之教以
謂公之爲文不倍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闊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爲學一宗程朱務
明諸心以爲發揮書業之本雖泛覽載籍而不爲徒
博公之爲人寬厚樂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
其志雖傅說於郊先正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
順性謹識之及兒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

進見坐風而飲和氣爲之融暢終日而不能去也
然以遲朝之迫俱教弗詳每用爲憾蓋別去數年而
公遂下世矣乃今得茲帙而讀之觀其長篇短章類
若衝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鋪張
物理模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
三復以還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槩
見矣公在　憲廟初暘進士及第歷官編脩脩撰
洗馬朝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
國子祭酒爲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成化庚寅之疾遂
終乞致仕而歸其謂即曹蓋鄉人有學於公者以左

道幸懶公不與還往陰中傷之玫省既收會兩京連
缺祭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雅不爲當軸者所喜猶
歷外服數年乃見棐然公於升沉之際出處之間確
然惟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慾天尤人之意此其所
自得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述甚富晚遘回
祿稟皆散亡惟此帙幸存計纔百之一二刑檢兄弟
方悉心搜訪興時就緒當其刻之此特爲之權輿耳
嗚呼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
爲和順之德發之而爲炳蔚之文措之而爲正大光
明之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益學之有得於心者然
也然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
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下焉者
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楊子唐之韓子宋之歐
陽子頗皆號爲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
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
淑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
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

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乎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
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
而皆撰於方寸之地泉徹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
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
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
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
書具在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
與否徵諸文章事業固可槩見有如月湖先生豐城
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歟公風神有志識求道甚懇百
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爲的凡辭說之出於

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
行尊遂爲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遠邇皆知有楊月湖
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有以詩文請者亦欣
然與人爲善辨疑答問終日曾無倦色之溫氣昌而辭達調
高而節和閑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
盡蓋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
夫似是而非淵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十百也公所
著有淨稿續稿遺稿四稿五稿六稿皆冠以月湖之
號以欽順之嘗論讀也因屬爲之序欽順非知言者

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游不爲不久心誠好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擢景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家居尤著述不輟當積稿若干篇云

贈太守徐侯考績赴京序

明天子之所簡注不亦可以嘗讀後漢書至章帝本紀見其所下詔有取於安靜之吏爲之惕然有感喟然而嘆曰嗟乎安靜吏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審矣然由漢以來至于今日試求其人可多得邪夫吏所以治人而顧有取於安靜非無所事事之謂也其本正其源清

事至物來順其理而應之隨其分而處之而已無容心焉不違道以悅人不飾奇以干譽求役精於分外以僥倖於萬有一之成功蓋安靜之實如此如此者豈以旦暮之效或非所及及其久也信既孚而事日簡政日理而民日安所謂月計有餘者章帝豈欺我哉上下千數百年之於民上者何可勝數類多矯飾外貌似是而非頷册之所書耳目之所接安靜吏蓋寥寥焉其實之難能亦其人之自不爲爾乃今有見於吾徐侯豈非幸哉侯之爲吾郡也持身潔廉惇尚文教愛民而惜費因事以就功簿書精詳而刑獄

惟允風興夜寐于今盡四年矣矣績優於勤勞之後極光發於篤實之餘蓋雖深山窮谷之民莫不知侯之爲仁相與愛戴稱頌之無間御史之按行江右者獎勞之禮亦屢加焉視彼矜飾雖工終於爲人所厭者其榮辱之相去何如也今以三載之績入奏其爲宰相之所鑒賞

贈太守徐侯考績赴京序

明天子之所簡注不亦可以嘗讀後漢書至章帝本紀見其所下詔有取於安靜之吏爲之惕然有感喟然而嘆曰嗟乎安靜吏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審矣然由漢以來至于今日試求其人可多得邪夫吏所以治人而顧有取於安靜非無所事事之謂也其本正其源清

事至物來順其理而應之隨其分而處之而已無容心焉不違道以悅人不飾奇以干譽求役精於分外以僥倖於萬有一之成功蓋安靜之實如此如此者豈以旦暮之效或非所及及其久也信既孚而事日簡政日理而民日安所謂月計有餘者章帝豈欺我哉上下千數百年之於民上者何可勝數類多矯飾外貌似是而非頷册之所書耳目之所接安靜吏蓋寥寥焉其實之難能亦其人之自不爲爾乃今有見於吾徐侯豈非幸哉侯之爲吾郡也持身潔廉惇尚文教愛民而惜費因事以就功簿書精詳而刑獄

桃林羅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著本原詳支派列昭穆辨親疎人倫之明風俗之厚實惟有繫於此故自昔知禮之君子莫不以譜諜爲重前有作矣後必從而續之凡以爲

久遠無窮計耳吾羅氏之在吾吉聚族而居者良不
爲少其世或遠或近而著聞於天下者往往有之若
古水桃林之族其一也余嘗過
學士復仁宣德間有
訐磊落皆桃林之傑出者數十年來則有若贵溪大
參璞暨府經歷瑋清江長史其祥余皆嘗獲交爲大
參之開疏敏達督經之深密有謀長史之左規右矩
士矣莫不推重益桃林人物後先相望如此其著聞
于天下也宜哉大參致政家居垂二十年今年八十
有三矣一旦携諸孫暨
舉孝廉書
余以其所重修族譜
顧惟大參年德之重
受而閱之乃知其先
子孫遂留家廬陵後數傳有三十三承事者始分居
古水是爲今樟樹下白竹溪桃林之共祖又後七世
曰忠文始分居桃林由承事沿至大參凡十有八世
浙而至于刺史前益二十六世矣世有仕宦其列于
圖在宋嘉定間有竹谷老人茂良者實始作譜其後
若竹林居士自昭耕樂翁以明溫教汝寬皆嘗致修
績之功諸先正序文存焉大參乃竹林七世孫而工
部之諸孫也其所重修尤爲詳慎且指已貲鋟諸梓
爲俾之族人嗟夫大參以聆八望九之年而於修譜
一事惓惓焉不遺餘力其尊祖之孝收族之仁可謂
老而彌篤也已凡其族人子弟孟相與勉修其德以
增光斯譜也哉益其德誠修則或出或處必皆能有
以自立爲孝子爲弟弟爲良吏爲名臣爲幽貞之士
而九族之睦有不待言者矣夫如是則於大參之用
心斯爲無負而桃林之盛詎可涯哉庶幾此以爲序

義城黃天亷重修族譜序

凡故家大族逾久而滋盛其偶然也必其作於前者
功德有可稱足以爲數遺之本永其後者又能敦詩
書約行檢勤生務實得所以引之道固宜歷世綿
長而蕃衍弗大有加無已也吳觀於吾吉之廬陵義
城黃氏其亦可徵也已黃之先有諱國琛者當五季
之亂能倡義保障其鄉鄉人賴之以安其生以完其
室家皆相與歸德焉因以義城名其所居之里及宋
興而亂定事乃上聞太祖命賞以官封竟辭不受然
其後嗣遂多顯者在宋則有若宣教郎致中秘書公
待少監子充工部郎官饒守炳鄉貢士輔嗣入

國朝則有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國用繩繩不乏
今合族之衆不下數千指良材美質清文篤行見推
於鄉邑者往往有之於戲可謂盛矣非其植本之深
而引之者率由其道抑安能致此哉故有譜譜
元季兵亂而逸僅存貢士遺筆所書世次自岡琛大
父高仲始以上闕焉成化間金華君遂據以譜其族
始自高仲公下及其子凡二十世且自爲之序著其
世德甚詳迄今垂五十年子姓日益繁而譜未之
續御史尊翁潔菴封君乃謀于族衆重加編輯合凡
二十世而其凡例一遵金華之舊稿既竟將刻梓

以傳適御史以微累請領南內俾謁余請序諸首簡
余與御史嘗同朝雅知其誼不得辭也蓋聞人道莫
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廢而收
族之要惟賴譜牒而已封君與諸君子乃能惓惓於
是非其心之厚於仁孝可知特書以嘉其美御史躬
身進士端亮忠鯁

賜環且有日當益推其素蘊
以大發於事功後來之秀又當接踵而出所以爲族
譜重良有在矣并書以俟之

慶張母羅孺人五十壽序

余姻家潘檢張君有賢配曰羅孺人今年壽盈五秦
十二月十有二日其生辰也其子邑庠生律將以其
日率諸弟術徵張筵爲慶預來謁文以申其祝願之
至情余不得辭也嘗觀古詩人之於君子所以祝願
之者既曰萬壽無期矣又曰遐不眉壽既曰萬壽無
疆矣又曰遐不黃耆何其抑揚反覆勤勤懇懇如是
哉誠以其有益於人之邦家故惟願其久生於世也
余次兒翊爲孺人長女之壻閨門整行余固與有聞
焉而知孺人爲女中之君子也然則眉壽之祝在今
日獨容已耶孺人之父是爲大司成永玉先生母宜
人閻里孔氏孺人自幼明慧雅彷書輒了其大旨
及歸張氏其勇則少司空桓菴先生姑則封淑人羅
氏羅淑人治家嚴整嘗歷試孺人以事亟稱其賢謂
他日必能守其家法孺人亦勇於孝謹始終如一日
无箸相君君既赴官湖藩孺人獨留主家政事無弗
舉君遂得一心奉職無復內顧延明師以教諸子而
早夜程督加嚴不爲姑息律由是學業大進名烝烝
起庠序間術徵皆知所向方爲善士張大家也孺人
爲婦爲母宜多福益宗族姻表率能道之非一人之
私譽也由此觀之不謂之女中君子可乎人生至六

十始以壽稱而五十者開六之端也由五十而進於六十又累進而盈百焉且復過之茲固律等爲人子者之所深願凡其宗族姻表素聞鴈人之賢而欲爲張氏久遠計者又孰不願其享有遐壽以裨益於無窮哉此余所爲不容已於言也吾兒侍愛有年教均名方著於鄉書此則所謂乘龍者也今皆預棒觴之列蘭芳玉潤勢峙鸞停萃於一門亦云孚矣鴈人之所爲可慶者將不啻遠而愈大哉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爲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軒蓋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名也維時上夫君子仰公之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上夫君子仰公之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於茲軒也謂不可以無言於是或爲記或爲賦或爲銘爲頌爲五七言古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鋟諸梓以傳久遠間以書來屬欽順序之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辰進士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憔悴之民而結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 命書膺重寄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舉備施設精審激揚亨事務有以協乎公論而厥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無弗受其賜者於前兩政益有光焉顧茲軒雖矣顧豈公久居之地邪然公自受任以來于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慮以爲發揮運用之地者蓋不於茲軒得之一旦去此而雍容宴處之上固宜有不能忘情於茲軒者

況乎前賢之作事既詳於三至而推類以性莫不以修齊治平爲公頌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能忘哉不爲公頌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存之一二而知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敬爲之序而不辭

先德錄序

爲人子者於其先人之德汲汲焉圖永其傳豈惟終慕之篤有弗容已者哉明示後世又所以爲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典籍之所存即典刑之所在後之人得有所考以知夫先德之懿將豈無感

發興起而象其賢者乎夫如是則吾親雖沒而其精神志意有不與之俱泯者矣宜乎仁人孝子以爲當務而不敢忽也歟吾友羅君惟升其有見於此矣此先德錄之所爲作也惟升先君子西畦先生學行高古屢試場屋輒不售晚以國子生釋褐通判廣西之太平又不久於其位而卒其卒也學士東白張先生銘其藏作讀南岸徐先生表其墓大司成永玉羅先生爲序群賢輓之詩凡先生之所以得於天成於學修諸身施之家達於鄉黨信於朋友而宜於小民者皆不一書蓋莫不稱其爲君子人也後以惟升考

最追贈承德郎妣贈安人袁氏性深慕嬸道毋儀皆足爲閨門軌範亦具見於秋官主事劉君所著墓銘德有明徵詞無溢美斯其可傳也已惟升於是合凡行狀誥命祭文等以爲是編而裒粹以傳久遠終慕之孝不衰垂裕之仁斯在殆亟當當之所及哉惟升起已未進士出宰新會入訢大理以奏疏論救大臣之枉忤權璫見斥冊起知台郡遷廣東左參政所至皆有政聲休不待年風節殊偉蓋得先生之學而從者第存其系於今七十年矣會汶溪推順緒國堅光大之者也然則凡爲其後人者其則固不遠矣尚思所以增光是錄也哉惟升間命其子邑庠生平奉

上模曾氏重修族譜序

語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長枝葉蕃衍一也簪紱聯綿墉屋華潤二也才賢輩出獻爲克敏三也三者之中才賢爲之本苟有其人則所以維持之者有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實其爲江鄉之所推重豈直蕃衍貴富云乎哉上模曾氏吾泰和之盛族也其先有諱慶者爲唐光州團練使始自金陵來家邑之文溪六傳而至瑋遷邑南中寧岡尾再傳而至嘉嘉生三子曰仲機仲矣仲介仲機之

後分居萬安之汶溪仲矣之後分居贛之楊梅其仍居上模者皆仲介之後也植本固源歷年多庶則累千百今嘉靖中鄉耆登進士第者累累有人其他或以貢升或以明經及才行舉或起蔭叙踵相接於仕途若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先生德業並茂風節殊偉則其族之泰山北斗也族故有譜續於梧岡病叟從省軒公因而重修以刻于梓然獨詳於居上模者凡他從者第存其系於今七十年矣會汶溪推順緒國堅修續遠近翕然於是上模推峻先民裒惟器主直汶溪推順緒國堅

楊梅惟昇洪顯泰同司其事更數月方脫稿書法一
遵舊譜而合離收放事迹加詳諸君之用心也可謂
勤矣昇既具述相率過余請序其端曾羅居同里世
有連余先曾祖妣孺人先妣太淑人故嫡淑人皆其
族出外舅　恩例冠帶西磐先生今年八十有四
蓍舊譜中之晨星也尤惓惓於譜事顧雅來純可無
一言以相慫恿哉夫族之盛也以人即是譜而觀
之維持之方先大之實皆氏世有人焉繇可知矣然
余之所望於諸君者不欲其人皆爲才且賢爭夫富與
貴乃相勉於得之不得之不得有命人人有責於己者求則

得之說於所不當爲者雖然而不爲所當爲者奈然
爲之如弟及所謂猷爲之方亦此而已矣若乾加於此謂亦此
道繩尔此道身安而門利倫叙而家肥職修而業廣
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之
謂乎若不使常聞長人爲善之
說矣兄乃綢繆之好義均貧
凡列名於是譜者尚其念哉
雲亭鄉約序
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鄉大夫士會于龍福寺中者
凡十有七人議鄉約也衆志素協議即時以成夫禮
之當由人莫不知然或爲習俗所奪有不能無悖於
禮者見者聞者既皆以爲非是亦何憚而不改邪此
不美固非一人一
家之失而仁讓之興鮮不自一人倡之衆人輒從而和之
其諸大學之所謂機也一人倡道之愛而歸於厚也何
一家行之一鄉輒從而效之俗之
不出一鄉之外亦取其近而易集耳然始於近易而
遠大固可推也變自一鄉而他鄉亦可動也此吾輩
之志也議初發於西澗晉公天機所觸諸君子應之
如響卜日做會一惟西澗之聽會之日宿雨初霽四
山如拭草木亦欣欣然既具草各出所携相與宴飲
獻酢交錯情意洽洽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者酒
半乃相與分韻賦詩人一首南山尹公既出韻且言
曰詩意宜一切以正俗爲主勿爲流連光景之辭皆
應曰諾復相與議約當編遺諸大家宜鋟梓以便摹
印雲江尹公曰事要則易就吾其任之某因人成事
魯莫效微勞首簡之書諸君子固以見屬有不容不
勉承者亦禮也編刻首條約次則鄉先正尹文和公
書又次西澗初議而終之以會中所賦之詩凡會議
者之姓名皆載諸約後而詩之序則一以齒云

奏疏一十二首

獻納愚忠疏 正德六年秋時爲南京國子司業

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録 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既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君之義未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見僅同於坐井頑石謾期於補天伏乞

聖慈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幾愚臣圖報之萬一也四事一曰脩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于一德竊嘗仰窺 天意其眷佑

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奮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

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無他惟增脩其德而已夫

孝奉

九廟敬事 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宴盖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繆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爲大臣頃伏田里竊聞

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 聖心爲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爲修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朱王無流連之樂

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

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 奉先殿之朝謁或妨 兩宮之定省時曠 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踈況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伸請

乞日縱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

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爲脩德之要也

陛下審能勤御講筵痛節宴將見盛德高于千古天眷申于萬年篤生 元良永爲民主 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

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

次奏事皆有定規臣當伏讀我
高皇帝詔書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
臨百官文當伏讀
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
宿具服拜天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結此定規
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　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
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臣惟此皆
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率何近年以來視朝
會錯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整理流傳
四遠觀瞻實多臣竊伏
[illegible]
聖春紀注存焉　參之下

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賤役
者皆得以盡職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
集之員纔覩
陛下察群言勿為見辭者皆相與贊
容於
睿蒼之表而心無不前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
安即乞如
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慶勳陽
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窮矣此臣之
所為
陛下願也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衆獸中
流砥柱過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與朝廷之重

輕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
思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留弗能抗已悅於心況
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之助致彼敢生勢長
因造逆謀不測之變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
日其猶以為同有人乎否邪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
振作之要衆推為先登先為賊瑾挾私恨念而斥逐
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
或還凡為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
之姦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
之日定世道轉移之機公論未缺人情尚釋將何以

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出有以憚後
朝廷或此患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
陛下察群言勿為見辭者皆相與贊
容於睿蒼之表而心無不前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
安即乞如
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慶勳陽
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
於時易貴通其變我
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
相為終始至於因革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
執一臣嘗推本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

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且爾伏讀

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為缺典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勞費故然臣伏讀

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

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上以顯

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

祖訓陰折姦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

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之長貳及府州縣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緣為姦變亂文籍

宗室朝宗之義光昭

我

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恍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郎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

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趨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

心競勤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
貫以升自西徂東條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奔
厲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
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為時
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材省遞遷隆久任以為
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
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
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各專一道之寄仍俱
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儻令地方有事
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
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　京
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
群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聚落殺虜
人民　朝廷節當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
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隔遠多方而成功未奏者
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之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
允濟今大臣雖奉　勅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
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却無餘安危所關變
在呼吸始謀不盡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
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蠹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
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
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
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
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
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
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
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
益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
中間節目亦未盡詳
陛下省覽之餘儻不以為迂妄伏乞以前二事
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　請施
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
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臣不勝惓惓
願望之至　謹　題　入
　　聖　裁　施行
　　奏本　　卷之
　　京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十一
　　二百十二
　　二百十三
　　二百十四
　　二百十五
　　二百十六
　　二百十七
　　二百十八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三百十
　　三百十一
　　三百十二
　　三百十三
　　三百十四
　　三百十五
　　三百十六
　　三百十七
　　三百十八
　　三百十九
　　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一
　　三百二十二
　　三百二十三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六
　　三百二十七
　　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二
　　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三百三十五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三十七
　　三百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一
　　三百四十二
　　三百四十三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五
　　三百四十六
　　三百四十七
　　三百四十八
　　三百四十九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二
　　三百五十三
　　三百五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七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四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六
　　三百六十七
　　三百六十八
　　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一
　　三百七十二
　　三百七十三
　　三百七十四
　　三百七十五
　　三百七十六
　　三百七十七
　　三百七十八
　　三百七十九
　　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一
　　三百八十二
　　三百八十三
　　三百八十四
　　三百八十五
　　三百八十六
　　三百八十七
　　三百八十八
　　三百八十九
　　三百九十
　　三百九十一
　　三百九十二
　　三百九十三
　　三百九十四
　　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六
　　三百九十七
　　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四百十
　　四百十一
　　四百十二
　　四百十三
　　四百十四
　　四百十五
　　四百十六
　　四百十七
　　四百十八
　　四百十九
　　四百二十
　　四百二十一
　　四百二十二
　　四百二十三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二十五
　　四百二十六
　　四百二十七
　　四百二十八
　　四百二十九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一
　　四百三十二
　　四百三十三
　　四百三十四
　　四百三十五
　　四百三十六
　　四百三十七
　　四百三十八
　　四百三十九
　　四百四十
　　四百四十一
　　四百四十二
　　四百四十三
　　四百四十四
　　四百四十五
　　四百四十六
　　四百四十七
　　四百四十八
　　四百四十九
　　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一
　　四百五十二
　　四百五十三
　　四百五十四
　　四百五十五
　　四百五十六
　　四百五十七
　　四百五十八
　　四百五十九
　　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一
　　四百六十二
　　四百六十三
　　四百六十四
　　四百六十五
　　四百六十六
　　四百六十七
　　四百六十八
　　四百六十九
　　四百七十
　　四百七十一
　　四百七十二
　　四百七十三
　　四百七十四
　　四百七十五
　　四百七十六
　　四百七十七
　　四百七十八
　　四百七十九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一
　　四百八十二
　　四百八十三
　　四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五
　　四百八十六
　　四百八十七
　　四百八十八
　　四百八十九
　　四百九十
　　四百九十一
　　四百九十二
　　四百九十三
　　四百九十四
　　四百九十五
　　四百九十六
　　四百九十七
　　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五百十
　　五百十一
　　五百十二
　　五百十三
　　五百十四
　　五百十五
　　五百十六
　　五百十七
　　五百十八
　　五百十九
　　五百二十
　　五百二十一
　　五百二十二
　　五百二十三
　　五百二十四
　　五百二十五
　　五百二十六
　　五百二十七
　　五百二十八
　　五百二十九
　　五百三十
　　五百三十一
　　五百三十二
　　五百三十三
　　五百三十四
　　五百三十五
　　五百三十六
　　五百三十七
　　五百三十八
　　五百三十九
　　五百四十
　　五百四十一
　　五百四十二
　　五百四十三
　　五百四十四
　　五百四十五
　　五百四十六
　　五百四十七
　　五百四十八
　　五百四十九
　　五百五十
　　五百五十一
　　五百五十二
　　五百五十三
　　五百五十四
　　五百五十五
　　五百五十六
　　五百五十七
　　五百五十八
　　五百五十九
　　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一
　　五百六十二
　　五百六十三
　　五百六十四
　　五百六十五
　　五百六十六
　　五百六十七
　　五百六十八
　　五百六十九
　　五百七十
　　五百七十一
　　五百七十二
　　五百七十三
　　五百七十四
　　五百七十五
　　五百七十六
　　五百七十七
　　五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九
　　五百八十
　　五百八十一
　　五百八十二
　　五百八十三
　　五百八十四
　　五百八十五
　　五百八十六
　　五百八十七
　　五百八十八
　　五百八十九
　　五百九十
　　五百九十一
　　五百九十二
　　五百九十三
　　五百九十四
　　五百九十五
　　五百九十六
　　五百九十七
　　五百九十八
　　五百九十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六百十
　　六百十一
　　六百十二
　　六百十三
　　六百十四
　　六百十五
　　六百十六
　　六百十七
　　六百十八
　　六百十九
　　六百二十
　　六百二十一
　　六百二十二
　　六百二十三
　　六百二十四
　　六百二十五
　　六百二十六
　　六百二十七
　　六百二十八
　　六百二十九
　　六百三十
　　六百三十一
　　六百三十二
　　六百三十三
　　六百三十四
　　六百三十五
　　六百三十六
　　六百三十七
　　六百三十八
　　六百三十九
　　六百四十
　　六百四十一
　　六百四十二
　　六百四十三
　　六百四十四
　　六百四十五
　　六百四十六
　　六百四十七
　　六百四十八
　　六百四十九
　　六百五十
　　六百五十一
　　六百五十二
　　六百五十三
　　六百五十四
　　六百五十五
　　六百五十六
　　六百五十七
　　六百五十八
　　六百五十九
　　六百六十
　　六百六十一
　　六百六十二
　　六百六十三
　　六百六十四
　　六百六十五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七
　　六百六十八
　　六百六十九
　　六百七十
　　六百七十一
　　六百七十二
　　六百七十三
　　六百七十四
　　六百七十五
　　六百七十六
　　六百七十七
　　六百七十八
　　六百七十九
　　六百八十
　　六百八十一
　　六百八十二
　　六百八十三
　　六百八十四
　　六百八十五
　　六百八十六
　　六百八十七
　　六百八十八
　　六百八十九
　　六百九十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二
　　六百九十三
　　六百九十四
　　六百九十五
　　六百九十六
　　六百九十七
　　六百九十八
　　六百九十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七百十
　　七百十一
　　七百十二
　　七百十三
　　七百十四
　　七百十五
　　七百十六
　　七百十七
　　七百十八
　　七百十九
　　七百二十
　　七百二十一
　　七百二十二
　　七百二十三
　　七百二十四
　　七百二十五
　　七百二十六
　　七百二十七
　　七百二十八
　　七百二十九
　　七百三十
　　七百三十一
　　七百三十二
　　七百三十三
　　七百三十四
　　七百三十五
　　七百三十六
　　七百三十七
　　七百三十八
　　七百三十九
　　七百四十
　　七百四十一
　　七百四十二
　　七百四十三
　　七百四十四
　　七百四十五
　　七百四十六
　　七百四十七
　　七百四十八
　　七百四十九
　　七百五十
　　七百五十一
　　七百五十二
　　七百五十三
　　七百五十四
　　七百五十五
　　七百五十六
　　七百五十七
　　七百五十八
　　七百五十九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一
　　七百六十二
　　七百六十三
　　七百六十四
　　七百六十五
　　七百六十六
　　七百六十七
　　七百六十八
　　七百六十九
　　七百七十
　　七百七十一
　　七百七十二
　　七百七十三
　　七百七十四
　　七百七十五
　　七百七十六
　　七百七十七
　　七百七十八
　　七百七十九
　　七百八十
　　七百八十一
　　七百八十二
　　七百八十三
　　七百八十四
　　七百八十五
　　七百八十六
　　七百八十七
　　七百八十八
　　七百八十九
　　七百九十
　　七百九十一
　　七百九十二
　　七百九十三
　　七百九十四
　　七百九十五
　　七百九十六
　　七百九十七
　　七百九十八
　　七百九十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八百十
　　八百十一
　　八百十二
　　八百十三
　　八百十四
　　八百十五
　　八百十六
　　八百十七
　　八百十八
　　八百十九
　　八百二十
　　八百二十一
　　八百二十二
　　八百二十三
　　八百二十四
　　八百二十五
　　八百二十六
　　八百二十七
　　八百二十八
　　八百二十九
　　八百三十
　　八百三十一
　　八百三十二
　　八百三十三
　　八百三十四
　　八百三十五
　　八百三十六
　　八百三十七
　　八百三十八
　　八百三十九
　　八百四十
　　八百四十一
　　八百四十二
　　八百四十三
　　八百四十四
　　八百四十五
　　八百四十六
　　八百四十七
　　八百四十八
　　八百四十九
　　八百五十
　　八百五十一
　　八百五十二
　　八百五十三
　　八百五十四
　　八百五十五
　　八百五十六
　　八百五十七
　　八百五十八
　　八百五十九
　　八百六十
　　八百六十一
　　八百六十二
　　八百六十三
　　八百六十四
　　八百六十五
　　八百六十六
　　八百六十七
　　八百六十八
　　八百六十九
　　八百七十
　　八百七十一
　　八百七十二
　　八百七十三
　　八百七十四
　　八百七十五
　　八百七十六
　　八百七十七
　　八百七十八
　　八百七十九
　　八百八十
　　八百八十一
　　八百八十二
　　八百八十三
　　八百八十四
　　八百八十五
　　八百八十六
　　八百八十七
　　八百八十八
　　八百八十九
　　八百九十
　　八百九十一
　　八百九十二
　　八百九十三
　　八百九十四
　　八百九十五
　　八百九十六
　　八百九十七
　　八百九十八
　　八百九十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九百十
　　九百十一
　　九百十二
　　九百十三
　　九百十四
　　九百十五
　　九百十六
　　九百十七
　　九百十八
　　九百十九
　　九百二十
　　九百二十一
　　九百二十二
　　九百二十三
　　九百二十四
　　九百二十五
　　九百二十六
　　九百二十七
　　九百二十八
　　九百二十九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一
　　九百三十二
　　九百三十三
　　九百三十四
　　九百三十五
　　九百三十六
　　九百三十七
　　九百三十八
　　九百三十九
　　九百四十
　　九百四十一
　　九百四十二
　　九百四十三
　　九百四十四
　　九百四十五
　　九百四十六
　　九百四十七
　　九百四十八
　　九百四十九
　　九百五十
　　九百五十一
　　九百五十二
　　九百五十三
　　九百五十四
　　九百五十五
　　九百五十六
　　九百五十七
　　九百五十八
　　九百五十九
　　九百六十
　　九百六十一
　　九百六十二
　　九百六十三
　　九百六十四
　　九百六十五
　　九百六十六
　　九百六十七
　　九百六十八
　　九百六十九
　　九百七十
　　九百七十一
　　九百七十二
　　九百七十三
　　九百七十四
　　九百七十五
　　九百七十六
　　九百七十七
　　九百七十八
　　九百七十九
　　九百八十
　　九百八十一
　　九百八十二
　　九百八十三
　　九百八十四
　　九百八十五
　　九百八十六
　　九百八十七
　　九百八十八
　　九百八十九
　　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一
　　九百九十二
　　九百九十三
　　九百九十四
　　九百九十五
　　九百九十六
　　九百九十七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一千十
　　一千十一
　　一千十二
　　一千十三
　　一千十四
　　一千十五
　　一千十六
　　一千十七
　　一千十八
　　一千十九
　　一千二十
　　一千二十一
　　一千二十二
　　一千二十三
　　一千二十四
　　一千二十五
　　一千二十六
　　一千二十七
　　一千二十八
　　一千二十九
　　一千三十
　　一千三十一
　　一千三十二
　　一千三十三
　　一千三十四
　　一千三十五
　　一千三十六
　　一千三十七
　　一千三十八
　　一千三十九
　　一千四十
　　一千四十一
　　一千四十二
　　一千四十三
　　一千四十四
　　一千四十五
　　一千四十六
　　一千四十七
　　一千四十八
　　一千四十九
　　一千五十
　　一千五十一
　　一千五十二
　　一千五十三
　　一千五十四
　　一千五十五
　　一千五十六
　　一千五十七
　　一千五十八
　　一千五十九
　　一千六十
　　一千六十一
　　一千六十二
　　一千六十三
　　一千六十四
　　一千六十五
　　一千六十六
　　一千六十七
　　一千六十八
　　一千六十九
　　一千七十
　　一千七十一
　　一千七十二
　　一千七十三
　　一千七十四
　　一千七十五
　　一千七十六
　　一千七十七
　　一千七十八
　　一千七十九
　　一千八十
　　一千八十一
　　一千八十二
　　一千八十三
　　一千八十四
　　一千八十五
　　一千八十六
　　一千八十七
　　一千八十八
　　一千八十九
　　一千九十
　　一千九十一
　　一千九十二
　　一千九十三
　　一千九十四
　　一千九十五
　　一千九十六
　　一千九十七
　　一千九十八
　　一千九十九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一
　　一千一百二
　　一千一百三
　　一千一百四
　　一千一百五
　　一千一百六
　　一千一百七
　　一千一百八
　　一千一百九
　　一千一百十
　　一千一百十一
　　一千一百十二
　　一千一百十三
　　一千一百十四
　　一千一百十五
　　一千一百十六
　　一千一百十七
　　一千一百十八
　　一千一百十九
　　一千一百二十
　　一千一百二十一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一千一百二十三
　　一千一百二十四
　　一千一百二十五
　　一千一百二十六
　　一千一百二十七
　　一千一百二十八
　　一千一百二十九
　　一千一百三十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三十二
　　一千一百三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四
　　一千一百三十五
　　一千一百三十六
　　一千一百三十七
　　一千一百三十八
　　一千一百三十九
　　一千一百四十
　　一千一百四十一
　　一千一百四十二
　　一千一百四十三
　　一千一百四十四
　　一千一百四十五
　　一千一百四十六
　　一千一百四十七
　　一千一百四十八
　　一千一百四十九
　　一千一百五十
　　一千一百五十一
　　一千一百五十二
　　一千一百五十三
　　一千一百五十四
　　一千一百五十五
　　一千一百五十六
　　一千一百五十七
　　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千一百五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
　　一千一百六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一千一百六十三
　　一千一百六十四
　　一千一百六十五
　　一千一百六十六
　　一千一百六十七
　　一千一百六十八
　　一千一百六十九
　　一千一百七十
　　一千一百七十一
　　一千一百七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千一百七十四
　　一千一百七十五
　　一千一百七十六
　　一千一百七十七
　　一千一百七十八
　　一千一百七十九
　　一千一百八十
　　一千一百八十一
　　一千一百八十二
　　一千一百八十三
　　一千一百八十四
　　一千一百八十五
　　一千一百八十六
　　一千一百八十七
　　一千一百八十八
　　一千一百八十九
　　一千一百九十
　　一千一百九十一
　　一千一百九十二
　　一千一百九十三
　　一千一百九十四
　　一千一百九十五
　　一千一百九十六
　　一千一百九十七
　　一千一百九十八
　　一千一百九十九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一
　　一千二百二
　　一千二百三
　　一千二百四
　　一千二百五
　　一千二百六
　　一千二百七
　　一千二百八
　　一千二百九
　　一千二百十
　　一千二百十一
　　一千二百十二
　　一千二百十三
　　一千二百十四
　　一千二百十五
　　一千二百十六
　　一千二百十七
　　一千二百十八
　　一千二百十九
　　一千二百二十
　　一千二百二十一
　　一千二百二十二
　　一千二百二十三
　　一千二百二十四
　　一千二百二十五
　　一千二百二十六
　　一千二百二十七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千二百二十九
　　一千二百三十
　　一千二百三十一
　　一千二百三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三
　　一千二百三十四
　　一千二百三十五
　　一千二百三十六
　　一千二百三十七
　　一千二百三十八
　　一千二百三十九
　　一千二百四十
　　一千二百四十一
　　一千二百四十二
　　一千二百四十三
　　一千二百四十四
　　一千二百四十五
　　一千二百四十六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千二百四十八
　　一千二百四十九
　　一千二百五十
　　一千二百五十一
　　一千二百五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三
　　一千二百五十四
　　一千二百五十五
　　一千二百五十六
　　一千二百五十七
　　一千二百五十八
　　一千二百五十九
　　一千二百六十
　　一千二百六十一
　　一千二百六十二
　　一千二百六十三
　　一千二百六十四
　　一千二百六十五
　　一千二百六十六
　　一千二百六十七
　　一千二百六十八
　　一千二百六十九
　　一千二百七十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千二百七十二
　　一千二百七十三
　　一千二百七十四
　　一千二百七十五
　　一千二百七十六
　　一千二百七十七
　　一千二百七十八
　　一千二百七十九
　　一千二百八十
　　一千二百八十一
　　一千二百八十二
　　一千二百八十三
　　一千二百八十四
　　一千二百八十五
　　一千二百八十六
　　一千二百八十七
　　一千二百八十八
　　一千二百八十九
　　一千二百九十
　　一千二百九十一
　　一千二百九十二
　　一千二百九十三
　　一千二百九十四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千二百九十六
　　一千二百九十七
　　一千二百九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九
　　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一
　　一千三百二
　　一千三百三
　　一千三百四
　　一千三百五
　　一千三百六
　　一千三百七
　　一千三百八
　　一千三百九
　　一千三百十
　　一千三百十一
　　一千三百十二
　　一千三百十三
　　一千三百十四
　　一千三百十五
　　一千三百十六
　　一千三百十七
　　一千三百十八
　　一千三百十九
　　一千三百二十
　　一千三百二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二
　　一千三百二十三
　　一千三百二十四
　　一千三百二十五
　　一千三百二十六
　　一千三百二十七
　　一千三百二十八
　　一千三百二十九
　　一千三百三十
　　一千三百三十一
　　一千三百三十二
　　一千三百三十三
　　一千三百三十四
　　一千三百三十五
　　一千三百三十六
　　一千三百三十七
　　一千三百三十八
　　一千三百三十九
　　一千三百四十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四十二
　　一千三百四十三
　　一千三百四十四
　　一千三百四十五
　　一千三百四十六
　　一千三百四十七
　　一千三百四十八
　　一千三百四十九
　　一千三百五十
　　一千三百五十一
　　一千三百五十二
　　一千三百五十三
　　一千三百五十四
　　一千三百五十五
　　一千三百五十六
　　一千三百五十七
　　一千三百五十八
　　一千三百五十九
　　一千三百六十
　　一千三百六十一
　　一千三百六十二
　　一千三百六十三
　　一千三百六十四
　　一千三百六十五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千三百六十七
　　一千三百六十八
　　一千三百六十九
　　一千三百七十
　　一千三百七十一
　　一千三百七十二
　　一千三百七十三
　　一千三百七十四
　　一千三百七十五
　　一千三百七十六
　　一千三百七十七
　　一千三百七十八
　　一千三百七十九
　　一千三百八十
　　一千三百八十一
　　一千三百八十二
　　一千三百八十三
　　一千三百八十四
　　一千三百八十五
　　一千三百八十六
　　一千三百八十七
　　一千三百八十八
　　一千三百八十九
　　一千三百九十
　　一千三百九十一
　　一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三百九十三
　　一千三百九十四
　　一千三百九十五
　　一千三百九十六
　　一千三百九十七
　　一千三百九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九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一
　　一千四百二
　　一千四百三
　　一千四百四
　　一千四百五
　　一千四百六
　　一千四百七
　　一千四百八
　　一千四百九
　　一千四百十
　　一千四百十一
　　一千四百十二
　　一千四百十三
　　一千四百十四
　　一千四百十五
　　一千四百十六
　　一千四百十七
　　一千四百十八
　　一千四百十九
　　一千四百二十
　　一千四百二十一
　　一千四百二十二
　　一千四百二十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一千四百二十五
　　一千四百二十六
　　一千四百二十七
　　一千四百二十八
　　一千四百二十九
　　一千四百三十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一千四百三十二
　　一千四百三十三
　　一千四百三十四
　　一千四百三十五
　　一千四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七
　　一千四百三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九
　　一千四百四十
　　一千四百四十一
　　一千四百四十二
　　一千四百四十三
　　一千四百四十四
　　一千四百四十五
　　一千四百四十六
　　一千四百四十七
　　一千四百四十八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一千四百五十
　　一千四百五十一
　　一千四百五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三
　　一千四百五十四
　　一千四百五十五
　　一千四百五十六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一千四百五十九
　　一千四百六十
　　一千四百六十一
　　一千四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六十三
　　一千四百六十四
　　一千四百六十五
　　一千四百六十六
　　一千四百六十七
　　一千四百六十八
　　一千四百六十九
　　一千四百七十
　　一千四百七十一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一千四百七十三
　　一千四百七十四
　　一千四百七十五
　　一千四百七十六
　　一千四百七十七
　　一千四百七十八
　　一千四百七十九
　　一千四百八十
　　一千四百八十一
　　一千四百八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三
　　一千四百八十四
　　一千四百八十五
　　一千四百八十六
　　一千四百八十七
　　一千四百八十八
　　一千四百八十九
　　一千四百九十
　　一千四百九十一
　　一千四百九十二
　　一千四百九十三
　　一千四百九十四
　　一千四百九十五
　　一千四百九十六
　　一千四百九十七
　　一千四百九十八
　　一千四百九十九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一
　　一千五百二
　　一千五百三
　　一千五百四
　　一千五百五
　　一千五百六
　　一千五百七
　　一千五百八
　　一千五百九
　　一千五百十
　　一千五百十一
　　一千五百十二
　　一千五百十三
　　一千五百十四
　　一千五百十五
　　一千五百十六
　　一千五百十七
　　一千五百十八
　　一千五百十九
　　一千五百二十
　　一千五百二十一
　　一千五百二十二
　　一千五百二十三
　　一千五百二十四
　　一千五百二十五
　　一千五百二十六
　　一千五百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一千五百二十九
　　一千五百三十
　　一千五百三十一
　　一千五百三十二
　　一千五百三十三
　　一千五百三十四
　　一千五百三十五
　　一千五百三十六
　　一千五百三十七
　　一千五百三十八
　　一千五百三十九
　　一千五百四十
　　一千五百四十一
　　一千五百四十二
　　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千五百四十四
　　一千五百四十五
　　一千五百四十六
　　一千五百四十七
　　一千五百四十八
　　一千五百四十九
　　一千五百五十
　　一千五百五十一
　　一千五百五十二
　　一千五百五十三
　　一千五百五十四
　　一千五百五十五
　　一千五百五十六
　　一千五百五十七
　　一千五百五十八
　　一千五百五十九
　　一千五百六十
　　一千五百六十一
　　一千五百六十二
　　一千五百六十三
　　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千五百六十五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五百六十七
　　一千五百六十八
　　一千五百六十九
　　一千五百七十
　　一千五百七十一
　　一千五百七十二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五百七十四
　　一千五百七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七十七
　　一千五百七十八
　　一千五百七十九
　　一千五百八十
　　一千五百八十一
　　一千五百八十二
　　一千五百八十三
　　一千五百八十四
　　一千五百八十五
　　一千五百八十六
　　一千五百八十七
　　一千五百八十八
　　一千五百八十九
　　一千五百九十
　　一千五百九十一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五百九十四
　　一千五百九十五
　　一千五百九十六
　　一千五百九十七
　　一千五百九十八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一
　　一千六百二
　　一千六百三
　　一千六百四
　　一千六百五
　　一千六百六
　　一千六百七
　　一千六百八
　　一千六百九
　　一千六百十
　　一千六百十一
　　一千六百十二
　　一千六百十三
　　一千六百十四
　　一千六百十五
　　一千六百十六
　　一千六百十七
　　一千六百十八
　　一千六百十九
　　一千六百二十
　　一千六百二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二
　　一千六百二十三
　　一千六百二十四
　　一千六百二十五
　　一千六百二十六
　　一千六百二十七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六百二十九
　　一千六百三十
　　一千六百三十一
　　一千六百三十二
　　一千六百三十三
　　一千六百三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五
　　一千六百三十六
　　一千六百三十七
　　一千六百三十八
　　一千六百三十九
　　一千六百四十
　　一千六百四十一
　　一千六百四十二
　　一千六百四十三
　　一千六百四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五
　　一千六百四十六
　　一千六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四十八
　　一千六百四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
　　一千六百五十一
　　一千六百五十二
　　一千六百五十三
　　一千六百五十四
　　一千六百五十五
　　一千六百五十六
　　一千六百五十七
　　一千六百五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九
　　一千六百六十
　　一千六百六十一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四
　　一千六百六十五
　　一千六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六十七
　　一千六百六十八
　　一千六百六十九
　　一千六百七十
　　一千六百七十一
　　一千六百七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七十四
　　一千六百七十五
　　一千六百七十六
　　一千六百七十七
　　一千六百七十八
　　一千六百七十九
　　一千六百八十
　　一千六百八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二
　　一千六百八十三
　　一千六百八十四
　　一千六百八十五
　　一千六百八十六
　　一千六百八十七
　　一千六百八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九
　　一千六百九十
　　一千六百九十一
　　一千六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九十四
　　一千六百九十五
　　一千六百九十六
　　一千六百九十七
　　一千六百九十八
　　一千六百九十九
　　一千七百
　　一千七百一
　　一千七百二
　　一千七百三
　　一千七百四
　　一千七百五
　　一千七百六
　　一千七百七
　　一千七百八
　　一千七百九
　　一千七百十
　　一千七百十一
　　一千七百十二
　　一千七百十三
　　一千七百十四
　　一千七百十五
　　一千七百十六
　　一千七百十七
　　一千七百十八
　　一千七百十九
　　一千七百二十
　　一千七百二十一
　　一千七百二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三
　　一千七百二十四
　　一千七百二十五
　　一千七百二十六
　　一千七百二十七
　　一千七百二十八
　　一千七百二十九
　　一千七百三十
　　一千七百三十一
　　一千七百三十二
　　一千七百三十三
　　一千七百三十四
　　一千七百三十五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一千七百三十七
　　一千七百三十八
　　一千七百三十九
　　一千七百四十
　　一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七百四十二
　　一千七百四十三
　　一千七百四十四
　　一千七百四十五
　　一千七百四十六
　　一千七百四十七
　　一千七百四十八
　　一千七百四十九
　　一千七百五十
　　一千七百五十一
　　一千七百五十二
　　一千七百五十三
　　一千七百五十四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七百五十六
　　一千七百五十七
　　一千七百五十八
　　一千七百五十九
　　一千七百六十
　　一千七百六十一
　　一千七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六十三
　　一千七百六十四
　　一千七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六
　　一千七百六十七
　　一千七百六十八
　　一千七百六十九
　　一千七百七十
　　一千七百七十一
　　一千七百七十二
　　一千七百七十三
　　一千七百七十四
　　一千七百七十五
　　一千七百七十六
　　一千七百七十七
　　一千七百七十八
　　一千七百七十九
　　一千七百八十
　　一千七百八十一
　　一千七百八十二
　　一千七百八十三
　　一千七百八十四
　　一千七百八十五
　　一千七百八十六
　　一千七百八十七
　　一千七百八十八
　　一千七百八十九
　　一千七百九十
　　一千七百九十一
　　一千七百九十二
　　一千七百九十三
　　一千七百九十四
　　一千七百九十五
　　一千七百九十六
　　一千七百九十七
　　一千七百九十八
　　一千七百九十九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一
　　一千八百二
　　一千八百三
　　一千八百四
　　一千八百五
　　一千八百六
　　一千八百七
　　一千八百八
　　一千八百九
　　一千八百十
　　一千八百十一
　　一千八百十二
　　一千八百十三
　　一千八百十四
　　一千八百十五
　　一千八百十六
　　一千八百十七
　　一千八百十八
　　一千八百十九
　　一千八百二十
　　一千八百二十一
　　一千八百二十二
　　一千八百二十三
　　一千

臣才不逮人學未聞道逢 聖代恭膺賢科受
恩兩朝躋位四品職甚清而每慚於寅直祿逾厚而
無補於涓埃矧年力之向衰兼肺腸之有疾誠合退
藏於空谷豈容久混乎
後如蒙乞
勅吏部放臣致仕回還原籍俾全拙守以謝素餐則
自始至終莫非 天地生成之賜矣
災異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一年時任內承史部
臣以駑劣待罪南銓側閱數月以來風霾屢作於
京師荒旱遠連於陝洛

大之臣咸懷憂懼臣夙夜寧者竊以災異之來實由庶政庶政庶
惟百官皆得其人然後政理日修災異可弭有如臣
者才猷短淺學識迂疎當此多事之秋曾無一毫之
益理當求退以讓賢能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 特賜命允俾才不才各當其分
庶有益於修政之實而臣亦獲免乎妨賢病國
之譏不勝區區至願
乞歸省疏 正德十二年冬時任南京吏部侍郎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正德五年蒙
恩命論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感激
自後兩蒙 簡拔以至今職恪守官次于今七年
臣有父用俊在堂先蒙
聖恩以臣弟欽忠出納 命令徵勞封通政使司
左通政今年八十有一歲矣臣久違定省晨夕興思
而臣父老境彌侵亦復念臣子不置伏觀 國朝著
令京官供職及六年者其親在例許歸省近時臣僚
有援例 上請者每荷 矜從臣雖庸愚而

義臣舉家忻戴何有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再陳情悃乞休疏 正德十四年秋
臣先以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疾病交侵不能赴部
具奏陳乞休致奉
聖旨羅欽順準行老成著照舊用心辦事不准所辭
吏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為缺官事會官推舉具題
節該欽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近日連得容恕
一二恭行捧讀訖因伏以恩期月之間兩蒙
恩命諭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感激

之至慚懼交深分當力疾赴京委身供職庶勉策於駑鈍期少答於 鴻恩欲求終遂便安固臣之所不敢也惟是銓衡所寄咨佐必須得人臣以多病之軀無能之質南銓事簡猶覺弗勝幸滿三年因乞休致今來求退獲進去簡即繁病既有妨才復難強坐聖上知人之明損其何以追贖哉是以心雖切於報

清朝序位之美而臣之罪悔章申前所乞仰惟

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伏 恩慮不忘予審已深惟疲癃弗稱高明用敢再具封

聖 赦臣煩瀆之誅 察臣衰朽之跡 容臣辭免今來所改官職 准令致仕以養無能則朝廷之舉措得宜而還臣之進退皆 寵光之所被也臣無任祈

白陳乞休疏 正德十六年四月時任吏部右侍郎

臣見年五十七歲由弘治六年進士除翰林院編修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南京太常寺少卿南京吏部右侍郎改除今職叨享祿位垂三十年徒懷祗慎之心竟乏涓埃之效嘗乞休而未遂每內省以知慚茲者恭遇 景運重新

聖慈俯賜閔念　賜祭與葬有司承　命奉行
惟謹祭禮既以時舉壙塋工亦完備　榮光焜耀
重映窮臣舉家存沒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臣
於襄事之後門閭趨造于　朝石拜稽　謝不
期舊疾舉發下血不止展轉牀席自春涉秋耗損過
多氣力全乏至今動止艱難欲進不能若更稽遲愈
增罪戾臣誠惶誠懼謹具　謝
赴京代行祇　謝　天聖俯燭下情
感仰　新　闕廷神爽飛
越仰　新　闕廷神爽飛

辭免禮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三月

皇考先生存稿　卷之十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
通內開為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
舉具題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查官去催取着上
敢忘國報惟是審已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
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間隨時損益自不
能無為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適當
良未易言況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累千百計自非
強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至愚然自知頗
明不敢有隱至所學僅通章句其於大道初未有
聞持此以居禮部將何以為哉況承
乏之本加以賦稟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十有三而精力覺已全乏視昏
聽重心思短淺以此奉行二百三千之禮恐怠忘之患
其能免乎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閒
辭免吏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六月
命以還慚懼交集伏惟
聖明垂照察臣悃悾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
天語許由衷無敢矯飾伏望
聖明垂照察臣悃悾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
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　朝廷之舉措惟允
而愚臣之分義亦粗安矣臣不勝懇懇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六月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查官去催取着上

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欽遵施行

寵命再新慚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力憊勢難勉強今復蒙 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讓於頻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高下之稱重幽明之鑒別其責皆歸於吏部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 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大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

妨雖未僚且當辭避況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 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干 天聽伏乞 聖明垂照諒臣之果不能特勅吏部收回 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別選賢哲以掌銓衡則庶績有其凝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苟全於晚節誠仰賴於 洪鈞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 恩疏

聖壽於億萬斯年此則愚臣悾悾一飯不忘之義也
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願
陛下靜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
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高盛治於
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之幸
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傳二首 題跋四首 銘三首 贊十八首

大卿徐公傳

公名貢字廣賢姓徐氏泰和水南大原里人也其先自萬安阜口來遷曾祖諱應麟祖諱以忠父諱孟朗先世繼為區賦長至其父始得代乃別築車溪之上篤敬諸子公與伯兄川季弟處俱有異質相與共學交相切磨學成相次領鄉書成化甲辰公遂登進士第明年例與告寧親俄遭內艱弘治戊申服闋還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署車駕員外郎丁

巳陞郎中還掌職方會 詔舉賢才南大司馬張公悅少司馬張公敷華同以公名上遂陞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公為人端厚讜約而嚴於自守遇事務參酌情法之中弗苛弗縱在兵部嘗建言職掌五事俱得 旨報可其處置公差船雙桅撫存犯罪夫役人尤便之初至福建有豪民冒種海田招致徒黨以數千計鎮巡疑所處撥三司集議莫敢堅決公曰吾嘗察之稼事十六七成矣急之必致變宜俟其穫懲其人而申嚴其禁自可無虞衆遂以其事屬公事卒賴公而定閩之鄉士累建請蠲僧田部符下藩司查處

公時兼管四道旣考見其都數察諸議者意皆主於奉行公獨以爲田之在僧糧差無幸免者今欲變責時泉則其間虛糧萬數無所於征且賣入勢家則優免者必多差將誰任況諸大寺僧徒仰容各不下千人一旦奪其所資以生者其能安坐以待斃乎此其不可明甚以報戶部雖駁令再處竟亦不果行也建寧大水壞及城門公董工修築城中舊有流泉一遁久堙弗通屬頻歲火災且科目之繼諛者皆謂泉壅致然求通屢矣然泉之入出干涉城垣用此率難其事至是公慨然曰事機之會其在今日乎遂疏導之以其

壅塞之故而士果興災頻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南詔地鄰廣東流賊嘗入之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戶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策爲長議未行而賊復入至以巡捕官去公即時督屬兵上擒獲其首惡及黨與二百餘人遂舉行其初議城旣展公廨營房以次就緒居人始有寧宇其地嘗封閉銀坑一所郎令守禦官軍以時巡邏而罷遣其客兵歲省口糧幾二百石福清縣庫被劫盜不時獲邏者計誘二人許以自首免罪乃妄引平民八十餘人公廉知非真緩其獄已而竟得真盜八十人者皆賴以免患安丙洲兩鹽場鹽苦而黑商中殊少例許折納銀米場丁仍賠鹽貨貴時泉州一衛以犯禁當戍邊遠者二十人公不謂然一日以問泉司犯鹽禁者何處或答曰有倒二千斤以上邊遠充軍公曰例首不有越境二字乎在坐皆默然有慚色自此問遠戍者鮮矣福清舊額魚課七千石比年所入纔及四千公究知魚戶舊則船八百料者納糧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餘以是爲差歷年多舊戶日消而新戶日長弗爲更正統戊辰嘉靖丙戌年各徵其平以補舊額舊額頻復而其民一無怨言佐明溝渠十年政蹟甚懋

爲巡按御史所旌正德己卯春陞河南右參政事方已而士果興災頻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南詔地鄰廣東流賊嘗入之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戶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策爲長焉等鄉會公久病未痊先已馳疏乞休致辭甚懇遂得請而歸公平生謹於事親喪有禮旣仕獲再贈其父南京兵部員外郎卒正德己卯春陞河南右參政事有于藩府者據理平處人皆悅服其年冬陞遼東苑休老于家歲時輒躬詣先塋展省增壞屏翳祠堂啟則重建之待子姪及宗族姻黨皆有恩意然隨事警飭亦不以姑息爲愛也去縣城止隔一水非公事未嘗入士君子左高仰之公生正統戊辰嘉靖丙戌年七十有九矣深惟始終常理乃相地於天柱岡尖峯

之下築壽藏焉既成以銘見屬余嘗執筆史館粗聞書法有如公為人為政皆卓然有可稱述謂宜立傳以傳久遠乃據留杜陽所錄事狀參以平日所知為次第書之公也公原配劉氏繼周氏贈封皆宜人四子郜援例冠帶郜郿俱邑庠生而郜前卒

論曰先吏侍公方嚴少許可仕官南雍最敬與公厚善余以此獲從公遊公嘗與余談經理致精確粲然如指諸掌余心服焉其學之所得者深宜乎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學乎

太常典簿楊伯川傳

伯川諱增常州武進人其先相傳出漢太尉震居武進者六世矣由錢塘再徙前黃至今同居其諸父宗範宗謙宗源諸兄伯和相繼登科為仕族父浦號蒲軒母胡氏太保忠安公姪女伯川自幼機警言動皆有畛域稍長治毛詩補郡庠生俄以例升太學累試鄉科不偶父之始拜龍虎衛經歷三載考最賜勅有幹濟操持之褒而贈其父以其官贈其母為孺人妻陸氏封亦孺人無何擢南京太常典簿伯川累符卿之子坦次許嫁成國公叔子鳳餘尚幼伯川既卒其表兄周時鳴嘗過余道其平生而悲之且曰先

以故其同事及其下人多嚴憚之初逋瑾當併龍虎衛衛以廕其君及伯川得官龍虎遂能節縮俸資創造如式太常之舉益與能也在太常河東張公苟為卿余為少卿才伯川事常倚之以集伯川亦欲伸其志於知己時論常佩佩一日爭事過激忤張公余力解之退復以伯川言所以處之宜伯川亦悟事良已然頗藉藉外傳會考察例行言者因以此疵伯川竟部擬從外調時伯川滿考去過家聞而嘆口吾不能復仕矣即上疏乞休 詔許以本官致仕知者皆惜其用之未竟也伯川性孝友待其異母弟伯

宜知伯川者恐不為之
[illegible]後具事狀以歸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撫
其實為之傳校其子俾傳
[illegible]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
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已柔
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
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銳然不長
途方騁而忽焉中蹶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
詳耶然視夫世之便辭側媚韋澳恣肆於汙穢之
處以求尺寸之伸慊不知廉恥二字為何物者其為
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illegible]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寄執侍從文學之臣凡
七十二人人一首試閱子祭酒晁清敏公預焉逐屬
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
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
[illegible]
[illegible]世孫封春
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
[illegible]公初得板本
於葉文莊公槃藏惟謹封君
[illegible]
[illegible]本閣刻梓以
傳令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蒞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
閩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石皆

收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
[illegible]後具事狀以歸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撫
其實為之傳校其子俾傳
[illegible]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
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已柔
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
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銳然不長
途方騁而忽焉中蹶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
詳耶然視夫世之便辭側媚韋澳恣肆於汙穢之
處以求尺寸之伸慊不知廉恥二字為何物者其為
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illegible]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學詩作者皆當時寄執侍從文學之臣凡
七十二人人一首試閱子祭酒晁清敏公預焉逐屬
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
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
[illegible]
[illegible]世孫封春
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
[illegible]公初得板本
於葉文莊公槃藏惟謹封君
[illegible]
[illegible]本閣刻梓以
傳令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蒞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
閩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石皆

收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
[illegible]後具事狀以歸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撫
其實為之傳校其子俾傳
[illegible]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
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已柔
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
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銳然不長
途方騁而忽焉中蹶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
詳耶然視夫世之便辭側媚韋澳恣肆於汙穢之
處以求尺寸之伸慊不知廉恥二字為何物者其為
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illegible]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學詩作者皆當時寄執侍從文學之臣凡
七十二人人一首試閱子祭酒晁清敏公預焉逐屬
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
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
[illegible]
[illegible]世孫封春
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
[illegible]公初得板本
於葉文莊公槃藏惟謹封君
[illegible]
[illegible]本閣刻梓以
傳令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蒞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
閩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石皆

收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
[illegible]後具事狀以歸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撫
其實為之傳校其子俾傳
[illegible]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
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已柔
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
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銳然不長
途方騁而忽焉中蹶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
詳耶然視夫世之便辭側媚韋澳恣肆於汙穢之
處以求尺寸之伸慊不知廉恥二字為何物者其為
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illegible]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學詩作者皆當時寄執侍從文學之臣凡
七十二人人一首試閱子祭酒晁清敏公預焉逐屬
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
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
[illegible]
[illegible]世孫封春
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
[illegible]公初得板本
於葉文莊公槃藏惟謹封君
[illegible]
[illegible]本閣刻梓以
傳令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蒞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
閩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石皆

上下數百年間劉氏文獻之盛粲然畢具前輝後映可敬可仰錄中有先德錄序數首余三復焉因此錄之所本乎經笈閟哉其可謂善述也已錄凡十有八卷字皆端楷二尾無一筆少縱非用心之精專者不能經助陽 校從學行淳篤寶藏此錄及東原遺文比之天球河圖然非其人未嘗輕出劉氏子孫之多賢於此亦可見矣夫為人後嗣者誠篤念其先世之美所以圖惟紹述必將無所不用其至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將不於劉氏見之乎余魯且病弗能序其辭庸書此于末簡以俟

跋王宜石所藏蘭亭序刻本

右蘭亭序石刻一通元襄城楊伯謙先生以貽吾邑王竹亭先生者竹亭自誌所得年月於卷首凡十九字其字細如蠅頭點畫僅可分而一筆不苟前輩蓄德之厚於此見之二先生以文字道義交聞其當時往還書尺甚富今獨存此帖竹亭六世孫曰右好古嗜學服膺先德奉藏惟謹益自至正甲申今已百六十餘年又可以見君子之澤矣欽順竊喜獲寫目焉故書于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劉文懿公享堂鍾銘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庚子 詔建故南京工部尚書安成劉公宣賚政大夫配淑人王氏為夫人十三

年　月甲子復　賜公謚文懿贈以公季子刑部
署員外郎秉監考績　恩謚從公嗣子南京工部
員外郎秉常請也　命下中外之論翕然公初繼
其父補伍廬龍景泰庚午發解京闈第一明年登進
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擢編修遂削戎籍累官尚書
以卒　勅葬廬陵縣南塘之原今二十八年矣墳
前既循例建享堂至是始備鐘鼓鑪鉼以嚴晨夕之
奉範金有日秉常與其弟秉監謀曰贈謚　重典
也鐘重器也宜有銘遂以幣來請欽順嘉其合禮敬
諾為銘時則秉常已進郎中矣銘曰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于千萬里爵著詞華
深含德義用罔不宜媚于　天子勞殫若工皇慮
宅揆多士如林永慽遺軌營葬南塘特厪　勅占
夫人來祔並從先妣露栢霜松倏踰二紀　恩典
載頒公則有子惟子克孝克感　寢廟惟　皇
仁聖惟舊德是崇穹階以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冊於
穆清風享堂作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克冶
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　休命以震于無窮惠惟
世篤厥以實洪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友人張君生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
事於斯而略知其說矣為之銘曰
有貴於已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惡無不通苟惟勿思
狥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始遠嘉我良友忠信為基
反觀內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
有動斯獲宵梁非旨文繡非華實茲天爵其貴曷加
箕箒軻書訓詞炳若要匪徒聞斯為善學一心既立
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贊日新

留福堂銘　為都御史張公大經作

於惟令族累葉潛藏畜久而發式宏以光大參揆出
王贊金相學優則仕力敏才長及民有惠教政有方
存心制行罔政不臧豈伊身計求福皇皇篤留于後
爰以名堂賢孫繼起一鶚高翔三紀在服勤勵自強
官長御史望尊嚴廊歸承　優詔樂且無殃矧多
才子克紹書香雲窗健翮千里頡頏宣水瀰瀾宦山
蒼蒼茲堂信宜名以實彰有蕃來裔惟德之行祇循
祖訓永祚其昌

戶部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

雄姿山立雅度春融氣剛而志正學富而才充歌鹿
鳴而發迹標虎榜而釐庸肅衣冠於青瑣司獻納於

九重侃侃乎注時之論優優乎補過之功凜凜乎忘
身之節惓惓乎致
至性黽勉乎徵
為已促官　七品而流聞則無窮其浩然之在天地
間者苟非江湖之澗澤寧不助鼓舞於雷風也邪
　甬從叔父舉庭先生像贊
學足以為童子師而持身亦謹才可以為百夫特而
見義必趨足跡江湖惟致勤父母之養襟懷風月留
不忘詩酒之娛繼承有子克廣令圖方怡頌於松菊
遠畢景於桑榆噫彼其影響諸天者吾莫如之何已然

考其平生之靡憑豈不可以占其餘慶之有孚也邪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有序
此上模曾氏新廳一房五世圖也一世諱以浩號浩
溪二世諱楚芳號芳林實新廳祖而圖始浩溪
者本其所自出也芳林三子季良季高季倫良號良
心二子士通士鑑高號高峰一子士敦倫號倫窓三
子士寶士舉士珍六士之行惟士敦甫最後餘如所
書之次焉第五世頗衆圖不能盡載載者僅三人首
曰之儀良心孫也次曰之相倫窓孫也又次曰之雅
高峰孫也於戲可謂盛矣蓋觀於此而其世德可徵

　秀溪張氏五世圖贊
於惟華胄迨我西昌百年五世世矣重光翼翼徵君
抱才弗試比于智玄多有名位一經啟後雙桂題坊
儒即宮教太守侍郎貴或以孫九卿足賭仕或以醫

訓科是稱紆青曳紫騰茂蜚英迄而益信死者猶生
乃眷茲圖孝孫所作凡十四人貌皆儼若徵君有子
亦謝徵書孝孫有父亦安隱居隱顯雖殊休明有自
行誼藝能文章政事隆隆家棟實質國楨惟善之積
而慶以宏彼積弗怛騏榮遹落曾是朽株可施丹雘
休哉張氏源遠流長遺容濂濟生氣洋洋張氏休哉
其傳無已勗尔後賢式遵前軌

　自贊有小序
余近得良工為寫家慶圖并寫此像日月逾邁不覺
四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愧乎

斯言因書數語以自勵時乙酉南京國子司業已得請將奉老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溫習舊聞庶幾乎少有進爾

弘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菴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群行年曰十爰始有聞厥聞伊何聖人可學普崇不聞泛焉靡覺今其覺矣洞瞻聖心川流山峙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曰惟敬耳敬非有物要在本忘存久斯熟而外以方頹安屢空曾事王霸坐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何慮何猜此生雖得尚幼厥哉

劉咸彥行樂像贊

高樹凝丹秋江如練寄嘯散於扁舟挾童奴以為伴有酒有魚有琴有劒或泝或沿從吾所便遠而望之疑若晉宋間人即而觀之始知為劉氏子咸彥也惟乃克家之敏既經營以致其豐是宜幹蠱之餘暫遊衍以忘其倦聊彼芳洲雲移物變幸清流之可挽復何有於他美

碭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道孔門之問學而文不偶於主司擬漢相之風儀而官僅止於司訓每致嚴於行之修初不計其屋之潤貌不揚其論辯之雄殆澜翻而海湧其文詞之健乃鳳起而蛟騰茂天倫之篤敘鶺和氣之薰蒸安窮廬之假仰謝軺室之趨承向令見用於當時得以發舒其幸蘊心志既光明而不疫事功宜磊落而可稱豈意天年之早盡空期甲第之高登載瞻遺像邈矣良朋奉揚惟允永世足徵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贊

德性端方天資韻異文學風成科名晚遂式膺一命之榮昭受百里之寄時當多事政尤謹方廢興歲且荐饑心克[illegible]益明哲固昇以保身矧賢郎復優於繼志仰令聞之猶新春遺容之孔睟爰槩述其平生用永垂於後嗣

南平大尹郭君本寬像贊

和厚之氣凹之可親篤實之光近而彌著風窮家學之源推擅文場之譽科名甲乙弓無怨於所司宦轍東西乃一安於所遇妙甄陶於芹泮教以有成勤撫

字於花封政惟多恕年未及而遽歸身既閑而日豫庶定危卿載培可意之芝蘭白石清泉時攄逸韻總塵襟而畢濾雖述贊之非工亦見聞之有據也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贊

貌魁梧而心則小文閣放而行則恭本自賢父兄溯高之素加之明師友切磋之功多見多聞額高科之不偶有民有社寧俗吏之為同服勤茹潔行簡持公嘉績連牧於兩邑賢名遂達於

九重監州是擢恩獎斯隆雅望方諧於展驥遐心俄附於寞鴻松菊秋高已覺清風之可邇山林歲晚尚觀諸福之來崇

楊母貞節梁孺人像贊

盛年寡處執志惟堅　令有旌門曾弗少延持其完節以報所天相從地下無愧生前若乃勤以代終誠慊其家之業慈而能教風成其子之賢奉尊章而行之可傳者也寫取春秋之義式昭厥化之先

繁昌司訓松澗李先生像贊

其貌清癯其中則腴有才有識有詩有書篤家庭之孝友端後學之規模飫甲經而不倦安介更通而非迂

三世儒官名擅水傳之實八旬壽考福無揮霍之娛茲所以鄉評歸重清聚孔都而出入遊從之密益莫非君子之徒也

思例征帶西銘魯公象贊

良璞未剖幽蘭自芳言有指於古昔行無戾於綱常廣會群居春風和氣族規家範烈日秋霜出入邁兩京之述猷為增奕葉之光古貌巖巖心田則坦

思波浩蕩象服斯皇既踰八而望九況子肖而孫良寶席每虛於鄉飲旦評尤重於邑庠盤松挺翠籬菊滋黃天之所佑樂且無殃宜鴻松菊之在望慚述贊之

非長庶少申於頌禱詎能盡其仙張也邪

族祖粹然先生遺像贊

氣質凝重德性沉潛居于之友後生所瞻孝友篤於家庭而無懷靡及學問通乎今古而常若未厭其矜褊之及門者類若江皐之植其文章之得意者自比水中之鹽豈堪大受才亦旁蕪謂千里其非遠曾一命之弗屑然而華屋永存乎遺像架書靡隘於殘帙區區之窮通壽夭於先生豈足為嫌

臨清翁像贊有小序

翁曾姓宇民舉余妻兄也宦瀕溪作堂以居扁曰臨清鄉人因以號翁而余實為之記今其子曰淳曰濬後以翁像來贊於余追尋作記時忽忽十一年而長矣茲怡怡於暮景惟懇懇於義方其牧功而食報又豈淺近之可量邪

貌偉氣昌而色惟康陋脫綺紈之習清含蘭桂之芳寤誦前聞惟志之卓步趨周道惟行之莊既旁通乎載籍爰大發於篇章諒逢時之有命肆慷寶而深藏孝感克周於大變友恭仍萃夫多祥譽本家庭而鄉評允協榮膺璽帶而令德彌彰至若襟懷之灑落談吐之鏗鏘接人之易直處事之周詳亦可謂兼有衆長矣茲怡怡於暮景惟懇懇於義方其牧功而食報

祭文三十首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雖然豈無卓爾惟公
先世太守尚書公少而貴晚亦分符而有餘年有祿
有位公視如無溫恭靜退出言舉足循矩應規若艱
不可而有不為三載遐邦令行禁止食之諗之大小
咸喜庶幾黃髮以究厥施天乎何意曾不越旬歸葬
茲山其寧惟久生死交情矣鷄絮酒嗚呼襄哉

祭舅氏龍翁文 正月十九日

嗚呼吾毋兄弟次長惟公孝友直諒古人之風公在
初年讀書幹蠱出取束修入奉慈毋家口數十視猶
一身飲食衣服莫或不均亞卿公殊也有言汝家良睦
彼富彼豪視之有愧曾惟大族禮正吉凶須公裁酌
以適于中公于晚年頗厭紛擾後于前孫朝園暮沼
龍坡春暖杖屨出遊登高眺遠其樂油油老父家居
門墻容適時杜過從談笑移晷吾毋先逝幸公久存
庶同老父頻對清樽將謂昊天俯從斯願孰意今茲
奪公壽算嗚呼哀哉順無似單孱稱哥絕料之捷
耀以大旗建旌南疆特厪杜視日擊清貧口贊心喜

雖無音酒亦暫淹留平安之報別後屢悉頃乞侍親
來歸故里見公康疆欣慰無比茲逢新歲總服在躬
拜公弗克公遽考終嗚呼哀哉考公平生諒無可訾
沒世有楠訂于君子衾襚既備棺斂孔時哀號悲泣
莫匪親知龜筮協從厥良祔于先祖水繞山環有龍有虎
公歸兆域生者徒傷少停風駐歆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潛江先生尹文和公文 同鄉舉

嗚呼學之博矣或短于辭惟公通敏當代攸推文章
事業兩得云稀經濟大略公復有之雄藻偉思清秩
崇資遭逢 憲廟尤被簡知執工為閫官屢外移

卒登黃閣參預政機 王以大國是以照
元良是保朝著是儀 重明繼照彼此一時奉身
而退鄉有家永江山之勝可遊可嬉著述富愈出
愈奇踰八望九一疾不支計音上達 白宁齋洛
謚從 中錫葬則有司公乎奚恤不一 茲顧惟
某等嘗辱提撕山頹梁壞何仰何依 眞有淚
連洏澄江明月悠悠我思嗚呼哀哉

祭黔國公夫人樊氏文

惟靈柔姿懿質毓粹含貞娣前保後不肅而成親則
帝甥芳傳板殿容德既閑蠶繰亦善明敬都尉式謹

相攸莫如黔樂豈兒中州萬里于行上公是配簪纓
胄陳樊殷夙退篤生主誥光紹前聞月行幾望桃實
向蕣音樂在房亦惟靜好曾是委佗而不偕老痛深
骨肉有淚如颿喪車還葬卹典宜膺午首薤薤玉痛
氷閟與此一觴緇紳之誼嗚呼哀哉

祭大司徒吳公憲之文

嗚呼才不虛生名不苟得必有勳勞效于邦國承流
宣化激濁揚清兼資文武濟以忠貞四十年間知公
有幾君子所資小民所倚我
皇勉勉方切圖終人惟求舊公遽罹凶天實生公著

名亦早胡不少延為傅為保嗚呼哀哉烏乎其
弗慭不驚公其無愧高冠初掛二征已成論文尊酒樂
我良朋仲英優游疾綿壽祉曾是哲人七旬而止嗚
呼哀哉盛私銘必揭顯不朽在經卅
旒翩翩行就窀窆爲哀嫔香束帛交游之痛邦
國之恫昭明如在歆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都憲歐陽公子相文

惟公廓質瑰奇抱才卓犖行清近乎中庸處心一於
誠確鄉榜榮登中科繼掇出宰花封春勻萬葉晉陟
烏臺秋高一鶚式膺副憲之選躬提列郡之學既樂
育夫英材亦兼濟乎民瘼方面正是留光簡擢刑以
時清政以時擾尹京府而令聞沛然佐都臺而清風
凜若宜享遐齡永膺高爵胡一疾之倏罹竟彌留而
不作氣之當盡著既還付於山川用之未窮者終虛
委於冥漠此上下之情所以無不盡傷而吾人之淚
於焉為之潸落也冊祚悠揚長江空闊歸葬故山復

為完璞某等好素敦於同鄉禮宜應乎清酌痛方甚而詞莫宣情有加而儀則薄嗚呼哀哉

祭常少劉務教先生文

惟靈天資醇樸心地坦遠為文安之子而篤為之友中舍承　恩光增東閣符臺進秩名著南畿既兼工於詞翰亦克謹於操持遭權姦之亂紀廿餘載而不離陰虺魄既廓物重縻發被清卿之擢厥惟顯相之宜俄嬰末疾乃宿名醫方屢更而藥罔效疏朝上而舟夕移行金緋於清晝覲桑梓於平時小愈之歡僅洽長終之慘遽誰訃音遠微孰不興悲欽惟分聯之有日寧知再見之無期遙陳薄奠以寫我思公乎如在庶克鑒茲嗚呼哀哉

祭故孺曾淑人文

茲者柩已發舟安豈離左右季弟復得告階行北風舟行良便兒子翔不早晚之間家庭無異吾妻魂靈其無恐無懼安歸故鄉以就窀穸一杯奠告尚克鑒知謹告

祭告江湖之神文

大江之神　鄱陽湖之神　章江之神　欽順不幸

喪妻封孺人曾氏又喪介婦張氏茲遣兒子翔扶送二柩由上新河發舟歸于泰和以圖安葬江湖浩渺厥有攸司謹以剛鬣柔毛果殽清酌用伸虔告神其保佑俾人情齊協風波不驚登岸如期副此悃切則存沒皆受明賜謹告

祭封編修陳公文

嗚呼鄉有老成一鄉之望儀刑所在奈何凋喪公以子貴惟德稱之出不苟荐行靡虧命服在躬褒華有煒會訂者英養隆其齒高年盛福以引以增後生小子是仰是承予秋再遷握手南院庶公一來式燕

且行安車未動高計遽聞悲哭點落葉紛紛凡在官曹孰非僚友惻愴同情遣奠杯酒嗚呼哀哉

祭楊淑人陳氏文　月湖先生之配

惟靈德門鍾美婦教時申祇循內則以慎其身清史之支豐城之望爰得所歸其車百兩姑婦孔顯位號斯榮孝隆于始禮奉其終肅肅良人聖賢是企克配無違榮茹而理欽于賓祀惠此宗姻執麻服斬居實猶貧椽木垂陰芝蘭滿室撫愛之勤一如己出云徒愛尤篤教之乃其文行莫可瑕疵携赴鄉科庶幾聯擢劬不少須遽歸冥漠相夫之效錫命已蒙風勤

九膽未覩攀龍鳴呼哀哉欽順等辱在同鄉飫聞德操儀鳳在聆失鳳是悼風帆南訴寓奠一觴慰存悲逝詞短意長嗚呼哀哉

祭叔父守菴府君文

嗚呼惟我叔父一紀而孤我父惟兄是挈是扶是率是從以成厥德是度是諏以脩厥職先祖宦業各父是承居家而理叔父之能惇本鄉方朝耕築讀為所當為惟日不足公私無濟明户以光肆其餘力亦笃詞章鄉閈我平族謀我定克恢群心罔惟忠信帝嘉我父早場歸田荐封四品式介高年鳥序載聯華坡

相映子姓振振莫不承令春風秋月菊棚蘭階從容林酒和樂無涯大孝之榮方為兄喜如何一疾竟頹不起嗚呼痛哉夏勤惕厲靡間初終生平所獲有吉無名以德延謀以孫遠壽考令終方稽亦辱顧惟鄉族重失老成咨嗟悼嘆有識同聲嗚呼哀哉欽順越自成童粗知學習仰賴提撕爰忝科級間從家食興滿竹林遲于官邸亦辱來臨拜別嘉禾壬申之冬夢想音容纔如隔夜思侍長育報乏絲毫遽承訃問惟有悲號欲莫效誠葬莫供役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一簡之奠共敢怠寬衰纏毫素薄達為難嗚呼痛哉

祭王宜學編修文

惟仁與義人道大端有生均景去之寔繁所貴吾儕具知允蹈為臣必忠為子必孝時雖多變我則有常不幸而死其道彌光君世高明詮求諸內一官翰苑再紀論思發揮經義啟迪後人方期偕老歸田林泉觀書鼓琴優游卒歲胡為一疾遽爾淪亡天子明聖彼獨何人構茲禍阱是非榮辱苟快目前有廿之下寔有聖賢旅魂歸來江山滿眼未仁得仁又何怨焉嗚呼哀哉

遷葬顯妣夫人告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辛卯朔越二十六日丙辰孝子欽順等敢昭告于顯妣贈淑人曾氏之墓曰男等卜以明年正月元日奉柩

已父封侍郎府君于四十一都天柱岡之陽牛尸塘之上惟吾顯妣靈常公墓隧卜明日丁巳之吉風啓其堂反奉遺魂合葬于彼庶幾安之地伏惟慮知

祭劉氏女文 甲申五月二十日

行往即永安之地伏惟慮知

父子之愛天下所同而吾愛之所鍾乃若稍偏於汝

者數年不見念之無已忽聞遘疾心甚憂之然以汝孝敬誠莊克修婦道宜為鬼神之所鑒佑冀必臻勿藥之喜以遂歸寧之願也豈期日復日月復月纏綿半載竟至此極遂成千古之長別邪天乎痛哉茶毒盈懷言莫能盡特令汝弟往奠一觴汝其有知歆我至意嗚呼哀哉

劉氏女周年祭文 乙酉五月

汝生在室凡十九年嬪于劉氏其數亦然命既弗長于復短折宗姻之論徒惜其賢昔人有言吉凶不僭令既無徵於汝又安所取信於天耶候再遣於諱日

整春乞言存稿

鸞歲月之易遷貞姿懿質水閟重泉惟見外孫女二人婉孌於吾前而已嗚呼痛哉酒以薦芳詞以達意一氣感通無遠弗至尚饗

馮族高祖樂志府君墓告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正月己卯朔越八日丙戌族孫南京吏部尚書欽順敬謁

族高祖考樂志府君 高祖妣王氏孺人合葬之墓再拜而言曰 府君去世垂八十年德積厥躬慶延于後子孫蕃盛咸篤孝思改厝從宜獲茲吉壤山川盤互永永其安慨想明靈不忘佑啓詩書科第尚克有承瞻仰塋封良深慰感特牲清酌惟以薦誠謹告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 丙戌春

嘉靖更化朝多老成一其心力以迓休明公作春卿百嚴邦禮既飭既周神人具喜心勞身病夢繞南雲里門未入方計還閭嗚呼哀哉學博而醇文清而婉德厚才克識精慮遠賢科首選謙約自持居無妄動進必循資由陟杜坊孰弗余沮竟長詞林孰非吾與經筵陳說靡癢其恭文場校閱灌灌其公乃佐銓曹逾耋八座多事之秋有發無遏驅馳萬里捧而升化成可待奇顧弗增嗚呼哀哉議禮之難古今所病猶幸殘經頗存明證品節有稽民志斯定公之忠勤於斯為盛懋官懋賞 恩則非私病妨朝謁位許輟辭 錫之溫詔春涘肝脾預期平復來覲勿遲公竟不來

皇心孔盡官豈不高用其未極易名孔令 鄒典

哉申光昭青史一代全人欽順無能淑公同榜過賴公消簪資公長星霜屢易乖隔恒多尺書往復不廢琢磨爰及晚年幸同史事筆削方殷去留復異從茲一別再見無期迺風承訃有涕漣洏頃值家艱荒迷失度薄奠寫忱後時為罪嗚呼哀哉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丙戌春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含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并兩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莘莘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曠蕩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卷末易旨其形容而粗能道其大畧者也公之參身則聽歌鹿鳴省方觀吉士襄穀公之歷官則幹林編纂平刑公集司成之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閒之日甘於惟公論之交附建儀於薦章

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亦尤爲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其形容能道其行藏者也藻思雄文忠言讜論折獄惟明諒人靡吝何王金許上遡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本爲付之猶子出入門墻矧多良士誦公宜壽下百爲期云何一旦失此人師欽順初涉仕途公方高卧竟以非才忝爲公佐夕晨惠書枯起惰氣滿紙鱗欣然自賀研窮性命商榷古今何遠何近何淺何深奉違彌久懷仰無任屢憑鴻客貽我好音開計南鈴啞圖遺與家閒驚心弗果如願奄罹大故孤露榮榮迄茲累歲徒抱微誠墓道春風青回宿草羅羅新

祠相題闌楹敬遣頑兒祇薦蘋藻短詞無文中恍是劉鳴呼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 丙戌冬

仰蒙 垂裕克遂詒謀惟此一區舊爲重屋棨未之娶吾 父實考終于斯共年仲冬爰始改作堂寢相次傍翼以樓比及今茲工役方畢永惟吾 母存日已開厥基吾 父晚年復形諸夢時如有待事匪偶然今擬名前堂曰有開中堂曰思永後堂曰拱北式昭夢卜之祥仍寓歲規之意率遵遺訓罔敢自專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用伸虔告 英靈如在惠我無疆

祭劉塚宰文 戊子秋

陰陽造五行交錯萬變不齊其機疇揆求之弗獲惟曰自然莫致而至命也何言子之秀明識于初冠甥館待人良適我願往來二紀匪直情親論文講學所敬日新行已端莊性尤耿介孝交之篤孚于內外徐驅遠到衆所共期云胡中道候與世辭嗚呼哀哉憂讒弗以告微於面貌疾之初萌微覺中燥惟始我晏始克知之有方醫藥則已後時三歲孤兒八旬老母永訣丁寧載其哉苦手書嗚我一札十行披讀未竟

淚下浪浪嗚呼哀哉玄室既營靈輀既飭視窆未由重我心惻平生所學觀象玩辭死生修短亦復何疑送往撫存哀兄一體慰予無已嗚呼哀哉

有酒盈觴靈兮不昧來格來歆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戊子冬 兄弟同舉

惟公才周萬務學本一心氣蓋古今量包湖海紹斯文之墜緒躋斯世於平康當其惟衆所同期誠亦公之自任遭逢昌運服在大僚時望之方隆胡仙遊之遽爾固有光於建立曾未究夫經綸偉矣希文天章遠邇勞哉諸葛渭川婁凉愚也弟兄夙欽風義交游

以世氣味攸同宦邸論文不在盈尊之酒歸途講學猶存隔歲之書約信頻申盡傷何已素悼伊邇薄奠斯陳有烟精靈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蕭若愚憲副文 戊子冬

甲子之秋鄉升秀士我之識君茲其始出入兩京過從二紀我之知君詞章政理門牖書笈萃單成裘我之懷君室遠人邇權任方隆生涯遽已我之悼君胡能自弭身後清名洋洋盈耳有永其聞克旋其履吊以疾妨辭由誠累寓敬一觴靈其鑒只

祭告始遷西岡祖大觀府君請神主入新祠文

鯤曾此志之未就忽何心而弗悲嗚呼天人之際誠有本易言者矣古今之跡豈無歷覽而周知者乎所以淚滿英雄之襟蓋不獨孔明溯曲之師已嗚呼蒲哉甲中之吉爰契我龜玄堂深穩允協成規居行靡顧我老安資舉觴為別能不遲遲嗚呼哀哉尚饗

又小祥祭文

吾弟云亡余襟猶濕誰謂茲辰小祥奄及四方上下魂氣何之百憂余感知乎不知寄鷹再來註章仍吐子獨何為一去終古情深骨肉矧曰奇才長逝斷簡觸目興哀物理固然如何則可歆此一觴庶其慰我

嗚呼哀哉

祭外舅西磐壽官文

中元追遠時俗所同思翁不見有閟其衷翁殞在堂神遊何許祇奠一觴泣寫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德重于鄉壽幾於耄子姓振振率遵奕教東塢藏春西磐寄傲取樂能多其神不耗乘化飄然如夢斯覺諸福宴全幾人能到惟予小子好自髫年迂愚靡及受助惓惓迨茲退廢頻侍芳筵餘歡未浴永訣何遄靈輀既飭于彼新阡寓誠薄奠有淚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墓碑二首　墓表七首　墓銘二首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公姓夏氏諱傅字時訓別號訥菴卒弘治壬戌十二月十五日年僅六十又明年正月葬其邑范莊先塋之次時其子從壽官至戶部郎中而公亦既被封為承德郎工部主事矣郎中既免喪未即起復值亂政輒坐以罪除名及瑾伏誅乃復始獲贈公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公配包氏亦自安人進封太宜人距公之卒蓋十年矣後十有二年太宜人壽八

十有一嘉靖癸未一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時郎中以福建左布政使入朝歸至京口聞訃號慟卜以明年　月　日啓公之兆而合葬焉以狀順僚在同年雅相知先期具事狀繳書幣遣使走二千餘里來以墓碑見屬顧欽順亦抱無涯之戚久廢文事而書詞甚懇有不容以固辭者乃勉為之書按狀夏之先本陳州人有諱旻者從宋南遷始占籍江陰至公十二世而上世多顯曾祖諱賢永樂間以人材徵歷事有勞未及官而卒祖諱景昭鄉稱長者考諱斌幷隱嗜吟自號小靜以見志母趙氏出宋宗室家法嚴整

公生而頴異數歲誦習無人甫成童即以父命當家不克終學然家事井井小靜嘗被誣誤公奮往就逮痛被拷掠卒無改辭事竟白母嘗遘疾晝夜不離牀前居喪盡哀歲時尤篤於追遠父母所嘗敬愛者遇之終身不變與倣弟處能有容哭其死痛若不勝因致蘊德樂道人甚有不善輒面斥之賓客過從談笑瀟瀟所交厚者緩急輒為之盡力遇里中子弟循事勸誘不自為煩博物多能於星命地理卜相諸家之術槩所通曉凡古書書語物「過」好事者多就公以求鑒定雅善繪事無工刻鏤院自以為無益絕不復為晚喜山水得因嘆曰人生棲

偪上也其次宜莫如臨於人良有濟二者吾皆失之今老矣吾子孫幸識吾言其治家嚴而有恩自奉精而不侈雖片紙必適於用布政君自幼學即嚴督之禮致明師未嘗惜費受封之後有可屢請赴鄉飲輒辭其謙退又如此然壽不稱其所有故其卒也人尤惜之太宜人出同邑名家宋龍圖學士孝肅公之後父曰士初毋陶氏太宜人生有至性毋病不食亦不食能讀小學列女傳而篆組尤精及歸公克承克

公疾惡過甚常從容諫止之兩遭大喪贊公襄事幾無遺力陳氏妹家貧無子請於公致其夫婦與之鄰處伯禮淑其終夜常籌燈治婦工輒課其子誦讀晝二鼓乃已子既顯未嘗色驕及其除名而歸亦怡然不以介意惟却冠帔不復御俄追奪令下笑曰吾固知有是也其後年益高家務日殷旦夕猶綜理不倦僮奴殆千百指錢鎛機杼各勤其事計日而獻功布粟有餘尤樂施予事一經其裁決人無不厭服者宗黨皆以女丈夫稱之子男二長郎布政君時望侔然次從聖女三壻周濮趙慎何惠孫男三長禎邑庠生

次裡次祐女一許聘華子信次子及趙氏女及禎皆先卒曾孫男一霖霖母王氏禎婦也守節以長其子亦太宜人有以成之事狀甚詳皆布政君所自述嗟其大者如此餘不能悉書也蓋公所不足者年而令名之垂則永太宜人所不自享者逸而遺其後人之休則有餘凡綸命之所褒鄉評之所尚乾非公之所以不朽而墓碑之刻布政君尤惓惓不置孝子之用心固如是哉銘曰

爰始南遷惟狄之避再建厥家式蕃來裔或質而處或仕以文提學判府表表前聞顯晦相乘亦惟天意迓厚餘風逮公弗墜公多材藝為行亦修濂其剛直歆我敢佚私養公需仰酬僊應宣聖有言是亦為政惟賢克配天固畀之識高慮遠代終允宜勉勉相先克成其子高步天衢蹶而復起貽封有　命有赫其光其生孔淑沒也不亡松栢成行永窆茲窀太史作銘詢于世世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劉之先本沛人宋季有功南者宋為吉州萬安丞遂留家邑城西奕世載德至今伯祖克平累官刑部尚書始大顯從伯父述憲及公官皆至左布政使再從

弟咸衆今為刑部左侍郎皆十年間連三世比居大官文學行誼政理之長往往有聞于天下公諱挺字咸卓生質明粹從師問學穎悟過人以邑庠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弘治庚戌中二甲進士觀政兵部癸丑授武選主事已未陞員外郎辛酉署郎中壬戌授郎中正德戊辰以內艱服闋改禮部歷祠祭儀制兩郎中尋陞光祿少卿庚午晉大有通番事敗者時逆瑾竊柄雅忌江右士夫因僞傳詔旨凡其官京朝者皆貶外任公遂出為湖廣右參政辛未陞右布政使壬申轉左使移河南公為人精確端凝臨事尤不

苟雖處繁劇未嘗少厭初蒞武遲雲貴旗後冊適至
同官疑其多冒濫欲盡革之公謂此曾素衣食於縣
官一旦盡革將失所者衆詳其本末以為去留可也
於是稽較累日得可存者十五六時大司馬馬公見
重少許可開公所上請其尤甚者十餘人矣武
公感激斬伐舊木作大渡橋几十餘年所守如一日銓
法如是吾何敢私任人選几十餘年所守如一日銓
綜清整寒望甚隆間嘗輔少司馬李公閱邊事公卒
于行公攝其事修城堡選將領補器械出精卒於私

役以實行伍諸所施設皆適機宜為少卿嘗被
命勘邊陽軍屯同事者莫有他思公為揆度以計辭
其使者在湖廣鷹精伺宜感立愈行無狀其伯父長
潘時也河南荐經大盜千里蕭然公初至盜甫平
師凱旋宴犒迎送勞費百出群僚相顧殆莫能指手
公不動聲色區畫有方事皆賒舉人情大悅無何感
疾閒小愈益勤事事已而增劇遂不起矣門人八月五
日也得年僅五十有六高祖諱昭考諱廣華卓犖工詩翰考諱廣華卓犖工詩翰考諱廣華卓犖贈
贈刑部尚書祖諱廣華卓犖贈
奉直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妣彭氏封太宜人奉直公

早世公事太宜人甚謹恒得其歡心與二季居怡怡
如也接人謙和有片善輒稱之不置為古章句步驟
柳柳州字法顏魯公晚益奇備精於易學鉤深剔微
卓有定見遊其門者甚衆多底于成若史部左侍郎
汪君偉翰林修撰陳君澗按察副使吳君山其尤顯
者其嗣業宏裕士夫莫不推重都憲安成張公司徒
女陸孫公冢宰樂平喬公知之尤深使天假之年所
建立又當何如也配蕭氏同邑學宮宦族封宜人男
子一胆邑庠生男孫一宗德公卒後七年庚辰之冬
始克葬其邑楊梅山之麓其年胆復舉於鄉又五年為

嘉靖乙酉公季弟持以南州府通判致政家居念公
墓碑未刻無以昭可久遠乃為書授宗健來請余文
余初仕京師與公鄰居往來為密嘗荷公有所嬰屢
益相尚以道相契以心者也公族弟邑庠生宏為余
子壻復助判府君以請顧銘不文義其可辭哉事狀
出刑侍君允為實錄銘曰
崐岡之珍匪珪斯璋鄧林之植匪棟斯梁猗歟德門
禎祥所萃莫出匪賢壹惟國器仕非徒爲名以資隆
往者弗覩盍觀于公王質瑰文有卓其行介不失人
和不失正十年武選記矣休聲輶軒所至克壯邊城

分所當為盡其在我內陟非華外遷非左荊湖南北
地大民稠旬宣之績人歌二劉晉長沙籍百紛填委
會通在目從容而理庶幾黃髮弘濟斯時天乎何意
而遽奪之世實弗才才難伯古蓋弗盡施歸咎無所
高原鬱鬱斯卜斯藏刻辭墓道於昭厥光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墓表

弘治甲子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
卒于家先是君以疾謁告家居士友皆冀其復起至
是竟不祿聞者莫不悲之嵗之冬其嗣子球俾其
介弟瑭來南都謀葬事余講為行狀又為請銘于

其榜有太常李公公亦謀之而適以考績北上余亦
得告隨侍南還不果為明年冬球兄弟葬居油潭
之山余往與丁執紼之役已而來謝泣言曰先子葬
已緩矣未有銘雖則人事差池然不省孤何所逃罪
幸先生改為之末俾孤等刻置墓上用少贖罪戾於
萬一是所願也余重哀其志矧實知君忍使其平生
遂弗彰聞于后顧行狀亦未脫稿乃發其繁而蓮著
之君諱器廷器字別號居易自幼顛敏過人初讀
小學書至諸葛武侯范文正公事皆書願學于左
師大奇之比長舉業既成猶以為未足遂負笈往從
一峯羅先生遊居久之造詣益深特見獎予成化癸
卯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八乙巳出知鄧州君
性本慈祥其設施一以愛人為主時方歲歉首竭力
救濟饑民賴以全活已而益廣儲蓄數年間積穀至
七萬石收養孤寡凡數十幣察獄生死者六人於
學校尤盡心激礪有方而誨諭諄切其於鉏惡亦果
有罷閑巡檢王雲者橫甚人畏如虎君捕得竟論戍
邊由是部使者交稱其賢署其考最皆最弘治庚戌以

外艱去任父且改雕州其治雖如鄧重建廟學修築
河堤士民思不忘心且遠知兩州皆有嘉木紫芝瓜
果竝生之祥而穀稱其又三載門政
戊午陞郎中其治獄務求情不肯有所遷就當其執
讞抵抵雖怫怍常意不如也然亦以慶執不合遂謁
告以歸君篤於人倫事父母及異母諸兄誠心無間
初其母劉既喪其父治喪公遂析產以畀諸子繼室
子惟君異田數畝乃逸而薄君幷受於堂下退廢後
言後以奉主居京師令公年老即奏乞歸侍事無不
遂然士友益以此賢君任鄧所得俸資必先以徹養
諸兄子姓咸取給焉其居公之喪他事一不問問惟
建祠堂以奉時祀合族人共襲以降親睦而已於處

鄉人故舊雖貴不變有召已者亦接之怡然鳴呼能言者不必能行勉於曹者或違於又此士之通患也君於言若不出諸口而行乃能敏焉故其處則父兄宗族信之其仕則君子稱之小民德之而其感於物者又能致祥而召瑞斯豈可以偽為者哉雖其位止於五品壽僅踰於五旬若未足以盡其才而卒其志然視彼靜言庸違石中玉表者固已相去遠甚嗚呼斯其可表也已銘之先由金陵來居泰和在宋有舉神童者數傳而至明遠娶寇朝郭氏始居今之鄒原國初有以文行與同邑楊子淵羅子理並稱曰崇志

先生者君　世伯祖也曰原等曰永文君之曾祖祖也父諱鵬翀游庠其別號性豪邁疏於治產數舉不第年二十以公降貴恩例授鴻臚寺序班歷二十九始為福建布政司都事小心謹慎考滿入朝拾遺無所交蕃中時有差遣知市舶之役當入所趨絕口不言至如巡視鹽法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院力薦松溪吏陳明入試已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入朝拾遺無所交蕃中時有差遣知市舶之役當入所趨絕口不言至如巡視鹽法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

贈南京刑部郎中毋劉實繼郭氏繼郭氏先君卒二毋及配贈皆宜人男子七球璠璵琮璜瑞璠璵璋璠璵璋生其季亦多秀爽知向學男孫二梁蔡蓥君墓中之石未書則余書其墓上之石於其世有不容畧也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高明之胄棄　國恩而受官使所能終有令舉無忝其先烈者何哉端厚而周詳恬和而有耻守其道而不變則上下左右皆宜之是以令舉克終而於先烈曾孫銀以贊輒峻斥由是政聲日章卒亦無能禍君

者徵以疾辭得年僅六十人皆惜之君平生篤於倫理為鄉事得聞輒取道歸省父祖祖父相繼沒二喪送葬皆出君區畫而孝誠備至仍刻省軒遺德錄以傳遂分家財一惟毋命待其弟庠生廩益老而益厚也二叔父與父異出視猶一體恒切護其有成自奉淡然而性喜修潔書服飾常自完整毋郭氏配羅氏余族姑君以都事勞法當贈封勅敕不時給終以為遺恨子男四南岡同用用邑庠生文一通力實劍之子習孫男八戩咸盛咳簪式盛試於四長適楊鴻諸孤既葬君而徙之原以余世知而長請書其墓左上之石余文豈能稱則不容辭也銘曰

是訓語不及他而高行潔操令人景止旺其年未永其用容有究而其德良多一時名公如戴都憲廷琮蔡司馬崇化張京兆宗誥皆盛加獎予往往見於文字非其端人周詳而有恥何以致之先烈載揚而嗇後亦裕蕞之有表同其宜也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君用成閩其父封君之喪將奔歸襄事介同官葉君時用徐君可大來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辭不文不獲退而取徐君所為狀讀之則其事多可書者乃作而嘆曰嘻是其墓之有表也宜

遂被　勅封如其子之官階徵仕郎而原配谷氏繼袁氏贈封皆獨人又三年為正德癸酉正月六日而公卒享年八十有四矣此公之榮壽可書也公祖父皆早孤而單賴曾祖母劉祖母魏守志不移撫之以立劉之寡也年方二十四魏之寡也年方十八相與引毛氏垂絕之緒而屬之公豈非難哉至公之世而子孫始衆積善餘慶要為不爽然非徒衆而已乃有

給事君乘時而出以忠盡稱為　天子爭臣歟烈著聞而天下皆知雲南之宦族有毛氏也豈非盛哉於是　綸綸之命士莫不以忠盡為君子之論莫不以善教推本於公夫公能以其子亢宗而二母之節益顯是尤不可不書以昭示無窮谷孺人為處士竹窗之女幸嘉莊靜有中州舊族風範佐公甚得姆道而不幸蚤卒法當附書公五子鑑玉鎧錡鉉玉郎給事君也鉉縣學生二女　適胡宇皆公出孫男七曰清曰漢曰溥曰汶曰洪曰澄曰清女五書以著其世他有墓銘在無庸複書

奉議大夫修正庶尹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公墓表

正德初年通瑋方用事察士夫不附己者輒斥之時

劉公為太宰復當考察公以年踰六十即移牒乞休野亭持之不肯上曰君宋宜去當與共圖天下事爾其見重於當時諸名公如是及歸林下杜門却掃平生所購書凡五百帙盡以充入學宮曰來學庶共有資有隙地在舍傍乃闢軒鑿池環植花竹朝夕偃息乎其間親朋至則談笑彌日足不及公府口不及時事遠近聞而高之公以正統丁卯生生三十八年而仕仕二十六年而休休六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娶成氏　吉府奉祠正賢之女初封安人進宜人又置側室三人皆無子以伯兄肅象賢嗣壯省園子生劉迁

也女六人已嫁者四壻羅象賢尚幼孫男一人楚顏杰守諭教庠生某已字者一一考及詳其世其葬也故人相率玉當為公記書藏而未及知者皆相去遠矣任為銘葬已而杜始訖余采用特詳其世以表于墓上其平生大節則張倪一公之評品可徵當為天下後世所取信宜不假余辭之贅也嗚呼公其不朽已夫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儁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年矣儁衡恒痛念三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于

墓道及其嗣子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文刻焉余既舊交且宗家固宜無靳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以不暇比余者親還任嗣秀已注選而歸儁衡復寓書其從弟太學生儁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儁衡自為狀云初祖號雲邊翁當宋建炎二年自廬陵避地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珍生贈南京光祿寺典簿先恭毅生諱高字時升別號竹軒考氣宏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于鄉名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累赴禮卿科不偶天順癸未膺

貢入太學旋丁內艱服闋之京還益于繁昌至月于河遂寧時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也年止四十有四娶出同邑舊族天性純朴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尤容中平寡處于女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復遇歲歉不自存所親欲令就庄于鄉妣泣且告曰不幸夫罹奇禍所以忍不即死者為此遺孤一旦置之村莊與樵牧伍鳥望其能世先業終不聽類妣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無資紡績餽而豪爽有覩覩其居地者勢不能過乃携諸孤幼往依外家以居時從叔父尚從公食亟令儁衡

從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飛廬妣心良慰然以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亂衡方卒業京師聞妣動須扶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呼亂衡瘏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為本下至僮僕輩一呼而慰之翌旦遂亦殆背前知然者考妣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妣十月六日也予惟亂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塔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塔陳仕學許國聘孫男二嗣秀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塔陳仕學許棫俱早卒生狀簡而文未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為之惻然有動於中既以悲竹軒之不幸又詳觀其寡孤之所以自立以克至于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禍惟君子而得禍此其所以為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既沒門戶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晦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番裕後昆俾寺簿之宗于茲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孺人克

盡為婦為母之道乘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迓承乎大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間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其所以然以為羅氏松山墓表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先生諱佩字光祁以字行別號南皐居士姓楊氏世家泰和之高隴與太師文貞公同宗曾祖子友祖彥誉誉翰衆有司備庖　顧事旅為義民父敏異亦以輸衆冠帶先生生數歲則知學甫弱冠選補邑庠生與仲兄僖俱有名提學臨試率居甲乙之列其時文偶而詩名特著往往見知於賢士大夫久之始膺貢上春官再試及等授衛輝府學訓導守官清苦而勤於講授諸生多用有成凡七年以病謝歸歸五年為正德乙亥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先生孝友慈厚父既卒家事一惟伯兄處分後以毋命析居所得土田有便於伯兄者舉以讓之無難色待諸兄之子一一有恩家故饒財自奉儉約而豐於賓祭尤樂施予同舍生有貧乏者月廩之入皆以周之族

先生恬不為動治其妻死于瘦與之棺而葬之盡其
識量如此配胡氏有賢行先先生三月卒先生所為
詩專用唐律多至數百千首而稿或不盡存存者皆
藏于家惟當代名臣詩一卷梓行于世初先生年方
四十即相其鄉韓峰之下預營壽藏嘗作詩一首
云殘編於我老將至預為夫妻身後謀自古以來無
不死此丘之外更何求已知處世真如寄何必蓋棺
才是休親見四周風氣足青山不動水長流及將屬
纊又作詩一首以自輓云平生清苦承先德不覺光
陰七十年無命無才今已矣有生有死古皆然休論

教職俸盡盡散謂名臣詩句傳回顧南京舊舊舊
峰江近水涓涓凡其詩之格調大抵類此而其為人
大致與夫始終之際二詩亦可以槩見矣其孤華茂
既以先生卒後七日奉二柩合葬所豫營處實不遠
千里來金陵謁余文將刻石表于墓前先生復已之
子平為余女兄之夫余嘗交於先生尤厚感所離者
乃擬先生孫塔邑庠生王曆所述行狀取其世德之
實學行之美書之而特著其詩二首以見其所成如
是庶乎後之讀者知而信之也嗚呼先生其不朽乎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前濟南知府萬安蕭君訃事家居之八年年甫六十
有三正德戊寅八月　日以疾卒先是歲在癸酉
君得吉地於其邑之何塘山既以葬其故嬪王孺人
遂營壽藏以俟前卒之數月適余蒙　恩歸省君以
其子皐來訪首出所刊書行實一通王憲副正朝所
書狀人行狀一通亦余請合為一文將刻之墓以垂
示無窮余頗足乎其名然誼有弗獲辭者既以書
南雍書來報而計聞矣悲夫皐事有期乃奉君遺
言來申前請雖不敏恐不為之表章以慰君於地
下哉按狀君打字升崇號默菴姓蕭氏其先有希宗者

自號泉南洲徙今萬安之龍塘至君若干世矣曾大
父諱顯大父用器父諱坤母姜氏君生而
顖異年十二已能賦詩綴文提學憲副夏公奇之
舂之品庠即之以遠事成化癸卯領鄉書又十年
始克登進士科居二甲前列改翰林庶吉士授戶部
觀政踰三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持憲有體雖在
不許嘗巡京城督馬政校四川凡所剖斷激揚多協
公論考績書最　勑以其官封其父而贈其母孺人
配王封亦孺人兩遭家艱荐經數載比還臺遂掌三
法司奏牘俄有濟南之　命至郡方佐歲歉君亟以

賑濟為務防制盜賊招撫流亡伸理寃滯孜孜如不及於學校尤加意作興已而郡庫之財有用之不以其法者君發其事事聞 上罪坐巡按御史竟死獄中言者因以是及君君遂坐免遇有相慰問者則曰吾無愧於心足矣他何計哉君謹飭自好而篤於大倫四兄早亡與其弟協心幹濟以養父母提挈諸遺孤子俾皆底于成與人交意氣曠然而未嘗苟合雅善舉業由鄉舉入太學堂試屢占首選從遊之士常數十百人鄉試之年嘗一為四川監臨官兩為山東掌卷官所刻程文往往經其潤色其他應酬之作亦

皆有思致有松鶴軒文集藏于家孺人諱恩珠正朝憲副從兄正中之女也性明慧通女誡諸書及歸君能以勤儉佐其所欲為彌縫其所未至而從史其進學尤力用此甚為君所敬禮事有未合未嘗不與之謀謀出多稱君意即所不可君亦終不行也及君自濟南入朝孺人在郡疾且殆猶戒其子遣報平安如常日曰無以是撓而父心其識慮深遠又如此家道之成非偶然也卒年五十有一實正德戊辰正月十四日君凡二男二女孺人出者男即皐邑庠生績學有待女適同邑廖民頌先君卒幼男曰夔女許嫁同邑王氏者側室黎氏出孫男二仁孝余家去龍塘伊通余初遊場屋已識若名其相與定交則自癸丑同升始既而兩家姊子又同舟北上情好之篤莫或加焉迄今二十餘年而死生離合之際有不勝其可感者失君名位不為不顯文章政術亦皆有以自見所可惜者退休之日早其於建功立事有遺力焉然以若未老之身而獲夫優游之樂又能明乎必然之理而順夫來去之常可不謂之有終已乎斯其可表也已葬之歲月則正德庚辰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公諱道經汝錦疾驟知廣西太平府王公以職事入 朝道經汝錦疾驟作留治數日竟不起正德二年十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諸孤恭等卜以次年十一月己亥葬公雲亭鄉小溪茶頭山之原先期具公事狀狀余游公父子間不為非知公者顧德淳名節有不信其何能永公之存用此固宜而其間益有可悲者焉公而不得先生銘猶弗葬也恭兄弟何所逃罪茲大事也故二三乎余感其意勤乃為執筆公諱保字杰矜姓王氏王氏自晉太傅導始盛於江南其後有崇文者當宋吉州因家于吉至宋戶部侍郎又徙居泰和

故公世為泰和人　國初有以文學徵為諸王說書
學者攝竹亭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宇伯貞官至瓊
州知府有惠政民祠之至今祖諱直累官少傅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父諱稹好學篤行
揚文貞公嘗說玉以與之以公貴封中書舍人加贈
京兆南京光祿署正後軍都督經歷凡三仕率九年
勤慎周詳未嘗有過弘治甲子始擢知太平太平地
接繁荒法禁稍弛強猾詐眾習即閒然公至首勦厥

民者數家鼓鑄之魁一人戮妖師一人豪姦屏息
群情大慰乙丑歲歉以官米貸民約令輸息十一民
以不敷息詭入併他所通融分儲府之三坊為廒者
九乃定為義廒法將隨歉隨貸不復取息別於文行
大新學宮增補弟子員時臨視其勤惰書令白小
學始又取古冠婚禮俾於講說推行游宦死太平者
積數喪貧不能歸皆為資遣之俾歸葬行旅入境死
喪疾病處之各有條其施設規模類非俗吏所及也
公器局修整悼行孝弟毋宜人歐陽氏早世每燕語及
輒泫然事伯兄能敬以和穀色之娛絕于耳日博學

多識兼工詞翰而不以自名接人甚恭雖童幼必與
為禮識時知變然不苟為同在中書時鄉人李敬省
以左道幸朝士多出入其門公迄無一跡其遷光祿
卿當國者嘿公持論高語嘗侵己故以抑公公不為
恨也恬府卒有獲罪於尹毋者法司當以大辟公察
知無大故呼其女論以天性之真毋大感悟泣下詰
法司自實獄竟罷復為毋子如初卧病且死囑其家
人世世無忘王公德公仕中外垂四十年其忠厚之
存隨事及人多矣而得行其志之日淺故於建事立
功有遺力焉然考論其平生大節則世之知公者未

有不以公為君子者也初娶楊氏文貞公孫女早卒
贈宜人繼任氏長樂知縣衡之女十宜人五男子愈
恭愚思慈愈乙卯舉人恭邑庠生思辛酉舉人文行
皆有稱而愈先卒二女子大司成羅公之子鐩建德
司訓劉先生之子廷儒其壻也孫男二女四公訓諸
子恒曰學以言行為要謹言正行必始于家庭干祿
非所先也嗚呼公其有見哉銘曰

儀維德閟恭維德基道遠而文端我師望之顯顯
即之雍雍實其蹈通為邦有庸弗違者天世欽厥傳
歸寧斯阡於千萬年

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穆字元載吉之泰和人泰和自
國初以來號稱多士其尤顯者文學勛業往往追配
古人或乃顛躓於時負其才終不獲展而深培厚積
以大放厥辭者亦多卓然有可稱述先生其一人也
先生方幼學屬對已有奇語長而益務博覽性復強
記迺出其餘流賦詩作文不拘一體宏肆簡嚴各極
其趣裁剪之妙幾於自然於叙事尤長有條而不紊
益平生所作名曰寄寄集者凡八十卷所修郡邑志處
別為部又數自卷嗚呼可謂富矣其才如此而其用

弗究豈非其命哉先生年三十有四始以虎貫左衛
實餘中應天府鄉舉明年得官南樂訓導將滿考會
其令以官地私媚貴人先生不義其舉發其事被逮
至京竟坐兩罷後雖申辯得直第令以冠帶家居士
大夫聞知交致書幣以講學著書為請由是蹤跡多
在荆楚間因以寄寄為號所至或數月或一二年留
滯久之而先生老矣既倦遊而返則與諸故舊為真
率會閣老澄江公尤重之每見必酌酒賦詩奕棋相
笑謔以為樂如是者又十餘年年八十有三正德戊
辰八月八日以疾卒其始終之際如此先生為人坦

夷和厚事親孝待諸弟姪有恩凡授徒所得束修皆
持歸以為親養晚年喪母諸弟請具適有潤筆金數
十即以授之介弟元平以翰檢遷官廣東過家病卒
急卒無以為斂即斂以已所備棺於親戚交游禮意
無不周洽一飯之德終身不忘必報之乃已而尤喜
施德於人在南樂有笞簿者當被誣為言於所知得
釋笞改五十金為壽先生口吾所為言義也奚以利
為竟不受當客武昌見民冬月渡金沙江多溺死者
咿以啓事白于當道乃倡為橋以濟後因為浮橋為
利至今其數人有方多所成就如曲沃耿縣二

戚在知名所作真行篆隸諸書學者亦爭藏去以為
法蓋其性行與其及人者又如此曾祖文佐祖克禮
太保千文端公為銘其墓父諱也壁讀學士吟咏有
詩集若干卷藏于家母劉氏以元平貴贈父翰林檢
討母端人配蕭氏先卒子男四長仁繁昌訓導次伋
仕信伋信皆為儒仕為郡掾女二長適上模曾打次
適雲南按察僉事曾顯孫男九長潮鄖陽學生次鴻
潛漢沔溫深瀠洲女四長適藍田蕭傑次適濠下嚴
綬餘在襁曾孫男二曾奇先生卒初葬其配于五十六
都佛獅印西南為墜墉而處其左疾喉遺言諸子奠

自立且令合葬無違卒踰年諸孤始得葬日於十有二月　日俗先事來請銘先生欽順父執蓋嘗獲侍教焉茲其敢辭不敏乃據先生所自書年譜及仁俗所補述事狀叙次如右而為之銘銘曰

齊景千駟伯夷首陽同歸于盡芳孰遠揚兒童所羨金朱煌煌孰云不朽德業文章嗚呼先生才高志剛栖栖一世抑又何傷遺文百卷其存者長

墓銘十二首　墓碣一首

南京戶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紘字景聽吉之安福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侯蒼之裔其先居湯村君高祖敦復始徙今葛洲再世得忠愍公球以太節聞天下而族姓益顯及君為給事中於南京戶科從子兵科給事中持笑淮安知府持慶又同時起殼烈益其盛如此君既居言路與諸同官一心多所建明如論竇給事不宜深罪章實君共草尤有關繫又往往獨言戶科事言皆温厚而平正可據以行正德壬申六月忽被錦衣逮先時君以職事入朝道淮陰有巨璫驟至持慶方侍君語未暇省瑞瑞恕即騰章誣詆持慶并中君微成持慶坐免君得白還任然已困暑致疾醫療久之竟不起癸酉正月二十一日也得年纔三十有六人事之變固有屈有伸而長逝者已矣嗚呼是豈獨劉氏之不幸哉君自幼開明遇先生長者談名理及古豪傑事輒拱立注聽長益深造遂以春秋擅名邑庠弘治甲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江陰知縣時海寇擾鄰境猶甚民洶洶君至首料丁壯為備備甚設卒保無

廣堂左右立二廚分收案牒日以次發視決遣而謹其扃鑰定擬賦役覆視必再三由是吏絕姦欺刑清政平民小大無不服者時詣學視諸生業且問興革所宜一日諸生以修學請乃從容風曉俾歸各謀于父兄居無何相次以名來上計楹授任半歲完笑少師石齋楊先生喜而記之適逢瑾勢方張郡縣率以賄為悅苛政亟行君若罔聞知顧民間有隱田久逋輸稍稍摘取之以彌縫歲計而已前令涂禎既入臺忤逆瑾以死士民悲思不置其君立主于名宦祠祀之或危其舉一不顧愛民惜費至輟堂食錢以益賑卹安

獎勞取具公帑甚廉益為江陰四年而權戶科又踰兩年而卒君性質端重寡言笑喜揚人善人或道微諱稱字務教別號拙菴系出漢長沙定王之後世家永新城北曾祖諱元傑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陽氏贈淑人祖諱輅鄉舉易魁隱居教授學者稱為石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贈官如曾祖妣楊氏贈淑人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累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妣賀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所生文安第三子也成化壬辰以任子授中書舍人滿九載陞大理寺副仍掌中書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丁

白而長身有蔚其文朝綰銅章治劇夕聞乃陟黃門當發必果靡遺弗於靡獻非可追榮所自式被恩私焚黃褒道指日為期病不及瓜沒有遺憾昭示方來矣銘非溢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正德九年夏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以疾求致仕優詔賜允旋還里居以其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三諸孤將以　年　月　日葬公　里　山之原乃奉翰林庶吉士尹君襄所述行狀走數千里來拜余請銘余與公同官南京

有年晚厚同寺不可謂不知公也銘安得辭按狀公諱稱字務教別號拙菴系出漢長沙定王之後世家永新城北曾祖諱元傑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陽氏贈淑人祖諱輅鄉舉易魁隱居教授學者稱為石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贈官如曾祖妣楊氏贈淑人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累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妣賀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所生文安第三子也成化壬辰以任子授中書舍人滿九載陞大理寺副仍掌中書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丁

張淑人憂去位服除陞尚寶卿又八年遭賊瑾盜權變亂任子成法或相先以賂得免公誼不肯遂罷歸歸逾年賊瑾誅死乃還公前官滿考遂有太常之擢授階中順大夫比其致仕僅亦踰年爾公祖父皆名重天下而公天資純樸守其家訓惟謹歷官四十餘年寅畏小心未嘗有過其家居每風興輒詣祠堂焚香展拜已則就省張淑人安否遇有疾必躬侍湯藥不離左右及其卒也執喪甚哀而禮亦稱之接人謙厚質直不爲矯飾其言若不出口至論先朝典故古今人物出處則屑屑縷縷貫終日無倦公退常博覽載籍吟詩合律作字雖余倉卒無一筆苟上大之論皆以爲能世其家云配盧陵胡氏封宜人內助有方閨門整肅子男四長壽國子生次福富尚女四嫁賀柄賀

宋嶠應龍嶠湘孫男七女四凡狀所述與余所以知公者皆同余爲之銘宜也銘曰

石潭之孫文安之子祖父高明難乎其以似之惟有行有文家獻載延有馥其芬優游南京位登四品亦曰肯堂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家居者七年年五十八正德丁丑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余其同年進士也聞訃則走哭于其家男其寡孤問其喪具而退既踰月其孤黨等奉監察御史李君師文狀來請葬銘余不文念於君之葬也無能爲助遂勉從其請君諱儀字公著別號虛息其先鎮江丹徒人曾祖福洪武初徙實京師始占上元籍祖惟善父元昭皆有隱德君自幼頴敏強學善記弱冠從故方伯吳秋堂受易爲門下多士稱首弘治壬子以應天學生領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江西之新昌山東

補助貧乏士民皆歸心焉其爲同知嘗攝守重慶時劇賊某者率其黨薇江而下人情洶洶君百方備禦江兩岸皆置疑兵旗幟鮮明金鼓之聲相屬盜相顧駭動四隣監司皆檄君廉問至則一引大義責之且婉爲開導遂皆感悟頓首謝不肯願受約束還報監司皆迎勞以禮然君素羸弱頻涉危險勞瘁甚病且作遂以致仕請堅請而後得之家居清約無異寒士而綜理詳審雅好吟咏有虛息稿若干卷藏于家配

王氏子男四長鰲先卒次即鰲次鰊習舉子業次紡女三長適王知州子儒次適倪主事子寔次適張布政子志孫男二祖夢祖繩女二君於義利能知所取舍既終母喪父又疾篤兄子未分異即請悉以家產與之播州贈累千金見即辭去此皆有足稱者葬以

年　月　日葬在　縣　里　山之原

銘曰

學優乃仕光于累試爲柔爲剛應變不常宜仕而止式全其天居逸而動以詒厥孫其存孔厚而嗇於壽沒也不亡聊此銘章

義官蕭公墓誌銘

公諱珹字景即別號退逸姓蕭氏其先自瀘源轉徙社坪再遷今泰和城西之茆園凡若干世矣曾祖仲齡祖貫之父元獻貫之爲溧水知縣有能名其世父伯齡以進士舉官寧波同知伯弟若干戈高要而卒仲兄引之以子少司空貴封左通政蓋百十年間領科名登仕版者相踵家門之盛鄉邑推之公生而資稟端摩物就外傅日記數十百言長益深造大爲少司空所器許甫弱冠遂喪其父俄又喪其伯父大父母垂老諸弟多未成人而公私百務日

滋出公於送死事生養老慈幼應門幹蠱一切盡心力爲之且惓惓督諸弟子學俾無忝厥世處宗鄰以和以庶未嘗有疾言儆色見先生長者爲禮必恭其交接之周雖童孺亦無所忽諸父仕倦顯轂勢炬赫公當其時方精爲諸子擇師程督之嚴無間晨夕稍服則課僮奴力耕稼外此無他慕者雅好賓客客至爲具必腆家有餘積往往推以及人弘治中嘗入粟助公家賑饑倒錫冠帶公儀觀瑰瑋竣施優裕既拜錫鄉人咸以克稱共服爲公榮之比及晚年顧諸子若孫職業之修昔可觀因以退逸自號其志亦可見

公使錢籍在祠堂君計所儲未足以周於用請得而
蓄息之比其入也倍焉族老長良喜命子弟勞之以
禮君再三辭謝曰此分內事爾何勞爲衆益賢之房
孫鑾卿嘗畧家病疫死亡相枕親戚無敢入其門者
君亟以鑾卿歸視家人等視之審其藥食而時時進
之旬日疾良愈留不即遣旦夕撫教與諸子均踰年
乃聽其歸立門戶鄉人有嘗華山者典司豚庫寄寓
食君所食畢忘所挾官錢而去君見而收之有頃號
而來曰食客多矣將誰詰身家之禍今至矣君迎謂
之曰無患輟而泣吾以歸汝出其原封授之華山驚

喜拉拜曰公活我公活我遠近傳聞益用高君之義
曰斯其所以爲介乎平生與物無爭非公事未嘗涉
迹公府諸子皆教之學其季尤頴敏則遣充邑庠生
學行之端信於朋友君享年六十有七正德丙子十
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正寢臨終精明不亂諸子環
侍囑以孝友勤儉無忝我又顧其季子若婦言曰汝
尚無子宜審爲圖言畢命取酒正坐三酹恬然而逝
配蕭氏出同邑南門舊族賢明善內助子男四斐彣
能宏宏余子壻也斐早卒女一適泰和庠生曾用孫
男四軫卿畿卿　卿亢卿女二君卒後數月宏以毋

銘

命來南京拜余請葬銘問其期知未卜也余因與論
古禮及鄉俗之弊曰茲事何可緩汝歸與諸兄其速
圖之銘吾宜爲審日月有期不汝誤也及是乃來告
曰將以庚辰之歲　月　日葬先君於邑東田
心里塘下山之原石已具敢請乃按宏自爲狀及求
得其族譜詳考其世次爲之論著如右而銘之銘曰
遐思以恣恣式亨厥屯無曰亨只孝之篤義之遵慈
弘于教以垂永世之仁其蕃其大其有弗洵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前建寧推官孫公墓誌銘

公諱序字尚禮姓孫氏其先豪梁人六世祖仁從

高皇帝起兵始家于滁其長子聚充有武功世官正
千戶次子慶是爲公高祖慶生會會生和皆以善人
長者稱和生名恭卒官贛州教授教授生公有子
七人其第三子存登進士第今爲贛州知府比三世
以文學顯於是孫氏蔚爲滁之名宗教授公經術通
明由鄉舉歷教嘉魚潁州兩學諸生多所成就如都
御史李公田御史孔公儒尚書董公越其表表者公
辛酉始擢建寧府推官至官剛方無小大務底於平而亦無久淹者建俗貿服毒草

以死誣人公得其情率友坐其謀主俗以衰息有殺人而泯其迹者吏不能得至枉坐平人當道檄公與溫州郡官雜治之公默禱於神得異夢焉以閱諸囚有張烏眼者後其衆以伏公命前之曰殺人者汝也其人惶駭具服出共殺人之具于河而枉者遂白閩公督餉餉道多灘險苦難纖公令以苧布爲束裹其米過險輒負以之夷竟事平餉以無乏他如督逋賦輯礦徒皆有成勞可紀然性素剛直時爲守者所爲多不法公常顯諫陰諷蓋其能改乃竟爲所中傷罷而歸歸則益留心於教子動以義方不徒文藝存初仕爲禮部儀制司主事三載考最獲封公以其官階所得　命詞甚寵公每寫書京邸必勉其盡職且令無習刑名曰此用世所須民命所關也晚得雙泉於醉翁亭西乃作亭泉上品其風物蓋爲八景因自號雙泉居士又營壽藏於城北之龍蟠岡名曰安樂窩時時携客往遊登臨觴詠樂之不厭也存既領郡持厥以少逭其罪憑云者余讀其書聽其言悲其志而吳白樓先生文歸以壽公賓筵無虛日已而從公游於窩上公飲酒甚歡因諭之曰汝觀我我壽殊未艾也而有君命何可久泥於私冀日遂親送之登舟而

誨勵加切州舉鄉飲欲得公爲大賓以公前此屢辭乃具興從踵門固請公時年已八十至則進止拜興皆中節度邦人士益高仰之無何丧其長子因感傷致疾醫療踰月竟不起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也其生正統乙丑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史傑之女贈安人繼黎氏滁州衛指揮全之女封安人七子者長孝　益府典膳次原配李氏　伊府長次季次孟州學生次厚次孚女四人長適吳知府璋之子鶴次天次適舉人李德霖次適郭奉祀之子原孝孜及吳氏女李出孟厚及李氏女黎出存季及郭

氏女少室寶姒李出孚馬出孫男九宗之守之憲之容之寅之賓之宜之官之五長適鄒金餘在室曾孫男一世茂存聞訃哀毀先以書來致其察伍氏守佐所爲狀道其乞銘之意而創劬隨之初余偕計道滁獲與公晤遂厚交焉于今三十餘年矣存仕學無優顯揚斯在顧自以爲子職多曠幸得銘以葬庶以少逭其罪愆云者余讀其書聽其言悲其志而慨公之不作也銘其忍辭銘以曰

地則安樂窩是已銘曰

佩佩孫公豈惟自信有愽其嚴有祇其正彼哉何物

我峽我仇豈無泉石畢我優游抱弗盡施施弘于子
寵命煌煌其來未已公歸奚適安樂之窩堅珉有刻
終古不磨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孚墓誌銘

正德丁卯冬德孚以甲子舉人來南雍卒業余時方
爲司業一見偉之進而與之言知其所蘊有過人者
輒以遠大相勵明年春德孚遂中二甲進士擢知邳
州其爲政有條其得民和俄劇賊劉六等跳梁四出
德孚亟料丁壯增埤浚隍具器械積芻粟爲備一旦
賊果驟至即躬率士卒登城抗禦晝夜巡督不輟休

衆感其誠益相與用命賊連失利遂解去城卒完民
小大驩呼曰周侯實再生我相與立生祠祀之余時
卧病淮陰往人多爲余道其事與不壯其節也壬申
冬德孚進南京刑部員外郎在山東司其治獄善求
情嚴而不刻長貳亟加獎予問官有不合者嘗挾私
誣奏以事久之事竟白時理其事者頗持深文使德
孚毫髮可疑當不但已余方佐南銓知之特詳丁丑
秋余奉表入賀
聖壽德孚以考績聯舟北行旦夕晤語益款戊寅
陞 司郎中其冬丁繼母柴氏憂解官南歸踰年

又哭其父以衰毀致疾醫藥罔效後其父之卒七閱
月竟不起庚辰三月二十三日也余時移疾家居聞
訃大驚爲之嗟悼累日嘗意德孚後
四十有五而已德孚天性孝友母
無少長忻有弟三人出繼母李俱幼而失恃紫繼至
過之殊少恩德孚恒惻于心撫視周至服食敝處以
卒從師受室有婦一切以身任之
出逝既乃毀瘠而返即竭力以償所貸生事日窘養
大父及父母未嘗有失節家庭之內讙譖或行諸弟
往往被譴德孚默起敬起孝姥辭
致感悟而後已論者尤以爲難非

安發自奉約而豐於賓友待宗族鄉黨各當其分一
飯之德終身不忘處官虞家條理皆極精審其可稱
者亦多矣惜哉周世居泰和羅江里遠有端緒德孚
等也諱尚化曾祖諱崇高祖諱希茂皆不仕父諱廷
從封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李氏贈宜人配同邑路邊
蕭氏封宜人柔順貞則巧于三人繼典循法循理理
無庶生男孫 人德孚書而能貧其孝也至無以庇
其妻子蓋久而不克葬諸子經營累年始謀以嘉靖
乙酉 月 日奉葬 里 山之原豫來拜余

請書其墓中之石余於德孚有不能忘情者乃攄平
昔所知叅以其友郭正學所述事狀爲之誌且銘之
銘曰
有質如山有文如泉有政惟蠲企高鑽堅仃義昭宣
世所稱賢而不永年嗚呼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君諱麟字廷祥別號介軒姓郭氏其先自吉水白沙
徙贛之烏溪十二傳至朝王甫自烏溪徙信豐龍洲
君高祖也曾祖諱彥英以輸業破微爲義
民又徙安遠之陽寨考諱紹經母龍氏君自幼頴敏

選充信豐邑庠生從明師受尚書長而學識益進提
學試入優等俾廩於庠人屢試秋闈不利貢禮部卒
業南雍無何喟然嘆曰吾親既不逮養吾何爲於此
遂謝病歸家居二十餘年介然自守邑大夫皆高其
行每鄉飲恒以賓介處之名聞於少叅俞公會舉樊
橋之役訪以兵事所言多見采納維時陽寨亦多警
乃移家信豐之水東稱巨擘矣正德甲戌二月既望享年七十有三
子男一守謨女一適瓊州王太守從子巽孫男五鐸
鑰鐩鈇鍛鐸鑰鈇俱安遠學廩膳生鐩鍛俱信豐附
學生曾孫男五日昌日宣日乾日贊日　女五守謨
及王氏文鐩孫鍛孫皆後君卒家仍多故君之葬是

人持券校君不齊其父喪君盡然輒遺之數金而歸
其券優遇庄客果不給即貸其租惰者必撻以示儆
由是人人思奮多有成富家者矣配胡氏出安遠名
族時淑翁之女孝敬溫柔宜于上下性勤甚孜孜無
虛日凡事一惟君命而彌縫之力爲多以正統壬戌
十月望日生卒正德甲戌二月既望享年七十有三
子男一守謨女一適瓊州王太守從子巽孫男五鐸
鑰鐩鈇鍛鐸鑰鈇俱安遠學廩膳生鐩鍛俱信豐附
學生曾孫男五日昌日宣日乾日贊日　女五守謨
及王氏文鐩孫鍛孫皆後君卒家仍多故君之葬是

以緩也始君特奇愛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
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
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
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
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
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
之余弟於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
以所聞敘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茲內相
娩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

有衍其流莫深匪泉寨前之阜厥壤燥堅雙壁偕藏
我銘是鐫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柏菴張公之配封淑人羅氏年七十
有八以疾卒正德癸酉六月四日其子鎮將請
命于朝合葬公墓先期屬其再從兄宿遷司訓倫爲
狀拜授使者來南都徵余銘欽順早厚公知旣乃通
好於淑人德善得於耳目者非一日矣惟不文是愧
銘其敢辭張羅皆泰和西鄉故家門閥屹相望淑人
爲劇州同知孟旭之女夙聞姆教動止有常則年十
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祿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吳氏
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吳愛之愈於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
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
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
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
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
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
之余弟於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
以所聞敘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茲內相
娩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

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祿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吳氏
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吳愛之愈於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
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
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
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
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
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
之余弟於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
以所聞敘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茲內相
娩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
有衍其流莫深匪泉寨前之阜厥壤燥堅雙壁偕藏
我銘是鐫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柏菴張公之配封淑人羅氏年七十
有八以疾卒正德癸酉六月四日其子鎮將請
命于朝合葬公墓先期屬其再從兄宿遷司訓倫爲
狀拜授使者來南都徵余銘欽順早厚公知旣乃通
好於淑人德善得於耳目者非一日矣惟不文是愧
銘其敢辭張羅皆泰和西鄉故家門閥屹相望淑人
爲劇州同知孟旭之女夙聞姆教動止有常則年十
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祿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吳氏
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吳愛之愈於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
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
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
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
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
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
之余弟於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
以所聞敘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茲內相
娩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

有衍其流莫深匪泉寨前之阜厥壤燥堅雙壁偕藏
我銘是鐫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柏菴張公之配封淑人羅氏年七十
有八以疾卒正德癸酉六月四日其子鎮將請
命于朝合葬公墓先期屬其再從兄宿遷司訓倫爲
狀拜授使者來南都徵余銘欽順早厚公知旣乃通
好於淑人德善得於耳目者非一日矣惟不文是愧
銘其敢辭張羅皆泰和西鄉故家門閥屹相望淑人
爲劇州同知孟旭之女夙聞姆教動止有常則年十
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祿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吳氏
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吳愛之愈於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
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
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
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
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
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
之余弟於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
以所聞敘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茲內相
娩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

女一適象山知縣蕭興孫男五循律衛衍　女二長
歸余次子翊次許嫁王翥淑人德容莊嗣言簡而善
盡事理尤知所取予陰德亦多初被　勑命封安人
後進宜人以至今封又兩被　誥命尊榮康豫壽考
令終其福可謂備矣是宜銘銘曰

從夫而貴豈曰無人勤家以大或匪思存彼昧弗思
珍亦有宮錦生涯奄盡五福斯成載厘　鄞典合葬
惟寧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恭人李氏諱淑賢出蛟川儒家為安福令恭之子
歸鄞之楊為安福司訓贈刑部主事南屏公之婦山
東提學憲副菘畦先生之妻今南京儀制郎中叔通
之母先以菘畦初仕最封安人後以叔通初仕遇
國慶覃恩加封太恭人正德壬申叔通因考績過家
得躬捧　命書展讀成禮踰年以疾卒癸酉十一月
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太恭人生而貞靜其父尤
所鍾愛為審相攸一日與司訓會學宮見菘畦大加
稱賞遂字焉及期來歸時祖舅靖菴壽官祖姑張方

以勤儉治家禮法甚嚴其姑封太安人陳實繼贈安
人全孟慧而賢陳頗重滯弗當祖舅姑意太恭人委
曲承事務求得其懽心凡縫紉汚穢飲食寢祀百需
一以身任之動皆整辦陳由是得安其所終陳之世
執婦禮無怠姻族莫不賢之菘畦雅志功名太恭人
內助有方不使家事分其心文學益大進送發解浙
省魁禮聞累官至副外臺宦業焯著諸子始知學太
恭人即嚴督之期必紹芳祖父由是叔通亦魁鄉舉
第進士以至今官其處婦以諸姑諸姑間和易寡言御群
下不嚴而肅平居未嘗婦戚非至親無得見者崇尚

儉素絕不信浮屠言執祖舅姑及姑喪皆盡哀及菘
畦卒于官痛毀幾絕叔通適成進士來省亟令扶柩以歸藩
臬諸公以菘畦守官廉諭所屬裒得千金為賻叔通
義不受共以白太恭人曰兒言是也汝父固
以清白遺汝兄弟吾何取於此邪竟辭之于男二人
長叔達以輸粟拜承事郎娶張氏福清丞　之女
次即叔通舉行為士林所重娶張氏開令鏞之女女
三人長適確山令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郡庠生
盧倬孫男三人充耘充耔尚幼女
一人適郡庠生王楷叔通聞訃將奔歸謀葬于其兄

謂銘當百圖以余雅相知厚乃手述事狀介其僚友
夏檀夫劉上鳳來請誼有不容辭者遂按狀序而銘
之狀無一語及辭金然士夫習傳其事菘畦雖沒而
道益行於婁子其可不書書之豈徒昭亦貝後人已
將以愧夫世之貪冒無恥者太恭人之葬當合菘畦
之毋在其邑桃源鄉白馬塘雯以明年　月　日
銘曰

宜尼賚易坤以順承有孚女士不習而能輔成君子
龍變雲蒸惟坤主利而以義勝義方之教亦既有徵
休命申錫奚啻百朋其終也令惟德之恒堂封永合

來拜繩繩

太安人劉氏墓誌銘

太安人劉氏爲計南京刑部主事蕭君廷美之配郎
中世賢之母也正德庚午過　國慶覃　恩勅封令
號乙亥閏四月十四日卒于南京官舍其生嘉泰癸
酉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郎中將奉柩歸葬
于鄉以其同官周德孚所述行狀來拜余乞銘余家
與蕭劉皆有連郎中於余相往還尤察識有不得辭
者按狀安人諱錦娘出自邑西平士族祖　父
安人生長富家既歸封君朝夕承事乃若素嘗艱
苦者率勇姑惟謹遇有疾湯藥必循用節度及其卒
也佐封君治喪哀且慎鄉人以孝稱之初其舅鈞軒
翁尚義輕財晚年家無餘蓄封君逐客遊江淮以取
給已而占籍桐城家事一付之安人安人悉力經紀
公私酬應甚酌適宜殊不見窘衆之慈尤盡心教子
延明師購書史具膏燭至脫簪珥以給其費而時時
督勵之郎中學益成乃遣就封君於桐城益加礪磨
俄以庠生中應天鄉試第七連登進士第擢崇令官
士夫皆知其有父母之教也安人性勤儉慈恕而明
達祁寒暑雨不廢女工郎中屢迎養官中衣食之奉

隨時稍加安人輒不懌曰汝今守官清慎吾自樂矣
安用勉強爲此乎訓諸婦多溫言而規範甚盛減獲
有過亦諄諭從容婉恤族姻惟力所及遇外侮能俾
片言折之婦嬉閒有武斷鄉曲者歲時謁見皆拒而
弗納其族父窶表一時之高士嘗稱諸里族以安人
爲有女中男子之風云子男三長即郎中世賢文學
治才士林推重次世瑞次世立女二長適萬安曾藻
次幼在室世立與在室女皆庶出也孫男三午介聿
女七俱幼前卒三日世瑞自桐城來省安人良喜御
酒食談笑至夜明旦即中省問如平時乃入部俄報

安人驟得風眩疾倉皇馳歸聚醫滿堂皆束手無措
凡三日而逝嗚呼其命也夫葬以　年　月
日葬在　里　山之原銘曰

君子生生于千里外內事之修非賢曷賴宜禮先覺
祿養　恩封式鴻厥慶迪勤訓儉終始不渝承以守
官清譽孔都何德之豐而壽之嗇而沒也不亡昧茲銘
刻

太夫人孔氏墓誌銘

太夫人孔氏系出闕里　宜聖五十八世孫故湖廣
左方伯安菴劉公之繼室也祖諱　父諱練伯闕里
支派寔繁惟練伯公一門婣婭爲盛其女之壻多名
卿賢大夫而弘泰弘緒二衍聖公又皆其甥之所出
大抵皆德選也劉世爲萬安宦族公父官至大司寇
受知　英廟有重名而公克世其業以顯方爲御史
喪其配歐陽氏聞太夫人之賢以禮聘焉既歸公執
婦道惟謹後公遷副閫憲擢長湖憲進左右方伯太
夫人隨宦南壯寔多內助公得以盡心所職宦業日
熙姑康夫人耄壽家居間從公歸省朝夕上食恭甚甚
康夫人卒賛公襄事無違禮待諸子女恩意惟均所

矣葬於斯合其永寧只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贈淑人范氏爲贈右副都御史菊軒姚公之配今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鎮之祖母也沒後五十年爲嘉靖壬午以宮保貴遇　國慶覃恩爰贈淑人初淑人葬時嘗識其存沒大槩納諸壙中而德善之詳未有述也宮保恒夙夕慊慊惟弗傳之是懼及是以提督兩廣軍務功成得謝東傳東歸乃辱顧欽順于山中猥以墓文見屬顧淺薄無能爲役然交深而誼重其曷辭按狀姚范皆世家慈谿知越州范公信淑人所自出也父積翁毋陳氏淑人自有知即涵濡內教動止有常度嘗讀小學諸書於姆訓其閑及歸菊軒公未善內助會公尊人雲隱先生以註誤謫戍遠方群從子姪六七人皆孱弱無依至不能具饘粥菊軒顧而心惻以屬諸淑人淑人曰是當無負於公乃收恤提携衣之食之時其缺遺而補益之恩動備至及長復選求名家女以完其室家由是皆底成立生事日廣門戶復大振益同居而食者垂六十年後乃異爨然恩愛綢繆無間也人以爲有鄭氏義門之風淑人初無所育久之始得一女乃言於菊軒公曰吾聞物有螽斯者善群處故多子孫公無若帶我宜速爲百世圖可也菊軒嘗其言乃納少房徐氏遂得二子淑人旦夕引以自隨息猶已出及其從師受業時脫簪珥以爲之助焉自宮保初生即大奇之嘗宴賓諸膝指以語人曰大吾姚氏者必此孫也若是者蓋累累言之宮保亦耳熟焉恒語所知不知當時所見云何何其異也以男姑若婦於戚所遇忌日必蔬食者三日躬設奠哭盡哀客有來賀生辰者輒峻却之曰吾男姑安在吾敢當此禮終其身不受鄉人皆稱淑人之辜可以爲法矣平居容必整服必潔几席非灑掃弗即婢使見之皆肅然不敢有涕唾聲閨門之內上下婦以次進見咸甲甲惟謹環侍左右拱聽告戒命之退則退亦無敢爲嬉笑者其嚴正又如此子男二長珂洲壬午舉人建昌府學訓導次墅宮保父也個倜有風槩所贈宮與菊軒公同女二長適士人孫琳次適錢綦孫氏女淑人出也孫男四長鎡例授承事郎次鎮次即宮保次鎮曾孫男十長潮次泮邑庠生次洪次涞癸未進士第一人於林院修撰次濂次灝次一適乙酉舉人次汲國子生次淦次演次滾次灝女一適南京刑部郎中王鎔鳴呼和氣致祥寔惟常理以今

觀乎姚氏宮保振其烈翰撰繼其芳文學才猷志行之美功名之盛益天下莫不仰之其爲祥也大矣繼今而出者又未可量也然推原所自謂非叔人翁斯一念中來邪夫德類翁斯和之至也其所察者厚矣宜其他行皆非尋常女婦所及宮保所以服膺無失至于皓首而不忘表章之者親親賢賢其道固如是也叔人生以永樂甲申卒以成化癸巳葬以乙未墓在其邑飛鳳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百世之祥一念以開萬夫之傑得于嬰孩窺觀者遡胡見之卓哉亦有辭辱君子所哀式均以慈家用咸

峽　湛思流潤深入泉臺銘於斯刻匪兗其來

行述一首　墓銘六首

先吏部府君行述

羅氏系出豫章初祖諱詢宋紹興間來主泰和簿因家邑城東壯門今缺城三傳至伯玉府君諱子圭舉嘉定解試伯玉二子曰涇甫則族祖庶吉士仲深府君之高祖也曰和甫生叔大號大觀始徙邑南鄉上模里之西岡大觀生君質生元亨元亨是生先高祖諱以直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配郭氏繼劉氏先曾祖諱寧字存讓邑庠生芳洲陳先生高第

未試而卒配曾氏先祖諱鐸景泰庚午鄉試中式授黟縣學訓導通識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配王氏贈淑人生三子二女長子即家君自幼穎敏有志操隨任黟庠潛心問學未嘗出戶庭先祖嘗以陰山木風之暫遊即反丙子還鄉應試三場畢即赴黟不幸先祖前數日得疾棄世遂奉先祖母扶柩歸葬已卯舉于鄉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急於祿養拜青田學諭便歸爲叔父受室畀以家政奉先祖母孺季父少姑以行時年甫廿四毅然以師道自任青田科目乏士亦鮮有志者乃擇可進者加勵之諄條範公勸

懲日坐堂上親為講授夜間至齋房稽其勤惰且有
茶果粥餌之餽士爭感奮文風一變陳昧王庭相繼
中選倡修廟學饌堂事具潘太守琴所作記已丑秋
滿辛卯擢安慶教授先祖母仍就養焉其為教一如
青田鹽星門部于藥局力白于太守且率諸生撤去
藥局以位靈星及移學宇頹敝輒割俸修葺視如家事不屑屑頻
生記之學宇頹敝輒割俸修葺視如家事不屑屑頻
有司初廨舍有妖頗著影響屹不為動又之遂熄庠
生吳本清母喪廬墓縣不為申徑取諸生呈轉達當
道得蒙旌表丁酉秋闈闈潮交聘作考閫試得人為

盛若司寇林公待用未官鄭公仲璧輩凡若干人是
年先祖母壽滿六袠事既竣還至中道遂迎以歸會
姻族稱觴為樂庶子秩滿諸生得雋者柯忠劉溥王
鑾方向戴恩亦前此所未有也辛丑上吏部考居最
力辭有司之選壬寅進南京國子學正卒聞先祖母
計奔歸治喪乙巳復前職戊申考績受　勑進階登
仕郎乙卯秩滿先時已有歸志因不肯欽順初入翰
林先夫人勸往一視乃北上六月轉國子助教仍加
俸一級冬聞先夫人計遂上疏乞休時年僅六十已
未受　勑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庚午受　誥進封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庚辰加封通議大夫南
京吏部右侍郎是冬感寒疾舉會適年患疽久之亦
瘳癸未四月偶痰氣壅滯至十九日巳時竟不起生
正統丁巳四月一日戊時享年八十有七家君為人
孝友動儉嚴敬方正重義輕利壯老一心養先祖母
二十餘年曲致承順居喪藥祭盡禮痛先祖不逮養
移其孝於伯叔祖先後迎至官邸極愛敬焉兩叔兩
姑婚嫁以時先祖母視成而已撫教季父學成早世
念之終身先業惟叔父所取仍作樓以居之既倡群
從作本房廳事及後堂增祭田以供時祀致政歸復

作利堂及寢事以篤宗合族先塋所在一一悉心經
理宗族姻表待之咸有恩意施不望其報有識驚者
率　優容之終亦自愧服也兩輯族譜家乘皆鋟梓
以垂久遠服食器用雖貴無所加然必整潔風與夜
寐閨門嚴肅教兩岸升堂伐鼓坦在府縣之先諸生
每私計之九年無一日曠也以身為教不尚言說一
言之出聽者莫不敬而信之延及平民亦耻為非禮
安慶父老皆以為前所未見也既謝任往來經過諸
生奔走候問如常咸依依不忍別有尾行數里瞻望
弗及而後反者後復白于當道設主名宦祠生祀焉

其遇諸生恩義兩盡於衆脩不計其有無貧者非惟不受其議婚不能成禮其室故無以爲居某親老而養不繼某親喪而不能舉且皆有以給之（畧見安慶府志及李太守墓銘）而鄉士夫之賢而貧者亦間周以義觀劉通書然實無厚積于時惟先祖母肉食而已敬以事上而不爲諂非公事不入守令之門在安慶見太守止行揖禮而前後守若陳侯雲鶚王侯璠潘侯蕃皆賢雅相歲不樂自作慶壽記紀其實以示後人每聞　朝庭禮遇曾必坐款有文事輒以咨之巡按倅公鍾至舒見其立迎曰固當驟試一論乃大加歎賞曰吾巡舒六邑人皆稱汝行檢可謂文與行稱矣倅明年巡浙

遂有考績之薦兩任提學若憲副劉公釭御史戴公珊婁公謙率優禮焉戴每揚之於衆各縣學生有不率教者輒發詣講下背書觀禮婁初至進武生十數人皆告願入府學婁問潘守彼樂羅教授寬邪潘備稱之婁曰吾固知其然也在南雍尤爲大司成方石謝公所重謝歸休諸生謁文以贈謝待之喜曰吾初得先生之爲人今又得此文惜不久處盡閱餘稿謝後起掌成均爲作像贊有維昔南雍實爲老成環視六館惟先生有嚴之語一切世味泊然無所好惟酷好觀書然不喜泛濫六經通鑑綱目之外則文章

正宗文選古體韓歐曾文李杜盛唐詩及本朝二三大家集而已夙擅文名過人有求無不樂應南雍務簡與同官爲文會有所指摘皆自以爲中其病也後以不肖兄弟迎養又兩至南都及錢塘弔古探奇吟咏尤富自厥謝事後或家居或就養二子實番侍侧歲不下數十過必會姻賓宴款益無虛日有以市君吾志樂矣年踰大耋聰明康健金紱在

躬人說其孝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雖後進晚生必與爲禮人無遠近親疎皆知其爲君子長者而推爲鄉之達尊未病前二月先祖神道碑亭初畢工即從子姪肩輿而往周覽畢喜動眉宇曰了吾此念節屆清明又欲躬奠祠堂不肯以筋力難強諫至再三乃已屬纊前三日進茶猶欲自舉請曰颺熱則應曰我自知之執虛如執盈蓋臨終無一語之亂將歛則大風雷雨竟夕萬死如傾鄉人驚訝以爲哲人云亡非細故也計　聞　賜祭仍　命有司營塋域事家君諱用俊字舜臣別號栗齋又號西岡退叟配先夫人

同里曾氏初贈孺人再贈恭人三贈淑人賢明慈孝與家君相待如賓先二十九年卒家君終老不忘哀馬子男三即不肖兄弟女二長適楊平次適蘭欽蕭氏妹亦先卒孫男五琰珵珝瑞珏珵瑞俱邑庠生珝國子生女五長適萬安庠生劉宋次適楊泰餘尚幼曾孫男四僩僩僩僩份女一所著有芝田皖城南雁寓京歸田諸稿論語有類編葬十後二年乙酉正月與申墓在邑樟橋里天柱岡之陽先夫人同兆云

亡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允恕余季弟也諱欽忠初號敬軒更號西野晚樂全

魚洲之陽作悍翁亭其上士友亦或以悍翁稱之生成化丙申三月十九日年二十預江西舉送遭坎夫人喪未行弘治己未中禮部試列名第八廷試第二甲第三人賜進士出身三榜皆與仲兄允迪聯名庚申春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其秋遂移疾歸壬戌秋奉先吏部公赴杭以允迪在運司迎養故共冬還朝政禮部精膳司正德丙寅陞署主客員外郎事明年春選陞通政使司右參議三遷至左通政滿考推恩封先公如其官贈先母恭人壬申冬請告歸省癸酉陞南京太僕卿會疾作辭明年陞通政使行未及

上而言者劾其曠職吏部得旨將改用之力引疾求退竟得請既而有司以病痊奏請起用不報嘉靖壬午始復除通政使添註管事辭不允會遭先公之喪及再被旨入朝供職則丁亥春也允恕舊有血疾變為積塊供職未幾疾屢作頗妨朝夕遂連奏乞休

上矜念之特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賜璽書俾總督南京糧儲視事俾決旬復以通政使召辭疏亟上召命加嚴已丸春力疾啓行且再辭行至邳州奉冠帶閒住之 命抵家輒就床褥疾日益甚史數篇竟不可為矣前年數夕強起正襟危坐舉手向余首屬為銘已而從容百十言皆臣子大節且言事君之義政有不盡但自覺光景已促無可奈何兄宜為我表白此心死無憾矣遂語及葬地顧諸姪歷示其向背曲折令善為之乃復舉手向余同拜亦倦矣明當更盡所言然自後恐重傷余懷時有所付囑惟授諸子姪而已語皆精審如平日初允恕來告行余嘗酌之酒酒半頗嘅叙其平生謂異日兄當銘我有志未就而卒此言幸勿忘也余笑曰安有是然心竊壯之及疾甚余偕允迪往省其宵輒感異

蓼或示余易義有戊與癸合之文卒之日則八月二十五日戊子也嗚呼孰非前定邪惜未徵其所自覺者何也享年五十有四吾羅氏初祖諱詢當宋紹興間自豫章來主泰和簿遂留家邑城東壯陽今所稱鉄城是也八世祖號大觀始徙居上模里之西岡世遠族蕃居止頗隘允恕欲還居鉄城未果乃市地學宮之傍築室而居之高祖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曾祖諱寧從芳洲陳公受書游邑庠早卒祖諱鐸黙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考諱用俊國子助教致仕累封官與祖同祖妣王氏妣曾氏俱贈淑人配

蕭氏封恭人子一珏女四長許嫁曾教諭之子民章餘皆幼側室丁氏王氏吳氏珏王出也允恕生質厚重自幼不凡年十四五即有志向上聞父兄前輩語及聖賢可學輒踴躍思奮若不能自已者聚業外恒別有用心處家庭相聚於學蓋無所不講若心性理氣諸說講之尤詳始或異同終其所見皆合性剛貞潔自謙抑惟善是從一時名上往往樂與之交晚於湛甘泉尤善也爲文工造語簡潔圓動惟意所向善變而不窮而必歸宿於理詩古近體多清婉有餘韻頗造古作者畛域方將會萃其稿以俟知言者擇之事二親於合之文卒之日則八月二十五日戊子也嗚呼孰非前定邪惜未徵其所自覺者何也享年五十有四吾羅氏初祖諱詢當宋紹興間自豫章來主泰和簿遂留家邑城東壯陽今所稱鉄城是也八世祖號大觀始徙居上模里之西岡世遠族蕃居止頗隘允恕欲還居鉄城未果乃市地學宮之傍築室而居之高祖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曾祖諱寧從芳洲陳公受書游邑庠早卒祖諱鐸黙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考諱用俊國子助教致仕累封官與祖同祖妣王氏妣曾氏俱贈淑人配

已矣文不文不計也嗚呼銘曰

生必有死勢之制近止孝常遠通百世知之所建皆欲行之其近其遠抑有攸司進非予能實惟知退有赫其臨有嚴其對欽其精英還之彼蒼隨帝周流其或不亡

郭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羅氏先祖考贈侍郎府君之季女也母王氏贈淑人景泰乙亥十月二十六日孺人生于徽之黟庫官舍故其諱曰徽娘踰年而府君卒後四年先考封侍郎府君筮仕得青田教諭奉王淑人往就養孺

人隨之成化庚寅先封君過家遂歸孺人于同鄉竹溪郭氏爲處士善仁君之配孺人性專靜寡言笑自幼奉母訓惟謹及爲婦能竭力以事舅姑烹飪調膳汚濊補綴率身親之不以付婢使姑老而患風痺左右扶護者十年未嘗有怡容事後姑亦能得其歡悅處士雅克振奮孺人相之甚有方治女工常至夜分大布之衣非甚弊不易日積歲累貲用益饒用能廣園田新棟宇以成處士君之志春秋薦享賓客過從殺其酒吉不戒而具充篤于教子奉師之禮每從厚待群從子姓皆有恩有與處士不相能者遇

事輒相持不置孺人恒委曲小心以彌縫其隙卒歸于和孺人體貌清癯然素少疾疾中年嘗苦目眩恪守禁忌俄而逾愈晚以勤家之故乃日就衰憊一旦呼諸子語之曰死生有命吾度不能起汝兄弟其善事汝父務相與雍睦勤耕讀以圖光大家門吾死無憾矣翼日逾卒嘉靖癸未二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長淳龍南縣學生屢試秋闈未遇次景文景賢女二長適平原曾僉憲嗣子紋次適上模曾國教諸孫男十三某某女二處士卜以是年十月庚申葬孺人于其里曾家山之原先期命淳具事狀來以墓銘見屬嗚呼自吾姑謝世而吾父同氣之親無復存者矣永念平生友于之愛不知涕泗之交集也末踰兩月吾父又棄諸孤積憂薰心百慮昏塞尚安能執筆以銘孺人之墓邪葬事且嚴處士君竟不余釋乃勉強叙而銘之銘曰

孝敬儉勤慈惠溫良宜家之本婦德之常彼驕彼哲茲謂非祥不覩梟鳴疇辨鸑鳳孺人逝矣遺穀彌芳

東青田之官舍家君時爲其邑教諭適九載當考績亡妹諱考珠姓羅氏以成化己丑六月七日生于故因以考名之稍長先母曾夫人親教之女事習之旬月輒可觀其工多而用省者稍解即已性沉密寡言笑而遇事優爲先夫人每有所指使動皆如意以故尤奇愛之年十五嫁爲同邑蕭欽時蕭妻時蕭先君憲副公與家君同領鄉書故因而締好吾妹出入貴富一以勤儉自將相時蕭治家計酌淺深度量緩急不動聲氣而條理斬斬時蕭常曰吾家之成吾妻之力也憲副公嘗便道還鄉良賤聚食累千指且寘次當家隨分應酬未嘗有

失恒痛先夫人早世於家君動靜必謹候之屢獻時物以助其甘旨即以時替時肅罷妾之日如身後何余每從容寬譬之輒應曰諾然未出戶已闇候息之數竟以此成疾卒正德乙亥六月　日年止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後數月時肅書來以葬期告遂請為銘夫其賢而不壽且無子余所為甚哀之者也將為之計久遠銘其忍無作乎吾妹有二女長適南富王煦次適清溪楊褒皆同邑葬以卒之年　月　日葬在千秋鄉江東里　山之原余往時嘗一至其處為時

肅言可為陰宅者也銘曰

凡人之情皆願有子命之方正有無定矣妹也賢明獨蔽於此我銘其藏宛極終始後千百年誰其忍毀

亡女劉氏婦墓誌銘

嘉靖甲申春余壻劉宏以女氏之疾來告亟令人往候之疾且進其二弟又迭往候之五月十　日竟不起年止三十有八嗚呼痛哉將以是年　月　日葬其邑　都田心之原宏來請銘銘蓋有不忍為顧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女於地下乃追憶其平生誌而銘之吾女以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生右之曰任

潔伯長其母携之從余於官所即能領教戒嗜女紅間佐其母治庖饋已而業復在手居止有常處未嘗輒窺外戶於服飾不求華美雖屢經修補亦自安之余心重其賢為之相攸屢矣最後乃有薦宏者稱其秀頴好學受知其邑大夫黃德裕特進補弟子員余察之信女時年十九遂以歸焉劉世居萬安之橫街為衣纓鉅族吾女既習閒婦道承上接下無所不致其諄勇姑悅之居五六年流賊破其邑焚其居宏先已挈家避之江上適余復起荅南雍遂以壻女偕行館之雨期宏請還修予婦之職乃辭去吾女初嫁資

裝殊弗備及是亦未能有所增益察其意無不悅者宏既抵家其父介菴君以口衆事煩析產授諸子宏方力學圖進取一切內事皆吾女任之自此比其卒十餘年間凡宏之親師取友所以資給之者既無或缺而田園加闢棟宇復完吾女之約身勤家於此亦可見矣生子皆不育有女二人長者年十三幼者六歲女之族姓曰泰和鉄城羅氏今新居里曰西岡大父號栗齋國子助教致仕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大母曾氏贈淑人余其父也號整菴母曾氏亦贈淑人銘曰

女事之習其心孔專迨其有家罷勉相先勞則多有而不永年無忝所生銘以是鐫

思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嘉靖庚寅春正月外舅西磐公有疾欽順往問之就牀坐語甚款意氣淳淳如平日以酒饌進徧嘗之已乃握手言曰吾疾殆不起即不起宜以時葬勿效時俗所爲第爲我書其平生納諸壙中吾無憾矣余拱而對曰謹奉命旬日後公出就西齋宴坐勢若小愈二月十六日朝食罷覺微噦就卧少頃則恬然逝矣

余走哭于牀遂視棺斂時其伯子明揚官于廣乃與其仲明瑞謀殯公于正寢之後堂以俟禮也明揚歸卜葬日得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欽順乃以公治命爲誌公諱顒字之恭別號西磐姓曾氏世居泰和上模里爲望族曾祖諱楚芳祖諱季倫父諱衡字士舉前母羅氏余從祖姑繼母後塘羅氏母南舍郭氏以正統乙丑二月十三日生時舉翁年幾五十矣得子晚頃刻不令去左右教愛甚周公生質清臞或頗疑其難育惟西平胡處士仲温南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後卒歸公是爲外姑胡孺人也稍長從師讀書學五七言詩皆畧解顧舉翁年已老乃一意服勞學

以中輟性閑爽樂易事伯叔諸父與群從兄弟處皆能得其歡心遇人無小大咸順適一見皆如舊識綜理家務及供事邑庭動皆整辦鄉人莫不嘆美謂舉翁有賢子矣翁既逝公益挺挺自植族網之振宣力尤多營處房族間有不率教者特走會府以族尤刑待公故所立家範自於憲司願得舉行以保其族憲使陸公大悦下其詞郡邑俾符公如所謂公益嚴諸身以爲之率進二三賢子弟以爲之輔小懲大戒而悉肆者鮮矣舉翁嘗率群從建祠堂以事先公復與諸有力者增置祭田時祭益備必師敬子常厚爲禮待

賓客一無所外但不飲酒然公但在席即無不樂者有時興至或高歌一曲音韻清遠聽者皆爲之灑然尒初入翰林公爲挈家以來留浹歲及佐南雍復走使奉迎至則爲留再歲兩京嘗得別墅去所居之西偪里許竹樹深茂意甚樂之因以西磐自號又別治花塢出門百步而近名以藏春其晚年益無日不在塢中也邑大夫聞其賢嘗禮致鄉飲辭不赴及年八十遇 覃恩詔下遂拜冠帶及絹綿米肉之賜賀客駢集醵酌雍容衆莫不榮其遭而美其稱也胡

孺人先公二十八年卒所生女一人最長是爲余室封孺人卒贈淑人子一人即明楊博羅河泊所官貳室劉氏子一人即明瑞邑庠生孫男三人曰都曰鄒曰郊曾孫男四人朝著朝彥朝譜朝瞻初公葬其考於里中嶺背之原既而永安匪辭易傳堅珉是鎖

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楊氏諱平字顯正別號勿齋介文兄之夫也年五十有二正德己巳五月庚申以疾卒親交厚者皆赴哭盡哀而余哀之念之至於久而不能置盖不獨以其親也自余獲從君游于今二十餘年矣雖仲兄未嘗不相先以禮相匡相翼一出於誠心而曠然無間其不相見遇有事輒交通手畢君所貽或片紙數言莫不粲然成文家君嘗稱其簡當可喜其風儀秀整性軒豁善辭辨從容往復衮衮數十百言不可窮然余說或長亦未始不欣然服也先夫人大故余在朝二弟荒迷莫知所措殯殮一出君手極其周愼家君致政里居君時時來省遇生日必清晨携酒殽至歲

以爲常不爽時刻余兄弟相繼登仕厚君賛喜者數矣而未嘗少以非義見于餘其識明而氣豪審於大體而所向者恒近正然也嗚呼余閱人亦多矣求如君者益少而況肺腑之親乎此余所以不能忘情於君也君幼學記誦兼人年十六受室其父方游邑校固進取即舉家政授之君不得辭學因以中廢然治家極有條理常以其間涉獵書史旁及陰陽醫卜之說皆頗通其大義事父母善承順弟奉亦有才智事多與之謀内協宗親外交納名人賢士施張磊落敢憤嫉一時富有餘財然一錢不妄用即當用雖空橐無難色楊氏居泰和世久其源流有太師文貞公所作譜在自君六世祖始遷高隴其諸父又分居綿溪君曾祖彦實以輸粟被旌爲義民祖敏恭別號不侮父光衍未仕而卒母歐陽氏初寧人尹時習之女繼室甚爲家君閫子助教封翰林編修之女於余爲兄側室劉氏蕭氏諸室皆無子先已立弟子泰爲嗣女三繼室出者歸尹貫劉出歸陳儁蕭出許歸曾氏子綱初余往省君疾在治以葬地託余爲相得航溪里南木岡寨下之原吉北疾甚余再往省則逆託余後事第姑應之嗚呼豈謂遽成永訣邪君卒

後十有二句有一日其從子穗即余所相地斂窆並
槨二壙越七日戊午壙成奉君之柩葬其左虛其右
以俟君繼室余於是再往視窆且爲銘刻石納壙中
以寄余情以終君之託云銘曰

才足以達其志氣足以充其智年則不償其有而從
子爲之嗣嗚呼柰何其永寧於是

五言古詩三十一首　七言古詩十二首

五言律詩五十一首

分題得名春字送李惟誠大參之陝西

終南不改色清渭仍東流春花幾開落亭址餘荒丘
城頭北斗低明月滿高樓金蓮無消息長夜風颼颼
悠悠貞觀初廟堂多俊游從容奉清問高步登瀛洲
五道何坦蕩致理侔殷周嗟嗟今孤子得君無與儔
公胡廷英秦晉汗高車求形迹一以拘肝膽何由投
大夫中朝彥潛心澄西州勝蹟應徧覽茲亭無久留

永懷明良會風久弘嘉歎休歡諒自致允矣垂千秋

爲謝以中題山水扇面

花柳塞川谷不知山淺深莽莽雨流水蘭若依喬林
上有白雲飛迢迢巖壑陰下有清泉鳴泠泠鍾磬音
偏舟來何許漁父遙追尋握手一長嘯悠然千古心
此中有真樂安得投華簪願從賢公子高步閒風岑

送大宗伯王公入朝得鷺字

南都雍容奉王來鬢事　明主久矣勤疏附息偃且
度功成暮月閒四曹靡留務持此贊熙哉　皇心副
傾注午樟龍江津昏鍾廣陵渡望望春明門靡靡朝

天路旭日繞龍鱗仙班遵鴈鶩乃眷世臣良三接隆
恩遇庶弘造膝規允慰儒紳慕

送太宰林公入朝待水字

暘陽舒萬彙花葉光疑燕錢扇芳辰衣冠紛華止
初筵顯有孚旣醉齊燕音滿灑洲仙雍容尚書履
萬里遠朝天初發龍江渡鼓喧中流鳧鴈滿新水
此離誰不懷余心特殊此自古經濟資清光恒容通

自勵三首

昔聞槩下桐乃克伯嗜琴知音苟不作山水徒高深
平生守章句中歲勤溫尋新知能幾何淘沙初見金

聖賢諒非遠萬里行自今精誠神所相無虞乃能任
以茲恒夙夜聊欲忘華簪

義義數仞墻百官紛濟濟耽茲墻外軀所見誠無幾
高門日夜闢欲入誰余禁柷柔何迷不思寓身荊棘裏
紫陽基下學象山明自然支離與徑捷彼此當交鍚
百年公論定畢竟誰爲偏昔聞昌黎語軻死失其傳

皇極久不建西教擅吾權投人劇妖冶落網無愚賢
孰辨眞頑空構肆成痴蔽良心一以溺作聖何由緣

愼軒爲前參判姪特卿賦

二程開興運戮力掃腥羶涵養須用敬致知學彼先
卽思兩大賢皆云愼其獨愛以愼名軒大書常在目

從知一念微終若秋陽暴毫髮分公私天淵異榮辱
競競如捧盈洞洞如執玉敢萌機變心兒畢橫行足
芳聲高當年清風振喬木名副交游期亦葬家庭福
柱史明知人其言固可覆何時一樽酒爲子歌淇澳

次韻同年鄭憲長舟行書事

藥裹正閒心凝塵滿瑤瑟忽忽杜故人書頻愈無妄疾
長篇屢況吟首得防尾失風波固云惡高天自行日
那知渭湧時不有龍出吾命乃在天燕頷亦奚恤
侃侃開笑談底柱屹中立雖然兩江水未容一口吸
顧此濟川舟何方不可適終風徒爾爲行雲靡留迹

大哉天壤間自生還自息此意當誰知吾目爲若拭
君吾榜中英常情詎能測激揚廣官箴鎖仰希聖域
變化陰且陽居然守無極應悲行險徒終年長戚戚

贈人其子園子生府君

輓興化陸子賢舉人

平生春秋學字字經推尋躍如果何物昭哉素王心
興賢詔屢下蕞棘圍冠襟文章豈不美誰辨沙中金
倪首克歲賦遠韻無悲吟瑤京日華繁璧水春流深
仰止瓊臺翁一旦逢知音驌驦鳴向樂萬馬立皆瘖
價增終有合天定詎難諶光華京兆榜壯名動儒林
廢幾日千里如何中陸沉凄涼淮海畔風物莽蕭

森淵生孰爲久大節人所欽庭蘭懷桃蛸藤度想惜
惜遊勞析薪在召詩語孤任顯揚會有日謂爲宜居
歎吳天多雨露狄詩裂陰懷賢良自苦恨望空遠

豐生坊初冠

皎皎珊瑚枝殼觳玉花吐一見已知奇再見益遐古
少小攻文章明德日以懋加成儀備所重成人爾
古禮不必存古意以爲準三加成人公有行以爲法
嫉嫉四百年馬程如飛薦停功載載見崇峙
李春亭手稿 卷之十六 五
昔賢懷一飯況乃當之肯祝子非他人既濱天下士

東風射簾櫳紙槭鳴時雨中居一去不聞蔵
倏轉天高下遲來步前楹寧知治縷夕正此月華明
耳門不堪寫更堪憶平生十年一夢短傷哉父子情
周身爲得所如新聚成森何修潔凌大命偏早頃
花緻故枝紅草四隅年青婉變無復見痛恨何時平

末世爭外慕彌巧彌喪真孰知深山中乃有萬天民
舍淳而抱樸洗晦以自珍奉身一衷萬養母無與鄰

連枝無與樊北屋有分園百金能一擲趨義勇過人
高亭臨遠澤小軒亦開新山疑太古色水泛桃花春
紅塵何由到鷗鳥長相親者秋鄉飲酒雍容見嘉賓

彭郡博先生蒲菊為王斯遠冬官題二首

彭師傳散日余及升其堂堂前蒲菊架下筆滿床
秉與一揮灑枝葉互低昂誰能寶此幅滿灑冬官郎
馬乳西北來分井到吳越畫圖不根看妙在三四折
修夢引清風遠影含初月彷彿驪龍騰頷下光明滅
釀酒縱盈缸涼州吾不屑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堂堂建安公四朝藹嘉績公姓何振振振振豈天錫
淵源良有開才華況無敵一舉凌天衢未脫幼青癖
藻鑑清秋懸全牛片時析幾微慎周防中外屢驗歷
留都禮樂存遺文賴參繹穀色初不煩神人乃胥懌
茲當述職期涼風滿襟袂離亭一杯酒永懷自今夕
臺省須仁賢如聞有虛席文旆倘重來慰我長親矣

守拙為冊陽賀環賦舉人王洒水二子若監生
饑餐高原粟渴飲下泉水救粟水火如時時散鄰里
公家別有輸為義良亦偉義舉義烏紗帽兒者胥仰止

三徑以藏身一經以教子有子復何憂萬事渠能理
游心瀟湜賦真可洗吾齒袖手公輸傍無由血吾指
名途多疾足利路窄徐軌獨徜徉倚一株看勞勞兒誰使

九日陪吳白樓陳璧川王陽明汪雙溪登蔣山得依字

佳辰不可負文會何當稀朔雁橫千里涼風正吹衣
閑陵靜相看扶病強陟巇重扉隱雲生來坐中露亦已晞
清日極千里涼風正吹衣翻翻湖南來高遠遠風霜威
南土人尚餘何由爾皆肥長林移晚照席落湖凝夕暉
同為時物客各有福居夫遲摩詰處人少多幸違

黃樂在三益所願長相依

封淑人卞氏輓章少司成

桂未陰正發來頭人已遠堂徐桂李花不辨春深淺
憶昔蒞戍石子懸與遲久勞欣共逸相對日三飯
雖佩出房清朱絃送殺綾妖攜尊酒深未覺年華晚
兄女情所鍾垂老尤繾綣死喪忽相繼肝腸成寸斷
一疾遽不支百年何曾滿皓首失同心老淚盈雙眼
翩翩卅雒揚望望牛眠坂傷深悲風生淒涼萬里輓
玄堂閟周嬰貞石蝸春篆往哲俄不俱藏泰秋時一嘆

貞女詠少宗伯建寧楊公之母

朝讀貞毋傳夕吟貞毋詩毋壽今八旬芳名千載垂
昔歸君子室心德兩相宜執手奉成說黃髮以為期
烹鳧酌芡酒從容理朱絲音正盈耳桃華猶滿枝
溘乘埃風去棄我真若遺忽來無晝夜晝哭殪幬悲
逝仟從君往重結深衷思有身嗟未判辛苦安得辭
繼體心所切慰弘事業克負荷深閨宋復著長系定動斯
聰明自天錫敦詩不見居然富文學下筆為巨同
名題貢舍子[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位既頻秒　思封遂屢
茲彼哉頻眉其[illegible]
整春先生存稿　卷之十六　十八
照人間有貞毋堂行無男兄貞毋宜為壽非獨閨門
師

特節壎篪圖為待臺劉先生賦

馬直太行北秋江東作仲劉子心烟烟如秋公
大江日夜流逝復春王事有程期遵子安得返
何時拜公庭公今回首處愛作綠雲停
歸裝不自制[illegible]老春花稿有附征鴻封君千萬壽

悼內四首

墻頭桃李花墻下多芳草忽忽又逢春春光空復好
食案頻蕭條塵衣日積倒嗟我同心人云胡不偕老

誰能留遂鳧後日還肯惜之不知新在溫故中溯
外乃彪阿家三日別議論驚同儔茲行將驗汝刮目
期清秋

季弟兒恕家居十有五年幾若與世相忘者茲
再被　召命長銀臺無復可辭之義於其行
也賦得五古古詩一篇送之

山林閒人跡抱此幽獨安幸有同氣及出入相携持
春風花下酌秋爐雲間標論文或竟夕次第分醇疵
外物復何有真樂良在茲悠然天壤間百歲以爲期
季也志老倖閒居亦致政簪書早兒棟牖覽仍精思

上下數千載歷歷如見之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爲
憶昔當在服　先皇知金門數奏下退食每委
蛇歸省得實告簽病竟棲遲手栽兩槿籬結實已纍
纍大來新蕊衆茶舊靡靡遺瑾璋致自儗特達榮
恩私趨命理宜急圖報今共時畫船雙桂棹究在歷
江湄君當別我去我老將安資相送不能遠慶篠還
相追微霜清遠驛到處堪題詩發動寄遐以慰長
渴饑

同諸士夫議鄉約于龍福寺約成賦詩分韻得
君字

味梅爲無錫錢世節題

寒風吹開白玉瓣暖風吹出黃金彈入羹味美萬口知伊誰得味初花時錫山居士脗能稿前身莫是西湖老已愛撑簷獨樹奇還欣照水斜枝好歲歲花間雪滿天芙人綽約當瓊筵共出塵埃素質相忘太古前此中真味人稀曾花間不惜朝朝醉劉教空耕一代豪等閒甕灸爲心累

慶楊光祿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隨車雨足戀卑早閒中閱世渾難老說人歌召伯棠還聞食有安期棗瑞星一點弧南明高堂簫鼓慶長生歲律又更新甲子神仙何必定蓬瀛黃梅雨歌薰風度綠槐陰裏華筵鋪珍饌無炮玉西貍角觥滿挹金茎露燕子飛飛清書長況煙霏霧笑談香座擁賓朋盡醉酣舞迴綠繡紛成行二郎久戍朝天寢承恩暫許供滁酒百年盛福陳省華一代清名楊伯起心事優優身轉輕世間寵辱那能驚未嫌白髮三千丈應看黃河幾度清

送少司徒鄭公進尚書致仕還閩分韻得水字

早年獻策　明天子筆底珠璣爛盈紙便隨群彥集瀛洲還以三長參國史絲綸依垣竹鳴白駒不爲

塲苗止坐慚薄技奉周旋歸把遺經究終始篤牖前頭翠色多棹歌殼外清流駛半渤方慙少室居謝安又向東山起三秋憲節凜永霜六館春風散桃李已凋憂動髮漸疎未論冷熱官頻徙分務功高計省堂賜歸恩重尚書履出處孤蹤自不群卷舒妙道誰能揆巢父真成一段奇仲翁寧擅西都美請看龍江出祖時送行車馬如流水

梧岡一瑞圖爲曾玉峯姑大題

三鳳來儀處飛止梧桐樹岡上梧幾百年老枝新棠合春煙煙消日出天萬里三鳳和鳴清俗耳廣延

文彩何爛然岐山遺響傳周史靈物由來瑞太平絶似曾家三弟兄亞卿邁種皐陶德兩教都傳伏氏經就中國教才尤敏七步成章思無窘百鳥喧啾徒倒爲豈知靈物殊凡蠢梧桐依舊凌霄高枝上來來多鳳毛養成羽翮栟飛去隨時隱見疇能嘲

望廬山

千里廬山一片石元氣爲根倚天立月色霄澄白鹿寒露華曉霽香鑪濕左瞰長江右抗湖近分衆壑遠模糊未容絶頂通人跡長向晴空展畫圖誰能共我摹瑤草幽泉栝石窮探討倘遇仙翁跨鶴來長生秘

訣應傾倒兄胥支離無柔何徒勞翹首望嵯峨此行
倘遂區區志須借蒼崖百丈磨

學古樓歌

屈指今年四十五一事無成心獨苦北斗那能挹酒
漿東風正好捉麈園家住西岡地頗幽門前屋後多
平疇一溪水去無路四面青山來入樓樓名學古
浪標榜古人實學今誰講旦旦趨庭奉起居時時靜
坐聊存養此心存久還自靈中和無物如有形幾微
極處通天地呼吸之間具典刑平生謾抱區區志途
長力薄愁難致荏苒如今作棄材悠悠宇宙非吾事

學成假使遂行之要見黎民飽暖時可能學古樓中
坐妻子啼號付不知以茲微祿農圃端須學黃粘價平添
一脚且種山田且讀書菜羹麥飯為誰能量但遇先秋一朵開

梅鶴舊園歌賦長歌為大人封君萬壽之獻

羅浮山畔娟娟月照見寒梅一林發老鶴長年此託
棲氣骨風神兩超越生綃半幅誰寫真兒今把玩偏
能頻眼前猶自有奇物天下豈得無仙人仙人人道
吾翁是未論服食論標致清白孤高壽且康秪應
梅鶴差堪譬又大堂中春酒深醉醒坡夢與道吟直

吳山路幾千渚蘋岸藹花無數宋南都數秦禾城
郭光涵震澤波宦好常陪五馬貴政通應得萬人和
淨雲富貴終何有汗簡功名澤不朽贈之千金謾一
言論心何日重携手

楊氏姊七十壽歌

春來無處無芳草何處春光應更好喬木啼鶯日正
暄華堂戲綵人雖老早向深閨足苦心蠶線布縷又
金針天桃已協周南詠蒸竹仍涵晚歲陰潤蘋采得
還親筆天問我為思親到長子提孫孝不衰壽康宜
獲天之報即今七秩頗猶童香風坐滿芝蘭藪白頭
鑒養老存焉

老弟達生日長歌徑過東山東五人同產二人在誰
能不念平生覺有分歡娛合共追無情歲月從渠邁
舊路重尋了不差入門絃管競喧啞歌動一酌長生
酒看取蟠桃幾度花

晴山搜書舍為慶太守賦

蔣生徑裏足清陰陶谷籬落皆黃金晴山先生書滿
屋亦有花竹清入心棟雲飛盡日杲杲玉華戟戟挿
晴昊境靜應無俗客來詩成自把芳樽倒有時舉望
復經丘壑歷平生舊釣遊春風高樹啼黃鳥秋水方
塘泛白鷗真樂由來無內外觀物搜書兩無礙說向

傍人會者稀高談空自超三界

次峽江庚戌春赴南雍省侍秋半乃還頗有賦
詠而亡其稿追憶僅得此下十章

眼界俄開闊悠然獨倚蓬窗煙藏遠樹殘照掠孤峰
合市人初散隣舡話不同兩年頻過此碌碌愧英雄

相傳此地楚有周驪駒

過白沙

過盡白沙洲千峰躍未休青餘原上麥紅失驛中樓
客子程途遠長江日夜流不緣君父重奔走亦何求

過市汊

舟過吳城

舟過吳城驛蒼茫暮景斜古祠淹日月生計半魚蒼
碧草眠黃犢青山印白沙風光長似此何處不為家

望小孤 時正與友人對飲

小酌初成醉扁舟已出湖乾坤雙眼闊江漢一峯孤
龍窟深通海茅封半屬吳北流平似砥無復向時虞

過峯陽河 時正與友人圍棋

圍棋決勝苦回首李陽河一烏過江沒片雲遮日多
荻苗風棗淨漁艇浪中俄蘆案今番罄蛟龍可柰何

過清溪

山水池州好風波客子愁可憐趙郭發深愧宋齊丘
忠義名長在姦諛死即休致君時未晚弔古淚還流

過蕪湖

佳麗蕪湖縣千年拱帝京樹連淮浦碧江逐海潮平
天地容疎拙風波託死生不將詩句覓對景若爲情

次烏江

慷慨虞歌闋崢嶸漢業成烏江元入海亭長謾多情

義帝今安在韓生已就烹拔山如可恃無處着天明

回途過大孤

萬頃秋波裏擎天一柱孤仙姬不可見元氣自相扶
往返隨陽鳥平安憶鯉魚顧瞻江漢水極目倍躊躇

送許儀宬還南昌

野色開晴望櫚花照別筵交情詩卷裡帆影暮雲邊
天錫恩波闊人誇盛里賢論文殊草草分手思茫然

何孝子廬墓聞而有作

風雨青山夜苫塞病骨臞精誠驅魍魎厥衛伏於菟
報德心何極旌門詔有孚孝經餘斷簡長此奉詩

誤

魏封君泰先生同年國榖之父二首

志節古貧見發光與世延青衿原有造玉樹晚爭妍
已拜斐龍勑何須二頃田向來勤仰止聞訃重凄然

遠業開庭訓新封領戶曹養分天祿厚吟對碧山高
旅省欲初洽仙遊事總勞楸梧深馬鬣風雨幕蕭騷

次韻答余宗周侍御余時按治遼東二首

驄馬遼陽路霜清草樹稀直知臨事勇端慰遠人依
過客傳新藁行年損昔非夜堂孤酌處南極正騰輝

余生日之夜獨酌感於懷賦詩自解

拙宦終何補深知事事乖來宵仍歎歎誰恩重依依
虎豹精神別鼠狐事業非何時燒短燭獨抹酒共清輝

哭同年張總戎黃門

高步驅流俗戎行領爭臣物情端有望天道詎無親
筆絕中宵草山頹百戰身魂兮何處在華月滿

楓宸

朔風吹汴至寒夜不成眠邦國斯人淚煙波寡婦船
故山春寂寂戍冊旅晚翩翩白古誰無死時韋浪百年

戊辰五月西歸寫懷寄會中諸君子二首

寫祿渾無補歸耕似有名海鷗迎客下風華門江平道在貧堪老身閑夢亦清金陵千載地回首獨含情

五月還鄉客飄然一布衣耕耘真子職消息是天機江水無潮漲風帆帶雨飛心知蓬島近白合寄書稀

舟中偶作次韻

江立風前水山眠雨後霞鵜堤浮半柳新市聚圍沙去國蛇添足防身琴失牙月華今久減愁聽隔船笳

賦玉泉

境勝陰陽會泉井草樹芳清池凝玉液翠壁寫虹光澤潤京師闊流交渤海長山前亭子在游豫德

送張虞咨都事考績赴京無過華亭省墓二首

黃鳥正嚶鳴垂楊拂曙晴幕門都督府舟發石頭城

官業乎臺論離筵悵友生向來觀國眼今去轉分明

壯簡編年就衆軍奏績時學因庭訓爲忠自孝思後

雨露心兼悚風塵鬢未絲不妨閒鶴唳休遣滯行期

送李司徒致仕二首

春城車馬動相送滿江干風定塵猶起潮平酒未闌

急流推勇退當局羨旁觀珍重尚書令惟應踏翠巒

風正雙帆駛天高一劒長家庭多暇日舊學好南帶

次韻答周德孚員外二首

寄漢宾鴻遠河山重錦明遠知行樂處詩比沁源清

送弟大興致仕還溪水二首

往日湖西道風霜我最知才高終作士髮短欲成絲

復老思歸重還山路轉遥不妨琴鶴外添取送行詩

在竹書齋住歸來菊正花秋高喜閒心轉逸意與俗同流

步稚生決清池川湖橫竹林無限好強半夢中遊

送司徒致仕還蘇州

今日姑蘇郡耆英似洛中公爲到伯壽誰儗席君從

白首功名遂黃麻禮數崇樊籠真自取能不羨冥鴻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消事深爰宥龍恩浩紛紛城日遲烘柳江風暖送雲

近郊行色盡雙闕曙光分想見皐陶作諮諏一正

送徐監生亘歸臨川

遊子促歸裝官橋柳乍黃姓名銓部籍鄉篤故人鰣

風正雙帆駛天高一劒長家庭多暇日舊學好南帶

次韻答周德孚員外二首

竝送長河遠同朝　紫芝語傳晨纔解談欵夜燈
存柳幄籠村店湍雷鼓隔門陟明堆豫賀公道謝扳
援
父書曾倫讀師道詎能奪倫承年華遠趨朝職分存
一函終盤豈物意開門相彼溝中瘠須煩健者援
示兒　兒怨二弟
非引勿登樓　以此五字扳樓高
近斗牛俗人那得涸回氣谷相求至樂存書卷餘欵
付酒甌此心潭不安溪上有群鷗
非引勿登樓孫偕或馬牛百年清白足千古靜堪求
登樓先生存稿　卷二六
風動青紗帳茶香白玉甌憑高時一望春水正浮鷗
夜榻幾論心村庄更一臨作樓偏得景栽竹漸成陰
帆駛風初正尊殘日未沉聞哦五字憂思覺同深
猶存樂水心軒檻喜平臨高樹鳴天籟輕雲結午陰
地偏幽事足江迥遠書沈疎拙終何補滄洲興轉深
大司馬彭幸菴先生賀席上作
銀燭然初夜寒鴉徙別枝衣冠成雅會肝膽託新知
把盞欣逢聖哦詩聽出奇潞公今再起不似洛中時
送賈南塢先生奉使安隆恭題
興獻帝神主
宮帶衮袍新承　恩出紫宸督成千里別聊勸一杯
酹春卮壯山曉花明郢樹春想當揮筆處光彩動神
人
大司寇林見素先生朝見之日余適出京承見
示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書壽詩凡四首依韻
奉答
高人仁適莫消息與時行岫後雲還出溪春水自生
二一三
桴歌經久遠歸路到忘干無泰師門處心知九曲清
巖巒先生存稿　卷二六
簸裕際絕勁力副拳綠自作從龍起難忘抗日眠
道尚淳滴派經古惜殘箱想見麐吹處薰風滿舜弦
愁極堪興卜根深有大年駝峰精舍上春水寫簷前
穆叟尚高履先陪閬苑仙功名卑馬耳麋鹿白塔海
一酌金陵酒分飛二十年誰歌宮扇底相見燭光前
海宇公宜壽塵埃我未仙春明回首隔猶荷故人憐
金陵官舍四首次郭价大司業韻館舍余所
十載經營處能忘別後情棟梁天與立竹樹手栽成
再到逢賢主相看是老生要知人地稱詩句已全清

師席高南斗西齋類隱居窻虛蕉旋展庭凈草新除
廟鼓時驚夢山雲每潤書比中多樂事誰擬問朝車
賸有論文樂無存玩物娛萬形皆至理一貫乃真儒
習習傳天籟亭亭聳德隅歲寒吾與汝那肯向炎趨

此詠舊所栽檜

壁水傳新製瀟沙又一時為憐居第好須遣故人知
細竹連深巷疎花映短籬便應携酒去醉倒亦吾宜

贈鄉耆張克謙

三十年來往鄉情久更親家和渾是福屋潤豈為貧
每愛清尊滿何妨白髮新喬梓毛生序禹之亡

蔡軒第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

憲府歸來早林居十五秋心誠靜龍利已界勤
宸旒深戶深初入前山翠欲流壽觴宜數舉花甲況
榮周

送林太宰入朝

宿德歷三事留都領百寮勳庸隨日盛華衮及春朝
每憶天威近寧辭驛路遙祖庭移白晝文旆倚丹霄
江暖魚龍躍風微燕雀嬌碧雲淮浦樹明月廣陵橋
物色添詩稿民風聽里謠由來氷作鑑到處斗橫杓
信有安危責能忘燥濕調漢庭推丙吉唐室重房喬
宰府應重入皇綱助聿昭拔茅如有象疎拙分漁樵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得氷字

有笑儒林秀無慚國士稱文章明藻火意氣倚丘陵
山霧曾藏豹天風忽徙鵬　勅從中秘出官就外臺
陸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獨持風采峻會覩鬢髭
興兩共芳尊歡雲兼別思凝炎威方熇熇珍重玉壺
氷

壽封君吳先生號味菜

人物三吳舊家聲百代延風流思季札文采見通玄
種德高槐在鳴陰老鶴便菜根新得味春酒正開筵
屋照晴川潤花迎綵服鮮氷壺行玉果銀甲響鵾絃

逢島雲霞接齊山紫翠連舉觴公自樂分席我無緣
壽域知優入官封看屢遷正當難老日還值太平年
荔落欽高躅放勳寄短篇莫論初甲子從此更三千

送鄭司徒致仕還閩

子却公家事真成畫錦還風雲清夢斷天地此身閒
人在羲皇上　恩深季孟間長壽安得侵逸駕未容攀
攀遠驛通嚴傳新杉統故關海鷗應漸狎徑竹擬重
刪政告離觴盡休辭酒量慳可能分手後猶得會蓬
山

大人生日奉壽

壽酒年年旨今年旨且多三郎初在侍雙鬢幾曾皤
庭隘回波舞林低擊壤歌乾坤真廣大風景更清和
水活秧堪脫山明雨乍過曉簷啼綠樹梁燕乳新巢
每每人同樂來來吉有它獨憐西望眼無奈白雲何

仲兄迪參議進表還取道歸省江東酌別詩以送之

公事粗能了私情自合通暫迂千里道偏得一帆風
過我冬纔半趨庭日正中金緋堂上下桑梓座西東
尊酒先春熟華鐙徹夜紅鴻鳴欣子和璞起聽篤終
燕賀逢迎數牛眠洒掃恭來絃還雅詞王樹愜深衷

龍福三生石王山百丈峰輒因乘興遠詩為索題工
溪鳥辭相狎巖花漫作叢舊遊人漸滅新好趣應同
卻井雖云樂官資亦頗崇吾　翁如月眼貪看及民
功

仲弟年滿五十且新居落成詩以慶之

新構迎雲起華筵匝地開情光鮮戶牖秋色淨樽罍
鶴舞衣冠集紛紛燕雀來芝蘭陪日長弟棣自天培
知命希宣父娛親學老萊遠山明有望深徑寂無媒
棣鄂林花落詩成鶴夢回鉤簾通野氣閉閣理書堆
琬琰榮家棄絲綸寶　聖哉百年方半歷衆矣似魚

該悅漱泉霏玉朝餐菜葅藜私懷真自慊　王命忍
相催筋力吾衰矣餘為子壯哉幸逢更化日應展濟
川才壽傑岡陵並名期竹帛陪矩章慚管禱為報謝
瓊瑰

劉仁仲修撰歸省壽其祖母

龍衮昭壽萬棗春從班多暇蒙歸頻非關故國青山
好為憶重闈白髮新晨妝寒光迎灩瀲霞筵晴色散
峨峨何由洞挹巴江水淨洗金罍侑幾巡

送襄陽郭太守廷章兩考還任

峴山深刻照乾坤善政千年擬並論魚藻載歌榮畫

接虎符重剖慰思存風前旌旆河南路兩後桑麻漢
上村送別秖今何必遠佇看玄髮入都門

持節東魯為周希源冬官賦

展親共喜天書下持節遠看水部東麟角新蓂階律
呂馬頭晴色見龜蒙心馳湖里春風動醴錫靈光禮
數隆周度想應河患急早據籌策贊司空

送尹如川副郎奉使靖江

星郎蹤跡半天涯今日槎頭却到家萬里風雲隨
絳節九原香火拜 黃麻枝與曲盡人間樂畫錦從
敎里開誇想得盃籌重對酒東風開徧上林花

妹夫蕭時肅望京兄時暗鵝酒邀余晚遊休咲
巷

纔到城来便覺忙共尋芳草趁斜陽高溫渾淨蓮山
合休咲菴深聲竹涼掃地開蓬情轉洽倚風幢古興
偏長斯文叵會應難得後夜相思月滿梁

陳東衡劉 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 戊午冬

酒酣棄興郎登樓千里湖山豁醉眸風挾霜威俊骨
冷梅將春意與心謀繙衣愛客成佳會彩筆題詩紀
勝遊後夜孤舟明月裏顧瞻南斗思悠悠

送義興耕隱徐公還鄉

先生歸向毘陵去木落天高正及秋鶴望長風吹潞
水一舩明月過揚州大家文獻風流在暮景林泉福
履優雖下黃花應有待詩遊深泛紫金甌

送湖廣史史之建昌

親王開國綏南土賢傅承恩出 禁闥鳳輦龍旂
頻龍從緋袍金帶有光輝當杯莫惜離筵醉此別應
知後會稀路入官湖詩景好落霞孤鶩有雝飛

分題王司副天申沙溪八景得大守仙風南阡

耕樂二首止
春牀一

太守遺踪半綠苔廟門猶倚碧山開競傳梅福登仙
去恐向桃源避世來揮鶴長松無鳥宿鎖蛟深穴有
人猜何當載酒窮幽討杖履須約我陪

送封君劉先生歸陳留先任南雍博士

清朝父子才名重上國永弧樂事多優老舊承
天子詔考槃還賦頌人過白雲有待開三徑明月相
隨過九河物外高懷誰共賞塵途回首一長歌

送吳翰之任北勝州劉仲先之友

大夫官重清時選荐沐 天恩風志伸鵬翼圖南
卅鳳曉下車初見碧鷄春治如延壽終移俗政比陽
城却近仁最是交親憐遠別便鴻無惜附書頻

送同寅劉可大先生南還
十年甲第尚青袍宦業多因養母拋朝退不辭趨館
數夢回還念倚門勞燕山曉送裏遥騎嶺水秋移月
下舡一日三公真不換相看吾已愧吾曺

送熊掌教之任無極徐舜和先生為宋
馬度河橋柳正黃青山千里護行裝道等豈論功名
薄縣古曾聞士習良高座橫經朝伐鼓小齋哦句夜
焚香碧桃天上花如錦會有人傳種植方

送萬典簿之衡州
久客京華髮來霜又携書劒赴衡陽黃金臺下人千
里青草湖邊鴈幾行大國極機閑領袖小齋風月託

壺觴知君更有登臨賞七十二峯秋興長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閩里祭告回休
衙命車駕四騏雄滄益遠追隨暫停秘閣裁詩
筆細講虞庠釋奠儀泗水秋風千古意東山明月幾
篇詩眼前不用論興廢天地無窮祀典垂

送李壽夫司訓之繁昌
秋日河橋楊柳疎幾人携酒送征車官清最喜逢迎
少俸薄寧論服食餘紅燭夜傳齋內火青山朝對案
頭書嚴君會有東遊興入饌偏多白白魚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東林見月幾虧盈布被藤床客夢清最續過頻徵覆
考宗器以無按察司考語吏部新詩長得入優評便
行查是以又往報至乃得歸
民方畧仍騰疏入幕風流獨擅名來鶴亭前春色早

錦袍歸映百花明亭乃宗黨建以息之所
九日同彭景武春官徐舜和汪抑之賦之三太
史白雲觀登高
人情都愛重陽好塵世難逢笑口開與子丁寧深戒
酒及身強健數登臺千山落木嵐光老萬井寒煙暮
色催上馬頻然烏帽側風流無讓習池回
送羅子文任興化推官
雛鶚欲能吟詩正是詩人別我時雲布曉陰天漠
漠柳含春意日遲遲親闈視膳江魚美官舍開庭海
鮭宜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

送李都尉赴江西
將軍赴鎮馬如龍寶劒飛霜膽氣雄第一才名光武
舉儘多能事振宋風西山曉色旌幢外南浦秋聲鼓
角中翹首雲臺高萬丈會將歌舞笑兒童
送蕭順之宰古田
交情十載潭如昨文雅風流繼昔賢製錦祇今須妙
手夢刀他日看喬遷仙舟況泛前浦帝鳥依依戀
別筵勤學一生知底用姓名留取汗青傳
次韻吳克温先生雪假山二首
對酒山成大笑號千金須賞花時勞解囷積雪寧非
智恐碍飛雲不用高勢壓簷楹捲鳳翼光侵檻俎
牛毛眼前真假無煩辨不見桑田變海濤
夢裡山靈向我號良工無乃用心勞三峯削出瀛洲
近千里移來太白高見貺忧疑添一倍流石髓出雲
空擬潤田毛知君自有悠然處幾度長歌酌翠濤
送趙庭實太守之濟南
入眼風標識貴人錦袍還似布衣貧久含鷄舌趨金
馬暫別龍顏剖玉麟千里封疆河濟合百年勛業鼎
鼐親寒風落盡雜亭柳未阻隨車有脚春
憶過吳門趙拜日秀眉盈寸炯雙瞳承
恩已帶冰
銜貴客頻催玉觴空千里書來驚伏枕一朝仙去
訃乘風天平山畔人多少細挹井泉思不窮
送段廷舉掌教之東平
移官又問東原路臨別匆匆不盡觴岸序合與周禮
樂山河循記漢封疆行邊樹繞雲帆迴坐棗風回洋
藻香師道正看絕祖武永銜重擬荷恩光
壬戌元宵應制四首
明德當天曆數歸華夷無處不光輝還將燈火同民

樂未覺觀游與道漢瑞鼎迴浮溫室樹鄉雲濃染侍
臣衣不知夜色深還近蓬萊頂上稀

千金一刻是元霄惟有官家樂事饒煙火熏天呈巧
樣管絃隨處奏新謠重門月上金鋪暖四海春回玉
燭調願取滄溟供壽酒年年今夕奉神堯

九陌香塵徹夜飛禁中燈火正輝輝煙雲香霧魚龍
見樓閣玲瓏錦繡圍風遞歌聲聞別館梅交春色上
重闈　皇心自儆無虞日畢歲觀遊此外稀

舞態頻更夜未央漸看華月轉東廊燭龍夫矯天門
迥火樹參差禁路長一曲咲獨回春似海三呼齊祝壽

如岡太平樂事渾難寫儗續豳詩卷阿第二章

風正衣冠坐講堂載歌棫樸與洋洋碧梧日上群英
合冊柱風行六館涼野馬塵回同禮樂春鑾繚繞就漢
文章陶鎔自愧渾無術校閱寧辭累日忙

送劉循理冬官公差之賴使道過家

官曹暫入身如客省檄聿承　命自天驛路年華南
鴈盡故園春色小桃鮮功名正屬三塗後琴矢寧煩
百步先何處詩懷應更好鸞孤壁上倩晴川

齋居懷京中舊寮友

殘雪凝光竹牖風齋居那復故人同孤吟入夜才偏
旌遠道逢春夢忽通七日文章憑霧豹百年蹤跡等
泥鴻也應書念江湖客獨沼詩來定幾筒

送馬汝弼太守還廬州（尊翁時為南京少宗伯）

颺轉濡須鼓急撾兒童騎竹滿晴沙繞傾別酒催行
色便有春風管物華雲氣暖通南省樹茶煙清繞使
君衙亦知撫字勞心在蜀取功名入世家

氷蘗為彭中舍乃尊賦

生來不作封侯夢老去依然赤子心千駟景公身易
朽一瓢顏氏樂堪尋行藏自喜山林遠清苦誰知意

味深欲叩陰陽探藥籠秘方珍重幾南金

奉邀舊翰林諸公草酌次韻（是會有詩太宰林公名以壁未會詩）

煙雨樓臺生氣清肩輿聯過識高情座當移處懷初
暢酒到酣時共轉明樽好故應帝啼鳥戀山高還被夕
陽旌風流凌想瀛州舊壁水新頌訂會名

送陳黃門惇贊送父還鄉

安車穩就金陵養紫誥新貽近侍封正喜德星移
照遠忽聞歸興過秋濃銀鞍晚衛離亭雨綵服晨窓
別岸鍾此去亦知寬告在壽筵無日不從容

次韻呈守菴叔父

平生防意直如城憂患無干老太平閑對金罍終日飲醉看玉樹幾枝橫養魚水縮還親導採藥山深慣獨行誰道古人今不及鹿門風景正分明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老至飄然謝寵榮　詔書優進地官卿從知去國心猶亦見說還山夢已清驛路暫依紅樹宿海邦重訂白鷗盟維駒不盡今朝意仰羨徒懸後夜情

和鄭司徒留別韻

別酒初醒月滿江暫憑官舫作吟窗殘棋懶用機心著神骨那堪督力扛路出五湖人去獨風清三徑鶴

來雙閘中著述能多辭消得群儒北向降

送鄧憲副提學江西

雨霽官河掛午帆仙舟乘濺去如飛諸生學問存童句夫子心胸有範圍白鹿洞前雲漠漠聘君亭下草菲菲從來古意知多少此日臨歧願不違

中秋夜看月有作　丙寅歲

月滿高樓猶未知今朝那合上樓遲不須逢暗故動望且試停杯一問之三五可能長潔白尋常還是幾盈虧樂同年少心偏遠倚遍欄干有所思

十六夜

長空萬里淨無雲月色今宵滿十分清賞偶因嚴戒輟時光改歎目睽此以馳遠書頻遣吉辭聞安山連北斗疑增峻風入南樓覺尚薰辦得此心如此景人間何事漫紛紛

奉和

大人送行韻上呈　二首

可人秋月滿樓光明發誰教促去裝清夢尚隨靈壽杖餘金難覓返魂香前周後魯知何日北斗南箕各一方惟有訓辭長在目要看千里作尋常

奉來庭訓日周旋宦業無成浪有年愛日自緣心事切辭官非為里居便陶鈞妙手寧須戒螻蟻微忱莫動天離思更將秋色遠曉江孤鴈落霞前

又用韻奉廣　大人之意　二首

慣依黃髮欵年光肯為浮名浪趣裝竹色不隨寒暑變花枝長作笑談香家傳宦誦非今日道濟時艱有大方烏鳥私情憐未遂諸孫歌舞亦能常

兩京仍讀彩舟還色養關心喜有年三徑舊開風月滿深承新製起居便謳吟體傳唐家律寤寐心懸杞國天遠別極知諸福在夢魂偏泥寢門前

灑洲雅會次劉野亭先生韻　兩有年字同義別　四首

垣竹埤梧映碧溪八龍名氏爛新題乾坤此會今能再江漢清流自不西前席已歸黃閣老雅歌仍和壯山蔡黃花待我渾無怎敢向霜枝着眼低

郤夫貪住白雲谿一鶴多慚大手題幾憶蓬瀛天遠近又親談咲席東西洒行樂處無浮白爰味平時半著蔡千古斯文知未喪晚風裊柳望中低

分曹多暇復同遊意氣驪駒九州佳地稱為文字飲清樽嫵及婦人謀毫端珠玉三千首眼底衣冠第一流却恐疎慵衆未得　君恩交誼兩難酬

黃花對酒勝春遊羞裏蒲萄肯換州詰誰有時成故里流瓊玖木瓜渾不類向來詩句若為酬

送王實菴太宰致仕

承　詔歸田鬢未皤好山徐奉板輿過人生盛福今如此身外浮名更若何四海均平藏姚用三朝遭際足恩波夢魂儻憶留都景飛示新篇莫厭多

楊文貞公祠成大司成氷玉先生有作次韻二首

霖雨當時已霈然更餘慶澤及畫堂開身輕幾欵凌雲載太守襄封契九天奔走故應多士合經營還喜後人賢清時盛典那無紀墻壁新題又幾聯

物情天意久差池殷禮初聞賦孔時公旦丞營侯國領巫咸熱烈史官知衣冠此日方香慶陵谷他年莫浪疑來哲升堂渾不少合分前席與伊誰

送王伯安入朝庚午冬

危鑪聯句佛燈前雲散風流頻十年留見山東題小錄又聞瀛海遇真仙一封朝奏心徒切萬里生還命有懸今日仕優仍好學獨勞書卷去朝天

慶鶴次劉野亭先生韻四首

出塵標格價難裁籠入南宮手自開槐露乍零呼伴起竹風微動御仙來新袍有象宜為主老鳳無毛合

避座我欲借騎應不惜上摩黃道訪三台

故與新依費討裁薾襟頻思若為開綸肯種竹百竿活又喜傳書雙鶴來聲徹鈞天諧律呂食分清俸走輿臺浮丘相法流傳在何似吟篇落上台

鳴皋詩好為誰裁靡爵心同象有開禁省合容仙客聚竹窓是故人來春程萬舞時衆隊靜鼓瑾琴屢傍臺多謝揚州貪刺史清風千古屬公台

綃素應煩玉女裁曉風嚴度畫堂開身輕幾欵凌雲去性野端能擇主來曾見蘇公遊赤壁復隨清獻過琴臺人間俛仰江山舊今日光華邇上台

送黃太宰先生致仕

馬船橫壁大江渭且對灘蓬賦別知天上風雲還似昨古來鄉和亦如斯青山自是通行路黃髮何妨再起時家近蘭亭春正好未應高興減羲之

送楊長史之任

壁水溶溶老翠芹湘潭春色又平分裾長穩向王門曳調古多從宦邸聞曉殿光華依大雅晚窓消息付微醺有時夢繞同寅地莫遣緘書隔暮雲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宦轍周流四十年甘棠陰在有詩傳匡時慮遠人難識執法官高地屢遷朝下午門同華少賞尋葦曲晚芳妍群生共此恢恢網一洛道宏綱上屬天

送俞少司空赴召

鶯來高樹有新聲吹起殘花弄晚晴春水欲平桃葉渡冬卿初別石頭城魏牟江上心能遠顯父壺中酒正清臺沼百年餘武烈祇應前席問蒼生

送林博士赴九江貳守任

手栽桃李盡成陰此去應勞撫字心清酒幾行賒後會朱絃三歎有遺音爐峰日射香煙紫溢浦潮添雪水深解慍風行吾亦快不妨題句滿東林

陳復清輓章侍御察之父

吳水東頭舊隱村幾株楊柳映柴門閑中秀句多能辦身後清風凜尚存藥圃燕交春徑跡釣沙龍變晚湖痕亦知埋骨青山久深入泉臺有湛恩

次韻瞻起答何中蒙赵元默二舉人二首 又白湖閘門

雨中江柳亂鳧鷖午抱知君未肯貪萬里珠還南海櫝一般青出白沙藍心游物表風斯下坐到更深月正南巾幘依然塵不染蒼頭猶進曉盆湃

眼前兵合口三絨山有黃精憶舊鏡矣酒如淵軒客辭翠屏當滿要人監吟多未覺風光盡夢少何妨燕語喃行止分明天意在北風太夏送歸帆 時聞隣

雨中過鄱陽湖望廬山不見

那堪雨脚連山腳寄與山靈莫浪猜宇宙要開觀物眼風波方見濟川才卧龍庭院誰專領跨鶴仙人儻一來袖有辯香眞自惜鑪峰何日掃蓁苔

北堂永秀為趙元默賦

北堂坐對宜男草遊子行看永秀圖風渚殘燈飛夢近曉叢清露著花無香浮壽酒筵初秩影亂編衣日未晡共識王孫家法遠眼前餘慶定貞符

南浦逶迤綠樹多萬艘環繫水無波喧聒不覺催人老矣欲其如執熱何河朔芳樽空往事郢中白雪漫高歌十年塵垢紛盈爪聊就深清試刮磨

寓懷寄監中寮友

雞鳴山下橋門路二十年中憶屢遊伴食冊書新紙尾趨庭宛到舊營頭（按舊營居清時有幸歸日早白日無私照物周千里故人高誼在幾回風雨夢孤舟

慶族叔用舟甫壽七十

東風吹却暮雲輕南極光微夜明細數春秋經七十直從髫亂閱升平山扶棟宇層層在手種松筠箇箇成壽酒一年還一度德音長合重鄉評

用四阜叔父韻謝守菴叔父招飲

小樓偏得近高居酒熟常家隔壁呼最喜家庭多喜事豈不妨寫遠有乘除古人可作歸元宛實事堪陳陋子虛飲到酣時情已洽天寒何必更投壺

環山樓為陳太僕題

元龍床上有高樓新占淮南第一州青翠八牕來不斷圖書終日坐忘收花香客醉釀泉酒兩鄉人爭渡舟吟送夕陽芳草遠滿川雲錦散騶騮

用韻謝諸父見過賞雪

雪中清賞就蝸居坐久還開凍鳥呼草翠時羞憨館飣拜興常禮荷闢除老覩飲量渾無敵諸父詩名總不虛閒說梅梢春意早擬於花下更携壺

次韻寄二弟并自述共三首

同朝同氣復同居看取荊花滿意舒斗附北辰候舌正春生嚴棘網羅除笑談自可無三益變動還應玩六虛飲酒飲時遑念我磁罌無謝玉為壺

未親堂上定安居春酒杯長日自舒已向園林成獨樂不知廊廟富新除讀殘帝典孤鐙在燄遶禪機萬象虛寥觀底今多感老開身聊寄老翁壺

天涯書到動經年字滿長箋又短箋小日弟兄原競爽一時名位總光前從知有道興明哲自信無媒合塞逢身世本應寥易了古書何管一囊錢

聞述宦伏誅次澄江公韻

元惡端宜共五刑林逋仍覩罷三卿曹劉君臣有道終須正天日無私本自明堪笑李斯空歎犬（張也）若為馮道尚封瀛（焦也）中興合在周宣上一攬威權萬國平

次韻奉呈　大人

一門重譯被　恩光仰愧慈烏又趣裝清酒已塵先叙別紫袍猶得白薰香心期及物才非稱教熟趨庭

行合方聞說便途歸仲子私恩公義總天常時將賜之加

次韻答守巷叔父復官之賀

社鼠寧容久穴居時來羣憤一朝舒祖功宗德分明在苛禁繁文次第除萬里渚鴻飛向北幾人樵鹿夢成虛不才也復青氊舊賀酒親煩載滿壺

次韻答曹聖俞

此行疑定又疑非頼有高人獨我知宦重攻先東郭治情深難忘北山詩即有組豆橋門日寧異簞瓢陋巷時好景別來偏入夢雪坡春水到愚池

寄李敬夫用其送行韻二首

謫仙孫子望氷清七步踉蹌五字成心遠猶憐山水好眼高渾看利名輕存身我已慙皖鄙誰應和鸛鳴別酒半醒回首處江風吹浪葉雲平

錢載巖居夢亦清手栽松竹喜初成　君王自合天明畏我輩寧關世重輕幾卷長空資鑿食好山重許對鷄鳴却愁心學人稀講滿耳高談了治平

七言律詩九十八首

遊白鹿洞三首

偶尋白鹿洞中春初識廬山面目真

明雙瀑下垂深歲月開先瀑布在南遠望見之

辰白鹿書院正在五老峯下篤生豪傑寧無繼雄鎮江湖合有神

安得結茆當絶頂此生長作看山人

肩輿晨發路逶迤樹老山深日上遲古洞有名傳白鹿斯文無恙仰　先師辦香喜遂平生願遺刻貪尋

絶妙辭指點重勞賢別駕不妨深酌更題詩通判南康喬陪

竹因共午飲

斷岡深谷少人行逢著山花不識名水滿稻田羣鷺下林藏弟舍一鷄鳴儒冠夾道儀供肅時都學士及學士喬白鹿洞風泉流甫撰文

有生員九人讀書院中在亭前迎候皆秀朗可喜

道勝景洞中皆巨石環列可坐者百餘人

盖有文公先生遺筆焉其詳追省舊遊多漫浪斯文今

送楊晉叔京兆之任

玉立班行憶共朝金陵重覩舊風標九天召命來何遠千古心期話未消酌別盞香初壓酒過江帆趁欲

歸湖都人合識韓京兆佛甞端能手自燒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兄廸自丹陽寄來江行五詠時久侯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憶仲弟以六月六日上事 二首

曾從東海泝天河又占吳山第一坡官比舊來真特達皆過往同知魚蟄深堂底鴈斷蘆風別院啼貧鳥細雨閒堦長緑莎飛蓋東西休草草要聽含哺老人歌

桃花千樹塞玄都超佐薇垣帝渥殊上事不妨露著雨閒門先合剪春蕪無裘來徧野家應給窓窻同心德不孤須憶少年兄與弟青燈相對講三謨

奉呈 大人封君

簟幔風薰酒味柔野雲語蔭晩油油靜觀物理都成趣閒聽樵歌或點頭衣笥遠封開孔雀 孔雀開京中寄有草有懷無惜附書頻子夙行子六翮未虞虛擲人 劉禹錫送宣歙崔中丞

如椽因君重起連枝念為把平安兩字傳

送都憲丁應詔入長銀臺

憶季弟 以上皆用仲兪詩韻

日照銀臺晃披垣五年五度沐 殊恩拜右參一轉左參二進右

著處圓融德稱才還出因求舊領銀臺看花莫問玄都樹把酒聊空白下盃心計向來勤獨運　廟謨從此屬叅陪有時雙栢軒中坐為道頑兄一味獃

所居廂房之新扁也

壬申元夕大人用梅聖俞韻賦四章依韻奉呈弁寄二弟

坎止流行到處歡童顏無積酒庖還元宵月明心千古紙帳風清屋半間覺愛吟詩潭入杜早知尋樂獨希顏分來一派源頭水洗透諸兒夢覺關千金圖奉萬年歡況喜陽和次第還春酒復陳燔火笑顏猶有一般佳絕處紅塵飛不到清關

夜綵衣長在尸庭間天憐淡泊舒華月人為閒樂逞記得西湖醉乘歡滿城燔火夜深還

乙丑元宵老親

樂在遨遊外賢弟官猶季孟間藩省秩今叅大議問關何日破愁顏刻無童侍繞三口宅有重門底用關政通應得萬人歡將父心勞獨未還　紫縠香煙朝夕棗澄江明月夢魂閒豈無鮑叔深知管會有宣尼巧鑄顏他夕不妨更束燭談鋒先斬利名關

夜坐偶作時卧病僧菴

斜倚繩床認斗牛火星初夜欲西流人間締絡猶含暑天上風雲已報秋棨世可能無管葛腐儒空解說伊周行藏兩字明如月領取清光付酒甌

次韻平陽方懋學秋夜客懷二首王司成之家

坐閱芝蘭長謝庭幾番時雨又秋晴流螢影度鄉心切老鶴啟回客夢清屋東琴書渾令落眼中星十郤分明還山白是尋常事問取鵬搏九萬程

一葉飄黃下碧梧幃幔猶半屬詩廬山閨晚市風塵合月消秋庭草露多宴主東南原伯美才華西北定誰過玉泉金井深千尺汲引無能柰若何

寄致政大司徒洪洞韓公

零相從來自有真故園消息幾回春遥看冊冊低書翅翫取堂堂老健身鳥弄花枝春酒熟山圍壽域衮衣新亦知海內聽依在還擬彈冠踵後塵

次韻答吳石樓學士二首

累歲開雲日有程向人疇酢禮全生愁予小數迷金鼎舒短翼共雲程偶落天南北路生人在蓬壺勞夢想詩來江漢妙裁成春風未遣梅花盡阿閣應聞鳳鳥鳴尊酒論文知遠近百年珍重是風聲

次韻儲柴墟少宰除夕感懷病起自慰二首

使宅清如學士廳一燈除夕烟寒星春風細入鑪煙
紫食葉高將菜縷青雪有春漠漠禹益況餘新製敵
孫丁從前只大維熊夢始聞說維熊夢始醒
大成門左闢寒廳華轂來趨曉戴星坐久玉山疑乍
倒笑回銀海覺全青登庸正擬光啡甲陪祀還應戒
上丁神相高明諸福在得霑醇酎幾人醒

次韻寄答劉中和大尹

論文尊酒覩佳期春樹愁看暮雨滋桂管夢回三萬
里河楊花發幾千枝庭餐鸑鷟登科日筆掃珠璣退

食時游刃也知餘地在心君陶處合巍巍

喜通政弟至龍江(壬申十一月初七日)

別來誰擬會江南細數年華已十三煙郭樓臺還舊
夢夜窻風雨入清談燈花屢撥偏能健心事相看兩
不慙白髮高堂凝望久豈無尊酒未容酣

仲弟又無書

立遡東風卧看雲多情啼鳥隔重聞人非充穽誰無
過子有衣裳自合熏保障一方雖用武平安兩字豈
須文床頭頼得清尊在且共良朋一醉醺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家
慶六日焚 黃先是又兩其日始霽各識以

詩一章

萬里歸來及戚除布帆無恙喜何如南平門壯知新
作光遠堂深得暫居草酌夜留親燕客醉朝衣晨向縣
庭趨逢迎有道應忘勢不害真為孺子愚
拜舞能多喜不禁童顏朱綬畫堂深堦蘭玉樹森森
魚里閑兒童繞好音 紫誥且從天上落香醪初向
壽筵斟風吹幕動輕雲棲矯首南山見碧岑
旌旆悠揚鼓吹明翻翔輿馬快新晴 龍亭之處山
增勢 繡誥宣時谷應啟封號光華躋四品義方辛

苦憶平生每憐予季寧無兒今度梵 黃禮又成

喜季弟得子

季方書報捧珠新喜動渾家色笑真十載震來長虺
虩一門麟趾漸振振桑蓬出試寧論巧犀玉分張自
合均天春吾 翁全福在壽躋無日不陽春

寄贈仲弟進 表赴京

分守歸來暑欲徂遠飛雙槳入 皇都炎天默試氷
箱力壽域重披海嶽圖要得承恩堪醉飽不妨隨例
有追趨賢勞合是平生事暫許鄉園入夢無

送薛全卿之淮安

往還不盡斯文好猶喜分符近在淮洪範剛衆歸擬
議小民休戚繫科羞風含畫戟森階祀兩濕青田盡
海涯期月規模千古事好音須慰故人悽

送王旣濱赴監便道歸省

寵命初臨正及瓜緋袍金帶轉光華門墻桃李新千
樹南北車書舊一家晨省細將萱草看畫遊都付里
人誇永嘉前輩儀刑遠心印傳來定不差

瀛洲會次豐原學先生韻 壬申四月十九日

開徧春花麥正秋鍾山晴翠滿芳洲地靈合有群仙
會景勝那無七字牧淨洗玉盤行海錯徐開霜甲有
蟹肥未老已在稿 卷之二八 一八
吳鉤年來自笑無靈氣敢蹴毋梯出一頭疑會神以
行將處之實不碍偶疾作
不克赴實不敢當也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

吉州著姓歐陽氏六百年來幾派分本本水源推刺
史風流文采到司勳遙遙祖武今能繼謁謁仁敬素
是聞多賀端溪諸父老炎天高蔭有青雲

送龍德宣之任瓊州

同鄉同榜復同庚獨以能官早著名臺院風隨銅虎
合丈席談經并總攬病起尚憐黃菊晚仙遊俄上白
雲端孤峰絶頂良宵月愁向金陵洒淚看

贈王宜學時以翰編謫官嶺南

送呂仲仁少卿之任

沙頭別酒過江醒滿路權轂是德馨飛蓋乍臨西澗
水携壺頻上醉翁亭山當戶牖瑶琨碧雨過郊原首
箭青同事亦知吾弟泰書來方自說趨庭

半山為歐陽時瑄賦

秀色知從武姥分蜀江廻抱隔塵氛骨蟠地穩疑藏
玉頂去天遥斷出雲樵徑客稀群鹿擾草堂星在遠
鐘聞會看叢桂秋花發山北山南處處薰

哭族祖壁翁二首 居景陵

故園喬木碧森森新貰經營幾歲陰空有尺書頻問
候何由尊酒一論心湖田統屋秋仍熟紗帽籠霜病
稍侵不道生涯今奄盡計來清淚滿衣襟

卷之二八 九

塵世勞多佚未償衆揄無復繫斜陽負薪有望前聞
在坦腹多能後事詳每憶轉蓬聊異縣不知埋骨定
何鄉舊時長徑山頭月夜夜清光滿屋梁

哭孤峯伯父

昭代遺才老一簞却憑高壽作恩官烏紗對酒壺觴
合丈席談經并總攬病起尚憐黃菊晚仙遊俄上白
雲端孤峰絶頂良宵月愁向金陵洒淚看

贈王宜學時以翰編謫官嶺南

涼風吹客過金陵尊酒相逢感慨增路遠只知紅日近山深初見白雲層百年譜諜傳忠孝四海交游念寢興君力正強吾未老江樓春暖待重登

次江司成秋日登獅子山尋閱江樓故址韻二首

絶頂風塵萬里秋閱江何處覓高樓草深欲疑遊人上林茂長容倦鳥休近水一灣明似玦遠山三點大如牛知君感慨題詩罷滿酌金巵坐看鷗

碧山紅樹玉人登水色人心晚共澄萬里輕帆風作使六朝遺跡谷為陵霜鴻過眼渾如客笑酒開懷不計升強欲追扳多病阻坐酬佳句復難能

甲戌初度伏蒙

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賦詩一章以志感且以申致眉壽之祝

青田官舍懸弧日五十年前正此辰科第倘然承世業劬勞何有報吾親詩來錫福恩逾重夢想承歡意亦真猶覺寸心如赤子靈椿何止八千春

依韻奉答西阜叔父

五十又逢初度日聰明那及少年時高堂錫福恩黃髮同氣增光有令眉官久只餘金作帶酒醇何用玉為卮竹林勝賞須乘興幸新民似舊黎時江西舉孟之就招

次韻寄答銀臺弟

百歲平分業未光家庭杯酌但循常孤踪久合依盤谷清夢時猶繞建章江冷魚龍愁混處天遥鴻鴈憶殊行何應共暖爰肱被細講行藏到夜央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北人官向北京遷騎鶴揚州不論錢原隰皇華如舊識官河新水快重沿手無高下究須臼心有經綸髮正玄因送年家還自省坐慚清俸欲歸田

春晚登戀虛閣次熊蜂先生韻

穿雲舊路偶重登步屧輕如鶴背來高閣俯臨千萬樹夕陽斜映兩三僧振衣總覺清風洒題壁惟應大手能何處花開紅又白醉遊吾記昔人曾

送楊晉叔亞卿入掌太常

尊酒江亭送長官錦帆高掛疾如翰風生綠樹吟懷爽鳥下平蕪望眼寬　清廟駿奔惟德稱治朝精選見才難台躔已近頭仍黑勲業何勞把鏡看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魯抱遺經鹵辟雍倚閭人老宦情慵虛名漫領江州幕厚德終膺柱史封七裘滿來還健在大篇吟就每

春容闊江雲物悲遊子壽域天教有路通

幽壤重光為唐仁夫少卿賦

兩度　恩光照夜臺分明功自篤方來林間稍覺悲風靜地下都應笑口開碑表嵯峨天近止山川盤礴氣佳哉舊灰未冷新煙續長使蘼金父老猜

送龍孔紹上舍還鄉

浦樹迎秋咽早蟬江風吹雨潤雛遲壯懷永結青雲上鄉思遙馳白鳥前伴得同儕深酒盞行逢佳景費吟箋已看頭角崢嶸見此去寧容久在淵

送同年劉廷壁出知蘭州

吳帆高映楚江秋轉向黃河最上頭落葉打篷疑夜雨遠雲仰佈見州樓男兒意氣終能壯刺史班資亦自優都下故人長引領政敲多遣向東流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全州

頻歲求歸始得歸此心惟是老天知冕公聞望無多輩白傅風流又一時帆向瀟湘秋色遠音回鍾阜夕陽遲能將捧日排雲手盡采山中五色芝

送尹其信司訓之新昌

喬木名門遠近知舊官新命老成時重逢正擬論文細相送無嫌載酒進冰雪戒途慮耐冷江山如畫好

題詩憑將實學從頭講肯作尋章摘句師

送大司空柴公致仕

相送都門更一程喜於身退見功成旌旄捉留鑾江山重新掛朝冠步屧輕丞鷁正駛隼旗開路晝倫晴山林歲晚無塵雜幾箇松筠是友生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　詔進太僕少卿以寵其行

徵書輒起陶閑宅祖道榮歸傅美卿京洛風塵從此出哲人心跡到頭清鷗迎釣艇添新伴容闔詩壇續舊盟樂事勝於讀書取傍花啼作小兒敲

早從京兆問佳政晚向蜀都近德隣杯酒未交心已醉篇章難和諷能頻腰間合有黃金帶頭上終須細葛巾文敏家啟淳未墜百年林木盡含春

和答尹寅副先生三首

頓收佳什見情親一字都來不犯塵秋院揮毫風正爽曉窗開卷墨猶新論心每憶同遊處矯首難忘奉別晨門帶清流山附屋暮年詩酒共誰頻

天賦微才諒有垠誤家　新命出楓宸平生漫許心非石何道能令鬼不神報之治埃慚厚祿愁深江海繫斯人爭如未老身先退林下清風世所珍

十年一曲採芝歌高掛朝冠保太和風采至今傳蜀
土文章從昔重賢科情縈遠句能多寄光照寒門厚
再過休怪報章成忽緩兩曹重體簿書磨時攝工部
和答楊司訓先生
芹洋香風十載閒故山歸早亦殊恩春來每白添詩
債酒罷同誰卧竹根臺省備員遥慶我篇章傳世竟
輸君田風報李還西望雲樹參差日未昏
奉和 大人示喜之作
天思已自
先朝厚休命還從此日申三品從班榮若我萬邦參

獻豈無人憂時贊政終誰諒衛道身微每自珍勉率
義方圖寸補永怡黃髮照青春
山明水淨西岡里日暖風和久大堂 老父自應多
受福諸兒都幸器成童才慚吏部纓能濯識可銀臺
佩合揚海適意回仍有獻壽遵珠玉爛輝光
送胡司徒致仕
壽篇懇著留公句公竟投簪可奈何林下清風應更
遠鏡中疎鬢未全皤功成不負官曹重身退還膺寵
命多却把釣遊尋往跡雙笻重去弄晴波
寄銀臺弟及寫懷各一首俱用其采石登高韻
珂色凝寒鴈陣橫兩回江上送君行長年也識沁泗
意流水何如去住情恃父事業濂句能多寄光照寒門厚
再過休怪報章成忽緩兩曹重體簿書磨時攝工部
堪驚別來還夢金陵否早晚相親是交生
羅子文侍御隆馬傷足有作次韻二首
柳暗春城起暮煙城頭殘照數峰妍欣同道侶尋顏
樂憶聽詩翁詠李娟蜂蝶有營紛白苔夔蚿何校漫
相忙素來心事如絃直得謝浮名更洒然
九衢驟馬午停鞭羸得都人掉臂行事出不虞應有
數庸存無妄豈無驚少拚日月供衾枕兼把琴尊養
性情高步天衢玄髮在直須宣力徧蒼生

詩句清堪敵草塘為古諸福定如何還壹再聘追風
騎宴客仍開畫錦堂使好喧呼如杜適可能堅臥似
袁僧他年並鼓翅翔地細雨新橋路莫忘
次吳白樓借山韻
借居聊誦鄭集詩無得峰颯不費辭青眼熟看忘主
客紫金通對辨公私樓雲老樹巖頭幹照水名花洞
口枝仁者安然如固有我來須盡壽筵巵
送學正廉乃禎同考應天事畢還定庫
秦淮西畔棘闈深夜燭晨光異苦心自信吹噓遺朽
木總知淘汰得精金儒門譜牒端能繼客路風霜亦

憤禁此去三鱣佳兆協再從天上叙鄉音

送王司成考績

離邁氷霊瑩征袍未説官資堂已高戀闕豈辭來往數過家無有送迎勞百年繼武仍科第四海知心總鬢髪春暖鴈行分又合鳳池從此對揮毫

送大司成魯連北政莅北監

南北山川總　帝畿賢勞那得謝驅馳江濤滾滾風初定燕泰茫茫雨載滋多學竟須歸易簡時文先與變支離臨岐病眼分明在不負清朝國子師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寇致仕僑居余陵

宦轍留連即故鄉石城斜日錦水光官高獨欠樓堂地身健何須服食方鑾衆深恩應有數承家餘慶故難量都人拭目耆英會莫遣風流擅洛陽

送潘寺正鑑任福建佥事

棘寺勞多德在人外臺超擢寵恩新未論富貴還鄉里豫擬澄清到海濱秋院兩殽蕉葉重晚衙晴色荔枝匀盡芳汗簡應留意性有廉公兩字真

幷日白巖司馬招飲于天界寺席上次翁菴宗伯韻

堂下蘭菲桂亦芳栽培人只在中堂拍舟自昔閩風教春酒頻年祝壽康過雨遥山朝翠合凌霜高竹晚

納鳥猶求友聽嚶鳴衣冠已盡東南美歌舞兼容雅俗更聊把閑情付游衍永持忠赤賛升平

孝陵行香喜晴用前韻

遥鐘隱隱報新晴陵樹蒼蒼接禁城燈火重門千騎出陂池流水亂蛙鳴瞻依地切天同久奔走身微歲慶更歸路喜看紅日上南山剛與帽簷平

題山水畫送郭姑夫南還

竹溪溪上久逃名乘興飄然到石城尊酒咲談剛匝月笻扶傾倒見平生雲移遠樹千峰出風送歸帆一葉輕福壽直將山海祝畫圖持贈不勝情

憑虚閣宴飲次吳寧菴周大理韻各一首

北方雲起望來迷下界聞歌客到齊小氣逼星躔萬象低吟寵不妨歸路晚緣楊無數鳥爭啼

雲藏高閣樹浮煙老衲焚香導客前秀合江山千古在笑兼人景一時全爭哦藻句添公事頻繼芳尊減俸錢紅日醉看猶未晚義和應與暫停鞭

貞壽堂為安福朱仁舉人祖母賦少司空趙先生所篇

堂下蘭菲桂亦芳栽培人只在中堂拍舟自昔閩風教春酒頻年祝壽康過雨遥山朝翠合凌霜高竹晚

陰長司空為秉春秋筆兩字應垂百世光

一亦丑千月七日早辭　朝有感而作

萬年枝上萬鴉飛曙色蒼茫接　禁闥當路驊騮行總快候　朝燈火聚遠稀南來日久衣添著西向心勞帶減　寶鐘爾承　恩賜出鑪煙裊裊思依依

寓儀真公館大雪

清源見雪又迎臘天遣愁腸一再寬杯酒自堪供獘理瓊樓誰切念高寒孤村乞火還遲市小艇求魚巧浙湍　詔許寧親歸有日絨書先遣報平安

戊寅春分日祀先禮畢

大人合宴于中堂喜而有作

神馭初旋燕席張東風花柳日偏長圭田永食諸孫福酒分寫滿座香歌舞總能娛大耋笑談時復得周行歸寧已荷　天恩厚吉禮參陪更有光

觀瀾為曾峻衍賦

門前屋後雙龍水峭峙青苔送急流應恨早年無眼力頗於中道識源頭高人會肯傳琴譜稚子何須理釣鉤便把腳跟牢劄定芳名從此合多收

慶季弟新居落成用仲弟韻

峭峰嶸與世更宋朝遺址尚依城地靈總信人須傑心遠從知夢亦清春酒日長花牖發晚簷風細鵲雙鳴百年事業無窮在一笑何妨取衛荊

吳寧菴宗伯寒圃絲瓜有一蒂四五實者次韻二首

生祥生到後園瓜始信天親積善家一氣分張還共蒂五行周遍正交花題經大手絲成錦賞泛深杯影辦蛇靈種只疑傳不得未應無地長春芽

浮花摘盡紛棗實和氣熏餘更發祥未說嘉賓來四面會看仍代起三場巧思造化人難測秀出叢簫露轉濃往事合同前哲共日獻　明堂

中秋燕集　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宦海心期欲訂難一時齊奉萬年歡堂高坐待氷輪正酒醸行分夜氣寒物外高懷虛灑落人間真福是平安詩星近與南山接還上層樓仔細看

次韻憲副弟獨遊金魚州

一見洲形便識名去年曾此共臨清路盤絕岸遊蹤少秋透遠山望眼明老樹新霜均兩露浴鳧飛鷺各心情雖然獨往堪乘興誰與詩成勸一觥

送李濟之赴寧波貳守任

暫假霜威爾泰和再以神史來又飛文旆入寧波當官

已見勤勞著敵愾兼聞斬獲多（嘗與勤王之舉）老樹疎花江畔影古歡新調別時歌相知相愛相期遠汗簡功名諒不磨

次韻憲副第元日志喜人日寫懷之作（己卯）

晴光朝動絲雲端拜稽欣逢后土乾家慶一門春鎮好　皇恩三世海同寬瓊韶的歷含殘雪瑞霧氤氳繞畫闌早晚賜休應有詔鯉庭從此日承懽

流傳無處覓完襟何意春雲又作陰把酒未消今日恨題詩曾見古人心望縣北十虛回柄貞在群公合受箴賴有庭梅為伴乂愁來猶得對花吟

遊青原山（庚辰閏八月十一日歐陽緣衣從龍李弟名恕同遊）

朝訪名山露未晞翠嵐浮動欲侵衣坡頭路轉松陰合陇上人閒豈莫肥泉響遥聞心已淨寺門初到夢先飛從來勝有煙霞癖爭柰行藏與願違（數月前嘗夢遊此元縣一寺又入山則宛然夢中乃知上元即青原亦異哉）

送楊端虹亞卿謝病還蜀

昭代家穀海内聞明朝華寵職頻分正趨黃道依紅日俄向青山卧白雲物理亦知無定在襟懷聊與釋慶勤鏡中玄髮應難變滿擬重來更策勳

慶劉鐵柯司寇八十壽

江亭酌別公初老煙樹馳情又十春籌築喜聞身健秋曹猶頌筆如神花開別塢飄香遠歌送深杯換曲頻誰伴咲談終永夕孟光曾共舉年貧

次韻蔡都尉自喜

夙簫歡暢羊登仙金石何如信抱堅歸入黛帷香滿

霧春融庭院柳鋪綿德門慶衍兒孫令咸暖名芳遠
近傳重覩　嗣皇如　憲祖永妨詩酒樂餘年

送彭錦水濟永歸蘭州幸菴司馬之弟

金壘雲氣接金城大作倫閩手足情經閫推才新遇
主承家能事舊官兄百壺且壯登車色雙鯉應傳過
隴敲眼底太平渾有象勝哦詩句莫談兵

送江石渾分惠新酒無術以詩依韻走謝

寒欺吟筆硬如柴鄉釀分寄一笑排遣兩便底生羽
翰賞心何必論官階方伻內著名難擬韻洽同袍樂
每借銀燭燒光搖醉眼報章題就漫稱佳

送熊峰太宰祭告東行

百神隨帝扶　輿還嶽降靈胶從春來次第行祝帛遠將周
上宰衣冠迎拜魯諸生亲陵孔廟瞻俄切漢檢泰碑
咸說古風詠也知餘樂地玉堂青史仰裁成

送劉克泰尚寶祭告南行

三月初七日　駕幸太學喜而有作時臣朝鮮乞觀陵

朱函分捧內廷香祐啓西南驛路長將祀有誠宜受
福登高能賦更飛觴鶴書晚照熏殘席牛渚潮投
故鄉須憶明良千載遊雖樂未容荒

送劉汝忠尚寶還東海東鎮

晚分青帛出　廷中才地真當海鎮都馬首直迎初
日旌恍恍微颸欲回風亦知物色勞題詠應有馨香
妙感通十載關心松栢路更持杯酒酹先公

慶敬所少傳六十壽

力扶周鼎寸心勞紅日初升見二毛神秀早從南嶽
降忠貞頻荷　玉音褒花迎大手春無際喜動連枝
望總高元老壽康天下福承　恩長傍鬱金袍

送張敬宇都憲還宜城

俊詔親承返故鄉春山春水盡增光懸車已遂題橋
志背郭應開佚老堂花塢嬉遊詩轉富窮遊歌舞書
偏長也知別有酬恩地接武亨衢見兩郎

集270-591

奉明園樹　九重心目極南雲思不禁玉冊尊親昭
盛典上公嘶命惕冲襟奉花迎使節晴川麗風引香煙
晓殿深登薦禮成歸奏早開筵應出賜來金

承乏南銓叨年誼公會餞于石潭少宰之第即
席聯句為贈余因賦短章留別三江以家孫
之戚不與時五月二日也

金石交情向白頭一尊今日轉綢繆心同不道江湖
遠材劣偏慚雨露優絲筆有神看亟掃明珠無價辱
分投秋來更喜多鴻鴈別後書應次第收

五月四日　朝辭後過部中告辭白品太宰留
酌于水鏡堂已而移坐花間同石潭少宰聯
句為贈余亦賦短章留別

花前樹底更移尊醉眼看花未覺昏長卷倏題佳句
滿高情須共古人論極知場籍堪終夕誰遣驪駒已
在門商鼎稀今欣有佩漸容投老白雲村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牧字韻奉寄

離索偏懷老狀頭交情自昔兩綢繆已推永叔文章
妙更仰王曾德望優祖道深杯妨共把寒林倦翮有
先投蘭枯莫重經時感爽實都看晚歲收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尊號禮成
剛弗行塵又送行蟬鳴高樹已秋殷使華盡仰中丞
資嘉會欣逢大禮成喜動　天顏榮畫接養隆　慈
極副蔡傾晚風凉月過從地尊酒從容話兩京

送郭正學太守之辰州
旌節南來日幾程眼前華寵見雙旌宜民豈乏循良
政折獄曾留敬恕名溪繞舊封蠻路合砂登新穴貢
函盈臨岐重憶當家事入境還看竹馬迎

鈐山堂為翰讀嚴惟中賦
堂上昔年曾聚首陽江山肯送青來雖緣客路忙中

別也識天機靜裏該文筆迅揮端有助道心深契了
無倩出門咫尺多芹藻誰信詒謀更遠哉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韻二首

才高當代更多聞到處真成早歲雲司寇得人方慰
我留都分務復從君山河再展于公第業績新刊杜
禹文倫是後湖風物好不妨飛蓋往來勤

去來心迹喜雙清官署依然接太平南京二法司皆在太平門外公
先曾坐湖水滿時連正發園扉堂處草還生爭看
老氣凌霄漢自倚舟乘答　聖明堂後新碑高幾許
知公無愧續題名

次徐太守登快閣韻二首

飛樓獨立俯重閨高興凌雲得句新江氣半侵巖岫
晚茉花微漏園田春暫延故老還諏俗遙望窮簷總
切身分合趨陪慚蹇劣杳如南北海之濱

戶牖憑虛次第開喜看春色上萬菜香凝便坐遙山
合風動高旌過鳥猜詠物思深渾脫洒懷賢心苦重
徘徊寧知父老瞻依切頻倒雙江作壽杯

東湖書院為吳獻臣亞卿賦

高情偏愛水雲村書院新開地望尊未說五車堪實
腹要將諸子共尋源風回遠渚漁歌斷月滿中庭桂
影繁誰信戍非曾宿客曉來傾盞已忘言

張怡軒潘儉以使事便過家省墓訖遂還任
書遊初洽又辭鄉綠水紅蓮引興長寢食未忘公事
了姓名曾列薦書香洲連騎樹藏鸚鵡山寒晴雪躍
鳳凰早晚政成應入奏更從天上沐恩光

送通政弟赴京

東園花木正芳菲誰遣行藏與願違還關未嫌雙鬢
短報恩渾覺此身微柳縈別緒紛如織風獎征帆
疾似飛諸老會時應有問幸容衰朽謝朝衣

咏茉莉用通政弟韻

永過家還趁晚潮平雲霽此去看凌厲才氣從來羨
老成最是平反遺愛遠挽留無計若為情

壽徐大卿廣賢八十

門題三鳳燦金鶚天柱東頭第一家官到大卿心更
小齒登中壽德弼兼幽居地遠江如帶仙侶遊深棗
似瓜從此耄期無用祝巖椿原慣閱年華

壽節菴叔父七十

竹樹陰濃小逕迂壯遊那復夢江湖門街遠岫將青
入身到稀年謝杖扶肯播力均家有慶代終心一德
非孤憑誰與取册青手為續西岡五老圖

讀歐陽碧鮐詠雪諸作用韻美之

雪裏豪吟忘旦暮句中深念亦黔黎才高豈待搜尋
得興劇時同戲謔為稍出肺肝酬大造還將風雅訓
諸兒余衰已甚應藏拙試問年來和者誰

謝魯石壁魚憲過訪

一冬纔見兩朝霜高蓋臨門喜欲狂雲雨謾憐翻覆
手于時曾公偶幅利名俱脫戰爭場菟鑪續火添和氣
尊酒論文款夕陽豫擬春遊何處好童洲橦寺正相
望

送鄧正科還南安

已是聰明不及前那堪臭孔更成淵醫門晚遇肱三
折官薄真收效十全入眼更憐風韻別論交應覺世
情偏百年種德深深在諸老留題有鉅編

壽楊潛菴七十二首

群從風流不復瞻喜看霜雪在多鬚芝蘭滿院紛呈
秀水竹成村獨養恬山拱壽筵秋更碧客貪清話夜
仍淹七旬自是人間少五福惟應好德兼
得謝朝簪力已慙秪應肝膽向君偏手書月計方成
帙福履時聞總勝前謀客肯忘林下老抱痾空憶會
中仙桃花浪軟綿陂綠更促春來好放船

送謝掌教夔之任同安

通家情好比連枝猶憶宜陽話別時挑李賸霑春雨
化松筠偏挺歲寒姿 恩頒魏闕新銜潤路繞鷺山
疋馬遲高士軒令無忽否便風須遣故人知

壽蕭鴻臚七十

天上歸來二十秋海中仙屋又添籌遲開暖應黃鍾
律酒進香凝碧玉甌扶老妙方資俊氣傳家深意屬
書樓司空閥閱渾無忝耆舊誰當作伴遊

賀竹港建小宗祠聯科坊

光號延羅兆有開幾從階構見多才祠堂得地靈龜

物棹楔凌雲過島猜家科名光譜牒綿綿香火續
雲來霜清旦氣虹梁舉六偉彀高皦似雷

和陳靜齋都憲歸休志喜之作二首

文勞暫逸　恩私在誰信中年便得休疏廣盡圖能
赫赫展奇心事故由由華堂燕雀爭迎主別館松筠
總秋有客問奇千里至不應終日對羊求
亦知動久還思靜應悟其間至妙蹊寒谷吞生吹律
龍慕山雲送作緣餘籬邊勝采陶翁菊床上無攤老
氏書二十年前尊酒會稽今吾是老狂夫

泰風山哥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韻答之

向來頭試活人井北日縣東靜八繚黃鳥多情仍送
酒青山無怎獨憑闌身強底用千金藥境勝應添百
齡蘭海內者英潭有數幾人東向祝加餐

用鳳山韻自述

又矣衰顏變滓冊夢魂無復到金鑾風高徑竹秋偏
爽露過庭菽夜未闌筆硯廢來聊學圃斫璜抱後穩
紛蘭老矱不管傍人笑官粟猶能滿意餐

次韻劉煥吾州守見寄

詩正郎尹南山八十
頃中仙骨自成峰未數冊砂玉屑功袍笏滿門官獨
行藏隨分了無疑秖許平生鮑叔知莞徑旋開那用
買深杯難強故應辭猶期向晚杜門遠頃悔從前浪

席同何物更能醒醉眼鳳毛群繞碧梧桐

次韻小雷洲靈芝

水鈞巖棲道亦光懶將毛骨試仙方禎祥特地呈二秀孝友原來華一堂白髮觀喧咲語綵毫描寫富篇章門閭自此須高大俯瞰黃茆百仞岡

次韻答雪蠡海

京洛風塵暗九衢岩松翠飽歲寒餘晚從故里開新宅時對青山讀道書恬養會教春愛少靜觀應覺此心虛南轅北轍成何事細數平生愧不如

次曾蠡海賀進階韻

碧山真隔紫宸朝石瀨濺濺遠市囂裏鈍已慚金作礦光華那稱玉圍腰誤煩　詔音來空谷復杜詩簡過野橋一寸丹衷何所似華封三祝　大哉堯

次韻王蓉江對雪效禁體之作

清光寒氣坐來無野逈風微勢轉添山路蔭深時誤馬竹枝擎重半歌簷奇思丙夜車塵急靜覺澄潭釣艇淹白首竝耕渾有幸多收麥未傷麨

承示禁體雪詩韻險而句工誠傑作也敬服敬服

碧谿塏和十三首何其富哉往年嘗得碧谿雪中高作一韻疊至數十首僕自知非敵勍和一章以答其意未有后衰已甚應藏拙之句尚其見諒遂斷來章僕自此亦不復作詩矣今來盛意不可虛辱輒復強湊五十六字奉答意淺詞澁足見開荒之費力也惟覽而正之幸幸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愛國情真
聖主憐歲中官職看頻遷北來製錦窮煙斷西去行春郢樹連嘉績儘教光許簡老慵偏是惜離違丁寧至喜亭前柳淺繫東吳萬里船（繆先世嘗倅此州）

慶曾石壁魚憲八十壽　二首

浴沂剛值暮春天又闢華堂展壽筵一道筮歌麟趾盛兩階冠屨多袍笏心清自得延年術官久曾無召命郭田鄉里秪今須表正願公長作地行仙

未及稀年勇退藏年躋大老更康強旌旄到處賢聲徹在杖扶便時野趣長觀物分明惟道眼傳家珍重是書香平生最切高山仰獻壽深慚藥裹妨

己丑元宵西野弟見遺閩燈一架約同賞而未果今年節前兒輩出而張之固請一觀因奉卮酒為壽余感念存沒俛仰惻然竟不能成歡而罷爰賦二律以識余悲（庚寅歲）

漫說良宵抵萬金閩燈高照畫堂深精窮物相誇能
事細析秋毫覺苦心五彩特宜紅燭映雙眸剛免黑
花侵早期對賞人何在扈酒停來痛不禁
魂遊今夕定何鄉悲對華燈獨舉觴壁上龍蛇神未
死野塘鼃靜多西座閒風雨夜偏長寒林漫託孤棲翼古
匣深蟠百鍊鋼平日讀書渾恨少五車剛費一杯澆
慶歐陽碧谿六十二首

深巷閒門取自怡屢煩當道駐旌麾才如太白名偏
著賦埒楊雄字總奇花甲荐更新歲月栢臺猶仰舊
威儀諸郎繼武渾能事此去恩波未有涯

君作行人奉使初贈言盈卷我偏迂那堪歲月推遷
速且喜山林燕息俱報國餘忠森令子養生真訣陋
陰符從來畫手多傳信合寫人間壽豈圖
慶萬有容親家開六十二首八月十日

老人星見塞鴻來萬里澄明壽域開望　關禮成天
正曉通家情重句還裁清香近起團團樹晚福真宜
灩灩杯心遠地偏今是在要知陶令是仙才

百年簪紱幾奚豪肥遯丘園也自高瓜地兩餘延夏
遠橋林秋半著枝牢佳辰快親群賢集令德何慚大
手褒勉續南山歌萬壽仰高長得慰兒曹

次韻答郭本寬大尹
名題鄉榜憶同年愧以潢汚邇檻泉宦海每憐稀聚
首恩波都幸早歸田君逾大耋知猶健我有深杯儻
共傳藉草春山如見許秉槎應不羨張騫
送金司訓致仕還鎮江
經閣新成坐有龕講餘歸興忽飄然笑看堯李春風
在貪取煙霞樂事偏鷗鳥慣來遶渚近鱘魚初上入
庖鮮林深地僻新聞少免得開愁挽夜眠
送張司訓　作汧陽令
十載清風首蒲盤時來今喜拜郎官尊崇亦自民間

起得失饒經局外觀酒盡江亭催去棹秋生秦樹解
征鞍朱絃只為知音贈携到琴堂子細彈
次韻答歐陽主素掌教

草堂客到聞新句花塢春來見小車閱世頭顱渾盡
白向人肝膽未曾疏寬涵遠岫堪晨夕天縱浮雲任
卷舒幾度揮毫還念我膳分珠玉照林居
慶廖晴山太守八十壽二首

三紀賢勞髮有霜懇辭符竹便還鄉畫遊轉覺朱輪
貴林卧偏憐白日長老圃寒花隨意采南山晴色捲
簾當從知鼓缶歌能壯春酒如泉客滿堂

鄉榜題名一咲同白頭林下兩枝笻多君坦蕩朝朝樂顧我錬頑事事慵載酒便應娛大耋抱痾猶阻挹清風曾聞三壽如陵句借我成章思不窮

慶二從叔父宏菴翁八十壽

百尺樓成兩鬢霜老來仍喜瀝時康延年藥省惟餐菊賀壽杯深更鼓簧德曾雲山瞻叔祖人共仰函先嘉會堂名景祀能將願言百歲從天錫看取孤孫幹力剛

燕落文光 南陽柳之 題贈楊太守 寧 畫

螺川門第聲相望忠節家聲遠更揚高枕安靈來孝感輕裘舍弟避文光表章珍重邦君筆酬酢殷勤感厚意

壹卷乞言存稿 卷之十九 二十六

伯鴻嘉會百年會有幾詩人端合詠無荒

贈引禮舍人曾民悅

最是曾家好弟兄相親相愛自平生家庭舊業尊黃卷臺榭春風茂紫荊部檄遠塵導使棒 王門爭覩曳裾榮入聞淺薄何須論千載椿津有令名

答歐陽碧谿次韻二首

老憑杯酒傲氷霜驚喜詩篇落醉鄉象管力無周雅重龍泉光射楚天長調停律呂心偏苦鞭駕風雲勢莫當千載蘇黃門戶在幾人携手共升堂

雪月風花引興同日來何處倚吟筇明珠乍捧增新眩醇酎分霑起宿慵考德欲尋耆舊傳論交欣見古人風厚來薄往君休訝學未成章力已窮

和楊遂菴韻送林見素都憲巡視江西答 聖朝斬馬劒存心長風吹浪錦帆遥又向江湖答 聖朝斬馬劒存心獨苦活人毋慈手親燒香閙赤管謳歌動輯艦黃茅瘴癘消罔兩絶慈逢辟屨攙端合避招搖香先黍稷崇周訓信炳毋青麟漢條簿領豈煩諳葛校辛甘須藉易牙調十年仰牛誠偏積一片離魂黯欲消孟浩泛蒲萄期盡醉帳依楊柳未全彫詩成好為知音寄

壹卷乞言存稿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義重無勞報隱招鼎軸只今公論在故應疎拙作漁樵

賀姊夫楊顯正滿五旬

百歲平分髮未絲臨風玉樹記當時東方玩世多詼謔達瑞木標科擅說辭遺簡尚懷庭訓在芳名巖取旦評推滿堂佳客深更宴統屋良田幾曲陂黃菊晚香心共遠紫荊春茂樂偏宜巖樓有味甘肥遜天運無情任寒移華旦新年仍受賀昨非今是早能知長生祝罷無他語仙果終看結子垂

次韻答王宜安

好萬金蘭自昔年風標真象抑菴賢甲庚未論誰為
長糠秕應慚我在前統郭雲山多種玉滿池春水獨
栽蓮與觀日誦詩三百施濟庭餘祿二千夢說事賒
便築野希顏心苦耐鑽堅名洲久著龍頭識逢島仍
棲鶴背仙會襄謀猷資世用肯將通介逐時遷高才
定有高人識大器端從大化甄白髮慈闈憑養志青
雲難弟況隨肩中書太傅千年譜武姥澄江萬里天
共學斯文空老大巧逢新格謾顛連借渠恰似鳴鳩
拙攬鏡羞爭玉女妍勇畫敢塲疑再賈灰寒冊寵研
忽然時當易轍聊憑載座有知音敢絕絃珍重交情

惭鮑叔尊嚴師道愧伊川雖存立雪幸常地終欠吟
風一二聯肥遁向懷追漢綺中興今喜際周宣長歌
寵贈能無和報國微軀擬益捐

送鄭端典親家還鄉

十年兩度清溪曲細說家懷及鄉俗前輩洞零足嘆
嗟後生滿眼多翻覆逢塲思戲酒思沽有田不耕書
不讀行止模糊里閈嗤門戶支離祖先辱豈知貧賤
亦天生不驕不惰有時亨析薪能荷自堪樂編袍雖
敝誰敢輕千言往復兩無怦愛君瀟洒更老成鬢毛
暮見數莖白心地光涵一寸明山水可遊無過此茲

來却奉邦君使貢金三十鋌鋌良結伴八九人人喜
午榻棋戲數着高夜遑杯酌三巡止豫指歸裝只要
詩熟知宦況清於水西齋褊淺難久留短歌何以寫
綢繆兩家兒女粗解事與君垂老應忘憂百年風月
未為少兩眼平分後眼優我亦行藏無固必會當解
組共遨遊

題許由傳說二圖

箕山樹古白雲深孤塚誰封郤到今傳數由來歸潔
哲荒塘餘論豈堪尋
箕尾儲精泰運開巖居何意畫圖來漢文也解徵奇
夢不道黃頭乏相才

題雙鶴圖

胎仙本是仙家物長與群仙作伴閒何日傳書雙渡
海誤將形影落人間

南疇秋江淨皖汀遇禹一望野田青開來不用看圖
畫好構城南放鶴亭

晚看取魚供 先妣憑感忌之應

記得明朝莫過漁取魚侵夜統回塘 慈顏一去無
消息腸斷西風柱子香

發龍江以下俱壬申癸酉所作復

浦樹亭散晚晴鐘山回望轉分明順風順水船如
馬初是朝天第一程

過儀真

樹杪浮屠遠露尖官船梗稻客船鹽十年笑考二年

續東去還須半月淹仲謀孰似劉玄德所赴

過金山

八年三度金山過圖報 君親總未能盤石隱江清
兒底濯纓無路愧山僧

發京口

北府從來酒味醲祇今租稅不全供雖然上下都無
事淮甸旌旗在眼中

過丹陽書所見

丹陽吏卒紛紛過遥接觀風使者回平轀一舟無百
力唱呼敲令智如雷後其滿載人與果

新堞連延表焦城城中門第半公卿千紅萬紫皆春
色白傅園林獨擅名

過常州

好山如畫隔塗煙洗耳空懷第二泉要識太平涵育
久古城為路半無碑

過無錫

一杯初把望亭前萬里神京交二十年曾記南塘松與
石眼中今始見高堅

喜鄒永章永章來訪

永章弟永明揮使晚至請次日登虎丘

笑談取適元方簡俯仰留情叔子文白首怡怡還好
客相期同踏虎丘雲

遊虎丘 虎丘俗地名寺院名切

名山不用多粧點景物由來自有真客到山嶺僧未
覺野煙籠樹鳥啼頻

過吳江

湖心有地環成縣湖面無風總是天一帶西山青照
眼櫂中那得買山錢

次嘉興

客中午日嘉禾郡江上清尊父子情芳草亦能忘遠
客垂花何處獨分明

拜別父叔

滿湖青草點無數歲歲春風不離根遊子新湖上
草已黃回望故鄉千萬里

復過蘇州

千年事往不須悲後此千年未可知今日繁華天下
最我來剛賞七言詩

復過無錫遇雨

東風吹雨向毘陵山色濛濛對曲肱平日愛山今得
償

復過常州承李太守雄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煮風醉我毘陵驛高樹陰濃鳥綴啼但使客來醇酒
在不妨曹相卧臨齋

雄二守復携酒送至新閒
坐樹十年多少事畫船尊酒故須深那看又作匆匆
別明月今宵兩地心

復過丹陽阻淺久之方脫
平生行路喜遲遲耐得如今閱淺時似有高人騎駿
馬也留清盡陰深池

復過鎮江

城泉山勢兩崔嵬池受江潮日往來和雨和煙瓜步
柳隔江猶解映樓臺

過揚州

四面三三蔽事人閒然都是醉鄉民黃昏點鼓移舟
去揚子潭頭月似銀

過邵伯

閘況去年湖水泛舊痕依約半桑麻今年一飽天公
賜好打魚舟因何換得農官

做漆著湖田萬頃秋
次淮陰
漂母祠前起夕陰隔江漁艇對孤吟千戈滿眼諸公在合有千金一飯心
借得公館養痾臨公館更清虛門前五日無車馬一味薰風養病軀
公館即事
庭前高樹欲凌雲掾吏稀疎漫作群明月滿天人已靜數聲猶向夢中聞

花吐高葵日正長草深幽砌獨焚香浮生若被虛名累仍向天涯愧未光
讀桂進士兄弟文字喜而賦之（其上名其兄名）
內子生朝
坐久香風斷續通入心文字不嫌多還尋深淵沉句他日重逢未若何
復過廣陵道中
一夢迎趨已十年再來心跡總依然殊蕪徙倚山
林誰信有山獨有緣
借居三塔菴
野寺簫條一老僧弱苔寒露凝枯藤夜牕對我渾無
語（仰）去堂前供佛燈
連日客至
度歲朝來滿意青疑狠交處便懶零從前不是降迎
懷恐誤諸公伴獨醒
送魏良輔秀才還新建（四首）
萬木遙江葉盡稀玉人初抱五經歸懸知後夜趨庭
處共孤吟斷續飛
客路風霜日夜催行裝芳緻重穠丁寧莫怕寒侵
骨耐得寒時當更堅

千里琴書入故村朋來何惜酒頻溫也應問訊村南
北兵後耕牛幾具存
鷄鳴山下小齋幽雪訝明珠暗裏投校千古斯文期共
學拜場容易出人頭（其上名非高科場中意）
次韻春答守菴叔父（首）
百年詩酒樂時雍清比梅花勁比松長憶橋門聯上
苑舉觴惟願福來崇
官寺原田地勢高宦情常苦送迎勞何如作賞東林
竹笑把銀黃等一毫
用前韻奉壽官伯父二首

翻翻飛鷺滿西雍老當相依只澗松高岸烏紗摩醉
眠救時勳業付姚崇
四峯駢聳一峯高好景長臨客夢勞拙宦有年無寸
補何如贏取伯成毫
用前韻奉寄西阜叔父二首
初度曾經七若雅坐看西阜長高松筆歌陋巷詩千
首身自居貧德自崇
仕路崎嶇不出高有心那得為人勞細參大押千何
事枉費山中萬兔毫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因賦短章三首

朝朝無事也升堂退坐寒齋日正長大學中庸規矩
理不知身外有軒裳
江漢秋風日夜清一壺聊對菊花傾人心自有光明
處變化無端是五行
伊洛淵源世所宗高談性理半雷同若無上蔡除根
方遠閫程門一萬重
蕭生循威為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一
絕
循威運筆有家風能與裒顏借壯容十載江湖心事
苦不知多少見眉峯

送三田宗姪邦圖二首
朝耕暮讀承家業甚壯漢南誠路多數的金陵宮舍
酒酔來詞氣亦平和
吾宗千易森森在突尒青年頗自強勤儉兩言行到
底管教門戶日輝光
送表古叔還鄉 四首
熏風一棹入春江為問多乎出處宜官舍能炮人支
散榻前綿不厭懷
家庭團圞三徙日膾輪困總一身況是平年曾共
學紹祖不敢廢
數人各自物色之
平生經世篇今老去心情七弦琴能行褒鄂曲
帘林何惜對騰騰
明月清炎未易歸永何事復多留詩書堅坐忧我渾無
術能以太和薰政
吳白雲修清風亭有述次韻二首
重把茶爐煎活火更携竹屋對清風遠公未老年
竹色青成上乘禪陰涼可玩遠韻到梅花又一年
庚辰四八月十四日吊南發郡城

秋秋凉雨濕行鞿山路泥深費折旋多病不堪來往
數可能頑石補青天

安成道中有感

碧水澄潭岸影斜夢中曾攀遠行槎分明只欠深秋
景黃土墻頭一蓝花

後中秋夜分宜公館對月

秋冊中時月信明倚闌東望不勝情本親堂上諸孫
子歌舞還應到幾更

袁城謁韓文公祠維守賢夫復請登宜春臺一
覽

渾厚文章百世師卅青香火郡人思宜陽水石應堪
顧不似潮陽謝上時

高堂孤起郡城中袁裏山川四望通賢守愛民還好
客等閒那肯著遊蹤

次宣風館

幾間官屋百家村四簋殷勤禮意存壁上題詩渾欲
滿紗籠塵蝕豈須論

次萍鄉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倦來不假聽更
鼓曉覺東牕月已斜

次醴陵

公館憑高得暫停咨詢欲罷且遲行檐分明只欠深秋
蕭墻過江外群山晚更青

宿荷塘鋪

茅屋零星十數家溪山深處有公衙一杯暖脚還高
枕過了江外群山晚更青

次臨湘驛

岡阜連延半隱陣清湘如帶曲通池猶聞屈賈悲傷
賦不見朱張切磋時

次湘陰

城下湖波欲漫梁煩行遍見太師坊
德聞來久貧到諸孫德更光

次大荊驛

山館停車坐夕陽芭蕉新葉過芳長吾心已覺渾無
事是處安身總不妨

登岳陽樓

黏天秋水淨無涯極目東南感慨賒心體本來包
海相如詞賦為誰誇

次鴨欄驛對峴

斷山偃蹇卧中流山下平鋪一片洲茅屋人家生理
薄酒帘斜拂釣魚舟

次魚山驛

斷堤疎柳簇茅廬士著無多半客居誰似李家兄與
弟共將名字顯嘉魚

江行即事

秋晚江湖漸落槽兩涯曾架逐場高低田水淺常艱
艤蓑老著稿 卷之二十 一一
糞食鮮食堪求嘗憚勞

過牌洲驛

地平山迥渺洪流西嚮東吞得自由道是牌洲須記
取驛樓仍在水中浮

望金口

早泛扁舟閱二梁山川形勝憶興王寧知此日過金
口聊界雖同志未償金口西岸皆山相去甚遠似
隔江相應之流東西二梁仰不及二梁之雄壯
遥聽鼓鼙

至金口登高一望

生受輿夫踏草茅登臨何止助風騷殘山點點浮鵝
眼阻截狂瀾恨不高

次漢陽

漢陽城下暫停舟江樹湖雲一片秋千古神功存大
別隔江黃鶴亦高樓

次蔡店驛

一飯行行兩舍交饑來仍念僕夫勞驛樓已近泥塗
陷笑指廚烟上柳稍

過漢川縣

一宰同登映湖明却借名川表縣名城市蕭條官吏
少鵲袍猶喜見諸生

裴老翟存稿 卷之二十 一二

次劉家隔

複渚重湖接漢川劉家名隔是何年南來北去尋常
事樹秋風帆後或前

次應城縣

艤舟湖岸路初平野色蒼茫入應城中道不堪風雨
惡燎衣猶自到天明自劉隔舟行三十里始登山見又
十里而風雨大作車帷盡裂

壽府免見遣官來賜羊酒
靈光伊邇愧塵容肥羜芳尊禮意濃因憶
先皇虞蜀險愛深同氣此移封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荻籬黃菊手親栽豫擬清香滋寺杯庭獻跡遙憐野
摘馬頭三嗅獨徘徊

次應山

遠山黃葦近坡陀千室深藏宛一窩莫道窩中無勝
槩須知平地有風波

過恨人關

恨這閔頭一閉名浪傳先主恨難平居民却有無窮
恨家落黃巾半死生

縣死者以數千計

次閿城公館

重門深院小廊偏茗椀薰鑪坐有氊猶憶荊湖山色
好望窮來路渺雲煙

次信陽州

野樹蕭疎見女墻汝灘清淺競褰裳城中宦途知多
少曾向南宮識二良

張常州雲何憲副景明皆壬戌進士其年余備員同考也

次明港公館

午飯長亭已渡淮夕陽明滅坐空齋盤飧復白官廚
出一飽應慚始願乖

次確山

幾葦酣嬉老太平兒孫辛苦築堅城西山不管人間
事長向秋空閣晚晴

壬申冬一帶皆山

九日確山早發兒菊花黃花遙知仲季娛親
客裏重陽也自佳山城初日見

次應山

處應念驅馳驛路賒

次遂平

詩興多應似確山不堪重鬱叙艱難環城樹色青青

在休把安色托抱關頻

確山縣城池平而卑城皆殘破城皆新築

過西平

片片秋田總過犁滿原晴色樹高低欲從父老諏生
聚清晝無緣駐馬蹄

次郾城

渡口孤舟往復頻西行燈火入重闉途長馬瘦饑僮
僕索有餘糧勿遽薪

來至城數里度一小河舟往回數次始畢夕炊柴不足燒取之

過臨潁

潁水趨淮日夜流幾經名縣又名州縣知潤及鄢蒙

福境近無煩子細求謝絡頻臨撫而
次許州
麥田微綠柿林卅豐歲從知閭境安閩道德星渾未
識不辭深夜倚闌干
過長葛
一番朝雨靜浮埃長葛雲林望裏開風動輕帷如有
意好山東面送青來
次新鄭
勞面榮塘帶淺河後君隨踵上南坡車徒未了逢迎
事又報公差御史過

次鄭州
已有輿梁扁要津應無竹樂媚芳春萑蒲澤畔安然
過始信孫僑是愛人
次滎澤
星盞風帷夜復晨日中滎澤偶停輪不知濟脉今安
在欲濟洪流且問津
登西城望廣武山
盖世英雄百戰休黃河依舊統山流斷垣廢壘蒼茫
外斜日西風獨倚樓
途中憶長兒生朝
節過重陽候欲遷乘弧魯憶手親懸承家要是身先
立細數今年是立年
渡黃河
汀樹風微水不波急催輕棹過黃河河流曲折渾無
定憑使稍翁涉歷多
次亢村驛
過却黃河走退灘人煙寥落亢風寒亢村有驛無完
椽聊託蘧廬一夜安
次新鄉
客遊那免犯泥塗舉趾凌兢轫懼僕夫輕入新鄉如故

里夕陽庭院老槐踈
過衛輝
有美詩篇豈鮮亡無名公迹故難荒風埃不辨泉源
處惟見清流繞郭長御河地在
次淇縣
盛日衝風野氣昏有輿辛苦到淇門豐年不了庄家
債薄酒無煩注滿尊淇水在縣南二十里清而度年
醴而甘民之資也可知
過宜溝驛
宜溝南北棟交加地拱邦畿錯大牙驛吏逢迎無別
語趁墟蔑裏告燒茶驛外乃滑縣地卑入衛鄉二鄙界中

次湯陰 岳飛故里

瞰閱爭高王氣銳鄂王祠廟更嵯峨湯河未過先聞
說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減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
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已增明高門小戶多光
燭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午飯有輩

幾為富梁錯用心饑腸雷鼓已憤然邯鄲夢巧渾難
說七字哦成付當音

次臨洺驛古洺州也

煙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統坡斜邏旗戍鼓朝還
暮應有童逢隱絳紗

過洨河縣

十里浮洨一帶河冬來惟是擁衣過民間大犬耕桑
地霖潦無端占郡多

次順德

山勢遥連澤路長樓高壯壓龍岡頭定有寒泉伏臥井隨宜也不妨城中水泉鹹苦東西郡子城在焉

過內丘

迎駕心忙驛路修雙旌聊為一簞留帝丘往事粗說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減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
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已增明高門小戶多光
燭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午飯有輩

幾為富梁錯用心饑腸雷鼓已憤然邯鄲夢巧渾難
說七字哦成付當音

次臨洺驛古洺州也

煙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統坡斜邏旗戍鼓朝還
暮應有童逢隱絳紗

過洨河縣

十里浮洨一帶河冬來惟是擁衣過民間大犬耕桑
地霖潦無端占郡多

次順德

山勢遥連澤路長樓高壯壓龍岡頭定有寒泉伏臥井隨宜也不妨城中水泉鹹苦東西郡子城在焉

過內丘

迎駕心忙驛路修雙旌聊為一簞留帝丘往事粗
說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減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
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已增明高門小戶多光
燭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午飯有輩

幾為富梁錯用心饑腸雷鼓已憤然邯鄲夢巧渾難
說七字哦成付當音

次臨洺驛古洺州也

煙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統坡斜邏旗戍鼓朝還
暮應有童逢隱絳紗

過洨河縣

十里浮洨一帶河冬來惟是擁衣過民間大犬耕桑
地霖潦無端占郡多

次順德

山勢遥連澤路長樓高壯壓龍岡頭定有寒泉伏臥井隨宜也不妨城中水泉鹹苦東西郡子城在焉

過內丘

迎駕心忙驛路修雙旌聊為一簞留帝丘往事粗
說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減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
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已增明高門小戶多光
燭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午飯有輩

幾為富梁錯用心饑腸雷鼓已憤然邯鄲夢巧渾難
說七字哦成付當音

次臨洺驛古洺州也

煙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統坡斜邏旗戍鼓朝還
暮應有童逢隱絳紗

過洨河縣

十里浮洨一帶河冬來惟是擁衣過民間大犬耕桑
地霖潦無端占郡多

次順德

山勢遥連澤路長樓高壯壓龍岡頭定有寒泉

用留慰衰翁晚歲心
新樂道中
一年官路幾回脩差盡丁男到白頭縱有不平猶豈
地往來車馬莫深愁
發定州二首
野性從來酷愛山不辭終日對孱顏定州城外山偏
好誤送征車入帝關
沙路霜消日正東淺青濃黛滿晴空車帷礙却觀山
眼欲去惟時又怯風
次慶都

深池流水出山長公館高槐蔭女墻題壁自慚非作
者端居誰信發天光
次保定
千里王畿得右肱三關西去鐵為城欲求士飽民安
日符鈐須遲授老成
聞
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江南花木競春深塞上風雲逼歲陰愛日倚需長一
線管窺應得見天心
過安肅

萬尾無霜曉更寒羸軀偏覺舊袍寬日中一飯方停
筋又報前驅已跨鞍
過白溝河
高柱長梁跨急流淡雲寒日使人愁兵家幾度分成
敗青史千年記白溝
次涿州
心感隨緣只自知涿州城下又題詩軒轅一戰渾餘
事想見山龍黼黻垂
次良鄉
琥珀河上俯瑠璃第一書堂前見北山未入春明心已
慰五雲光護六龍還

同年謝汝為所題所經河北縣有天遒第一行臺之榜乃王公至朝
鄉邑惟良鄉正北負山云
東同里魯氏諸親二首
晴明天色中和酒九世依然共一堂自國大
宇行詞之也
知是源深流亦遠秖應相好莫相忘
念來不管珠彈鵲惑解真成鐵化金物哉平觀無一
事眼前何限好光陰
確齋為禮舍豐城王克振題二首
經營世業紆長策進止王門肅令儀機巧紛紛都
看破了知誠確是根基

交情舊與中即稔今日題詩更及君想見暮年多樂事佳兒佳壻總能文

長兒琰行年四十族長老而下皆辱來賀兒頗任事宗祠之建預有勞焉是日榜刻適完予亦良喜因憶前十年趨

兒生朝曾寄一詩勉之今用原韻賦詩二首

見意

西岡元自闕城遷新榜宗祠易舊懸爭賀吾兒今四十徵勞差可慰高年

深愛寧隨外物遷寢門晨夕寸心懸果然百歲從天賜看汝斑斕七十年

自題半影

安卧煙霞歲屢移清羸渾似布衣時等閒開卷非無益只悔平生學道遲

早以儒冠對紫宸三朝遭際忝臣鄰深恩未報身先老為語兒曹合致身

次兒翊以國子生登名仕版選期且及猶戀戀庭闈余以大義督之乃束裝北上行有日奉所藏余半影請識一言欲時時瞻誦以圖無忝余方作行誨未就姑題七言絕句二首于上詞雖不足而意則有餘矣吾兒勉之嘉靖辛卯春二月既望

久雨次韻吳窩菴小詞二首

不信東南天也漏川原渺渺都平愁聞簷滴短長聲烏慵兎怯那肯任為晴 了事棕簑披欲綻青苔坐滿南屏朝朝望闕眼雙明陽開陰閉元后亶聰明

右調臨江仙

祈禱精誠空自許得勢豐隆肯聽風排去薪米經營誰得住舟行却是人行路 時事關心朝復暮禹甸茫茫不見栽秧處珠網低垂紛亂緒梁間燕子都無語

右調蝶戀花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

整菴先生存稿跋

右整菴存稿二十卷乃
太宰兄手自校定者欽德得而讀之何其言之斐然
偉與不類於藏諱古不至於聱牙聚美脩矣中間因
事論事擾理說理以人品人考德表德篇各立意變
化無方不可占其經濟之具博約之功長厚之存哉
古近體詩亦與文稱於戲一代作者兄其是耶顧欽
藏之篋以示夫后人曷若鋟之梓以傳諸人人庶館
閣宗工山林儒碩有欲為

皇明文選之續者得以按圖而索駿焉不亦可乎不
然玉光劒氣固自有好之者出之

嘉靖甲午春三月十有七日弟欽德拜書